莎士比亚全集

〔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莎士比亚 著

莎士比亚全集

（四）

朱生豪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目　次

目　次

理 查 三 世

方 重 译

剧中人物

爱德华四世

爱德华　威尔士亲王，即位后称爱德华五世 ⎫
理查　约克公爵 ⎭ 爱德华王之子

乔治　克莱伦斯公爵 ⎫
理查　葛罗斯特公爵，即位后称理查三世 ⎭ 爱德华王之弟

克莱伦斯一幼子

亨利　里士满伯爵，即位后称亨利七世

布希埃红衣主教　坎特伯雷大主教

托马斯·罗塞汉　约克大主教

约翰·毛顿　伊里主教

勃金汉公爵

诺福克公爵

萨立伯爵　诺福克之子

利佛斯伯爵　爱德华王后之弟

道塞特侯爵 ⎫
葛雷勋爵 ⎭ 王后前夫之子

牛津伯爵

海司丁斯勋爵

斯丹莱勋爵　又名德比伯爵

洛弗尔勋爵

托马斯·伏根爵士

理查·拉克立夫爵士

威廉·凯茨比爵士

詹姆士·提瑞尔爵士

詹姆士·勃伦特爵士

华特·赫伯特爵士

罗伯特·勃莱肯伯雷爵士　伦敦塔卫队长

威廉·勃兰顿爵士

克利斯朵夫·欧锡克爵士　牧师

另一牧师

伦敦市长

威尔特郡巡吏

特莱塞尔 }　安夫人之侍从
勃克雷 }

伊利莎伯　爱德华四世之后

玛格莱特　亨利六世之寡后

约克公爵夫人　爱德华四世、克莱伦斯与葛罗斯特之母

安夫人　亨利六世子爱德华之寡妻；后为葛罗斯特公爵之妻

玛格莱特·普兰塔琪纳特　克莱伦斯一幼女

公侯、从吏、录事、绅宦、市民、凶手、使者、幽灵、兵士及其他侍从等

地　点

英国

第一幕

第一场　伦敦。街道

葛罗斯特上。

葛罗斯特　现在我们严冬般的宿怨已给这颗约克的红日照耀成为融融的夏景；那笼罩着我们王室的片片愁云全都埋进了海洋深处。现在我们的额前已经戴上胜利的花圈，我们已把战场上折损的枪矛高挂起来留作纪念；当初的尖厉的角鸣已变为欢庆之音；杀气腾腾的进军步伐一转而为轻歌妙舞。那面目狰狞的战神也不再横眉怒目；如今他不想再跨上征马去威吓敌人们战栗的心魄，却只顾在贵妇们的内室里伴随着春情逸荡的琵琶声轻盈地舞蹈。可是我呢，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踬踬，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

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说实话，我在这软绵绵的歌舞升平的年代，却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无非背着阳光窥看自己的阴影，口中念念有词，埋怨我这废体残形。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我这里已设下圈套，搬弄些是非，用尽醉酒诳言、毁谤、梦呓，唆使我三哥克莱伦斯和大哥皇上之间结下生死仇恨：为的是有人传说爱德华的继承人之中有个G字起头的要弑君篡位①，只消爱德华的率直天真比得上我的机敏阴毒，管叫他今天就把克莱伦斯囚进大牢。且埋藏起我的这番心念，克莱伦斯来了。

克莱伦斯、勃莱肯伯雷及卫士上。

葛罗斯特 三哥，您好，阁下身边带有武装守卫是何道理哪？

克莱伦斯 国王陛下，为了照顾我身子安全，指派了守卫，要送我进伦敦塔。

葛罗斯特 是什么缘由呢？

克莱伦斯 为了我名叫乔治。

葛罗斯特 呵哟！我的王公，这哪是你的过错呢；若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就该定你教父的罪。呵，陛下他也许打算送你进塔去重新命名吧。当真为的什么，克莱伦斯，你能告诉我吗？

克莱伦斯 当然，理查，只要我知道；可是我实在弄不清；不过，

① 克莱伦斯名乔治(George)，与葛罗斯特(Gloucester)均以G字起头。

据我所知，他听信了一些痴人说梦的预言；他从儿童识字本里拈出一个 G 字来，说什么巫人曾经告诉他这个 G 字会篡夺他的王位；而我的名字乔治恰恰是G 字起头，于是他就一心认定我就是篡位的人。据说，竟是这一类的无稽之谈嗾使了皇上今天定下我的罪名。

葛罗斯特　对呀，正是如此，因为男子受了女人的统治：不是皇上把你关进伦敦塔的；原来是他的妻后，葛雷夫人，在旁指使他，造成了这个恐怖局面。难道不就是她和她的尊兄伍德维尔那位大人，彼此共谋，海司丁斯才被送进塔牢，直到今天才获释吗？我们都不很安全哪，克莱伦斯；都不很安全。

克莱伦斯　天哪，我看除了外戚们，谁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了，除非是那些在皇上和休亚夫人之间穿梭不停地星夜奔忙的传信人。你可曾听说海司丁斯为了重获自由，是如何向她卑躬屈节的吗？

葛罗斯特　硬把她当神明一样膜拜，低声诉苦，这位御前大臣才讨回了自由。告诉你吧，我看我们也只有这一条路；要想赢得圣恩，就得听她使唤，穿上她门下仆从的制服给她效劳。那窄心眼儿的老寡妇和休亚自己自从受到我们王兄的册封以来，已一跃而为朝廷的显要人物了。

勃莱肯伯雷　我请求两位王公宽恕；国王陛下有命，所有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一概不准同你这位哥哥交谈。

葛罗斯特　当真；对不起，勃莱肯伯雷，我们的谈话你尽可任意倾听。我们没有讲犯上的话，老兄。我们说国王贤明，还

说他那位高贵的王后年事已高，心地宽厚，并且美貌出众；我们说休亚夫人有一双俊秀的脚，樱桃小口，妩媚的眼，十分悦耳的声调；也还说到外戚们都封为权贵了。你怎么说，爵爷？你能否认这些事吗？

勃莱肯伯雷　关于这些，王爷，不干我任何事。

葛罗斯特　你同休亚夫人干过好事？我说，老兄，同她干好事，除一人而外，最好独守秘密。

勃莱肯伯雷　什么一个人，王爷？

葛罗斯特　她的夫君，坏蛋，你想出卖我吗？

勃莱肯伯雷　我请求阁下原谅；同时还求您莫再同这位王公交谈。

克莱伦斯　我们知道你职责在身，勃莱肯伯雷，我们一定从命。

葛罗斯特　我们原是王后的卑贱的奴仆，只好从命。三哥，再会吧，我就去见国王；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吩咐我去办，即使把那寡妇王后认做亲姊姊也可以，只消能为你换取自由。然而，这种兄弟阋于墙的奇耻大辱，你真不知道我心头是一种什么滋味呵。

克莱伦斯　我相信这个处境确是你我所难于接受的。

葛罗斯特　好吧，你的监禁决不会太久，我一定来救你，不然的话，我就见不得人啦①。目前你还要忍耐才是。

克莱伦斯　我一定忍耐，再会。（与勃莱肯伯雷及卫士下。）

---

① 原文双关语（or else lie for you），这里勉从双关隐意译出：撒谎（lie）与坐牢（lie）同样“见不得人”。

葛罗斯特　去吧，走上你那万劫不复的路吧，单纯的克莱伦斯！我是多么爱你，恨不得马上把你的灵魂送归天国，单看上天是否有意收下我这份礼物。这是谁来了？是才放出监牢的海司丁斯吧！

海司丁斯上。

海司丁斯　愿天赐您福分，好心肠的大人！

葛罗斯特　愿您也同得天福，御前大人！欢迎您重见天日。大臣，您是怎样熬过那狱中的日子的呀？

海司丁斯　忍耐，高贵的大人，狱中人还有什么办法？我不得不留着这条命，好向陷害我的人表示谢意。

葛罗斯特　不错，不错；克莱伦斯也是一样；原来你的仇人就是他的，他们压倒了你，也压倒了他。

海司丁斯　可叹鹫鹰禁闭了起来，而鸢鹞之类反可以悠然自得。

葛罗斯特　外边有什么消息吗？

海司丁斯　外边的任何消息都没有里边的凶恶；国王病重、虚弱、忧闷寡欢，御医们很为他焦急。

葛罗斯特　圣保罗在上，这个消息的确不妙。呵，他早就饮食不正常，过分地亏损了他的身体，叫人想起就要感伤不已。那么，他是睡倒在床上了吗？

海司丁斯　是的。

葛罗斯特　请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海司丁斯下）我希望他活不了；然而他也决不可马上就死，且等乔治兼程归了天再说。我要进宫去，去加深他对克莱伦斯的仇恨，毁谤不

够，再添些雄辞力辩；只要我心底的计谋得逞，克莱伦斯别想再多活一天：这件事办妥了，上帝就好照顾爱德华王，那时这世界便由我来独自纵横了！那样，我好娶过华列克的幼女①。我虽杀了她的丈夫和父亲，这有何相干，要补偿这娘儿的损失莫过于由我来当她的夫君兼父亲：这才是我的主意；倒不是为了什么爱，为的却是另一桩私地里的打算，只有娶到了她才能如愿。可是这些话我其实说得太早一点：克莱伦斯还在人世；爱德华还占着宝座；病而未死：且等他们都去了再打我的算盘不迟。（下。）

第二场 同前。另一街道

役吏们簇拥亨利六世棺具上，安夫人送殡致哀。

安 放下来，放下你们的光荣负担，假如棺木中也能包藏光荣的话，我好趁此为善良的兰开斯特的夭亡而一尽哀仪。可怜的主君呀，你的圣体已经冰凉！呀，兰开斯特王室的余灰残烬！你这副皇族血统的枯骨，滴血都已流尽！愿国法容许我呼唤你的精灵，请听我可怜的安为你哀号，我就是你遇了害的儿子爱德华的妻子，同一只毒手杀害了你父子二人！看哪，你身上的伤口破裂，英灵从这些裂缝中穿出，我一个弱女的热泪填敷不了你的满身创痛。呵！可诅咒的刽子手呀，是他戳开了你这些伤孔！可诅咒

① 即安夫人。

的狼心狗肺呀，是他干出了如此狠心的事！可诅咒的毒血儿呀，是他放干了你的圣血！愿这个万恶的祸首不得善终，他害死了你，带给我们无穷的灾难！愿他所遭受的毁灭比那些蛇、虺、蛛、蟾，或世上任何爬行毒虫所应得的结果更加残酷！愿他所生下的孩子是个流产怪物，不让它足月便仓促下地！愿他生就一副丑陋反常的狰狞面目，使那期待着的母亲一见就心生恐惧！愿这个人妖继承他自己的逆运！愿他所娶的妻房也因夫亡而受苦，比我因我夫和你两人的遇难所受的苦还要多！好吧，现在请你们将这神圣的负担从圣保罗教堂送往丘邨安葬吧；可是你们如果很累，也不妨多作休息，好让我向故君事利尽哀。（役吏们重抬棺具前进。）

葛罗斯特上。

葛罗斯特　停一下，你们抬棺具的人，放下来。

安　是哪个魔术家唤出这个恶鬼来阻挡人间忠爱的大事呀？

葛罗斯特　混账的家伙，放下那棺具来；否则，凭圣保罗在此，你休想活命。

役吏　大人，请退后一步，让棺柩通过。

葛罗斯特　无礼的狗东西！我发号令，你就得站住。你若举起戈戟高过我的胸膛，让圣保罗作证，我要把你踢倒脚下，踩上你的身子，奴才，你好大胆。（役吏放下棺具。）

安　怎么啦！你们发抖了？都害怕吗？呵，难怪，难怪，你们都是人，人的眼哪能经得起看魔鬼出现呢。滚开！你是地狱中的恶魔王，你的魔力至多不过残害了他的肉身，他

的灵魂却不归你所有。快滚开去。

葛罗斯特　可爱的圣女，仁恕要紧，莫这样恶言恶语。

安　恶魔，上天不容，走开些，莫来寻麻烦；你已经把快乐世界变成了地狱，使人间充满了怒咒痛号的惨声。你如果愿意欣赏你残害忠良的劣迹，就请一看你自己屠刀杀人的这具模型。呵，看哪！大家来看故君亨利的创痕，看它们凝口又裂开了，鲜血又喷流了。你还有什么脸哪，你这个臭不可闻的残废，仅仅因为你站前一步，他那原已冷瘪的血管又鲜血奔流：是你的所作所为，反人性，反天意，引发了这股逆潮。呵，造物主呀！你创造了他的血，为他复仇；呵，大地呀！你吮吸了他的血，为他伸冤；若非天公以雷电击杀这个杀人犯，就让大地裂开，将他活生生吞进去，因为就是他那只接受地狱指挥的魔手闯下了这场惨祸，而贤君的滴滴热血已被地面吞咽尽了！

葛罗斯特　夫人，你全不懂得仁恕之道，讲仁恕就要以善报恶，以德报怨。

安　坏蛋，你既不懂天理，也不顾人情！任何一只猛兽也还有点恻隐之心。

葛罗斯特　我却完全没有，所以不是一只兽。

安　呵！妙呀，魔鬼也会说句真话。

葛罗斯特　更妙的是，天使也会这样发怒。圣洁无瑕的女界楷模，望你容许我从这些假设虚构的罪名中，来旁推侧引，以便洗雪我自身。

安　支离糜烂的男界毒疣，你该让我从这些彰明较著的败迹

中，来旁推侧引，以便咒骂你奴才。

葛罗斯特　你美色无限，真叫人夸也夸不完，还求你包容，给我充分时日来向你表白一番。

安　你丑恶万分，真叫人难以设想，凭你巧辩，也无从取信于人，除非你自缢身死。

葛罗斯特　我既如此无望，就只好自首请罪了。

安　你既不顾一切，玩忽人命，正该截断生路，以一死为报，才能赢得人们的饶恕。

葛罗斯特　姑且说我并未杀他们。

安　倒不如说他们没有被杀。可是他们确已死了，恶魔，凶手就是你。

葛罗斯特　我没有杀你的夫君。

安　那末他就还在人间罗。

葛罗斯特　不，他确已死去；是爱德华下的手。

安　这是从你那臭嘴里撒出来的谎言。玛格莱特王后亲眼看见你的利刃淋着他的血，杀气腾腾；你还拿起那凶器刺向她的胸膛，幸亏你两个哥哥把那刀头拨开了。

葛罗斯特　那是她的毁谤激动了我，她硬把我哥哥们的罪名套上了我的头。

安　是你自己的豺狼之心激动了你，你屠杀成性，心中别无善念。你究竟杀了这位君王没有？

葛罗斯特　我向你认罪。

安　你这才向我供认了，刺猬？好，我愿上帝应我所求，因你的罪孽而把你贬入地狱！呵！他是个何等温良而有德行

的人呀。

葛罗斯特　天国收容了他，他正好为天帝效忠。

安　他已进天国，你却莫想进去。

葛罗斯特　他该感谢我，是我帮了他一手；因为他去天上比留在人间更加自在些。

安　可是你除了地狱就无处容身。

葛罗斯特　也还有个去处，只要你肯听我讲出来。

安　一个幽狱地牢。

葛罗斯特　你的闺房卧室。

安　不管你哪儿栖身，你休想安宁！

葛罗斯特　的确我不会安宁，夫人，除非我能一旦在你身旁栖憩。

安　天知道。

葛罗斯特　我知道。可是，温良的安夫人，为了停止这场唇舌的交锋，而改用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我请问，我们王室的亨利呀，爱德华呀，都一个个夭亡，那首先惹起这祸端的人难道就不该和那动刀下手的人一并论罪吗？

安　祸根就是你，而干出这样滔天罪行的也是你。

葛罗斯特　原是你的天姿国色惹起了这一切；你的姿色不断在我睡梦中萦绕，直叫我顾不得天下生灵，只是一心想在你的酥胸边取得一刻温暖。

安　早知如此，我告诉你，凶犯，我一定亲手抓破我的红颜。

葛罗斯特　我怎能漠视美容香腮受到摧残；有我在身边就不会容许你加以毁损；正如太阳照耀大地，鼓舞世人，你的

美色就是我的白昼和生命。

安　让黑夜掩盖你的白昼，死亡吞没你的生命！

葛罗斯特　莫诅咒你自身，你正是白昼，又是生命，可人儿。

安　但愿能这样，正好报你的仇。

葛罗斯特　要在爱你的人身上报仇，好一场离奇古怪的争执。

安　为了在杀害我夫君的人身上雪恨复仇，正是一番公允合理的争论。

葛罗斯特　夫人，那使你丧失夫君的人为的就是要帮你另配一个更好的夫君。

安　比他还好的人，世上已经找不到了。

葛罗斯特　这个人却在人间，他爱你更为深厚。

安　讲出他的姓名来。

葛罗斯特　普兰塔琪纳特①。

安　正是他。

葛罗斯特　和他同名，品质却在他之上。

安　这个人在哪儿？

葛罗斯特　在这儿。（她啐他）你为什么唾我？

安　对付你，我巴不得能喷出毒液来！

葛罗斯特　这样甜蜜的嘴里哪儿喷得出毒液。

安　哪儿还有比你更臭更烂的毒蛤蟆。我见不得你！你会使我双目都遭殃。

葛罗斯特　甜蜜的夫人，是你的媚眼殃及了我的官能。

---

①　理查与爱德华（安前夫）均姓普兰塔琪纳特。

安 但愿我目光如蛇怪，好致你死命！

葛罗斯特 这样才好，好让我死得痛快；无奈你秋波一转竟害得我活不成，死不了。你那双迷魂的眼睛叫我一见，就不由得不泪珠盈盈，像孩童般顾不得人们的耻笑；我的眼里何曾流过什么真情的泪；当黑脸的克列福挥动长刀指向弱小的鲁特兰，逼得他哀号悲鸣，这时间我父约克和哥哥爱德华都忍不住哭泣起来，而我却没有流泪；再说，当你那英勇的父亲像一个孩童般追述着我父亲如何惨遭杀害，他曾多次泣不成声，闻者都不禁泪流满颊，好比树身淋着雨水一样：在那个悲哀的时日，我还是虎视眈眈，不屑抛出一滴弱泪；当年那些伤心事都打不动我的心，可是，今天我却为你的美色热泪盈眶。我从不向友人求情，向敌人讨饶；我的舌头学不会一句甜蜜话；可是今天却是你的红颜为我付出了讼费，逼得我压住傲气而向你苦苦申诉。（她向他横眉怒目，表示轻蔑）何必那样噘起轻慢的朱唇呢，夫人，天生你可亲吻的香腮，不是给你做侮蔑之用的。如果你还是满心仇恨，不肯留情，那末我这里有一把尖刀借给你；单看你是否想把它藏进我这赤诚的胸膛，解脱我这向你膜拜的心魂，我现在敞开来由你狠狠地一戳，我双膝跪地恳求你恩赐，了结我这条生命。（打开胸膛；她持刀欲砍）快呀，别住手；是我杀了亨利王；也还是你的美貌引起我来。莫停住，快下手；也是我刺死了年轻的爱德华；又还是你的天姿鼓舞了我。（她又作砍势，但立即松手，刀落地）拾起那把刀来，不然就搀我起来。

安　站起来，假殷勤。我虽巴不得你死，倒不想做你的刽子手。

葛罗斯特　那末吩咐我自杀，我一定照办。

安　我已经讲过了。

葛罗斯特　那是你在盛怒之下说的；再说一遍，只消你金口一开，我这只手，为了爱你曾经杀过你的旧欢，现在还是为了爱你，可以再杀一个爱得你更加真切的情郎。这样，新欢旧爱先后被杀，而你却都是从犯。

安　我倒很想看看你这颗心。

葛罗斯特　我的心就挂在我的嘴唇边。

安　我怕你竟是心口全非。

葛罗斯特　那世上就没有一个真心人了。

安　好啦，好啦，把你的刀收起来。

葛罗斯特　那末就算是和解了。

安　这还得等着瞧。

葛罗斯特　但是我可否就在希望中求生呢？

安　人人都靠希望生存，我想。

葛罗斯特　答应我戴上这只戒指。

安　受礼并非受聘。（戴上戒指。）

葛罗斯特　看，这戒指不大不小，恰巧戴上你的手指，正像你的胸腔紧紧围住我这颗可怜的心一样；戒指和心都归你有，都拿去使用吧。你如果还肯答应你的忠仆一件事的话，那就是你最后肯定了我一生的幸福了。

安　什么事？

葛罗斯特　愿你允许我来办理这场丧仪，我是个最应该致悼

尽哀的人，你不妨立刻移驾到克洛斯比宫中；且等我去丘邺寺把这位高贵的君王安葬入土，虔心诚意在坟前洒下我忏悔的热泪，然后，我就赶紧来向你致候。这里有各种说不清的原因，但愿你能应允我这个请求。

安　我很愿意；我能看见你这样深悔前非，心里也十分喜悦。特莱塞尔和勃克雷，你两人跟我同走吧。

葛罗斯特　向我道别一声哪。

安　未免有些过分；不过你既教了我如何待你和善，不妨就假想我已道别过了。（同特莱塞尔及勃克雷下。）

葛罗斯特　各位弟兄们，抬起棺具来吧。

役吏　去丘邺吗，尊贵的大人？

葛罗斯特　不，去僧院；先去等着我来。（除葛罗斯特外均下）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让人求爱的？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求到手的？我要娶了她；可是也不要长期留下她来。什么！我这个杀死了她丈夫和他父王的人，要在她极度悲愤之余娶过她来；她的咒骂还在嘴边，眼眶里还含着泪，她那心头之恨还有这斑斑血痕做实证；上帝、她的良心和我的这些缺陷都在控诉我，叫我简直站不住脚跟，而我呢，只凭包藏的祸心和满面的春风，仍要把她弄到手，哪怕她那边千岩万壑，而我却空无所有！哈！难道她已经把那位勇敢的王子抛到脑后去了吗？仅仅三个月之前在图克斯伯雷，是我一怒而杀了她的夫君爱德华。广阔的天地间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为和善可亲的人，繁茂的自然界培育了他那样的一个人才，年轻、无畏、聪明，并且确实高贵

无比，而我竟折损了这位好王子的青春，使她早年丧偶，独守空房，难道她就此降低眼界看中了我吗？我的所有禀赋怎抵得上半个爱德华呢？我这样一拐一瘸，这样残缺其形？我的公爵爵位又哪儿值得半分一毫，显然我在这一向一直把自己看错了。天知道，她却是另眼相看，把我抬得很高，虽然我还有些莫名其妙。我只有花费一笔钱，置一面衣镜，雇一批缝衣匠，收养他一二十个，让他们推究一下时装，为我打扮起来。我既碰上了好运，不妨就付出一些代价维持个场面。可是我还得去安葬这家伙，然后哭丧着脸去找我的爱。照耀着吧，太阳，等我买到了镜子，好让我在镜前端详我的影儿。（下。）

第三场　同前。宫中一室

伊利莎伯王后及利佛斯、葛雷上。

利佛斯　忍耐些，夫人，我们的王上不久一定会恢复他的健康的。

葛雷　您如果向坏处去想，反而会叫他病体恶化，所以千万看老天面上安下心来，讲几句高兴的话，安慰王上。

伊利莎伯王后　万一他归了天，我便如何是好？

利佛斯　至多就是丧失了这样一位君王。

伊利莎伯王后　正是丧失这样一位君王要带来一切灾难呢。

葛雷　天赐你一位好太子，国王亡故之后他就是你的慰藉。

伊利莎伯王后　呀，他还年轻；在他成年之前要受理查·葛罗

斯特的保护，而他对我没有好感，对你们也同样没有好感。

利佛斯　他担任护国公是已经决定了吗？

伊利莎伯王后　已经议定了，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旦王上有故，这就是难免的了。

勃金汉及斯丹莱上。

葛雷　勃金汉和斯丹莱两位大人来了。

勃金汉　王后，愿您今天圣躬安好！

斯丹莱　愿上天使娘娘安乐如常！

伊利莎伯王后　我的好大人斯丹莱，我怕里士满伯爵夫人①，未见得会同意祝福我吧。可是，她虽则是你的夫人，斯丹莱，恐怕她对我并无好感，尽管如此，好大人，你放心，我倒不会因为见她高傲而怀恨于你的。

斯丹莱　我要求您不可轻信那班诬告捏造的人，他们居心叵测，无事生非；万一他们言之有据，也还望您宽恕，我看她的缺点其实是刚愎自用，并非生性险毒。

伊利莎伯王后　你今天见到王上没有，斯丹莱大人？

斯丹莱　勃金汉公爵和我两人是才见过王上来的。

伊利莎伯王后　他的病体有康复的可能吗，两位大人？

勃金汉　王后，很有希望；陛下谈得很高兴。

伊利莎伯王后　愿上帝赐他健康！你们和他谈过话？

勃金汉　是的，王后；他表示愿意在葛罗斯特同您兄弟之间斡

① 里士满伯爵夫人，为约翰·刚特之曾孙女，先嫁里士满伯爵生里士满（后为亨利七世）；后嫁德比伯爵斯丹莱。斯丹莱前妻所生长子即小乔治。

旋和解，也想消除他们同御前大臣之间的隔阂；并且已经召他们来觐见了。

伊利莎伯王后　但愿百事顺心！只怕办不到。我担心我们的福分已经到顶了。

葛罗斯特、海司丁斯及道塞特上。

葛罗斯特　他们很对我不起，我决不能容忍下去。是谁在王上面前抱怨叫苦，竟说我为人凶狠，对他们没有好感？圣保罗为证，谁在他耳朵边挑唆，无中生有，谁就是对王上不忠。只是为了我不会谄媚或假作殷勤，不会在人前装笑脸，或花言巧语骗人，或者学着法国人那样点头点脑，像猴儿般假装讲礼，于是把我当敌人看待，怀疑我心狠。丑人就该死吗？就一定存心害人吗？一副单纯的真实心肠就该受到凌辱，就该让狡猾欺诈的家伙占尽上风吗？

葛雷　我们都在此，您所指的是谁哪？

葛罗斯特　就指你，你毫无心肝，全不顾情面。我什么时候害了你的？什么事做得对你不起？或对你？对你？或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你们都该遭天谴！皇帝陛下——愿上帝庇佑他，不让你们的恶意得逞！——你们竟不让他一刻安息，偏要去烦他的心，厚着脸儿去向他诉苦诬告。

伊利莎伯王后　葛罗斯特贤弟，你想错了。王上自有他自己的圣意宏旨，并没有谁请求过他，或从中挑拨；可能你内心的仇恨在不知不觉中见诸你的行动，在反对我的孩子、兄弟和我本人，因而他起意召见，以便亲自明了一下你那敌意的根由何在，好设法解除。

葛罗斯特　我说不出；反正世风日下，老鹰不敢栖息的地方，却有鸥鹬在掠夺。个个坏蛋都得意，多少正经人被降为奴才。

伊利莎伯王后　好了，好了，我们懂得你的用意所在了，葛罗斯特弟弟，你不乐意我们这些人晋升。愿上帝照看我们永远不需要依靠你！

葛罗斯特　可是，上帝倒让我们依靠着你们呢：我三哥是你们玩了手段而下狱的，我自己受辱，显贵被侮慢；而那些一文不值的家伙，反而不消两天工夫就一个个升官发财，蒸蒸日上了。

伊利莎伯王后　我本来乐天安命，自蒙圣恩提拔，赐我高位，我寝食难安，愿圣上作证，我从未挑唆陛下陷害克莱伦斯公爵，却总是真心诚意为他恳求。主公，你如此凭空捏造，恶意猜忌，实在是欺人太甚。

葛罗斯特　你甚至也可以否认最近海司丁斯大人入狱的事有你的一份。

利佛斯　她的确可以，大人；因为——

葛罗斯特　她的确可以，利佛斯大人！嘿，谁不知道？她可以做的，大人，的确还不只是否认这件事。她还可以协助你官运亨通，而一转眼又可以否认她伸过一只手，说什么全靠你自己才能过人。她哪件事不可以做？她的确可以——对了，的确她可以——

利佛斯　什么，的确她可以什么？

葛罗斯特　什么，的确她可以什么！可以嫁国王，一个未婚的

青年，漂亮的小伙子。老实说，你的祖母还没有嫁得这样称心呢。

伊利莎伯王后　葛罗斯特公爵，我忍无可忍了，你这种冷嘲毒骂怎叫我受得住；天哪，我一定要去禀告王上，我已经忍够了这类粗鲁的口吻。要我如此受嘲弄，听恶声，来换取一个王后的尊号，倒不如出身乡野，当个佣妇。我如今当这个英吉利王后实在很少滋味。

玛格莱特王后由台后上。

玛格莱特王后　(旁白)我祈求上帝把你那很少减为更少！你的荣誉、排场、宝座原来都是我的权分。

葛罗斯特　怎么！你要拿禀告国王来吓住我不成？去告他好了，莫留情；请看吧，我所讲过的话在国王面前我一定承担下来。我不怕关进伦敦塔。是讲话的时候了；我的劳绩差不多都已被人忘记了。

玛格莱特王后　(旁白)滚啊，魔鬼！我才记得清楚呢：你在伦敦塔里杀了我丈夫亨利，在图克斯伯雷你又杀了我儿子爱德华。

葛罗斯特　还在你丈夫和你两人称王道后以前，为了他的丰功伟绩我尽过汗马之劳，他的劲敌我为他铲除干净，他的友人我为他酬劳嘉奖；我流了自己的血去尊崇他的血。

玛格莱特王后　对了，还有比他和你更尊贵的血呢。

葛罗斯特　在那个时期你和你前夫葛雷却在为兰开斯特树党作乱；利佛斯你也在内。你前夫岂不是在玛格莱特战役中在圣奥尔本被杀的吗？你们如果健忘，就让我提醒你

们，你们过去是怎样，如今又怎样；还有，我过去怎样，如今我又怎样。

玛格莱特王后　你一向是个杀人犯，如今还是一样。

葛罗斯特　可怜的克莱伦斯曾经背弃了他的丈人华列克，哦，还发了伪誓——愿耶稣宽恕他！——

玛格莱特王后　愿上帝惩罚他！

葛罗斯特　为了替爱德华争取王冠而战；可怜的王公，他所换得的酬偿乃是囚禁。愿上帝赐我一副爱德华那样的铁石心肠；否则就该让他学我一样以慈悲为怀。我太稚气了，傻得不合时宜。

玛格莱特王后　你这个恶魔，你还是辞了人间，蒙着脸钻进地狱去吧，那儿才是你的老家。

利佛斯　葛罗斯特大人，当年世事动荡，我们无非追随一个合法的国王，认他为主君，您今天却指责我们为叛乱之人；其实您如果一旦做了君王，我们还该效忠于您哪。

葛罗斯特　如果我做了君王！我宁可做个小贩。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

伊利莎伯王后　假如你当了我们的国王，大人，你也享受不了多少快乐，正像我今天当了王后，你该能设想我所享受的快乐就很有限。

玛格莱特王后　王后所享受的快乐确实有限；我就是一国之后，而我就找不到丝毫乐趣。我再也忍不住了。（走上前来）听我讲，你们这班嚣嚷不已的海盗们，你们洗劫了我，又相互争吵起来！你们哪一个见了我不吓得发抖呀？不是

吗？在我当王后的时候，你们岂不是低首臣服的吗？而一旦我被废黜了，你们难道不是像叛徒一样在我面前惊惶失措吗？呀！你这个贵胄的败类，你休想躲避过去。

葛罗斯特　满脸皱纹的丑巫婆，你想在我面前干什么？

玛格莱特王后　无非把你所干的坏事重述一遍；等我讲完了才放你过去。

葛罗斯特　驱逐出境、违则处死的不就是你吗？

玛格莱特王后　有过这件事；不过流放的日子我受不了，倒不如居留而死。你欠下我一夫一子；还夺去我一个王国；你们都背叛了我。我今天的苦难应由你们承担，你们所篡夺去的荣华都应归我所有。

葛罗斯特　当初我高贵的先君对你赌过咒，因为你将纸冠戴上他英勇的头额，你那满口恶言引出他滔滔的泪水；这时你递给他破布拭泪，而布上却浸透了俊秀的鲁特兰的无辜鲜血；我先君一时气愤难遏，发出诅咒，咒语降临你身；现在天公向你讨回血债，不能埋怨我们。

伊利莎伯王后　天心公正，无辜者的冤仇得到了伸雪。

海司丁斯　呵！杀死稚子真是罪大恶极的事，是一种闻所未闻、凶残无比的行为。

利佛斯　暴行的消息传来，暴君也不免要悲泣了。

道塞特　谁都能预料到恶人终归有恶报。

勃金汉　诺森伯兰伯爵目睹惨景也落了眼泪。

玛格莱特王后　嘿！在我未到之前，你们岂不都在狺狺地要拚个你死我活吗？现在却迁怒到我身上来了？难道约克的

恶咒竟赢得了天听，因而亨利丧命，爱德华夭折，国祚中断，我自己衔哀出奔，这一切都为了那个无聊的乳臭小子吗？难道诅咒竟能穿破云层而通达天庭吗？果真如此，就让重云四散，听我连声恶咒吧！我诅咒你们的君王虽不死于疆场，也将因饮食无度而逝，为的是他杀了我王而称君道帝！我子爱德华过去是太子，你子爱德华今天被立为太子，我咒他同样夭亡，死于非命！你是王后，而我也一度是王后，看你荣华享尽，到最后，也和我一样阔遭困厄！我咒你苟延残喘，为了儿女夭折而终日以泪洗面！今天我见你荣占我位，愿你来日也眼见旁人僭替你位！我咒你老死未临而安乐早逝；历尽你迟迟的辛酸岁月，到头来只落得你亡嗣亡夫亡江山！利佛斯与道塞特，还有海司丁斯，——当时我儿被刺，血染白刃，你们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祈求上帝不让你们任何人得享天年，愿你们突遭凶变，断送生命。

葛罗斯特　可恶的老巫婆，停止你的妖言！

玛格莱特王后　放过你吗？站住，狗东西，听我说来。我愿凶灾降临你身，但天上如果还积存更多的恶运，呀，我愿天公暂作保留，且等你一旦恶贯满盈，再大发神威，猛击你这个扰乱人世的祸首！愿你的一点天良像蠹虫般永远啮蚀着你的心魂！愿你此生将契友认作仇人，把奸贼当作亲人！让你那双杀人的眼睛终宵不得合拢，除非噩梦苦扰你的心神，这时刻所有地狱中的牛鬼蛇神全都出动，吓得你心惊胆裂！你是一条打了鬼印、流产下来的掘土猪！你

在出胎时早已注定要永远做天地造化的贱役，地狱的产儿！你糟蹋了你生母沉重的胎腹！你是将你送入人间的生父的祸根！你这不要脸的败类、令人发指的——

葛罗斯特　玛格莱特！

玛格莱特王后　理查！

葛罗斯特　嗳！

玛格莱特王后　我没有叫你。

葛罗斯特　那就对不起了，我还以为你叫骂①了半天，都是指的我呢。

玛格莱特王后　我指的就是你；可是你不要回嘴。呵！等我来结束这场咒骂吧。

葛罗斯特　我已代办了，就用“玛格莱特”做结尾。

伊利莎伯王后　这样说来，你却诅咒了你自己。

玛格莱特王后　可怜的画中王后，你不过是我幸运墙上所加的浮雕！毒蛛布网缚住你周身，你又何必在它腹鼓上洒糖粉？蠢东西，蠢才！你无非在磨亮的刀口上企图自尽。总有一天你还会希望我来帮你同咒这只口喷毒液的驼背蟾呢。

海司丁斯　乱嚼舌头的婆娘，莫再狂咒了，当心惹起我们的火，那就对你不起啦。

玛格莱特王后　无耻之徒！你们先就惹起我的火啦。

利佛斯　要我们和善相待，你就该懂得你的本分。

---

① 原文“叫”与“叫骂”是一双关语。

玛格莱特王后　要和善待我，你们应该各尽职守，以臣仆自居，而敬我以国后之礼。呵！和善相待，要懂得你们自己的本分才是。

道塞特　再莫和她争辩，她是个疯子。

玛格莱特王后　少开口！小侯爵，你很无礼。你那个新爵印才刚刚出炉，尚未流通呢。呵！愿你这个才出世的贵族子弟也体验到失位之苦而感受些忧伤！高处多劲风，干枝动摇，一旦折断，当心打得你粉身碎骨。

葛罗斯特　好一篇忠言，的确；记住，记住，侯爵。

道塞特　这不单指我而言，大人，也牵涉到你呢。

葛罗斯特　是的，更牵涉到我；不过我生来高贵，雄鹰之子筑巢于松柏之巅，与天风盘桓，太阳也受它奚落。

玛格莱特王后　阳光也会变得阴沉；唉！呀！请看我的儿子，他已进了死亡的幽谷；你的腾腾杀气已将他那四射的光辉永蔽在黑暗之中。你的鹰栖宿于我们的鹰巢中；呵，上帝呀！你见到了，切莫让他猖狂；用鲜血取得的胜利也该在鲜血中失去！

勃金汉　罢了，罢了！不讲仁恕，也该讲些体面罗。

玛格莱特王后　什么仁恕，什么体面，莫对我提这些。你们从未对我讲过仁恕，我的所有希望都被你们无耻地摧毁了。仁恕在我是横暴，生命是耻辱，而且至今我这团悲愤之火还在耻辱中焚烧呢！

勃金汉　算了，算了。

玛格莱特王后　呵，尊贵的勃金汉！让我亲你的手，以表示你

我之间既协调，也亲善，我祝你和你的高贵的系族得福！你的衣衫上没有沾染我们的血迹，所以你就不包括在我诅咒之内。

勃金汉　这里谁都不在其内；诅咒一出诅咒者之口，便化为乌有了。

玛格莱特王后　我却深信咒语可以上达天庭，也能将天帝从安详的睡眠中唤醒。呵，勃金汉！小心那个狗东西：要知道，摇尾的狗会咬人；咬了人，它的牙毒还会叫你痛极而死；莫同他来往，千万留意；罪恶、死亡和地狱都看中了他，地下的大小役吏都在供他使唤。

葛罗斯特　她说些什么，勃金汉大人？

勃金汉　不值得我倾听的谰言，我的好大人。

玛格莱特王后　什么，我好意进忠言，你竟鄙弃我吗？我警告你远离魔鬼，你反去奉承他吗？呵，有朝一日他会叫你忧伤心碎，你就要想起此时此地而感叹着说，可怜的玛格莱特真是个女界先知。你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他的眼中钉，你们也会恨他入骨，上帝还要恨你们大家！（下。）

海司丁斯　听她咒骂，真叫我毛骨悚然。

利佛斯　我也如此。我不懂为什么不把她看管起来。

葛罗斯特　我倒不怪她；有圣母为证，她确也受了不少冤屈，我懊悔当初对她犯下了一些过错。

伊利莎伯王后　据我所知，我却从未冒犯过她。

葛罗斯特　可是她受冤屈，而你们大家却坐享其成。我从前一副热肠，为人作嫁，而今落得个冷淡相遇。呀，克莱伦

斯也是咎有应得；他虽尽过力，今天已被关进了养猪圈里了。上帝饶恕那些肇祸生端的人吧！

利佛斯　有人伤害了你，你反为他祈祷，这却是一条虔心从善的途径。

葛罗斯特　我一向如此，（旁白）因为我自己心中有数；我此刻如果咒骂起来，我就咒骂了自身。

凯茨比上。

凯茨比　王后娘娘，国王请您进去；也请您去，大人；还有你们各位公卿。

伊利莎伯王后　我来了，凯茨比。公卿们，都跟我来吧？

利佛斯　我们遵命。（除葛罗斯特外，均下。）

葛罗斯特　坏事是我干的，争吵也是我带的头。我策划了一些阴谋诡计又嫁祸于人，让他们去承受。克莱伦斯原是我送进暗牢的，但我又伤心流泪，哭丧着脸给呆子们观看；比如海司丁斯、斯丹莱、勃金汉等人；我告诉他们是王后和她的那伙人煽动国王来对付我的三哥的。现在他们都深信不疑；还鼓励我向利佛斯、伏根、葛雷报仇；我就故意感叹起来，还引据经文，叫他们多多领会神意，要以善报恶：我就这样从《圣经》中偷出些断章残句，来掩饰我的赤裸裸的奸诈真相，外表上装做圣徒，暗中是无恶不作。

两凶手上。

葛罗斯特　可是且低声些！我雇下的刽子手来啦。好呀，我的刚勇坚定的弟兄们！你们现在就去干吗？

凶手甲　是的，我的大人；先来拿证件，才好进入他所在的地方。

葛罗斯特　想得周到；证件我准备好了，（递过证件）你们干完后就来克洛斯比宫。可是，弟兄们，你们下手必须敏捷，尤其要心如铁石，莫去听他申诉；克莱伦斯很能讲话，假如你们理睬他，可能被他打动了心。

凶手甲　不会，不会，我的大人，我们决不讲空话；话多就办不成事。千万放心，我们此去是用手不用嘴巴。

葛罗斯特　眼里要落石块，傻子才滴傻泪；我很看得上你俩；快去干起来；去，去，快去。

凶手甲　我们听命，高贵的王爷。（同下。）

第四场　同前。伦敦塔

克莱伦斯及勃莱肯伯雷上。

勃莱肯伯雷　您大人今天为什么如此愁容满面哪？

克莱伦斯　啊，我这一夜好难熬过，真不是味，恶梦做不完，奇形怪状都呈现在我眼前，我虽然是个笃信基督的人，我也不愿再度过这样一夜，那种阴森恐怖的景象确实难当，哪怕能换得无边欢乐的日子也是受不了的。

勃莱肯伯雷　您做的什么梦，大人，请讲给我听听。

克莱伦斯　我仿佛从塔中脱身出去，上了船正渡海要去勃艮第；我和我弟弟葛罗斯特同路，梦里我见他诱我上甲板散步。我俩向英国眺望，历数着约克和兰开斯特两王室彼

此交战的艰难岁月，我们经受着无穷的灾厄。正当我两人在那令人晕眩的甲板上缓步徐行，似乎葛罗斯特一失足；我挽住他，他却一手打来，把我摔下海去，在那滚滚浪涛之中我反复浮沉。天哪，天哪！我好像深感淹没水中之苦；浪涛声在耳朵边响着，十分可怕！我眼睛里浮现出种种死亡的怪状！我仿佛看见千百条遇险的破船；上千的人被海鱼啮食着；海底散满了金块、大锚、成堆的珍珠、无价的宝石和难以计值的饰品。有的嵌进了死人的头颅；在原来安装眼珠的空洞里嵌着闪亮的珠宝，似乎在侮慢肉眼，不断地向那泥泞的海底传情，对着散在各处的枯骨嘲笑。

勃莱肯伯雷　你在死去的一刹那间，哪有闲工夫去观察海底的秘密呢？

克莱伦斯　我仿佛觉得有闲工夫；但我也多次想摆脱生命；可是浪潮不肯留情，堵塞了我的灵魂，不放它出去寻求那广阔、荒凉、无定的太空；我的灵魂被阻，摆脱不了这喘息的躯壳，使我全身似乎要崩裂，恨不得将灵魂吐入海中。

勃莱肯伯雷　你这样痛苦万分，竟未能苏醒吗？

克莱伦斯　没有，没有，我生命虽已告终，而梦境却延续着；呵！我的灵魂一时激荡起来，像风雨般不能安定。我仿佛渡过了阴阳界上的黯流，那诗人们所歌唱的冷脸舟子把我带进了长夜漫漫的幽国。我这个新到的亡魂迎头便遇见了我的丈人，那位闻名世上的华列克；他高声嚷道，“这

冥府里能有什么严刑峻法足以惩办这个叛逆无道的克莱伦斯哪?"说着，他就消失了；随后，飘过一个天使般的阴影，它的亮发上带着血迹；口中厉声叫着，"克莱伦斯来了，——虚伪、善变、背誓的克莱伦斯，他在图克斯伯雷战场上刺杀了我；——来抓住他！怨鬼们，抓他去上酷刑。"这时我仿佛觉得有成群的恶妖围住了我，在我耳边叫嚷，那惊人的尖厉声将我吓醒，我满身发颤，许久还以为自己仍旧身在幽国，这场梦在我脑中印下了难以磨灭的可怕痕迹。

勃莱肯伯雷　难怪您，大人，莫说您自己吓坏了；单是听您讲，我就很害怕啦。

克莱伦斯　呵，勃莱肯伯雷，我所干的那些事，为的是爱德华，而今天成为控诉我灵魂的实证；请看他却是如何酬谢我的。上帝呀！如果我真诚祈祷还不够使您息怒，而坚决要惩罚我的错误，那就至少只在我一人头上泄愤吧；呵，千万饶过我那无辜的妻子儿女。我恳求你，好狱官，不要离开我；我的心魂好生沉重，我很想睡一会儿。

勃莱肯伯雷　我陪伴您，大人，愿上帝赐您安眠！（克莱伦斯入睡。）

勃莱肯伯雷　忧思分割着时季，扰乱着安息，把夜间变为早晨，昼午变为黑夜。王公贵人无非把称号头衔当做尊荣，以浮面的声誉换取满心的苦恼；为了虚无缥缈的感受他们往往亲尝无限烦愁：原来在他们的尊号和一些贱名之间，只涌现着浮华虚荣，哪里找得出一条明白的分

界线。

两凶手上。

凶手甲 嗨，有谁在这儿?

勃莱肯伯雷 你要干什么，伙计？你怎么来的?

凶手甲 来跟克莱伦斯谈话，是两只腿走来的。

勃莱肯伯雷 什么！这样简单?

凶手乙 先生，简单比噜苏好，——给他看我们的证件，不必多说。（勃莱肯伯雷读证件。）

勃莱肯伯雷 证件上叫我把这位高贵的克莱伦斯公爵交你们处理；此中用意我不想多作推敲，因为用意归用意，莫连累了我。公爵睡在那边，钥匙在那儿。我去见国王；向他禀明我已经把我的职守移交给你们了。

凶手甲 去好了，先生，这样才叫做识相；再会。（勃莱肯伯雷下。）

凶手乙 嘿！我们就趁他睡着时候下刀吗?

凶手甲 不好；他醒过来会说我们做事没有胆量。

凶手乙 他醒过来！嗨，傻瓜，不到审判末日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凶手甲 嗨，那末他会说我们是趁他睡着时候下手的啦。

凶手乙 提起审判两个字，倒叫我有些心惊呢。

凶手甲 怎么！你害怕了?

凶手乙 手里拿的是证件，杀他倒不成问题；只是杀了他，灵魂就会万劫不复，什么证件也救不了我呀。

凶手甲 我满以为你是很坚定的哪。

凶手乙 让他活，我是坚定的。

凶手甲　我回到葛罗斯特公爵那儿去告诉他。

凶手乙　不，请你且等一下，我希望我这一丝丝软心肠儿就会转变的；一向是数不到二十，我这种心念就要把不住了。

凶手甲　你这一刻的感觉怎样？

凶手乙　我身子里还剩下一点儿良心的渣屑呢。

凶手甲　不要忘记事情干完了我们就可以领赏哪。

凶手乙　他妈的！他死成了；我把赏金给忘了。

凶手甲　现在你的良心又哪儿去了？

凶手乙　在葛罗斯特公爵的钱袋里。

凶手甲　可见在他打开钱袋来给我们赏金的时候，你那颗良心便飞走啦。

凶手乙　不相干；让它去；很少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留得住它的。

凶手甲　如果它又回来了，你怎么办呢？

凶手乙　我不再跟它打交道了；它叫人缩手缩脚，办不成事；偷不得，一偷，它就来指手划脚；赌不得咒，一赌咒，它就来阻挡你；不能和邻家妻子通奸，一动，它就识破了你；它是个脸会发红、躲躲闪闪的妖精，会钻进人家肚子里造反的家伙；它老是把你的路堵得严严的；有一次我偶尔拾来一袋金子，就是它硬叫我去归还原主的；谁收留了它就会弄得谁颠颠倒倒，一副穷酸相；谁都会把它当做一个倒楣蛋，赶出城去；凡是想生活得好一些的人，都努力使自己站起来，不去靠它过日子。

凶手甲　他妈的！它居然还躲进我的怀里来劝我莫杀公爵呢。

凶手乙　赶快把恶魔扣住在你心头，莫去听良心的话；它最能骗人上当，老是叫你长嘘短叹的。

凶手甲　嘿，我是铜筋铁骨；它别想来碰我。

凶手乙　真是好汉口气，不愧英雄本色。来，我们干起来吧？

凶手甲　用你的刀柄打他的头颅，再把他丢进隔壁房间的大酒桶里去。

凶手乙　呵，好办法！让他在酒里泡成一根软面条儿。

凶手甲　低声些！他醒了。

凶手乙　动手吧！

凶手甲　不，我们来同他谈谈。

克莱伦斯　你在哪儿呀，狱官？给我一杯酒喝。

凶手甲　就来，大人，有的是酒给你。

克莱伦斯　我的天哪，你是谁？

凶手甲　是一个人，同你一样。

克莱伦斯　可是并不像我一样出身高贵。

凶手甲　你也不像我们一样浑身忠诚。

克莱伦斯　听你嗓子像雷鸣，看你样子很低微。

凶手甲　我此刻的嗓子是王上的，我的面貌却还是我自己的。

克莱伦斯　你的话讲得何其模糊，又何其险恶！你们的目光吓坏我啦，你们为什么脸色苍白？谁打发你们来的？来干什么？

两凶手　来……来……来——

克莱伦斯　来杀害我？

两凶手　呃……呃。

克莱伦斯　你们简直硬不起心肠来把一句话讲出口，也就硬不起心肠来对我下毒手。朋友们，我在哪儿得罪你们两位啦？

凶手甲　你没有得罪过我们，可是你得罪了王上。

克莱伦斯　我要和他言归于好。

凶手乙　不可能了，大人；还是准备死吧。

克莱伦斯　你们是从世人中间特别挑选出来杀害无辜之人的吗？我犯了什么罪？哪儿有控告我的证据？谁依法陪审了？交给那疾首蹙额的法官的是什么判决书？还是有谁正式宣布我这伤心的克莱伦斯是被判死罪了的？没有经过法律手续就拿死来吓唬我，这完全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基督流出他尊贵的血偿还了我们深重的罪孽，你们如果还希望基督挽救你们的灵魂，就休要来碰我，赶紧走开；你们这样干是要遭天罚的。

凶手甲　我们干这件事不过是执行命令罢了。

凶手乙　发出这命令的人就是我们的国王。

克莱伦斯　荒谬的子民呀！那崇高的万王之王早已在他的法典上训诫过：不可杀人！你们怎敢违背神旨而奉行一个凡夫的意图？当心；那手执惩仇大锤的是真神，谁犯了天条，谁的头上就要遭到袭击。

凶手乙　你发过假誓，也残杀过人，那神锤照样会打在你的头上；为了兰开斯特王室之争，你曾接受盟誓，参预战事。

凶手甲　你还像叛离神名的人一样，背弃盟誓，使用你叛逆的利刃，把国君的儿子破腹裂肠而死。

凶手乙　而他正是你所宣誓拥护的人。

凶手甲　你既将天条神律破坏无余，岂能反而借此来训斥我们？

克莱伦斯　呵！我干下这种恶劣的事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爱德华，我自己的长兄，他不可能为这件事而派你们来杀我；他的罪同我一样深重。如果上帝要惩罚一个作恶的人，呵，你们也该懂得，他会光明正大地作到：神力无穷，用不着凡人从中插手；他决不采取曲折不法的行径来铲除那冒犯神意的人。

凶手甲　当英勇的普兰塔琪纳特初掌国政，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是谁叫你充当凶手将他杀死的呢？

克莱伦斯　我哥哥的手足之情、魔鬼和我的忿怒。

凶手甲　你哥哥的手足之情、我们的职责和你的败行促使我们此时来到此地动手杀你。

克莱伦斯　你们如果爱戴我哥哥，就不要仇视我；我是他的弟弟，我很敬爱他。你们如果为赏金而来行刺，就请回去找我弟弟葛罗斯特，他一定会为我重赏你们；爱德华给赏要我死，我弟弟给赏却要我生。

凶手乙　你受骗了，你的弟弟葛罗斯特恨死你了。

克莱伦斯　呀，不对！他是爱我的，而且待我很亲热，请你们去找他好了。

两凶手　对，我们是要去的。

克莱伦斯　去告诉他，当年我们的父王约克用他那胜利的手祝福我们三兄弟，他从心坎上叮咛我们千万要互敬互爱，哪里料到今天我们会阋墙起纷争；只要让葛罗斯特想到这一点，他准会落泪的。

凶手甲　对呀，眼里落石块；他倒是教过我们该怎样哭泣的呢。

克莱伦斯　呵！不要毁谤他，他是个好心人。

凶手甲　对；正像秋收天飞雪①那样。你想错了，就是他派我们来杀你的。

克莱伦斯　不可能；他和我在路上遇见还痛哭起来，把我抱在怀里，呜呜咽咽发着誓，说他一定尽力救出我去哩。

凶手甲　是啊，他正是要把你救出这个苦海送上天国去享乐呢。

凶手乙　求上帝饶恕吧，你已死定了，大人。

克莱伦斯　你的灵魂深处居然还有一点敬神的念头，能让你来劝我求取上帝的饶恕？同时你却又漠视你自己的灵魂，不求安宁，违抗着神意来杀害我？呵！弟兄们，想一想，那指派你们来谋我命的人也会因此而恨你们哩。

凶手乙　我们怎么办？

克莱伦斯　发发慈悲，救救你们的灵魂。

凶手甲　发发慈悲！那是懦夫和妇女的事。

克莱伦斯　没有慈悲之心的是禽兽，是野人，是魔鬼。假如你

① 《旧约》：《箴言》第二十六章中说："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

们像我一样是皇家之子，囚禁在狱中，假如有两个凶手像你们这样来了，设身处地，你们岂不也要苦苦求饶吗？我的朋友，我看出你那脸上已流露出一点怜悯来了；啊，如果你这目光神色不是假心假意，走过我这边来，来为我求情，好比你处在我的困境里那样哀求吧。哪个乞丐不怜惜乞怜的王孙？

凶手乙　看你的身背后，大人。

凶手甲　（用刀刺他）就这一下，再一下。还不够就把你丢进里边酒桶去。（拖尸首下。）

凶手乙　杀人流血的事，就这样硬着心肠干出来了！我真想学一学彼拉多①洗干净手，不让这种惨绝人寰的凶杀案连累上我。

凶手甲重上。

凶手甲　怎么啦！你为什么不帮我的忙？天哪，公爵应该知道你简直不肯卖力。

凶手乙　我宁愿他知道我救了他哥哥的命！你拿赏去，把我的话去告诉他；我懊悔杀了这位公爵。（下。）

凶手甲　我不懊悔；走你的吧，你反正是个懦夫。好，我来找个洞藏起这具尸首，等公爵下令埋葬时再说。领到了赏金就走我的路；恶事终究要传开的，我决不留在这儿来吃苦头。（下。）

---

① 彼拉多是犹太巡抚，众人解耶稣至他跟前，要求把耶稣钉十字架，彼拉多阻止无效，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参阅《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第 二 幕

第一场　伦敦。宫中一室

爱德华王负病上，伊利莎伯王后、道塞特、利佛斯、海司丁斯、勃金汉、葛雷及余人等上。

爱德华王　呵，好了，今天我算做了一些事。各位贵爵，继续团结友好下去；我天天在等待我的救主赐送福音，把我从世间赎回去；我在世上既使亲友们和平相处了，我的灵魂就更可安宁归天。利佛斯与海司丁斯牵起手来；不要再心怀怨恨，立个誓相爱吧。

利佛斯　皇天在上，怨恨已经清出了我的心；我伸出这只手来保证我的真忱。

海司丁斯　愿我也得福，我同样真心起誓！

爱德华王　千万莫在你们的君王面前行诈；小心那万王之王诛伐你们，打乱你们的阴谋。

海司丁斯　愿我得昌达，我立誓精诚无欺！

利佛斯　我也一样，我真心敬爱海司丁斯！

爱德华王　夫人，你自己也不能例外，还有你，王子道塞特，还

有你，勃金汉；你们都曾互不相让，党同伐异。妻后，爱护海司丁斯，让他吻你的手；不管做什么，不可做假。

伊利莎伯王后　来，海司丁斯；我决不再记旧怨，我和我的亲人都愿得昌达！

爱德华王　道塞特，拥抱他；海司丁斯，敬爱侯爵。

道塞特　这番情谊的交流，我在此宣誓，我要保持到底。

海司丁斯　我也同样宣誓。（他们拥抱。）

爱德华王　现在，高贵的勃金汉，愿你也和王后的亲朋们拥抱，作为你和他们团结的保证，也好让我看着高兴。

勃金汉　（对王后）我勃金汉如果有时也仇视王后，或是不衷心拥戴你和你的亲朋，我愿受天罚，让我众叛亲离，恩爱反成冤仇！即便在我最需要一个十分可靠的朋友的时刻，我也宁愿他待我刻薄、诡诈、险恶！我若一旦对你或你的亲朋冷酷无情，愿上帝将这种种逆境加在我身上。

爱德华王　你这一誓愿，尊贵的勃金汉，对我这有病的身心确是一服良药。现在，只可惜葛罗斯特兄弟不在场，否则这番和好的局面就更圆满了。

勃金汉　凑巧的很，高贵的公爵来了。

葛罗斯特上。

葛罗斯特　我的国君和王后，祝你们今天好；各位贵爵，愿你们这一天快乐！

爱德华王　我们这一天的确很快乐。葛罗斯特，我们完成了许多好事；在这些怨愤满腹的公侯之间，干戈化成了玉帛，恨转为爱了。

葛罗斯特　我的至上的君王，这确是值得祝贺的功绩。在这许多公侯之中，如果有人误听谗言，或者猜测谬误，把我当作仇人看待；如果我在无意之中，或一时动怒，干下了任何令人难忍的事，我愿意和他消释嫌怨，言归于好。我最恨人与人之间造成不和；我愿人人爱我。首先，王后，我要求你我之间消除隔阂，我一定努力争取和好；对你也一样，我的贵亲勃金汉，如果你我曾心生嫌隙的话；你们也不例外，利佛斯和道塞特两位大人，虽然你们一度无故对我怒目相视；还有你，伍德维尔、斯凯尔斯大人①，至于各位公爵伯爵，王侯贵族，你们也都在内。我想不起有哪一个英国人不是像今夜初生的婴孩一样，我心中竟会对他还存有丝毫芥蒂。感谢上帝，我能以谦恭待人。

伊利莎伯王后　从今以后永远记取这神圣的一天，我愿上天让人间裂痕全都补尽。我的主君，我还要请求陛下对皇弟克莱伦斯开恩。

葛罗斯特　怎么，王后，我一番真情却换来你在国王面前如此轻慢相待吗？谁不知道那位尊贵的公爵已经死了？（全场大惊失色）你这样拿他的遗体开玩笑太对不起人了。

爱德华王　谁不知道他已经死了！谁知道他死了？

伊利莎伯王后　老天有眼，这是个什么世界！

勃金汉　道塞特大人呀，个个脸都变白了，我脸上怎样？

道塞特　呵，好大人；在场的人谁不是魂不附体，面呈土色。

---

① 伍德维尔和斯凯尔斯均为利佛斯的封号。

爱德华王　克莱伦斯死了吗？成命已经收回了的呀。

葛罗斯特　可怜他在你的原令一到便已服刑，那王命传来犹如神使天降；你的撤销令姗姗来迟，徒见他尸体已经僵硬，埋进了黄土。天哪，那班不够高贵、不够忠诚的人，他们怀着血腥的思想，说不上有什么骨肉之情，但愿这班人不致遭受克莱伦斯同样的恶运，且看他们逍遥法外，好生自在。

斯丹来上。

斯丹莱　主君呀，臣已尽职，特来请赏！

爱德华王　请你莫噜苏，我心中十分愁烦。

斯丹莱　陛下不听，臣只得伏地不起。

爱德华王　那就赶快讲吧，讲出你的请求来。

斯丹莱　诺福克公爵有一名侍者，在辞退之后，酗酒闹事，今天被我仆人杀死，因而特地来为我仆人请罪，求陛下开恩。

爱德华王　我怎能一嘴两舌，既判决我弟弟死刑，而又同时赦免你的仆人？我弟弟并未杀人，他仅仅是一念之差，竟而叫他遭受了杀身之祸。有谁为他请过命的？在我一时愤怒之余，有谁来跪请进谏过的？有谁提起过兄弟骨肉之情？有谁对我叙述过那伤心的人儿曾经抛弃了勇猛的华列克而为我作战？有谁对我谈起过，当牛津伯爵把我击倒在图克斯伯雷战场上，是他亲手救了我，还说道，“亲哥哥，你活下去，为一国之君”？有谁又说过，当我俩冻卧疆场，他脱下了战袍为我御寒；他不顾自己是单衣薄裤，却

听那寒夜冷气麻木着他的手脚？可恨我这野兽般的一股怒气竟叫我把这么多恩情全给忘掉，灭绝了人性，而你们却无一人怀着善心来促动我思量。可是当你们手下的搬夫侍役，酗酒杀人，毁损了我们亲爱的救主所塑造的形象，你们反而急急忙忙来跪请恕罪，唠叨不休；而我还得不顾法理，一口允免；至于我兄弟冤死，谁都不来提醒半句，我自己更是毫无心肝，未曾稍加思考，呵，可怜的冤魂。你们中间最得意的人都曾经亏他提携，却未见一人肯为他请命。呵，上帝呀！我怕天道无私，你和我，或我们的亲朋，都不免要遭到灾厄了。来吧，海司丁斯，扶我进内室去。唉，伤心的克莱伦斯！（爱德华王、王后、海司丁斯、利佛斯、道塞特、葛雷均下。）

葛罗斯特　这就是卤莽为人的下场。你们看见没有？王后的朋党们良心有愧，听说克莱伦斯死了，他们都脸色发白了。呵！他们在国王耳边怂恿生事，不肯罢休；上帝会代人伸冤雪恨的。好吧，大人们；我们同去陪伴爱德华，且给他一些安慰。

勃金汉　我们听殿下的吩咐。（同下。）

第二场　同前。宫中一室

约克公爵夫人带领克莱伦斯一子一女上。

克莱伦斯之子　好祖母，我们的爸爸死了吗？

公爵夫人　没有，孩子，

克莱伦斯之女 你为什么扭着双手，捶着胸腔，口里喊着——“啊，克莱伦斯，我的不幸的儿子”？

克莱伦斯之子 我们的尊贵的爸爸如果未死，你为什么看着我们，摇着你的头，还把我俩叫做苦儿、孤儿、弃儿呢？

公爵夫人 伶俐可爱的孙儿女，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其实是悲叹国王有病，很怕失去他，与你们父亲的生死无关；人死了再去哀悼他也是枉然。

克莱伦斯之子 那么，祖母，你到底还是说他死了啊。我们的伯父国王应该负责。上帝执法，有仇必报；我要日夜诚心祈祷，愿神不放过他去。

克莱伦斯之女 我也要这样做。

公爵夫人 莫乱说，孩子们，莫乱说！国王是很怜惜你们的。天真的孩子们，你们识浅无知，哪能猜得到是谁害死了你们的父亲呢。

克莱伦斯之子 祖母，我们知道的；我们的好叔叔葛罗斯特讲给我听过，是王后怂恿国王，捏造罪名，把父亲关进了牢狱。叔叔一面说一面哭泣，怜恤着我，亲切地吻我的脸；他叫我把他当做父亲信赖，他会把我像亲生儿子一样爱护的。

公爵夫人 呀！存心欺诈的人竟能如此假冒为善，简直是在假面具后暗藏着一副鬼脸。他是我生的儿子，唉，简直是我的耻辱，这套骗人的把戏难道也是我哺育出来的？

克莱伦斯之子 你认为叔叔是做假吗，祖母？

公爵夫人 呃，孩子。

克莱伦斯之子　我想不通。哟！这是什么声音？

伊利莎伯王后举动癫狂；利佛斯与道塞特随上。

伊利莎伯王后　呵！谁能阻挡我呼号哭泣，或叱骂命运，谁能不让我苦磨我自身？我要同黑暗的绝望携手，攻打我的心灵，我要和我自己为敌。

公爵夫人　演出这场过度急躁的丑剧是何道理呀？

伊利莎伯王后　是要演一幕血泪交流的全武行，我的丈夫、你的儿子爱德华国王死了！树根枯槁了，枝条为何还要生长？树浆流干了，树叶为何还不枯萎？要继续活一天，不妨就哀号一天；不想再活了，就该马上死去，好让灵魂插翅赶上先君；换言之，让我们矢忠到底，追踪而去，在他的新王国里好永享安宁。

公爵夫人　呀！你有你高贵的夫君，我也沾着些名分，你有你的悲哀，原来也和我息息相关。我也曾为我死去的好夫君哀哭，此后就守伺着他的子嗣以延续我的生命；如今他那尊容的两幅遗影先后遭到了死亡的无情摧残，我晚年承欢只落得个欺人的魔影，它丢尽了我的丑，真叫我痛心。你现已夫亡守寡；可是还该尽你为母之责，你还有子女可以安慰你的心；我却不同，死亡不但从我手中劫去我的夫君，还从我衰老的身边夺走了我的两根手杖，克莱伦斯与爱德华。呵！我何其不幸——你的悲痛只抵得我的一半——我正该比你哭诉得更沉痛，呼号得更凄凉！

克莱伦斯之子　呵，伯母，你并不为我们的亡父哭泣，我们怎能陪你流泪呢？

克莱伦斯之女 我们丧父无人举哀；你因丧偶而悲悼，也就听不见陪哭之声。

伊利莎伯王后 我在哀悼之中不需要帮腔；我满腹的忧伤吐也吐不尽。让天下的源泉都借我的眼眶来喷泪吧，既有那引潮的月儿左右着我的生命，我将涌出无边的苦泪淹沉大地！呀！为了我的夫君，我亲爱的爱德华！

两孩 呀！为了我们亲爱的父亲克莱伦斯！

公爵夫人 伤心呀！为他们两个，两人同属于我，爱德华与克莱伦斯！

伊利莎伯王后 除了爱德华我还依靠谁呢？可是他已逝去。

两孩 除了克莱伦斯我们还依靠谁呢？可是他已逝去。

公爵夫人 除了他们两人我还依靠谁呢？可是他们都已逝去。

伊利莎伯王后 自古来没有一个寡妇身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

两孩 自古来没有哪个孤儿身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

公爵夫人 自古来没有一个母亲身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呵！我就是这许多悲哀的母亲，他们的悲哀各自分担，我却独自担承。她哭一个爱德华，我也哭他；我还哭一个克莱伦斯，她却不须哭他；这两个孩子哭一个克莱伦斯，我也哭他；我还哭一个爱德华，他们却不须哭他。呵！你们三人都把眼泪向我抛掷，我的悲哀有你们三倍之多；你们的悲哀原是我一人哺育而成，我只得号啕痛哭，让悲哀餍足悲哀。

道塞特 亲爱的母亲，安定下来，上帝见你不感天恩是十分恼怒的。在世俗的交往中，若有人慷慨借贷，而偿还时我们

却百般拖沓，这就叫做忘恩负义；我们如果辜负了上天的恩赐，罪孽就更加深重，因为欠了上天的债是必须偿还的。

利佛斯　王后，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不可忘了你所生育成长的小太子；立刻去接他来，为他加上王冕，你的一切安慰都在他身上。把那穷途末路的悲哀一齐埋进爱德华的墓穴，要在活着的小爱德华的宝座上栽培你的欢乐。

葛罗斯特、勃金汉、斯丹莱、海司丁斯、拉克立夫及余人等上。

葛罗斯特　皇嫂，安定些，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该为这颗晨星的殒灭而悲哭；但这样哀悼无济于事。老夫人，我的母亲，我向你求恕；我不曾看见您王后。现在我陪个小心，跪请赐福。

公爵夫人　愿神降恩于你！也愿你存心温良，热情，宽厚，忠顺，真诚尽责。

葛罗斯特　阿门；（旁白）也让我享高年，福德俱增吧！这该是为母者的祝辞中重心所在哪；我奇怪她竟按下这点未提呢。

勃金汉　各位王公，你们一个个愁眉不展，像乌云笼罩，心头压着共同的悲痛，此刻我请大家彼此关切，鼓起兴来；我们虽已耗损了先王的秋藏，却还该收割继嗣幼君的庄稼。你们曾经盛气逼人，撕破了脸，最近才把创伤裹缚起来，等待痊愈，必须小心守护才是。据我看，应该派出小队人马去鲁德罗将幼年亲王接来伦敦，准备加冕，立为我们的君王。

利佛斯　为什么派小队人马呢，勃金汉大人？

勃金汉　我的大人哪，纠集了大队人马，恐怕惹动旧恨，嫩伤口又会崩裂；那样岂不弄得更不堪收拾，尤其在目前国祚未定，法纪未明；好比每一匹马都披着它自策的缰绳，势必东西奔驰，难以驾驭，依我看来，防患于未然很有必要，莫待祸端已生而惊扰起来。

葛罗斯特　我以为国王已使我们大家修好言和了；这盟约至少在我心中已扎下了根。

利佛斯　在我心中也是如此，我想大家也都一样；不过，既然根基还不稳固，就不能眼见有破裂的危险而妄作试探，人数太多了很可能惹出祸来。因此我赞同勃金汉的高见，还是派遣少数人员去迎接亲王为妥。

海司丁斯　我也同意。

葛罗斯特　那就这样办吧，我们且决定一下该由哪些人去鲁德罗接驾。王后和我的母亲，请你们也对这件事表示意见吧？（除勃金汉及葛罗斯特外，均下。）

勃金汉　我的大人，不论谁去接亲王，我俩千万不可落在人后；再有一点，我得略作安排，先把王后的那班目中无人的亲朋们和幼君拆开，好为你我最近所计议的行程开出一条路来。

葛罗斯特　我的化身，我的谘询大臣，我的神坛先知！我的好兄弟，我就像一个孩童般听凭你指引。到鲁德罗去，我们决不落在人后。（同下。）

第三场　同前。街道

两市民上，相遇。

市民甲　今天好，街邻，你急急忙忙哪儿去？

市民乙　老实告诉你，我自己也有些闹不清；听见些什么消息？

市民甲　哎，听说国王死了。

市民乙　真是坏消息，天哪，好事倒不常有。我怕，我怕，天下要大乱了。

另一市民上。

市民丙　街邻们，百事如意！

市民甲　你今天好，老兄。

市民丙　好国王爱德华丧亡的消息可靠吗？

市民乙　哎，老兄，再可靠也没有了；上帝保佑！

市民丙　这一下，老兄们，瞧着吧，天下不会太平了。

市民甲　不，不；天保佑，幸而有个王子好继位呢。

市民丙　国家由一个孩子来治理就糟啦！

市民乙　一个君王在年幼时凭朝臣议政，开明的政治应该有所保证，等年龄大了，思虑成熟了，自然就会躬自掌政。

市民甲　当年亨利六世在巴黎加冕，他才出生九个月，那时的国事和今天的情况相同。

市民丙　是相同的情况吗？不对，不对，好朋友，天知道呵；那时人人额首称庆，认为国政昌明，朝议严正；国王左右拥

有前辈忠臣，个个卫护着王权。

市民甲　可是，今天的王朝也是这样哪，父族母族的王公都有。

市民丙　如果他们都是父族就更好些，要不然就父族一个也没有倒也罢；且看彼此正在争权夺宠，如果上天再不照顾，恐怕我们大家都会遭殃呢。呵！葛罗斯特公爵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王后的兄弟、儿子也骄矜傲慢；只有他们一旦受人统治而不统治人了，这患难之邦才能转危为安。

市民甲　罢，罢，我们过虑了；情况终究要好转的。

市民丙　天空起了云，聪明人就要加衣服；树间落下黄叶，眼见冬令要到来；夕阳西沉，谁不知黑夜将至？狂风暴雨不合时季，人们预卜年成要歉收。一切还会好转，那除非上天有意这样安排，我们并无这多福分，至于我个人，也许想也不敢想呢。

市民乙　的确，人们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在言谈之间不是表示心情沉重、满心害怕的。

市民丙　在时代转变的前夕总是这样，人们的天赋心灵使得他们担心未来的危机；好比我们见到海水高涨就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一样。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吧。到哪儿去呀？

市民乙　对了，我们原是被召去听审的。

市民丙　我也是；我和你们同去。（同下。）

第四场　同前。宫中一室

约克大主教、小约克、伊利莎伯王后及约克公爵夫人上。

大主教　我听说他们是昨天在诺桑普敦过夜的；今晚他们在斯特拉福住下，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到达这里了。

公爵夫人　我一心盼望能看到亲王。希望他比我上次看见时长得高大了。

伊利莎伯王后　我听说他没有长高多少；他们说我的小儿约克已经赶上了哥哥。

小约克　是的，母亲，但我不愿如此。

公爵夫人　怎么啦，我的小孙儿，长得高大多么好。

小约克　祖母，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吃着晚饭，利佛斯舅父谈到我比哥哥长得快：“哈哈，”葛罗斯特叔叔就说道，“芸香娇滴滴，贱草处处生。”我听了就私下忖度，我不想长得快，因为香花迟迟发，野草日夜长。

公爵夫人　我的老天爷，他对你引用的这句成语，对他自己可并不适用哪；他幼时是个再讨厌不过的东西，成长得十分迟缓，拖拖沓沓，所以他这句话如果有道理，他今天就该器宇非凡哪。

大主教　好太后，他无疑也可以算得一个吧。

公爵夫人　但愿如此；可是为母的怎能放心。

小约克　对了，当真的，我假如早想到的话，当时我倒可以同叔叔开个玩笑，把他的成长说得更切题一些。

公爵夫人　怎么说，我的小约克？你且说给我听听。

小约克　哈，据说我叔叔长得好快，才生下两小时他就能啃嚼面包壳；我却两周岁才长出一颗牙呢。祖母，这岂不是一件笑死人的趣闻吗？

公爵夫人　我倒问你，好孩子，是谁告诉你的？

小约克　祖母，是他的奶妈。

公爵夫人　他的奶妈！她死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

小约克　不是她，我就说不上是谁了。

伊利莎伯王后　多嘴的孩子：嗨，你也太机灵了。

大主教　好夫人，莫同孩子认真。

伊利莎伯王后　水罐也有两只耳朵，何况小孩子呢。

使者上。

大主教　来了一个使者。有什么消息？

使者　我的大人，这消息说出来我也很难过。

伊利莎伯王后　亲王怎样？

使者　很好，王后，很健康。

公爵夫人　你的消息是什么？

使者　利佛斯和葛雷两位大人被押到邦弗雷特去了，还有托马斯·伏根爵士也一起下狱了。

公爵夫人　是谁把他们下狱的？

使者　两位大公爵，葛罗斯特和勃金汉。

大主教　什么罪状？

使者　我所能了解的我都讲出来了；至于这些贵爵们所犯何法，为什么下狱，我全不知道，我的好大人。

伊利莎伯王后　我的天哪！眼见我的一家人就此毁了！猛虎已经抓住了驯鹿，蛮横无道的暴政开始在蹂躏软弱无能的皇家宝座；来吧，毁灭、死亡和凶残的屠杀！摆在眼前的就是一幅荒凉的残局。

公爵夫人　多少可诅咒的动荡的岁月都打我眼底喧嚷着过去了！我的夫君为了争取王冠而丧命，我的儿辈时起时落不得安顿，他们得意我欢乐，失意我啼哭。萧墙风云曾被吹散，王位得以安定，可是战胜者却又你争我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灭天理，绝人性，疯狂的暴行，呵，那弥天的怨氛应可罢休了；否则我宁愿一死，也不要再见到死亡。

伊利莎伯王后　来，来，我的孩子；我们去圣堂躲难。老夫人，再会了。

公爵夫人　等一下，我要和你们同去。

伊利莎伯王后　你没有必要。

大主教　（对王后）我的好王后，去吧；把你的珍品用物一齐带去。在我这方面，我将交出国玺由你保管，王后；按目前的处境我只有尽力这样照料你和你的一切了！来，我领你们进圣堂去。（同下。）

第三幕

第一场 伦敦。街道

奏乐。威尔士亲王、葛罗斯特、勃金汉、凯茨比、布希挨红衣主教及余人等上。

勃金汉 欢迎，好亲王，欢迎你到达了伦敦，你的都城。

葛罗斯特 欢迎，亲爱的侄儿，我心目中的主君；旅途劳顿使你精神困乏了。

亲王 没有，叔叔；我们在途中的周折却叫人感到有些厌倦和烦闷，我以为还有长辈来接我呢。

葛罗斯特 好亲王，你年事还轻，阅世比较浅，没有看明白人心的险诈。人的本质和他的表面言行你还不能辨别；真可以说，上帝知道，表里一致的人是绝无仅有的。你所想见的长辈都是居心险恶的；殿下受了他们甜言蜜语的迷惑，一点没有注意到他们那颗毒辣的心。愿神保佑你，不让你靠近这班虚伪的亲朋！

亲王 神保佑我，不让我靠近他们！可是他们并非虚伪的人哪。

葛罗斯特　亲王殿下，伦敦市长来向你请安啦。

伦敦市长及随从人员上。

市长　上帝祝福你健康安乐！

亲王　谢谢你，我的好大人；谢谢你们大家。我以为我母亲和弟弟约克早就会在途中和我相会了。嗨！海司丁斯真像个蜗牛，他还没有来报告他们会不会就来。

海司丁斯上。

勃金汉　这位大人来得巧，他赶出汗来了。

亲王　欢迎，我的大人。怎么，我的母亲来不来？

海司丁斯　你的母后和弟弟约克竟投奔圣堂去了，为的什么只有天知道，我弄不懂；那年幼的王子还极想跟我来会见殿下的，可是他母亲却把他勉强留住了。

勃金汉　嗨！她这一举动是何等迂拙，何等无聊！主教大人，可否请你去走一趟，劝王后放约克公爵马上来和他长兄亲王见面？如果她不肯，海司丁斯大人，就请你也同去，把王子从她怀里抢出来。

红衣主教　我的勃金汉大人，如果我能凭三寸不烂之舌从他母亲身边赢回约克公爵，你马上就会在此见到他；但是她若固执己见，不听我好言劝说，那就难办了，天帝不容我们侵犯圣堂的尊严！无论怎样，我为了全国的福泽，决不敢犯下如此深重的罪孽。

勃金汉　你未免过分顽固了，我的大人，太拘泥礼节，墨守成规了；只要能依从今天的习俗，作全面的考虑，提拿他也不算犯圣堂的禁规。一个值得受圣堂保护或懂得请求保

护意义的人，才能允许他享受这种权利。这位王子既无权请求，也不应该享受；因此，据我看，就不能得到什么保护。提走一个不属于圣堂的人，当然并未侵权，也未犯法。我虽常听说成年人躲进圣堂，但孩童也受到神护，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呢。

红衣主教 我的大人，这一次我听你的吩咐。来吧，海司丁斯大人，你和我同去吗？

海司丁斯 我去，我的大人。

亲王 两位好大人，请你们速去速来。（布希埃红衣主教与海司丁斯同下）且说，葛罗斯特叔叔，我弟弟来了，我们在哪里等候加冕呢？

葛罗斯特 殿下看哪儿最好就在哪儿。如果听我的意见，在几天之内尊驾不妨去伦敦塔中暂作休息；之后，由你再决定，只消是最宜于你的健康和消遣的地方就行。

亲王 哪儿都好，我就不喜欢伦敦塔；我的大人，这塔堡是凯撒初建的吧？

勃金汉 我的好殿下，是由他开始建造的，后来一代一代继续改建。

亲王 他创建的事是载进史册的吗，还是世代口传下来的？

勃金汉 史册上是有记载的，我的好殿下。

亲王 不过，即使无案可查，我的大人，我想这事绩仍该流传下去，好让它代代相承，传之无穷，直到人类的审判末日为止。

葛罗斯特 （旁白）人们说，才华早发，断难长命。

亲王　你说什么，叔叔？

葛罗斯特　我说，史乘不载，声誉长存。（旁白）就这样，好比传统戏剧里那个名叫"孽障"的丑角一样，我也来个一词两用，故弄玄虚。

亲王　这位凯撒是个有名的人物；他的勇气丰富了他的聪明，聪明又为他的勇气栽下了根。死亡并不能征服这位征服者，他的生命虽已结束，可是声名不灭。我来告诉你一句话，我的阿舅勃金汉，——

勃金汉　什么话，我的好大人？

亲王　我如果长大成人，我要去法国夺回我们自古世袭的主权，否则我生为君王，就死为战士。

葛罗斯特　（旁白）开春过早，往往使夏令短促。

小约克、海司丁斯及布希埃红衣主教上。

勃金汉　呀，约克公爵已到，来得正好。

亲王　约克的理查！我亲爱的弟弟，一向好？

小约克　好，我的可敬畏的君王，我该这样称呼你了。

亲王　唉，弟弟，是我的，也是你的不幸；应该享有尊称的人竟匆匆辞别了人间，多少威望都跟他一同消逝了。

葛罗斯特　我的贤侄约克公爵无恙吧？

小约克　多谢你，好叔叔。呵，我的大人，你说过，闲草蔓生，长得很快；我的长兄亲王长得却比我高多了。

葛罗斯特　是的，我的殿下。

小约克　难道他就是闲草一根吗？

葛罗斯特　呵，我的好侄儿，我决不能这样说。

小约克 那末，他比我更应该多多向你道谢罗。

葛罗斯特 作为一个君王他可以命令我；而你也可以作为一个亲戚来驱使我。

小约克 我恳求你，叔叔，给我这把刀。

葛罗斯特 我这把刀吗，小侄儿？那没有问题。

亲王 见东西就伸手讨吗，弟弟？

小约克 向我的好叔叔讨，我知道他一定会给；不过是一个小玩具，不致于伤他的心。

葛罗斯特 再大的礼物我也会给我的侄儿。

小约克 再大的礼物！呵，那就是这把剑了。

葛罗斯特 呀，好侄儿，但愿它不会太重。

小约克 呵，我这才懂了，你只肯给轻礼；向你讨较重的礼你就会拒绝。

葛罗斯特 殿下佩上这东西会嫌沉重哪。

小约克 再重些我也会觉得轻微。

葛罗斯特 怎么！你当真要我的刀剑吗，小殿下？

小约克 我当真要，好让我按你的称呼答谢你。

葛罗斯特 怎么讲？

小约克 小就小谢。

亲王 我的约克公爵还是爱抬杠。叔父，你自然能宽容他的。

小约克 你是说，把我背起来，不是宽容我；叔叔，我哥哥把我俩都嘲笑到了。因为我长得小，像个猴儿一样，他认为你就该把我背在肩头上。

勃金汉　他好生善辩，如此锋利而敏捷！为了要缓和对他叔父的轻慢，他巧妙而恰当地把自己也嘲弄了一顿；年纪这样幼小，却已这样伶俐，真了不起。

葛罗斯特　我的殿下，就请动身吧？我自己和我的好兄弟勃金汉就去探视你母亲，去恳求她先到伦敦塔等候接驾。

小约克　什么！你要去伦敦塔吗，我的主君？

亲王　我的护国公大人决定这么办。

小约克　在伦敦塔里我不能安眠。

葛罗斯特　为什么，你怕什么？

小约克　呵哟，我的叔叔克莱伦斯的怨魂；祖母对我说，他就是在塔中被杀的。

亲王　我倒不怕死了的叔叔和舅舅。

葛罗斯特　我希望活的你也不会怕。

亲王　如果是活的，我巴不得不必怕他。好吧，我的大人；我心头沉重，一面想念着他们死者，一面走进伦敦塔。（奏号。除葛罗斯特、勃金汉及凯茨比外，均下。）

勃金汉　依你看，我的大人，这个口里叽叽哇哇的小约克，该不是受了他那狡诈母亲的煽动，才会对你如此无礼，如此任意嘲弄吧？

葛罗斯特　当然，当然。呵！好难对付的孩子；大胆，敏捷，灵巧，无顾忌，能干；他从头到脚就是他母亲的化身。

勃金汉　好，让他们安息去吧。凯茨比，你走过来；你发过誓要彻底完成我们的意图，也同样坚决地要严守我们的秘密。我们一路陈述的道理你也听见了，现在你看怎样？

如果要威廉·海司丁斯大人来共襄盛举，把这位勋爵拥登这名邦的宝座，你想容易办到吗？

凯茨比　他为了先王之故，与亲王情谊深厚，因此决难叫他转过脸来反对他。

勃金汉　你看斯丹莱怎么样？他会怎样做？

凯茨比　他会同海司丁斯完全一致行动。

勃金汉　那么，请你就这样办；去，好凯茨比，你且从旁去观察一下海司丁斯的心意，试探他对我们这个意图有些什么想法；同时邀请他明天来伦敦塔参预加冕礼。如果你见他有可能转变过来，就鼓励他，把全部道理告诉他：假如他无动于衷，冷冰冰，固执，你也可以照样对待，不必多谈，只要把他的心意通知我们；因为我们明天想分庭议事，你要负起重任呢。

葛罗斯特　为我向威廉大人致意：告诉他，凯茨比，他那多年来结下的生仇死恨明天要看到分晓，邦弗雷特堡宅要染上鲜血，代我转告他大人在庆得喜讯之后，不妨亲热地多吻一下可爱的休亚夫人。

勃金汉　好凯茨比，去吧，去把这件事办妥。

凯茨比　两位好大人，我一定尽心去办。

葛罗斯特　凯茨比，在我们就寝之前能听见你的回音吗？

凯茨比　可以的，我的大人。

葛罗斯特　到克洛斯比宫来可以找到我们。（凯茨比下。）

勃金汉　万一，我的大人，我们发觉海司丁斯大人不肯和我们一起行事，那又怎么办？

葛罗斯特　砍掉他的头；一不做，二不休。等我当了国王，你就来请封海瑞福德伯爵的爵位，把那里我王兄原有的一切动产也都赏给你。

勃金汉　我会来向殿下请赏的罗。

葛罗斯特　放心，我一定会诚意封赏给你的。好了，是我们进晚餐的时间啦，饭后我们还要从长计议，拟出妥善办法来。（同下。）

第二场　同前。海司丁斯宅前

使者上。

使者　（敲门）大人！我的大人！

海司丁斯　（在内）谁在敲门？

使者　斯丹莱大人派来的人。

海司丁斯　（在内）几点钟了？

使者　正敲着四点钟。

海司丁斯上。

海司丁斯　漫漫长夜，斯丹莱大人难道不能安睡吗？

使者　似乎是如此，且听我说来就知道了。首先，他要向你大人致候。

海司丁斯　然后呢？

使者　然后，他要我向你大人说明，他夜来梦见一只野猪劫走了他的头盔。他还说，朝廷召开两个会议；在其中一个会上所决定的措施要叫你和他两人在另一个会上遭殃。因

此他派我来问你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尽快的骑马投奔北方去，免得遭受他心中所揣测的无妄之灾。

海司丁斯 去，伙计，去回报你的主子；叫他不必担心那分头的会议。他大人和我参预一个会，在另一个会上有我的好友凯茨比；只消议到有关我俩的事我都会知道。告诉他，他的虚惊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他的梦，我奇怪他竟这样迂拙，睡眠不安，梦多欺人，怎能相信。野猪赶上来，我们如果在它前面奔跑，正好惹动野性，追赶得更紧，岂不反招致祸害？你去叫你主子一起身就来找我；我俩一同去伦敦塔，他自然会看见那野猪对我们很客气呢。

使者 我去了，大人，就去转呈你的高见。（下。）

凯茨比上。

凯茨比 愿我尊贵的大人朝朝健康安乐！

海司丁斯 你今早好，凯茨比；这一早你就起身转动了呀。什么消息？在我们国家如此动荡之中，你带来了什么消息哪？

凯茨比 的确这是个混沌的世界，我的大人；据我看这局面莫想拨正，除非理查戴上了国家的花冠。

海司丁斯 怎么！戴花冠！你说的是王冠吗？

凯茨比 是呀，我的好大人。

海司丁斯 我宁愿我这副头颅被砍掉，就是不愿看到那顶王冠戴错了头。可是你猜想他真的打着这个主意吗？

凯茨比 是呀，我以生命担保，他还希望你能积极参加他一起分享利润呢；因此他叫我带一个喜信给你，说你的旧仇，

那些王后的亲戚，就在今天要死于邦弗雷特堡中。

海司丁斯 当真，听到这个消息我倒不必哀悼，因为他们始终与我为敌；然而要我对理查表示拥护，阻挡我主君的后人合法承嗣，上帝知道，我死也不会干。

凯茨比 愿上帝让你大人忠贞不渝！

海司丁斯 可是这班家伙唆使了我的主君对我心生嫌恶，今天居然还叫我亲眼见到他们的悲惨下场，在今后一年之内还会落得我好笑呢。凯茨比哪，单看我等不到半个月，还要乘其不备解决他几个呢。

凯茨比 我的好大人，叫人们事先一无准备就送了命，该是件丧德的事吧。

海司丁斯 呵，真可怕，真可怕！眼前已有利佛斯、伏根、葛雷，正走上这条路；此外，也还有些人要遭到同样的厄运，满以为他们和你我一样安全；哪知道你我却是理查和勃金汉两位贵公的亲信之人呢，这是你很清楚的罗。

凯茨比 两位贵公都很器重你的；（旁白）器重他的头颅，要挂上伦敦桥。

海司丁斯 我知道他们是这样看待我的，我也可当之无愧了。

斯丹莱上。

海司丁斯 来呀，来呀，老兄，你那打猪的矛呢？你怕野猪却又不随身带矛哪？

斯丹莱 我的大人，早安；早安，凯茨比。你尽可多开些玩笑，但是，有十字架为证，我还是不爱听什么分头会议。

海司丁斯 我的大人，我同你一样珍惜生命；可是我要声明，

我活到如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生命可贵呢。你只要想，我如果不知道我们的处境稳妥，哪儿还能这样兴高采烈哪？

斯丹莱　在邦弗雷特的大人们，当他们骑马出伦敦的时候，岂不也是无忧无虑，稳若磐石，的确他们本无丝毫疑忌的必要；然而你该看到如何阴霾四起，多么快，一忽儿就翻了脸追杀起来，真叫我忐忑不安；我说，但愿上帝让我做一个无中生有的胆小鬼吧！呀，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去伦敦塔了吧？

海司丁斯　来吧，来吧，我跟你走。你知道吗，我的大人？今天你说的勋爵们要处斩了。

斯丹莱　若讲忠诚，他们就该好好保留着脑袋，免得让诬告他们的人头戴纱帽，洋洋得意起来。不讲这些了，我的大人，我们走吧。

一从吏上。

海司丁斯　请先走一步；我同这个好人讲几句话。（斯丹莱及凯茨比下）怎么啦，老弟！你近来生活得好吗？

从吏　有你大人照拂自然要好些。

海司丁斯　我告诉你，老弟，我近来倒不错，比上次你我在此相会的时候还好一点。上次我正是被押入狱，都是王后的党羽陷害我；可是今天哪——你听着莫泄漏出去——今天那些冤家要服死刑，而我的处境却大有改进了。

从吏　愿上帝照看你到底，赐你安乐！

海司丁斯　对呀，老弟；拿去，为我去痛饮一顿。（掷钱袋。）

从吏　上帝保佑你大人。(下。)

一牧师上。

牧师　真巧，我的大人；见到你我很高兴。

海司丁斯　谢谢你，好约翰先生，我衷心感谢。我前次听你讲经还没有给你酬劳；再到安息日我一定要补偿你。

勃金汉上。

勃金汉　怎么啦，御前大臣，你和一个牧师交谈吗？邦弗雷特的朋友们正需要一个牧师呢；大人，你目前还不用忏悔吧。

海司丁斯　的确，我刚才遇见这位牧师，心里也正想到你所说的这班朋友。怎么，你去伦敦塔吗？

勃金汉　是呀，我的大人；不过我不能多耽搁，在你离开那儿之前我就要回来的。

海司丁斯　很可能，因为我要在那儿进午餐的。

勃金汉　(旁白)也还要进晚餐呢，你还不知道吧。好，你要去了吗？

海司丁斯　敬听大人吩咐。(同下。)

第三场　邦弗雷特。城堡前

拉克立夫持戟上，押送利佛斯、葛雷、伏根赴刑场。

利佛斯　理查·拉克立夫爵士，请听我讲一句话：今天你将看见一个臣子，为了求真理、尽职守和忠君王而死。

葛雷　愿亲王得福，求上天保佑他摆脱你们这群野兽！你们简

直是一堆罪该万死的吸血虫。

伏根　你们今天虽活着，可是由于干下了这件事，你们将哀号不已。

拉克立夫　快走！你们的生命之路已到了尽头。

利佛斯　邦弗雷特呀，邦弗雷特！你这座血腥的牢狱！贵爵王公的不祥之地，绝命之所！在你这充满罪恶的圜壁之内，理查二世曾被乱刀砍死；现在，为了加深你这幽狱的恶名，我们又以无辜的血向你献祭。

葛雷　玛格莱特当时诅咒过海司丁斯和你我等人，因为我们眼见理查刺杀她的儿子，却站在一边，若无其事，此刻她的恶咒果然应验了。

利佛斯　当时她也诅咒了理查，也诅咒了勃金汉，也诅咒了海司丁斯。上帝呀！你现在接受了她对我们的诅咒，不可忘了还有他们；为了我姊姊和她那两位王子，亲爱的神，愿你就满足于我们的热血吧，反正你也知道，这场流血冤狱是无从避免的了。

拉克立夫　赶快；你们就刑的时分已经逼近了。

利佛斯　来，葛雷，来，伏根；我们拥抱一下，说声再会，等到天国重聚首。（同下。）

第四场　伦敦。伦敦塔

勃金汉、斯丹莱、海司丁斯、伊里主教、拉克立夫、洛弗尔等人围桌议事。会场官兵守卫。

海司丁斯　各位大人都在此，我们现在聚会要对加冕的事作出决定。凭上帝之名，请发言，哪一天举行典礼最好？

勃金汉　加冕盛典都准备好了吗？

斯丹莱　都准备了；只等决定日期。

伊里　那么我认为明天就是个好日子。

勃金汉　关于这一点有谁知道护国公的高见如何？谁同这位尊贵的公爵过从最密哪？

伊里　我们看来，您阁下只消问一下，就能知道他的心意了。

勃金汉　我和他是彼此知面不知心；他不了解我的心和我不了解你们的心一样；我也不了解他，我的大人，等于你们不了解我一样。海司丁斯大人，你和他很接近。

海司丁斯　感谢他殿下，我知道他待我很厚；不过他对加冕这件事的打算我却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表示过有关这件事的意见。可是，你们各位高贵的大人不妨提出日期；我可以代替公爵发言，我敢说，他应该不会见怪。

葛罗斯特上。

伊里　真凑巧，公爵自己来了。

葛罗斯特　我的高贵的大人们，亲朋们，各位早安。我起身太迟了；不过，会议上原可决定的国家大事，我相信，并没有因为我迟到而给耽误吧。

勃金汉　国王加冕的事，我的大人，如果您没有应声而至，威廉·海司丁斯大人就会替您宣读了，那就是说，替您作了发言。

葛罗斯特　还有谁比海司丁斯大人更加大胆的；这位大人知

我很深，爱我也很厚。我的伊里大人，我上次在贺尔堡看见您的花园里有很好的草莓，我要求您叫人去摘一些来给我。

伊里　好的，我就去拿来，我的大人，我十分愿意效劳。（下。）

葛罗斯特　勃金汉老弟，同你讲一句话。（两人走向一边）凯茨比探知了海司丁斯对我们这件事的心意，他这个急性子还非常激动，宁可脑袋落地，决不肯让他所尊崇的那位主君之子丧失英国的王位。

勃金汉　你离席出去；我和你一同走。（两人下。）

斯丹莱　我们还没有定下这欢庆的日期。我看，明天未免过早；如果能稍稍推后一些，我更好准备得妥善些。

伊里主教重上。

伊里　葛罗斯特公爵大人哪儿去了？我已经叫人去把草莓拿来了。

海司丁斯　今天早上他殿下很高兴，很和气；看他那样风趣地打着招呼，该是他心里有什么得意的事。我想世上再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喜怒都藏不住的了；只消看他的脸色你就知道他心中想些什么。

斯丹莱　你今天从他的脸色上又看出了哪些心思呢？

海司丁斯　呵，他同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十分融洽的；否则，他早就要形之于色了。

葛罗斯特及勃金汉重上。

葛罗斯特　我请教各位，如果有人施展妖术，谋我的性命，还用恶魔的符咒，伤我肉身，这个人该当何罪？

海司丁斯　以我对殿下的深情厚谊，我的大人，我敢当着各位贵爵的面前判定这奸人有罪，不论他是谁；我说，大人，这种人是死有余辜的。

葛罗斯特　那就请你们亲眼证实他们的罪行。请看我的身子受了妖魔多大的灾害；我这只臂膀就像毁损了的幼树苗一样，全都枯萎了。这便是爱德华的妻，她这个妖妇和那淫欲成性的娼妓休亚，同施妖法，竟把我害成这副模样。

海司丁斯　假如她俩做下了这样的事，尊贵的大人——

葛罗斯特　假如！你为这该死的娼妇搪塞，你还来对我说什么“假如”、“假如”吗？叛徒，砍下他的头来！现在，我以圣保罗为誓，我不看到他的头颅落地决不进餐。洛弗尔和拉克立夫，负责去照办；其余赞助我的人，站起来，跟我走。（除海司丁斯、拉克立夫、洛弗尔外，均下。）

海司丁斯　伤心呀，英国的前途，伤心呀！我个人何足道哉；是我太愚蠢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啊。斯丹莱梦见了野猪劫走他的头盔；是我轻慢行事，不屑逃生。今天我这匹披锦的骏马三次颠蹶，它望见伦敦塔就起惊，似乎它也不想把我载到屠宰场去。啊！此刻我需要那个和我交谈的牧师了；悔不该对从吏自鸣得意，说什么我的仇人们今天要在邦弗雷特惨遭屠杀，而我还自以为安全，庆得恩宠。呀，玛格莱特，玛格莱特！现在你那番沉重的诅咒已落到我可怜的海司丁斯的头上了。

拉克立夫　快，赶快，公爵就要用餐了；做个简短的忏悔，他在等着看你的头呢。

海司丁斯　呵，我们渴求凡人给予片刻的宽限，却没有同样迫切地要求神恕！谁若信任人间的假仁假义，架起空中楼阁，谁就像醉酒的水手高攀船桅；只消一点头他就会翻身落海，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洛弗尔　快，赶快；叫唤又有何用呢。

海司丁斯　呵，血腥的理查！悲惨的英格兰！我向你预告，一个最恐怖的时代就要到来。好，带我去断头台，把我的头拿去给他；此刻对我嘻笑的人，在瞬息间自己也休想活得成。（同下。）

第五场　同前。伦敦塔上

葛罗斯特及勃金汉上，身穿破旧生锈的甲胄，看来很不入眼。

葛罗斯特　来，老弟，你能不能身子发抖，脸上变色，一句话没讲完就拦腰切断，从头讲起，又在中途打住，装出疯癫模样，惊惶失措？

勃金汉　嘿！我就会扮演老练的悲剧角色，讲着一句话，回头看看，四下窥视，战战兢兢，草木皆兵，而满腹狐疑；我也会装出假笑，又能运用各种鬼脸怪相；这两副脸谱都由我随意调配，以丰富我的技艺。可是！凯茨比走了吗？

葛罗斯特　是呀；看哪，他已带着市长来了。

市长及凯茨比上。

勃金汉　市长大人——

葛罗斯特　注意那边的吊桥！

勃金汉　听哪！鼓声。

葛罗斯特　凯茨比，伸出头去看看墙外。

勃金汉　市长大人，我们所以要请——

葛罗斯特　回头看，提防着；有敌人来了。

勃金汉　愿上帝和我们的无辜保佑我们！

洛弗尔及拉克立夫持海司丁斯首级上。

葛罗斯特　莫慌张，他们是自己人，是拉克立夫和洛弗尔。

洛弗尔　这就是那没出息的叛徒的头颅，这个海司丁斯是个心怀叵测的人。

葛罗斯特　这个人我一向喜爱，不能不为他一哭。我原以为在人世呼吸的信徒中他还算得一个道地的老实人；我把他当做我的一本手册，以记录我内心的沉思默想。哪知道他伪装仁义，粉饰着他的污点，因此，如果把他那件公开的败行除外，我所指的是，他与休亚的暧昧关系，他这一生竟是逍遥自在，一手遮掩了天下人的耳目。

勃金汉　的确，他真是世上唯一善于隐蔽的叛徒了。谁能料到，甚至谁能相信——这个奸徒竟会在今天会议席上谋害我和这位善良的葛罗斯特大人，若不是福星高照，我们哪有活命来相告。

市长　他竟做出这样的事来吗？

葛罗斯特　哈！你想我们是土耳其人，或是异教徒吗？或者认为我们愿意不经法律手续就把这人犯任意处死？殊不知当时情势迫在眉睫，国家安危，个人的生死，都在此一举，我们让他服刑，其实是十分不得已的事。

市长　我现在恭祝你们福运好！他是死有应得；你们两位好大人处理得当，可以警诫其他叛徒。自从他和休亚纠缠不清以来，我就料到他再做不出好事了。

勃金汉　我们原想等您大人来看到他的终局，然后再处决他；无奈我们的朋友们心地忠良，不敢延误，未得我们同意，就先执刑了。本来，我的大人，我们想您如能亲耳听见这叛徒的自白，看到他心惊胆寒地招认他叛逆的经过，供出他用心何在；那样的话，你岂不正好向市民们转达实情，也免得他们会产生误会，反而去为他哀悼起来。

市长　我的好大人，阁下的话就足够证实了，和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是一样的；两位尊贵的大人，请不用疑虑，我一定去把你们的公正处理向我们的市民们说明。

葛罗斯特　我们正是为此而情愿您大人来这一趟，免得人们吹毛求疵，凭空横加指责。

勃金汉　您虽未能按时赶来，可是现在已听见我们陈述了原有的打算，也就可以说明真相了；好吧，好市长大人，再会了。（市长下。）

葛罗斯特　去，去，跟上去，勃金汉老弟。市长急忙忙地走向市政厅去了；那里你好去看准适当时机，提及爱德华孩子们的出身并不清白；告诉他们爱德华如何冤杀过一个市民，仅仅因为这个市民的住宅前有冠冕为志，号称“冠冕之家”，而他在无意之中却说了一句愿儿子继承“冠冕”。此外，也提出爱德华如何荒淫无度，纵欲横行；以致城中婢仆妻女一个个岌岌自危，只消他淫眼一转，或邪念一

动，便放荡无羁，而使百姓遭殃。呃，如果情况需要，您就这样把话转到我本人身上：告知他们，当这个贪欲无厌的爱德华还孕育在我母亲胎中的时候，我父王，那高贵的约克，正出征法国，按时日准确推算，这出生的孩子依理不可能是他亲生的后嗣；单就他的外貌上看也可以说明，他和我尊贵的父王毫不相似。不过关于这一点不妨轻轻带过；因为，我的大人，您知道我母亲还在世呢。

勃金汉　放心，我的大人，我一定去雄辩一番，好像是为我自己争取王冠金冕一样；我的大人，我就此告辞了。

葛罗斯特　如果您进行顺利，就把他们带到贝纳堡来；有几位德高望重的神甫和学识渊博的主教要在那里和我作伴呢。

勃金汉　我去了；将近三四点钟的时候准备听到市政厅传出好消息来。（下。）

葛罗斯特　去，洛弗尔，赶紧去见萧神甫；（对凯茨比）你去见彭葛神甫；请他们两位在一小时内到贝纳堡来看我。（洛弗尔与凯茨比下）现在我要进去发出一些机密指示，把克莱伦斯的两个小东西交代了；然后传令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与两王子有什么接触往来。（下。）

第六场　同前。街道

录事上。

录事　这就是海司丁斯好大人的判决书；这上面正楷大写，抄

得煞是整洁，准备今天在圣保罗教堂宣读，且看这结尾部分衔接得何等紧凑。凯茨比昨晚才把稿子送来，我花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抄完。拟原稿也用去同样长的时间；不过五小时之前海司丁斯还在人世，没有被控，没有被审，自由自在地满不受管束。这真是个妙不可言的世界！哪个笨汉看不出这么明显的诡计？可是谁又有偌大的胆子，敢说一个字，除非咬紧牙关，只推说不知？世道险阻；眼见这种败行，也只得装聋作哑，藏在心底，这样下去，还成什么世界？（下。）

第七场 同前。贝纳堡庭院

葛罗斯特及勃金汉由两侧上。

葛罗斯特 怎么样啦，怎么样啦！市民们怎样表示？

勃金汉 有我们救主的圣母在上，市民们都默不作声。

葛罗斯特 你提到爱德华的孩子们出身不明吗？

勃金汉 我讲了，也提到他同露西夫人①的关系，以及他派人去法国联姻的事；还讲到他贪色成性，市民的妻子都受到他的蹂躏；事无大小，他无不横行霸道；他在你父亲出征法国的时候出世，血统不正，他面貌也和老公爵满不相像；我还提出了你仪表非凡，心地光明，正同你父亲一模一样；我又向大家铺陈你在苏格兰的战绩，你在军中的纪

① 伊利莎伯·露西为爱德华的情妇。

律，平时的明智，你的宽厚、仁慈和谦逊；可以说，凡是能促成大业的方式我已经用尽了，并且每一点都是着重说明的；当我的讲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便号召所有的爱国志士齐呼，“上帝保佑国王理查！”

葛罗斯特　他们欢呼没有？

勃金汉　没有，上帝助我，他们默不作声；却像闭口的石像，或喘息的木块一样，彼此呆看着，人人面呈土色；我见了这种光景不由得不申斥他们一顿；后来我转问市长，他们这样沉默无言是何道理？他回答说，人民不习惯于倾听宣讲，除非通过传达。于是我请他代我重述一遍；他却没有肯自己负责讲出一句话来，只顾说，“公爵这样说，公爵的用意是这样”。他说完之后，我自己的几个人在会议厅的一头抛起了帽子，大约有十人左右齐声喊道，“上帝保佑理查王！”这时间我抓紧这几个人呼喊的机会，说道，“感谢各位好市民和朋友们；大家这样异口同声，热情欢呼，说明了你们深明大义，爱护理查。”说着我便走出来了。

葛罗斯特　是些什么哑巴木头人！他们竟不发一言吗？市长和他的同伴们来不来呀？

勃金汉　市长就来。你装出有些顾虑的模样；除非他竭力恳求，不要理会他；要记住你拿一本祈祷书在手里，站在两个神甫中间，我的好大人；这样我好唱出一套赞美曲来。切莫轻易答应我们的请求；要学姑娘一般口口声声说“不”，然后半推半就接受下来。

葛罗斯特　我去；如果你能为他们请命，而我为自己推让，两

人都做得高明，就不愁我们的大事不能成功。

勃金汉　去吧，躲上屋顶去！市长大人在敲门了。（葛罗斯特下。）

市长、绅宦们、市民们上。

勃金汉　欢迎，我的大人，我正在这里专诚求见；我怕公爵不肯和我们接谈呢。

凯茨比由堡内上。

勃金汉　呵，凯茨比！你主人对我的请求怎样说的？

凯茨比　我的尊贵的大人，他恳请阁下等明天或再迟一天来见他。他在里边和两位尊贵的神甫一起虔诚默祷；他不想为世俗事烦心渎神而废止礼拜。

勃金汉　好凯茨比，请你再去禀告贵爵爷，就说我自己和市长，还有各城镇的官长都在这里等候他殿下商讨国家大事，这是与人人的幸福有关的。

凯茨比　我马上去把你的本意转达给他。（下。）

勃金汉　呵，哈，我的大人，这位王公却不像爱德华！他并不在猥亵的榻间安息，却双膝跪地，虔心默拜；也不和左右朝臣一起荒度岁月，却追随着两位富有修养的神甫沉思默想；他并不贪食懒睡，无所用心，却专事祈祷，以丰富性灵。如果能有这位善德善行的王公负起国家重任，英国就万幸了；可是我担心我们很难说动他的心呢。

市长　如果他殿下拒绝的话，愿上帝保佑我们！

勃金汉　我怕他会固执不移。凯茨比回来了。

凯茨比重上。

勃金汉　呵，凯茨比，他殿下怎样说啦？

凯茨比　他感到奇怪，你们聚集了成队的市民要和他接谈，为的是什么，他殿下事先未有准备；我的大人，他怕您对他不存善意。

勃金汉　我的尊贵的兄长竟对我生疑，说我来意不善，叫我心中很是难堪。有上天为证，我们此来是出于至诚；还请你再去一次，禀知殿下。（凯茨比下）圣洁虔诚的信徒在诵经礼拜的时候，春风满怀，心意坚贞；要想他转移思念委实很不容易。

葛罗斯特由楼台上，左右两主教相随。凯茨比又上。

市长　看哪，他殿下站在两位神甫之间呢！

勃金汉　这一对德高望重的支柱，扶持着虔诚在心的君王，免得他堕入虚荣；看呀，他手里还捧着一本祈祷书呢；这才是一个圣者的真实标志呵。满载盛誉的普兰塔琪纳特，至德的王公，愿您垂听我们的请求，我们打断了您的祈祷，妨碍了您的一片真忱，还请您宽恕。

葛罗斯特　我的大人，不用这样道歉；应该是我请您恕我无礼，我只顾诚心祈祷，为上帝争光荣，未能马上接待各位朋友，有负盛意。不过，这暂且不提，请问阁下有何指教？

勃金汉　我希望这正是一件顺天应人的事，也是这岛国上的无主良民所一心向往的事。

葛罗斯特　我很怕我犯了什么错误，全市人民看不入眼；因而您此刻来责难我，怪我做了错事还不自知。

勃金汉　您确实是如此，我的大人；望殿下接受我们的恳求，借以改正您的过错！

葛罗斯特　当然，否则我怎能在人间求生存呢？

勃金汉　那就请听我冒昧陈辞吧，您不该再三推辞，放弃至尊的宝座，那是您祖代相传的威权所在，是您福运降临，也是您世袭而来的名分，您奕奕皇室的世代光荣，岂能由您让给一支腐朽的系族；您在高枕无忧之中悠思遐想，而这块皇土正等待着大力扶持，为国家前途计，我们特来敦促您醒悟过来；如今纲常不振，面目全非，皇朝正统，凭添枯枝残叶，无以生根，势必陷落深渊，从此湮没无闻。为了拯救这种颓运，我们衷心请求殿下亲自负起国家重任，掌握王权；不再为人作嫁，做一个护政者、家宰、代理人，或当一个卑贱的经手员；您应该维护血统，继承王业，本是您生来的权利，是您的领土，应归您自有。为此之故，我和市民们一起，还有您的虔诚热情的朋友们，都急切地催促着我来向殿下发出这正义呼声，求您垂听下情。

葛罗斯特　以我的地位或您的处境看来，我不知道该默然离去此地，还是该严斥您一番。如果我不予作答，您或许认为我是个守口如瓶的野心家，是我眼见您一相情愿地把那辉煌的重担套上我的肩头，而我却默然承受下来了；如果我见您一片至诚，向我求告，我反而横加叱责，这岂不是我又杜绝了友辈的言路。因此，我该既不默然而去，也不严辞驳斥，却把我的心头思念向您作明确的答复。您的热诚值得我衷心感激；但是对我要求过分，我自愧无能，怕难孚众望。首先，即使一切障碍都能扫除，我面前这条登基的道路已经铺平，创业时机已经成熟，只等我继

承正统，可是我志气还不够高昂，我德行菲薄，瑕疵多端，缺陷重大，我宁愿闭门思过，以免卷入洪流，好比一叶扁舟，岂敢驶进大海，一旦涌上浪巅，欲罢不能，那就只好在彩光烟雾之中窒息而死了。好在今天还不需要我，感谢上帝；如果讲到需要，我正该多下工夫，自助助人；王室系族留下了王室子嗣，经过日换星移，自可成长起来，来日坐镇朝廷，你我都会臣服而乐事新君。您所要委我的重任，我加在他身上，是天命所归，也是他权分所在；上帝不容我强夺他的王权！

勃金汉　我的大人，这确实说明您心地磊落；无奈从多方考虑，您所顾念的都是些不可捉摸的细节。您说爱德华是你大哥的儿子，我们也如此说，却不出自他的妻；早先他和露西夫人订过婚約，至今还有您在世的母亲可以作证，后来又由中间人去法国，向法王的姨妹波娜求婚结盟。此后两人都遭冷落，于是一个多儿的寡母，色衰福浅，竟然乞怜求诉，她虽青春已逝，年已半老，君王却贪淫无度，眉目传情，好比鹰鸟高飞半空，忽而窜落，以致伤风败俗，寡妇重婚；因此一场漠视法纪的结合传下了这个小爱德华，为了保持体面，称为太子。我本可深入揭露，但是为未亡人留些余地，我且话到口边暂留三分。所以，我的好大人，愿您亲自接过我们所呈献的至尊权位；即使不为我们和全国的幸福着想，也该把这祖传的尊贵血统继承下去，匡时拯世，恢复真正的纲纪。

市长　接受吧，好大人；您的市民在请求您了。

勃金汉　伟大的主君，莫拒绝这诚心的献礼。

凯茨比　啊！让他们欢庆吧，允许他们的合理请求吧！

葛罗斯特　唉！你们何必硬要把重担堆在我身上呢？我不配治理国家，不应称君王；务必请你们不要误会，我不能，也不愿，听从你们的要求。

勃金汉　如果您拒绝所请，一心为了爱护您的侄儿，不忍将他废黜；诚如我们在您日常与亲朋过往，处世接物之中，知道您一向心地温厚，待人体贴入微，无奈此刻我们已顾不得您接受与否，反正不能由您侄儿在我国称为君王；我们只好拥立他人继承王位，那样，您的王室势必声名扫地，倾覆无闻：现在我们谨作此决定，并向您告辞。市民们，走吧，我们不再请求了。（勃金汉与市民们下。）

凯茨比　叫他们回来，好主君；接受他们的请求。你如果再不应允，全国都要遭殃了。

葛罗斯特　你们真要逼我负起这样烦心的重任吗？叫他们回来；我何尝是铁石心肠，虽然违拗我的心性，我岂能辜负盛情，顽固到底。（凯茨比下。）

勃金汉及众人重上。

葛罗斯特　勃金汉贤弟，各位父老，你们既不顾我是否愿意，坚持要把命运的重担压上我肩头，勉强我负起重任，从此我就不得不任劳负重，忍受下去；但是万一在你们迫使我登位之后，假若有人暗中攻讦，或破口辱骂，那么此事既由你们促成，一切诟污糟蹋都应与我无关；上帝知道，你们也可能见到，这是一件多么违反我心愿的事。

市长　上帝祝福您殿下！我们看见了真情，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葛罗斯特　你们宣扬出去必须根据事实。

勃金汉　现在我向您称君道贺：理查王万岁，英国的尊君万岁！

全体　阿门。

勃金汉　明天就请举行加冕礼吧？

葛罗斯特　您既已决意如此，就请您指定日期好了。

勃金汉　那就明天我们前来朝见；此刻我们满心喜悦，请告辞了。

葛罗斯特　（对两主教）来，我们还是去祈祷敬神。再见，贤弟；——再见，好友们。（同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伦敦。伦敦塔前

伊利莎伯王后、约克公爵夫人及道塞特由一边上；葛罗斯特公爵夫人安，手牵克莱伦斯幼女玛格莱特·普兰塔琪纳特由另一边上。

公爵夫人　是谁走过来了！原来是我的孙女普兰塔琪纳特，她的好婶娘牵着她呢！我的天呀，她也怀着一片真心，逛到伦敦塔来了，是想去探视两位小王子哪。媳妇，碰得巧啊。

安　上帝祝福两位夫人，愿您俩今天精神愉快！

伊利莎伯王后　愿你同样得福，好妹子！你哪儿去？

安　就是到伦敦塔；我猜想您两位也同样巴不得能看到两位好王子吧。

伊利莎伯王后　好妹子，谢谢；我们一同进去——

勃莱肯伯雷上。

伊利莎伯王后　正好，卫队长来得巧。官长，请允许我动问一句，亲王好吗？我的小儿约克好吗？

勃莱肯伯雷　很好，我敬爱的王后。对不起，原谅我不能让你

进去探望他们；国王严令禁止出入。

伊利莎伯王后　国王！谁是国王？

勃莱肯伯雷　我说的是护国公大人。

伊利莎伯王后　愿天公庇佑，莫让他称王！他难道把我母子之情从中割开吗？我是他们的母亲；谁能拦阻我？

公爵夫人　我是他们的祖母；我也要看他们。

安　我是他们的婶娘，而情同生母；带我去看他们。我可以代你承罪，也可以冒险为你担起这个职务。

勃莱肯伯雷　不，夫人，不行，我不能这样交卸责任；我立过誓，还请原谅。（下。）

斯丹莱上。

斯丹莱　如果我在一小时之后遇见各位夫人的话，我就该恭贺您约克老夫人福寿无疆，眼看两媳都先后称后了。（对葛罗斯特公爵夫人）来吧，夫人，您得马上驾临西敏寺，要在那里加冕为理查王后呢。

伊利莎伯王后　呀！剪开我的胸带，让我这颗扣紧的心房好宽松一下，否则这样惊人的消息会叫我晕倒。

安　恼火的消息！啊！可厌的新闻！

道塞特　振作起来，母亲，您怎么啦？

伊利莎伯王后　呵，道塞特！莫同我多话，快走开；死亡和毁灭都赶上你来了；叫我母亲，这个称号对你们子女不吉祥。你若想摆脱死亡，就渡海过去，投奔里士满，才逃得出这个地狱之门。走，走吧，快离开这个屠宰场，以免徒增死者的人数，就此让我在玛格莱特的诅咒下死去吧，我不要

再当母亲或妻子，也不要再被视为英国的一个王后。

斯丹莱　夫人，你这个主见十分明智。（对道塞特）不可放过一时一刻；我要为你给我儿子去一信，叫他来途中相迎；切勿麻痹拖沓，以致误事。

公爵夫人　呵，一股阴风播散着苦难！呵！我这可诅咒的肚腹，死亡的苗床，是你产出了一个残害世人的恶怪，他生就一副毒眼，谁也躲避不了他那致命的目光！

斯丹莱　好了，夫人，去吧；我衔命而来，急如星火。

安　我受命而去，绝非所愿。呵！愿上帝使那只圆金箍变为火热的钢圈，把它戴上我的头额，灼烧我的脑浆。让我接受含毒的涂首膏油；我宁愿在人们尚未嚷出“天佑吾后”之前就先瞑目而逝！

伊利莎伯王后　去，去吧，可怜的人，我并不羡慕你这种光荣；我是凭良心讲话，还惟愿你一切顺利。

安　唉！你可知道？当我为圣君亨利送葬鸣哀的时候，我目前这个丈夫走向前来；双手染着我那天使般先夫的鲜血，几乎还未洗涤干净；呵！当我一眼瞥见了理查的脸，不由得我心中起誓发咒，说道，“你害得我青春守寡，坐待红颜老去，你该遭天罚！在你婚娶之后，愿悲哀紧系你的床头；谁若一时癫狂，错嫁了你，她因你活着而受到的磨难，比起你害死了我的亲夫而使我受到的苦痛，将更加沉重”。呵！可叹我言犹未了，而我这一颗妇人的痴心不料竟堕入了他那甜言蜜语的陷阱，因此我那内心的诅咒也只得由我独自承当，从那时起，我的眼帘未能有片刻安息；他

终宵心魂不定，梦魇将我惊醒，在他枕边我没有一时半刻享受过黄金般的熟睡。加之，他因仇视我父华列克而恨我入骨，不久必然把我抛弃。

伊利莎伯王后　再会了，伤心人！听你诉苦我心中悲戚。

安　我也一样从心底为您哀泣。

伊利莎伯王后　再会吧！可怜你哀怨满怀地接受荣华！

安　再会，可怜你从此将辞去荣华！

公爵夫人　（对道塞特）你去里士满那里，愿你得福！（对安）你去理查那里，愿天使照看你！（对伊利莎伯）你去圣堂，愿圣念占领你的心！我去坟墓里，安宁将与我同宿！我阅尽了八十多年的伤心事，欢乐苦短，灾难苦多，我好比狂涛中的弱舟。

伊利莎伯王后　且等一会儿，陪我回头一看伦敦塔。古老的石块呀，可怜我两个幼儿，为了遭人忌妒关进了你的四壁高垣，如此柔嫩，如此俊美的小王子，你当保姆未免太粗鲁，当游伴未免太森严，做摇床又未免太坚硬！还望你，多温存。我这里痴情含愁痛，谨向你告别了。（同下。）

第二场　同前。宫中正厅

奏号声。理查盛服戴冕；勃金汉、凯茨比、侍童及余人等上。

理查王　大家站开些。勃金汉贤弟。

勃金汉　我的贤明的主君！

理查王　伸出你的手来。（走上王座）由于你的高见和辅助，我

理查王得以升此高座；可是朕享受荣华难道就不过一日之计吗，还是作长远打算而尽情欢庆哪？

勃金汉　延续下去，永享荣华！

理查王　啊！勃金汉，让我来试探一下，且看你是否一枚真金币；小爱德华还在，你猜我要讲什么话？

勃金汉　请讲呀，我的好主君。

理查王　嗳，勃金汉，我说我要当君王。

勃金汉　是呀，你已经是君王啦，我的天下闻名的主君。

理查王　哈！我当真是君王了吗？对，可是爱德华还活着呢。

勃金汉　的确，尊贵的君王。

理查王　呵，多么恼人的结果哪！让爱德华活着当"的确尊贵的君王"！贤弟，你一向并不如此迟钝，要我直说吗？我要那私生子死；我还要把这件事马上办到。你怎么说啦？快讲，简单明了。

勃金汉　殿下要怎样就怎样好了。

理查王　嘿，嘿！你简直是一块冰；你的好心肠也给冻住了；且说，我要他们死，你同意不同意？

勃金汉　让我喘一口气，等一会儿，好大人，我还没有能对此作出决定；我马上就来给你禀复。（下。）

凯茨比　（向另一人）国王发怒了；看哪，他把嘴唇咬得好紧。

理查王　（走下王座）我宁可同铁石般头脑的傻瓜或轻浮的孩子们谈话，有些鼓起眼珠看透我心迹的人是要不得的。雄心的勃金汉竟而慎重起来了。侍童！

侍童　陛下！

理查王　你可知道有谁喜爱金子，情愿立功暗杀一个人吗？

侍童　我倒知道有一个满怀不平的人，他自命不凡，恨自己过于穷困；金子对他抵得上二十个雄辩家，一定能买得他赴汤蹈火，不辞艰险。

理查王　他名叫什么？

侍童　他叫提瑞尔，陛下。

理查王　我有些知道这个人，去唤他来。（侍童下）深思熟虑而聪明过人的勃金汉，我再不能让他靠拢来参预计谋了。他长期以来不辞辛劳地支持我，难道现在想喘口气啦？好，让他去吧。

斯丹莱上。

理查王　怎么啦，斯丹莱大人！有什么消息？

斯丹莱　有的，亲爱的君王，我听说，道塞特侯爵已逃到里士满那里去了。

理查王　走过来，凯茨比；放出消息去，说我妻安病重；我要把她关禁起来。去为我物色一个微贱的穷汉，马上把克莱伦斯的女儿嫁给他；那男孩是个傻子，我不怕他。看你在做梦哪！我再说一遍，放消息出去说王后安病了，可能会死。去干起来；这对我太重要啦，一切不利于我的火头都得扑灭。（凯茨比下）我必须和我大哥的女儿结婚，否则我这王业就摇摇欲坠了。杀掉她两个兄弟，娶过她来！莫非是如意算盘！但是我已经流了这多血，罪恶将会越陷越深；我横直是铁石心肠，再也流不出半滴眼泪了。

侍童带提瑞尔上。

理查王　你就叫提瑞尔吗？

提瑞尔　詹姆士·提瑞尔，是您最忠实的仆役。

理查王　是当真的吗？

提瑞尔　让事实来证明，我的好君王。

理查王　你敢下定决心为我杀一个友人吗？

提瑞尔　听您吩咐；可是我倒情愿杀两个仇人呢。

理查王　嗯，倒是给你碰上了；两个死对头，他们扰乱我的心，不让我安睡，我要把他们交给你去对付了。提瑞尔，我是指那伦敦塔里的两个私生子。

提瑞尔　给我证件，让我明目张胆地去找到他们，我马上就会为你消除忧虑。

理查王　你的话很中听。哈，站过来，提瑞尔；去，只消凭这个证件。起来，听仔细。（耳语）就是这些；专等你说声办妥了，我一定喜欢你，升你的职位。

提瑞尔　我马上去办。（下。）

勃金汉重上。

勃金汉　我的君主，我心中已盘算过了，您刚才试探我的那个问题我想了一下。

理查王　好，不提那个。道塞特已投奔了里士满。

勃金汉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的君主。

理查王　斯丹莱，里士满是你夫人的儿子；当心罗。

勃金汉　陛下，我请您封赐，您有诺言在先，您的令誉和信义要维护，关键就在此；您所允许的海瑞福德伯爵爵位和那些动产都应该归我了。

理查王　斯丹莱，当心你的夫人，如果她传递了信息给里士满，你就得负责。

勃金汉　陛下对我的正当请求怎么说？

理查王　我记得亨利六世曾预言里士满会当国王，那时里士满还不过是个顽皮的孩童。一国之王！也许——

勃金汉　我的君主。

理查王　这个预言家为什么不趁我在旁就告诉我，说我会杀死他的呢？

勃金汉　陛下，您答应我的伯爵爵位——

理查王　里士满！上次我在爱克塞特，市长很客气给我看那儿的堡宅，说那堡宅叫做罗士满。我听后吃了一惊，原来爱尔兰有一个歌者告诉过我，说我见到里士满就活不久了。

勃金汉　我的君主。

理查王　唉，什么时间了？

勃金汉　我大胆请陛下回忆一下您当初对我的诺言。

理查王　唔，可是什么时间了？

勃金汉　正敲着十点钟。

理查王　好，让它敲吧。

勃金汉　为什么让它敲？

理查王　因为一面你在乞求，一面我要默想，而你却像那钟里的小人一样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我今天无心封赏。

勃金汉　那就请决定一下您赏不赏我。

理查王　你真麻烦，我此刻心情不对头。（与侍从们下。）

勃金汉 竟有这样的事么？就这样轻蔑地答谢我的功绩吗？我拥护他为君王就是为此吗？呵，我该想起海司丁斯来了，我的头颅难保，快投奔布勒克诺克去吧。（下。）

第三场 同 前

提瑞尔上。

提瑞尔 一桩血腥的暴行已经完成；真是这片国土之上还未见过的一件罪大恶极的惨案。我曾唆使戴登和福列司特一起去硬着心肠下这毒手，可是他俩虽然是嗜血暴徒，听了那番临死前的悲诉，也竟顽石点头，像孩提一般流下热泪来。“看哪，”戴登说，“这幼嫩的孩子们躺在那儿；”“就这样，”福列司特说，“他俩这样相互抱住，白蜡似的纯洁臂膀缠得好紧；那嘴唇就像枝头的四瓣红玫瑰，娇滴滴地在夏季的馥郁中亲吻。枕边放着一本祈祷书；我险些儿，”福列司特说道，“心头软下来；然而那魔鬼呵，”——这个恶汉停住了；这时戴登又续道：“我们把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的美品，天公的精心杰作，竟一手给闷死了。”他俩就这样受到良心的责备；话也说不出来；那时我们分了手，我便来向血腥的国王复命：他来了。

理查王上。

提瑞尔 祝您万福，我的主君！

理查王 好提瑞尔，你的消息是叫我高兴的吗？

提瑞尔 如果我完成了您交下的使命就能叫您高兴的话，那

就请您高兴吧，因为这件事已经办成了。

理查王　你看见他们确已死了？

提瑞尔　看见了，我的主君。

理查王　埋葬了吗，好提瑞尔？

提瑞尔　伦敦塔中的牧师把他们埋了；至于埋在哪儿，怎样埋的，我却不知道。

理查王　晚饭后到我这里来，提瑞尔，我要你告诉我他们死时的经过，同时不妨先想一想我该如何酬谢你，怎样满足你的欲望。再见，等你来。

提瑞尔　我敬向您告辞。（下。）

理查王　克莱伦斯的儿子我已经关禁起来；他的女儿我已把她嫁给了穷人；爱德华的两个儿子睡进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①，我妻安辞别了人世。现在我知道布列塔尼的里士满②觊觎着我的侄女小伊利莎伯，想借这一结合，妄图争得王冠，我就去找她，再当个快乐幸福的求婚郎。

凯茨比上。

凯茨比　我的君主！

理查王　你这样闯进来，消息是好是坏哪？

凯茨比　消息不好，我的君主，毛顿投奔里士满去了；勃金汉有坚强的威尔士人做后盾，上了战场；他的兵力正在增长。

---

① 意即"上了天"。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

② 里士满为斯丹莱继妻之子，于图克斯伯雷战役后逃亡法国布列塔尼地方，爱德华四世女伊利莎伯最后与里士满成婚。

理查王　伊里和里士满才是我心上的刺，勃金汉和他那乌合之众不足为忧。好吧，我听说过，人若神经紧张，说东道西，就会犹疑不定，反把事情耽误了。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乞怜，寸步难移；我愿像天帝的神使或君王的令官那样振翅奋发！来，集合队伍检阅；决胜负，只要拿起枪矛；叛徒已冲上战场，我们不能再拖延了。（同下。）

第四场　伦敦。宫前

玛格莱特王后上。

玛格莱特王后　正是丰硕之果将熟，一口口被吞进那丑恶的死神之腹。我在这国境内偷生潜行，窥伺着仇人们雕零衰落。我亲眼见到了险恶的风云四起，如今且去法国，盼望着从隔岸挑起祸端，带来同样惨痛的黑暗终局。是谁来了？躲到一边去，潦倒的玛格莱特。

伊利莎伯王后及约克公爵夫人上。

伊利莎伯王后　啊！我的可怜的王子们！啊，幼嫩的孩儿们，我的未放的花朵，新发的芬芳，如果你们的幼魂还在空中飘荡，还未投入永劫之路，愿你们的轻翅围绕我翱翔，且听你们的母亲在悲诉哀号。

玛格莱特王后　围绕她翱翔；是呀，因果报应已使这初升的朝阳沉入了衰老的黄昏。

公爵夫人　这许多伤心事叫我哭哑了声腔，我悲啼过度，喉舌间再也发不出音调来了。爱德华·普兰塔琪纳特，你为

什么死了？

玛格莱特王后　普兰塔琪纳特背叛了普兰塔琪纳特；爱德华为爱德华付偿了一条命。

伊利莎伯王后　呵，上帝！您怎能忍心抛开这样的羔羊，而由他们去遭受虎狼残害？您何时只顾沉眠，而让这种暴行得逞？

玛格莱特王后　正是亨利圣君和我可爱的儿子瞑目的时候。

公爵夫人　目无光，生无灵，可怜无常的人间鬼魂，一片惨景，世上的耻辱，墓中物篡夺了生命，悠久岁月的概略与综述，遍地泛滥着无辜鲜血，我愿在一块干净的国土上放下这颗放不下的心！（坐下。）

伊利莎伯王后　呀！这国土上既可让出一座多难的王座，为何不能设下一穴坟墓！也好让我藏身埋骨，免得在这地面停留。呀！还有谁能像我一样应该哀痛的呢？（在她身旁同坐。）

玛格莱特王后　假如积年累月的忧伤值得最高的崇敬，就该尊老让坐；假如愁痛能接受愁痛作伴，也不妨先看我锁紧愁眉，听我诉衷肠。（与她俩同坐）你们尽可假我旧恨以历数你们的新愁。我有一个爱德华被一个理查杀害了，我有一个亨利被一个理查杀害了；你有一个爱德华被一个理查杀害了，你有一个理查也被一个理查杀害了。

公爵夫人　我也有一个理查，是你杀害了他；我还有一个鲁特兰，也是你同谋杀害了他。

玛格莱特王后　你还有一个克莱伦斯被理查杀害了。从你那

狗窝般的肚腹里爬出了一条地狱猛犬，来追噬我们大家。他张牙舞爪，扑住羔羊，撕咬，舐吮着他们宝贵的血；他把天工精品全都污损，又在人们哭肿的眼眶里肆虐，他是天地间一个了不起的大暴君，原是你放他出胎，来追逐我们进墓穴。上帝啊！你何等正直无私，我感谢你让这吃人兽来攫食同母所生的后嗣，还叫那老母与他人同声哀泣，共诉神明。

公爵夫人　啊！亨利的妻后，我啼哭，你莫得意；上天知道，在你哀痛中我曾陪过眼泪。

玛格莱特王后　且为我设想；我渴待着洗雪旧恨，而且时到如今，我又看厌了满目疮痍。你那杀害我儿的爱德华已经死去；你另一个爱德华又抵偿了我儿的命；再赔上一个小约克，但他俩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我的重大损失。你的克莱伦斯曾刺杀过我的爱德华，如今他也死了；至于利佛斯、伏根、葛雷和荒淫的海司丁斯，都是这场惨变的旁观者，现在也都断送了性命，埋进了幽穴。理查仍留在人间，他是地狱的使者，专为魔鬼们收买灵魂，解送冥府；不过，快了，快了，他那无人怜悯的惨局已面临终结。眼见地面即将崩裂，地狱喷火，恶鬼呼号，圣徒祈祷，为了风驰电掣地传他上路。亲爱的上帝，撕毁他的命契吧！我但求能在瞑目之前说一声，“恶狗死矣。”

伊利莎伯王后　呵！你曾预言过那一天我还会望你来助我咒骂这只毒胀的蜘蛛，这只驼背的蟾蜍。

玛格莱特王后　我曾称你为我的幸运墙上所加的浮雕；称你

为可怜的阴影，一个画中王后；你无非把我过去的声势来模仿；为一场大悲剧做了一些动听的剧情说明；哪怕你一时趾高气扬，终究要堕入尘埃；你枉做了一对伶俐的孩子的母亲；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梦境、泡影、一块高贵的招牌、一面炫耀的旗帜，突兀招展着供人射击；一国之后做了笑柄，在舞台上不过串演着一个配角。如今你丈夫何在？你兄弟何在？你孩子何在？人生乐趣又何在？谁还来跪求你，高呼着“神佑吾后”？一向对你卑躬屈节的大臣们哪儿去了？追随你的大队人马又哪儿去了？前后对照就看清了你的处境：快乐的妻子成为最不幸的寡妇；幸福的母亲却在因为身为母亲而悲伤；坐听人诉的人反向人哭诉；国后变为愁眉蹙额的贱婢；从前轻慢我而今遭我轻慢；从前人人怕你，如今单怕一人；一向发号施令，如今无人听命。可见天道循环，赏罚分明；你只落得在时间的鹰爪下做个牺牲者；你倘若只顾怀念过去，同时又无法摆脱目前的处境，你的苦难将更难忍受。你既僭占了我的名位，岂能不分摊其中的苦楚？如今你的傲骨分挑着我的重担；我这里正好抽出我劳顿的肩头，把这全副担子都卸给你。再会吧，约克的夫人，厄运的王后；英国的这些忧伤，将在法国供我作笑料。

伊利莎伯王后　呵，你这诅咒的能手，且暂留一步，望你教我如何诅咒我的仇人。

玛格莱特王后　夜间莫熟睡，白天要节食；把昨日的欢乐对照今日的忧伤；设想你的孩儿们比过去还可爱，设想他们的

凶手比现在还狠毒；夸大损失，就更能衬托出祸首的凶残。这样反复思量，自然会教会你如何诅咒。

伊利莎伯王后　我辞不达意；呵！望你借给我利舌，以添我的锋芒。

玛格莱特王后　你的忧痛就能磨炼你的字句，使得你锋牙利齿与我一样。

公爵夫人　为什么灾难总叫人有话讲不完？

伊利莎伯王后　辞令原是消除苦痛的辩护人，他们极吹嘘之能事，聊以自慰，可惜好景不常，枉留得悲恨的余音在空中颤动！可是还该让他们尽情发挥；虽然于事无补，却也好平一平心头气。

公爵夫人　果真如此，就不必默默无言；跟我去，运用我们的恶声，要去扼杀那个扼杀了你两个好孩子的畜生。喇叭响了，让我们齐声嚷起来吧。

理查王及随从人员列队上。

理查王　谁在拦阻我们的行列前进？

公爵夫人　呵！是我，我早该从胎中就把你勒死，早该拦阻了你的生路，免得你这个恶种来人间屠宰生灵！

伊利莎伯王后　那只金冕岂能掩盖你的头额？如果正义得以伸张，那顶王冠上就该刻着一幅正统太子和我的儿子兄弟们惨遭杀害的画面。恶棍，要你交代出来，我的孩儿们在哪里？

公爵夫人　毒虫，恶魔，你三哥克莱伦斯哪里去了？他的小儿纳得·普兰塔琪纳特又在哪里？

伊利莎伯王后　善良的利佛斯、伏根、葛雷在哪里？

公爵夫人　和善的海司丁斯在哪里？

理查王　吹起来，喇叭！敲起来，鼙鼓！莫让众天听见这两个饶舌妇触犯天尊。敲奏起来，我说！（喇叭声。鼙鼓声）除非你们能克制自己，和言悦色，否则我就发出隆隆的炮声把你们的叫嚷淹没得一字不闻。

公爵夫人　你是不是我的儿子？

理查王　呀，感谢上帝，感谢父亲和你自己。

公爵夫人　那就容我讲我所容不下的话。

理查王　老夫人，我却带着些儿您的性子，言语中有难听的调子我听了就受不住。

公爵夫人　呵，等我来讲！

理查王　讲吧；我可不会听。

公爵夫人　我一定用和缓温柔的语调。

理查王　还得简要，好母亲；我有要紧事呢。

公爵夫人　如此紧急吗？上帝知道，我怀着满心痛苦已等你好久了。

理查王　我不是终究来安慰您了吗？

公爵夫人　呸，有十字架为凭，你很清楚，你来到人世间为我造成了人间地狱。你一出生，就让我背上了痛苦的重担；孩提时你暴躁倔强；入学后你更加凶狠粗野；血气方刚的时日你胆大妄为；成年后又变得骄横、险诈、恶毒，愈是和气你愈能伤人，你笑里藏刀；在你和我同处的岁月中，你何尝有过片刻给我任何安乐？

理查王　的确没有，除非有一次邀请过您老人家一同用过早点。如果您看不惯我，就让我继续前进，免得惹您生恨，夫人。敲起鼓来！

公爵夫人　我要你听我讲。

理查王　您讲得太刺耳了。

公爵夫人　再听我讲一句话；从此以后决不再同你讲话了。

理查王　哦！

公爵夫人　愿天公有眼，你在这一次战争中休想得胜，也不得生还；否则我宁可年迈心碎而死，而不愿再见到你的面。现在要你听取我最凶恶的咒诅，让你在交战之际感到心头沉重，重过你全身的铠甲！我要为你的敌方祈祷，向你攻击，让爱德华孩儿们的小灵魂在你敌人的耳边鼓噪，预祝他们成功，赋与他们胜利。你残杀成性，终究必遭残杀；生前有臭名作伴，臭名还伴随你死亡。（下。）

伊利莎伯王后　我虽更该咒骂你，但是力不从心，只好附和她，说一声阿门。（将下。）

理查王　等一下，夫人；我一定要同你讲一句话。

伊利莎伯王后　我已没有王室血统的子嗣好供你屠宰；若说起我的女儿们，理查呀，她们要去虔心修道，不再啼哭当君后了；所以，莫再想谋害她们的性命吧。

理查王　你有一个女儿名叫伊利莎伯，才貌双全，高贵而温雅贤淑。

伊利莎伯王后　难道她就该因此而丧命吗？呵，饶了她吧，我尽可污损她的美德，破坏她的容颜；甚至诬蔑我自己对丈

夫不贞洁，使女儿难以见人；但求能保全她的生命，不致遍体鳞伤，流血而死，我宁愿承认她不是爱德华的亲生女儿。

理查王　莫污蔑她的身世；她是名门公主。

伊利莎伯王后　为了救她一命我宁可否认。

理查王　她的生命全靠她的身世做保障。

伊利莎伯王后　就是有了这层保障，她的两个兄弟才断送了性命。

理查王　呵！想是他们出生时候星位不正！

伊利莎伯王后　不对，是他们生后遇见了歹人残害。

理查王　命运有定数，确难逃避。

伊利莎伯王后　的确，假使让一个背弃了神恩的人操纵命运的话；神恩如果能赐给你一条比较美好的生命，我的孩儿们也不会如此惨死了。

理查王　听你这样讲，好像是说我杀害了我的侄儿们。

伊利莎伯王后　侄儿们，真不错；可惜已被他们的叔父夺去了他们的权位、自由、生命、安乐和亲人。不论是谁下手戳穿了那柔嫩的心房，总是你的头脑在暗中布置了毒计；那杀人的刀口原很迟钝，只有在你的铁石心坎上磨过之后才能刺进我那羔羊的小腑脏。若不是忧痛驯服了我的心头恨，不提起孩儿们还罢，一提起来，我恨不得把指尖挖进你的眼眶，然而在这绝望的死海岸边，我好比一叶残破的船只，帆索全废，撞上你这深礁暗石，落得个粉身碎骨。

理查王　夫人，我还殷切期望着在这场血战之中赢得千钧一

发的功绩，即或你和你一家人曾经受到我的伤害，我却愿意给你加倍的补偿。

伊利莎伯王后　天颜冷酷，哪里还会有什么隐匿的福分落得我来享受半分？

理查王　你的孩子还会腾达呢，高贵的夫人。

伊利莎伯王后　腾达到绞台上去，去牺牲头颅吗？

理查王　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不含糊，登上世间至尊的帝王之位。

伊利莎伯王后　你只顾信口雌黄来耻笑我的悲痛；且说给我听，你能有什么尊荣，什么显位，来加诸我孩儿之身？

理查王　我所有的一切；呀，连我自己也在内，我愿全都交给你的一个孩子；好叫你把那些念念不忘、认定是我所一手造成的心头创痛，淹没在你愤怒心灵的忘河之中。

伊利莎伯王后　少唠叨，否则怕你这套仁义的话还没有说完，而你那仁义之心早已消失了。

理查王　那就听我讲吧，我从心灵深处喜爱你的女儿。

伊利莎伯王后　我女儿的母亲要凭她的心灵来作出判断。

理查王　你作出怎样的判断呢？

伊利莎伯王后　你从心灵深处喜爱我的女儿，也曾经从你心灵深处喜爱过她的两个兄弟；我从我的心灵深处要向你道谢。

理查王　莫这样急于曲解我的本意；我是说，我打心底里爱你的女儿，要把她立为英国王后。

伊利莎伯王后　那么，你说谁是她的国王主君呢？

理查王　就是立她为王后的人，还有谁哪？

伊利莎伯王后　什么！是你？

理查王　就是我，你意下如何？

伊利莎伯王后　你怎么向她求婚呢？

理查王　正是要向你请教，因为你最熟悉她的性情脾气。

伊利莎伯王后　你要向我请教吗？

理查王　夫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伊利莎伯王后　叫那个杀她两兄弟的凶手送给她两颗血淋淋的心；在心上印着爱德华和约克两个名字；可能她会哭泣，这时递给她一块手帕，正如当初玛格莱特递给你父亲一块染上鲁特兰的鲜血的手帕一样，告诉她，这手帕已浸透了她兄弟们的血，可以用来擦她的眼泪。如果这样还不足以赢得她的爱，就写一段你生平的丰功伟绩让她赞赏；告诉她你已杀害了她的叔父克莱伦斯，和她的舅父利佛斯；并且为了她，你还匆匆地处理了她的好婶娘安。

理查王　夫人，你在讥讽我哪；这不是赢得你女儿的方法。

伊利莎伯王后　并无其他方法，除非你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没有做出这些事的理查。

理查王　姑且说我做了这些事，为的是爱她？

伊利莎伯王后　不行，她见你以杀人流血的方法来换取爱情，岂不要一心恨你到底。

理查王　要知道，凡事木已成舟便无法挽回；人们往往做事不加考虑，事后却有闲空去思索追悔。我如果的确夺取了你儿子的王位，我就还给你的女儿作为赔偿。如果

我杀害了出自你胎中的后嗣，我要在你女儿身上繁茂你的血统，同时传下我的种；有爱孙称你为祖母和有爱子叫你一声慈母，并无丝毫差异；孙儿虽比儿子低了一辈，但他们还是离不开你的本性，是你的血裔；你一次产痛便儿孙满堂，虽然她不免要和你一样，通宵呻吟。你的儿女苦扰了你的青春，但我的子嗣将为你承欢晚年。你无非损失了一个为君王的儿子，可是因有这个损失，你的女儿却当了国后。我固然不能依我的心愿来抵偿你一切，只好请你接受我一副真诚。你的儿子道塞特现在正胆战心寒在异国流亡，心情难安定，可是一旦这良缘成为事实，就可马上召他回来，荣居高位，身受显职。国王既称你美貌的女儿为后，自当称你的道塞特为国弟，以至亲相待；你也成为一国君王的母后，你在苦难中所遭受的摧残，就将换来加倍的补偿，也还落得个心地安宁。哈！我们来日方长；你眼中所流过的点点伤心泪都将变成一颗颗闪耀的明珠，好比在快乐的市场上放债收利，本利相比，往往坐享对本，还加百成。去吧，我的岳母；找你的女儿去；用你的经验教她勿再害羞；让她做好准备，接纳一个情人的请求；把君王的金光火焰点燃她那颗柔嫩的心；让公主领会到婚后的欢乐将是一片甜蜜宁静的好时光。目前有勃金汉在作乱，他是个渺小笨拙的叛徒，且待我一鼓而把他歼灭，凯旋荣归，就好庆祝我英雄佳人结成良缘；新婚之夜我要向她历数战功，尊她为女中之雄，凯撒之凯撒。

伊利莎伯王后　这叫我怎么讲才好？说她父亲的弟弟要做她

的夫君吗？或干脆说，她的叔父？还是说，杀她兄弟和舅父的刽子手？我该用什么称呼去为你求婚哪？什么称呼才能本着神意、法律或是我的声誉和她的爱，去拨动她那少女的心弦呢？

理查王　说这个结合有利于英国的和平。

伊利莎伯王后　英国以不断的战争，自能换得和平。

理查王　说那发号施令的君王在向她恳求。

伊利莎伯王后　所恳求的事却为万王之王所不容。

理查王　说她将被封为万人之上的王后。

伊利莎伯王后　正像她母亲一样为这称号而哀哭。

理查王　说我一定爱她，始终不渝。

伊利莎伯王后　可是这个"始终"，究竟何始何终？

理查王　在她美满的生命中永远芬芳。

伊利莎伯王后　但她那芬芳的生命又美满得几时呢？

理查王　与上天和自然同存。

伊利莎伯王后　凭地狱和理查而定。

理查王　说我以君王的身分供她使唤。

伊利莎伯王后　但她以臣侍的身分不屑使用这君权。

理查王　为我向她巧用你的辞令。

伊利莎伯王后　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

理查王　那就老老实实告诉她我这一片真情。

伊利莎伯王后　老实而不真切，说起来倒很别扭。

理查王　你的论断太肤浅，太随便。

伊利莎伯王后　呵，不对！我的论断既深切，又沉着；可怜的

小宝贝们已经深埋黄土，沉寂无声了。

理查王 莫再弹旧调，夫人；逝者已矣。

伊利莎伯王后 我要一弹再弹，弹到心弦断。

理查王 现在，让我凭圣乔治，我的爵勋和我的王冠——

伊利莎伯王后 一是渎圣，二是玷辱，三是篡夺。

理查王 我发誓——

伊利莎伯王后 你一无所凭；算不得誓言。乔治被你亵渎，失去了他的圣名；爵勋被你玷辱，出卖了它的勋德；王冠被你篡夺，丧失了它的尊荣。如果你发誓立愿想取信于人，就得凭你所未加污损的事物为证。

理查王 那就，凭人世间——

伊利莎伯王后 你的罪孽满人间。

理查王 凭我父亲的丧亡——

伊利莎伯王后 你生来所作所为已经污辱了他的死亡。

理查王 那就，凭我自身——

伊利莎伯王后 你自身也被你糟蹋干净。

理查王 那就，凭上帝——

伊利莎伯王后 对上帝你所犯下的罪行最是严重。假如你知道戒惧，不敢违背神誓，你哥哥在位时所完成的团结就不致破坏，我兄弟也不致遭害而死。假如你知道戒惧，不敢违背神誓，此刻环绕你额前的帝王金圈早该在我儿的柔嫩的两鬓间闪耀了，并且至今他俩还活泼泼地呼吸在人间，可恨今天这两个埋在泥土中的幼弱的睡伴，竟由于你不顾恩义而供虫蚁侵蚀殆尽了。你还能凭什么立誓呢？

理查王　凭那未来的岁月。

伊利莎伯王后　那未来已被你过去的罪恶污损了；我自己从今以后只有泪雨淋淋，要把你过去所留下的污渍洗涤干净。孩子们孤苦伶仃，乏人抚养，因为你残害了他们的父母，他们要哀哭到老年；父母们如老树枯萎，因为你屠宰了他们的子嗣，他们只落得白发苍苍悲日暮。切莫凭未来发誓；你过去已是胡作非为，在利用未来之前你已经糟蹋了未来。

理查王　我还希望昌达，也愿意悔罪，在胜负难定的敌我交锋之际，我祈求好运来临！我诅咒我自己！天意与幸运莫给我欢乐！白昼莫为我放光；黑夜莫给我安息！如果我不对你这位美貌的皇室公主献出真心的爱、洁白的虔诚和神圣的思念，我愿满天吉星都背我而行！有了她，我和你才有幸福安乐；没有她，就只得让死亡、荒芜、毁灭、雕零降落这国土，尾随着我和你，追踪着她自己和多少虔敬上帝的人；除非如此，这一切都难幸免；除非如此，这一切都不会幸免。所以，亲爱的岳母——我必须这样称呼你——务必为我传达此意；为我的未来多申诉，不必谈过去；力陈我来日的功绩，不必提我所应得的处分；说明当前的急务和大势，不可学孩童般不明大义。

伊利莎伯王后　我就这样听魔鬼的诱惑吗？

理查王　是呀，只要魔鬼是在引诱你干一件好事。

伊利莎伯王后　难道我就此把原有的我忘掉吗？

理查王　对呀，如果你回忆原有的你于你有害的话。

伊利莎伯王后　可是你的确杀害了我的孩儿哪。

理查王　只要我重新把他们栽进你女儿的胎房；在那个香巢中他们得以重庆更生，他们本身的再现又可为你承欢。

伊利莎伯王后　我当真去劝我女儿来将就你吗？

理查王　这样办了，你就可以坐享儿孙之福。

伊利莎伯王后　我去。马上给我来一个信息，我就会让你知道她的心愿。

理查王　带给她我真诚的热吻；再会了。（与她接吻。伊利莎伯王后下）温情的傻子，浅薄易变的妇人！

拉克立夫上；凯茨比随其后。

理查王　怎么啦！有什么消息？

拉克立夫　高贵的君王陛下，西边海岸行驶着一列强大的舰队；海滩头挤满了许多行踪不明的队伍，装备不整，也无心去击退那进犯的敌人。据揣测，那舰队的首领是里士满；他们在海面漂荡，专等勃金汉前去接应登陆。

理查王　派一名脚步轻快的弟兄去见诺福克公爵；拉克立夫，你自己或是凯茨比；他在哪里？

凯茨比　在此，我的好大人。

理查王　凯茨比，飞速去见公爵。

凯茨比　是，我的大人，我一定尽力加快脚步。

理查王　拉克立夫，过来。快去萨立斯伯雷；你到那儿，——（对凯茨比）做事不经心的笨蛋，为什么你还呆站着不去见公爵？

凯茨比　首先，陛下，请陛下示下，派我去见他讲些什么？

理查王　呵！忠实的好凯茨比，叫他马上尽他所能集结最有力的军队，来萨立斯伯雷紧急会师。

凯茨比　我就去。（下。）

拉克立夫　请示陛下，派我去萨立斯伯雷做什么？

理查王　是呀，我还没有去，你能去做什么呢？

拉克立夫　陛下命令我赶快先去的。

斯丹莱上。

理查王　我改变了意思。斯丹莱，你有什么消息吗？

斯丹莱　没有什么好消息，我的主君，不能使你听了高兴；也不算太坏，还可以讲得出来。

理查王　嗨，嗨，倒是一个谜！不好也不坏！你既可以直截了当说出来，又何必大兜其圈子呢？再问你一遍，有什么消息？

斯丹莱　里士满出海来了。

理查王　淹死他去，让海水没过他的头！胆小如鼠的叛徒！他在那儿干什么？

斯丹莱　我不知道，陛下，不过凭猜测罢了。

理查王　那么，你且猜一下吧？

斯丹莱　他受了道塞特、勃金汉和毛顿的煽动，来英国索取王冠。

理查王　王座上没有人吗？王权不起作用了吗？国王死了吗？国家没有了主吗？除我之外，约克王室的后裔还有谁在？赫赫约克的皇嗣不当君王，谁当君王？既然如此，你且说来，他出海来干什么？

斯丹莱　若不是为此，我的主君，我就猜不透了。

理查王　若不是为了要来当你的主君，你哪儿猜得透这威尔士人要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想造反，想去投奔他。

斯丹莱　不是，我的好主君；不要怀疑我。

理查王　那么你那些可以反击他的人马呢？你手下的那些人到哪儿去了？他们难道不在西海岸护送叛徒们下船登陆吗？

斯丹莱　不是的，我的好主君，我的伙伴都在北方。

理查王　别有用心的家伙，他们呆在北方干什么？此刻不正该来西边勤王吗？

斯丹莱　陛下，他们没有接到王命；请求陛下准许我去走一遭，集合我的人马，按陛下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来会合。

理查王　嘿，嘿，你好去投奔里士满呀，我可不会放心你。

斯丹莱　最崇高的君王，你没有根据来怀疑我的心。我从来没有，也决不会背叛你。

理查王　那就去吧，去召集你的人马；可是要留下你的儿子乔治·斯丹莱；你可不要动摇，否则他的头就保不住了。

斯丹莱　且看我是否忠于你，再由你去处理他好了。（下。）

一使者上。

使者　我的好王上，我听见朋友们纷纷向我传报，此刻德文郡一带有柯特纳和他的兄弟，那个目中无人的爱克塞特主教，他们结集了许多党羽在兴兵作乱了。

另一使者上。

使者乙　我的王上，在肯特郡，基尔福德一族人拥兵反叛了；

还随时在纠集更多的叛徒，兵力不断增强。

又一使者上。

使者丙　我的王上，强大的勃金汉的兵马——

理查王　滚开，猫头鹰！一个个都来叫丧吗？（打他的面颊）吃我这一掌，没有好消息不准来。

使者丙　我正是要报告陛下，勃金汉的人马被水冲散了，山洪忽而暴发，他已溃不成军；他自己也失踪了，已经不知去向。

理查王　我请你原谅；拿我这袋钱去，赔补那一巴掌。可有哪位朋友想得周到，悬赏活捉那叛徒没有？

使者丙　已经宣布了悬赏令，我的王上。

又一使者上。

使者丁　我的王上，据说，托马斯·洛弗尔勋爵和道塞特侯爵已在约克郡备战；不过同时要报告陛下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布列塔尼舰队被风暴吹散了。里士满从道塞特郡派出了一只船去探询岸边的人，问他们是接应他还是在抵抗他；据他们回答，他们是勃金汉派来支援他的；他不敢相信，扯起船帆回布列塔尼去了。

理查王　进军，进军，我们已经武装好了；如果不同国外敌人交战，也要就近平服国内的叛徒。

凯茨比重上。

凯茨比　我的主君，勃金汉公爵就擒了，这是最好的消息；里士满伯爵率领了强大军队在弥尔福登了陆，消息很坏，但是不能不讲。

理查王　向萨立斯伯雷出发！我们只顾在此议论，而王位之争的胜负可能就取决于这一刻间。传令把勃金汉解往萨立斯伯雷。我们大队人马跟我一同出发。（同下。）

第五场　同前。斯丹莱勋爵邸宅中一室

斯丹莱及克利斯朵夫·欧锡克上。

斯丹莱　克利斯朵夫爵士，请为我转告里士满：我的儿子乔治·斯丹莱被扣留在那只吃人兽的栅栏里了。只要我一动手，小乔治的头便要落地；目前我不能来帮忙就是怕这件事。好了，去吧，问候你的主公。还有一句话，告诉他王后已满心同意他和公主伊利莎伯订婚。但请问这位高贵的里士满此刻在哪里？

克利斯朵夫　在威尔士的彭勃洛克，或西哈佛福。

斯丹莱　有哪些重要的人去归附他了？

克利斯朵夫　华特·赫伯特爵士，是一位有名的战士，吉尔伯特·坦尔波特爵士，威廉·斯丹莱爵士，牛津，著名的彭勃洛克，詹姆士·勃伦特爵士，还有莱斯·阿·托马斯，和他英勇的弟兄们，以及其他许多有名的贵人；他们都在向伦敦推进，只看路中是否会遭遇袭击。

斯丹莱　好，快去回报你主公；我向他亲切致意；这封信可以说明我的心情。再会。（各下。）

第五幕

第一场　萨立斯伯雷。旷地

巡吏率领卫队推拥勃金汉上，走向刑场。

勃金汉　理查王就不让我同他讲一句话吗？

巡吏　不能，我的好大人；所以还是安定些吧。

勃金汉　海司丁斯、爱德华的孩子们、葛雷、利佛斯、亨利圣君和他的儿子爱德华、伏根，以及所有遭受过暗算而冤死的人们呵，如果你们的怨魂能穿过层云，发觉这个时刻，尽可为了泄愤来耻笑我的毁灭！今天是万灵节吧，弟兄们，是不是？

巡吏　是的，我的大人。

勃金汉　呵，万灵节成了我这肉身的末日。正是这一天，当爱德华王在位的时候，我曾发过誓愿，我若不忠于王嗣，或是对王后的盟友不讲信义，就让这末日降临我身；正是这一天，我曾发愿让我最信任的人对我背弃信义，下我毒手；这个，这个万灵节日真叫我失魂落魄，我的罪恶逃不了这最后的审判。天神的明眼岂可欺，我不知自量，想玩

弄手法，从前假意指神立誓，对天欺心，而今正是害了自己。歹人们剑拔弩张，可是那矛头都终于刺进了他们自己的胸膛，玛格莱特的咒诅眼看已落到我的头上。她说过，"当他要你忧痛心碎的时候，就想起我玛格莱特确是个女界先知。"好了，弟兄们，领我到罪恶的刑场去吧；害人终于害己，责人者只好自责。（同下。）

第二场　坦姆瓦斯附近旷场

里士满、牛津、詹姆士·勃伦特、华特·赫伯特等人及队伍上。战鼓与战旗前导。

里士满　诸位将士，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暴力的桎梏下受尽摧残，现今一路行军已到达了腹地，还未遭遇阻扰；这里有我继父斯丹莱的来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着慰藉和鼓励。这一只恶毒血腥、横行霸道的野兽踏烂了你们丰盛的农田果园，他把你们的热血当残羹吸吮，把人们的伤口做他的饮槽，这一只万恶的人面兽，此刻还盘踞着我岛国的中心地区，据报，这一地带靠近勒司特市镇；从坦姆瓦斯进军前去，只差一日行程了。凭上帝之名，勇敢的朋友们，高歌前进吧，这一场激烈的血战将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和平。

牛津　每人一片真心，就能以一当千，足够战胜这个罪恶深重的刽子手。

赫伯特　我深信他的朋友们都会倒戈过来。

勃伦特　他并无朋友，人人都受他胁迫，不敢脱离，待他急难临头，自然将他抛弃。

里士满　一切都对我有利；凭神之名，向前进军。成功一旦在望，就像燕子穿空一样；有了希望，君王可以成神明，平民可以为君王。（同下。）

第三场　波士委战场

理查王率部队上；诺福克、萨立及余人等上。

理查王　在这里扎营，就在这波士委田野上。我的萨立大人，为什么你那样愁眉苦脸哪？

萨立　我心中却比我脸上轻松十倍。

理查王　我的诺福克大人——

诺福克　我在此，最仁厚的君王。

理查王　诺福克，谁能不遭受攻击；哈，能吗？

诺福克　有来必有往，我的亲爱的君王。

理查王　搭起我的营帐来！今夜我就睡在这里；（士兵们搭营帐）可是明天又在何处？不相干，到处都一样。谁侦察了叛徒们的人数有多少？

诺福克　至多不过六七千人。

理查王　哼，我们的兵力却有他们的三倍呢；何况，君王的威名就是力量，这是对方所没有的。搭起营帐来！跟我来，高贵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视察一下战地的形势；找几个精于战术的人来，我们不能轻视经验，赶快行动；要知道，太

人们，明天一天的事是很繁重的。（同下。）

里士满、威廉·勃兰顿、牛津等人由战场另一边上。士兵们为里士满扎营帐。

里士满　劳顿一天的太阳金光夕照，那火轮所射出的光辉预示明天是晴朗的天气。威廉·勃兰顿爵士，你为我拿旗。给我拿些纸墨到我帐幕里来，我要画出我们作战的阵势，指定每个将领所指挥的部队，适当地分配着我们有限的兵力。牛津大人，和你，勃兰顿爵士；还有你，赫伯特爵士；你们跟我在一起。彭勃洛克伯爵仍旧带领他的一个兵团；勃伦特队长去为我向他致晚安，请伯爵于明天破晓前两点钟光景来我帐中见我。还有一件事，好队长，要请你为我办到；斯丹莱大人在哪儿安营，你可知道？

勃伦特　除非我完全认错了他的旗号——但我听人讲过，很清楚，不会错——他的兵团驻扎在国王大军以南，相隔至少有一哩多路的地方。

里士满　如果能不遭危险，勃伦特队长，望你去向他代问晚安，还把我这张极为重要的字条交给他。

勃伦特　以我的生命为保证，我的大人，我一定负责做到；愿上帝让您一夜安眠！

里士满　再会，勃伦特队长。来吧，各位朋友，我们来商议一下明天的事；到帐幕里去，外面有些寒冷刺骨呢。（众人退入帐幕。）

理查王、诺福克、拉克立夫、凯茨比上，走向营帐。

理查王　什么时候了？

凯茨比　是晚餐时间，我的君王；九点钟了。

理查王　今晚我不想吃。给我一些纸墨。呵，我的头盔戴起来是不是宽了些？我的甲胄都放进帐幕里来没有？

凯茨比　放进来了，我的主君；一切都齐备了。

理查王　好诺福克，回到你的部队上去吧；注意防卫，挑选可靠的哨兵。

诺福克　我去了，大人。

理查王　明天同百灵鸟同时起身，好诺福克。

诺福克　保证不会误事，我的君王。

理查王　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派一个军曹去斯丹莱部队；叫他在日出之前把他的军队开过来，否则他的儿子乔治要堕入黑夜的无底深渊。为我盛满一碗酒。给我一支计时烛。把白马萨立装上鞍子，明天好上战场。看看我的枪矛是否顶用，不要太重的。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你可曾见到那愁眉苦脸的诺森伯兰大人？

拉克立夫　萨立伯爵托马斯和他两人在暮色苍茫的时分还视察着队伍，从一队到另一队，鼓舞着士兵呢。

理查王　这样我就放心了。给我一碗酒；我失去了那种轻松的心情，也不像过去那样兴致勃勃了。酒放下。纸墨有了吗？

拉克立夫　有了，我的君王。

理查王　叫守卫当心，你去吧。拉克立夫，将近午夜时候再来我帐幕里帮我穿铠甲。此刻你去吧。（理查王入帐。拉克立夫及凯茨比下。）

里士满的营帐揭开，他与将士们在内。斯丹莱上。

斯丹莱　愿你好运当头，战场胜利！

里士满　尊贵的继父，我愿这黑夜也能给你安乐！请问我慈爱的母亲安好吗？

斯丹莱　我代你母亲为你祝福，她日夜为着你里士满的幸福在不断祈求呢；这且不谈。寂静的时辰在偷换，东方片片浮云在暗中分散。总之，时光这样催促我们，清晨你就得准备作战，听凭那残酷的砍击和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来决定你的命运。而我呢，我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凑个机会，使个眼法，在胜负难定之际来帮你一手；可是我不能做得过于明显，否则，一被发觉，你的小兄弟乔治就将当着我面断送性命。再会吧，这宝贵的片刻和燃眉的时机打断了我在情义上的真挚表示，也不能容我们畅叙衷曲，这本来是亲友久违重逢所应有的机缘；愿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将来，好让我们开怀畅谈！再一次告别；勇敢作战吧，祝你胜利！

里士满　各位好大人，护送他回部队去。我心神虽然不定，还想小睡一下，不然明天若被沉重的睡眠压紧了，哪能驾起胜利的双翼高翔呢。贤明的大人们，再一次请晚安了。（除里士满外均下）呵！上天呀，我自命为您手下的小将领，愿您恩顾，照看着我的战士们；把您那愤怒的刀枪交给他

们，让他们好向横暴的敌人猛击，摧毁他们的钢盔！愿您指派我们为您的执法人，好让我们在您的胜利中同声欢颂！我要把我这战栗不安的心魂，趁我睡眼未闭之前，交付给您；呵！望您日夜庇护着我！（入睡。）

亨利六世子爱德华亲王的幽灵由两营帐间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明天我要重压在你的心头！应记得，在图克斯伯雷你如何刺杀我，断送了我的青春；我愿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欢欣起来，里士满；那些受残害的王子们冤魂未散，都同你并肩作战；里士满，亨利王的后嗣在此慰劳你。

亨利六世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我在人世的时候，这涂过香膏的玉体被你戳刺，满身刀痕创伤；应记取我和伦敦塔；你绝望而死吧！亨利六世愿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厚德而圣洁的人，你将是个战胜者！亨利预祝你登上王位，趁你在睡眠时特来慰劳你；愿你昌达而生！

克莱伦斯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明天我要重压在你的心头！我被你淹死在酒窖之中，我这可怜的克莱伦斯被你阴谋害死了！明天你在战场上想起我来，你的钝刀就要落地；愿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你这兰开斯特王室的苗裔，约克的含冤王孙要为你祈祷；愿天使保卫你战场顺利！愿你昌达而生！

利佛斯、葛雷及伏根的幽灵升起。

利佛斯的幽灵　（对理查王）我死于邦弗雷特，明天我要重压在

你的心头！愿你绝望而死。

葛雷的幽灵 （对理查王）想起葛雷来，你的心魂应绝望。

伏根的幽灵 （对理查王）想起伏根来，你应该心惊胆战，手中剑矛落地；愿你绝望而死。

三幽灵 （对里士满）醒来！记住我们埋在理查内心的冤屈会把他征服！醒来吧，祝你胜利！

海司丁斯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血淋淋，罪孽深，醒时心头也难安顿；你今天要在血战中了结生命！想起我海司丁斯来，你要绝望而死。（对里士满）宁静无忧的人，醒来，醒来！拿起刀枪，为了美好的英吉利，战而获胜！

两王子的幽灵升起。

两幽灵 （对理查王）你将梦见你两个侄儿被扼死在塔中；我们要钻进你的内心去，理查，叫你堕入耻辱、灭亡的深渊！侄儿们的幽灵要看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睡吧，里士满，睡时平静，醒时快乐；天使保佑你不遭那野兽惊扰！生生息息，王室世袭乐无穷！爱德华的不幸王子们祝你昌达。

安夫人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理查呀，你的妻，你的不幸的妻安从未在你身旁有过片刻的安眠，此刻也要叫你翻来覆去，不得安顿。明天在战场上你想起我来，你的钝刀就要落地；你将绝望而死！（对里士满）你那宁静的心，愿你安然入睡；让你梦见功成名遂，祝你胜利！你敌人的妻在为你祈祷。

勃金汉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是我第一个赞助你加冕；也是我最后一个感受到你的淫威。呵！在战场上你将想起我勃金汉，你要因你的罪行心碎胆裂而死！做你的恶梦吧，梦见你的血腥暴行与灭亡；在昏厥中绝望，就在绝望中气绝！(对里士满)可叹我未及声援你就断送了我的希望；但愿你鼓动雄心，无愁无虑。上帝和天使都为里士满作战；而理查却要从他那骄横的高峰上崩坠。

幽灵们消散。理查王由梦中惊醒。

理查王　再给我一匹马！把我的伤口包扎好！饶恕我，耶稣！且慢！莫非是场梦。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呵！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蠢东西，你自己还该讲自己好呀；蠢才，不要自以为是啦。我这颗良心伸出了千万条舌头，每条舌头提出了不同的申诉，每一申诉都指控我是个罪犯。犯的是伪誓罪，伪誓罪，罪大恶极；谋杀罪，残酷的谋杀罪，罪无可恕；种种罪行，大大小小，拥上公堂来，

齐声嚷道，“有罪！有罪！”我只有绝望了。天下无人爱怜我了；我即便死去，也没有一个人会来同情我；当然，我自己都找不出一点值得我自己怜惜的东西，何况旁人呢？我似乎看到我所杀死的人们都来我帐中显灵；一个个威吓着明天要在我理查头上报仇。

拉克立夫上。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呵哟！这是谁？

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我的君王；是我。村鸡啼得早，已经两次向清晨歌颂过了；弟兄们都已起身，扣上了盔甲。

理查王　呵，拉克立夫！我做了一场恶梦。据你看，我们的战友们都靠得住吧？

拉克立夫　当然，我的君王。

理查王　呵，拉克立夫！我怕，我怕——

拉克立夫　不要怕，好君王，不要怕什么影子。

理查王　有使徒保罗为证，这一夜的浮影惊动了我理查的魂魄，胜于上万个里士满手下的戎装铁甲的兵卒。此刻天还没有放亮呢。来，跟我来；我要去我们营帐边窥视一下，且看有没有人在打算偷跑。（同下。）

里士满醒来。牛津等上。

公侯们　今天好，里士满！

里士满　请宽恕了，各位大人，各位警醒的朋友们，你们倒是拿获了我这个懒汉。

公侯们　你睡得好吗，我们的大人？

里士满　你们辞退后，我的大人们，我就觉得困倦，不觉进入了最甜蜜的、最吉祥的梦境。我似乎看见理查所杀害的人们都来到我帐中显灵，欢呼着胜利；说真话，那样的美梦我回想起来真叫我心里十分欢乐。大人们，现在还有多久就可以天亮啦？

公侯们　正敲着四点钟。

里士满　那就该是披甲发令的时间了。（对士兵们致辞）亲爱的同胞们，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我无法和你们尽情多谈了；可是大家只消记住这一点，上帝和正义都在同我们一起作战；圣洁的圣徒们和冤死的人们都在为我们祈祷，他们站在我们面前像一座高耸的堡垒；除了理查而外，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不宁愿我们战胜，惟恐他得到胜利。要知道他们所跟从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弟兄们，他确实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他在人血中成长，靠流血起家；利用他原有的地位以扩展势力，屠宰他自己的谋士，过河拆桥；一颗卑劣的假宝石，空凭英国的王座来衬托出光芒，其实是装错了地位，满不相称；他始终与上帝为敌。你们既和上帝的敌人交战，做上帝的战士必得天道庇佑；如果你们挥着汗除恶歼暴，功成名遂之后，自可高枕无忧；如果你们为国家战胜公敌，国家自然会把肥甘犒赏你们；如果你们为保护妻孥的安全而战，你们的妻孥就会来迎接胜利者回家园；如果你们把儿女救出了虎口，你们的子孙就可在你们的晚年承欢报恩。所以，为上帝之名和这一切权益，举旗前进，凭自愿拔刀杀敌去吧。至

于我，为了这英勇的一役要激战一场，甚至不惜寒土埋冷骨；但是我若幸而获胜，这胜利的果实要和你们每一个士卒共享。击鼓吹号吧，奋勇欢呼起来；上帝与圣乔治在此！里士满与胜利！（同下。）

理查王、拉克立夫、侍从及众士兵重上。

理查王　诺森伯兰对里士满是如何看法？

拉克立夫　认为他从未受过战争的锻炼。

理查王　他讲得对，萨立又怎样讲的？

拉克立夫　他微笑着说，“这倒是对我们有利了。”

理查王　他也讲得不错；的确就是这样。（钟声）那钟敲了几下？给我一份历书。谁看到今天的太阳没有？

拉克立夫　我没有，我的君王。

理查王　那是它无心照耀了；根据这历书，一小时前它就该涌现在东方；天色这样阴沉，今天该轮到谁遭殃呢？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今天看不见太阳了；层云封住天宇，低压着我的军队。——这些露水莫不是地下涌出的泪珠？今天不出太阳！——可是，这岂是我一方面的事？里士满那边还不是一样？天无偏倚，对我皱眉，对他也不会欢笑。

诺福克上。

诺福克　披甲吧，快披甲，我的君王！敌人在战场叫骂了。

理查王　来吧，赶快，赶快；套上我的马鞍。去找斯丹莱伯爵，叫他带队伍来；我要带领我的队伍出去应战，阵势就是这

样摆起来；我的前锋队排开，列成一线，骑兵步兵各半；我们的弓箭手排在中间。约翰·诺福克公爵和托马斯·萨立伯爵分别率领步兵和骑兵。等他们排列妥当，我用主力接应，左右两翼的威力要靠主力的骑队来充实。这个阵容，外加圣乔治帮助！你看如何，诺福克？

诺福克　布置得好，善战的主君。今天早上我在帐中拾到这张纸条。（示纸卷。）

理查王　"诺福克，你这马贩儿，不要太胆大，

因为你的魔鬼头子已被人出卖。"

这是敌人耍的小把戏。走，将士们，担起各自的任务来。莫让喋喋的梦呓使我们丧胆；良心无非是懦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他们害怕强有力者，借它来做搪塞；铜筋铁骨是我们的良心，刀枪是我们的法令。向前进，奋勇作战，我们去冲锋陷阵；即便不能上天，也该手牵手进入地狱门。（对士兵们致辞）说过的话我何必还来噜嗦？只消记住对方是些何等人：不过是一群流氓、歹徒和逃犯，布列塔尼的渣滓，村夫贱卒，他们因地窄不能容，泛滥出去，一个个铤而走险，眼见他们要遭毁灭，而葬身无地。你们安眠，他们想来横加惊扰；你们拥有良田美妻，他们要来强行霸占，奸淫虏掠。是谁在率领他们呢？原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子，他依靠着母后赒济，常年被收容在布列塔尼。他是一个黄口软骨头的家伙，生来从未经受过风霜。这是一堆浪迹海外的法国敝屣，不自量力；是一群乞食的饿莩，欲生不得；他们早已无路可寻，若不胆大妄为、另寻生

路，这些可怜虫呀，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现在让我们来把他们鞭挞下海，扫一个干净吧；即便我们要被征服，来征服者也得像个人，而不是这班布列塔尼的私生野种；他们在本土上原已遭我祖先痛剿过、扫荡过，在历史上成为人所不齿的逆种。难道听他们这些人来蹂躏我们国土吗？来淫乱我们妻女吗？（远处战鼓声）听哪，他们的战鼓声！战吧，英国人！战吧，英勇的士兵们！挽起弓来，弓手们，搭上你们的箭！用力刺你们的壮马，杀出一条血路去；不怕枪矛断，要惊起天心的战云！

使者上。

理查王　斯丹莱大人说些什么？他准备带队伍来吗？

使者　我的君王，他说不来。

理查王　砍掉他儿子乔治的头！

诺福克　我的君王，敌人已超过了沼泽地；等我们打下这一仗，再杀乔治·斯丹莱不迟。

理查王　我胸中激荡着上千颗肿胀的心，我们的旗帜前进！杀向敌阵去！愿我们古传的战斗口号——雄姿焕发的圣乔治——激励我们，给我们火龙般的胆气！冲杀上去！胜利盘踞在我们的钢盔顶上。（同下。）

第四场　战场另一方

鼓角齐鸣；混战。诺福克及士兵们上；凯茨比赶上前来。

凯茨比　快来营救，诺福克大人！快，快来营救！国王武艺

惊人，非凡夫可比，他的敌手谁都招架不住；他的马打死了，他在平地作战，在死亡的虎口中到处搜寻里士满。快去救驾，好大人，否则今天要失利！

鼓角齐鸣。理查王上。

理查王　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位换一匹马！

凯茨比　后退一下，我的君王；我来扶你上马。

理查王　奴才！我已经把我这条命打过赌，我宁可孤注一掷，决个胜负。我以为战场上共有六个里士满呢；今天已斩杀了五个，却没有杀死他。——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位换一匹马！（同下。）

鼓角齐鸣。理查王及里士满由两边上，互战而下。收军号声。里士满重上，斯丹莱持王冠及众公侯、士卒上。

里士满　颂赞上帝和你们的战绩，胜利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战胜了，吃人的野兽已经死了。

斯丹莱　英勇的里士满，你已经功成名遂！请看！这一顶久被篡夺的王冠被我从那死贼的头上摘了下来，现在要加上您的额头；请您戴上，愿您好好享用。

里士满　天上伟大的神，万民同呼阿门！可是，且请问小乔治·斯丹莱的性命如何？

斯丹莱　他还安在，我的大人，留居在勒司特镇上；你若高兴，我们不妨暂去那里歇脚。

里士满　双方死亡的著名人士有哪些？

斯丹莱　约翰·诺福克公爵、华特·浮列斯大人、罗伯特·勃莱肯伯雷爵士，和威廉·勃兰顿爵士。

里士满　按他们的身分依礼入葬；对逃亡的士兵宣布赦免令，让他们前来归顺；然后，我们既已向神明发过誓愿，从此红、白玫瑰要合为一家。两王室久结冤仇，有忤神意，愿天公今日转怒为喜，嘉许良盟！我这句话，纵有叛徒听见，谁能不说声阿门？我国人颠沛连年，国土上疮痍满目；兄弟阋墙，闯下流血惨祸，为父者在一怒之间杀死亲生之子，为子者也毫无顾忌，挥刀弑父；凡此种种使得约克与兰开斯特两王族彼此叛离，世代结下深仇，而今两家王室的正统后嗣，里士满与伊利莎伯，凭着神旨，互联姻缘；上帝呀，如蒙您恩许，愿我两人后裔永享太平，国泰民安，愿年兆丰登，昌盛无已！仁慈的主宰，求您莫让叛逆再度猖狂，而使残酷岁月又蹈覆辙，在我国土上血泪重流！愿您永远莫让叛国之徒分享民食！今日国内干戈息，和平再现；欢呼和平万岁，上帝赐万福！（同下。）

亨 利 八 世

杨 周 翰 译

剧 中 人 物

亨利八世

伍尔习红衣主教　亨利王的首相

坎丕阿斯红衣主教　罗马教廷使臣

凯普切斯　神圣罗马皇帝理查五世的大使

克兰默　坎特伯雷大主教

诺福克公爵

萨福克公爵

勃金汉公爵

萨立伯爵　勃金汉公爵之婿

首相　即大法官

宫内大臣

噶登纳　温彻斯特主教

林肯主教

阿伯根尼勋爵　勃金汉公爵之婿

山兹勋爵

托马斯·洛弗尔爵士

亨利·吉尔福德爵士

安东尼·丹尼爵士

尼古拉斯·浮士爵士

伍尔习的秘书

克伦威尔　伍尔习的亲信

葛利菲斯　凯瑟琳王后的男司仪

三绅士

国王侍卫

勃茨医生　国王御医

勃金汉公爵总管

勃兰顿　实即萨福克公爵查理·勃兰顿

枢密会议室司阍

王宫门官及其仆人

噶登纳的侍童

唱名官

凯瑟琳王后　亨利八世妻，后被废

安·波琳　凯瑟琳王后侍女，后立为后

老妇人　安·波琳的亲信朋友

忍耐　凯瑟琳王后的女仆

贵族、贵妇、主教、法官、绅士、牧师；伦敦市长、伦敦市参议；寺院司仪、书吏、卫士、侍役、仆人、平民；凯瑟琳王后女仆；梦景中的六精灵

地　点

主要在伦敦和威司敏斯特；一场在伦敦北面的金莫顿

开 场 白

今天我出场不是来引众位发笑；
这次演唱的戏文，又严肃、又重要，
庄严、崇高、动人、煊赫、沉痛，
一派尊贵景象，管叫你泪水纵横。
哪位有恻隐的心肠，看罢了戏，
仔细想，何妨掬一把同情之泪，
这戏文值得一哭。哪位花了钱
想看一回真人真事上演，
这戏里全是信史。哪位来此
只图看个场面，请少安，莫焦急，
让戏演下去，看上短短两小时，
我担保你那个先令花得值。
只有那等听客，来到我们
戏院只想听浪荡快活戏文
和耍枪弄棒的声音，只想看身穿
镶着黄边的彩袍的丑角，才定然
会感到失望。列位尊贵的听客，
若把我们精选的信史和那丑角、

厮杀场面，混为一谈，这不仅等于
我们白费了脑筋，白白企图
给列位演一回确凿的实事真情，
而且你们永远也算不得是知音。
看上天的面上，列位都是本城
有名的、头等的、最为内行的听戏人，
请安静、请严肃，这才是我们的意图。
请把这出高贵的故事里的人物
当做真人看待；你看他们
身居显位，从者如云，友朋
联肩接踵，然而，顷刻之间，
山颓木坏，堕入悲惨的深渊。
列位看过这戏，如果还觉快活，
那么洞房花烛之夜，也不妨痛哭。

第　一　幕

第一场　伦敦。王宫中一间前厅

诺福克公爵从一门上，勃金汉公爵和阿伯根尼勋爵自另一门上。

勃金汉　早安。久违了，自从我们在法国会面以后，您的情况如何？

诺福克　谢谢公爵大人，我身体很好。自从回来以后，我对在法国所见的一切，总是叹赏不止。

勃金汉　不幸我当时正害寒热病，像囚犯一样被困在房内，未能躬逢两位国王在安德伦谷会盟的盛事，那真是两轮红日，人间的两盏明灯啊。①

诺福克　是的，会盟是在吉恩和阿尔德之间举行的，我当时在场，亲眼看到他们骑在马上相互施礼，又见他们下马相互紧紧拥抱，好像长在了一起一样，如果他们当真合而为一，我看四个带冕的君主也敌他们不过。

勃金汉　我自始至终像个囚犯一样被关在我的房间里。

---

① 按指一五二〇年亨利八世与法国国王法朗梭亚一世会盟媾和，双方炫耀排场，史称其地为"锦绣田野"。

诺福克　人间的光荣您没有能够看到啊。在这以前，“豪华”只是个单身汉；而在这次的会上，“豪华”和比它更高贵的“豪华”结了婚。每一天都向前一天学习，最后一天更是集以前各日奇迹之大成。今天法国人浑身披金，光采夺目，像东方的异教神，把英国人比得暗淡无光。明天，英国又变成了富饶的印度，每个人的穿戴就像一座金矿。那些矮小的侍童，就像天使一般，浑身金光闪闪；还有尊贵的妇女们，她们不习惯重劳动，一身华贵的衣装压得她们几乎冒出汗来，累得她们脸上竟像擦了胭脂一般。头一天的歌舞剧被人人夸为举世无双的，到了第二天晚上，就显得低级、寒伧了。两位国王显得同样光辉，但到会的人们却一会儿说这个好，一会儿说那个强，哪个出现，他们就赞哪个，两位同时出现，据说，人们就说他们只看到一位国王，谁也不敢信口判断哪位国王更光辉。当这两轮红日——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命令传令官叫骑士们比武，他们的表演之精采简直使人难以想像，就像往日的传奇变成了现实，从此人们就相信贝维斯①是确有其事的了。

勃金汉　您说得过分了。

诺福克　我有我的身分，荣誉要求我热爱真理，当日发生的一切，让最有口才的人来报导，也会失真，惟有当日的行动本身才是真实的。一切都合乎帝王的身分，没有一件事

① 英国中世纪传奇中的英雄。

情是安排得违反规定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看来十分醒目，官员们出色地、充分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勃金汉　是谁调度的？据您看，是谁给这次盛大的集会调配得如此肢体匀称呢？

诺福克　这个人一向倒并不以办这种事情见长。

勃金汉　请问大人此人是谁？

诺福克　这一切都是由明智的约克红衣主教大人安排的。

勃金汉　愿魔鬼保佑他！野心不小，什么人的事他都要染指。这种带有强烈世俗性的玩艺儿和他有什么关系？我看这卷肥猪油就凭他的块头就能把仁慈的太阳的光芒全部占去，让大地一点也得不到恩泽。

诺福克　公爵大人，此人确实是干得出这种事的材料；此人既无门第的支持，没有光荣的祖先给他指点前程，又没有受召替皇上立什么汗马功劳，又没有身居显要的大臣作亲戚，就像个蜘蛛一样，自己抽丝织了一面网，哼，他要我们注意，他是靠自己的本领闯出一条路来的，是上天赏给他的才干，以此买得了一个仅次于国王的地位。

阿伯根尼　我不知道上天赏赐了他一些什么，让眼光锐利的人去钻研这问题吧；在我看来，他浑身上下都在冒出一股骄横之气。这是哪里来的？要不是从地狱得来的，那么魔鬼就是个吝啬鬼，否则就是魔鬼已把骄气全部分送完了，他[1]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地狱。

---

[1] 指约克红衣主教伍尔习。

勃金汉　真见鬼，为什么这次出征法国，他竟不奏明皇上，擅自指派谁应该随驾？他开了一张随驾出征的贵族名单，对其中大部分的人来说，他的目的不是在于给他们荣誉，而是在于叫他们大大地破费一番。他篡夺枢密会议的职权发出信件，强迫那些开列在他名单里的人来参加。

阿伯根尼　我就知道我的亲戚里面至少有三位，产业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富裕了。

勃金汉　咳，有多少人为了这次盛大的出巡，把变卖田庄的钱都穿在身上，压折了脊梁骨啊。这种空排场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提供最无谓的谈话资料而已。

诺福克　我想起就伤心，我们和法国人之间达成的和平还抵不过我们耗损的开支呢。

勃金汉　会盟以后忽然刮起一阵可怕的风暴，每个人都像受到神的启示，不约而同地纷纷预言，说什么这阵暴风雨猛烈冲击着和平的衣服，是和平立将破裂的预兆。

诺福克　有人透露说，法国人已经破坏了条约，在波铎港把我们商人的货物都没收了。

阿伯根尼　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们才不让我们大使出来说话？

诺福克　是的。

阿伯根尼　这叫什么和平，花的代价太大了。

勃金汉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那位红衣主教大人办理的呢。

诺福克　请大人恕我直言，全国都注意到了您和红衣主教之间有私人的仇隙。我劝您——我是从心坎里愿意您得到荣誉和无限平安的人——把红衣主教的恶毒和他的权力

要放在一起考虑；此外，还要考虑到，他那狠毒的心肠所想要办的事，不愁没有人听他指挥替他办去。您知道他的天性是专爱报复的，我也知道他的刀刃十分锋利，刀把子很长，可以说伸得很远，凡是刀达不到的地方，他就把刀扔出去。请您把我的忠言放在心里，定有好处。请看，我劝您躲避的那块岩石来了。

红衣主教伍尔习上。一人手捧玺囊前导。卫士若干人，秘书二人持公文。红衣主教走过时双目盯住勃金汉，勃金汉也盯住他，相互表示极度的鄙视。

伍尔习　你说的是勃金汉公爵的总管吗，嗯？他的口供呢？

秘书甲　在这里，大人。

伍尔习　他本人随传随到吗？

秘书甲　是的，主教大人。

伍尔习　好，那我们就能够了解更多的情况啦，看勃金汉还这样目中无人么。（伍尔习及随从人等下。）

勃金汉　这条屠夫的狗，嘴里有毒，我没有力量套住它的嘴，因此最好不要把它从睡梦中惊醒。叫化子的学问比贵族的血统还值钱呢。

诺福克　怎么，您生气了？请求上帝给您一点自我克制的能力吧，只有自我克制才能医治您的病。

勃金汉　我从他的眼色里看出他在反对我，他把我当作一个卑鄙的东西，加以藐视。现在他正在搬弄诡计欺骗我。他去见皇上了，我也跟去，看谁瞪得过谁。

诺福克　公爵，且慢，请您暂时息怒，让您的理性问一问您的

目的是什么。要登上陡峭的山峰，开始时脚步要放得慢。怒气就像一匹烈性的马，如果由它的性子，就会使它自己筋疲力尽。全英国没有一个能像您那样规劝我的人了，就拿您对待您朋友的态度对待您自己吧。

勃金汉　我去见皇上，用我这以荣誉为重的嘴大声疾呼，压倒这伊普斯威治出身的贱种的傲气，否则我就要问：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尊卑贵贱？

诺福克　请不要鲁莽，不要把给敌人准备的炉子烧得太烫，反把自己也烤焦了。我们追赶一件东西的时候，不可跑得太猛、太快，跑过了头，反而得不到。难道您不知道猛火烧汤，汤涌出锅外，好像汤多了，其实是损耗了？我再说一遍，请不要鲁莽，全英国没有人比您性格更坚强，更能指导您自己；请用理性的液汁熄灭或减弱感情的火焰吧。

勃金汉　大人，我感谢您，我一定按照您的劝告办事。但是根据我的情报和像七月里澄澈见底的泉水一样清亮的证据——所以我不是由于忿恨的激荡，而是由于可靠的根据——我确实知道这个骄傲透顶的家伙贪赃枉法，背叛君国。

诺福克　不要说"叛国"吧。

勃金汉　就是在皇上面前，我也要说，而且要提出像岩石一样强硬的证词。请注意吧。他是个披着僧侣外衣的狐狸、豺狼，或者说既是狐狸又是豺狼——因为他既狡猾又贪狠；一肚子诡计，又敢作敢为——他的思想和他的地位互相起着恶劣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国内，总是要摆自

已的排场；就是他怂恿我们的主上最近花了这么多的钱去缔结条约，这次的会盟吞蚀了多少财富，但是像一只玻璃杯一样在洗刷的时候就打破了。

诺福克　不错，后来破裂了。

勃金汉　请听我说下去。这位狡猾的红衣主教按照他自己的意图草拟了盟约的条款；他说"就这样吧"，于是这些条款就得到了批准；这些条款有什么用处呢？还不是给死人送拐杖？但是我们这位出入宫廷的红衣主教到底订了盟约，订得好哇！可尊敬的伍尔习是不会犯错误的，他办成这件事了。但现在如何呢？查理皇帝借口来探望他的姨母，我们的王后。据我看，这次访问必有阴谋，烂母狗养不出好狗崽。他不过是以走亲戚为名，暗地却是来私通伍尔习的；他生怕英、法和好结盟会给他带来损害和威胁；因此他就私下和我们这位红衣主教打交道，我相信事实就是这样，我敢说查理皇帝给了他钱，还许了愿，因此话未出口，他的要求实际已经被答应了；路打开了，铺上了黄金，查理皇帝于是要求他费心改变一下我们皇上的方针，撕碎上述的和约。皇上必须知道。——我一定要去告诉他。——这位红衣主教就是这样任意地、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拿皇上的荣誉来做买卖的。

诺福克　我听了关于他的这些话，很难过，但愿这里面发生了一些误会。

勃金汉　不然，我说的话字字属实。我所宣布的正是他的真实形像。

勃兰顿上，国王侍卫一名前导，卫士二、三人随上。

勃兰顿　侍卫，执行您的任务吧。

侍卫　勃金汉公爵、兼领海瑞福德、史泰福德、诺散普敦伯爵，今犯叛国罪，我以我们最尊贵的国王的名义逮捕你。

勃金汉　大人，您看，网子撒到我身上来了，我一定将在阴谋诡计中丧命。

勃兰顿　亲眼看着您被剥夺自由，我很难过。但这是国王陛下的意旨，他命令把您关进伦敦塔去。

勃金汉　我申述无罪也是无济于事了，我身上已经染上了色，最白的部分也是黑的了。这件事和所有的事都凭上天的意旨安排吧，我遵命。阿伯根尼勋爵，别了。

勃兰顿　不然，他也得陪着您去。（向阿伯根尼）国王降旨，也要把您关进伦敦塔，听候发落。

阿伯根尼　公爵大人说得好，凭上天的意旨安排吧。我谨遵国王的命令。

勃兰顿　这里还有一张国王的逮捕令，缉拿蒙塔玖特勋爵、公爵的忏悔牧师约翰·德·拉·卡尔、公爵的顾问吉尔伯特·帕克等犯——

勃金汉　原来如此，这一阴谋竟牵连到手足和四肢了。我希望再没有其他的人了。

勃兰顿　还有沙特勒斯寺院僧侣——

勃金汉　是尼古拉斯·霍普金斯么？

勃兰顿　是的。

勃金汉　我的总管出卖了我；大得不能再大的红衣主教一定

用黄金贿赂了他；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我现在已经是可怜的勃金汉公爵的影子了，就在此刻乌云遮住了我的光辉的太阳，我的形象被乌云裹住了。别了，大人。（同下。）

第二场　伦敦。枢密会议室

号声。亨利王扶红衣主教伍尔习肩上，枢密会议贵族、托马斯·洛弗尔爵士和官员、侍从等随上。红衣主教在国王脚下右侧就位。

亨利王　一伙图谋不轨的叛逆，像一尊装满弹药的大炮，瞄准了我，向我射击，感谢您考虑周密，把他们镇压下去了，挽救了我的生命和生命的精华。传令下去，把勃金汉的那个总管带上来，我要亲自听他证实他的口供，让他把他主人的叛国行为一件一件地再叙述一遍。

后台呼唤"给王后让路"。凯瑟琳王后上，诺福克和萨福克二公爵前导。王后向国王跪下。亨利王自宝座起身，扶起王后，与王后接吻，让王后坐在自己侧边。

凯瑟琳王后　我应当继续跪在地上才是，我是来有所请求的。

亨利王　起来吧，坐在我身旁。只把您的请求的一半说给我听就行了，您和我平分大权，其余一半，您不说出，也早已答应了。请把您的要求说一遍，我必应允。

凯瑟琳王后　感谢陛下，我的请求的要点是请您珍惜自己，在珍惜的同时也不要把您的荣誉和庄严的职责弃置不顾。

亨利王　我的夫人，请说下去。

凯瑟琳王后 有不少人，而且都是正直忠实的人，来向我诉说，他们说您的臣民表现了十分不满的情绪，征税的诏令接二连三颁发下去，使他们忠诚的心上呈现出裂痕。固然，红衣主教大人，他们责备得最痛切的是您，说这些勒索是由您策划的；但是我们的主上，国王陛下——上帝保佑他的荣誉不受沾染——甚至他也受到浑话的奚落，这些话被忠心于国王的人听见了，真是要气破肚皮，简直像公开造反一样。

诺福克 不是什么“简直像”，而是“简直是”。由于这些苛捐杂税，织布商全都无力维持手下的大量工人，不得不解雇纺纱女工、梳绒工人、压布工人、织布工人，这些人不懂其他生计，为饥寒所迫，又无其他谋生之道，只得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聚众喧哗，个个都准备拚死。

亨利王 苛捐杂税？抽什么捐？什么苛捐杂税？红衣主教大人，您和我都受到了责难，您可知道这件抽税的事么？

伍尔习 陛下容奏，在国家大事之中，我只知道我自己所作的那一部分；我不过像一列操演的士兵中的排头而已。

凯瑟琳王后 大人说得对，您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些。但您所规划的措施是人人知道的，这些措施对不愿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人来说是不利的。关于这些勒索，早应奏明我们主上。听到这些名目已经就像中了瘟疫，而要承受这些勒索，那么脊梁一定会压折。他们都说这是您想出来的，如若不是，这种责难就未免过分严厉了。

亨利王 老谈勒索，请告诉我这勒索是属于哪种性质的，哪一

类的。

凯瑟琳王后　我实在太冒昧，惹得陛下生气，但是陛下有言在先，不加怪罪，我才敢斗胆直言。臣民们所以怨声载道，乃是因为有诏书下来，强迫人人交出全部财产的六分之一，而且十万火急，立即征收，借口是筹划陛下去法国作战的经费。因而人们就口出狂言，把臣民的本分，唾弃不顾，人心变冷了，心里的忠诚冻成了冰，原来应该为您祝福的，现在也咒骂起来了，以致人们失去了臣民应有的驯顺与服从，放纵意志的怒火。我愿陛下从速予以考虑，当前没有比此事更重要的了。

亨利王　我以生命发誓，这件事是违反我的意旨的。

伍尔习　至于我，我也没有超越出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范围，若不是各位熟读法典的法官赞同，我也是不敢批准的。一些无知之辈既不了解我的性格，又与我素昧生平，竟自诩记录下了我的一举一动，并对我横加侮蔑，请允许我说，这种情况是有地位的人必然遭到的命运，有道德的人必然经历的荆棘路途。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有人恶意指责就停止我们必要的行动；这种人就像凶恶的鲨鱼，紧紧跟随着新装配下海的船，但是他们除了妄想，却得不到任何好处。我们所作的好事往往被一些由轻信而变成嫉妒的人们解释为不是我们作的，或不同意是我们作的；我们作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就被他们高声夸奖，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如果我们怕人们嘲笑我们的行动，对我们吹毛求疵，因而站住不动，那我们只好坐在

这地方，就在这地方扎根，或者像一尊石像似的端坐着。

亨利王 事情只要办得好，小心从事，是不会引起我们耽心害怕的；如果办的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结果如何，倒必须慎重考虑。您颁发的这道诏令可有先例可援吗？我看没有吧。我们不能剥夺臣民受到我们法律保护的权利，而随便按我们的意旨处置他们。每个人出六分之一？这种捐献听来是会令人发抖的，这岂不是等于把每棵树的树枝砍掉，树皮剥掉，树干的一部分锯掉？虽然树根留下了，但是树被砍成了这个样子，树里的汁液很快就会被风吹干。凡是对这件事表示不服的各郡，赶紧派人把我的文告送去，对那些不承认上次诏书的人，一律予以无条件的宽恕。我责成您去办理这件事。

伍尔习 （向秘书）跟您说句话。派人把文告写出来，送到全国各郡，说明国王的恩典和宽恕。民众怨声载道，对我很不满，因此可以派人宣称：这次皇上收回成命，宽恕大家，是全亏红衣主教从中斡旋的。下一步怎么办，过一会我再交代给您。（秘书下。）

总管上。

凯瑟琳王后 真是不幸，勃金汉公爵触犯了陛下。

亨利王 很多人都感到这是件不幸的事。这位公爵很有学问，口才出众，天资比别人都高；他的教养，不必求助于他人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代大师的师傅和表率。但是请看，这些高贵的天赋一旦使用不当，思想腐化，必然变为罪恶，

其面貌比起原来的秀丽来更丑恶十倍。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一个被人认为是奇迹的人——他的谈话往往使我听得入迷，一小时就像一分钟那样迅速过去——就是他，王后呀，给那一度为他所有的美德穿上了妖孽的服装，浑身漆黑，好像抹上了一层地狱的污秽。请坐在我身旁，听一听这位他所信任的总管说些什么，以荣誉为怀的人听了一定会悲伤的。（向伍尔习）请叫他把勃金汉所干的勾当再说一遍，多听一遍不会嫌多，但感情上的激动也是不会小的。

伍尔习　站出来，鼓起勇气陈述一下您，作为一个以主上的利益为念的臣民，从勃金汉公爵那里得到的证据吧。

亨利王　你可以毫无顾虑地谈。

总管　首先，他时常这样：每天他总要说些恶毒的话，他说万一国王死后无嗣，他就要设法把王位据为己有。这些都是我听他亲口对他的女婿阿伯根尼勋爵说的，并且他还当女婿之面发誓，威胁着要向红衣主教大人报复。

伍尔习　请陛下注意，在这一点上他的居心是何等险恶。他对陛下的生命，存心是十分狠毒的，虽然他的愿望孤立无援。此外，他还不以危害陛下为满足，还想危害陛下的朋友们呢。

凯瑟琳王后　我的学识渊博的红衣主教大人，您说每一句话，都要存心仁厚一些。

亨利王　说下去。如果我没有后嗣，他根据什么说他有权利得到我的王冠？关于这一点，你曾否听到他说过些什么？

总管　他是根据尼古拉斯·霍普金斯胡诌的预言才这样相信的。

亨利王　这霍普金斯是做什么的？

总管　陛下，他是沙特勒斯寺院的一个僧侣，是勃金汉公爵的忏悔僧，他无时无刻不对公爵灌输一些有关王权的话。

亨利王　你怎么知道？

总管　在陛下到法国去之前不久，公爵正住在“玫瑰”府邸，在圣劳伦斯·普尔特尼坊。有一次他问我，关于皇上出巡法国的事，伦敦市民都在说些什么。我回答说，大家生怕法国人不守信义，危害皇上的安全。接着公爵说，市民们的顾虑有道理；又说恐怕有一位圣洁的僧侣的话要应验了；他说，“这位僧侣时常派人来见我，要求我允许我的私人牧师约翰·德·拉·卡尔在适当的时候去听他讲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后来，卡尔去了，他郑重地叫卡尔宣过誓，用过了印，命令卡尔，除了我以外，不准把他所说的话吐露给任何人知道；在获得了庄严保证之后，他吞吞吐吐地说道：‘请您告诉公爵，国王也好，他的后嗣也好，都不会昌盛；请他努力争取民众的爱戴；公爵一定会统治英国。’”

凯瑟琳王后　假如我没有把您认错，您是公爵的总管，因为佃户们的不满，失去了您的职务；请您注意，不要因为怨恨，随便控告一位贵族出身的人，并且损害了您自己的、比出身更可贵的灵魂；我说请注意，是的，我衷心请求您。

亨利王　让他往下说。说下去。

总管　我以灵魂担保，我说的全是实话。我对我的主人公爵大人说，那僧侣可能被魔鬼的把戏朦骗住了，我说公爵若老在这上面想来想去，想得太久了，怕会炮制出一些阴谋来，一旦相信阴谋能实现，很可能就有所行动。他回答说，"胡说，这对我不可能带来什么损害；"此外他还说，上次皇上生病，如果升了天，红衣主教和托马斯·洛弗尔爵士的头早被砍下来了。

亨利王　哈？怎么，这么烂良心？啊哈，这个人确是想图谋不轨。你还能说出别的情况吗？

总管　我还能，陛下。

亨利王　说下去。

总管　在格林威治因为威廉·布尔末爵士的事陛下责备了公爵之后——

亨利王　我记得这回事。布尔末是誓忠于我的臣仆，公爵却要占为己有。好了，说下去，后来怎样？

总管　公爵说道，"假如我因此而坐了罪，比如说关进伦敦塔监狱，那我就一定仿效我父亲的办法。我父亲在索尔斯伯雷要求晋见窃国君主理查三世，如果理查答应，他就打算在假意向理查跪安之时，一刀把理查刺死。"

亨利王　这简直是罪大恶极的叛逆。

伍尔习　王后陛下，不把这个人关进监牢，皇上能自由生活吗？

凯瑟琳王后　愿上帝纠正一切。

亨利王　你好像还有话要说，还有什么要说的？

总管　他说完他的父亲用刀子怎样怎样之后，就挺直了身体，一只手握住匕首，一只手张开着按在胸前，抬头望着天，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誓，大意是如果他受到虐待，他一定要比他父亲更进一步，他父亲有谋无断，他却要行动起来。

亨利王　把他的刀插进我的胸膛，这就是他的目的。他现在被捕了，立刻付审。如果在法庭面前他能求得宽恕，那么他就得到宽恕；得不到，不要来向我求宽恕。白昼和黑夜作见证，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叛贼。（同下。）

第三场　王宫中一室

宫内大臣和山兹勋爵上。

宫内大臣　法国的魔法把人们捉弄得这样神魂颠倒，可能吗？

山兹　不管多么荒唐可笑的新风尚，即使没有丝毫男子汉气息的风尚，只要新，就有人仿效。

宫内大臣　根据我的拙见，这次渡海到法国，我们英国人得到的全部好处只不过是学会了几招挤眉弄眼的本领。但是他们学得很到家，当他们把脸皱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发誓说，他们一定当过培平和克罗塞略斯①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鼻子在内。可神气啦。

山兹　他们一律采用新的请安姿势，走起路来一颠一跛，一个

① 六、七世纪法兰克王。

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走路的人一定会以为他们得了马腿上生的内肿病或是马脚痉挛症呢。

官内大臣　不但如此，他们的衣服式样也是邪门外道，正派的基督徒是不穿的，真该死啊，大人。

托马斯·洛弗尔爵士上。

官内大臣　怎么啦，什么新闻，托马斯·洛弗尔爵士？

洛弗尔　说实话，大人，我没有听见什么新闻；我只听说宫门口贴出了新告示。

官内大臣　说些什么？

洛弗尔　要改造那些游历归来的时髦人物。宫里只看到他们决斗、高谈阔论和他们带来的一帮裁缝啦。

官内大臣　我很高兴宫门口贴出了这样的告示。现在可以请这些法国大人们相信我们英国的朝臣虽然从来没见过巴黎的卢佛宫，也照样有智慧。

洛弗尔　告示上的条例说道：他们必须抛弃从法国学来的那套弄臣装束的痕迹，取消帽子上插的羽毛，以及他们的无知头脑认为是光荣的一切行为，例如决斗、花炮；他们就用这套外国学来的“智慧”来欺凌比他们更高尚的人；他们必须完全放弃对网球、长统袜、胖短裤的信仰，这些都是国外游历的标记；他们必须恢复正派人的理性。否则，就滚回去，去找他们旧日的吃喝玩乐的朋友吧。我看这样一来他们这套荒淫无耻的行为，他们的这些“专利特权”，就会在他们的“喂、喂”①声中，在人们的嘲笑声中，

① 法语：“是、是”。

像块破布头一样，被扔掉了。

山兹　到了该给他们吃药的时候了，他们的病传染的范围太广了。

宫内大臣　取消了这些漂亮的装饰，对我们的贵妇人来说，可是个损失啊！

洛弗尔　可不是么，说不定多么悲痛呢，两位大人。这帮狡黠的嫖客对于怎么颠倒妇女有一套神速的伎俩。唱一支法国歌儿，拉一手提琴是最灵不过的办法。

山兹　什么提琴，见他们的鬼去吧。这些玩艺儿取消了，我十分高兴，要改变这些人的性格，肯定是办不到的。像我这样一个老老实实的乡下贵族，老早就在风流场中吃了败仗，这回可又能拿出我的朴素的歌儿来了，别人也愿意来听一会儿了，圣母在上，人们也会承认我的音乐才是真金实货呢。

宫内大臣　说得对呀，山兹勋爵。您倒是像个没有换牙的马驹，真是老来少哇。

山兹　对的，大人，只要还有牙床，我决不服老。

宫内大臣　托马斯爵士，您方才要往什么地方去？

洛弗尔　到红衣主教府去；大人也是被邀的客人呢。

宫内大臣　哎呀，对啊。今天晚上他请客吃饭，而且要大张筵席，请了许多贵族和贵妇；我可以向您担保，到那里一定会看到咱们国内的许多美人的呀。

洛弗尔　这位出家人确实胸襟博大，手笔阔绰，就像哺育我们的大地一样；他的雨露恩泽普及万方。

宫内大臣　无疑他是很高贵的；过去，他的嘴是很恶毒的，因此名誉不像今天这样好。

山兹　很可能，大人；今天他作得起好人。以他这样一个人来说，不守教规固然不好，吝啬却是更大的罪过；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应当十分慷慨才对，他们在这里是给别人做榜样看的呀。

宫内大臣　说得对，他们是起表率作用的，可惜现在像这样伟大的表率还不多。我的画舫在外面伺候，请大人同行吧！好托马斯爵士，来吧，不然我们要迟到了。我可不愿意迟到，我和亨利·吉尔福德爵士今晚被邀作司仪呢。

山兹　大人请。（同下。）

第四场　约克府大厅

奏木管乐。华盖下设一小桌，供红衣主教伍尔习之用；另设一长条桌为客席。安·波琳及各色各样贵族、贵妇人、妇女等宾客自一门上；亨利·吉尔福德爵士自另一门上。

吉尔福德　各位贵人，红衣主教大人向你们全体致意，欢迎大家。他要把今天晚上献给各位，要使人人感到快乐、满意。他希望所有在这里的花团锦簇的贵人们没有一个带来一丝一毫的忧虑心情；他希望，首先，在座的好伴侣，其次，好酒和主人好意的欢迎，能使诸位善良的人们人人快活。

宫内大臣、山兹勋爵和托马斯·洛弗尔爵士上。

吉尔福德 大人，您来迟了。我一想到这一大群美人儿，就像插了翅膀一样。

宫内大臣 哈利·吉尔福德爵士，您是青年呀。

山兹 托马斯·洛弗尔爵士，红衣主教的脑子里只消有我一半的凡俗思想，他就应当设一席跑马快筵，在座的一定有人坐立不安，希望筵席早些结束啊。我以生命发誓，这一群美人儿可真甜蜜。

洛弗尔 我倒希望大人听过其中一两位的忏悔。

山兹 可惜没有。我让她们悔过的办法是很舒畅的。

洛弗尔 怎样舒畅？

山兹 像鹅绒软榻那样舒畅。

宫内大臣 亲爱的贵人们，愿意入席么？哈利爵士，您坐在那边，我来管这边；主教大人马上就到。请您不要怕冻，两个女人坐在一起就好比冬天。我的山兹勋爵，您倒是个能叫她们活跃的人；请坐在这两位贵人的中间吧。

山兹 一定，谢谢大人；对不起，亲爱的贵人们。如果我说话有些粗野，请你们原谅，这是我父亲的遗传。

安 他也疯疯癫癫么，大人？

山兹 咳，疯得厉害，疯到家了，而且疯狂地闹恋爱。但是他不咬人；他跟我现在一样，会一口气吻你二十次。

宫内大臣 大人说得对呀。好，各位的座位都很美满了。男宾们，如果这些美人儿皱着眉头离开，你们可得受处罚哟。

山兹 委托给我的这件小事儿，交给我吧。

奏木管乐。红衣主教伍尔习上，坐在华盖下的主人席上。

伍尔习　我的美好的客人们，欢迎你们。哪一位尊贵的美人或爵爷不尽情快活一番，就不是我的朋友。来，干一杯，以证明我对大家的欢迎，并祝你们各位身体健康。（饮酒。）

山兹　主教大人真是品德高贵，来，取这样一只大杯子来，才容得下我的谢意，也免得我说许多话。

伍尔习　我的山兹勋爵，我谢谢您。您可得把您左右的客人逗得高兴哟。贵人们，你们怎么不尽情快活起来；各位大人，这是谁的错处呀？

山兹　大人，先得让红酒升上这些美人儿的双颊，然后我们才能让她们说话，把我们说得最后安静下来。

安　您倒是个快活人，会耍花样，我的山兹勋爵。

山兹　是的，如果我耍起来会赢的话。敬贵人一杯，请想个祝词，祝一件——

安　您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的东西。

山兹　我不是跟大人说她们马上就会开口说话的么？

鼓号声。鸣炮。

伍尔习　这是怎么回事？

宫内大臣　来人，出去看看。（仆人下。）

伍尔习　这炮声战鼓是什么意思？贵人们，不必惊慌，不论按照什么战争的条例，你们都享有安全的特权的。

仆人重上。

宫内大臣　怎么样，怎么回事？

仆人　是一队尊贵的陌生人，他们的外表不像本国人。他们已经下了画舫，上了岸，向这里进发，看来像是外国君主

的高贵的使臣。

伍尔习　宫内大臣，请您去向他们表示欢迎；您会说法国话。按贵族的身分接待他们，引他们来见我，让他们看看这些光辉夺目的、天仙般的美人吧。来人，陪宫内大臣一齐前去。

宫内大臣引仆人下。大家起立，撤去餐桌。

伍尔习　现在可以说是残席了，不过让我来补救。愿大家消化好，让我再次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欢迎大家。

奏木管乐。国王及其他人等上，各戴假面具，牧羊人装束，宫内大臣前导。他们直奔红衣主教，优雅地向他行礼。

伍尔习　这些都是很高贵的客人啊。他们来此有何贵干？

宫内大臣　因为他们不会说英国话，他们请我转告大人：他们听人传说今晚这里有个尊贵的集会，美女如云，由于他们对美人十分尊敬，因此义不容辞，离开了羊群，请求您允许他们见见这些贵人淑女，和她们共同欢乐一小时。

伍尔习　宫内大臣，请告诉他们，他们贲临敝舍，顿使蓬荜生辉，我表示万分感谢，请他们尽情欢乐吧。

来者各选女伴，亨利王选安·波琳。

亨利王　这是我接触过的最美好的手；美丽女神啊，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你。

奏乐，起舞。

伍尔习　大人。

宫内大臣　主教？

伍尔习　请替我告诉他们说，他们之中有一位按照他的地位

应当更有资格来坐这个座位，如果我能认出他来，我一定双手奉献，以表示我的爱忱和敬意。

宫内大臣　大人，我遵命。（向假面人低声询问。）

伍尔习　他们说什么？

宫内大臣　他们都承认确有这样一位，但他们希望大人自己去找，他一定接受座位。

伍尔习　让我来看看，各位，请原谅。这就是我选中的国王。

亨利王　（摘下面具）红衣主教，您算找着他了。您这些客人可真美好啊；大人，您过得挺不错。您是出家人，否则的话，红衣主教，我告诉您，今天我就会对您下个不妙的判断呢。

伍尔习　我很高兴看到陛下今天兴致这样好。

亨利王　宫内大臣，请过来，那位美妇人是谁？

宫内大臣　启禀陛下，她是托马斯·波琳爵士、罗赤福德子爵的女儿，王后陛下的一位侍女。

亨利王　老天在上，她可真是娇滴滴的一块……亲爱的心上人，我来请你跳舞而不吻你一下，那可太不礼貌了。各位，祝你们健康，把酒杯传一巡。

伍尔习　托马斯·洛弗尔爵士，内室里的筵席准备好了没有？

洛弗尔　准备好了，大人。

伍尔习　陛下，我看您跳舞跳得有些热了吧。

亨利王　我看太热了。

伍尔习　陛下，隔壁房间空气新鲜些。

亨利王　每个人带着自己女伴进来吧。亲爱的舞伴，我还不

能马上放弃您呢。我的好红衣主教，让我们快活一番吧。我还要和这些美女干上六七杯，再和她们跳一回舞，然后我们大家做个美梦，看看谁最受宠爱。奏起乐来吧。（号角声中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威司敏斯特一条街①

两绅士分别自二门上。

绅士甲　走得这么快，上哪里去？

绅士乙　上帝保佑您，到威司敏斯特大厅②，去打听打听伟大的勃金汉公爵怎样发落了。

绅士甲　先生，我告诉您吧，您不必白费气力了。一切都已完毕，只剩把犯人领回来这一仪式了。

绅士乙　您从那儿来么？

绅士甲　我可不是从那儿来么！

绅士乙　请说说发生的情况吧。

绅士甲　您一下子也会猜到的。

绅士乙　是证明他有罪吗？

绅士甲　那还用说，而且还判了罪。

---

① 在伦敦城西，当时是独立城市，王宫、政府机关、贵族及高级僧侣府邸多在此。

② 王宫的一部分，重大集会在此进行。

绅士乙　可惜啊！

绅士甲　还有更多的人也觉得可惜呢。

绅士乙　但是请问，审判是怎样进行的呢？

绅士甲　我可以简单地跟您说一说。伟大的公爵来到了法庭，对于对他提出的控诉，他自始至终表示不服，并且提出许多强有力的理由，证明法律的无效。但是国王的检察官根据各证人的口供、笔供、证件，证明他是有罪的。公爵就要求提证人当面质对，出庭的反面证人有他的总管，他的私人牧师吉尔伯特·帕克先生，他的忏悔僧约翰·卡尔，还有那制造这次灾祸的魔鬼和尚霍普金斯。

绅士乙　霍普金斯就是那用预言煽惑公爵的人。

绅士甲　就是他。这些人都提出强烈的控诉，公爵力图给自己开脱，当然不成功，因此本应和他平起平坐的那些贵族根据这些证明就判决他犯了叛君之罪。公爵为了保卫自己生命，又引经据典，侃侃陈词，但是他的话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怜悯，或被人抛在脑后。

绅士乙　这以后，他的态度又如何呢？

绅士甲　后来，人们又把他领到法庭上来听他自己的丧钟——他的判决词，他听了以后，心里十分痛苦，汗下如雨。他怒气冲冲、带着敌意、仓猝地说了几句话。但是随后他就控制住了自己，表现出一种可爱的、十分高贵的忍耐精神，一直到结束。

绅士乙　我看他现在也并不怕死。

绅士甲　他的确不怕死，当时他也不像个女人似的表示怕死。

他可能对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有些痛心。

绅士乙　的确，红衣主教是这场灾祸的根由。

绅士甲　根据大家的揣测，这是很可能的。先是吉尔台尔的失宠，他的爱尔兰总督的职务被撤除了；接着萨立伯爵被调去接任，匆匆忙忙地，唯恐怕他援助他的岳父。

绅士乙　这种政治手段是有深谋和恶意的。

绅士甲　等他回来，他肯定是要报复的。人人都注意到：凡是国王宠爱的人，红衣主教必定立刻派他个职务，而且总是远远地离开宫廷。

绅士乙　平民们无不恨之入骨，凭良心说，人人都愿他葬身百尺深渊。而这位公爵呢，大家都爱戴、崇拜，把他叫做宽厚的勃金汉，全体尊贵的贵族的一面镜子——

绅士甲　先生，站在那儿，不要动；看看你方才谈到的、被颠覆了的贵族吧。

勃金汉自审判庭上；持钺卫兵前导，钺刃向勃金汉；两旁卫兵各持戈；托马斯·洛弗尔爵士、尼古拉斯·浮士爵士、威廉·山兹勋爵、平民等随上。

绅士乙　让我们靠近一点来看看他。

勃金汉　全体善良的人们，你们从老远来到这里来对我表示同情，请听听我说些什么，听完了，你们就回家去，把我丢在脑后吧。今天我被判了叛君之罪，并且作为一个叛君犯去受死；但上天是我的见证，我是有良心的人，如果我对我良心不忠实，等斧子砍下来的时候，就让它把我毁灭了吧。我并不怨恨法律把我处死，法律根据程序，办事

很公道；但是对那些诉诸法律的人，我倒是希望他们更像基督徒一些。不管他们是谁，我衷心宽恕他们；不过这些人应当注意，不可把作恶当作荣耀，也不可在伟大的人们的坟墓上建筑他们的罪恶，如果这样，无辜流血的我一定要起来大声反对。我不抱任何在这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我也不想去乞求，尽管皇上无限仁慈，不责怪我的冒犯。你们这些少数爱我的人、敢于来哀悼勃金汉的人，都是他的崇高的朋友、伙伴，离开你们而独自死去是他唯一的遗憾。跟我来，像善良的天使那样来送我的终吧；当落下的钢斧永远割断了我的肉体和灵魂的联系的时候，请你们为我祷告，作为给我的甘美的祭奠，超度我的灵魂升入天堂。看上帝的分上，引路前进吧。

洛弗尔　公爵大人，我恳求您，如果您心里隐藏着对我的任何恶意，请您仁慈一些，公开地饶恕我吧。

勃金汉　托马斯·洛弗尔爵士，我毫无保留地宽恕您，我也希望得到宽恕。我宽恕所有的人。尽管人们作了无数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仍然是和他们和好的，我决不用黑色的怨恨来建造我的坟墓。请代我向皇上致意，他如果谈到勃金汉，请告诉他，您会见勃金汉的时候，勃金汉已经走完了进入天堂的一半路程。我仍然誓忠国王，为他祈祷，只要我灵魂没有离开我的躯体，我就会为他祝福。我愿他万寿无疆，愿他在世的年限长到我现在都来不及数；我愿他治国一本仁爱，受人爱戴；我愿他考老寿终之日，在陵墓之内，与“善良”同穴。

洛弗尔　公爵大人，请允许我领您到河岸，把您交给尼古拉斯·浮士爵士，他负责领您到目的地去。

浮士　来人，作好准备，公爵到了；看看画舫是否齐备，把它装配好，要合公爵大人的身分。

勃金汉　不必了，尼古拉斯爵士，让它去吧；这对我现在的处境无异是一种嘲笑。当我来的时候，我还是宫廷侍卫长、勃金汉公爵，而现在不过是可怜的爱德华·布恩了。然而我比起那些控诉我的卑鄙之徒还是富足得多。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现在立誓，而且用我的鲜血立誓，总有一天我流的血会引起他们的呻吟的。我的尊贵的父亲亨利，勃金汉公爵，首先发难反对篡夺王位的理查三世，后因失败，逃往他的仆人班尼斯特处求救，不想被此贱人出卖，没有经过审判手续就被处死了，愿上帝保佑他死后平安。亨利七世即位，他衷心可怜我父亲丧了命，叫我荫袭我应得的荣誉，他真不愧是一位圣明的君主，他使我的姓名在家败名裂之后再度归入贵族之列。现在，亨利七世之子，亨利八世，却一下子把我的生命、荣誉、姓名和使我幸福的一切，从世界上永远夺去了。不错，我经过了审判，我也必须承认这次审判也不辱没我贵族身分，这一点使我感觉我比我那可怜的父亲稍许幸福些；但是，我们的命运有共同之处，我们都是受了仆人的陷害，受了我们最喜爱的人的陷害，这种仆人真可算是最无人性、最不忠诚的了。一切都是上天所安排，但是各位听我讲话的人，请你们相信一个垂死之人所说的实话吧；

当你们慷慨地表示友爱或道出肺腑忠言之时，千万要有所克制，因为那些被你们当成朋友看待的人，你们把心交给了他们的那些人，只要看到你们稍微有一点点失势，立刻就像一股水似的从你们那里流走，无影无踪，即使再见着，也是在想把你们淹死。你们全体善良的人们，为我祷告吧；我现在得要离开你们了；我那漫长的、厌倦的生活的最后一刻就要到来。别了。你们什么时候想谈谈悲伤的事，就请谈谈我是怎样死的吧。我说完了，上帝饶恕我。（勃金汉公爵及随行人等下。）

绅士甲　咳，多可怜啊，先生，我看那些处死他的人，自己也将招致无穷灾祸。

绅士乙　公爵如果是无罪的，那么这未免太悲惨了。但是我似乎隐隐约约感到将要发生不祥之事，而且一旦发生，比今天的这件事还要严重。

绅士甲　愿善良的天使保佑我们，是什么不祥之事呢？先生，您不怀疑我不可靠吧。

绅士乙　这是件极其重要的秘密，必须十分可靠的人才不会把它泄露。

绅士甲　请告诉我，我是不大说话的。

绅士乙　我相信您，先生，我对您说了吧。您最近没有听见人们喊喊喳喳地谈论国王要休凯瑟琳么？

绅士甲　我听见了，但是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国王听到了这谣言以后，勃然大怒，立刻命令伦敦市长禁止谣言传播，控制住那些敢于乱说的人。

绅士乙　但是，先生，这侮蔑国王的谣言现在成为事实了。这谣言近来又传开了，而且比以前更厉害，大家都肯定地认为国王想冒险干一下。这怕是因为红衣主教或国王的其他亲信，由于憎恶这位善良的王后，才引起国王的疑虑，借此来败坏她。最近红衣主教坎丕阿斯来了，似乎正好证实这点，大家认为他就是为此事而来的。①

绅士甲　这肯定是红衣主教②干的，他的目的无非是想对皇帝③进行报复，因为他请求皇帝封他为托列多大主教，皇帝不允，故出此策。

绅士乙　我看您是猜中了。但是王后却因此而受到苦楚，岂不残酷？红衣主教一定要这么办，王后就只好倒台。

绅士甲　真是悲惨啊。此处人来人往，谈话不便，我们找个无人之处去思考思考吧。（同下。）

第二场　王宫中一间前厅

宫内大臣上，边走边读信。

宫内大臣　"宫内大臣勋鉴：尊嘱置备马匹事，刻已竭尽绵薄，亲自派人精选、训练并配妥鞍辔。马匹均系幼驹，极为俊

---

① 亨利初娶寡嫂凯瑟琳为后，凯瑟琳是西班牙公主。亨利由于政策的改变（不与西班牙结盟反对法国），决定与凯瑟琳离婚。西班牙施加压力于教皇，派坎丕阿斯前来调查。

② 指伍尔习。

③ 指神圣罗马皇帝兼西班牙王理查五世，凯瑟琳外甥。托列多是西班牙地名。

美，乃北地良种。正欲送往伦敦，不意红衣主教大人派人手持命令，以强力将马匹夺去，所持理由则是：国王以下，应尽先供奉红衣主教大人，一般臣民不得占先，吾等亦无言以对。”我怕只好尽先供奉他了。好吧，给了他吧，我看他是决心要占有一切的。

诺福克和萨福克二公爵上。

诺福克　宫内大臣，您好。

宫内大臣　两位公爵大人好。

萨福克　皇上现在在做什么？

宫内大臣　我刚离开他，他一个人在愁思苦想呢。

诺福克　为了什么原故？

宫内大臣　像是因为他和嫂嫂结婚的事，使他良心颇感不安。

萨福克　（旁白）我看是因为他的心上安上了另一个女人了。

诺福克　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这都是红衣主教干的。这个红衣主教简直是二皇上。这个瞎了眼睛的和尚，他成了命运女神的长子了，随心所欲地转动着命运之轮。总有一天皇上会把他看透。

萨福克　愿上帝让皇上睁开眼睛，否则这位主教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

诺福克　他外貌多么圣洁，多么虔诚啊！可是他干的又是一套什么勾当！他破坏了王后的伟大的外甥神圣罗马皇帝和我们之间的同盟之后，现在他又潜入国王的灵魂，在那里散布祸种、疑虑、良心的不安、恐惧和绝望，这一切都是

因为国王的婚事。为了把国王从这些疑虑等等之中恢复过来，他又建议离婚。这是多大的损失啊！王后像一颗宝石似的二十年来悬挂在国王的胸前，一直没有丧失她的光辉；她爱国王爱得这样纯正，就像天使爱善良的人一样；就是遭到命运最大的打击，她也会为国王祝福的。他这种行径可真算得是虔诚呀！

宫内大臣　上帝保佑我，千万别让人给我提出这种建议！不错，这个消息已经传遍各处，人人都在谈论，每个心地善良的人听了都为此落泪。那些敢于调查这件事的底细的人都发现其中主要目的是要皇上聘法国国王的妹子。皇上长期以来好比在睡觉，看不清这个大胆的坏人，但上天总会有一天照亮皇上眼睛的。

萨福克　并且把我们从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诺福克　我们确实有必要为我们的得救而衷心祝祷啊，否则这个横行霸道的人就会把我们大家从老爷的地位变成了家僮呢。我们这些有贵族荣誉的人就像他面前的一团泥巴，他爱把我们捏成什么等级的人，就由他去捏成什么等级。

萨福克　就我而言，两位大人，我既不爱他，也不怕他，这就是我的信条。我不是靠他才成为贵族的，只要国王陛下同意，我这贵族还要一直当下去。他咒骂也好，祝福也好，都和我无关，就像一阵风，我都不相信。我过去了解他，我现在仍然了解他。使他如此不可一世的教皇爱拿他怎样就怎样，我是管不着的。

诺福克　我们去晋见皇上吧，和他谈些别的事务，免得他太为这件事苦恼。大人，您也陪我们同去吧？

宫内大臣　恕不奉陪了，國王差我另有公干。不过，两位此时晋见怕会打扰陛下，有些不便吧。祝两位公爵健康。

诺福克　谢谢您的好意，宫内大臣。（宫内大臣下。）

诺福克公爵推开两扇门扉，国王坐在内室，专心阅读。

萨福克　他的神色是多么严肃啊。他心里一定十分痛苦。

亨利王　哈？什么人？

诺福克　愿上帝不要让他激怒。

亨利王　是什么人？我在独自沉思，你们怎么竟敢无故闯进来？我是什么人哪？哈？

诺福克　您是位仁慈的君主，凡是不存恶意而得罪您的人，您都能原谅。我们行为越轨，实在因为有重要大事，要请陛下圣裁。

亨利王　你们胆子太大了，太不成体统了。我倒要叫你们知道知道什么时候是谈公事的时候。这是办理世俗事务的时候吗？哈？

伍尔习和坎丕阿斯持委任状上。

亨利王　什么人？我的好红衣主教大人么？哎呀，我的伍尔习，只有你能镇定我受伤的良心。你真是有资格医治君主的良药。（向坎丕阿斯）博学的、尊敬的神父，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国家，我和我的国家愿为您效劳。（向伍尔习）主教大人，请注意不要让我变成一个空谈家。

伍尔习　陛下不会空谈的。我请求陛下和我们密谈一小时。

亨利王　（向诺福克和萨福克）下去，我现在有事。

诺福克　（向萨福克）难道这和尚连一点体面的观念都没有么？

萨福克　（向诺福克）有也不多。我可不愿意当他这路角色。不过，事情不可能长此不变的。

诺福克　（向萨福克）如果不变，我将不惜冒险，跟他干了！

萨福克　（向诺福克）我也愿冒险。（诺福克及萨福克下。）

伍尔习　陛下毫无顾虑地提出您的疑难，向基督教各国公开征求意见，可见陛下圣明，足资各国君主效法。谁还能对陛下表示不满呢？谁还能恶意中伤陛下呢？西班牙人固然和她有血统关系，对她怀着善意，但是如果他们存心善良，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审判是公正的、合乎贵族身分的。任何僧侣——我指的是基督教各国博学的僧侣——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罗马——智慧的保姆，应陛下本人的邀请，派了一位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就是这位德高望重、公正博学的高僧，坎丕阿斯红衣主教。我再一次引他来觐见陛下。

亨利王　我再一次拥抱他，欢迎他，并感谢神圣的罗马教廷对我的垂爱，他们派来的人正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人。

坎丕阿斯　陛下的崇高品德是值得所有外邦人敬爱的。我把带来的委任状现在交到陛下手里，里面写明：罗马教廷委派您，红衣主教大人，会同奉命来此的我对这件事情作出公正的裁判。

亨利王　二位都是公正不阿的人啊。我决定派人去通知王后您到此的目的。噶登纳在哪里？

伍尔习　我知道陛下心里一直是眷恋她的，想必陛下不会拒绝她请几位学者充分地替她辩护吧。比她地位低的女子，法律也允许她请人辩护的。

亨利王　是，一定得请最好的辩护师，辩护得最好的，我有赏。不准请坏的。红衣主教，请把我新委派的秘书噶登纳叫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合用。（伍尔习下。）

伍尔习领噶登纳上。

伍尔习　（向噶登纳）和我握手吧，祝您快活，祝您得到恩宠。您现在是皇上的人了。

噶登纳　（向伍尔习）但是永远听主教大人的吩咐，我是您一手提拔的。

亨利王　过来，噶登纳。（二人走开，低语。）

坎丕阿斯　约克主教大人，这个人现在的职务以前不是由一位佩斯博士担任的么？

伍尔习　是的。

坎丕阿斯　大家不是都说佩斯很有学问么？

伍尔习　当然。

坎丕阿斯　请相信我，红衣主教大人，外面流传着一种对您很不利的言论。

伍尔习　怎么？对我？

坎丕阿斯　他们毫不迟疑地说您嫉妒他，说他为人极有道德，您怕他飞黄腾达，老把他派到国外，他郁郁寡欢，因疯而死。

伍尔习　愿上天赐他平安，这已足以表示一个基督徒对他的

关心了。至于活着的那些发牢骚的人，有许多地方可以把他们的嘴堵住。佩斯一定要做得道貌岸然，这是十分愚蠢的。嘀登纳那家伙不坏，我差遣他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不是这样的人，我决不让他和我这样亲近的。老兄，请记住，我们活着不能让下贱人和我们平起平坐、握手言欢啊。

亨利王　用温和的态度把这个交给王后。（嘀登纳下）接待这样一些有学问的人，我所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场所是黑衣僧团的寺院。你们就在那里聚会来办理这件重大的事情吧。我的伍尔习，派人去布置一下。咳，大人，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要和这样一个可爱的同榻人分离，这是多令人伤心啊？但是，良心，良心，它是最敏感的。我必须把她抛弃。（同下。）

第三场　王后内宫的一间前厅

安·波琳和老妇人上。

安　也不是因为那个。叫人难过的原故是：皇上和她生活在一起已经这么久了，她为人又是这么好，谁也没法子说她一句坏话，我拿我的性命担保，她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损害别人，咳，登位以来，已度过这么多的春秋，尊严和荣华有增无已——放弃这些东西而感到的痛苦比当初得到它们的时候感到的甜蜜，何止大过千倍——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之后，今天忽然下令驱逐她，妖怪也会感到凄恻的。

老妇人　铁石心肠的人也为她心软，为她难过。

安　天意如此啊，她从来没有享受这份荣华倒还好些。虽说荣华易逝，但是如果真是因为不和，因为命运的关系，使她和荣华富贵一刀两段，这痛苦也真跟灵魂和肉体分家一样啊。

老妇人　哎，可怜的王后，她现在又变成外国人了。

安　这就更加叫人可怜她了。说实话，我认为与其绫罗绸缎，珠光宝影，生活在忧愁痛苦之中，不如出身清寒，和贫贱人来往，倒落个知足长乐，还更好些。

老妇人　知足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安　说实话，我以闺女家身分发誓，我可不愿意当王后。

老妇人　我不怕造孽，我倒愿意，我还敢豁出我闺女家身分，偏要当一回王后呢。别看您装模作样，其实您心里也愿意。看您长得这副女人家的俊俏模样，您那颗心也是女人的心，女人的心总是爱地位、金银、权力的，这些东西，说实话，就是福气，就是上帝的礼物，别看您假正经，您那颗软羔皮做的良心，只要您愿意把它撑开，这些礼物满都装得下。

安　说实话，您这都是胡说。

老妇人　实话，实话，可不是实话么？您真不愿意当王后？

安　我不当，天下的金银财宝都给我，我也不当。

老妇人　这可怪了。我虽然老了，谁要是肯花一个轧弯了的三便士铜币雇我，我也愿意跟他做一回夫妻。不过请您告诉我，当个公爵夫人，您觉得怎么样呢？

安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

老妇人　您的骨头可太软了。再降一级；我要是遇上个青年伯爵，最多红一红脸，早不像您这样还保住闺女家的身分了。您的脊梁上连这些分量都不肯经受，那可太软了，永远也弄不到个孩子。

安　瞧您这乱扯！我再起誓，把全世界给我，我也不愿意当王后。

老妇人　我看，只要把小小英格兰给您，您就会愿意手里攥个球儿啦①。我自己只要得到卡那文郡就够了，虽说这地方也不属于国王。瞧，谁来了。

宫内大臣上。

宫内大臣　早安，两位贵人的密谈有一听的价值么？

安　我的好大人，不值得您问起，我们在替我们的主母难过呢。

宫内大臣　你们作的倒是件好事，是善良的妇女应该作的啊。还有结局完满的希望呢。

安　我祝告上帝，但愿如此。

宫内大臣　您的心地真是善良，愿上天降福给您这样的人。好贵人，我这话是说得很诚恳的，国王陛下见您具备许多品德，为了表示他对您的尊崇，特降鸿恩，晋封您为彭布洛克侯爵夫人，除封号之外，每年还加赏年禄一千镑。

安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示我的忠心。把我的一切都献出

① 地球仪是王权的象征，意为愿当王后。并含有谑意。

来也不足以报答皇上的恩典；为皇上祈祷，不足以表示我的虔诚；为他祝愿，最多也只流于空洞，没有价值。但是我也只能用祈祷和祝愿来报答了。恳求大人在皇上面前替我谢恩，以表我的忠心，就说婢女实在有愧，愿圣躬康健，皇图昌盛。

宫内大臣　我一定在皇上面前证明他对您的推崇是有道理的。（旁白）我已经把她仔细考量，她真是德貌兼备，无怪皇上看中了她。说不定这位贵人会生出一颗明珠来，照亮我们这座岛国呢。①（向安·波琳）我去见皇上了，告诉他我已向您下达了他的旨意。（宫内大臣下。）

安　大人，再见。

老妇人　咳，真是碰巧了，瞧，我像个叫化子似的在宫里呆了十六年，今天还是个叫化子：东求钱，西求钱，总是不巧，不是去得太早了，就是太晚了。可是您呢——这也是命呀——是条新来的鱼儿——真是逼上门来的好运气——还没张口，嘴里就填满了。

安　我也没有想到。

老妇人　味道怎么样？苦吗？我敢赌四十便士，不会苦的。从前有位姑娘——这是个老故事——她不愿当王后，把埃及的泥巴②都给她，她也不肯。您听见过么？

安　算了算了，您又在开玩笑了。

老妇人　有您这样的好题目，我能唱得比云雀还好听。彭布

① 安·波琳生伊利莎伯女王。

② 指财富。

洛克侯爵夫人？就因为皇上尊敬您，一年一千镑？没有别的责任？我敢用性命担保，还不知道有几个一千镑等着您呢。皇恩就像一件衣裳，前襟长，后边的下摆还更长呢。到了现在我敢说您脊梁上也背得动公爵夫人的头衔了。您倒说说，是不是比刚才体力强了些呢？

安　好大娘，您爱高兴，尽管自己高兴，别把我也拉扯在里头。这件事要让我高兴，还不如我娘没有生我的好，我想到后果就浑身发软。王后正在伤心，我们在这儿呆了半天，都把她忘了，请您千万别把在这儿听见的事告诉她。

老妇人　您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同下。）

第四场　黑衣僧团寺院的大厅

铜号、铜角奏入席调。寺院司仪二人持短银杖上；接着上来的是书吏二人，穿法学博士衣冠；接着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独上；接着是林肯、伊里、洛彻斯特、圣阿萨夫四主教。略有间隔。一绅士捧玺囊、大玺和红衣主教冕上；接着是两个牧师，各持银十字架一个；司仪，免冠上，国王侍卫持长柄银锤随上；随后二绅士上，各捧银柱一根；接着两位红衣主教并肩上，二贵族持剑及长柄锤随上。国王入座，座上有华盖。二红衣主教坐在国王下面，任审判官。王后入座，王后座位与国王座位略有距离。四主教按教会法庭规则列席两旁，下面坐二书吏。贵族若干人挨着主教依次列席。唱名官及其他侍役依次侍立。

伍尔习　传令下去，叫全体肃静，宣读罗马颁发给我们的委任状。

亨利王　有什么必要呢？已经公开宣读过了，各方面都承认

教庭的权威，您还是节约一点时间吧。

伍尔习　遵命。下一步手续。

书吏　唱名，英格兰国王亨利出庭。

唱名官　英格兰国王亨利出庭。

书吏　唱名，英格兰王后凯瑟琳出庭。

唱名官　英格兰王后凯瑟琳出庭。

凯瑟琳王后不答，从宝座上站起来，在庭内巡行一周，走到亨利王面前，跪在他膝下，发言：

凯瑟琳王后　陛下，我要求您给我作主，以仁慈待我。我是最可怜的女人，我是个外国人，不是在您的领地上出生的；我在这里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也不能保证得到友好、公平的待遇。咳，陛下，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您？我的行为又怎样叫您生气了，您为什么要这样把我抛弃，不赏给我一点恩泽呢？上帝作见证，作为妻子，我一直对您忠实、驯服，无时无刻不按照您的意旨办事，总怕惹您不高兴，说实话，我自己的快乐与忧伤，都要看您的脸色变化而决定。什么时候我违抗过您的要求，什么时候我没把您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要求？您的那些朋友，哪一位我不是尽力喜爱，尽管我明知他是我的仇人？我的朋友中间只要有人引起了您的恼怒，哪一位我不是和他绝了交？不但如此，我还通知他，从此他不准再来见我。陛下，请您回想一下，二十多年以来，作为妻子，我一直是这样服从您的，而且很幸运，给您生了好几个孩子。如果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之内，您能说出并且证明我在荣誉方面、在夫妻关

系方面、在我对您圣躬应尽的责任和爱护方面有任何一点亏损，那么，上帝在上，把我赶走，对我表示最丑恶的鄙视，把我驱逐出门外，把我付诸最严厉的审判吧。陛下，请您想一想，您的父王是有名的最圣明的君主，才思出众，精明果断；我的父亲西班牙王腓迪南，人人都说是个多少年来最明智的君主。毫无疑问，他们当初讨论这件事，并且认为我们的婚姻合法的时候，他们是和各国延请来有学问的人共同商量过的。因此我恳求陛下给我宽限，等我向我在西班牙的朋友们征求一下意见。陛下如果不肯，上帝在上，那就任凭陛下处理吧。

伍尔习　王后，在座的都是您选定的，这些可敬的神父无论道德或学问都是举世无双的，是的，这些来此替您辩护的都是国内的杰出人物。因此，您要求延缓开庭，对您自己、对国王都绝对没有好处，徒然使您心中不定，也使皇上的疑虑不得消除。

坎丕阿斯　伍尔习红衣主教大人说得很好、很对。因此，王后，这次皇上亲自主持的审讯应当进行才对，不要再拖延了，大家把理由陈述一下，让在座的人听听。

凯瑟琳王后　红衣主教大人，我要对您讲几句话。

伍尔习　王后请。

凯瑟琳王后　大人，我的眼泪已经到了眼眶边上，但我一想到我是王后——也许我一向梦想自己是王后——想到我至少是一位国王的女儿，我就把我一滴滴的泪珠化为火星。

伍尔习　尚请耐性些。

凯瑟琳王后　您若是放谦恭些，我就会耐性了，否则让上帝来惩罚我；但是您是一辈子也不会谦恭的。根据有力的证据，我相信您是我的敌人，我反对您来审判我，因为在皇上和我之间吹旺了火种的不是别人，正是您——但是上帝的甘露会把它浇灭的——因此，我重复一遍，我毫无保留地反对您，不错，从我的灵魂深处拒绝您来裁判我；我再说一遍，我认为您是最想恶意中伤我的敌人，我认为您完全不是什么真理的朋友。

伍尔习　我不得不认为您今天说话完全不像往常一样。您一向以仁慈为怀，您的言行一向表明您脾气温和，知情达理，超出一般女子能力之上。王后，您错怪了我，我对您没有任何恶意，我对您、对任何人都没有作过不公道的事；我到现在为止所作的，以及进一步将要作的，有罗马红衣主教会议——不错，还是罗马红衣主教全体会议的委任状，作为根据。您指控我吹旺了火种，我否认；皇上在此，如果他认为我有过这种行为，现在又矢口否认，他可以公正地惩罚我的扯谎；否则您就是损害了我的名誉。如果他确实知道您方才所报导的与我无干，他自然也就知道我并没有想陷害您。因此，能够恢复我的名誉的是他，办法就是把这些想法从您的心里排除出去。皇上一会儿一定会谈这问题的，在他没有谈以前，我诚恳地请求您，仁慈的王后，不要去想您方才说的话了，也不要再说了。

凯瑟琳王后　大人、大人，我是个单纯的女人，太柔弱，敌不过

您的狡猾。您很驯顺，嘴上很谦恭；您装出一副十足驯顺、谦恭的外表，作为您的地位和职业的标志。但是您心里却充满了傲慢、恶毒和自大。您靠了运气和皇上的恩宠，轻而易举地跳出卑贱的地位，现在攀登到很高的地位，有权势的人当了您的随从，真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只要您一吩咐，就有人去执行。我不能不告诉您，您对身外的荣耀注意得太多了，对您那崇高的、精神的天职注意得太少了。这就是我拒绝您来审判我的另一条理由。我在这里，当着你们全体，向教皇呼吁，把我这件案子全部提交给神圣的教皇，请他来审判我。（向国王行屈膝礼，作离庭状。）

坎丕阿斯　王后太固执，不服从法律，对法律乱加挑剔，不屑受法律的审判，这很不好。她已经要离开法庭了。

亨利王　叫她回来。

唱名官　英格兰王后凯瑟琳出庭。

葛利菲斯　王后，传您回去呢。

凯瑟琳王后　您何必去管它？他们叫您回去，但是请您只管照旧前面引路。上帝帮助我，他们气得我实在没有耐性了。请您前进吧，我决不停留，决不停留，不管他们在哪个法庭开庭，我决不再为这件事出庭了。（王后及随从人等下。）

亨利王　凯德，你去吧。世界上有谁敢说他的妻子比我的妻子还贤惠，不要相信他，他在扯谎。你是独一无二的、人世间王后中的王后；没有法子能够形容你那罕见的品

质——温柔和顺、圣徒一般的恭顺、贤良的妻子所特有的自我克制、以服从别人来换取别人的服从；此外，你的品质又是十分崇高而虔诚。她出身贵胄，她待我的态度也无愧于一个真正的贵族。

伍尔习　仁慈的皇上，我以万分恭顺的心情请求陛下，请您开恩当众宣布，使在座的人都能听到，我到底在陛下面前提起过这件事没有，引起过您的怀疑而来审查这件事没有；我感谢上帝让您得到这样一位好王后，我在您面前谈到她的时候，什么时候我说过她半个字的坏话，损害了她今天的地位、损害了她的人身？我受到了袭击，被人捆住了手脚，因此不得不求解脱，虽然不能立时立地得到完全的补偿。

亨利王　红衣主教大人，我原谅您；不错，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宣布您与此事无关。您自己也知道您有不少仇人，这些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和您作对，他们就像村子里的狗一样，听见别的狗叫唤，也跟着叫唤。其中有些人在王后面前说了坏话，引起了王后对您的恼怒。我原谅您。是否您觉得这还不够公道呢？您一向希望把这件事平息下去，不愿意惊师动众，而且多方加以遏止，作了许多努力。我以我的荣誉为誓，关于我这位善良的红衣主教大人，我就说到这里，在这些方面宣告他无罪。至于我的动机，请允许我耽搁各位一点时间，耗费各位一些精神来听一听。我的动机是这样的，请各位注意，最初我的良心感到有些痛苦、不安、刺痛，这是因为我听了当时法国大使

贝扬主教讲的几句话而引起。贝扬主教奉命来到我国为奥尔良公爵和我的女儿玛丽议婚，在磋商的过程之中，还没有作出决议之前，他——我指的是那位主教——要求暂停谈判，以便禀奏他的主子法国国王，说明我的女儿不一定是合法的后裔，因为她是我和先兄留下的寡嫂结婚而生的。谈判的暂时停顿使我良心深处受到很大的震动，好像一根锋利的铁杵刺进了我的胸膛，使我的一片心田为之战栗。这无异是对我的警告，我感到惶惑，千头万绪的考虑涌上心头。首先，我觉得我失去了上天的恩宠，因为上天注定，王后和我生下的男嗣，不是在腹内夭折，就是出世后不久就死去，她创造的生命无异是坟墓中的僵尸。我认为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我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之中应该得到一位最好的王太子，然而不幸它却不能从我手中获得这种幸福。其次，我就考虑到我既无子嗣，我所统治的各国就发生了危机，这使我万分痛苦，我的良心就如惊涛骇浪，我就像一条船似的把帆卷起，掌起舵，驶向今天这条出路。也就是说，我感到良心有病，十分沉重，一直没有医好，因此今天特请国内圣职神父和博学之士来医治我良心的创伤。林肯主教大人，这件事我第一次是和您私下① 谈起的，您还记得我第一次向您提的时候我感到的负担是多么沉重，简直使我透不过气来。

林肯　我记得很清楚，陛下。

① 林肯主教是亨利王的忏悔僧。

亨利王　我说得时间太久了，请您自己说说您是怎样同意我的吧。

林肯　陛下恕罪，这个问题是个无比重大的问题，后果是万分严重的，因此我乍一听时感到像是晴天霹雳，我当时提出了一个最大胆的建议，请陛下采取今天大家参与的这个办法，但是我当时是毫无信心的。

亨利王　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来我就和您提起此事，承您允诺召开今天的审讯。今天出庭的各位圣职神父，没有一位我没有事先向他请教过，每一位都表示同意，在你们的批准之下我才着手进行的。因此，继续审讯吧。这件案子的进行决不是因为对善良的王后本人抱有什么反感，而是因为我方才谈到的良心上的针刺。各位只要能证明我们的婚姻合法，我以我的生命和国王的尊严担保，我愿和她——我的王后凯瑟琳——终身偕老，即使世界上有天仙下凡，我也决不理睬。

坎丕阿斯　陛下恕罪，王后已经退庭，似乎有必要休会，改日再开；同时必须立刻派人去恳请王后收回她意图呈递给教皇的呼吁书。

大家起身作离庭状。

亨利王　（旁白）我看这几位红衣主教是在捋我的虎须。我厌恶罗马教廷这种拖延懒散的作风和这套把戏。我那亲爱的、博学的仆人克兰默，你回来；你靠近了我，我就有了安慰。退庭；前进。（全体按登场次序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布莱德威尔王宫。王后内宫一室

王后和侍女们在作针线。

凯瑟琳王后　姑娘，拿起琴来弹一回，烦恼害得我愁肠百结。唱支歌吧，看你能不能解解烦恼。不要作活了。

歌

俄耳甫斯①弹琴的地方长出了树林，
俄耳甫斯歌唱的时候积雪的山顶
　也把它们的头儿倾斜；
花儿和草儿听到他奏的乐曲
便都欣欣向荣，好像阳光和雨
　使它们永不凋谢。

天下万物听到他奏出的乐调，
就连海洋里汹涌着的波涛，

① 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

　　也低下头来，趋于安详；
　美妙的音乐就有这样的魔力，
　万种愁绪进入了梦乡而安息，
　　在听到乐声的时候消亡。

一侍从上。

凯瑟琳王后　什么事？

侍从　启禀娘娘，两位红衣大主教在客厅伺候。

凯瑟琳王后　他们想和我谈话么？

侍从　他们是这样要我回娘娘的话的。

凯瑟琳王后　请两位大人移步到这里来吧。（侍从下）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失去了恩宠，他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呢？我看他们的来意不善。按理说，他们应该是好人，他们要办的事应该是正义的，但不是所有戴风帽的都是好僧人。

红衣主教伍尔习和坎丕阿斯上。

伍尔习　愿娘娘平安。

凯瑟琳王后　两位大人请看，我现在已经差不多成了家庭主妇了；在最恶劣的情况到来的时候，我可以完全变成一个家庭主妇。两位圣洁的大人来找我有何贵干？

伍尔习　尊贵的王后，我请求您领我们到您的密室，我们好把来此的理由充分向您陈述。

凯瑟琳王后　就在这儿说吧。直到如今我还没有作过一件使我良心不安的事，一定要躲到角落里去说。但愿所有的女人都能像我这样无愧于心地说出这句话。两位大人，

我敢于——在这一点上我比很多人都强——让任何人来裁判我的行为，我的一举一动是有目共睹的，我不怕那些怀嫉妒之心、小人之见的人来反对我，我知道我的生活是坦坦荡荡的。两位来此的贵干如果干系到我，干系到我作为妻子的身分，请大胆直言，真理是喜欢公开交易的。

伍尔习　Tanta est erga te mentis integritas regina serenissima——①

凯瑟琳王后　好大人，请不要说拉丁话，我来到英国以后，我自己祖国的语言还并没有完全荒废，但是在英国而说外国话，就使我的案子更显得奇怪而可疑了。还是请说英国话吧。如果您说的是真情实话，她们②为了她们可怜的主母的原故，是会感谢您的。请相信，她们的主母受过了很多很多委屈。红衣主教大人，即使是我故意犯的罪过，也可以用英语宽赦。

伍尔习　尊贵的娘娘，我在皇上和您的驾前为臣，忠心耿耿，我原是一片忠诚之意，不想引起您莫大的疑心，这使我感到遗憾。我们来此并非要向您提出什么指控，每个善良的人都为您的荣誉祝福，我们也不想玷污您的荣誉，我们更不想叫您陷入痛苦，您受的痛苦，善心的娘娘，已经太多了。我们来此只是想了解您对皇上和您之间的重大争执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并且作为自由、诚实的人，我们愿意对您的案件提出我们的公正意见并给您一些安慰。

---

① 拉丁语：高贵的王后，我们都是忠心耿耿对您的。

② 指侍女。

坎丕阿斯　最受尊崇的王后，约克大主教出于他高贵的天性、热情和至今仍然对您表示的恭顺，对您最近对他的忠诚和出身所作的过火的抨击，不耿介于怀，不愧是个善良君子；他和我一样为了表示消除芥蒂，愿意为您效劳，为您出谋献策。

凯瑟琳王后　（旁白）还不是要陷害我。——两位大人，我感谢两位的好意，两位说的话是像诚实人说的话，愿上帝让两位真正成为诚实人。但是说实话，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怎样立刻给你们答复。这个问题对我的荣誉有密切关系，可能对我的生命还更有关系；何况我的思考能力很弱，你们两位又是这样严肃而有学问的人。我方才正在和我的侍女们作针线活，上帝作证，我丝毫没有料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会降临到我这里。我感到我那王后的高位已临近末日了，请两位大人看在我过去的分上，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征求一下另一方面关于我这件事的意见①。咳，我是个既无朋友又没有希望的女人。

伍尔习　王后，您这些顾虑辜负了皇上的钟爱，您有无限的希望，无穷的朋友。

凯瑟琳王后　在英国，即使有，对我也没有多大好处。大人，您认为哪个英国人敢给我出主意呢？如果有个朋友不顾一切，敢于公开违背皇上的圣意，说出了心里话，他还想活着当臣民么？我的朋友，这是不可能的。能消除我的痛苦的人，我能信得过的人，不在这儿，他们正如我其他

① 意谓向娘家人征求意见和主意。

的慰藉一样，离此遥远，在我自己的国家呢，两位大人。

坎丕阿斯　我希望您把您的忧愁抛开，听取我的建议。

凯瑟琳王后　怎样的建议？

坎丕阿斯　把您这件重要案件托付给皇上，求他保护，他是以仁爱为怀、恩泽无边的。这样不仅对您的荣誉更好些，对您这案子也更好些，否则您若受到法律审判，您一定会很不体面地离开的。

伍尔习　他对您说的话很有道理啊。

凯瑟琳王后　两位对我说的话正是两位所希望的，那就是要毁灭我。这就是两位作为基督徒而给我的建议么？你们给我走开。我们大家的头上还有青天，在天上还有个审判官，他是任何国王所不能腐蚀的。

坎丕阿斯　您这样生气，说明您对我们有了误会。

凯瑟琳王后　这更足见你们之可耻。我早先以为你们是圣洁的人；我凭灵魂发誓，我早先以为你们是两位可敬的、有道德的红衣主教。不过我看你们恐怕是两位罪孽深重、没有人心的红衣主教罢了。两位大人，你们应当扪心有愧，改过自新才是。难道那就是你们给我带来的安慰么？难道那就是你们给我这么一个可怜的、在你们中间遭到毁灭的、被人嘲笑、受人鄙视的妇人带来的定心丸么？我并不希望你们遭受我所遭受的痛苦，哪怕只有一半；我比你们的心要仁慈些。但是我要警告你们：注意，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我的悲哀的重担立刻就落在你们自己身上。

伍尔习　王后，这简直是十足的疯话，您把我们的好心当成了

恶意。

凯瑟琳王后　你们却把我不当个人看待。像你们这些口是心非的人是要遭殃的。你们如果还有一点公道、一点恻隐之心，如果你们不仅仅是披着僧侣衣冠的人，你们决不会叫我把我这件冤枉痛心的案子交到那恨我的人手里。咳，他已经不准我和他同床了；很久以来，他已经不爱我了。两位大人，我老了，现在我和他的全部关系只是：我服从他。我受的罪孽已经到头了，不能比这更坏了。我落到今天这样可诅咒的地步，都是你们努力的结果。

坎丕阿斯　您的顾虑却比这可诅咒的境遇还糟些呢。

凯瑟琳王后　让我来说说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吧，好人是没有朋友替他说话的。我活了这么大年纪，难道我在哪一点上有亏妇道么？我敢毫不浮夸地说，作为一个女人，什么时候有人对我的贞节表示过怀疑，给我打上不贞节的烙印？难道我不是永远满怀热爱地去满足国王的要求么？难道我不是除了上帝以外最爱他、最服从他么？我对他的痴心不是已经达到迷信的地步了么？我不是为了使他满意而竟把祷告也忘记了么？而这就是我得到的报答么？大人，这是不公道的。你们去找一个忠实于丈夫的妻子，一个除了丈夫的快乐以外从不梦想其他乐趣的妻子，把她找来，拿她来和我比一比，如果说她已经尽其所能了，我却还比她多一分光采，那就是我有极大的耐性。

伍尔习　王后，我们是为您的好而来的，您这话离题太远了。

凯瑟琳王后　大人，要我自愿放弃您的主上和我结婚时封给

我的尊贵的称号，这是犯罪的，我不敢作。除了一死，任何事情不能让我和王后的尊严分离。

伍尔习　请听我说。

凯瑟琳王后　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踏上过英国的土地，从来没有感受过英国土地上生长的阿谀奉承。你们长着天使般的脸，可是上天知道你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这个可怜的王后啊，今天什么样的结局在等待我呢？我是活在世上的最不幸的女人。咳，可怜的姑娘们，你们的前程今天又在哪儿呢？我就像个沉船落难的人，漂泊到了这个国家，举目无亲，没有希望，没有人为我掬一把同情之泪，简直可以说是死无葬身之地。我像一朵百合花，一度在田野里开得十分茂盛，一时独步，现在却只有垂首待毙了。

伍尔习　只要娘娘肯相信我们来此的目的是诚恳的，您就不至于感到如此得不到安慰。娘娘，我们何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对您不起？咳，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职业都不允许我们这样作。我们的职务是医治这类的悲痛，而不是传播悲痛。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考虑一下，您现在的行为只会给您自己带来损害，是的，只能使您和国王之间的分歧完全无法弥补。君主的心最爱别人顺从，他们爱这样的人。但对那些思想固执的人，他们就会像可怕的风暴那样发作。我知道您性情温和高贵，心灵平静安详；我们是作为和事佬、作为朋友、作为您的仆人而来的，请您把我们当和事佬、朋友和仆人看待吧。

坎丕阿斯　王后，您会发现事实正是这样。您不该用那些妇人家的顾虑来损害您自己的品德。上天赋予您一份高贵的精神，这种高贵的精神总是会排除那些顾虑的，就像剔除赝币那样。皇上是爱您的，您千万不可失去皇上对您的眷爱。至于我们，如果您愿意把您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竭尽绵薄，为您效劳。

凯瑟琳王后　两位大人请便，并且请原谅我。如果我的行为有什么失度的地方，两位可以理解我是妇道人家，对像两位大人这样的人物不懂得怎样回答才算得体。请代向国王陛下致意，我的心仍然属于他，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为他祝祷。两位圣职神父，请把你们的建议赐告；身为王后的人现在也得乞求了，当初她踏上这片国土的时候，没想到要维持她的尊严竟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啊。（同下。）

第二场　国王宫中一间前厅

［诺福克公爵、萨福克公爵、萨立伯爵和宫内大臣上。

诺福克　如果你们团结起来提出指控，坚持到底，红衣主教就可能站不住脚。如果你们错过时机，我敢预言，除了你们已经经受的屈辱以外，必然还有更多新的屈辱在等待你们呢。

萨立　只要有机会能使我回想起我的岳父勃金汉公爵并替他报仇，我总是高兴的。

萨福克　哪个贵族不遭他的白眼？至少有哪个贵族是他放在

眼里的？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什么时候承认过任何人的贵族身分？

宫内大臣　列位大人，你们所说的是你们希望办到的；我也知道他从你我手中应得的是什么。但是现在虽然时机有利，我不敢肯定我们究竟能对他怎样。如果你们不能阻止他和国王接近，千万不要在他身上搞什么名堂，他嘴边的话就像魔法咒语，是能迷住国王的。

诺福克　哼，不要怕他，他的魔法已经不灵验了，国王已经发现对他不利的材料，他的甜言蜜语从此失去了功效。国王肯定已经对他有了反感，他已无法逃脱了。

萨立　大人，我真希望每一点钟听到一次这样的消息。

诺福克　请相信我，这是真的。在这次离婚案中，他的表里不一的行动已经全部被揭穿了。揭穿仇人的本来面目，真是深合我心。

萨立　他的阴谋诡计是怎样泄露的呢？

萨福克　说来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萨立　怎么怎么？

萨福克　红衣主教上教皇的信失误了，落到了国王的眼里，信上说他请求神圣的教皇不要批准离婚，这是批准不得的，因为，信上说道："我发现我的国王已经爱上了王后的一个心腹宫女，安·波琳贵人，而不能自拔了"云云。

萨立　皇上当真看见这信了？

萨福克　不错。

萨立　信上的话能实现么？

宫内大臣　从这封信上，皇上看穿了他那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的行径，他的全部诡计都像一条船似的沉没了。现在呢，病人死了，他才把药送来；皇上已经娶了那位美丽的宫女了。

萨立　但愿如此。

萨福克　大人，您的愿望已经实现，您可以为此而高兴了。

萨立　我全心全意祝他们婚姻美满。

萨福克　我也祝福。

诺福克　人人祝福。

萨福克　上谕已经颁布，要为她举行加冕礼呢。这可是新近的事，对有些人可以不必细谈。但是各位大人，她可真是位杰出的、才貌双全的女子啊。我相信她会给我们这国土带来福祉，举国上下将永志不忘。

萨立　但是国王会不会容忍红衣主教这封信呢？天主啊，千万不要让国王容忍下去。

诺福克　我也愿天主如此。

萨福克　不会，不会。国王鼻子跟前有很多黄蜂嗡嗡地飞着，总有只黄蜂会尽早去螫他的。坎丕阿斯红衣主教已偷偷地到罗马去了，不辞而别，丢下国王的案子不管，十万火急地替我们那位红衣主教奔走，为他的阴谋说项去了。我告诉各位吧，国王知道此事后，还大声喊"哈"呢。

宫内大臣　愿上帝火上加油，让皇上的"哈"喊得更响些。

诺福克　但是大人，克兰默什么时候回来？

萨福克　他已经回来了，带回来了国外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各

国著名僧院都同意皇上离婚，我看皇上二次结婚和安·波琳加冕的事不久即将公布了。凯瑟琳就不再是王后了，她的称号将是亚瑟亲王[①]寡妃。

诺福克　这位克兰默是个很可尊敬的人，为了皇上的事，他是不辞劳苦的。

萨福克　是的，我们不久就将看他升为大主教了。

诺福克　我也听说。

萨福克　确实如此。红衣主教来了。

伍尔习和克伦威尔上。

诺福克　注意，注意，他有些抑郁不欢的样子。

伍尔习　克伦威尔，那一包信件，您呈给皇上了么？

克伦威尔　我亲自交到他手里的，在他卧室里。

伍尔习　他打开包看了没有？

克伦威尔　他接过去立即启了封，他看头一封信的时候，十分严肃地思考着，脸上显得很关心的样子。他要您今天早晨来这里朝见他。

伍尔习　他准备好上朝了么？

克伦威尔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伍尔习　离开我一会儿。（克伦威尔下）（旁白）一定得是阿朗松公爵夫人、法国国王的妹子才成。一定得让皇上娶她。安·波琳？不行。我不能让他娶安·波琳，那不仅是脸蛋俊俏的问题。波琳？不行，我们决不能要波琳。我真

① 亨利王之亡兄。

希望赶快听到罗马的回信。安·波琳已经晋封为彭勃洛克侯爵夫人了？

诺福克　他像很不满意的样子。

萨福克　也许他听说国王生他的气了。

萨立　上帝的公道是不饶人的。

伍尔习　(旁白)被废的王后的侍女？骑士的女儿倒作起了女主人的女主人？王后的王后？这支蜡烛的光亮不够，必须由我来把它夹灭，它才会熄灭。我知道她品德很好，配当王后，这又怎样呢？我还知道她是个热衷的路德派呢，她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不应该让她成为我们那倔强的国王的心腹人。此外，又钻出来了一个异教徒，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异教徒——克兰默，他像条虫子似的爬近国王，受到国王恩宠，言听计从。

诺福克　不知什么事情让他烦恼呢。

萨立　我希望这件事能折断他的心弦才好。

亨利王上，读表册；洛弗尔随上。

萨福克　皇上，皇上！

亨利王　他为他自己积累了成堆的财富！每个小时从他手里流出去多少开销！他到底用什么节约办法耙搂了这许多东西？啊，各位大人，可见到红衣主教么？

诺福克　陛下，我们方才一直站在此处观察他呢。他的脑子里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激动着他，他咬咬嘴唇，表示惊愕，忽然又停住脚步，看着地下，把手指点住太阳穴，又骤然急步快走，又忽然停住，用力捶打胸膛，忽而两眼又

望着月亮。我们看他那些神态十分奇怪。

亨利王　很可能他思想里面斗争得很厉害。今天早晨他奉我命令把国事公文送给我看；你们猜我在这些文件里发现了什么？一份财产清册，我相信这是他无心之中夹在里面的，册子上写明他的各项家私，其中有各种金银器皿、珠宝、华贵衣料、家具等等，其数量之多，不是一个臣民所应有的。

诺福克　这是天意，是什么神明把这份清册夹在公文袋里好让陛下过目的。

亨利王　如果我们觉得他所冥想的都是些人间以外的事和精神领域的事，那他无妨继续他的冥想；但是我怕他所想的事都是人间俗事，不值得他严肃考虑的事。

亨利王就座，向洛弗尔耳语，洛弗尔走向伍尔习。

伍尔习　上天饶恕我。愿上帝永远保佑陛下。

亨利王　好大人，您一肚子装的尽是天堂的玩艺儿，您脑子里装着您最美好的品德的清册，这些东西，您方才正在清点吧。您的精神活动太忙了，找不到片刻的时间来审查审查您在尘世的账目，在这方面我看您简直不善理财呀，所以我很高兴有您这样一位佐臣。

伍尔习　陛下，我有规定执行圣职的时间，也有规定思考我所担任的国家事务的时间，此外，以我这血肉之躯，我也需要有休息保养的时间，我和与我同类的凡人一样，不是铜筋铁骨，须要照顾到休息。

亨利王　您说得很好。

伍尔习　愿陛下经常把我说的和我作的对比一下，我还会给陛下机会的。

亨利王　这话又说得很好，话说得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作了好事，但是话到底不是事。我的父亲很爱您，他说他爱您的，他还用行动在您身上实现了他的话。自从我接位以来，我一直把您引为心腹知己，不仅差您去办利益最大的事，而且把我已有的产业剥下一层来赏给您，以表示我的恩典。

伍尔习　(旁白)这是什么意思？

萨立　(旁白)愿天主火上加油。

亨利王　难道不是我把您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吗？我请您告诉我，我现在说的话您认为是真是假；如果您肯说实话，也请您说一说您是否蒙受了我的好处。您有何话说？

伍尔习　主上，我承认您每日赏赐给我的恩荣，是人力所无法报答的，我虽尽力图报，也难酬万一。我心有余、力不足，但也总求竭股肱之力，凡对圣上有益的、对国家有利的事，我都拿来当我自己的事办。陛下优渥有加，我当之有愧，只能报以忠顺的感谢，为陛下对天祝祷，我对您的忠诚不仅过去是有增无减的，而且在死亡的冬日没有把它消灭之前，还必将与日俱增。

亨利王　回答得好，这番话表明了为人臣者的忠顺；作了忠臣的事，忠臣的荣誉就是报酬，反之，如有污点，必受惩罚。我认为，既然您从我手中得到的赏赉不能算薄，我的心对

您表露的宠爱比别人多，我以人君的身分加给您的荣耀和雨露一样，也比别人多，那么，您的手、您的心、您的头脑、您的能力所能作的一切，尽管您对教皇负有义务，也应当比别人对我表示更多的友好才对，以体现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伍尔习　陛下容禀，我为了陛下的利益比为我自己更加劳心劳力，我现在、过去、将来……尽管全世界的人都粉碎了他们对您的义务，把它从他们的灵魂中抛掉，尽管危机比人们所能想像的还多，而且这些危机一旦出现，比想像的还可怕，但是我对您的忠心将如中流砥柱，独挽狂澜，我永远坚定不移地是陛下的人。

亨利王　这话说得很庄严，请各位大人注意，他的心胸是忠顺的，列位已经看到他的心剖开了。（把一些文件递给他）先念这份，再念这份，然后，您如果还有胃口，再请去用早餐吧。（亨利王向伍尔习瞋目而视，下；各贵族簇拥国王下，相互微笑并耳语。）

伍尔习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骤然震怒？我种了什么因，竟得到这样的果？他临行时对我怒目而视，眼中射出毁灭性的光焰，很像一只怒狮，望着刺伤它的大胆猎人，接着，又把他消灭。我得看看这文件，他发怒的原委怕就在这上面。果然；这文件把我毁了，这就是我为了我自身的目的而搜罗的全部巨额财产的清册，我是想用它来取得教皇的权位、支付我在罗马的朋友们的。唉，疏忽了！真愚蠢，活该失败，是哪个捣乱的魔鬼让我把这重要的秘密

文件放进我送给国王的信袋里去的呢？有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呢？有没有什么新计策可以把这件事从他的思想里排除出去呢？我知道此事使他十分激怒，但是我还有一个办法，如果成功，尽管时运悖逆，我还是可以开脱的。这是什么？"呈教皇"？千真万确，这是我写给教皇的信，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上面了。这回可完了。我已经达到了飞黄腾达的顶点，我的光荣像过了正午的太阳，现在很快就要落下去了。我将要像傍晚的流星一样陨落，人们再也不会看见我了。

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萨立伯爵和宫内大臣重上。

诺福克　红衣主教，请听国王的圣谕。国王命令您立即把国玺交出来，交到我们手里，住到温彻斯特主教官邸——阿舍府去，不得擅自离开，听候皇上发落。

伍尔习　等一等，各位大人，你们有没有书面的证明？事关重要，空口不足为凭。

萨福克　谁敢违抗携带国王的明确面谕和旨意的人？

伍尔习　如果只是空口的旨意，各位爱多管闲事的大人，我告诉你们，我就敢违抗，我就不承认。我看这是你们恶意中伤。爱嫉妒的人啊，我这回才感到你们是什么样的粗劣的材料塑成的，你们是多么热切地注视着我遭受的种种屈辱，好像我的屈辱可以给你们滋养似的！凡是能使我毁灭的一切，都使你们飘飘然起来，忘记了正义与人情。心怀恶意的人们，沿着你们的嫉妒的道路前进吧，基督教是保证你们这样作的，而且可以肯定，到时候你们会得到

恰当的报酬的。你们气势汹汹要讨去的那颗国玺，是我的主上、也是你们的主上国王陛下亲手交给我的，叫我终生享受掌玺的职权和荣誉，并且还附了一道授权的诏书来肯定他的恩典。现在，谁来把它拿去啊？

萨立　就是那位把它交给您的国王。

伍尔习　那就非得他亲自来拿不可。

萨立　你这个僧人，你是个傲慢的叛逆。

伍尔习　傲慢的贵族，你胡说。在四十小时之内，你，萨立伯爵，就会后悔这样口出不逊的，你将恨不得把你自己的舌头烧掉呢。

萨立　你这披着血红外衣的罪人，你的野心剥夺了我的岳父——尊贵的勃金汉的生命，举国上下为此哀恸。把你的同行的红衣主教全体的头颅和你以及你全部的最好的品德加在一起，也抵不过勃金汉公爵一根头发的分量。都是你那该死的诡计，你派我到爱尔兰去作总督，把我打发得远远的，使我不能拯救他，使我远离国王，使我远离一切能以仁慈之心宽恕你所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之人，好让你这位大善人一本你神圣的恻隐之心，用一把斧子解除他的罪愆。

伍尔习　这位夸夸其谈的贵族所说的这番话，以及他所能归到我账上的其他一切，我的回答是，都是一派胡言。根据法律，勃金汉公爵罪有应得。我与此事毫无干系，我也没有私怀恶意要处死他，关于这一点，贵族陪审官们和公爵本人的罪恶勾当可以作证。大人，如果我是个爱多话的

人，我可以告诉您，您这个人既不诚实，也缺乏荣誉；就对我的最尊贵的主上国王陛下的忠诚而言，我敢和比您萨立伯爵阁下更完美的人以及所有看中您那些愚蠢行为的人相比而无愧。

萨立　好哇，你这个僧人，不是看在你那长袍的分上，我就要让你流着生命之血的身体尝尝我宝剑的滋味。各位大人，你们听他多狂妄，你们能忍受么？而且是从这么个家伙的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我们就这样驯服地生活下去，让一件红袍蒙骗过去，那贵族就完蛋了，不如请主教大人出来，用他那顶僧帽，像捉云雀那样，把我们的眼睛晃晕了吧。

伍尔习　一切好事对你的胃口来说都是毒药。

萨立　是的，有一类好事是不对我胃口的，比如说，红衣主教，用勒索的办法把全国的财富都搜集到您一个人的手里；比如说，从截获的邮袋中所发现的您写给教皇的反对国王的信件。既然您提醒了我，我倒不妨说，您作的好事必将遗臭万年。诺福克大人，您是位真正尊贵的人，您是以大家的利益为重的，他何以会犯这样多的罪行，何以从他的生活里可以收集到这么多的罪状，原因就在于我们贵族和我们的子孙不被人看重了，如果让这个人活下去，我们的子孙怕连个绅士都当不上了。红衣主教大人，您和又丑又黑的姘头睡觉的时候听到教堂清晨的钟声会吃一惊，但是我会让您更加吃惊呢。

伍尔习　我本可以向这个人表示万分的蔑视，不过我以仁慈

为职责，不能这样作。

诺福克　大人，所有的罪状都在皇上手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都是十分丑恶的。

伍尔习　等国王知道了我对他的真诚之后，我的清白就会显得更加美好，更加无瑕。

萨立　这是挽救不了您的，我感谢自己还不那样健忘，我还记得某些罪状，这些事是包不住的。红衣主教，如果您感到羞愧而认罪，那么您就表明还保持着一点点诚实。

伍尔习　先生，往下说吧，把您能想到的最坏的罪状都说出来，我也不怕。如果我感到羞愧，那只是因为看到贵族这么没有礼貌。

萨立　我宁可丧失礼貌，也不愿丧失我的头颅。听着吧：第一，您未得国王同意，私自设法取得了教皇代表的地位，利用这职权损害了全国主教的权限。

诺福克　其次，在您写给罗马和其他外国君主的所有的信件上，始终写着"我和我的国王"字样，这样，国王反倒变成了您的臣仆。

萨福克　再次，未经奏明国王或通知枢密会议，在您受命为大使出使神圣罗马皇帝宫廷之时，擅自将国玺带往弗兰德斯。

萨立　还有一项，您未得国王旨意和政府的批准擅自派遣人数众多的使团去见格雷格利·德·卡萨多，缔结我们皇上和菲拉拉公爵之间的盟约。

萨福克　出于纯粹的野心，您命人把您的主教冕铸在国王的

钱币上。

萨立 还有，您把数不清的资财送到罗马提供教廷——这些资财是怎样得来的，我请您自己的良心回答——为您的升官铺平道路，结果整个王国完全被您摧毁。您的罪状还有很多，都是您犯的，因此臭不可闻，我不愿意玷污了我的嘴。

宫内大臣 大人，不要把一个即将失败的人逼得太紧，这是不道德的。他的过错难逃法网，让法律来惩罚他，您不必过问了。这样一个大人物忽然变得这样渺小，我看了心里也流泪。

萨立 我宽恕他。

萨福克 红衣主教大人，国王圣谕还说，您利用教皇代表的身分在国内最近所作的一切已经足以构成擅自执行教皇法权的罪状，因此国王已经下诏，把您的财物、地产、田产、动产等等一概没收，不再受国王保护。这是我接到的指令。

诺福克 好了，我们走了，好让您沉思一回，想想怎样改过自新吧。至于您不肯把国玺交还给我们，还作了倔强的答复，我们一定要禀奏皇上，皇上肯定会对您表示谢意的。好了，我那小小的好红衣主教大人，再见吧。（众人下，伍尔习留在台上。）

伍尔习 你们对我表示的那点小小的好意，再见吧。再见？我全部的宏伟事业从此不再见了。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生出了希望的嫩叶，第二天开了花，身上开满

了红艳艳的荣誉的花朵，第三天致命的霜冻来了，而这位蒙在鼓里的好人还满有把握，以为他的宏伟事业正在成熟呢，想不到霜冻正在咬噬他的根，接着他就倒下了，和我一样。我就像缚着猪尿泡游泳的顽皮小孩，好几年来在光荣的大海上冒进，游到了我力所不及的深处，我那吹得鼓鼓的声势终于爆破了，多年的劳绩使我今天只落得一个疲惫衰老的身躯，任凭狂涛摆布，把我永远埋葬。人世间的浮名虚荣，我恨你；我觉得我的心好像新近被人割碎了一样。依靠帝王的颜色而生存的人是多么可怜啊！在我们所企望看到的帝王的笑脸和帝王可能加在我们身上的毁灭之间，存在着多少苦痛和恐惧啊，远远超过战争和妇人所能引起的。他一旦失败，就像撒旦一样，便是永劫不复。

克伦威尔上，伫立，表示惊愕。

伍尔习　怎么样？什么事，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　先生，我简直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伍尔习　怎么，被我的不幸吓呆了？以你这样的智力，见到伟大人物的衰败也竟感到吃惊么？好了好了，你如果一哭，那我可真是失败了。

克伦威尔　大人感觉怎样？

伍尔习　很好，我的好克伦威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正幸福过。我现在了解我自己了，我感到在我内心里有一种平静，远非人间一切尊荣所能比拟，是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国王把我医治好了，我衷心感谢他；他出于怜悯之

心，从我这两个肩头，这两根坍塌了的柱石上，把一副重担卸下，我承受的荣誉太重了，足以压沉一个舰队。唉，克伦威尔，那真是负担哪，真是负担哪，对于一个向往天堂的人来说，是太沉重了。

克伦威尔　我很高兴大人对待这种负担处理得如此正确。

伍尔习　我希望我作到了这一点；我觉得，由于灵魂坚强了，我现在似乎也能够忍受比我那些怯懦的敌人所敢于加在我身上的苦难更多更大的苦难。外边有什么新闻么？

克伦威尔　最痛心的、最坏的新闻就是您失去国王恩宠的事。

伍尔习　愿上帝降福给他。

克伦威尔　其次，托马斯·摩尔爵士已被遴选为首相，代替您的地位。

伍尔习　这倒有些出乎意外，但是他是个博学之士，我愿他长久受到皇上的恩宠，按照真理和他的良心办正义的事；我愿他在完成了他的途程、在祝福声中长眠之后，他的尸骨能够埋到坟墓里，有孤儿的泪洒在他的墓上。还有什么？

克伦威尔　克兰默回国了，受到了欢迎，并晋封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伍尔习　这倒真是新闻。

克伦威尔　最后，贵人安·波琳早已和国王秘密结了婚，今天在上教堂作礼拜去的时候，作为王后公开出面了，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只是她的加冕问题了。

伍尔习　那就是把我拖下水底的秤砣。克伦威尔啊，国王跑在我的前边了。就因为这一个女人，我把我所有的光荣

都输了出去，再也赢不回来了。太阳升起，但它永远也迎接不到我的荣誉了，它再也不会给那一大批等候我向他们微笑的贵族们镀上一层金了。克伦威尔，你离开我吧，我已经是个可怜的、失败的人，不配再作你的主人和东家。你去找国王吧，他是太阳，我祝这颗太阳永远不落；我已经告诉过他，你是什么人，你如何忠实，他会提拔你的。我知他天性高贵，只要他能够想起我一点影子来，他会有所感触，不会让你的希望和劳力也落空的。好克伦威尔，不可忽略他；要利用现在的时机，为你自己未来的安全作好准备。

克伦威尔　唉，大人，难道我非离开您不可了么？非得放弃这么一位尊贵、真实的好主人了么？一切不是铁石心肠的人，请你们作证，我克伦威尔离开我的主人，心里有多难过。我一定去为国王效劳；但是我永远永远要为您祝祷。

伍尔习　克伦威尔，我的苦难虽然很大，但我本没打算流一滴眼泪，但是你这番恳切而真诚的心意却迫使我扮演起女人的角色了。让我们擦干了眼泪，克伦威尔，听我再说几句。等我终有一天被人遗忘了的时候，等我安睡在没有感觉的、冷冰冰的石头棺材里，再也听不见人们提到我的时候，你可以对人说我曾教导过你，说伍尔习曾一度踏遍了光荣的道路，勘探过荣誉的全部深渊和浅滩，从他的遇难的残骸里为你找到了一条上进之路，是一条稳妥安全的路，虽然你主人自己没有能走上。你只消注意我是怎样失败的，是什么使我毁灭的。克伦威尔，你一定要听我

的嘱咐，把野心抛掉，天使们就是因为犯了野心的罪而堕落的，而人不过是他的创造主的影像，岂能希望通过野心而得到胜利？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珍爱那些恨你的人，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枝，免得嫉妒之徒说闲话。作人要公正，不要怕；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以后，你如果还是失败了，那么，克伦威尔，你的失败也不愧是一个殉教者的失败，会受到祝福的。为国王效劳吧。请你领我进去，把我所有的一切直到最后一个便士开出一份清册来，这些都是国王的。我敢于认为是我自己的财产的东西只有这件袍子和我对上帝的一片诚心了。唉，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如果我把为国王效劳的热诚，用一半来侍奉我的上帝，他也不会在我垂老之年把我赤条条地丢给我的敌人了。

克伦威尔　好大人，忍耐些。

伍尔习　我是在忍耐。别了，宫廷中升迁的希望，我的希望在天堂上了。（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威司敏斯特一条街

二绅士上，互遇。

绅士甲　您好，又遇见了。

绅士乙　您好。

绅士甲　您来此是想占个位置看安贵人加冕回宫么？

绅士乙　我只为此事而来。我们上回相遇的时候，正值勃金汉公爵受审回来。

绅士甲　不错。那一回很不痛快，这一回却是普天同庆啊。

绅士乙　这很好啊。我相信市民们今天一定安排了各种演出，举行盛装的游行，以及种种喜庆活动，充分表现他们忠于皇上的心意。说句公道话，他们总是热情的。

绅士甲　没有像今天的庆祝这样盛大的了，而且，我告诉您，也没有像今天的庆祝这样受到欢迎的了。

绅士乙　请允许我冒昧问一声，您手里拿的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绅士甲　按照加冕的惯例，这一天可以请派差使，这就是请差

的名单。第一位是萨福克公爵，他请求担任大总管，第二位是诺福克公爵，他请求担任典礼官，其余的您自己看吧。

绅士乙　谢谢您，先生。如果我不知道有这种惯例，我倒要感谢您这张名单呢。但是请问，废后凯瑟琳怎样了？她的事情进展如何？

绅士甲　这我也能告诉您。最近，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其他博学可敬的、和他同等地位的神甫们的伴随之下，在登斯塔布尔地方开了一次庭，废后凯瑟琳就住在离那儿六哩路的安普希尔地方。他们屡次传她出庭，但是她没有去。说得简单点吧，虽然她没有出庭，但是由于国王近日良心上的不安，这些博学的神甫们一致同意判她离婚，宣布她的婚姻无效。此后，就把她迁到金莫顿去了，直到现在她还在那里生病呢。

绅士乙　可怜的好王后啊。（号角声）号角响了，站拢些，王后来了。（木号声。）

加冕行列的次序：

一阵响亮的号角声。

1、二法官。

2、首相，玺囊、长柄锤前导。

3、歌童队，唱赞诗（随奏音乐）。

4、伦敦市长，持长柄锤。随后，司礼官，穿礼服，戴镀金铜王冠。

5、道塞特侯爵，持金权杖，戴黄金半王冠。萨立伯爵，持银制鸽杖，戴伯爵冠。二人均佩联续S形项链。

6、萨福克公爵，穿大礼服，戴公爵冠，持大总管白色长杖。诺福克公爵，持

典礼官杖，戴小王冠。二人均佩联续S形项链。

7、四名五港子爵举华盖为王后遮荫，王后穿礼服，头发披散，发上饰明珠，戴王后冠，两旁为伦敦主教和温彻斯特主教。

8、老诺福克公爵夫人，戴金制小王冠，插花，持王后裙裾。

9、贵妇人或伯爵夫人若干，戴金制小圆冠，无饰无花。

以上行列依次隆重走过舞台。

绅士乙　不愧是皇上家的行列。这些人我认识，但是拿着权杖的那位是谁？

绅士甲　道塞特侯爵；那位拿杖的是萨立伯爵。

绅士乙　真是一位雄赳赳、衣着华丽的贵族。那一位怕是萨福克公爵吧。

绅士甲　正是他，他是大总管。

绅士乙　那位是诺福克公爵么？

绅士甲　是的。

绅士乙　（望着王后）愿上天降福给你，你这张脸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了。先生，她简直是天使啊，我这话若不对，也算不得是个有灵魂的人了。咱们的国王怀中拥抱了东、西印度的全部财富，不，当他拥抱这位美人的时候，比东、西印度还富。难怪他对于娶凯瑟琳感到良心不安了。

绅士甲　举着华盖给她遮荫的是五港的四位子爵。

绅士乙　他们真幸福，所有挨近她的人都幸福。那位在王后身后为她举着裙裾的老太太，我看是诺福克公爵夫人吧。

绅士甲　是的，其余的都是伯爵夫人呢。

绅士乙　这从她们戴的小王冠可以看出来。他们真像天上的明星。

绅士甲　有时候他们会成为陨星的。

绅士乙　不要再提了。

在一阵响亮号角声中，行列下。

绅士丙上。

绅士甲　先生，上帝保佑您。您在哪儿挨挤受热来着？

绅士丙　在大教堂人堆里，那儿连插一个手指头的缝儿都没有，欢乐的人群那股汗臭气简直把我闷死了。

绅士乙　您看见加冕了？

绅士丙　我看见了。

绅士甲　怎么个情形？

绅士丙　十分值得一看。

绅士乙　好先生，跟我们说说吧。

绅士丙　尽我的能力吧。衣服华丽的贵族和命妇就像一条河流，他们把王后带到神坛前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地方，然后引退到一定距离之外，王后陛下才在一张华丽的宝座上坐下，休息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光景，任凭大家欣赏她的美丽容貌。先生，请相信我，她可以算是自古以来和男人同床的最美的女子了。当人们看了个够以后，忽听得一阵巨响，声音大得就像起了飓风的海中的船上绳索，也有各种的调子。这时，帽子、外衣、我看连裤子都被抛到了空中，如果人们的脸能够摘下来，恐怕到现在还没有找回来呢。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热烈的庆祝场面。还有半个礼

拜就要生产的大肚子女人像古代打仗用的撞城槌拚命往人堆里撞，人群在她们面前东倒西歪。男人们没有一个来得及说“招呼我的老婆”，人群密得奇怪，就像织成的一块布一样。

绅士乙　后来呢？

绅士丙　最后，安贵人立起身来，腼腆地迈开步伐走向神坛，跪在神坛前面，像圣徒一样抬头望着上天，虔诚地祈祷。然后她又站起来，向人们一鞠躬；接着，坎特伯雷大主教把应当加在王后身上的一切，都加在她身上：圣膏、爱德华王的王冠、杖、和平鸟和其他这一类的高贵标饰。这段仪式完成后，歌童队在全国精选的乐师的伴奏下齐唱赞美诗。就这样，她离开了教堂，在全副仪仗的随同下步行回约克府，大婚筵席就在约克府举行。

绅士甲　先生，您可别再叫它约克府了，那是属于过去的了。自从红衣主教失败后，约克府的称呼就取消了，现在属于国王，改称“白厅”了。

绅士丙　我知道，但是改名不久，老名字在我说还是记忆犹新的。

绅士乙　王后两旁那两位虔诚的主教是谁？

绅士丙　一个是斯多克斯理，一个是嘀登纳，嘀登纳是温彻斯特主教，新近从国王秘书的职位提升的，斯多克斯理是伦敦主教。

绅士乙　据说温彻斯特主教对德高望重的大主教克兰默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

绅士丙　这是全国上下都知道的，但是他们之间的裂痕并不算大，一旦真正破裂，克兰默是能找到一个决不退缩的朋友的。

绅士乙　请教是哪一个？

绅士丙　托马斯·克伦威尔。这个人很受国王器重，是个真实可靠的朋友，国王已任命他为珠宝库司库，枢密会议的成员。

绅士乙　他还值更多的犒赏呢。

绅士丙　是的，那是肯定无疑的。先生们，跟我到宫里去，作我的客人，不要推辞，我在宫里还算多少吃得开的。我们一面走，我一面再把更多的情况和两位说说。

绅士甲
绅士乙　遵命遵命。（同下。）

第二场　金 莫 顿

废后凯瑟琳带病上，葛利菲斯和忍耐两边扶持着她。

葛利菲斯　娘娘感觉如何？

凯瑟琳　唉，葛利菲斯，病得快死了，我的两条腿像果实累累的树枝，直往地上沉，很愿意摆脱一身的负担。端一张椅子来。现在我觉得舒服点了。你刚才搀我出来的时候，葛利菲斯，是不是说伍尔习红衣主教这位荣誉的骄子死了？

葛利菲斯　是的，娘娘，但是您方才十分难受，所以没有听见。

凯瑟琳　好葛利菲斯，请你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如果他死得好，他倒可以很恰当地作我一个先行的榜样呢。

葛利菲斯　娘娘，大家都说健壮的诺森伯兰伯爵在约克把他逮捕了，把他当作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押来受审，在路上他突然病倒，病得十分沉重，连自己的驴子都不能骑乘了。

凯瑟琳　唉，可怜的人。

葛利菲斯　他一路上缓缓而行，最后到了莱斯特，住在当地的寺院里，寺院主持带领全寺僧众恭敬地接待了他，他对主持说："主持神父，今天来到你们这里的是个老头儿，政治的风暴把他吹得残破不全，就让这副疲惫的老骨头在这里安息吧。请你发个慈悲，给他一块葬身之地。"说完，他就去睡觉了，他的病一刻也不放松他，过了三夜，将近八点钟的时候，他自己预言道，这就是他的最后时刻了，他满怀着悔罪之情，不停地沉思着，流着悲伤的眼泪，把他的一切荣誉还给了人世，把他的灵魂交还给上天，在平静中长眠了。

凯瑟琳　但愿他得到安息，但愿他犯的错误不至于搅乱他的安息。但是，葛利菲斯，请允许我再评论他几句，我想说的话倒也不是苛刻无情的。他这个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总把自己和帝王们平列；他用不可告人的手段奴役整个国家；买卖圣职在他来说是公平交易；他自己的意见就是他的法律；在皇上面前他竟敢说假话，而且永远口是心非。只有在他想要害人的时候，他才表示一点恻隐之心；

他许的愿是了不起的，就像他过去的声势；但是他实际的行动却微不足道，像他现在这样。他把自己身体糟踏坏了，还给僧侣们树立了坏榜样。

葛利菲斯　尊贵的娘娘，人们的丑行就像刻在金石上一样，与世长存，而他们的德行，我们就写在水上。请娘娘听我现在来说一说他的好处，可以么？

凯瑟琳　好吧，好葛利菲斯，否则我这个人就存心太坏了。

葛利菲斯　这位红衣主教虽然出身微贱，但是毫无疑问他天生就是要成为赫赫一世的人物的。从孩提时候起，他就好学，成为饱学的贤士；他十分明智，谈吐优美，很能说服人。对不爱他的人，他显得高傲刻薄；对愿意结识他的人，他和夏天一样温和。他虽然贪得无餍，这是罪孽，但是，娘娘，他赏赐起来，手笔简直和帝王无二。他在伊普斯威治和牛津建立的两座姊妹学院永远可以为他作见证，其中一个随他的失败而衰落了，不愿意在恩主去世之后再存在下去；另一个虽然没有建完，但非常著名，在学术上有卓越的地位，至今方兴未艾，凡是基督教的国家将要永远歌颂他的功绩。他的颠覆给他带来了满载的幸福，因为在被颠覆之后，也只有在被颠覆之后，他才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作小人物的幸福。他在畏惧上帝的心情之中与世长辞，这给他的暮年增添了极大的光荣，这种光荣不是任何人所能赐予他的。

凯瑟琳　我死后只希望有一个像葛利菲斯这样的忠实的史家来报导我生前的事迹，来保卫我的荣誉不受歪曲。当那

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我最恨他，现在他死了，你以你严格爱真理的精神和温和的态度，使我尊敬他。愿他得到平安。忍耐，不要离开我，扶我靠低些，我不会麻烦你多久了。好葛利菲斯，叫乐师们给我演奏那个悲哀的曲子，就是我指定作我的挽歌的那个曲子，让我坐在这儿默想我将要体验的天堂上的和谐吧。

奏悲哀而严肃的音乐。

葛利菲斯　她睡着了，好姑娘，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坐下，不要吵醒她。放轻些，好忍耐。

梦

六个人物迈着庄严而轻盈的步伐依次上。他们身穿白袍，头戴月桂枝编的冠，脸上蒙着金色面具，手里举着月桂枝或棕榈枝。他们先向她请安，继而舞蹈。在变换舞蹈的时候，最先二人把一个多余的桂冠举在她头上，其他四人向她恭敬请安；然后，最先二人将桂冠交给后面二人，这两个人也按同样次序变换舞蹈，并将桂冠举在她头上，然后将桂冠交给最后二人，最后二人也按同样次序变换舞蹈。这时，她好像受到感应一样在睡梦中作手势表示欢乐，双手向天上高举。梦中人物一面舞蹈，一面带着桂冠消逝。音乐继续演奏。

凯瑟琳　和平的精灵，你们在哪儿？你们都走了？把我丢在这儿受苦么？

葛利菲斯　娘娘，我们在这儿呢。

凯瑟琳　我叫的不是你们。在我睡着以后，你们没看见有人进来么？

葛利菲斯　没有人进来，娘娘。

凯瑟琳　没有？你们难道没有看见方才有一队福地神仙来请

我赴宴么？他们的脸像太阳一般放出光辉，把千万条光芒射在我身上。他们答应我享受永恒的幸福，而且，葛利菲斯，他们还给我带来了桂冠，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不配戴，当然，我将来是会戴上的。

葛利菲斯　娘娘，您得了这样一场美好的梦，我是万分地高兴。

凯瑟琳　叫他们不要奏乐了，我听着觉得太刺耳、太沉闷了。

音乐停止。

忍耐　您注意没有，娘娘忽然之间起了很大的变化？她的脸拉得多长啊！她的脸色多苍白，像泥土一样冰冷！注意她的眼睛！

葛利菲斯　她要去了，姑娘，祈祷，祈祷。

忍耐　愿上天给她安慰。

使者上。

使者　请娘娘安——

凯瑟琳　你这个无礼的家伙，怎么对我这么没规矩啊？

葛利菲斯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您明知她不愿丧失她过去的尊严，还用这样粗鲁的态度对待她。去，跪下吧。

使者　我罪该万死，请娘娘恕罪，我来得仓促，使我顾不得礼貌了。外面有位先生奉皇上派遣来见娘娘。

凯瑟琳　葛利菲斯，叫他进来。但是这个家伙，永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他。（使者下。）

凯普切斯上。

凯瑟琳　如果我看清楚了的话，您是我的外甥神圣罗马皇帝

派来的大使大人吧，您叫凯普切斯，是吗？

凯普切斯　正是，听候您差遣。

凯瑟琳　大人啊，今天的时势和称号，对我来说，比起您刚认识我那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但是请问，您来见我有何贵干哪？

凯普切斯　尊贵的娘娘，首先让我表示我本人愿意为您效劳的心意；其次，国王要求我来访问您，他听说您得了病，很是难过，叫我代表他向您表示作国君的慰问，衷心请求您把心放宽。

凯瑟琳　我的好大人，这种安慰来得太迟了，就好比问斩以后的大赦一样。这样一副良药下得及时还可能把我治好，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任何安慰所能治好的了，现在只有祈祷。皇上境况如何啊？

凯普切斯　他圣躬安康。

凯瑟琳　但愿当我和蛆虫为伍、我的可怜的名字从这国土上被放逐出去以后，他长久安康，万世兴隆。忍耐，我让你写的那封信已经送出去了么？

忍耐　还没有，娘娘。

凯瑟琳　先生，我恳求您把这封信交给我们的国王。

凯普切斯　愿为娘娘效力。

凯瑟琳　在这封信里，我请求他好好照看他的小女儿，她是我们纯洁爱情的结晶，我愿上天的甘露密密地降在她身上，给她带来幸福。我请求国王给她正派的教育，她年纪小，性情高贵而谦和，我希望她不会辜负这样的教养。我请

求国王看在她母亲分上，对她稍微表示一点慈爱，因为她母亲，上天知道，是深深爱国王的。其次，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请求，那就是请他对我这些可怜的侍女们稍稍表示一点仁慈。她们不论在我得意还是失意的时候都是忠实地跟随着我，她们之中，我敢发誓——而且在我垂死之际我也决不会撒谎——个个品行端正，灵魂真诚秀美，诚实不苟，行为合度，没有一个不配嫁一个真正的好丈夫，务必让她们嫁给贵族人家，娶她们的人我敢说是会幸福的。最后，我还替我的男仆请求，他们可以算是最穷苦的了，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贫穷而离开我，我希望把他们应得的工资照付给他们，在这以外再多给他们一些，作为我给他们的纪念。如果上天赐给我的寿限稍长些，我手头更富裕些，我们诀别的时候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的。这些就是这封信的全部内容，好大人，请您看在您在人世间最珍爱的东西的面上，替这些可怜的人们说句好话，恳请国王满足我最后的要求，那么在我逝世之后，我的灵魂也如您所希望的那样会得到安息了。

凯普切斯　苍天在上，我一定遵命，否则我还像个人的样子么？

凯瑟琳　我感谢您的诚心。请您代我向皇上致以深刻的敬意，告诉他，他长期以来引为烦恼的事，现在已经从人世间消逝了。对他说，我临死还为他祝福，我死后还要为他祝福。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再见吧，大人。再见吧，葛利菲斯。忍耐，你还不能离开我啊。我得睡到床上去了，再

叫几个女人进来。好姑娘，我死后，要让人们合乎礼节地对待我，在我身上洒一层处女的花朵，让全世界知道我到死是个贞洁的妻子。在我身上涂上香膏，然后再把我安葬。我虽然是个被废黜的王后，但是我的葬礼应当是一个王后的葬礼，是一个国王的女儿的葬礼。我不能再多说了。（二人扶凯瑟琳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伦敦。王宫中一走廊

温彻斯特主教噶登纳上，一侍童持火炬前导，遇托马斯·洛弗尔爵士。

噶登纳 已经一点钟了，孩子，是不是？

侍童 已经打过一点了。

噶登纳 这是人们满足自然的需要的时刻，不是追求娱乐的时刻了，该用甜蜜的睡眠恢复我们的身体，不该浪费时光了。晚安，托马斯爵士，这么晚还到什么地方去？

洛弗尔 大人，您是从国王那儿来么？

噶登纳 是的，托马斯爵士，我告辞的时候，他还在和萨福克公爵斗牌呢。

洛弗尔 我也得去见他，迟了他就睡了。告辞。

噶登纳 先别走，托马斯·洛弗尔爵士，您有什么事情？您好像有急事似的。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是您的朋友，把您这么晚还去办的事透露一点给我吧。半夜要办的事，就像人们说的半夜出现的精灵，它的性质一定比白天办的

事要更惊人啊。

洛弗尔　大人，我爱您甚于朋友，比这件事更重要的秘密，我也信得过您，敢对您说。王后临蓐了，他们都说很危急，怕生产以后，人也不保。

嘉登纳　她结的果，我衷心祝祷能在吉祥时刻降生，不要夭折；但是那棵树，托马斯爵士，我但愿它现在就被从根掘起。

洛弗尔　我觉得我可以同意您的话，但是我的良心对我说，她是个好人，是个温和的女子，值得我们很好的祝愿。

嘉登纳　但是，先生，先生，听我说，托马斯爵士，您和我的看法总是一致的，我知道您有见识，笃信宗教，让我告诉您，这样下去永远好不了，好不了，托马斯·洛弗尔爵士，请相信我，除非她的左右手克兰默和克伦威尔，和她本人，躺进了坟墓。

洛弗尔　先生，您提的这两个人是国内最受注意的人。克伦威尔除了当珠宝库司库之外，又被任命为最高法庭推事兼掌案卷，又任国王秘书；此外，先生，他真说得上左右逢源，前程似锦，随着形势，还要加官晋爵呢。大主教是国王的左右手和喉舌，谁敢说一句反对他的话？

嘉登纳　是的，是的，托马斯爵士，但是有人敢，我自己就曾敢于发表反对他的意见。而且，不瞒您说，先生，我已经成功地激恼了枢密会议各位大臣，使他们相信这位大主教乃是一个最危险的、天字第一号的妖僧——我明知他是，他们也明知他是——他就像瘟疫一般沾染了整个国家。

各位大臣十分恼怒，向国王申述了他们的意见，国王迄今为止是倾听我们的指控的，这也是国王的隆恩和对国事的关怀。他听了我们的理由，预见到可怕的灾难，已下谕明天早晨召开枢密会议，命令大主教出席。他是一颗腐草呀，托马斯爵士，我们必须把它连根铲除。您要办的事被我耽搁得太久了，晚安，托马斯爵士。

洛弗尔 祝您长享晚安，大人，再见。(嘉登纳和侍童下。)

亨利王和萨福克公爵上。

亨利王 查尔斯，今天晚上我不再玩了，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您这个对手叫我无法招架。

萨福克 陛下，以前我从来没有赢过您。

亨利王 很少，查尔斯，如果我的心思是在斗牌上，您今后也休想赢我。洛弗尔，王后那边有什么消息么？

洛弗尔 我没有能够亲自把您吩咐的话向她回禀，我托她的侍女把您的圣谕转告，侍女回来说，王后向陛下表示感谢，衷心恳求您为她祈祷。

亨利王 哈，你说什么？为她祈祷？怎么，她大声哭叫了么？

洛弗尔 她的侍女是这样说的，还说她每一次阵痛就像死过去一遍一样。

亨利王 可怜的好王后。

萨福克 愿上帝解除她的负担，临产轻松，生个后嗣，好叫陛下高兴。

亨利王 查尔斯，现在已经是午夜了，你去睡吧，在你作晚祷的时候，不要忘记我那可怜的王后的处境，为她祈祷。让

我独自一个呆着吧，我要想些事情，有人和我作伴就不能想了。

萨福克　祝陛下一夜平安，我祈祷的时候一定不忘记为我的好女主人祈祷。

亨利王　晚安，查尔斯。（萨福克公爵下。）

安东尼·丹尼爵士上。

亨利王　先生，结果如何？

丹尼　陛下，我已遵旨把大主教大人带来了。

亨利王　哈？坎特伯雷大主教？

丹尼　是的，陛下。

亨利王　好，他在哪儿，丹尼？

丹尼　在外面候旨。

亨利王　把他带进来。（丹尼下。）

洛弗尔　（旁白）这就是温彻斯特主教所说的那件事了，我来得正巧。

克兰默和丹尼上。

亨利王　离开走廊。（洛弗尔好像要逗留）哈？我已经说过，走开。什么？（洛弗尔和丹尼下。）

克兰默　（旁白）我很害怕。他为什么这样皱着眉头啊？这是他盛怒的表情。事情很不吉利。

亨利王　怎么样，大人？您大概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召见您。

克兰默　（跪下）奉召觐见陛下是我的职责。

亨利王　请起来，我的好坎特伯雷大主教，来，我们两个一块儿散散步吧，我有件新闻要告诉您呢。来、来，让我握着

您的手。好大人，我要说的话使我很难过，我真不愿意重复这些话。近来，我虽然不想听，但时常听到，有人对您表示严重的，我说，严重的不满。我和我的枢密会议考虑了这些意见之后，决定请您明天一早出席枢密会议。我知道在会议面前，您不可能很轻易地把自己洗刷清白，必须等候进一步的审问，届时还须要您出庭就控告的罪状为您自己答辩，同时，您必须忍耐一些，要甘愿住进伦敦塔监狱。您和我都是枢密会议成员，和弟兄一样，我们应当按这样的程序办，否则就没有人来作证控告您了。

克兰默　（跪下）我感谢圣上隆恩，我十分庆幸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好机会，像谷子一样彻底扬一扬，把我身上的麸皮和麦粒分开。我知道没有人比我这个可怜的人遭受更多的谗言诽谤的了。

亨利王　站起来，好坎特伯雷主教，我是你的朋友，你的真诚耿直，在我印象里是扎了根的。把你的手给我，站起来，让我们一同散步。我的圣母在上，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人，我本来以为您会向我提出请求，要我费点力气替您和指控您的人调解一番，并且听从您的请求，不再加以监禁呢。

克兰默　敬畏的主上，我立身处世，就靠真理和诚实。如果我丧失了真理和诚实，我就等于和我的敌人一起击败了我自己；如果没有了这两种品德，就是丧失了我这副躯体，也不足惜。对于任何反对我的话，我是毫不畏惧的。

亨利王　您难道不知道人们，全世界的人们，对您是怎样一个

看法么？您的敌人众多，而且不是等闲的敌人，他们的计谋也不是等闲的；在争论中，正义和真理也不一定永远能得到公平的裁判，黑了良心的人要招揽一些同样黑了良心的恶棍来作您的反面证人，那该是多容易啊？这类事情过去是发生过的。反对您的人很有势力，他们的狠毒也是很可观的。在这种不顾誓言的证人面前，您希望得到什么好运气么？我是您的主人，您是我的神父，我过去在这罪恶的人间也没得到什么好运气。好了，好了，您真是把悬崖错当没有危险的跳台，热烈地追求您自己的毁灭啊。

克兰默　愿上帝和陛下保佑我这无辜之身，否则我就要堕入别人给我准备的陷阱里了。

亨利王　不必沮丧，我不让步，他们是不敢得寸进尺的。把心放宽，今天清早务必出席，让他们审问。万一他们举出一些事由来判您有罪，要把您关进伦敦塔监狱，那您务必想尽办法，利用当时条件，极力申诉自己无罪。如果恳求不收效，把这只戒指交给他们，当他们的面说您要请我作主。看，这位善良的人哭了，我敢拿我的荣誉担保，他为人是诚实的。我的圣母在上，我敢发誓，他的心是纯正的，在我的王国里，没有人有一个像他这样好的灵魂。您去吧，按照我的吩咐行事。（克兰默下）他简直泣不成声了。

老妇人上。

卫士　（在内）回来，您要作什么？

老妇人　我就是不回来，我有重要的消息，什么规矩不规矩，

我葬撞就是规矩。愿善良的天使在你头顶上飞翔，用他们的祥瑞的双翼荫庇你的圣躬。

亨利王 从你的神色我就猜到了你带来的消息。王后生了？是吧？生了个男孩。

老妇人 是的，皇上，是个叫人疼爱的男孩。愿天上的上帝现在、将来永远赐福给她。她生的是个女孩，生了这女孩以后，一定会生男孩的。皇上，您的王后请您去看看她，还要您去认识认识这位新到的客人呢。她跟您长得再像不过，就像两颗樱桃一样。

亨利王 洛弗尔！

洛弗尔重上。

洛弗尔 皇上。

亨利王 赏她一百马克。我去看王后去了。（下。）

老妇人 一百马克？不行，我得多要。这点钱给个普通的当差的还差不多。我非得多要不可，哪怕骂街也得问他要出来。我说姑娘像她，这句话就值这点钱？我得多要，要不然我把话收回。对，趁热打铁，我得跟他干到底。（二人下。）

第二场 枢密会议室的前厅

克兰默上，仆役、侍童等随上。

克兰默 我希望我没有迟到，枢密会议派来传我的人请我马上来到。怎么，门关得紧紧的？这是什么意思？喂！里

边有人么？

司阍上。

克兰默 你们不至于不认识我吧？

司阍 大人，我认识您，但是认识您也没办法。

克兰默 为什么？

司阍 大人，没有传您，您只好在外边等着。

御医勃茨上。

克兰默 原来如此。

勃茨 （旁白）这可是故意刁难，我很高兴这事正巧让我撞见。我立刻去禀告国王。

克兰默 （旁白）那人是勃茨，国王的御医，他走过的时候，两只眼睛是多么热情地看着我啊。希望上天不要让他泄露我的耻辱。这肯定是某些恨我的人要扑灭我的尊荣故意安排下的，愿上帝让他们回心转意，我从来没有主动地引起他们的恶意过。如果不是有意如此，他们不会羞辱我这样一个枢密会议的同僚，让我和侍童、差人、仆役一起在门外伺候的。但是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让我耐心地等候吧。

亨利王和勃茨从阳台窗口出现。

勃茨 我来请陛下看一件最怪的怪事。

亨利王 什么事，勃茨？

勃茨 我想皇上一定常见这种事。

亨利王 在哪儿？

勃茨 在那边，皇上。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尊竟和仆役、侍

童、跟班一起，在门口伺候传见呢。

亨利王　哈？果然是他。这就是他们对同僚表示的尊敬么？幸亏还有一个人，权力在他们之上。我起先以为他们之间彼此真诚相待，至少也彼此以礼相待，不至于让大主教这样地位的人、和我这样亲近的人，听候他们的命令，而且像个送公文的邮差在门外伺候着。圣马利亚在上，勃茨，这简直是恶作剧。让他们去吧，把帘子拉上。我们很快就会听到下文的。（同下。）

第三场　枢 密 会 议 室

首相、萨福克公爵、诺福克公爵、萨立伯爵、宫内大臣、嘎登纳和克伦威尔上。首相在左边案子的上首落坐，在他上首设一空椅，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席位。其余人等依次分两边落坐。克伦威尔任秘书，坐末位。司阍守门。

首相　秘书先生，请宣布今天举行枢密会议的事由。

克伦威尔　各位尊敬的大人，今天主要的事由是关于坎特伯雷大主教。

嘎登纳　他知道了吗？

克伦威尔　知道了。

诺福克　那边是谁在伺候？

司阍　大人，您是说外边吗？

嘎登纳　是的。

司阍　外边有大主教大人，已经等了半个钟头，听候命令呢。

首相　让他进来。

司阍　大人现在可以进去了。

克兰默上，走向会议桌前。

首相　我的好大主教大人，今天我坐在这里，看着这张椅子空着没有人坐，我心里着实难过。但是，我们都是凡人，天性脆弱，容易被肉体上的需要所左右；很少有人是天使；由于脆弱，由于缺乏智慧，像您这样一位应当给我们教导的人，却自己行为失检，而且还不是小小的失检。首先，您违抗国王，其次您违反了他的法律，您和您手下一群僧侣在王国全境之内，根据我们的情报，到处散布邪恶危险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都是邪说，如果不加纠正，将要造成很大的危害。

嘉登纳　各位尊贵的大人，不但要纠正，而且要立刻纠正。就好比驯野马的人，不是手里牵着马、遛它们就可以把它们驯服的；必须用坚强的马嚼套住它们的嘴，用马刺踢它们，才能叫它们就范。如果我们太姑息了，对某一个人的荣誉表现出幼稚的怜悯，纵容瘟疫传播，一切治病的良药都将归无效，结果怎样？混乱、暴动，整个国家蒙受疫疠的普遍腐蚀，就像不久以前我们的邻国——德国南部，那就是前车之鉴啊，我们对它的同情还记忆犹新呢。

克兰默　各位大人，迄今为止，不论在我的生命的全部过程中，抑或在我任职的全部过程中，我总是力求，而且作了不小的努力，使我宣扬的学说和我的强有力的权威地位不背道而驰，安然无事，目的永远是想作有益的事。各位大人，我可以坦白地说，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憎恶、更积

极反对那些破坏社会和平的人。我祈求上天，不要让国王遇到忠心不如我的人。那些把嫉妒和邪恶作为营养的人，见了最好的人也敢去咬一口的。我恳请各位大人，为了表示你们的公正，让我这件案子的原告，不管他们是谁，面对面站出来，毫无顾忌地对我提出控诉吧。

萨福克　大人，这可办不到，您是枢密会议的大臣，因此，没有人敢控告您。

嘉登纳　大人，由于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我们就对您直截了当说了吧。我们奉皇上圣谕，又经我们同意，为了更好地对您进行审讯，决定把您从这里押解到伦敦塔监狱，在那里您将被贬为庶人，到那时恐怕有比您料想得到的还多得多的人敢于毫不畏惧地指控您呢。

克兰默　啊，我的好温彻斯特主教，我感谢您，您永远是我的好朋友。您的要求如果得到满足，我看您不仅想当我的审判官，而且想当陪审官呢，因为您为人是十分仁慈的啊。我看出了您的目的，您无非是想把我毁了。大人，对一个圣职人员来说，仁慈温驯要比勃勃的野心更得体些。用温和的教导把那些迷失方向的灵魂挽救回来，不要抛弃其中任何一个。不管您用多大压力来考验我的忍耐，我毫不怀疑我是会把我自己洗刷清白的，正如您可以不顾一切地每天作恶一样。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为了对您的职业表示尊敬，我就谦逊些吧。

嘉登纳　大人，大人，您不是个正宗正派的教徒，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了。您的花言巧语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适

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

克伦威尔　温彻斯特大人，请您允许我说一句，您未免太尖锐了一些；像大主教这样尊贵的人，尽管犯错误，也应当看在他们过去的分上，对他们表示尊敬，投井下石是残酷不仁的。

噶登纳　好秘书先生，我请求阁下原谅；在今天这张会议桌上，您是最没有权利说这种话的人。

克伦威尔　为什么，大人？

噶登纳　难道我不知道您是赞成这新教派的吗？您这个人不忠诚呀。

克伦威尔　不忠诚？

噶登纳　是的，我说“不忠诚”。

克伦威尔　我但愿您有我一半的忠诚就好了，那人们就会为您祈祷，不会怕您了。

噶登纳　我一定记住您这胆大包天的话。

克伦威尔　请吧。也请记住您自己的胆大包天的生活吧。

首相　这太过分了，各位大人，住口吧，怎么竟不顾起羞耻来了。

噶登纳　我说完了。

克伦威尔　我也说完了。

首相　好，大人，您请听，我认为大家一致同意把您作为犯人护送到伦敦塔监狱，等我们接到国王上谕再作处置。各位大人都同意么？

全体　同意。

克兰默　各位大人，除了把我送到伦敦塔监狱以外，没有其他仁慈的措施了么？

噶登纳　您还希望什么其他措施呢？您真是出奇地爱捣麻烦。外面的卫士准备。

一卫士上。

克兰默　为我准备？你们一定要把我当叛逆一样押去么？

噶登纳　把他交给你了，你要保证把他安全地送到伦敦塔。

克兰默　各位大人稍待，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各位大人请看，这只戒指可以让我的案件不受残暴之徒的支配，可以让我把我的案件交给最尊贵的法官——我的主上国王去处理。

宫内大臣　这是国王的戒指。

萨立　这不是假的。

萨福克　老天在上，这是真戒指。这件事好比一块危险的大石头，我们一开始推它的时候，我就和你们大家说，会砸到我们自己身上的。

诺福克　各位大人，你们以为国王会让这个人的一个小指头受到委屈么？

宫内大臣　国王看重这个人的性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这一点现在是肯定无疑的了。我后悔不该纠缠进去。

克伦威尔　这个人是个诚实人，只有魔鬼和他的门徒才嫉妒他，当初我搜集不利于他的谣言情报之时，我就认为你们把火吹旺无非是引火烧身。现在果然落到你们自己身上了。

亨利王上，对他们瞋目而视，就座。

噶登纳　敬畏的主上，我们每天都感谢上天赐给了我们这样一位君主，他不仅善良智慧，而且最笃信宗教。他满怀着服从上帝的心情，把争取教会的利益当作他最高的荣誉。而且为了加强这神圣的职责，表示亲切的关怀，他还亲自出席审判，来听取教会和这个罪大恶极的罪犯之间的争端。

亨利王　您一向擅长随机应变的阿谀奉承，温彻斯特主教。但是您要明白，我现在到这儿来，不是来听这种拍马屁的话，而且在我面前，这种话太单薄、漏洞太多，不足以掩盖恶意；要欺骗我，您是休想。您扮演一条奉承主人的哈巴狗，想摇起您那三寸不烂之舌来打动我，但是不管您把我当作什么样的人，有一点我是肯定的，你天性残忍，而且嗜血成性。（向克兰默）您是位好人，坐下。现在我倒要看看哪个人最骄纵，胆子最大，只要他敢把他的手指头对你摇一摇，我指着一切神圣的东西发誓，我看他不如饿死，也别动一动念头，认为你不配和他一样当枢密会议的大臣。

萨立　不知陛下可乐意——

亨利王　先生，我一点也不乐意；我满以为我的枢密会议的成员多少是懂得道理、有智慧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我一个也没发现。各位大人，让这个人，这个好人——你们之中没有几个配得上这样的称号——这个诚实人，像个长满虱子的小当差一样在会议室门外伺候着，难道这叫有见

识么？而且他的地位和你们一样高。这真可耻呀！难道我委托你们办这事，你们就忘其所以了？我给你们权力把他当作一位枢密大臣来审问，不是叫你们把他当作一名仆役。我看得出来，你们之中有些人，与其说是出于忠诚，不如说是出于恶意，很想，如果有机会，在审问时尽一切可能折磨他，但是只要我活一天，你们就休想得到这种机会。

首相　敬畏的主上，请允许我为大家解释一两句。关于囚禁他的事，当初的目的只是——请相信人们的诚意——为了审讯他，替他在世人眼前洗清罪名，我们其实不存什么恶意，至少我肯定我自己是没有恶意的。

亨利王　好了，好了，各位大人，要尊重他，好好地对待他，他是当之无愧的。我不妨这样说吧，如果君主能对臣庶表示感谢，那我就要感谢他，因为他爱戴我，他为我服务。给我停止这些无谓的纷扰，大家都去拥抱他。各位大人，不要不知羞耻，大家都应当朋友相待。坎特伯雷大人，我有个请求，您不准拒绝，那就是有位美丽的小姑娘还在等您去施洗礼，您一定得作她的教父，替她负责。

克兰默　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也会把这一荣誉看作莫大的光荣，而我不过是您的一个卑逊的子民，如何担当得起？

亨利王　算了，算了，大人，您是怕送给教女十二把羹匙，不要紧，还有两位尊贵人物和您分担呢，一位是老诺福克公爵夫人，一位是道塞特侯爵夫人，她们合您的意否？温彻斯

[illegible]特主教，我再次命令您，拥抱这个人，爱这个人。

嘉登纳　我真心诚意遵命，并表示兄弟般的友爱。

克兰默　上天作证，我是多么珍视这种友谊得到肯定。

亨利王　善良的人，您的欢欣的眼泪表明您心地真诚。我现在看出来，您证实了公众舆论常说的一句话，"尽管作了对不起坎特伯雷大人的事，他仍然永远把你当朋友看待。"各位大人，我们把时间都浪费了，我急于要让孩子受基督徒的洗礼。各位大人，我把你们团结为一体，你们就应当永远团结；这样，我就愈来愈强大，你们也就会得到愈来愈多的荣誉。（同下。）

第四场　宫中庭院

后台喧哗混乱声。王宫门官及其仆人上。

门官　你们给我马上停止叫嚷，你们这些混蛋，你们要把王宫当斗熊场吧？你们这些没有规矩的奴才，不准乱喊。

内声　好门官先生，我是御厨房的人。

门官　你是绞架上的人，你去上吊吧，流氓，这地方能由你乱吼吗？给我找六七根山楂木的棍子来，要壮的，这些都是细条条。我要敲破你们的脑袋。你们非要看洗礼不可，是吗？你们想在这儿找酒喝，找点心吃，你们这些没有规矩的混蛋？

仆人　老爷，耐性点儿。除非我们用大炮把他们从门口轰开，否则要把他们赶走是办不到的，就好比五月初一早上要

他们睡觉一样，不行。要想把他们赶走，就像推动圣保罗大教堂一样难。

门官　那么他们怎么进来的，这些该死的东西？

仆人　唉，我也不知道这股潮水怎么就涌进来了。老爷，我这根四尺长的结实木棒没少用啊，我一个人也没饶过，您看这根木棒就剩这一节了。

门官　你啊，什么也没干。

仆人　我又不是大力士参孙、盖伊爵士、柯尔布兰①，能像割草似的把他们一扫光。但是如果说哪个有脑袋可以挨揍的人，年轻的也好年老的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忘八也好姘头也好，谁要是没有挨我一棒，那就让我一辈子吃不着肉，可是要我不吃肉，就是给我一头母牛我也不干。

内声　您听见了没有，门官先生？

门官　小狗崽子，我这就来收拾你。把门给我关紧了。

仆人　您要我干些什么？

门官　要你干些什么？一五一十地给我把他们打倒。这又不是练兵的校场。这些娘儿们干嘛这么包围我们？难道宫里展览身上挂着大家伙的印第安人？上帝保佑我，哪儿来的这么一群野杂种？凭我基督徒的良心发誓，经过这回的洗礼，还不定要养出几千个小杂种要接受洗礼呢。好，父亲、教父全在这儿呢。

仆人　就得要更大号的羹匙了，老爷。离门口不远有个家伙，

① 盖伊爵士(Sir Guy of Warwick)，是传说里的英国勇士，曾杀死巨人柯尔布兰(Colbrand)。

看他的脸像是个铜匠，伏天一半的热气都聚在他鼻子上了，在他周围站着的人就像站在赤道上一样，他们不必去找别的赎罪的办法了——这条火龙，我揍了他脑袋瓜三次，他三次用鼻子里的东西喷我，他站在那儿像一尊臼炮要轰我们呢。在他旁边有个绒线铺老板的老婆，没什么脑筋，泼口骂我，骂得她头上戴的一顶镂空帽子都掉下来了，她骂我不该造成这么大的混乱，跟失了火似的。有一回我没打着那位告帚星，却打着了这女的，她大声喊道，“拿棍子来啊”，我就瞧见从老远总有那么四十来根棍子举着来救她，这些人都是她住的那条河道街上的未来的希望；他们攻了上来，我坚守阵地，最后他们来跟我短兵相接，我照旧把他们挡住，不料突然之间他们身后一群孩子，就好比散兵游勇，对着我放了一阵鹅卵石，我这才不得不收起我的争取荣誉之心，让他们占领了堡垒，我看一定是魔鬼帮了他们的忙。

门官　这些小伙子专门在戏园子里乱吵乱闹，为了吃剩的苹果打架，听戏的人简直受不了，只有伦敦塔刑场上的观众，还有他们的亲弟兄——船码头上的魔鬼爪牙，还能忍受。在监牢里我还关着几个这样的小伙子呢，让他们在那儿撒几天欢吧，另外还要让两个差役请他们吃一顿鞭子呢。

宫内大臣上。

宫内大臣　慈悲的上帝，好大一群人哪！还有来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好像我们这儿开集市了。门官呢？这些懒

骨头。看你们办的好事，怎么招进来这么一大伙流氓？这些都是你们城外的好朋友吗？宫眷参加洗礼回来，倒是有足够的走路的地方了！

门官　大人容禀，我们都是凡胎所养，我们这几个人能作的都作了，差点没叫他们撕成碎片。开军队来也控制不了他们哪。

宫内大臣　如果皇上为此事而责备我，我一定把你们的脚枷起来，立刻执行，决不宽贷；而且还要在你们头上重重地加上一笔罚款，惩罚你们的失职。你们都是懒骨头，只知道呆在这儿逗这帮醉鬼，不尽你们的职守。听，号角响了，他们已经参加完洗礼回来了，快去把这群人赶散，腾出一条路来好让他们从容通过，不然我把你们都关进玛绍西监狱，让你们到那儿玩两个月。

门官　给公主让路呀。

仆人　你这大个子，靠边站，要不我把你脑袋敲疼。

门官　喂，你这穿丝绒衣服的，坐到栏杆上来，要不我把你推到栏杆外边去。（众下。）

第五场　王　宫

众号手吹号角上。伦敦市参议二人，伦敦市长，司礼官，克兰默，诺福克公爵持典礼官杖，萨福克公爵，二贵族捧高脚盘盛洗礼礼物，随上。其次，四贵族举华盖，拥教母诺福克公爵夫人上，夫人手中抱婴儿，着华丽斗篷等衣饰，一贵妇人提着夫人后裾。第二位教母道塞特侯爵夫人及其他贵

……贵妇在随上。一行人在台上巡行一回之后，司礼官说话。

司礼官　愿至善的上帝赐给英格兰崇高伟大的公主伊利莎伯鸿福和长寿，万世康泰。

奏号角。亨利王和卫士上。

克兰默　（跪下）我和两位尊贵的教母谨祝皇上和贤淑的王后长享福祉，上天赏赐了这样一位最娟美的公主，愿为父母者欢乐无涯。

亨利王　谢谢您，大主教大人。她的名字叫什么？

克兰默　伊利莎伯。

亨利王　站起来吧，大人。（吻公主）这一吻表示我对你的祝福。愿上帝保佑你，我把你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

克兰默　阿门。

亨利王　各位尊贵的教父教母，你们的礼物太丰富了，我衷心感谢你们，等公主会说话的时候，她一定也会表示感谢的。

克兰默　陛下，让我说几句话，是上天命令我来说的。我说的话，谁也不要认为是奉承话，因为都是真实的话。这位皇室的公主——愿上帝永远在她周围保护她——虽然还在襁褓，已经可以看出，会给这片国土带来无穷的幸福，并会随岁月的推移，而成熟结果。她将成为——虽然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一辈人很少能亲眼看到这件好事——她同辈君主以及一切后世君主的懿范。她具有纯洁的灵魂，《圣经》上的示巴女王也不及她这样渴求智慧和美德。这位公主的伟大器宇集一切帝王的贤哲于一身，她具有善

良人所具备的全部德操，这些美德必将永远与日俱增。真理将如保姆一样哺育她，虔诚的、笃信上帝的思想将永远像师傅一样教导她。她将受人爱戴，受人畏惧；她自己的子民将为她祝福，她的敌人将在她面前战栗，像田里倒翻的麦子，悲哀地垂下头来。好事将要随着她的成长而增多，在她统治时期，人人能在自己的豆架瓜棚之下平安地吃他自己种的粮食，对着左邻右舍唱起和平欢乐之歌。人人将对上帝有真正的理解；在她周围的人们将要从她身上学到什么叫完美无缺的荣誉，并以此来决定他们的贵贱，而不依据血统。这样的和平生活决不会随她的消逝而消逝，相反，像独栖的奇禽凤凰在死后又从自己的灰烬中新生出和自己同样神奇的后嗣一样，这位公主在上天把她从这片乌云中召唤回去之时，也将把吉祥遗留给一位后嗣，这位后嗣将从她的光荣的、神圣的灰烬之中像明星一样升起，赢得和她媲美的名声，永世不替。曾经为这位天赐的公主服务过的和平、丰足、仁爱、真理、畏惧，也将为她的后嗣服务，并依附在他身上，就像葛之附树。天上的红日照耀到的地方，他的荣耀和伟大的声名也必到达，并且创立新国。他必将昌盛，像山间苍松以它的茂盛的枝叶荫覆周围的平野。这一切，我们子孙的子孙必将看到，并感谢上苍。

亨利王　你所说的，真令人神往。

克兰默　她将活到寿考之年，这将是英格兰的福气；她的来日方长，而每日都将以一件好事来结束。此后，我就不愿再

说下去：但她总有千年之日，不可避免，天上的圣徒一定要把她召请去；那时她仍然是处女之身，像一朵无瑕的百合花，埋入青冢，全世界将为她哀悼。

亨利王　大主教大人啊，你这回可保证了我的昌隆了；在这个幸福的孩子出生以前，我可以说一无成就。你这番令人安慰的预言使我高兴，等我升天以后，我一定要看看这孩子的所作所为，来赞美我的创造主。我感谢你们大家。好市长大人，您的好同僚们，我感谢你们的盛情；你们参加洗礼，使我凭添许多光采，我一定答谢。各位大人，请先走吧，你们一定都得去看看王后，她也得向你们道谢呀，否则她会感到不舒服的。今天，大家把家里的正事忘了吧，大家都留下，这个小娃娃把今天变成了节日。（同下。）

尾　声

这出戏十成有九成不会让在座的
人人满意。有的人到此来休息，
睡上它一两小时；但是这些人
恐怕已被我们的号角声所惊醒；
很明显，他们一定说这出戏没劲。
也有的想听我们痛骂伦敦市民，
夸一声“骂得俏皮”，可惜我们也没提。
因此，我们此时上演这出戏，
希望听到的一切对我们的好话
只能来自同情我们的善良的妇人家——
戏里演的本是个妇道——只要
她们一笑，夸声好，我就知道
我们也赢得了所有的男客；不可能
夫人叫鼓掌，他们的双手偏不动。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朱 生 豪 译

方　　 重 校

剧中人物

人物	身份
普里阿摩斯	特洛亚国王
赫克托 特洛伊罗斯 帕里斯 得伊福玻斯 赫勒诺斯	普里阿摩斯之子
玛伽瑞隆	普里阿摩斯的庶子
埃涅阿斯 安忒诺	特洛亚将领
卡尔卡斯	特洛亚祭司，投降于希腊
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的舅父
阿伽门农	希腊主帅
墨涅拉俄斯	阿伽门农之弟
阿喀琉斯 埃阿斯 俄底修斯 涅斯托 狄俄墨得斯 帕特洛克罗斯	希腊将领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忒耳西忒斯　丑陋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亚历山大　克瑞西达的仆人

特洛伊罗斯的仆人

帕里斯的仆人

狄俄墨得斯的仆人

海伦　墨涅拉俄斯之妻

安德洛玛刻　赫克托之妻

卡珊德拉　普里阿摩斯之女，能预知未来

克瑞西达　卡尔卡斯之女

特洛亚及希腊兵士、侍从等

地　点

特洛亚；特洛亚郊外的希腊营地

开 场 白

这一场戏的地点是在特洛亚。一群心性高傲的希腊王子，怀着满腔的愤怒，把他们满载着准备一场恶战的武器的船舶会集在雅典港口；六十九个戴着王冠的武士，从雅典海湾浩浩荡荡向弗里吉亚出发；他们立誓荡平特洛亚，因为在特洛亚的坚强的城墙内，墨涅拉俄斯的王妃，失了身的海伦，正在风流的帕里斯怀抱中睡着：这就是引起战衅的原因。他们到了忒涅多斯，从庞大的船舶上搬下了他们的坚甲利兵；这批新上战场未临矢石的希腊人，就在达耳丹平原上扎下他们威武的营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的六个城门，达耳丹、丁勃里亚、伊里亚斯、契他斯、特洛琴和安替诺力第斯，都用重重的铁锁封闭起来，关住了特洛亚的健儿。一边是特洛亚人，一边是希腊人，两方面各自提心吊胆，不知道谁胜谁败；正像我这念开场白的人，又要担心编剧的一枝笔太笨拙，又要担心演戏的嗓子太坏，不知道这本戏究竟演得像个什么样子。在座的诸位观众，我要声明一句，我们并不从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演起，却是从中途开始的；后来的种种事实，都尽量在这出戏里表演出来。诸位欢喜它也好，不满意也好，都随诸位的高兴；本来胜败兵家常事，万一我们演得不好，也是不足为奇的呀。

第 一 幕

第一场 特洛亚。普里阿摩斯王宫门前

特洛伊罗斯披甲胄上，潘达洛斯随上。

特洛伊罗斯　叫我的仆人来，我要把盔甲脱下了。我自己心里正在发生激战，为什么还要到特洛亚的城外去作战呢？让每一个能够主宰自己的心的特洛亚人去上战场吧；唉！特洛伊罗斯的心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了。

潘达洛斯　您不能把您的精神振作起来吗？

特洛伊罗斯　希腊人又强壮、又有智谋，又凶猛、又勇敢；我却比妇人的眼泪还柔弱，比睡眠还温驯，比无知的蠢汉还痴愚，比夜间的处女还懦怯，比不懂事的婴儿还笨拙。

潘达洛斯　好，我的话也早就说完了；我自己实在不愿再多管什么闲事。一个人要吃面饼，总得先等把麦子磨成了面粉。

特洛伊罗斯　我不是已经等过了吗？

潘达洛斯　嗯，您已经等到麦子磨成了面粉；可是您必须再等面粉放在筛里筛过。

特洛伊罗斯　那我不是也已经等过了吗？

潘达洛斯　嗯，您已经等到面粉放在筛里筛过；可是您必须再等它发起酵来。

特洛伊罗斯　那我也已经等过了。

潘达洛斯　嗯，您已经等它发过酵了；可是以后您还要等面粉搓成了面团，炉子里生起了火，把面饼烘熟；就是烘熟以后，您还要等它凉一凉，免得烫痛了您的嘴唇。

特洛伊罗斯　忍耐的女神也没有遭受过像我所遭受的那么多的苦难的煎熬。我坐在普里阿摩斯的华贵的食桌前，只要一想起美丽的克瑞西达——该死的家伙！"只要一想起"！什么时候她离开过我的脑海呢？

潘达洛斯　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像昨天晚上那样美丽，她比无论哪一个女人都美丽。

特洛伊罗斯　我要告诉你：当我那颗心好像要被叹息劈成两半的时候，为了恐怕被赫克托或是我的父亲觉察，我不得不把这叹息隐藏在笑纹的后面，正像懒洋洋的阳光勉强从阴云密布的天空探出头来一样；可是强作欢娱的忧伤，是和乐极生悲同样使人难堪的。

潘达洛斯　她的头发倘不是比海伦的头发略微黑了点儿——嗯，那也不用说了，她们两个人是不能相比的；可是拿我自己来说，她是我的甥女，我当然不好意思像人家所说的那样过分夸奖她，不过我倒很希望有人听见她昨天的谈话，就像我听见的一样。令姊卡珊德拉的口才固然很好，可是——

特洛伊罗斯　啊，潘达洛斯！我对你说，潘达洛斯——当我告诉你我的希望沉没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不该回答我它们葬身的深渊有多么深。我告诉你，我为了爱克瑞西达都快发疯了；你却回答我她是多么美丽，把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面庞、她的步态、她的语调，尽量倾注在我心头的伤口上。啊！你口口声声对我说，一切洁白的东西，和她的玉手一比，都会变成墨水一样黝黑，写下它们自己的谴责；比起她柔荑的一握来，天鹅的绒毛是坚硬的，最敏锐的感觉相形之下，也会迟钝得好像农夫的手掌。当我说我爱她的时候，你这样告诉我；你的话并没有说错，可是你不但不替我在爱情所加于我的伤痕上敷抹油膏，反而用刀子加深我的一道道伤痕。

潘达洛斯　我说的不过是真话。

特洛伊罗斯　你的话还没有说到十分。

潘达洛斯　真的，我以后不管了。随她美也好，丑也好，她果然是美的，那是她自己的福气；要是她不美，也只好让她自己去设法补救。

特洛伊罗斯　好潘达洛斯，怎么啦，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我为你们费了许多的气力，她也怪我，您也怪我；在你们两人中间跑来跑去，今天一趟，明天一趟，也不曾听见一句感谢的话。

特洛伊罗斯　怎么！你生气了吗，潘达洛斯？怎么！生我的气吗？

潘达洛斯　因为她是我的亲戚，所以她就比不上海伦美丽；倘

使她不是我的亲戚，那么她穿着平日的衣服也像海伦穿着节日的衣服一样美丽。可是那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即使她是个又黑又丑的人，也不关我的事。

特洛伊罗斯　我说她不美吗？

潘达洛斯　您说她美也好，说她不美也好，我都不管。她是个傻瓜，不跟她父亲去，偏要留在这儿；让她到希腊人那儿去吧，下次我看见她的时候，一定这样对她说。拿我自己来说，那么我以后可再也不管人家的闲事了。

特洛伊罗斯　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我什么都不管。

特洛伊罗斯　好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请您别再跟我多说了！言尽于此，我还是让一切照旧的好。（潘达洛斯下。号角声。）

特洛伊罗斯　别吵，你们这些聒耳的喧哗！别吵，粗暴的声音！两方面都是些傻瓜！无怪海伦是美丽的，因为你们每天用鲜血涂染着她的红颜。我不能为了这一个理由去和人家作战；它对于我的剑是一个太贫乏的题目。可是潘达洛斯——老天爷！您怎么这样作弄我！我要向克瑞西达传达我的情愫，只有靠着潘达洛斯的力量；可是求他去说情，他自己就是这么难说话，克瑞西达又是那么凛若冰霜，把一切哀求置之不闻。阿波罗，为了你对达芙妮的爱，告诉我，克瑞西达是什么，潘达洛斯是什么，我们都是些什么；她的眠床就是印度；她睡在上面，是一颗无价的明珠；一道汹涌的波涛隔开在我们的中间；我是个采宝的商人，这

个潘达洛斯便是我的不可靠的希望，我的载登彼岸的渡航。

号角声。埃涅阿斯上。

埃涅阿斯　啊，特洛伊罗斯王子！您怎么不上战场去？

特洛伊罗斯　我不上战场就是因为我不上战场：这是一个娘儿们的答案，因为不上战场就不是男子汉的行为。埃涅阿斯，战场上今天有什么消息？

埃涅阿斯　帕里斯受了伤回来了。

特洛伊罗斯　谁伤了他，埃涅阿斯？

埃涅阿斯　墨涅拉俄斯。

特洛伊罗斯　让帕里斯流血吧；他虏了人家的妻子来，就让人家的犄角碰伤了，也只算礼尚往来。（号角声。）

埃涅阿斯　听！今天城外厮杀得多么热闹！

特洛伊罗斯　我倒宁愿在家里安静点儿。可是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你是不是要到那里去？

埃涅阿斯　我立刻就去。

特洛伊罗斯　好，那么我们一块儿去吧。（同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克瑞西达及亚历山大上。

克瑞西达　走过去的那些人是谁？

亚历山大　赫卡柏王后和海伦。

克瑞西达　她们到什么地方去？

亚历山大　她们是上东塔去的，从塔上可以俯瞰山谷，看到战事的进行。赫克托素来是个很有涵养的人，今天却发了脾气；他骂过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打过给他造甲胄的人；看来战事吃紧，在太阳升起以前他就披着轻甲，上战场去了；那战地上的每一朵花，都像一个先知似的，在赫克托的愤怒中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场血战而凄然堕泪。

克瑞西达　他为什么发怒？

亚历山大　据说是这样的：在希腊军队里有一个特洛亚血统的将领，同赫克托是表兄弟；他们叫他做埃阿斯。

克瑞西达　好，他怎么样？

亚历山大　他们说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单独站得住脚的男子汉。

克瑞西达　个个男子都是如此的呀，除非他们喝醉了，病了，或是没有了腿。

亚历山大　这个人，姑娘，从许多野兽身上偷到了它们的特点：他像狮子一样勇敢，熊一样粗蠢，象一样迟钝。造物在他身上放进了太多的怪脾气，以致于把他的勇气揉成了愚蠢，在他的愚蠢之中，却又有几分聪明。每一个人的好处，他都有一点；每一个人的坏处，他也都有一点。他会无缘无故地垂头丧气，也会莫名其妙地兴高采烈。什么事情他都懂得几分，可是什么都是鸡零狗碎的，就像一个害着痛风的布里阿洛斯①，生了许多的手，一点用处都没

① 布里阿洛斯(Briareus)，希腊神话中百手的巨人。

有；又像一个昏眊的阿耳戈斯①，生了许多的眼睛，瞧不见什么东西。

克瑞西达　可是这个人我听了觉得好笑，怎么会把赫克托激怒了呢？

亚历山大　他们说他昨天和赫克托交战，把赫克托打下马来；赫克托受到这场耻辱，气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克瑞西达　谁来啦？

潘达洛斯上。

亚历山大　姑娘，是您的舅父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　赫克托是一条好汉。

亚历山大　他在这世上可算是一条好汉，姑娘。

潘达洛斯　你们说些什么？你们说些什么？

克瑞西达　早安，潘达洛斯舅舅。

潘达洛斯　早安，克瑞西达甥女。你们在那儿讲些什么？早安，亚历山大。你好吗，甥女？你什么时候到王宫里去的？

克瑞西达　今天早上，舅舅。

潘达洛斯　我来的时候你们在讲些什么？赫克托在你进宫去的时候已经披上甲出去了吗？海伦还没有起来吗？

克瑞西达　赫克托已经出去了，海伦还没有起来。

潘达洛斯　是这样吗？赫克托起来得倒很早。

克瑞西达　我们刚才就在讲这件事，也说起了他发怒的事情。

潘达洛斯　他在发怒吗？

---

① 阿耳戈斯(Argus)，希腊神话中的百眼怪物。

克瑞西达　这个人说他在发怒。

潘达洛斯　不错，他是在发怒；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发怒。大家瞧着吧，他今天一定要显一显他的全身本领；还有特洛伊罗斯，他的武艺也不比他差多少哩；大家留意特洛伊罗斯吧，看我的话有没有错。

克瑞西达　什么！他也发怒了吗？

潘达洛斯　谁，特洛伊罗斯吗？这两个人比较起来，还是特洛伊罗斯强。

克瑞西达　天哪！这两个人怎么能相比？

潘达洛斯　什么！特洛伊罗斯不能跟赫克托相比吗？你难道有眼不识英雄吗？

克瑞西达　嗯，要是我见过他，我会认识他的。

潘达洛斯　好，我说特洛伊罗斯是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那么您的意思跟我一样，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不是赫克托。

潘达洛斯　赫克托也有不如特洛伊罗斯的地方。

克瑞西达　不错，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色；各人都是他自己。

潘达洛斯　他自己！唉，可怜的特洛伊罗斯！我希望他是他自己。

克瑞西达　他正是他自己呀。

潘达洛斯　除非我赤了脚去印度朝拜了回来。

克瑞西达　他该不是赫克托哪。

潘达洛斯　他自己！不，他不是他自己。但愿他是他自己！好，天神在上，时间倘不照顾人，就会摧毁人的。好，特洛伊

罗斯，好！我巴不得我的心在她的胸膛里。不，赫克托并不比特洛伊罗斯强。

克瑞西达　对不起。

潘达洛斯　他年纪大了些。

克瑞西达　对不起，对不起。

潘达洛斯　那一个还不曾到他这样的年纪；等到那一个也到了这样的年纪，你就要对他刮目相看了。赫克托今年已经老得有点头脑糊涂了，他没有特洛伊罗斯的聪明。

克瑞西达　他有他自己的聪明，用不着别人的聪明。

潘达洛斯　也没有特洛伊罗斯的才能。

克瑞西达　那也用不着。

潘达洛斯　也没有特洛伊罗斯的漂亮。

克瑞西达　那是和他的威武不相称的；还是他自己的相貌好。

潘达洛斯　甥女，你真是不生眼睛。海伦前天也说过，特洛伊罗斯虽然皮肤黑了点儿——我必须承认他的皮肤是黑了点儿，不过也不算怎么黑——

克瑞西达　不，就是有点儿黑。

潘达洛斯　凭良心说，黑是黑的，可是也不算黑。

克瑞西达　说老实话，真是真的，可是有点儿假。

潘达洛斯　她说他的皮肤的颜色胜过帕里斯。

克瑞西达　啊，帕里斯的皮肤难道血色不足吗？

潘达洛斯　不，他的血色很足。

克瑞西达　那么特洛伊罗斯的血色就嫌太多了：要是她说他的皮肤的颜色胜过帕里斯，那么他的血色一定比帕里斯

更旺；一个的血色已经很足，一个却比他更旺，那一定红得像火烧一样，还有什么好看。我倒还是希望海伦的金口恭维特洛伊罗斯长着一个紫铜色的鼻子。

潘达洛斯　我向你发誓，我想海伦爱他胜过帕里斯哩。

克瑞西达　那么她真是一个风流的希腊女人了。

潘达洛斯　是的，我的的确确知道她爱着他。有一天她跑到他的房间里去——你知道他的下巴上一共不过长着三四根胡子——

克瑞西达　不错，一个酒保都可以很快地把他的胡须算出一个总数来。

潘达洛斯　他年纪很轻，可是他的哥哥赫克托能够举起的重量，他也举得起来。

克瑞西达　他这样一个年轻人，居然就已经是举重能手了吗？

潘达洛斯　可是我要向你证明海伦的确爱他：她跑过去用她白嫩的手摸他那分岔的下巴——

克瑞西达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分岔的下巴呢？

潘达洛斯　你知道他的脸上有酒涡，他笑起来比弗里吉亚的任何人都好看。

克瑞西达　啊，他笑得很好看。

潘达洛斯　不是吗？

克瑞西达　是，是，就像秋天起了乌云一般。

潘达洛斯　那才怪呢。可是我要向你证明海伦爱着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要是您证明有这么一回事，特洛伊罗斯一定不会

否认。

潘达洛斯　特洛伊罗斯！嘿，他才不把她放在心上，就像我瞧不起一个坏蛋一样呢。

克瑞西达　要是您喜欢吃坏蛋，就像您喜欢胡说八道一样，那您一定会在蛋壳里找小鸡吃。

潘达洛斯　我一想到她怎样摸弄他的下巴，就忍不住发笑；她的手真是白得出奇，我必须承认——

克瑞西达　这一点是不用上刑罚您也会承认的。

潘达洛斯　她在他的下巴上发现了一根白须。

克瑞西达　唉！可怜的下巴！许多人的肉瘤上都长着比它更多的毛呢。

潘达洛斯　可是大家都笑得不亦乐乎；赫卡柏王后笑得眼珠都打起滚来。

克瑞西达　就像两块磨石似的。

潘达洛斯　卡珊德拉也笑。

克瑞西达　可是她的眼睛底下火烧得不是顶猛；她的眼珠也打滚吗？

潘达洛斯　赫克托也笑。

克瑞西达　他们究竟都在笑些什么？

潘达洛斯　哈哈，他们就是笑海伦在特洛伊罗斯下巴上发现的那根白须。

克瑞西达　倘若那是一根绿须，那么我也要笑起来了。

潘达洛斯　这根胡须还不算好笑，他那俏皮的回答才叫他们笑得透不过气来呢。

克瑞西达　他怎么说？

潘达洛斯　她说，“你的下巴上一共只有五十一根胡须，其中倒有一根是白的。”

克瑞西达　这是她提出的问题。

潘达洛斯　不错，那你可以不用问。他说，“五十一根胡须，一根是白的；这根白须是我的父亲，其余都是他的儿子。”“天哪！”她说，“哪一根胡须是我的丈夫帕里斯呢？”“出角的那一根，”他说；“拔下来，给他拿去吧。”大家听了都哄然大笑起来，害得海伦怪不好意思的，帕里斯气得满脸通红，别的人一个个哈哈大笑，简直笑得合不拢嘴来。

克瑞西达　说了这许多时候的话，现在您也可以合拢一下嘴了。

潘达洛斯　好，甥女，昨天我对你说起的事情，请你仔细想一想。

克瑞西达　我正在想着呢。

潘达洛斯　我可以发誓说那是真的；他哭起来就像个四月里出世的泪人儿一般。

克瑞西达　那么我就像一棵盼望五月到来的荨麻一样，在他的泪雨之中长了起来。（归营号声。）

潘达洛斯　听！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们站在这儿高一点的地方，看他们回宫去好不好？好甥女，看一看吧，亲爱的克瑞西达。

克瑞西达　随您的便。

潘达洛斯　这儿，这儿，这儿有一块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

得清清楚楚。他们走过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个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可是你尤其要注意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说话轻一点。

埃涅阿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是埃涅阿斯；他不是一个好汉吗？我告诉你，他是特洛亚的一朵花。可是留心看特洛伊罗斯；他就要来了。

安忒诺自台前走过。

克瑞西达　那个人是谁？

潘达洛斯　那是安忒诺；我告诉你，他是一个很有机智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男子汉；他在特洛亚是一个顶有见识的人，他的仪表也很不错。特洛伊罗斯什么时候才来呢？特洛伊罗斯来的时候，我一定指给你看；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向我点头招呼的。

克瑞西达　他会向你点头么？

潘达洛斯　你看吧。

克瑞西达　那样的话，你就更成了个颠三倒四的呆子了。

赫克托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是赫克托，你瞧，你瞧，这才是个汉子！愿你胜利，赫克托！甥女，这才是个好汉。啊，勇敢的赫克托！瞧他的神气多么威武！他不是个好汉吗？

克瑞西达　啊！真是个好汉。

潘达洛斯　不是吗？看见了这样的人，真叫人心里高兴。你瞧他盔上有多少刀剑的痕迹！瞧那里，你看见吗？瞧，

瞧，这不是说笑话；那一道一道的，好像在说，有本领的，把我挑下来吧！

克瑞西达　那些都是刀剑割破的吗？

潘达洛斯　刀剑？他什么都不怕；即使魔鬼来找他，他也不放在心上。看见了这样的人，真叫人心里高兴。你瞧，那不是帕里斯来了吗？那不是帕里斯来了吗？

帕里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甥女，你瞧；他不也是个英俊的男子吗？暧哟，瞧他多神气！谁说他今天受了伤回来？他没有受伤；海伦看见了一定很高兴，哈哈！我希望现在就看见特洛伊罗斯！那么你也就可以看见特洛伊罗斯了。

克瑞西达　那是谁？

赫勒诺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是赫勒诺斯。我不知道特洛伊罗斯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是赫勒诺斯。我想他今天大概没有出来。那是赫勒诺斯。

克瑞西达　赫勒诺斯会不会打仗，舅舅？

潘达洛斯　赫勒诺斯？不，是，他还能应付两下。我不知道特洛伊罗斯到什么地方去了。听！你不听见人们在喊"特洛伊罗斯"吗？赫勒诺斯是个祭司。

克瑞西达　那边来的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是谁？

特洛伊罗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什么地方？那儿吗？那是得伊福玻斯。啊，那是特洛伊罗斯！甥女，这才是个好汉子！嘿！勇敢的特洛

伊罗斯！骑士中的魁首！

克瑞西达　别说啦！不害羞吗？别说啦！

潘达洛斯　瞧着他，留心瞧着他；啊，勇敢的特洛伊罗斯！甥女，好好瞧着他；瞧他的剑上沾着多少血，他盔上的刀伤剑痕比赫克托的盔上还要多；瞧他的神气，瞧他走路的姿势！啊，可钦佩的少年！他还没有满二十三岁哩。愿你胜利，特洛伊罗斯，愿你胜利！要是我有一个姊妹是女神，或是有一个女儿是天仙，我也愿意让他自己选一个去。啊，可钦佩的男子！帕里斯？嘿！帕里斯比起他来简直泥土不如；我可以大胆说一句，海伦要是能够把帕里斯换了特洛伊罗斯，就是叫她挖出一颗眼珠来她也心甘情愿。

克瑞西达　又有许多人来了。

众兵士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驴子！傻瓜！蠢才！麸皮和糠屑，麸皮和糠屑！大鱼大肉以后的稀粥！我可以在特洛伊罗斯的眼面前度过我的一生。别瞧啦，别瞧啦；鹰隼已经过去，现在就剩了些乌鸦，就剩了些乌鸦了！我宁愿做一个像特洛伊罗斯那样的男子，不愿做阿伽门农以及整个的希腊。

克瑞西达　在希腊人中间有一个阿喀琉斯，他比特洛伊罗斯强得多啦。

潘达洛斯　阿喀琉斯！他只好推推车子，扛扛东西，他简直是一匹骆驼。

克瑞西达　好，好。

潘达洛斯　“好，好”！嘿，难道你一点不懂得好坏吗？难道

你没有眼睛吗？你不知道怎样才算一个好男子吗？家世、容貌、体格、谈吐、勇气、学问、文雅、品行、青春、慷慨，这些岂不都足以加强一个男子的美德吗？

克瑞西达　是呀，这样简直是以人为脍啦；烤成了一只去骨鸡，那还有什么骨气可言。

潘达洛斯　你在女人中间也正是这样一个角色罗，谁也不知道你采用了一套什么护身符。

克瑞西达　我靠在背上好保卫我的肚子；靠我的聪明好守住我肚子里的玩意儿；靠我守住秘密好保持我的清白；靠我的面罩好卫护我的美貌；我还靠着你来保卫这一切；这就是我的一套护身法宝，招架着四面八方。

潘达洛斯　你且把你所招架的一面一方说来听听。

克瑞西达　嘿，首先就是把你看紧；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如果不能抵御对方的袭击，至少可以注意到你的把戏，不让你看出我是怎样接住那横刺的剑头，除非我被击中受伤，那就藏也无从藏起了。

潘达洛斯　你真也算得一个。

特洛伊罗斯侍童上。

侍童　老爷，我的主人请您马上过去，有事相谈。

潘达洛斯　在什么地方？

侍童　就在您府上；他就在那里脱下他的盔甲。

潘达洛斯　好孩子，对他说我就来。（侍童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再见，好甥女。

克瑞西达　再见，舅舅。

潘达洛斯　甥女，等会儿我就来看你。

克瑞西达　舅舅，您要带些什么来呢？

潘达洛斯　啊，我要带一件特洛伊罗斯的礼物给你。

克瑞西达　那么您真是个氤氲使者了。（潘达洛斯下）言语、盟誓、礼物、眼泪以及恋爱的全部祭礼，他都借着别人的手向我呈献过了；然而我从特洛伊罗斯本身所看到的，比之从潘达洛斯的谀辞的镜子里所看到的，还要清楚千倍。可是我却还不能就答应他。女人在被人追求的时候是个天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了人家手里，便一切都完了；无论什么事情，也只有正在进行的时候兴趣最为浓厚。一个被人恋爱的女子，要是不知道男人重视未获得的事物，甚于既得的事物，她就等于一无所知；一个女人要是以为恋爱在达到目的以后，还是像热情未获满足以前一样的甜蜜，那么她一定从来不曾有过恋爱的经验。所以我从恋爱中间归纳出这一句箴言：既得之后是命令，未得之前是请求。虽然我的心里装满了爱情，我却不让我的眼睛泄漏我的秘密。（克瑞西达、亚历山大同下。）

第三场　希腊营地。阿伽门农帐前

吹号；阿伽门农、涅斯托、俄底修斯、墨涅拉俄斯及余人等上。

阿伽门农　各位王子，你们的脸上为什么都这样郁郁不乐？希望所给我们的远大计划，并不能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雄心勃勃的行为，发生了种种阻碍困难，正像壅结的树瘿扭

曲了松树的纹理，妨害了它的发展。各位王子，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远征，把特洛亚城围困了七年，却还不能把它攻克下来；我们每一次的进攻，都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你们看到了这样的成绩，满脸羞愧，认为是莫大的耻辱吗？实在说起来，那不过是伟大的乔武的一个长时期的考验，故意试探我们人类有没有恒心。人们在被命运眷宠的时候，勇、怯、强、弱、智、愚、贤、不肖，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开始涉历惊涛骇浪的时候，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把他们搧开了，柔弱无用的都被搧去，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卓立不动。

涅斯托　伟大的阿伽门农，恕我不揣冒昧，说几句话补充你的意思。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气节：风平浪静的时候，有多少轻如一叶的小舟，敢在宁谧的海面上行驶，和那些载重的大船并驾齐驱！可是一等到风涛怒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那坚固的大船像一匹凌空的天马，从如山的雪浪里腾跃疾进；那凭着自己单薄脆弱的船身，便想和有力者竞胜的不自量力的小舟呢，不是逃进港口，便是葬身在海神的腹中。表面的勇敢和实际的威武，也正是这样在命运的风浪中区别出来：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之下，迫害牛羊的不是猛虎而是蝇虻；可是当烈风吹倒了多节的橡树，蝇虻向有荫庇的地方纷纷飞去的时候，那山谷中的猛虎便会应和着天风的怒号，发出惊人的长啸，正像一个叱咤风云的志士，不肯在命运的困迫之前低头一样。

俄底修斯　阿伽门农，伟大的统帅，整个希腊的神经和脊骨，

我们全军的灵魂和主脑，听俄底修斯说几句话。对于你从你崇高的领导地位上所发表的有力的言词，以及你，涅斯托，凭着你的老成练达的人生经验所提出的可尊敬的意见，我只有赞美和同意；你的话，伟大的阿伽门农，应当刻在高耸云霄的铜柱上，让整个希腊都瞻望得到；你的话，尊严的涅斯托，应当像天轴地柱一样，把所有希腊人的心系束在一起：可是请你们再听俄底修斯说几句话。

阿伽门农 说吧，伊塔刻的王子；从你的嘴里吐出来的，一定不会是琐屑的空谈，无聊的废话，正像下流的忒耳西忒斯一张开嘴，我们便知道不会有音乐、智慧和天神的启示一样。

俄底修斯 特洛亚至今兀立不动，没有给我们攻下，赫克托的宝剑仍旧在它主人的手里，这都是因为我们漠视了军令的森严所致。看这一带大军驻屯的阵地，散布着多少虚有其表的营寨，谁都怀着各不相下的私心。大将就像是一个蜂房里的蜂王，要是采蜜的工蜂大家各自为政，不把采得的粮食归献蜂王，那么还有什么蜜可以酿得出来呢？尊卑的等级可以不分，那么最微贱的人，也可以和最有才能的人分庭抗礼了。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威权。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海啸、

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破坏、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纪律是达到一切雄图的阶梯，要是纪律发生动摇，啊！那时候事业的前途也就变成黯淡了。要是没有纪律，社会上的秩序怎么得以稳定？学校中的班次怎么得以整齐？城市中的和平怎么得以保持？各地间的贸易怎么得以畅通？法律上所规定的与生俱来的特权，以及尊长、君王、统治者、胜利者所享有的特殊权利，怎么得以确立不坠？只要把纪律的琴弦拆去，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一切都是互相抵触；江河里的水会泛滥得高过堤岸，淹没整个的世界；强壮的要欺凌老弱，不孝的儿子要打死他的父亲；威力将代替公理，没有是非之分，也没有正义存在。那时候权力便是一切，而凭仗着权力，便可以逞着自己的意志，放纵无厌的贪欲；欲望，这一头贪心不足的饿狼，得到了意志和权力的两重辅佐，势必至于把全世界供它的馋吻，然后把自己也吃下去。伟大的阿伽门农，这一种混乱的状态，只有在纪律被人扼杀以后才会发生。就是因为漠视了纪律，有意前进的才反而会向后退却。主帅被他属下的将领所轻视，那将领又被他的属下所轻视，这样上行下效，谁都瞧不起他的长官，结果就引起了猜嫉争竞的心理，损害了整个军队的元气。特洛亚所以至今兀立不动，不是靠着它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我们的这一种弱点；换句话说，它的生命是全赖我们的弱点替它支持下来的。

涅斯托　俄底修斯已经很聪明地指出了我们的士气所以不振

的原因。

阿伽门农　俄底修斯，病源已经发现了，那么应当怎样对症下药呢？

俄底修斯　公认为我军中坚的阿喀琉斯，因为听惯了人家的赞誉，养成了骄矜自负的心理，常常高卧在他的营帐里，讥笑着我们的战略；还有帕特洛克罗斯也整天陪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起，说些粗俗的笑话，用荒唐古怪的动作扮演着我们，说是模拟我们的神气。有时候，伟大的阿伽门农，他模仿着崇高的你，像一个高视阔步的伶人似的，走起路来脚底下发出蹬蹬的声响，用这种可怜又可笑的夸张的举止，表演着你的庄严的形状；当他说话的时候，就像一串哑钟的声音，发出一些荒诞无稽的怪话。魁梧的阿喀琉斯听见了这腐臭的一套，就会笑得在床上打滚，从他的胸口笑出了一声洪亮的喝彩：“好哇！这正是阿伽门农。现在再给我扮演涅斯托；咳嗽一声，摸摸你的胡须，就像他正要发表什么演说一样。”帕特洛克罗斯就这样扮了，扮得一点也不像，可是阿喀琉斯仍旧喊着，“好哇！这正是涅斯托。现在，帕特洛克罗斯，给我表演他穿上盔甲去抵御敌人夜袭的姿态。”于是老年人的弱点，就成为他们的笑料：咳一声嗽，吐一口痰，瘫痪的手乱抓乱摸着领口的钮钉。我们的英雄看见了这样的把戏，简直要笑死了，他喊着，“啊！够了，帕特洛克罗斯；我的肋骨不是钢铁打的，你再扮下去，我要把它们一起笑断了。”他们这样嘲笑着我们的能力、才干、性格、外貌，各个的和一

般的优长；我们的进展、计谋、命令、防御、临阵的兴奋、议和的言论，我们的胜利或失败，以及一切真实的或无中生有的事实，都被这两人引作信口雌黄的题目。

涅斯托　许多人看着这两个人的榜样，也沾上了这种恶习。埃阿斯也变得执拗起来了，他那目空一切的神气，就跟阿喀琉斯没有两样；他也照样在自己的寨中独张一帜，聚集一班私党饮酒喧哗，大言无忌地辱骂各位将领；他手下有一个名叫忒耳西忒斯的奴才，一肚子都是骂人的言语，他就纵容着他把我们比得泥土不如，使军中对我们失去了信仰，也不管这种言论会引起多么危险的后果。

俄底修斯　他们斥责我们的政策，说它是懦怯；他们以为在战争中间用不着智慧；先见之明是不需要的，唯有行动才是一切；至于怎样调遣适当的军力，怎样测度敌人的强弱，这一类运筹帷幄的智谋，在他们的眼中都不值一笑，认为只是些痴人说梦，纸上谈兵：所以在他们看来，一辆凭着它的庞大的蛮力冲破城墙的战车，它的功劳远过于制造这战车的人，也远过于运用他们的智慧指挥它行动的人。

涅斯托　我们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是说，阿喀琉斯的战马也比得上许多希腊的英雄了。（喇叭奏花腔。）

阿伽门农　这是哪里来的喇叭声音？墨涅拉俄斯，你去瞧瞧。

墨涅拉俄斯　是从特洛亚来的。

埃涅阿斯上。

阿伽门农　你到我们的帐前来有什么事？

埃涅阿斯　请问一声，这就是伟大的阿伽门农的营寨吗？

阿伽门农　正是。

埃涅阿斯　我是一个使者，也是一个王子，可不可以让我把一个善意的音信传到他的尊贵的耳中？

阿伽门农　当着全体拥戴阿伽门农为他们统帅的希腊将士面前，我给你比阿喀琉斯的手臂更坚强的保证，你可以对他说话。

埃涅阿斯　谢谢你给我这样宽大的允许和保证。可是一个异邦人怎么可以从这许多人中间，辨别出哪一个是他们最尊贵的领袖呢？

阿伽门农　怎么！

埃涅阿斯　是的，我这样问是因为我要让我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恭敬的表情，叫我的颊上露出一重羞愧的颜色，就像黎明冷眼窥探着少年的福玻斯一样。哪一位是指导世人的天神，尊贵威严的阿伽门农？

阿伽门农　这个特洛亚人在嘲笑我们；否则特洛亚人就都是些善于辞令的朝士。

埃涅阿斯　在和平的时候，他们是以天使般的坦白、文雅温恭而著称的朝士；可是当他们披上甲胄的时候，他们有的是无比的胆量、精良的武器、强健的筋骨、锋利的刀剑，什么也比不上他们的勇敢。可是住口吧，埃涅阿斯！赞美倘然从被赞美者自己的嘴里发出，是会减去赞美的价值的；从敌人嘴里发出的赞美，才是真正的光荣。

阿伽门农　特洛亚的使者，你说你的名字是埃涅阿斯吗？

埃涅阿斯　是，希腊人，那是我的名字。

阿伽门农　你来有什么事？

埃涅阿斯　恕我，将军，我必须向阿伽门农当面说知我的来意。

阿伽门农　从特洛亚带来的消息，他必须公之于众人。

埃涅阿斯　我从特洛亚奉命来此，并不是来向他耳边密语的；我带了一个喇叭来，要吹醒他的耳朵，唤起他的注意，然后再让他听我的话。

阿伽门农　请你像风一样自由地说吧，现在不是阿伽门农酣睡的时候；特洛亚人，你将要知道他是清醒着，因为这是他亲口告诉你的。

埃涅阿斯　喇叭，高声吹起来吧，把你的响亮的声音传进这些怠惰的营帐；让每一个有骨气的希腊人知道，特洛亚的意旨是要用高声宣布出来的。（喇叭吹响）伟大的阿伽门农，在我们特洛亚有一位赫克托王子，普里阿摩斯是他的父亲，他在这沉闷的长期的休战中，感到了髀肉复生的悲哀；他叫我带了一个喇叭来通知你们：各位贤王、各位王子、各位将军！要是在希腊的济济英才之中，有谁重视荣誉甚于安乐；有谁为了博取世人的赞美，不惜冒着重大的危险；有谁信任着自己的勇气，不知道世间有可怕的事；有谁爱恋自己的情人，不仅会在他所爱的人面前发空言，并且也敢在别人面前用武力证明她的美貌和才德：要是有这样的人，那么请他接受赫克托的挑战。赫克托愿意当着特洛亚人和希腊人的面前，用他的全力证明他有一个比任何希腊人所曾经拥抱过的更聪明、更美貌、更忠心

的爱人；明天他要在你们的阵地和特洛亚的城墙之间的地带，用喇叭声唤起一个真心爱自己情人的希腊人前来，赫克托愿意和他一决胜负；倘然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他要回到特洛亚去向人家说，希腊的姑娘们都是又黑又丑，不值得为她们一战。这就是他叫我来说的话。

阿伽门农　埃涅阿斯将军，这番话我可以去告诉我们军中的情人们；要是我们军中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一定把这样的人都留在国内了。可是我们都是军人；一个军人要是不想恋爱、不曾恋爱或者不是正在恋爱，他一定是个卑怯的家伙！我们中间倘有一个正在恋爱，或者曾经恋爱过的，或者准备恋爱的人，他可以接受赫克托的挑战；要是没有别人，我愿意亲自出马。

涅斯托　对他说有一个涅斯托，在赫克托的祖父还在吃奶的时候就是个汉子了，他现在虽然上了年纪，可是在我们希腊军中，倘然没有一个胸膛里燃着一星光荣的火花，愿意为他的恋人而应战的勇士，你就去替我告诉他，我要把我的银须藏在黄金的面甲里，凭着我这一身衰朽的筋骨，也要披上甲胄，和他在战场上相见；我要对他说我的爱人比他的祖母更美，全世界没有比她更贞洁的女子；为了证明这一个事实，我要用我仅余的两三滴老血，和他的壮年的盛气决一高下。

埃涅阿斯　天哪！难道年轻的人这么少，一定要您老人家上阵吗？

俄底修斯　阿门。

阿伽门农　埃涅阿斯将军，让我搀着您的手，先带您到我们大营里看看，阿喀琉斯必须知道您这次的来意；各营各寨，每一个希腊将领，也都要一体传闻。在您回去以前，我们还要请您喝杯酒儿，表示我们对于一个高贵的敌人的敬礼。（除俄底修斯、涅斯托外同下。）

俄底修斯　涅斯托！

涅斯托　你有什么话，俄底修斯？

俄底修斯　我想起了一个幼稚的念头；请您帮我斟酌斟酌。

涅斯托　你想起些什么？

俄底修斯　我说，钝斧斩硬节，阿喀琉斯骄傲到这么一个地步，倘不把他及时挫折一下，让他的骄傲的种子播散开去，恐怕后患不堪设想。

涅斯托　那么你看应当怎么办？

俄底修斯　赫克托的这一次挑战虽然没有指名叫姓，实际上完全是对阿喀琉斯而发的。

涅斯托　他的目的很显然；我们在宣布他挑战的时候，应当尽力使阿喀琉斯明白——即使他的头脑像利比亚沙漠一样荒凉——赫克托的意思里是以他为目标的。

俄底修斯　您以为我们应当激他一下，叫他去应战吗？

涅斯托　是的，这是最适当的办法。除了阿喀琉斯以外，谁还能从赫克托的手里夺下胜利的光荣来呢？虽然这不过是一场游戏的斗争，可是从这回试验里，却可以判断出两方实力的高低；因为特洛亚人这次用他们最优秀的将材来试探我们的声威；相信我，俄底修斯，我们的名誉在这场

儿戏的行动中将要遭受严重的考验，结果如何，虽然只是一时的得失，但一隅可窥全局，未来的重大演变，未始不可以从此举的结果观察出来。前去和赫克托决战的人，在众人的心目中必须是从我们这里挑选出来的最有本领的人物，为我们全军的灵魂所寄，就好像他是从我们各个人的长处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要是他失败了，那得胜的一方岂不将勇气百倍，格外加强他们的自信，即使单凭着一双赤手，也会出入白刃之间而不知恐惧吗？

俄底修斯　恕我这样说，我以为唯其如此，所以不能让阿喀琉斯去接受赫克托的挑战。我们应当像商人一样，尽先把次货拿出来，试试有没有脱售的可能；要是次货卖不出去，然后再把上等货色拿出来，那么在相形之下，更可以显出它的光彩。不要容许赫克托和阿喀琉斯交战，因为我们全军的荣辱，虽然系此一举，可是无论哪一方面得胜，胜利的光荣总不会属于我们的。

涅斯托　我老糊涂了，不能懂得你的意思。

俄底修斯　阿喀琉斯倘不是这样骄傲，那么他从赫克托手里取得的光荣，也就是我们共同的光荣；可是他现在已经是这样傲慢不逊，倘使赫克托也不能取胜于他，那他一定会更加目空一世，在他侮蔑的目光之下，我们都要像置身于非洲的骄阳中一样汗流浃背了；要是他失败了，那么他是我们的首将，他的耻辱当然要影响到我们全军的声誉。不，我们还是采取抽签的办法，预先安排好让愚蠢的埃阿斯抽中，叫他去和赫克托交战；我们私下里再竭力捧他一

下，恭维他的本领比阿喀琉斯还强，那对于我们这位戴惯高帽子的大英雄可以成为一服清心的药剂，把他冲天的傲气挫折几分。要是这个没有头脑的、愚蠢的埃阿斯奏凯而归，我们不妨替他大吹特吹；要是他失败了，那么他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也不算丢了我们的脸。不管胜负如何，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借埃阿斯的手，压下阿喀琉斯的气焰。

涅斯托　俄底修斯，你的意思果然很好，我可以先去向阿伽门农说说；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制伏两条咬人的恶犬，最好的办法是请它们彼此相争，骄傲便是挑拨它们搏斗的一根肉骨。（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希腊营地的一部分

埃阿斯及忒耳西忒斯上。

埃阿斯　忒耳西忒斯！

忒耳西忒斯　要是阿伽门农浑身长起毒疮来呢？

埃阿斯　忒耳西忒斯！

忒耳西忒斯　要是那些毒疮都出起脓来呢？

埃阿斯　狗！

忒耳西忒斯　那样他总该可以拿出些东西来了吧；我现在可没看见他拿出什么东西来。

埃阿斯　你这狼狗养的，你没听见吗？且叫你尝点味儿。（打忒耳西忒斯。）

忒耳西忒斯　整个希腊的瘟疫降在你身上，你这蠢牛一样的狗杂种将军！

埃阿斯　你再说，你这发霉的酵母，再说；我要打掉你这丑陋的皮囊。

忒耳西忒斯　我要骂开你那糊涂的心窍；可是我想等到你能

够不瞧着书本念熟一段祷告的时候，你的马也会背诵一篇演说了。你会打人吗？你这害血瘟症的！

埃阿斯　坏东西，把布告念给我听。

忒耳西忒斯　你这样打我，你以为我是没有知觉的吗？

埃阿斯　那布告上怎么说？

忒耳西忒斯　我想它说你是个傻瓜。

埃阿斯　你再说，野猪，你再说；我的手指头痒着呢。

忒耳西忒斯　我希望你从头上痒到脚上，让我把你浑身的皮都搔破了，叫你做一个全希腊顶讨人厌的癞皮化子。在你冲锋陷阵的时候，你就打不动了。

埃阿斯　我叫你把布告念给我听！

忒耳西忒斯　你一天到晚叽哩咕噜地骂阿喀琉斯，因为他比你神气，所以你一肚子不舒服，就像一个丑妇瞧不惯别人长得比她好看一样；哼，你简直像狗一样地向他叫个不停。

埃阿斯　忒耳西忒斯老太太！

忒耳西忒斯　你可以打他呀。

埃阿斯　你这烘坏了的歪面包块儿！

忒耳西忒斯　他会像一个水手砸碎一块硬面包似的，一拳头就把你打得血肉横飞。

埃阿斯　你这婊子生的贱狗！（打忒耳西忒斯。）

忒耳西忒斯　你打，你打。

埃阿斯　你这替妖精垫屁股的凳子！

忒耳西忒斯　好，你打，你打；你这糊涂将军！我的臂弯里也

比你有更多的头脑；一头蠢驴都可以做你的老师；你这下贱的莽驴子！他们叫你到这儿来打几个特洛亚人，你却给那些聪明人卖来卖去，好像一个蛮族的奴隶一般。要是你尽打我，我就从你的脚跟骂起，一寸一寸骂上去，一直骂到你的头顶，你这没有肚肠的东西，你！

埃阿斯　你这狗！

忒耳西忒斯　你这下贱的将军！

埃阿斯　你这恶狗！（打忒耳西忒斯。）

忒耳西忒斯　你这战神手下的白痴！你打，不讲理的东西；你打，蠢骆驼；你打，你打。

阿喀琉斯及帕特洛克罗斯上。

阿喀琉斯　啊，怎么，埃阿斯！你为什么打他？喂，忒耳西忒斯！怎么一回事？

忒耳西忒斯　你瞧他，你看见吗？

阿喀琉斯　我看见；是怎么一回事？

忒耳西忒斯　不，你再瞧瞧他。

阿喀琉斯　好；是怎么一回事？

忒耳西忒斯　不，你仔细瞧瞧他。

阿喀琉斯　好，我瞧过了。

忒耳西忒斯　可是你还没有把他瞧清楚；因为无论你把他当作什么人，他总是埃阿斯。

阿喀琉斯　那我也知道，傻瓜。

忒耳西忒斯　不错，可是那傻瓜却不知道他自己。

埃阿斯　所以我打你。

忒耳西忒斯　听，听，听，听，这还成什么话！简直是驴子的理由。我已经敲扁了他的脑袋，他倒还没有打痛我的骨头；我可以拿一个铜子去买九只麻雀，可是他的脑袋还不值一只麻雀的九分之一。我告诉你，阿喀琉斯，这家伙把思想装在肚子里，把大肠小肠一起塞在他的脑袋里，让我告诉你我怎么说他的。

阿喀琉斯　你怎么说的？

忒耳西忒斯　我说，这个埃阿斯——（埃阿斯举手欲打。）

阿喀琉斯　且慢，好埃阿斯。

忒耳西忒斯　他所有的一点点儿智慧——

阿喀琉斯　不，你不要动手。

忒耳西忒斯　还塞不满海伦的针眼，其实他还是为了这个海伦才来打仗的。

阿喀琉斯　住口，傻瓜！

忒耳西忒斯　我倒是想安安静静的，可是那傻瓜一定要跟我闹；瞧他，瞧他，你瞧。

埃阿斯　啊，你这该死的贱狗！我要——

阿喀琉斯　你何必跟一个傻瓜斗嘴呢？

忒耳西忒斯　不，他才不敢哩；他还斗不过一个傻瓜的嘴。

帕特洛克罗斯　说得好，忒耳西忒斯。

阿喀琉斯　为什么闹起来的？

埃阿斯　我叫这坏猫头鹰去替我看看布告上说些什么话，他就骂起我来了。

忒耳西忒斯　我又不是替你做事的。

埃阿斯　好，很好。

忒耳西忒斯　我是自己到这儿来的。

阿喀琉斯　你刚才到这儿来挨了打，不是自动的；没有人愿意挨打。埃阿斯才是自己来的，你却是不得已才来的。

忒耳西忒斯　哼，你也是条没脑子的蛮牛。赫克托要是把你们两个人的脑壳捶了开来，那才是个大笑话，因为这简直就跟捶碎一个空心的烂胡桃没有分别。

阿喀琉斯　怎么，忒耳西忒斯，你把我也骂起来了吗？

忒耳西忒斯　俄底修斯，还有那个涅斯托老头子，他们的头脑在你们的祖父还没有长脚爪的时候就已经发了霉了，把你们当作牛马一样驾驭，赶你们到战场上去替他们打仗。

阿喀琉斯　什么？什么？

忒耳西忒斯　是的，老实对你们说吧。哼，阿喀琉斯！哼，埃阿斯！哼！

埃阿斯　我要割下你的舌头。

忒耳西忒斯　没有关系，我被割下了舌头还比你会说话些。

帕特洛克罗斯　别多说啦，忒耳西忒斯；还不住口！

忒耳西忒斯　阿喀琉斯的走狗叫我别说话，我就闭上嘴吗？

阿喀琉斯　他骂到你身上来了，帕特洛克罗斯。

忒耳西忒斯　我要瞧你们像一串猪狗似的给吊死，然后我才会再踏进你们的营帐；我要去找一个有聪明人的地方住下，再不跟傻瓜们混在一起了。（下。）

帕特洛克罗斯　他去了倒也干净。

阿喀琉斯　埃阿斯，传谕全军的是这么一件事：赫克托要在明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在我们的营地和特洛亚城墙之间，以喇叭为号，召唤我们这儿的一个骑士去和他决战；要是谁敢宣称——我记不得那一套话，全是些胡说八道。再见。

埃阿斯　再见。那么派谁去应战呢？

阿喀琉斯　我不知道；那是要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的；否则他们应该知道叫谁去的。

埃阿斯　啊，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待我再去探听探听消息。

（各下。）

第二场　特洛亚。普里阿摩斯宫中一室

普里阿摩斯、赫克托、特洛伊罗斯、帕里斯及赫勒诺斯上。

普里阿摩斯　抛掷了这许多时间、生命和言语以后，希腊军中的涅斯托又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通牒："把海伦交还我们，那么一切其他的损害，例如荣誉上的污辱，时间上的损失，人力物力的消耗，将士的伤亡，以及充填战争欲壑所消费的一切，都可以置之不问。"赫克托，你的意思怎样？

赫克托　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比谁都不怕这些希腊人，可是，尊严的普里阿摩斯，没有一个软心肠的女人会像我这样为了瞻望着不可知的前途而忧惧。太平景象最能带来一种危险，就是使人高枕无忧；所以适当的疑虑还是智者

的明灯，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方。放海伦回去吧；自从为了这一个问题开始掀动干戈以来，我们已经牺牲了无数的兵士，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海伦一样宝贵；要是我们丧亡了这许多同胞，去保卫一件既不属于我们、对于我们又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凭着什么理由，拒绝把她交还给人家呢？

特洛伊罗斯　什么话！哥哥，你把我们伟大尊严的父王的荣誉，去和微贱的生命放在一个天平里称量吗？你要用算盘来计算出他无限的广大，用恐惧和理智的狭窄的分寸来束缚不可测度的巨人的腰身吗？呸，说这样丢脸的话！

赫勒诺斯　你这样痛斥理智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你是个完全没有理智的人。是不是因为你说了这一套意气用事的话，我们的父王就不该用理智来处理他的事务了吗？

特洛伊罗斯　你还是去做梦打瞌睡吧，我的祭司哥哥；你满口都是大道理。我可以代你把你的这番大道理说出来：你知道敌人是要来加害于你的；你知道一柄出鞘的剑是危险的，按照理智，一个人应当明哲保身；所以赫勒诺斯一看见拿起了剑的希腊人，就会像一颗出了轨道的流星似的，借着理智的翅膀高飞远走，这还用得着奇怪吗？不，我们要是谈理智，那么还是关起大门睡觉吧。一个堂堂男子，要是让他的脑中塞满了理智，就会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懦夫，汩没了他的英勇的气概。

赫克托　兄弟，她是不值得我们费这么大代价保留下来的。

特洛伊罗斯　哪一样东西的价值不是按照着人们的估计而决

定的？

赫克托　可是价值不能凭着私心的爱憎而决定；一方面这东西的本身必须确有可贵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必须为估计者所重视，这样它的价值才能确立。要是把隆重的祭礼去向一个卑微的神祇献祭，那就是疯狂的崇拜；偏执着私人的感情而不知辨别是非利害，那也是溺爱不明。

特洛伊罗斯　假如我今天娶了一个妻子，我的选择是取决于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是受我的耳目所左右；假如我在选定以后，我的意志重新不满于我的选择，那么我怎么可以避免既成的事实呢？一方面逃避责任，一方面又要不损害自己的荣誉，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我们把绸缎污毁了以后，就不能再拿它向商家退换；我们也不因为已经吃饱，就把剩余的食物倒在肮脏的阴沟里。当初大家都赞成帕里斯去向希腊人报复；你们的一致同意鼓励了他的远行，善于捣乱的海浪和天风，也协力帮助他一帆风顺地到了他的目的地；为了希腊人俘掳了我们一个年老的姑母，他夺回了一个希腊的王妃作为交换，她的青春和娇艳掩盖了朝暾的美丽。我们为什么留住她不放？因为希腊人没有放还我们的姑母；她是值得我们保留的吗？啊，她是一颗明珠，它的高贵的价值，曾经掀动过千百个国王迢迢渡海而来，大家都要做一个觅宝的商人。你们不能不承认帕里斯的前去并不是失策，因为你们大家都喊着“去！去！”你们也不能不承认他带回了光荣的战利品，因为你们大家都拍手欢呼，说她的价值是不可估计的；那么

你们现在为什么要诋毁从你们自己的智慧中产生的果实，把你们曾经估计为价值超过海洋和陆地的宝物重新贬斥得一文不值呢？啊！赃物已经偷了来了，我们却不敢把它保留下来，这才是最卑劣的偷窃！这样的盗贼是不配偷窃这样的宝物的。

卡珊德拉 （在内）痛哭吧，特洛亚人！痛哭吧！

普里阿摩斯 什么声音？谁在那儿喊叫？

特洛伊罗斯 这是我们那位发疯的姊姊，我听得出她的声音。

卡珊德拉 （在内）痛哭吧，特洛亚人！

赫克托 这是卡珊德拉。

卡珊德拉上，狂呼。

卡珊德拉 痛哭吧，特洛亚人！痛哭吧！借给我一万只眼睛，我要使它们充满先知的眼泪。

赫克托 安静些，妹妹，别闹！

卡珊德拉 少年的男女们，中年的、老年的人们，还有只会哭泣的荏弱的婴孩们，大家帮着我哭喊呀！让我们先付清一部分将来的重大的悲恸。痛哭吧，特洛亚人！痛哭吧！让你们的眼睛练习练习哭泣吧！特洛亚要化为一片平地，我们美好的宫殿要变成一堆瓦砾；我们那闯祸的兄弟帕里斯放了一把火，把我们一起烧成灰烬啦！痛哭吧，特洛亚人！痛哭吧！海伦是我们的祸根！痛哭吧，痛哭吧！特洛亚要烧起来啦，快把海伦放回去吧！（下。）

赫克托 特洛伊罗斯兄弟，你听了我们的姊妹这一种激昂的预言，难道一点都无动于衷吗？难道你的血液竟狂热得

这样无可理喻，不知道师出无名，必遭天谴吗？

特洛伊罗斯　赫克托大哥，行动的是非曲直，只有从事实的发展上去判断，卡珊德拉的疯话，更不能打消我们的勇气；我们已经把我们各人的荣誉寄托在这一次战争里了，她的神经错乱的谵语，决不能抹煞我们行动的光明正大。拿我自己来说，我正像所有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一样，什么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愿上帝唾弃我们中间那些畏首畏尾的懦夫！

帕里斯　要是我们不能贯彻始终，那么世人将要讥笑我的行动的轻率，也要讥笑你们决策的鲁莽；可是我指着天神为证，我因为得到你们完全的同意，才敢放胆行事，屏除一切恐惧，去进行这一个危险的计划；要不然单凭着这一双赤手空拳，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一个人的匹夫之勇，怎么抵挡得了倾国之众的敌意呢？然而我可以说一句，要是我必须独自担当这些困难，要是我能够运用充分的权力，那么帕里斯决不从他已经做下的事情中缩回手来，也决不会中途气馁。

普里阿摩斯　帕里斯，你的话说得完全像一个沉醉于自己的欢乐中的人；你自己吮吸着蜜糖，让人家去尝胆汁的苦味。我不敢恭维你的勇敢。

帕里斯　父王，我本来不敢独占这样一个美人所带来的欢乐，可是为了洗刷她的失身的羞辱，我不能不保持她的光荣的完整。要是现在因为迫于对方的威胁，再把她还给敌人，那对于这位被劫的王妃是一件多么不可容忍的罪恶，

对于您的尊严是一个多大的污点，对于我又是一桩多么难堪的耻辱！难道像这样一种卑劣的思想，也会侵入您的高贵的心灵吗？在我们这儿即使是一个最凡庸的懦夫，为了保卫海伦的缘故，也会挺身而出，拔剑而起；无论怎样高贵的人，都愿意为海伦献身效命；她既然是这样一个绝世无双的美人，我们难道不应该为她而作战吗？

赫克托　帕里斯，特洛伊罗斯，你们两人的话都说得很好；可是你们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过作了一番文饰外表的诡辩，正像亚理斯多德所说的那种不适宜于听讲道德哲学的年轻人一样。你们所提出的理由，只能煽动偏激的意气，不能作为抉择是非的标准；因为一个耽于欢乐或是渴于复仇的人，他的耳朵是比蝮蛇更聋，听不见正确的判断的。物各有主，这是造物的意旨；在一切人类关系之中，还有什么比妻子对于丈夫更亲近的？要是这一条自然的法律为感情所破坏，思想卓越的人因为被私心所蒙蔽，也对它悍然不顾，那么在每一个组织健全的国家里，都有一条制定的法律，抑制这一类悖逆的乱行。海伦既然是斯巴达的王妃，按照自然的和国家的道德法律，就应该把她还给斯巴达；错误已经铸成，倘再执迷不悟地坚持下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是赫克托认为正确的见解；可是虽然这么说，我的勇敢的兄弟们，我仍旧赞同你们的意思，把海伦留下来，因为这是对于我们全体和各人的荣誉大有关系的。

特洛伊罗斯　你这句话才真说中了我们的本意；倘然这不过

是一场意气之争，而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光荣，那么我也不愿为了保卫她的缘故，再洒一滴特洛亚的血。可是，尊贵的赫克托，她是一个光荣的题目，可以策励我们建立英勇卓绝的伟业，使我们战胜当前的敌人，树立万世不朽的声名；我相信即使有人给他整个世界的财富，勇敢的赫克托也不愿放弃这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

赫克托　我愿意和你们通力合作，伟大的普里阿摩斯的英勇的后人。我已经向这些行动滞钝、党派纷歧的希腊贵人们提出挑战，惊醒他们昏睡的灵魂。我听说他们的主将只会睡觉不会管事，听任手下的将士们明争暗斗；也许我这一声怒吼，可以叫他觉醒过来。（同下。）

第三场　希腊营地。阿喀琉斯帐前

忒耳西忒斯上。

忒耳西忒斯　怎么，忒耳西忒斯！你把头都气昏了吗？埃阿斯这蠢象欺人太甚；他居然动手打人；可是他会打我，我就会骂他，总算也出了气了。要是颠倒过来，他骂我的时候我也可以打他，那才痛快呢！他妈的！我一定要去学会一些降神召鬼的法术，让我瞧见我的咒诅降在他身上。还有那个阿喀琉斯，也真是一尊好大炮。要是特洛亚一定要等这两个人去打下来，那么除非等到城墙自己坍倒。啊！你俄林波斯山上发射雷霆的乔武大神，还有你，蛇一样狡猾的麦鸠利，你们要是不能把他们所有的不过这么

一点点儿的智慧拿去，那么还算什么万神之王，还算什么足智多谋？他们的智慧稀少得这样出奇，为了搭救一只粘在蜘蛛网上的飞虫，他们竟不知道除了拔出他们的刀剑来把蛛丝斩断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然后，我希望整个的军队都遭到灾殃；或者让他们一起害杨梅疮，因为他们在为一个婊子打仗，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我的祷告已经说过了，让不怀好意的魔鬼去说他们吧。喂！阿喀琉斯将军！

帕特洛克罗斯上。

帕特洛克罗斯　是谁？忒耳西忒斯！好忒耳西忒斯，进来骂几句人给我们听吧。

忒耳西忒斯　要是我能够记得一枚镀金的铅币，我一定会想起你；可是那也不用说了，我要骂你的时候，只要提起你的名字就够了。但愿人类共同的咒诅，无知和愚蠢一起降在你的身上！上天保佑你终身得不到明师的指示，听不到教诲的启迪！让你的血气引导着你直到死去！等你死了的时候，替你掩埋的那位太太要是说你是一个漂亮的尸体，我就要再三发誓，说她除了掩埋害麻疯病死的人以外，从来不曾掩埋过别的尸体。阿门。阿喀琉斯呢？

帕特洛克罗斯　什么！你也会虔诚起来吗？你刚才在祷告吗？

忒耳西忒斯　是的，上天听见了我的话！

阿喀琉斯上。

阿喀琉斯　谁在这儿？

帕特洛克罗斯　忒耳西忒斯，将军。

阿喀琉斯　哪儿？哪儿？你来了吗？啊，我的干酪，我的开胃的妙药，你为什么不常常到我的餐桌上来吃饭呢？来，告诉我阿伽门农是什么？

忒耳西忒斯　你的主帅，阿喀琉斯。告诉我，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是什么？

帕特洛克罗斯　你的主人，忒耳西忒斯。再请你告诉我，你自己是什么？

忒耳西忒斯　我是知道你的人，帕特洛克罗斯。告诉我，帕特洛克罗斯，你是什么？

帕特洛克罗斯　你知道我，就不用问了。

阿喀琉斯　啊，你说，你说。

忒耳西忒斯　我可以把整个问题演绎下来。阿伽门农指挥阿喀琉斯；阿喀琉斯是我的主人；我是知道帕特洛克罗斯的人；帕特洛克罗斯是个傻瓜。

帕特洛克罗斯　你这混蛋！

忒耳西忒斯　闭嘴，傻瓜！我还没有说完呢。

阿喀琉斯　他是一个有谩骂特权的人。说下去吧，忒耳西忒斯。

忒耳西忒斯　阿伽门农是个傻瓜；阿喀琉斯是个傻瓜；忒耳西忒斯是个傻瓜；帕特洛克罗斯已经说过了是个傻瓜。

阿喀琉斯　来，把你的理由推论出来。

忒耳西忒斯　阿伽门农倘不是个傻瓜，他就不会指挥阿喀琉斯；阿喀琉斯倘不是个傻瓜，他就不会受阿伽门农的指挥；忒耳西忒斯倘不是个傻瓜，他就不会侍候这样一个傻

瓜；帕特洛克罗斯不用说啦，当然是个傻瓜。

帕特洛克罗斯　为什么我是个傻瓜？

忒耳西忒斯　那你该去问那造下你来的上帝。我只要知道你是个傻瓜就够了。瞧，谁来啦？

阿喀琉斯　帕特洛克罗斯，我不想跟什么人说话。跟我进来，忒耳西忒斯。（下。）

忒耳西忒斯　全是些捣鬼的家伙！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忘八和一个婊子，结果弄得彼此猜忌，白白损失了多少人的血。但愿战争和奸淫把他们一起抓了去！（下。）

阿伽门农、俄底修斯、涅斯托、狄俄墨得斯及埃阿斯上。

阿伽门农　阿喀琉斯呢？

帕特洛克罗斯　在他的帐里，元帅；可是他的身子不大舒服。

阿伽门农　你去对他说，我在这儿。他辱骂我的使者，现在我又卑躬屈节地来拜访他；你对他说吧，叫他不要以为我不敢在他面前提起我的地位，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身分。

帕特洛克罗斯　我就照这样对他说。（下。）

俄底修斯　我们刚才看见他站在营帐的前面；他没有病。

埃阿斯　他害的是狮子的病，骄傲是他的病根。你们要是喜欢这个人，那么也可以说是一种忧郁症；可是照我说起来，完全是骄傲。他凭着什么理由这样骄傲呢？元帅，我对你说句话。（拉阿伽门农立一旁。）

涅斯托　埃阿斯为什么这样骂他？

俄底修斯　阿喀琉斯把他的弄人骗去了。

涅斯托　谁，忒耳西忒斯吗？

俄底修斯　正是他。

涅斯托　那很好，我们希望看见他们分裂，不希望看见他们勾结；可是为了这样一个傻子就会叫他们彼此不和，那么他们的友谊也实在太巩固了。

俄底修斯　智慧连络不起来的好感，愚蠢一下子就会把它打破。帕特洛克罗斯来了。

帕特洛克罗斯重上。

涅斯托　阿喀琉斯没有跟他来。

俄底修斯　巨象的腿是为步行用的，不是为屈膝用的。

帕特洛克罗斯　阿喀琉斯叫我回复元帅，要是元帅的大驾光临敝寨，除了游玩以外还有其他的目的，那么他真是抱歉万分；他希望您不过是因为要在饭后活活筋骨，助助消化，所以才出来散散步的。

阿伽门农　听着，帕特洛克罗斯，他这种语含讥讽的推托，我们早就听厌了。他这个人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可是因为自恃己长的缘故，他的优点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眼中失去光彩，正像一枚很好的鲜果，因为放在龌龊的盆子里，没有人要去吃它，只好听任它腐烂。你去对他说，我们要来找他说话；你尽管大胆告诉他，说我们认为他太骄傲，也不够爽气，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说不上什么明智；他故意摆出一股威风，装模作样，目中无人，反而自鸣得意；他横行霸道，喜怒无常，好像天下大事都要由他摆布。你去把这些话告诉他，要是他把自己估价得这么高，那么我

们也用不着他这么一个人，只好让他像一架无法拖曳的重炮一样，搁在武器库里生锈；对他说，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不要一个贪睡的巨人。

帕特洛克罗斯　是，我就去这样对他说，把他的回音立刻带出来。（下。）

阿伽门农　我们是来找他说话的，一定要听到他亲口的答复。俄底修斯，你进去。（俄底修斯下。）

埃阿斯　他有什么胜过别人的地方？

阿伽门农　他不过自以为比别人了不起罢了。

埃阿斯　他竟这样了不起吗？您想他是不是以为他比我强？

阿伽门农　那是没有问题的。

埃阿斯　您也跟他有同样的见解，认为他比我强吗？

阿伽门农　不，尊贵的埃阿斯，你跟他一样强，一样勇敢，一样聪明，一样高贵，可是你比他脾气好得多，也比他更听号令。

埃阿斯　一个人为什么要骄傲？骄傲的心理是怎么起来的？我就不知道什么是骄傲。

阿伽门农　埃阿斯，你的头脑比他明白，你的人格也比他高尚。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他一味对镜自赏，自吹自擂，遇事只顾浮夸失实，到头来只是事事落空而已。

埃阿斯　我讨厌一个骄傲的人，就像讨厌一窠癞蛤蟆一样。

涅斯托　（旁白）可是他却不讨厌他自己；这不是很奇怪吗？

俄底修斯重上。

俄底修斯　阿喀琉斯明天不愿上阵。

阿伽门农　他有什么理由？

俄底修斯　他也不讲什么理由，只逞着自己的性子，一味执拗，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阿伽门农　我们再三请他，为什么他总不出来？

俄底修斯　正因为我们前来移樽就教，他便妄自尊大起来，把草纸当文书；他好比着了迷似的，甚至连自己嘴里出一口气都不得平静。我们这位阿喀琉斯是如此自命不凡，连他的思想与行动也互相仇视，自相残杀，使他不能自主。我该怎么说呢？他的骄傲确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阿伽门农　让埃阿斯去叫他出来。将军，你到他帐里去看看他；听说他对你的感情不错，也许你去请他，他会却不过你的情面。

俄底修斯　啊，阿伽门农！不要这样。我们应当让埃阿斯离开阿喀琉斯越远越好。这个骄悍的将军用傲慢塞住了自己的心窍，眼睛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难道我们反要叫一个更被我们敬重的人去向他礼拜吗？不，我们不能让这位比他尊贵三倍的、勇武超群的将军污损了他的血战得来的光荣；他的才能并不在阿喀琉斯之下，为什么要叫他贬低身分去向阿喀琉斯央求呢？那不过格外助长他的骄傲的气焰罢了。叫这位将军去看他！不，天神不容许这样的事，天神会用雷鸣一样的声音怒吼着说，“叫阿喀琉斯出来见他！”

涅斯托　（旁白）啊！这样很好，说到他的心窝里去了。

狄俄墨得斯　(旁白)瞧他一声不响地听得多么出神！

埃阿斯　要是我去看他，我要一拳打歪他的脸。

阿伽门农　啊，不！你不要去。

埃阿斯　要是他对我神气活现，我可老实不客气要教训他一下。让我去看他。

俄底修斯　不，用不着惊动你去。

埃阿斯　下贱的、放肆的家伙！

涅斯托　(旁白)他把自己形容得一点不错！

埃阿斯　他不能客气一点吗？

俄底修斯　(旁白)乌鸦也会骂别人太黑！

埃阿斯　我要叫他的傲气变成鲜血。

阿伽门农　(旁白)他自己原是病人，倒去当起医生来了。

埃阿斯　要是大家的思想都跟我一样——

俄底修斯　(旁白)那么世上没有聪明人了。

埃阿斯　——一定不让他放肆到这个地步；他要是装腔作势，就叫他吞下他的刀子。

涅斯托　(旁白)果真如此，你也得同他平分秋色呢。

俄底修斯　(旁白)半斤八两。

埃阿斯　尽管他是个铁铮铮的硬汉，我也要把他揉做面团。

涅斯托　(旁白)他的热度还不是顶高；再恭维他几句，把他的野心煽起来。

俄底修斯　(向阿伽门农)元帅，你太容忍他了。

涅斯托　尊贵的元帅，不要这样做。

狄俄墨得斯　你必须准备不靠阿喀琉斯的力量去和特洛亚人

作战。

俄底修斯　就是因为人家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所以养成了他的骄傲。我倒想起了一个人——可是他就在我们眼前，我还是不说了吧。

涅斯托　你为什么不说呢？他又不像阿喀琉斯一样争强好胜。

俄底修斯　整个世界都知道他是跟阿喀琉斯一样勇敢的。

埃阿斯　婊子养的畜生！在我们面前摆他的臭架子！但愿他是个特洛亚人！

涅斯托　要是埃阿斯现在也像他一样古怪——

俄底修斯　像他一样傲慢——

狄俄墨得斯　像他一样的喜欢人家奉承——

俄底修斯　像他一样的坏脾气——

狄俄墨得斯　像他一样的目中无人、妄自尊大——

俄底修斯　感谢上天，将军，你的天性是这样仁厚；那生下你的令尊、乳哺你的令堂，真是应该赞美；教你念书的那位先生，愿他名垂万世；你那非博学所能几及的天赋聪明，更可与日月争光；至于传授你武艺的那位师傅，那么他是应该和战神马斯并享千秋的；讲到你的神勇，那么力举全牛的迈罗①，也不得不向强壮的埃阿斯甘拜下风。我用不着称赞你的智慧，那是像一道围墙、一堵堤岸，包围着你的广大丰富的才能。咱们这位涅斯托老将军眼睛里见过的多，自然智慧超人一等；可是对不起，涅斯托老爹，要

① 迈罗(Milo)，希腊六世纪末的运动家，以力大能举一牛著名，曾六次获得奥林匹克胜利者的称号。

是您也像埃阿斯一样年轻，您的教育也不过像他一样，那么您的智慧也决不会超过他的。

埃阿斯　我拜您做干爹吧。

俄底修斯　好，我的好儿子。

狄俄墨得斯　你要听他的话啊，埃阿斯将军。

俄底修斯　咱们不要在这儿多耽搁了；阿喀琉斯这野兔子在丛林里躲着呢。请元帅立刻传令全军，召集所有人马；新的君王们到特洛亚来了，明天我们一定要用全力保持我们的声威。这儿有一位大将，让从东方到西方来的骑士们各自争取他们的光荣吧，最大的胜利将是属于埃阿斯的。

阿伽门农　我们就去召开会议。让阿喀琉斯睡吧；正是轻舟虽捷，怎及巨舶容深。（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特洛亚。普里阿摩斯宫中

潘达洛斯及一仆人上。

潘达洛斯　喂，朋友！对不起，请问一声，你是跟随帕里斯王子的吗？

仆人　是的，老爷，他走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面。

潘达洛斯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靠他吃饭的吗？

仆人　老爷，我是靠天吃饭的。

潘达洛斯　你依靠着一位贵人，我必须赞美他。

仆人　愿赞美归于上帝！

潘达洛斯　你认识我吗？

仆人　说老实话，老爷，我不过在外表上认识您。

潘达洛斯　朋友，我们大家应当熟悉一点。我是潘达洛斯老爷。

仆人　我希望以后跟您老爷熟悉一点。

潘达洛斯　那很好。

仆人　您是一位殿下吗？

潘达洛斯　殿下！不，朋友，你只可以叫我老爷或是大人。（内乐声）这是什么音乐？

仆人　我不大知道，老爷，我想那是数部合奏的音乐。

潘达洛斯　你认识那些奏乐的人吗？

仆人　我全都认识，老爷。

潘达洛斯　他们奏乐给谁听？

仆人　他们奏给听音乐的人听，老爷。

潘达洛斯　是谁想听这音乐，朋友？

仆人　我想听，还有爱音乐的人也想听。

潘达洛斯　朋友，你不懂我的意思；我太客气，你又太调皮。我是说什么人叫他们奏的。

仆人　呃，老爷，是我的主人帕里斯叫他们奏的，他就在里面；那位人间的维纳斯，美的心血，爱的微妙的灵魂，也陪着他在一起。

潘达洛斯　谁，我的甥女克瑞西达吗？

仆人　不，老爷，是海伦；您听了我形容她的话还不知道吗？

潘达洛斯　朋友，看来你还没有见过克瑞西达小姐。我是奉特洛伊罗斯王子之命来见帕里斯的；我的事情急得像热锅里的沸水，来不及等你进去通报了。

仆人　好个热锅上的蚂蚁！呀，一句陈词滥调罢了！

帕里斯及海伦率侍从上。

潘达洛斯　您好，我的好殿下，这些好朋友们都好！愿美好的欲望好好地领导他们！您好，我的好娘娘！愿美好的思想做您的美好的枕头！

海伦　好大人，您满嘴都是好话。

潘达洛斯　谢谢您的谬奖，好娘娘。好殿下，刚才的音乐很好，很好的杂色合奏呢。

帕里斯　是被你搀杂的，贤卿；现在要你加进来，奏得和谐起来。耐儿①，他是很懂得和声的呢。

潘达洛斯　真的，娘娘，没有这回事。

海伦　啊，大人！

潘达洛斯　粗俗得很，真的，粗俗不堪。

帕里斯　说得好，我的大人！你真说得好听。

潘达洛斯　好娘娘，我有事情要来对殿下说。殿下，您允许我跟您说句话吗？

海伦　不，您不能这样赖过去。我们一定要听您唱歌。

潘达洛斯　哎，好娘娘，您在跟我开玩笑啦。可是，殿下，您的令弟特洛伊罗斯殿下——

海伦　潘达洛斯大人，甜甜蜜蜜的大人——

潘达洛斯　算了，好娘娘，算了。——叫我向您致意问候。

海伦　您不能赖掉我们的歌；要是您不唱，我可要生气了。

潘达洛斯　好娘娘，好娘娘！真是位好娘娘。

海伦　叫一位好娘娘生气是一件大大的罪过。

潘达洛斯　不，不，不，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哈哈！殿下，他要我对您说，晚餐的时候王上要是问起他，请您替他推托一下。

---

① 耐儿（Nell），海伦的爱称。

海伦　潘达洛斯大人？——

潘达洛斯　我的好娘娘，我的顶好的好娘娘怎么说？

帕里斯　他有些什么要公？今晚他在什么地方吃饭？

海伦　可是，大人——

潘达洛斯　我的好娘娘怎么说？——我那位殿下要生你的气了。我不能让您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吃饭。

帕里斯　我可以拿我的生命打赌，他一定是到那位富有风趣的克瑞西达那儿去啦。

潘达洛斯　不，不，哪有这样的事；您真是说笑话了。那位富有风趣的婢子在害病呢。

帕里斯　好，我就替他捏造一个托辞。

潘达洛斯　是，我的好殿下。您为什么要说克瑞西达呢？不，这个婢子在害病呢。

帕里斯　我早就看出来了。

潘达洛斯　您看出来了！您看出什么来啦？来，给我一件乐器。好娘娘，请听吧。

海伦　呵，这样才对。

潘达洛斯　我这位外甥女一心只想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好娘娘，您倒是有了。

海伦　我的大人，只要她所想要的不是我的丈夫帕里斯，什么都可以给她。

潘达洛斯　哈！她不会要他；他两人只是彼此彼此。

海伦　生过了气，和好如初，“彼此”两人就要变成三人了。

潘达洛斯　算了，算了，不谈这些；我来唱一支歌给您听吧。

海伦　好，好，请你快唱吧。好大人，你的额角长得很好看哩。

潘达洛斯　啊，谬奖谬奖。

海伦　你要给我唱一支爱情的歌；这个爱情要把我们一起葬送了。啊，丘匹德，丘匹德，丘匹德！

潘达洛斯　爱情！啊，很好，很好。

帕里斯　对了，爱情，爱情，只有爱情是一切！

潘达洛斯　这支歌正是这样开始的：（唱）

爱情，爱情，只有爱情是一切！
爱情的宝弓，射雌也射雄；
爱情的箭锋，射中了心胸，
不会伤人，只叫人心头火热，
那受伤的恋人痛哭哀号，
啊！啊！啊！这一回性命难逃！
等会儿他就要放声大笑，
哈！哈！哈！爱情的味道真好！
暂时的痛苦呻吟，啊！啊！啊！
变成了一片笑声，哈！哈！哈！

咳呵！

海伦　嗳哟，他的鼻尖儿都在恋爱哩。

帕里斯　爱人，他除了鸽子以外什么东西都不吃；一个人多吃了鸽子，他的血液里会添加热力，血液里添加热力便会激动情欲，情欲激动了便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的结果就是玩女人闹恋爱。

潘达洛斯　这就是恋爱的产生经过吗？而这些经过不就是《圣

经》里所说的毒蛇吗？好殿下，今天是什么人上阵？

帕里斯　赫克托、得伊福玻斯、赫勒诺斯、安忒诺以及所有特洛亚的英雄们都去了；我本来也想去的，可是我的耐儿不放我走。我的兄弟特洛伊罗斯为什么不去？

海伦　他噘起了嘴唇，好像有些什么心事似的。潘达洛斯大人，您一定什么都知道。

潘达洛斯　哪儿的话，甜甜蜜蜜的娘娘。我很想听听他们今天打得怎样。您会记得替令弟设辞推托吗？

帕里斯　我记得就是了。

潘达洛斯　再会，好娘娘。

海伦　替我问候您的甥女。

潘达洛斯　是，好娘娘。（下；归营号声。）

帕里斯　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们到普里阿摩斯的大厅上去迎接这一群战士吧。亲爱的海伦，我必须请求你帮助我们的赫克托卸下他的甲胄；他的坚强的带扣，利剑的锋刃和希腊人的武力都不能把它打开，却不能抵抗你的纤指的魔力；你的力量胜过希腊诸岛所有的国王。替伟大的赫克托卸除他的甲胄吧。

海伦　帕里斯，我能够做他的仆人是莫大的荣幸；为他服役的光荣，比我们天生的美貌更值得夸耀。

帕里斯　亲爱的，我爱你爱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同下。）

第二场　同前。潘达洛斯的花园

潘达洛斯及特洛伊罗斯的侍童自相对方向上。

潘达洛斯　啊！你的主人呢？在我的甥女克瑞西达家里吗？

侍童　不，老爷；他等着您带他去呢。

特洛伊罗斯上。

潘达洛斯　啊！他来了。怎么！怎么！

特洛伊罗斯　孩子，走开。（侍童下。）

潘达洛斯　您见过我的甥女吗？

特洛伊罗斯　不，潘达洛斯；我在她的门口踯躅，像一个站在冥河边岸的游魂，等待着渡船的接引。啊！请你做我的船夫卡戎①，赶快把我载到得救者的乐土中去，让我徜徉在百合花的中央！好潘达洛斯啊！请你从丘匹德的肩背上拔下他的彩翼来，陪着我飞到克瑞西达身边去吧！

潘达洛斯　您在这园子里随便玩玩。我立刻就去带她来。（下。）

特洛伊罗斯　我觉得眼前迷迷糊糊的，期望使我的头脑打着回旋。想像中的美味是这样甘芳，它迷醉了我的神经。要是我的生津的齿颊果然尝到了经过三次提炼的爱情的旨酒，那该怎样呢？我怕我会死去，昏昏沉沉地倒下去不再醒来；我怕那种太微妙渊深的快乐，调和在太芳冽的甘美

---

① 卡戎（Charon），希腊神话中渡亡魂过冥河到冥府去的船夫。

里，不是我的粗俗的感官所能禁受；我怕，我更怕在无边的幸福之中，我会失去一切的知觉，正像大军冲锋、敌人披靡的时候，每个人忘记了自己一样。

潘达洛斯重上。

潘达洛斯　她正在打扮；她就要来了；您说话可要机灵点儿。她怕难为情怕得了不得，慌张得气都喘不过来，好像给一个鬼附上了身似的。我就去带她来。她真是个顶可爱的坏东西；就像一头刚给人捉住的麻雀似的慌张得喘不过气来。（下。）

特洛伊罗斯　我自己的心里也感到了这样一种情绪；我的心跳得比一个害热病的人的脉搏还快；我的一切感官都失去了作用，正像臣仆在无意中瞥见了君王威严的眼光一样。

潘达洛斯偕克瑞西达重上。

潘达洛斯　来，来，有什么害羞呢？小孩子才怕难为情。他就在这儿呢。把您向我发过的誓当着她的面再发一遍吧。怎么！你又要回去了吗？你在没有给人家驯服以前，一定要有人看守着吗？来吧，来吧，要是你再退回去，我们可要把你像一匹马似的套在辕木里了。您为什么不对她说话呢？来，打开这一块面纱，好给我们看看你的美容。呵，你何必这样不肯得罪一下日光呀！天黑了，你更要马上遮掩起来呢。好了，好了，赶快趁此将上一军吧。这才对了！一吻就定了终身！经营起来；多么甜美呵。让你们两颗心去扭成一团吧，莫等我把你们扯开了就迟了。真

是英雄美人，好一双天配良缘；真不错，真不错。

特洛伊罗斯　姑娘，您使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潘达洛斯　相思债是不能用说话去还清的，你还是给她一些行动吧，不要又是一动也不动的。怎么！又在亲嘴了吗？好，“良缘永缔，互结同心，”——进来吧，进来吧；我先去拿个火来。（下。）

克瑞西达　请进去吧，殿下。

特洛伊罗斯　啊，克瑞西达！我好容易盼望到这一天！

克瑞西达　盼望，殿下！但愿——啊，殿下！

特洛伊罗斯　但愿什么？为什么，您又不说下去了？我的亲爱的姑娘在我们爱的灵泉里发现什么渣滓了？

克瑞西达　要是我的恐惧是生眼睛的，那么我看见的渣滓比泉水还多。

特洛伊罗斯　恐惧可以使天使变成魔鬼，它所看到的永远不是真实。

克瑞西达　盲目的恐惧有明眼的理智领导，比之凭着盲目的理智毫无恐惧地横冲直撞，更容易找到一个安全的立足点；倘能时时忧虑着最大的不幸，那么在较小的不幸来临的时候往往可以安之若素。

特洛伊罗斯　啊！让我的爱人不要怀着丝毫恐惧；在爱神导演的戏剧里是没有恶魔的。

克瑞西达　也没有可怕的巨人吗？

特洛伊罗斯　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才是可怕的巨人，因为我们会发誓泪流成海，入火吞山，驯伏猛虎，凡是我们的爱人

所想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到。姑娘，这就是恋爱的可怕的地方，意志是无限的，实行起来就有许多不可能；欲望是无穷的，行为却必须受制于种种束缚。

克瑞西达　人家说恋人们发誓要做的事情，总是超过他们的能力，可是他们却保留着一种永不实行的能力；他们发誓做十件以上的事，实际做到的还不满一件事的十分之一。这种声音像狮子、行动像兔子一样的家伙，可不是怪物吗？

特洛伊罗斯　果然有这样的怪物吗？我可不是这样。请您考验了我以后，再来估计我的价值吧；当我没有用行为证明我的爱情以前，我是不愿戴上胜利的荣冠的。一个人要继承产业，在没有到手之前不必得意；出世以前，谁也无从断定一个人的功绩，并且，一旦出世，他的名位也不会太高。为了真心的爱，让我简单讲一两句话。特洛伊罗斯将会向克瑞西达证明，一切出于恶意猜嫉的诽谤，都不足以诬蔑他的忠心；真理所能宣说的最真实的言语，也不会比特洛伊罗斯的爱情更真实。

克瑞西达　请进去吧，殿下。

潘达洛斯重上。

潘达洛斯　怎么！还有点不好意思吗？你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吗？

克瑞西达　好，舅舅，要是我干下了什么错事，那都是您不好。

潘达洛斯　那么要是你给殿下生下了一位小殿下，你就把他抱来给我好了。你对殿下要忠心；他要是变了心，你尽管

骂我。

特洛伊罗斯　令舅的话，和我的不变的忠诚，都可以给您做保证。

潘达洛斯　我也可以替她向您保证：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不轻易许诺的，可是一旦许身于人，便永远不会变心，就像芒刺一样，碰上了身，再也掉不下来。

克瑞西达　我现在已经有了勇气：特洛伊罗斯王子，我朝思暮想，已经苦苦地爱着您几个月了。

特洛伊罗斯　那么我的克瑞西达为什么这样不容易征服呢？

克瑞西达　似乎不容易征服，可是，殿下，当您第一眼看着我的时候，我早就给您征服了——恕我不再说下去，要是我招认得太多，您会看轻我的。我现在爱着您；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还能够控制我自己的感情；不，说老实话，我说了谎了；我的思想就像一群顽劣的孩子，倔强得不受他们母亲的管束。瞧，我们真是些傻瓜！为什么我要唠唠叨叨说这些话呢？要是我们不能替自己保守秘密，谁还会对我们忠实呢？可是我虽然这样爱您，却没有向您求爱；然而说老实话，我却希望我自己是个男子，或者我们女子也像男子一样有先启口的权利。亲爱的，快叫我止住我的舌头吧；因为我这样得意忘形，一定会说出使我后悔的话来。瞧，瞧！您这么狡猾地一声不响，已经使我从我的脆弱当中流露出我的内心来了。封住我的嘴吧。

特洛伊罗斯　好，虽然甜蜜的音乐从您嘴里发出，我愿意用一吻封住它。

潘达洛斯　妙得很，妙得很。

克瑞西达　殿下，请您原谅我；我并不是有意要求您吻我；真是怪羞人的！天哪！我做了什么事啦？现在我真的要告辞了，殿下。

特洛伊罗斯　告辞了，亲爱的克瑞西达？

潘达洛斯　告辞！你就是告辞到明天早晨，还会跟他在一起的。

克瑞西达　请您不要多说。

特洛伊罗斯　姑娘，什么事情使您生气了？

克瑞西达　我讨厌我自己。

特洛伊罗斯　您可不能逃避您自己。

克瑞西达　让我试一试。我有另外一个自己跟您在一起，可是它是无情的，宁愿离开它自己，去受别人的愚弄。我真的要走了；我的智慧掉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话。

特洛伊罗斯　说着这样聪明话的人，是不会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的。

克瑞西达　殿下，也许您会以为我所吐露的不是真情，我不过在耍着手段，故意用这种不害羞的招认，来试探您的意思，可是您是个聪明人，否则您也许不在恋爱，因为智慧和爱情只有在天神的心里才会同时存在，人们是不能兼而有之的。

特洛伊罗斯　啊！要是我能够相信一个女人会永远点亮她的爱情的不灭的明灯，保持她的不变的忠心和不老的青春，

她那永远美好的灵魂不会随着美丽的外表同归衰谢；只要我能够相信我对您的一片至诚和忠心，会换到您的同样纯洁的爱情，那时我将要怎样地欢欣鼓舞呢！可是唉！我的忠心是这样单纯，比赤子之心还要简单而纯朴。

克瑞西达　在那一点上我要跟您互相竞争。

特洛伊罗斯　啊，当两种真理为了互争高下而相战的时候，那是一场多么道义的战争！从今以后，世上真心的情郎们都要以特洛伊罗斯为榜样；当他们充满了声诉、盟誓和夸大的比拟的诗句中缺少新的譬喻的时候，当他们厌倦于那些陈陈相因的套语，例如：像钢铁一样坚贞，像草木对于月亮、太阳对于白昼、斑鸠对于她的配偶一样忠心——当他们用尽了这一切关于忠诚的譬喻，而希望援引一个更有力的例证的时候，他们便可以加上一句说，“像特洛伊罗斯一样忠心。”

克瑞西达　愿您的话成为预言！要是我变了心，或者有一丝不忠不贞的地方，那么当时间变成古老而忘记了它自己的时候，当特洛亚的岩石被水珠滴烂、无数的城市被盲目的遗忘所吞噬、无数强大的国家了无痕迹地化为一堆泥土的时候，让我的不贞继续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受人唾骂！当他们说过了“像空气、像水、像风、像沙土一样轻浮；像狐狸对于羔羊、豺狼对于小牛、豹子对于母鹿、继母对于前妻的儿子一样虚伪”以后，让他们举出一个最轻浮最虚伪的榜样来，说，“像克瑞西达一样负心。”

潘达洛斯　好，交易已经作成，两方面盖个印吧；来，来，我替

你们做证人。这儿我握着您的手，这儿我握着我甥女的手。我这样辛辛苦苦把你们两人拉在一起，要是你们中间无论哪一个变了心，那么从此以后，让世上所有可怜的媒人们都叫着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让一切忠心的男人都叫做特洛伊罗斯，一切负心的女子都叫做克瑞西达，一切做媒的人都叫做潘达洛斯！大家说阿门。

特洛伊罗斯　阿门。

克瑞西达　阿门。

潘达洛斯　阿门。现在我要带你们到一间房间里去，那里面还有一张眠床；那张床是不会泄漏你们的秘密的，你们尽管去成其美事吧。去！（同下。）

第三场　希腊营地

阿伽门农、俄底修斯、狄俄墨得斯、涅斯托、埃阿斯、墨涅拉俄斯及卡尔卡斯上。

卡尔卡斯　各位王子，为了我替你们所做的事情，现在我可以向你们要求报偿了。请你们想一想，我因为审察未来的大势，决心舍弃特洛亚，丢下了我的家产，顶上一个叛逆的名字；牺牲了现成的安稳的地位，来追求不可知的命运；抛开了我所习惯的一切，到这举目生疏的地方来替你们尽力：你们曾经允许给我许多好处，现在我只要求你们让我略沾小惠，想来你们总不会拒绝我吧。

阿伽门农　特洛亚人，你要向我们要求什么？说吧。

卡尔卡斯　你们昨天捉来了一个特洛亚的俘虏，名叫安忒诺；特洛亚对他是很重视的。你们常常要求他们拿我的女儿克瑞西达来交换被俘的特洛亚重要将士，可是特洛亚总是加以拒绝；据我所知，这个安忒诺在特洛亚军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切事务倘没有他去处理，都要陷于停顿，他们甚至于愿意拿一个普里阿摩斯亲生的王子来和他交换；各位殿下，把他送回去，交换我的女儿来吧，只要让我瞧见她一面，就可以补偿我替你们所尽的一切劳力了。

阿伽门农　让狄俄墨得斯把他送去，带克瑞西达回来吧；卡尔卡斯的要求可以让他得到满足。狄俄墨得斯，你去准备好这一次交换所需要的一切，同时带个信去，问一声赫克托明天是不是预备决战，埃阿斯已经预备好了。

狄俄墨得斯　我愿意担负这一个使命，并且认为这是莫大的光荣。（狄俄墨得斯、卡尔卡斯同下。）

阿喀琉斯及帕特洛克罗斯自帐内走出。

俄底修斯　阿喀琉斯正在他的帐前站着，请元帅在他面前走过去，理也不要理他，就好像忘记了他是个什么人似的；各位王子也都对他装出一副冷淡的态度。让我在最后走过，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人家都向他投掷这样轻蔑的眼光；那时我就借你们的冷淡做题目，对他的骄傲发出一些意含针砭的讥讽，使他不能不饮下我给他的这一服清心药剂。这服药也许会发生效力。要一个骄傲的人看清他自己的嘴脸，只有用别人的骄傲给他做镜子；倘然向他卑

躬屈节，只会助长他的气焰，徒然自取其辱。

阿伽门农　我就依照你的计策而行，当我走过他身旁的时候，故意装出一副冷淡的神气；每一位将军也都要这样，或者不理他，或者用轻蔑的态度向他打个招呼，那是会比完全不理他更使他难堪的。大家跟着我来。

阿喀琉斯　怎么！元帅又要来找我说话了吗？您知道我的意思，我是不愿再跟特洛亚人打仗的了。

阿伽门农　阿喀琉斯说些什么？他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涅斯托　将军，您有什么事要对元帅说吗？

阿喀琉斯　没有。

涅斯托　元帅，他说没有。

阿伽门农　那再好没有了。（阿伽门农、涅斯托同下。）

阿喀琉斯　早安，早安。

墨涅拉俄斯　您好？您好？（下。）

阿喀琉斯　怎么！那忘八也瞧不起我吗？

埃阿斯　啊，帕特洛克罗斯！

阿喀琉斯　早安，埃阿斯。

埃阿斯　嘿？

阿喀琉斯　早安。

埃阿斯　是，是，早安，早安。（下。）

阿喀琉斯　这些家伙都是什么意思？他们不认识阿喀琉斯了吗？

帕特洛克罗斯　他们大模大样地走了过去。从前他们一看见阿喀琉斯，总是鞠躬如也，笑脸相迎，那一副恭而敬之的

神气，就像礼拜神明一样。

阿喀琉斯　怎么！难道我的威风已经衰落了吗？大丈夫在失欢于命运以后，不用说会被众人所厌弃，他可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他自己的没落；因为人们都是像蝴蝶一样，只会向炙手可热的夏天蹁跹起舞；在他们的俗眼之中，只有富贵尊荣，这一些不一定用才能去博得的身外浮华，才是值得敬重的；当这些不足恃的浮华化为乌有的时候，人们的敬意也就会烟消云散。可是我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命运依然是我的朋友，我依然充分享受着我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些人却对我改变了态度，我想他们一定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俄底修斯也来了，他在读些什么；待我前去打断他的诵读。啊，俄底修斯！

俄底修斯　啊，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　你在读些什么？

俄底修斯　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给我这样几句话："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由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的存在。"

阿喀琉斯　这没有什么奇怪，俄底修斯！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美貌，他的美貌只能反映在别人的眼里；眼睛，那最灵敏的感官，也看不见它自己，只有当自己的眼睛和别人的眼睛相遇的时候，才可以交换彼此的形象，因为视力不能反及自身，除非把自己的影子映在可以被自己看见的地方。

这事一点也不足为怪。

俄底修斯 我并不重视这一种很普通的道理，可是我不懂写这几句话的人的用意；他用迂回婉转的说法，证明一个人无论禀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倘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正像一座穹窿把声音弹射回来，又像一扇迎着阳光的铁门，反映出太阳所投射的形状，同时吐发出它所吸收的热力一样。他这番话很引起了我的思索，使我立刻想起了没没无闻的埃阿斯。天哪，这是一个多好的汉子！真是一匹轶群的骏马，他的奇才还没有为他自己所发现。天下真有这样被人贱视的珍宝！也有毫无价值的东西，反会受尽世人的赞赏！明天我们可以看见埃阿斯在无意中得到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此以后，他的威名将要遍传人口了。天啊！有些人会乘着别人懈怠的时候，干出怎样一番事业！有的人悄悄地钻进了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的厅堂，有的人却在她的眼中扮演着痴人！有的人利用着别人的骄傲而飞黄腾达，有的人却因为骄傲而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瞧这些希腊的将军们！他们已经在那儿拍着粗笨的埃阿斯的肩膀，好像他的脚已经踏在勇敢的赫克托的胸口，强大的特洛亚已经濒于末日了。

阿喀琉斯 我相信你的话，因为他们走过我的身旁，就像守财奴看见叫化子一样，没有一句好话，也没有一张好脸。怎么！难道我的功劳都已经被人忘记了吗？

俄底修斯　将军，时间老人的背上负着一个庞大的布袋，那里面装满着被辜恩负义的世人所遗忘的丰功伟绩；那些已成过去的美绩，一转眼间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继续不断的前进，才可以使荣名永垂不替；如果一旦罢手，就会像一套久遭搁置的生锈的铠甲，谁也不记得它的往日的勋劳，徒然让它的不合时宜的式样，留作世人揶揄的资料。不要放弃眼前的捷径，光荣的路是狭窄的，一个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你应该继续在这一条狭路上迈步前进，因为无数竞争的人都在你的背后，一个紧追着一个；要是你略事退让，或者闪在路旁，他们就会像汹涌的怒潮一样直冲过来，把你遗弃在最后；又像一匹落伍的骏马，倒在地上，下驷的驽骀都可以追在它的前面，从它的身上践踏过去。那时候人家现在所做的事，虽然比不上你从前所做的事，但是你的声名却要被他们所掩盖，因为时间正像一个趋炎附势的主人，对于一个临去的客人不过和他略微握一握手，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臂，飞也似的过去抱住他；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啊！不要让德行追索它旧日的酬报，因为美貌、智慧、门第、臂力、功业、爱情、友谊、慈善，这些都要受到无情的时间的侵蚀。世人有一个共同的天性，他们一致赞美新制的玩物，虽然它们原是从旧有的材料改造而成的；他们宁愿拂拭发着亮光的金器，却不去过问那被灰尘掩蔽了光彩的金器。人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现在，他们所赞赏的也只有眼前的人物；所以不用奇怪，你伟大的

完人，一切希腊人都在开始崇拜埃阿斯，因为活动的东西是比停滞不动的东西更容易引人注目的。众人的属望曾经集于你的身上，要是你不把你自己活活埋葬，把你的威名收藏在你的营帐里，那么你也未始不可恢复旧日的光荣；不久以前，你那在战场上的赫赫声威，是曾经使天神为之侧目的。

阿喀琉斯　我这样深居简出，却有极充分的理由。

俄底修斯　可是有更充分、更有力的理由反对你的深居简出。阿喀琉斯，人家都知道你恋爱着普里阿摩斯的一个女儿。

阿喀琉斯　嘿！人家都知道！

俄底修斯　你以为那很奇怪吗？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旁观者的冷眼；渊深莫测的海底也可以量度得到，潜藏在心头的思想也会被人猜中。国家事务中往往有一些秘密，是任何史乘所无法发现的。你和特洛亚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阿喀琉斯倘然是个真正的英雄，他就应该去把赫克托打败，不应该把波吕克塞娜[1]丢弃不顾。要是现在小小的皮洛斯在家里听见了光荣的号角在我们诸岛上吹响，所有的希腊少女们都在跳跃欢唱，“伟大的赫克托的妹妹征服了阿喀琉斯，可是我们的伟大的埃阿斯勇敢地把他打倒，”那时候他的心里该是多么难受。再见，将军，我对你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好意；留心你脚底下的冰块，不要让一个傻子从这上面滑了过去，你自己却把它

---

[1] 波吕克塞娜(Polyxena)，普里阿摩斯的女儿，为阿喀琉斯所恋。

踹碎了。（下。）

帕特洛克罗斯　阿喀琉斯，我也曾经这样劝告过您。一个男人在需要行动的时候优柔寡断，没有一点丈夫的气概，比一个卤莽粗野、有男子气概的女子更为可憎。人家常常责怪我，以为我对于战争的厌恶以及您对于我的亲密的友谊，是使您懈怠到现在这种样子的根本原因。好人，振作起来吧；只要您振臂一呼，那柔弱轻佻的丘匹德就会从您的颈上放松他的淫荡的拥抱，像雄狮鬣上的一滴露珠似的，摇散在空气之中。

阿喀琉斯　埃阿斯要去和赫克托交战吗？

帕特洛克罗斯　是的，也许他会在他身上得到极大的荣誉。

阿喀琉斯　我的声誉已经遭到极大的危险；我的威名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

帕特洛克罗斯　啊！那么您要留心，自己加于自己的伤害是最不容易治疗的；忽略了应该做的事，往往会引起危险的后果，这种危险就像寒热病一样，会在我们向阳闲坐的时候侵袭到我们的身上。

阿喀琉斯　好帕特洛克罗斯，去把忒耳西忒斯叫来；我要差这傻瓜去见埃阿斯，请他在决战完毕以后，邀请特洛亚的骑士们到我们这儿来，大家便服相见。我简直像一个女人似的害着相思，渴想着会一会卸除武装的赫克托，跟他握手谈心，把他的面貌瞧一个清楚。——他来得正好！

忒耳西忒斯上。

忒耳西忒斯　怪事，怪事！

阿喀琉斯　什么怪事？

忒耳西忒斯　埃阿斯在战场上走来走去，像失了魂似的。

阿喀琉斯　是怎么一回事？

忒耳西忒斯　他明天必须单人匹马去和赫克托交战；他因为预想到这一场英勇的厮杀，骄傲得了不得，所以满口乱嚷乱叫，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阿喀琉斯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忒耳西忒斯　他跨着大步，像一只孔雀似的走来走去，踱了一步又立定了一会儿；他那满腹心事的样子，就像一个在脑子里打算盘的女店主在那儿计算她的账目；他咬着嘴唇，装出一副深谋远虑的神气，好像说，“我这儿有一脑袋的神机妙算，你们等着瞧吧；”他说得不错，可是他那脑袋里的智慧，就像打火石里的火花一样，不去打它是不肯出来的。这家伙一辈子算是完了；因为赫克托倘不在交战的时候扭断他的头颈，凭着他那股摇头摆脑的得意劲儿，也会把自己的头颈摇断的。他已经不认识我；我说，“早安，埃阿斯；”他却回答我，“谢谢，阿伽门农。”你们看他还算个什么人，会把我当作元帅！他简直变成了一条失水的鱼儿，一个不会说话的怪物啦。自以为了不起！就像一件皮背心一样，两面都好穿。

阿喀琉斯　忒耳西忒斯，你必须做我的使者，替我带一个信给他。

忒耳西忒斯　谁，我吗？嘿，他见了谁都不睬；他不愿意回答人家；只有叫化子才老是开口；他的舌头是长在臂膀上

的。我可以扮做他的样子，让帕特洛克罗斯向我提出问题，你们就可以瞧瞧埃阿斯是怎么样的。

阿喀琉斯　帕特洛克罗斯，对他说：我恭恭敬敬地请求英武的埃阿斯邀请骁勇无比的赫克托便服到敝寨一叙；关于他的身体上的安全，我可以要求慷慨宽宏、声名卓著、高贵尊荣的希腊军大元帅阿伽门农特予保证，等等，等等。你这样说吧。

帕特洛克罗斯　乔武大神祝福伟大的埃阿斯！

忒耳西忒斯　哼！

帕特洛克罗斯　我奉尊贵的阿喀琉斯的命令前来——

忒耳西忒斯　嘿！

帕特洛克罗斯　他，恭恭敬敬地请求您邀请赫克托到他的寨内一叙——

忒耳西忒斯　哼！

帕特洛克罗斯　他可以从阿伽门农取得安全通行的保证。

忒耳西忒斯　阿伽门农！

帕特洛克罗斯　是，将军。

忒耳西忒斯　嘿！

帕特洛克罗斯　您的意思怎样？

忒耳西忒斯　愿上帝和你同在。

帕特洛克罗斯　您的答复呢，将军？

忒耳西忒斯　明天要是天晴，那么在十一点钟的时候，一定可以见个分晓；可是他即使得胜，我也要叫他付下重大的代价。

帕特洛克罗斯　您的答复呢，将军？

忒耳西忒斯　再见，再见。

阿喀琉斯　啊，难道他就是这么一副腔调吗？

忒耳西忒斯　不，他简直是脱腔走调；我不知道赫克托捶破了他的脑壳以后，他还会唱些什么调调儿出来；不过我想他是不会有什么调调儿唱出来的，除非阿波罗抽了他的筋去做琴弦。

阿喀琉斯　来，你必须立刻替我去送一封信给他。

忒耳西忒斯　让我再带一封去给他的马吧；比较起来，还是他的马有些知觉哩。

阿喀琉斯　我心里很乱，就像一池搅乱了的泉水，我自己也看不见它的底。（阿喀琉斯、帕特洛克罗斯同下。）

忒耳西忒斯　但愿你那心里的泉水再清澈起来，好让我把我的驴子牵下去喝几口水！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特洛亚。街道

埃涅阿斯及仆人持火炬自一方上；帕里斯、得伊福玻斯、安忒诺、狄俄墨得斯及余人等各持火炬自另一方上。

帕里斯 瞧！喂！那儿是谁？

得伊福玻斯 那是埃涅阿斯将军。

埃涅阿斯 那一位是帕里斯王子吗？要是我也安享着像您这样的艳福，除非有天大的事情，什么也不能叫我离开我床头的伴侣的。

狄俄墨得斯 我也这样想呢。早安，埃涅阿斯将军。

帕里斯 埃涅阿斯，这是一位勇敢的希腊人，你跟他拉拉手吧。你不是说过，狄俄墨得斯曾经有整整一个星期在战场上把你纠缠住不放吗？现在你可以仔细瞧瞧他的面貌了。

埃涅阿斯 在我们继续休战的期间，勇敢的将军，我愿意祝您健康；可是当我们戎装相见的时候，我对您只有不共戴天的敌忾。

狄俄墨得斯　狄俄墨得斯对于您的友情和敌意，都同样欣然接受。当我们现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请您许我向您还祝健康；可是我们要是在战场上角逐起来，那么乔武在上，我要用我全身的力量和计谋，来夺取你的生命。

埃涅阿斯　你将要猎逐一头狮子，当它逃走的时候，是用它的脸奔向敌人的。现在我却用善意的温情，欢迎你到特洛亚来！凭着维纳斯的玉手起誓，世上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爱着他所准备杀死的东西。

狄俄墨得斯　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乔武，要是埃涅阿斯的末日不就是我的宝剑的光荣，那么愿他活到千秋万岁吧！可是当我们为了光荣而互相争斗的时候，那么愿他明天就死去，而且每一处骨节上都留着一个伤痕！

埃涅阿斯　我们真是知己相逢。

狄俄墨得斯　正是；我们更希望下一次相逢的时候，彼此互成仇敌。

帕里斯　像这样满含着敌意的热烈欢迎，像这样无上高贵的充满仇恨的友情，真是我平生所未闻。将军，你有什么事起得这样早？

埃涅阿斯　王上叫我去，可是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帕里斯　这儿就是他所要叫你干的事：你带着这位希腊人到卡尔卡斯的家里，在那里把美丽的克瑞西达交给他，以交换他们放回来的安忒诺。你可以陪着我们一块儿去；否则你先走一步也可以。我总是觉得——也可以说的确相信——我的兄弟特洛伊罗斯昨天晚上在那里过夜；你就

把他叫醒起来，通知他我们就要来了，同时把一切情形告诉他。我怕我们此去是一定非常不受欢迎的。

埃涅阿斯　那还用说吗？特洛伊罗斯宁愿让希腊人拿了特洛亚去，也不愿让克瑞西达被人从特洛亚带走。

帕里斯　那也没有办法；时势所迫，不得不然。请吧，将军；我们随后就来。

埃涅阿斯　那么各位早安！（下。）

帕里斯　告诉我，尊贵的狄俄墨得斯，像一个好朋友似的老实告诉我，照您看起来，我跟墨涅拉俄斯两个人究竟是谁更配得上美丽的海伦？

狄俄墨得斯　你们两人都差不多。一个不以她的失节为嫌，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想要把她追寻回来；一个也不以舔人唾余为耻，不惜牺牲了如许的资财将士，把她保留下来。他像一个懦弱的忘八似的，甘心喝下人家残余的无味的糟粕；您像一个好色之徒似的，愿意让她淫荡的身体生育您的后嗣。照这样比较起来，你们正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帕里斯　您把您的同国的姊妹说得太不堪了。

狄俄墨得斯　她太对不起她的祖国了。听我说，帕里斯，在她的淫邪的血管里，每一滴负心的血液，都有一个希腊人为它而丧失了生命；在她的腐烂的尸体上，每一分、每一厘的皮肉，都有一个特洛亚人为它而暴骨沙场。自从她牙牙学语以来，她所说过的好话的数目，还抵不上死在她手里的希腊人和特洛亚人的总数。

帕里斯　好，狄俄墨得斯，您说的话就像一个做买卖的人似的，故意把您所要买的东西说得这样坏；可是我们却不愿多费唇舌，夸赞我们所要出卖的东西。请往这边走。(同下。)

第二场　同前。潘达洛斯家的庭前

特洛伊罗斯及克瑞西达上。

特洛伊罗斯　亲爱的，进去吧；早晨很冷呢。

克瑞西达　那么，我的好殿下，让我去叫舅舅下来，替您开门。

特洛伊罗斯　不要麻烦他；去睡吧，去睡吧；你那双可爱的眼睛已经倦得睁不开来，你的全身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好像一个没有思虑的婴孩似的。

克瑞西达　那么再会吧。

特洛伊罗斯　请你快去睡一会儿。

克瑞西达　您已经讨厌我了吗？

特洛伊罗斯　啊，克瑞西达！倘不是忙碌的白昼被云雀叫醒，惊起了无赖的乌鸦；倘不是酣梦的黑夜不再遮掩我们的欢乐，我是怎么也不愿离开你的。

克瑞西达　夜是太短了。

特洛伊罗斯　可恨的妖巫！对于心绪烦乱的人们，她会像地狱中的长夜一样逗留不去；对于欢会的恋人们，她就驾着比思想还快的翅膀迅速飞走。你再不进去，会受寒的，那时你又要骂我了。

克瑞西达　请您再稍留片刻吧；你们男人总是不肯多留一会儿的。唉，好傻的克瑞西达！我应该继续推拒您的要求，那么您就不肯走开了。听！有人起来啦。

潘达洛斯　（在内）怎么！这儿的门都开着吗？

特洛伊罗斯　这是你的舅舅。

克瑞西达　真讨厌！现在他又要来把我取笑了；叫人怪不好意思的！

潘达洛斯上。

潘达洛斯　啊，啊！其味如何？喂，你这位大娘子！我的甥女克瑞西达呢？

克瑞西达　该死的坏舅舅，老是把人取笑！你自己害得我——现在却来讥笑我。

潘达洛斯　害得你怎样？害得你怎样？让她自己说，我害得你怎样？

克瑞西达　算了，算了，你这坏人！你自己永远做不出好事来，也不让人家做一个安安分分的人。

潘达洛斯　哈，哈！唉，可怜的东西！真是个傻丫头！昨天晚上没有睡觉吗？他这个坏家伙不让你睡吗？让妖精抓了他去！

克瑞西达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我恨不得打他一顿才痛快！（内叩门声）谁在打门？好舅舅，去瞧瞧。殿下，您再到我房里坐一会儿；您在笑我，好像我的话里头存着邪心似的。

特洛伊罗斯　哈哈！

克瑞西达　不，您弄错了，我没有转这种念头。（内叩门）他们把

门擂得多急！请您快进去吧，我怎么也不愿让人家瞧见您在这儿。（特洛伊罗斯、克瑞西达同下。）

潘达洛斯　（往门口）是谁？什么事？你们要把门都打破了吗？怎么！什么事？

埃涅阿斯上。

埃涅阿斯　早安，大人，早安。

潘达洛斯　是谁？埃涅阿斯将军！哎哟，我人都不认识啦。您这么早来有什么见教？

埃涅阿斯　特洛伊罗斯王子在这儿吗？

潘达洛斯　在这儿？他在这儿干么？

埃涅阿斯　算了，大人，我知道他在这儿，您不用瞒我。我有一些对他很有关系的话要跟他说。

潘达洛斯　您说他在这儿吗？那么我可以发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很晚才回来的。他到这儿来干么呢？

埃涅阿斯　算了，算了，您这样替他遮掩，也许是对朋友的一片好心，可是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不管您知道不知道，快去叫他出来；去。

特洛伊罗斯重上。

特洛伊罗斯　怎么！什么事？

埃涅阿斯　殿下，恕我少礼，我的事情很紧急；令兄帕里斯、得伊福玻斯、希腊来的狄俄墨得斯和被释归来的安忒诺都要来了。因为希腊人把安忒诺还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小时内，把克瑞西达姑娘交给狄俄墨得斯带回希腊，作为交换。

特洛伊罗斯　已经这样决定了吗？

埃涅阿斯　这件事情已经由普里阿摩斯和全体廷臣通过，立刻就要实行。

特洛伊罗斯　好容易如愿以偿，又变了一场梦幻！我要见他们去；埃涅阿斯将军，请你装作我们是偶然相遇的，不要说在这儿找到了我。

埃涅阿斯　很好，很好，殿下；我决不泄漏秘密。（特洛伊罗斯、埃涅阿斯同下。）

潘达洛斯　有这等事？刚才到手就丢了？魔鬼把安忒诺抓了去！这位小王子准要发疯了。该死的安忒诺！我希望他们扭断他的头颈！

克瑞西达重上。

克瑞西达　怎么！什么事？刚才是谁？

潘达洛斯　唉！唉！

克瑞西达　您为什么这样长叹？他呢？去了！好舅舅，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潘达洛斯　我还是死了干净！

克瑞西达　天哪！是什么事？

潘达洛斯　你进去吧。你为什么要生到这世上来？我知道你会把他害死的。唉，可怜的王子！该死的安忒诺！

克瑞西达　好舅舅，我求求您，我跪在地上求求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潘达洛斯　你得走了，丫头，你得走了；人家拿安忒诺来换你来了。你必须到你父亲那儿去，不能再跟特洛伊罗斯在

一起。他一定要伤心死的；他再也受不了的。

克瑞西达　啊，你们天上的神明！我是不愿意去的。

潘达洛斯　你非去不可。

克瑞西达　我不愿意去，舅舅。我已经忘记了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什么骨肉之情，只有亲爱的特洛伊罗斯才是我最亲近的亲人。神明啊！要是克瑞西达有一天会离开特洛伊罗斯，那么让她的名字永远被人唾骂吧！时间、武力、死亡，尽你们把我的身体怎样摧残吧；可是我的爱情的基础是这样坚固，就像吸引万物的地心，永远不会动摇的。我要进去哭了。

潘达洛斯　好，你去哭吧。

克瑞西达　我要扯下我的光亮的头发，抓破我的被人赞美的脸，哭哑我的娇好的喉咙，用特洛伊罗斯的名字捶碎我的心。我不愿离开特洛亚一步。（同下。）

第三场　同前。潘达洛斯家门前

帕里斯、特洛伊罗斯、埃涅阿斯、得伊福玻斯、安忒诺及狄俄墨得斯上。

帕里斯　天已经大亮，把她交给这位希腊勇士的预定时间很快就要到了。特洛伊罗斯，我的好兄弟，你去告诉这位姑娘她所应该做的事，催她赶快收拾一切，准备动身。

特洛伊罗斯　你们各位都跟我到她家里去；我立刻带她出来。当我把她交给这个希腊人的时候，请你把他的手当作一

座祭坛，你的兄弟特洛伊罗斯是个祭司，把他自己的心挖出来作为献祭了。（下。）

帕里斯　我知道一个人在恋爱中的心理；可是我虽然老大不忍，却没有法子帮助他！各位将军，请进去吧。（同下。）

第四场　同前。潘达洛斯家中一室

潘达洛斯及克瑞西达上。

潘达洛斯　别太伤心啦，别太伤心啦。

克瑞西达　你为什么叫我别太伤心呢？我所感到的悲哀是这样地深刻、广泛、透彻而强烈，我怎么能够把它压抑下去呢？要是我可以节制我的感情，或是把它的味道冲得淡薄一点，那么也许我也可以节制我的悲哀；可是我的爱是不容许掺入任何水分的，我失去了这样一个爱人的悲哀，也是没有法子可以排遣的。

特洛伊罗斯上。

潘达洛斯　他、他、他来了。啊！好一对鸳鸯！

克瑞西达　（抱特洛伊罗斯）啊，特洛伊罗斯！特洛伊罗斯！

潘达洛斯　瞧这一双痴男怨女！我也要想抱着什么人哭一场哩。那歌儿是怎么说的？

啊，心啊，悲哀的心，

　　你这样叹息为何不破碎？

下面的答句是——

因为言语或友情，

都不能给你的痛苦以安慰。

这几行诗句真是说得入情入理。可见什么东西都不应该随便丢弃，因为我们也许会有一天用得着这样几句诗的。喂，小羊们！

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我因为爱你爱得这样虔诚，远胜于从我的冷淡的嘴唇里所吐出来的对于神明的颂祷，所以激怒了天神，把你夺去了。

克瑞西达　天神也会嫉妒吗？

潘达洛斯　是，是，是，是，这是一桩非常明显的事实。

克瑞西达　我真的必须离开特洛亚吗？

特洛伊罗斯　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恨事。

克瑞西达　怎么！也必须离开特洛伊罗斯吗？

特洛伊罗斯　你必须离开特洛亚，也必须离开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真会有这种事吗？

特洛伊罗斯　而且是这样匆促。运命的无情的毒手把我们硬生生拆分开来，不留给我们一些从容握别的时间；它粗暴地阻止了我们唇吻的交融，用蛮力打散了我们紧紧的偎抱，把我们无限郑重的深盟密誓扼死在我们的喉间。我们用千万声叹息买到了彼此的爱情，现在却必须用一声短促的叹息把我们自己廉价出卖。无情的时间像一个强盗似的，现在必须把他所偷到的珍贵宝物急急忙忙塞在他的包裹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离情别意，每一句道别都伴着一声叹息一个吻，都被他挤塞在一句简单的“再会”里；只剩给我们草草的一吻，被断续的泪珠和成了辛

酸的滋味。

埃涅阿斯　（在内）殿下，那姑娘预备好了没有？

特洛伊罗斯　听！他们在叫你啦。有人说，一个人将死的时候，催命的鬼差也是这样向他“来吧！”“来吧！”地招呼着的。叫他们耐心等一会儿；她就要来了。

潘达洛斯　我的眼泪呢？快下起雨来，把我的叹息打下去，因为它像一阵大风似的，要把我的心连根吹起来了呢！（下。）

克瑞西达　那么我必须到希腊人那儿去吗？

特洛伊罗斯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克瑞西达　那么我要在快活的希腊人中间，做一个伤心的克瑞西达了！我们什么时候再相会呢？

特洛伊罗斯　听我说，我的爱人。只要你忠心不变——

克瑞西达　我忠心不变！怎么！你怀疑我吗？

特洛伊罗斯　不，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说“只要你忠心不变”，不是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我不过用这样一句话，引起我下面的意思。只要你忠心不变，我一定会来看你的。

克瑞西达　啊！殿下，那您就要遭到不测的危险啦；可是我的忠心是不会变的。

特洛伊罗斯　我要出入危险，习以为常。你佩戴着我这衣袖吧。

克瑞西达　这手套也请您永远戴在手上。我什么时候再看见您呢？

特洛伊罗斯　我会贿赂希腊的守兵，每天晚上来探望你。可

是你不要变心。

克瑞西达　天啊！又是“不要变心”！

特洛伊罗斯　爱人，听我告诉你我说这句话的理由：希腊的青年们都是充满美好的品质的，他们都很可爱，很俊秀，有很好的天赋，又博学多能，我怕你也许会喜新忘旧；唉！一种真诚的嫉妒占据着我的心头，请你把它叫作纯洁的罪恶吧。

克瑞西达　天啊！您不爱我。

特洛伊罗斯　那么让我像一个恶徒一样不得好死！我不是怀疑你的忠心，只是不相信自己有什么长处：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讲那些花言巧语，也不会跟人家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希腊人最擅长的本领；可是我可以说在每一种这一类的优点中间，都潜伏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狡猾的恶魔，引诱人堕入他的圈套。希望你不要被他诱惑。

克瑞西达　您想我会被他诱惑吗？

特洛伊罗斯　不。可是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作主的；有时候我们会变成引诱自己的恶魔，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脆弱易变的心性，而陷于身败名裂的地步。

埃涅阿斯　（在内）殿下！

特洛伊罗斯　来，吻我；我们就此分别了。

帕里斯　（在内）特洛伊罗斯兄弟！

特洛伊罗斯　哥哥，你带着埃涅阿斯和那希腊人进来吧。

克瑞西达　殿下，您不会变心吗？

特洛伊罗斯　谁，我吗？唉，忠心是我唯一的过失：当别人用

手段去沽名钓誉的时候，我却用一片忠心博得一个痴愚的名声；人家用奸诈在他们的铜冠上镀了一层金，我只有纯朴的真诚，我的王冠是敝旧而没有虚饰的。你尽可相信我的一片真心；我的为人就是纯正朴实，如此而已。

埃涅阿斯、帕里斯、安忒诺、得伊福玻斯及狄俄墨得斯上。

特洛伊罗斯　欢迎，狄俄墨得斯将军！这就是我们向你们交换安忒诺的那位姑娘，等我们到了城门口的时候，我就把她交给你，一路上我还要告诉你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你要好好看顾她；凭着我的灵魂起誓，希腊人，要是有一天你的生命悬在我的剑下，只要一提起克瑞西达的名字，你就可以像普里阿摩斯坐在他的深宫里一样安全。

狄俄墨得斯　克瑞西达姑娘，您无须感谢这位王子的关切，您那明亮的眼睛，您那天仙化人的面庞，就是最有力的言辞，使我不能不给您尽心的爱护；您今后就是狄俄墨得斯的女主人，他愿意一切听从您的吩咐。

特洛伊罗斯　希腊人，你用这种恭维她的话语，来嘲笑我的诚意的请托，未免太没有礼貌了。我告诉你吧，希腊的将军，她的好处是远超过你的恭维以上的，你也不配作她的仆人。我吩咐你好好看顾她，因为这就是我的吩咐；要是你胆敢欺负她，那么即使阿喀琉斯那个大汉做你的保镳，我也要切断你的喉咙。

狄俄墨得斯　啊！特洛伊罗斯王子，您不用生气，让我凭着我的地位和使命所赋有的特权，说句坦白的话：当我离开这儿以后，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人也不能命令我；

我将按照她本身的价值看重她，可是您要是叫我必须怎么怎么做，那么我就用我的勇气和荣誉，回答您一个“不”字。

特洛伊罗斯　来，到城门口去吧。我对你说，狄俄墨得斯，你今天对我这样出言不逊，以后你可不要碰在我的手里。姑娘，让我搀着您的手，我们就在路上谈谈我们两人所要说的话吧。（特洛伊罗斯、克瑞西达、狄俄墨得斯同下；喇叭声。）

帕里斯　听！赫克托的喇叭声。

埃涅阿斯　我们把这一个早晨浪费过去了！我曾经对他发誓，要比他先到战场上去，现在他一定要怪我怠惰迟慢了。

帕里斯　这都是特洛伊罗斯不好。来，来，到战场上去会他。

得伊福玻斯　我们立刻就去吧。

埃涅阿斯　好，让我们像一个精神奋发的新郎似的，赶快去追随在赫克托的左右；我们特洛亚的光荣，今天完全依靠着他一个人的神威。（同下。）

第五场　希腊营地。前设围场

埃阿斯披甲胄及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帕特洛克罗斯、墨涅拉俄斯、俄底修斯、涅斯托等同上。

阿伽门农　你已经到了约定的地点，勇气勃勃地等候时间的到来。威武的埃阿斯，用你的喇叭向特洛亚高声吹响，让它传到你那英勇的敌人的耳中，召唤他出来吧。

埃阿斯　吹喇叭的，我多赏你几个钱，你替我使劲地吹，把你那喇叭管子都吹破了吧。吹啊，家伙，鼓起你的腮帮，挺起你的胸脯，吹得你的眼睛里冒血，给我把赫克托吹了出来。（吹喇叭。）

俄底修斯　没有喇叭回答的声音。

阿喀琉斯　时候还早哩。

阿伽门农　那里不是狄俄墨得斯带着卡尔卡斯的女儿来了吗？

俄底修斯　正是他，我认识他走路的姿态；看他趾高气扬的样子，好像非常得意。

狄俄墨得斯及克瑞西达上。

阿伽门农　这位就是克瑞西达姑娘吗？

狄俄墨得斯　正是。

阿伽门农　好姑娘，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

涅斯托　我们的元帅用一个吻来欢迎您哩。

俄底修斯　可是那只能表示他个人的盛意；她是应该让我们大家都有接一次吻的机会的。

涅斯托　说得有理；我来开始吧。涅斯托已经吻过了。

阿喀琉斯　美人，让我吻去您嘴唇上的冰霜；阿喀琉斯向您表示他的欢迎。

墨涅拉俄斯　我也有吻她一次的权利。

帕特洛克罗斯　你还是放弃了你的权利吧；帕里斯也正是这样打旁边杀了过来，把你的权利夺了去的。

俄底修斯　啊，杀人的祸根，我们一切灾难的主因；为了一个

人而我们来混战这一场。

帕特洛克罗斯　姑娘，这第一个吻是墨涅拉俄斯的；第二个是我的：帕特洛克罗斯吻着您。

墨涅拉俄斯　啊！这倒很方便！

帕特洛克罗斯　帕里斯跟我两个人总是代替他和人家接吻。

墨涅拉俄斯　我一定要得到我的一吻。姑娘，对不起。

克瑞西达　在接吻的时候，是您给我吻呢还是您受我的吻？

帕特洛克罗斯　我给您吻，也受您的吻。

克瑞西达　权衡轻重，不可吃亏，您所受的吻胜过您所给的吻，所以我不让您吻。

墨涅拉俄斯　那么我给您利息；让我用三个吻换您的一个吧。

克瑞西达　你确是个怪人；偏偏不用双数。

墨涅拉俄斯　姑娘，单身汉都很古怪。

克瑞西达　帕里斯却成了双；你也明明知道；你变得吊单了，他占了你的便宜，你是有苦说不出。

墨涅拉俄斯　你真是当头一棒呢。

克瑞西达　对不起。

俄底修斯　你俩并不能针锋相对，这笔买卖是做不成的。好姑娘，我可以向您讨一个吻吗？

克瑞西达　可以。

俄底修斯　我真想吻你。

克瑞西达　好，您讨吧。

俄底修斯　那么，为了维纳斯的缘故，给我一个吻；等海伦再变成一个处女的时候，他也可以吻您，他的吻也让我代领

了吧。

克瑞西达　这一笔债可以记在账上，等它到期的时候，您再来问我讨吧。

俄底修斯　那是永远不会到期的，那么把我的一吻给我。

狄俄墨得斯　姑娘，我带您去见令尊吧。（狄俄墨得斯偕克瑞西达下。）

涅斯托　一个伶俐的女人。

俄底修斯　算了，算了！她的眼睛里、面庞上、嘴唇边都有话，连她的脚都会讲话呢；她身上的每一处骨节，每一个行动，都透露出风流的心情来。呵，这类油腔滑调的东西，厚着脸皮，侧步而进；她们把心里的话全部打开，引人上钩，简直是街头卖俏，唾手可得。（喇叭声。）

众人　特洛亚人的喇叭。

阿伽门农　他们的军队来了。

赫克托披甲胄；埃涅阿斯、特洛伊罗斯与其他特洛亚将士等上。

埃涅阿斯　各位希腊将军请了！赫克托叫我来问你们，在今天这次比武中间，交战双方是不是一定要一决雌雄，死伤流血，在所不计；还是在一方面已经占到上风的时候，就由监战的人发令双方停止？

阿伽门农　赫克托愿意采取哪一种方式？

埃涅阿斯　他没有意见；他愿意服从两方面议定的条件。

阿喀琉斯　这正是赫克托的作风，想得很周到，有点儿骄傲，可是未免太小看对方的骑士了。

埃涅阿斯　将军，您倘然不是阿喀琉斯，那么请问您叫什么名

字？

阿喀琉斯　我倘不是阿喀琉斯，就是个无名小卒。

埃涅阿斯　那么尊驾正是阿喀琉斯了。可是让我告诉您吧：赫克托有的是吞吐宇宙的无限大的勇气，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您要是知道他的为人，那么他这种表面上的骄傲，正是他的礼貌。你们这位埃阿斯的身体上有一半是和赫克托同血统的，为了顾念亲属的情谊，今天只有半个赫克托出场，用他一半的心，一半的身体，来跟这个一半特洛亚人一半希腊人的混血骑士相会。

阿喀琉斯　那么今天的战争只是一场娘儿们的打架吗？啊！我知道了。

狄俄墨得斯重上。

阿伽门农　狄俄墨得斯将军来了。善良的骑士，你去站在我们这位埃阿斯的旁边；你和埃涅阿斯将军就做两方面的监战人吧，或者让他们战到精疲力竭，或者让他们略为打上一两回合，都由你们两人决定。这两个交战的既然是亲戚，恐怕他们剑下不免有所顾忌。（埃阿斯、赫克托二人入场。）

俄底修斯　他们已经拔剑相向了。

阿伽门农　那个满脸懊丧的特洛亚人是谁？

俄底修斯　普里阿摩斯的最小的儿子，一个真正的骑士：他未曾经过多大的历练，可是已经卓尔不群；他的出言很坚决，他的行为代替了他的言辞，他也从不矜功伐能；他不容易动怒，可是一动了怒，他的怒气却不容易平息下来；

他有一颗坦白的心和一双慷慨的手，他所有的都可以给人家，他所想到的都不加掩饰，可是他的慷慨并不是滥施滥与，他的嘴里也从不曾吐露过一些卑劣的思想。他像赫克托一样勇敢，可是比赫克托更厉害；因为赫克托在盛怒之中，只要看见柔弱的事物，就会心软下来，可是他在激烈行动的时候，是比善妒的爱情更为凶狠的。他们称他为特洛伊罗斯，在他的身上建立着未来的希望，足与赫克托先后媲美。这是埃涅阿斯对我说的，他很熟悉这个少年，当我在特洛亚宫里的时候，他这样私下告诉我的。

（号角声；赫克托与埃阿斯交战。）

阿伽门农　他们打起来了。

涅斯托　埃阿斯，出力！

特洛伊罗斯　赫克托，你睡着了吗；醒来！

阿伽门农　他的剑法很不错；好啊，埃阿斯！

狄俄墨得斯　大家住手。（号角声停止。）

埃涅阿斯　两位王子，够了，请歇手吧。

埃阿斯　我还没有上劲呢；再打一会儿吧。

狄俄墨得斯　请问赫克托的意思。

赫克托　好，那么我是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将军，你是我的父亲的妹妹的儿子，伟大的普里阿摩斯的侄儿；血统上的关系，阻止我们作流血的斗争。要是在你身上混合着的希腊和特洛亚的血液，可以使你这样说，“这一只手是完全属于希腊的，这一只是属于特洛亚的；这腿上的筋肉全然是希腊的，这腿上全然是特洛亚的；右边的脸上流着我母

亲的血液，左边的流着我父亲的血液，"那么凭着万能的乔武起誓，我要用我的剑在你每一处流着希腊血液的肢体上留下这一场恶战的痕迹；可是我不能上干天怒，让我的利剑沾上一滴你所得自你的母亲、我的可尊敬的姑母的血液。让我拥抱你，埃阿斯；凭着震响着雷霆的天神起誓，你有很壮健的手臂；兄弟，愿你得到一切的光荣！

埃阿斯　谢谢你，赫克托；你是一个太仁厚慷慨的人。我本意是要来杀死你，替自己博得一个英雄的名声。

赫克托　即使最负盛名的涅俄普托勒摩斯①，也不能希望从赫克托身上夺得光荣。

埃涅阿斯　两方面都在等着看你们两位还有什么行动。

赫克托　我们就这样回答：拥抱是这一场决战的结果。埃阿斯，再会。

埃阿斯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是我的请求可以获得胜利，那么我要请我的著名的表兄到我们希腊营中一叙。

狄俄墨得斯　这是阿伽门农的意思，伟大的阿喀琉斯也渴想见一见解除甲胄的赫克托的英姿。

赫克托　埃涅阿斯，叫我的兄弟特洛伊罗斯过来见我；把这次友谊的访问通知我们特洛亚方面的观战将士，叫他们回去吧。兄弟，把你的手给我；我愿意跟你一起吃吃喝喝，认识认识你们的骑士。

① 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即皮洛斯，是阿喀琉斯的儿子。此处显然是指阿喀琉斯本人。

埃阿斯　伟大的阿伽门农亲自来迎接我们了。

赫克托　凡是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人物，都请你一个一个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可是轮到阿喀琉斯的时候，我要凭着我自己的眼睛，从他魁梧庞大的身体上认出他来。

阿伽门农　尊贵的英雄！我们热烈欢迎你，正像我们热烈希望早早去掉你这样一位敌人一样；可是在欢迎的时候，不该说这样的话，请你明白我的意思，在过去和未来的路上，是布满毁灭的零落的残迹的，可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却毫不猜疑，以出于真心的诚意向你表示欢迎，伟大的赫克托！

赫克托　谢谢你，尊严的阿伽门农。

阿伽门农　（向特洛伊罗斯）特洛亚著名的将军，我们同样欢迎你的光降。

墨涅拉俄斯　让我继我的王兄之后，欢迎你们两位英雄的兄弟。

赫克托　这一位将军是谁？

埃涅阿斯　尊贵的墨涅拉俄斯。

赫克托　啊！是您吗，将军？凭着战神的臂韝，谢谢您！不要笑我发这样古怪的誓，您那位从前的太太总是凭着爱神的手套起誓的；她很安好，可是没有叫我向您问候。

墨涅拉俄斯　别提起她，将军；她是一个死了的题目。

赫克托　啊！对不起，恕我失言。

涅斯托　勇敢的特洛亚人，我常常看见你突过希腊青年的队伍，像披荆斩棘一样挥舞着你的宝剑，一手操纵着死生的

命运；我也看见你像一个盛怒的珀耳修斯①似的鞭策着骏马驰骋，把你的剑停留在空中，不去加诛那些望风披靡的败将降卒；那时我曾经对旁边的人说，“瞧！那边正是天神朱庇特在那儿决定人们的生死呢！”我也看见一群希腊人把你紧紧包围在中间，像俄林波斯山上的一场角斗似的，你却从容不迫地在那儿休息；可是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的脸总是深锁在钢铁的面甲里，直到现在方才看到你的面目。我认识你的祖父，曾经跟他交战过一次，他是一位很好的军人；可是凭着伟大的战神起誓，你比他强得多啦。让一个老年人拥抱你；可尊敬的战士，欢迎你驾临我们的营地。

埃涅阿斯　这位是年老的涅斯托。

赫克托　让我拥抱你，久历沧桑的好老人家；最可尊敬的涅斯托，我很高兴遇见你。

涅斯托　我希望我的臂膀不但能够拥抱你，也能够和你在疆场上决战。

赫克托　我也希望它们能够。

涅斯托　嘿！凭着我这一把白须，我明天可要跟你决战几回合呢。好，欢迎，欢迎！我现在是老了——

俄底修斯　特洛亚的柱石已经在我们这儿了，我不知道现在那座城会不会倒下来。

赫克托　俄底修斯将军，您的容貌我还记得很清楚。啊！自从上次您跟狄俄墨得斯出使敝城，我们初次会面以后，已经

① 珀耳修斯(Perseus)，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

死了多少希腊人和特洛亚人啦。

俄底修斯　将军，我那时候早就向您预告后来的事情了；我的预言还不过应验了一半，因为那座屏障贵邦的顽强的城墙，那些高耸云霄的碉楼，都必须吻它们自己脚下的泥土。

赫克托　我不能相信您的话，它们现在还是固若金汤；照我并不夸大的估计，打落每一块弗里吉亚的石头，都必须用一滴希腊人的血做代价。什么事情都要到结局方才知道究竟，那位惯于调停一切的时间老人，总有一天会替我们结束这一场纷争的。

俄底修斯　那么就让他去解决一切吧。最温良、最勇武的赫克托，欢迎！等元帅宴请过您以后，我也要请您驾临敝营，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阿喀琉斯　对不起，俄底修斯将军，我要占先一下！赫克托，我已经把你看了个饱，仔细端详过你的面貌，把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牢牢记住了。

赫克托　这位就是阿喀琉斯吗？

阿喀琉斯　我就是阿喀琉斯。

赫克托　请你站好，我也要看看你。

阿喀琉斯　你尽管看吧。

赫克托　我已经看好了。

阿喀琉斯　你看得太快了。我可要像买东西似的再把你从头到脚细细看一遍。

赫克托　啊！你要把我当作一本兵法书细看吗？可是我怕你

有许多地方看不懂。为什么你要这样尽盯着我？

阿喀琉斯　天神啊，告诉我，我应该在他身上的哪一部分把他杀死呢？是这儿，是这儿，还是这儿？让我认清在什么方位结果赫克托的生命。天神啊，回答我吧！

赫克托　骄傲的人，天神倘会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也不成其为天神了。请你再站一站。你以为取我的命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可以让你预先认清在什么地方把我杀死吗？

阿喀琉斯　我告诉你，是的。

赫克托　即使你的话是天神的启示，我也不会相信。你还是自己留心点儿吧，因为我要把你杀死的时候，我不是在这儿那儿杀死你，凭着替战神打盔的铁砧起誓，我要在你身上每一处地方杀死你。各位聪明的希腊人，恕我夸下这样的海口，他出言不逊，激我说出这样狂妄的话来；可是我倘不能用行为证实我的话，我就永不——

埃阿斯　表兄，你不必生气。阿喀琉斯，您也不用说这种恫吓的话，等您用得着它们的时候再拿出来吧；只要您有胃口，您可以每天去跟赫克托厮杀的。可是我怕我们全营将士请您出马的时候，您又请也请不出来了。

赫克托　请您让我在战场上跟您相见好不好？自从您不肯替希腊人出力以来，我们已经好久不曾有过痛快的厮杀了。

阿喀琉斯　赫克托，你请求我吗？好，明天我一定和你相会，决一个你死我活；可是今天晚上我们是好朋友。

赫克托　一言为定，把你的手给我。

阿伽门农　各位希腊将士，你们大家先到我的营帐里来，参加

共同的欢宴；要是赫克托有功夫，你们有谁想要表示你们好客的殷勤，再可以各自招待他。把鼓儿高声打起来，把喇叭吹起来，让这位大英雄知道我们对他的欢迎。（除特洛伊罗斯、俄底修斯二人外皆下。）

特洛伊罗斯　俄底修斯将军，请您告诉我，卡尔卡斯住在什么地方？

俄底修斯　在墨涅拉俄斯的营帐里，尊贵的特洛伊罗斯；狄俄墨得斯今晚就在那儿陪他喝酒，这家伙眼睛里不见天地，只是瞧着美丽的克瑞西达。

特洛伊罗斯　将军，我们从阿伽门农帐里出来以后，可不可以有劳您带我到那里去？

俄底修斯　您可以命令我。我也要请问一声，这位克瑞西达姑娘在特洛亚的名誉怎样？她在那里有没有什么情人因为跟她分别而伤心？

特洛伊罗斯　啊，将军！我真像一个向人夸示他的伤疤的人一样，反而遭到您的讥笑了。请吧，将军。她曾经被人爱，她也爱过人，她现在还是这样；可是甜蜜的爱情往往是命运嘴里的食物。（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希腊营地。阿喀琉斯帐前

阿喀琉斯及帕特洛克罗斯上。

阿喀琉斯 今夜我要用希腊的美酒烧热他的血液，明天再用我的宝剑叫它冷下来。帕特洛克罗斯，我们一定要请他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帕特洛克罗斯 忒耳西忒斯来了。

忒耳西忒斯上。

阿喀琉斯 啊，你这嫉妒的核儿！你这天生的硬面包壳儿！有什么消息？

忒耳西忒斯 嘿，你这虚有其表的画像，你这痴人崇拜者的偶像，这儿有一封信给你。

阿喀琉斯 从哪儿来的，你这七零八碎的东西？

忒耳西忒斯 嘿，你这满盘的傻瓜，从特洛亚来的。

帕特洛克罗斯 现在谁在看守着营帐？

忒耳西忒斯 军医和伤兵。①

① 原文tent有两个意思：营帐和检查伤口的针具。忒耳西忒斯在回答时故意曲解原意，答非所问。

帕特洛克罗斯　说得妙，你这捣蛋鬼，耍这种把戏有什么意思？

忒耳西忒斯　请你免开尊口，孩子；我一点也不能从你的谈话里得到什么好处。人家都以为你是阿喀琉斯的雄丫头。

帕特洛克罗斯　混蛋！什么叫做雄丫头？

忒耳西忒斯　嘿，雄丫头就是男婊子。但愿南方的各种恶病，绞肠、脱肠、伤风、肾砂、昏睡症、瘫痪、烂眼、坏肝、哮喘、膀胱肿毒、坐骨神经痛、灰掌疯、无药可医的筋骨痛、终身不治的水泡疹，一古脑儿染到你这荒唐家伙的身上！

帕特洛克罗斯　怎么，你这该死的嫉妒匣子，你这样咒人是什么意思？

忒耳西忒斯　我咒你吗？

帕特洛克罗斯　哼，你这烂木桶，你这婊子生的不成形的恶狗，你没有咒我。

忒耳西忒斯　没有！那么你为什么发急，你这一绞轻薄的丝线，你这罩在烂眼上的绿绸眼罩，你这浪子钱袋上的流苏，你？啊！这个寒伧的世间怎么尽是这些水面的飞虫，这些可厌的渺小的生物！

帕特洛克罗斯　闭嘴，恶毒的东西！

忒耳西忒斯　你这麻雀蛋儿！

阿喀琉斯　我的好帕特洛克罗斯，我明天出战的雄心已经受到挫折。这儿是一封从赫卡柏王后写来的信，还有她的女儿，我的爱人，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们都恳求我遵守我从前发过的一句誓言。我不愿违背我的誓言。让希腊没

落，让名誉消失，让光荣或去或留吧；我必须服从我所已经发过的重誓。来，来，忒耳西忒斯，帮着布置布置我的营帐；今夜一定要在欢宴中消度过去。去吧，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帕特洛克罗斯同下。）

忒耳西忒斯　这两个人有太多的血气，太少的头脑，也许会发起疯来；要是他们因为有太多的头脑，太少的血气而发疯，那么我倒可以治愈他们的疯病。还有那个阿伽门农，人倒很老实，他也很爱玩鹌鹑，可是他的头脑总共还不过像耳屎那么一点点。讲到他那个外表像天神的兄弟，那头公牛，那尊原始的雕像，那座歪斜的忘八的纪念碑，他不过是用链条穿起了挂在他哥哥腿上的一块小小的鞋拔；像他这种家伙，智慧里掺了些奸恶，奸恶里拼了些智慧，还能够叫他变得比现在的样子好一点吗？变一头驴子，那也不算什么；他又是驴子又是牛。变一头牛，那也不算什么；他又是牛又是驴子。变一条狗、一头骡子、一头猫、一只臭鼬、一只蛤蟆、一条蜥蜴、一只枭、一只鹞子，或是一条没有卵的鲱鱼，我都不在乎；可是倘要叫我变一个墨涅拉俄斯！嘿，我才要向命运造反呢。要是我不是忒耳西忒斯，那么别问我愿意变什么，因为就是叫我做癞病人身上的一个虱子我都愿意，只要不是做墨涅拉俄斯。嗳哟！精灵们带着火把来啦！

赫克托、特洛伊罗斯、埃阿斯、阿伽门农、俄底修斯、涅斯托、墨涅拉俄斯及狄俄墨得斯各持火炬上。

阿伽门农　我们走错了，我们走错了。

埃阿斯　不，那儿就是；就是那个有火光的地方。

赫克托　真太麻烦你们了。

埃阿斯　不，没有什么。

俄底修斯　他自己来接您啦。

阿喀琉斯重上。

阿喀琉斯　欢迎，勇敢的赫克托；欢迎，各位王子。

阿伽门农　特洛亚的英雄王子，我现在要向您道晚安了。埃阿斯会吩咐卫士们侍候您的。

赫克托　谢谢您，愿您晚安，希腊的元帅。

墨涅拉俄斯　晚安，将军。

赫克托　晚安，墨涅拉俄斯好将军。

忒耳西忒斯　好个屁，你说好呀？好粪坑，好尿桶。

阿喀琉斯　回去的人我向他们道晚安，留着的人我欢迎他们。

阿伽门农　晚安。（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同下。）

阿喀琉斯　年老的涅斯托也没有去；狄俄墨得斯，你也在这儿耽搁一二小时，陪陪赫克托吧。

狄俄墨得斯　我不能，将军；我有重要的事情，现在就要去了。晚安，伟大的赫克托。

赫克托　把您的手给我。

俄底修斯　（向特洛伊罗斯旁白）跟着他的火把跑；他是到卡尔卡斯的帐里去的。我陪您走走。

特洛伊罗斯　真是有劳您啦。

赫克托　好，晚安。（狄俄墨得斯下；俄底修斯、特洛伊罗斯随下。）

阿喀琉斯　来，来，我们进帐吧。（阿喀琉斯、赫克托、埃阿斯、涅斯托同

下。）

忒耳西忒斯　那个狄俄墨得斯是个奸诈小人，一个居心不正的坏家伙；当他斜着眼睛瞧人的时候，正像一条发着咝咝声音的蛇一样靠不住。他会随口许愿，可是等到他履行他所许的愿的时候，天文学家也会发出预告，因为那时候天象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太阳反而要向月亮借光了。我宁愿不看赫克托，一定要跟住他；人家说他养着一个特洛亚的婊子，借那卖国贼卡尔卡斯的营帐幽会。我要跟他去。奸淫，只有奸淫！全都是些不要脸的淫棍！（下。）

第二场　同前。卡尔卡斯帐前

狄俄墨得斯上。

狄俄墨得斯　喂！你睡了没有？

卡尔卡斯　（在内）谁在叫？

狄俄墨得斯　狄俄墨得斯。是卡尔卡斯吗？你的女儿呢？

卡尔卡斯　（在内）她就来了。

特洛伊罗斯及俄底修斯自远处上；忒耳西忒斯随上。

俄底修斯　站远一些，别让火把照见我们。

克瑞西达上。

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出来会他了。

狄俄墨得斯　啊，我的被保护人！

克瑞西达　我的亲爱的保护人！来！我给您说句话。（向狄俄

墨得斯耳语。)

特洛伊罗斯　哼，这样亲热！

俄底修斯　她会向无论哪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唱歌。

忒耳西忒斯　不论哪个男人都能跟她唱到一块儿去，只要他能搭上她的腔调，她的调门多得很。

狄俄墨得斯　你会记得吗？

克瑞西达　记得，记得。

狄俄墨得斯　好，你可记住了；不要口不应心。

特洛伊罗斯　叫她记住些什么？

俄底修斯　听着！

克瑞西达　甜甜蜜蜜的希腊人，别再诱我干那些傻事情了。

忒耳西忒斯　捣什么鬼！

狄俄墨得斯　不，那么——

克瑞西达　我对您说呀——

狄俄墨得斯　算了，算了，有什么说的；你已经背了誓了。

克瑞西达　真的，我不能。你要我怎么样？

忒耳西忒斯　一个鬼把戏——公开的秘密。

狄俄墨得斯　你不是发过誓要给我一件什么东西吗？

克瑞西达　请您不要逼我履行我的誓言了，亲爱的希腊人；除了这一件事情以外，我什么都依你。

狄俄墨得斯　晚安！

特洛伊罗斯　忍耐，把这口怒气压下去吧！

俄底修斯　你怎么啦，特洛亚人？

克瑞西达　狄俄墨得斯——

狄俄墨得斯　不，不，晚安；我不愿再被愚弄了。

特洛伊罗斯　比你更好的人也被她愚弄过了。

克瑞西达　听着！我向您的耳边说句话。

特洛伊罗斯　该死，该死！

俄底修斯　您在动怒了，王子；我们还是走吧，免得您的脾气越发越大。这地方是个危险的地方，这时间也是容易闯祸的时间。请您回去吧。

特洛伊罗斯　不，你瞧你瞧！

俄底修斯　您还是走吧；您已经气得发疯了。来，来，来。

特洛伊罗斯　请你再等一会儿。

俄底修斯　您快要忍耐不住了；来。

特洛伊罗斯　请你等一会儿。凭着地狱和一切地狱里的酷刑发誓，我决不说一句话！

狄俄墨得斯　好，晚安！

克瑞西达　可是您是含怒而去的。

特洛伊罗斯　那使你心里难过吗？啊，枯萎了的忠心！

俄底修斯　怎么，怎么，王子！

特洛伊罗斯　天神在上，我忍耐就是了。

克瑞西达　我的保护人！——喂，希腊人！

狄俄墨得斯　呸，呸！再见；你老是作弄人家。

克瑞西达　凭良心说，我没有；您回来呀。

俄底修斯　您在气得发抖了；王子；我们走吧，您要忍不住了。

特洛伊罗斯　她摸他的脸！

俄底修斯　来，来。

特洛伊罗斯　不，等一会儿；天神在上，我决不说一句话；在我的意志和一切耻辱的中间，有忍耐在那儿看守着；再等一会儿吧。

忒耳西忒斯　那个屁股胖胖的、手指粗得像马铃薯般的荒淫的魔鬼怎么会把这两个宝货撮在一起！煎吧，都给我在奸淫里煎枯了吧！

狄俄墨得斯　那么你答应了吗？

克瑞西达　是，我答应了；不骗您。

狄俄墨得斯　给我一件什么东西做保证吧。

克瑞西达　我去给您拿来。（下。）

俄底修斯　您发誓说一定忍耐的。

特洛伊罗斯　你放心吧，好将军；我一定抑制住自己，不让我的感情暴露出来；我满心都是忍耐。

克瑞西达重上。

忒耳西忒斯　抵押品来了！瞧，瞧，瞧！

克瑞西达　狄俄墨得斯，这衣袖请您收下来吧。

特洛伊罗斯　啊，美人！你的忠心呢？

俄底修斯　王子——

特洛伊罗斯　我会忍耐；在外表上忍住我的怒气。

克瑞西达　您瞧瞧那衣袖；瞧清楚了。他曾经爱过我——啊，负心的女人！把它还给我。

狄俄墨得斯　这是谁的？

克瑞西达　您已经还了我，不用再问了。明天晚上我不愿跟您相会。狄俄墨得斯，请您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吧。

忒耳西忒斯　现在她又要磨他了；说得好，磨石！

狄俄墨得斯　拿来给我。

克瑞西达　什么，是这个吗？

狄俄墨得斯　是这个。

克瑞西达　天上的诸神啊！你可爱的、可爱的信物！你的主人现在正在床上躺着想起你也想起我；他一定在那儿叹气，拿着我的手套，一边回忆一边轻轻地吻着它；就像我吻着你一样。不，不要从我手里把它夺去；谁拿了它去，就是把我的心也一块儿拿去了。

狄俄墨得斯　你的心已经给了我了；这东西也是我的。

特洛伊罗斯　我已经发誓忍耐。

克瑞西达　你不能把它拿去，狄俄墨得斯；真的您不能拿去；我宁愿把别的东西给您。

狄俄墨得斯　我一定要这个。它是谁的？

克瑞西达　您不用问。

狄俄墨得斯　快说，它本来是属于谁的？

克瑞西达　它本来是属于一个比您更爱我的人的。可是您既然已经拿了去，就给了您吧。

狄俄墨得斯　它是谁的？

克瑞西达　凭着狄安娜女神和侍候她的那群星娥们起誓，我不愿告诉您它是谁的。

狄俄墨得斯　明天我要把它佩在我的战盔上，要是他不敢向我挑战，也叫他看着心里难过。

特洛伊罗斯　即使你是魔鬼，把它挂在你的角上，我也要向你

挑战。

克瑞西达　好，好，事情已经过去，也不用说了；可是不，我不愿应您的约会。

狄俄墨得斯　好，那么再见；狄俄墨得斯以后再不让你玩弄了。

克瑞西达　您不要去；人家刚说了一句话，您又恼起来啦。

狄俄墨得斯　我不喜欢让人开这样的玩笑。

忒耳西忒斯　我也不喜欢，自有地狱王为证；可是你不喜欢的事我倒最喜欢。

狄俄墨得斯　那么我要不要来？什么时候？

克瑞西达　好，你来吧；——天啊！——你来吧；——我一定要受神明的惩罚了！

狄俄墨得斯　再会。

克瑞西达　晚安；请你一定来。（狄俄墨得斯下）别了，特洛伊罗斯！我的一只眼睛还在望着你，可是另一只眼睛已经随着我的心转换了方向。唉，我们可怜的女人！我发现了我们这一个弱点，我们的眼睛所犯的错误支配着我们的心；一时的失足把我们带到了永远错误的路上。啊，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受眼睛支配的思念一定是十分卑劣的。（下。）

忒耳西忒斯　这是她对于她自己的贞节的最老实的供认，除非她再说一句，“我的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娼妇。”

俄底修斯　没有什么可看的了，王子。

特洛伊罗斯　是的，一切都完了。

俄底修斯　那么我们还留在这儿干吗？

特洛伊罗斯　我要把他们在这儿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在我的灵魂里。可是我倘把这两个人共同串演的这一出活剧告诉人家，虽然我宣布的是事实，这事实会不会是一个谎呢？因为在我的心里还留着一个顽强的信仰，不肯接受眼睛和耳朵的见证，好像这两个器官都是善于欺骗，它们的作用只是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刚才出来的真是克瑞西达吗？

俄底修斯　我又不会驱神役鬼，特洛亚人。

特洛伊罗斯　一定不是她。

俄底修斯　的确是她。

特洛伊罗斯　我还没有发疯，我知道那不是她。

俄底修斯　难道倒是我疯了吗？刚才明明是克瑞西达。

特洛伊罗斯　为了女人的光荣，不要相信她是克瑞西达！我们都是有母亲的；不要让那些找不到诽谤的题目的顽固批评家们得到借口，用克瑞西达的例子来评断一切女性；还是相信她不是克瑞西达吧。

俄底修斯　王子，她干了些什么事，可以使我们的母亲都蒙上污辱呢？

特洛伊罗斯　她没有干什么事，除非刚才的女人真的就是她。

忒耳西忒斯　他自己亲眼瞧见了还要强词诡辩吗？

特洛伊罗斯　这是她吗？不，这是狄俄墨得斯的克瑞西达。美貌如果是有灵魂的，这就不是她；灵魂如果指导着誓言，誓言如果代表着虔诚的心愿，虔诚如果是天神的喜悦，世

间如果有不变的常道，这就不是她。啊，疯狂的理论！为自己起诉，控诉自己，却又全无实证，矛盾重重：理智造了反，却不违反理智；理智丢光了，却仍做得合理，保持一个场面。这是克瑞西达，又不是克瑞西达。我的灵魂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战争，一件不可分的东西，分隔得比天地相去还要辽阔；可是在这样广大的距离中间，却又找不到一个针眼大的线缝。像地狱之门一样坚强的证据，证明克瑞西达是我的，上天的赤绳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像上天本身一样坚强的证据，却证明神圣的约束已经分裂松懈，她的破碎的忠心、她的残余的爱情、她的狼藉的贞操，都拿去与狄俄墨得斯另结新欢了。

俄底修斯　尊贵的特洛伊罗斯也会受制于他所吐露的那种感情吗？

特洛伊罗斯　是的，希腊人；我要用像热恋着维纳斯的战神马斯的心一样鲜红的大字把它书写出来；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年轻的男子用我这样永恒而坚定的灵魂恋爱过。听着，希腊人，正像我深爱着克瑞西达一样，我也同样痛恨着她的狄俄墨得斯；他将要佩在盔上的那块衣袖是我的，即使他的盔是用天上的神火打成的，我的剑也要把它挑下来；疾风卷海，波涛怒立的声势，也将不及我的利剑落在狄俄墨得斯身上的时候那样惊心动魄。

忒耳西忒斯　这是他偷女人的报应。

特洛伊罗斯　啊，克瑞西达！负心的克瑞西达！你好负心！一切不忠不信、无情无义，比起你的失节负心来，都会变

成光荣。

俄底修斯　啊！您忍着些吧；您这一番愤激的话，已经给人家听见了。

埃涅阿斯上。

埃涅阿斯　殿下，我已经找您一个钟头了。赫克托现在正在特洛亚披起他的甲胄来了。埃阿斯等着护送您回去。

特洛伊罗斯　那么我们一同走吧。多礼的将军，再会。别了，叛逆的美人！狄俄墨得斯，留心站稳了，顶一座堡垒在你的头上吧！

俄底修斯　我送你们两位到门口。

特洛伊罗斯　请接受我心烦意乱的感谢。（特洛伊罗斯、埃涅阿斯、俄底修斯同下。）

忒耳西忒斯　要是我碰见了那个混蛋狄俄墨得斯！我要向他学老鸦叫，叫得他满身晦气。我倘把这婊子的事情告诉了帕特洛克罗斯，他一定愿意把无论什么东西送给我；鹦鹉瞧见了一粒杏仁，也不及他听见了一个近在手头的婊子更高兴。奸淫，奸淫；永远是战争和奸淫，别的什么都不时髦。浑身火焰的魔鬼抓了他们去！（下。）

第三场　特洛亚。普里阿摩斯王宫门前

赫克托及安德洛玛刻上。

安德洛玛刻　我的夫君今天怎么脾气坏到这样子，不肯接受人家的劝告呢？脱下你的甲胄来，今天不要出去打仗了。

赫克托　不要激怒我，快进去；凭着一切永生的天神起誓，我非去不可。

安德洛玛刻　我的梦一定会应验的。

赫克托　别多说啦。

卡珊德拉上。

卡珊德拉　我的哥哥赫克托呢？

安德洛玛刻　在这儿，妹妹；他已经披上甲胄，充满了杀心。陪着我向他高声恳求吧；让我们跪下来哀求他，因为我梦见流血的混乱，整夜里只是梦着屠杀的惨象。

卡珊德拉　啊！这是真的。

赫克托　喂！让我的喇叭吹起来。

卡珊德拉　看在上天的面上，好哥哥，不要吹起进攻的信号。

赫克托　快去；天神已经听见我发过誓了。

卡珊德拉　天神对于愤激暴怒的誓言是充耳不闻的；它们是不洁的祭礼，比污秽的兽肝更受憎恨。

安德洛玛刻　啊！听从我们的劝告吧。不要以为自恃正义，便可以伤害他人；如果那是合法的，那么用暴力劫夺所得的财物拿去布施，也可以说是合法的了。

卡珊德拉　誓言是否有效，必须视发誓的目的而定；不是任何的目的都可以使誓言发生力量。脱下你的甲胄吧，亲爱的赫克托。

赫克托　你们别闹。我的荣誉主宰着我的命运。生命是每一个人所重视的；可是高贵的人重视荣誉远过于生命。

特洛伊罗斯上。

赫克托　啊，孩子！你今天预备上战场吗？

安德洛玛刻　卡珊德拉，叫我们的父亲来劝劝他。（卡珊德拉下。）

赫克托　不，你不要去，特洛伊罗斯；脱下你的铠甲，孩子；我今天充满了骑士的精神。让你的筋骨再长得结实一点，不要就去试探战争的锋刃吧。脱下你的铠甲，去，不要怀疑，勇敢的孩子，我今天要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整个的特洛亚而作战。

特洛伊罗斯　哥哥，您有一个太仁慈的弱点，这弱点适宜于一头狮子，却不适宜于一个勇士。

赫克托　是怎样一个弱点，好特洛伊罗斯？你指出来责备我吧。

特洛伊罗斯　好几次战败的希腊人倒在地上，您虽然已经举起您的剑，却叫他们站起来，放他们活命。

赫克托　啊！那是公道的行为。

特洛伊罗斯　不，那是傻气的行为，赫克托。

赫克托　怎么！怎么！

特洛伊罗斯　看在一切天神的面上，让我们把恻隐之心留在我们母亲那儿吧；当我们披上甲胄的时候，让残酷的愤怒指挥着我们的剑锋，执行无情的杀戮。

赫克托　嘿！那太野蛮了。

特洛伊罗斯　赫克托，这样才是战争呀。

赫克托　特洛伊罗斯，我今天不要你临阵。

特洛伊罗斯　谁可以阻止我？命运、命令，或是握着火红的指挥杖的战神的手，都不能叫我退下；普里阿摩斯父王和赫

卡柏母后含着满眶的眼泪跪在地上，都不能打消我的决心；就是您，我的哥哥，拔出您的锋利的剑来，也挡不住我；除了我自己的毁灭以外，我不怕任何的阻力。

卡珊德拉偕普里阿摩斯上。

卡珊德拉　拖住他，普里阿摩斯，不要放松。他是你的拐杖；要是你失去你的拐杖，那么你依靠着他，整个的特洛亚依靠着你，大家都要一起倒下了。

普里阿摩斯　来，赫克托，来，回来；你的妻子做了恶梦，你的母亲看见了幻象，卡珊德拉预知未来，我自己也像一个突然得到天启的先知一样，告诉你今天是一个不祥的日子，所以你回来吧。

赫克托　埃涅阿斯在战场上等我；我和许多希腊人有约在先，今天一定要去跟他们相会。

普里阿摩斯　可是你不能去。

赫克托　我不能失信于人。您知道我一向是不敢违抗您的意旨的，所以，亲爱的父亲，不要使我负上一个不孝的罪名，请您允许我出战吧。

卡珊德拉　普里阿摩斯啊！不要听从他。

安德洛玛刻　不要允许他，亲爱的父亲。

赫克托　安德洛玛刻，你使我生气了。为了你对我的爱情，快给我进去吧。（安德洛玛刻下。）

特洛伊罗斯　都是这个愚蠢的、做梦的、迷信的姑娘，凭空虚构出这许多恶兆。

卡珊德拉　啊，别了！亲爱的赫克托！瞧，你死了！瞧，你的

眼睛变成惨白了！瞧，你满身的伤口都在流血！听，特洛亚在呼号，赫卡柏在痛哭，可怜的安德洛玛刻在发出她尖锐的悲声！瞧，慌乱、疯狂和惊愕，像一群没有头脑的痴人彼此相遇，大家都在哭喊着赫克托：赫克托死了！啊，赫克托！

特洛伊罗斯　去！去！

卡珊德拉　别了。且慢，赫克托，我还要向你告别：你欺骗了你自己，也欺骗了我们全体特洛亚人。（下。）

赫克托　父王，您听见她这样嚷叫，有点儿惊恐吗？进去安慰安慰我们的军民；我们现在要出去作战，干一些值得赞美的事情，今天晚上再来讲给您听吧。

普里阿摩斯　再会，愿神明保佑你平安！（普里阿摩斯、赫克托各下；号角声。）

特洛伊罗斯　他们已经打起来了，听！骄傲的狄俄墨得斯，相信我，我今天不是失去我的手臂，就要夺回我的衣袖。

特洛伊罗斯将去时，潘达洛斯自另一方上。

潘达洛斯　您听见吗，殿下？您听见吗？

特洛伊罗斯　现在又有什么事？

潘达洛斯　这儿是那可怜的女孩子寄来的一封信。

特洛伊罗斯　让我看。

潘达洛斯　这倒霉的混账咳嗽害得我好苦，还要让这傻丫头把我搅得心神不安，又是这样，又是那样，看来我这条老命也活不长久了；我的眼睛里又害起了风湿症，我的骨节又痛得这么厉害，不知道我作了什么孽，才受到这样的

罪。她说些什么？

特洛伊罗斯　空话，空话，只有空话，没有一点真心；行为和言语背道而驰。（撕信）去，你风一样轻浮的，跟着风飘去，也化成一阵风吧。她用空话和罪恶搪塞我的爱情，却用行为去满足他人。（各下。）

第四场　特洛亚及希腊营地之间

号角声；兵士混战；忒耳西忒斯上。

忒耳西忒斯　现在他们在那儿打起来了，待我去看个热闹。那个奸诈的卑鄙小人，狄俄墨得斯，把那个下流的痴心的特洛亚小傻瓜的衣袖裹在他的战盔上；我巴不得看见他们碰头，看那头爱着那婊子的特洛亚小驴子怎样放那个希腊淫棍回到那只假情假义的浪蹄子那儿去，叫他有袖而来，无袖而归。在另一方面，那些狡猾的信口发誓的坏东西——那块耗子咬过的陈年干酪，涅斯托，和那头狗狐俄底修斯，他们定下的计策，简直不值一颗乌莓子：他们的计策是要叫那条杂种恶狗埃阿斯去对抗那条同样坏的恶狗阿喀琉斯；现在埃阿斯那恶狗已经变得比阿喀琉斯那恶狗更骄傲了，今天他不肯出战；所以那些希腊人都像野蛮人一样胡作非为起来，计策权谋把军誉一起搅坏了。且慢！衣袖来了；那一个也来了。

狄俄墨得斯上，特洛伊罗斯随上。

特洛伊罗斯　别逃；你就是跳下了冥河，我也要入水追你。

狄俄墨得斯　你弄错了，我没有逃；因为你们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我才抽身出来。你小心点儿吧！

忒耳西忒斯　守住你那婊子，希腊人！为了那婊子的缘故，特洛亚人，出力吧！挑下那衣袖来，挑下那衣袖来！（特洛伊罗斯、狄俄墨得斯随战随下。）

赫克托上。

赫克托　希腊人，你是谁？你也是要来跟赫克托比一个高下的吗？你是不是一个贵族？

忒耳西忒斯　不，不，我是个无赖，一个只会骂人的下流汉，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

赫克托　我相信你；放你活命吧。（下。）

忒耳西忒斯　慈悲的上帝，你居然会相信我！这天杀的把我吓了这么一跳！那两个扭成一团的混蛋呢？我想他们也许把彼此吞下去了，那才是个笑话哩。看起来，淫欲总是自食其果的。我要找他们去。（下。）

第五场　战地的另一部分

狄俄墨得斯及仆人上。

狄俄墨得斯　来，给我把特洛伊罗斯的骏马牵了回去，把它奉献给我的爱人克瑞西达，向她表示我对于她的美貌的敬礼；对她说，我已经教训过那个多情的特洛亚人，用事实证明我是她的骑士了。

仆人　我就去，将军。（下。）

阿伽门农上。

阿伽门农　添救兵，添救兵！凶猛的波吕达玛斯已经把门农打了下来；那私生子玛伽瑞隆把多里俄斯捉了去，像一尊巨大的石像似的，站在被杀的厄庇斯特洛福斯和刻狄俄斯二王的尸体上，挥舞着他的枪杆；波吕克塞诺斯也死了；安菲玛科斯和托阿斯都受了致命的重伤；帕特洛克罗斯被擒被杀，下落不明；帕拉墨得斯身受重创；可怕的萨癸塔里大逞威风，把我们的兵士吓得四散奔窜。狄俄墨得斯，快去添救兵，否则我们要一败涂地了。

涅斯托上。

涅斯托　去，把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抬到阿喀琉斯帐里；再叫那像蜗牛一样慢腾腾的埃阿斯赶快披上甲胄。有一千个赫克托在战场上，一会儿他骑着马在这儿鏖战，一会儿他又在那边徒步奔突，挡着他的人逃的逃，死的死，就像一群轻舟小艇，遇见了一头喷射海水的巨鲸一样；一会儿他又在别的地方，把那些稻草般的希腊人摧枯拉朽似的杀得望风披靡，这里，那里，到处有他神出鬼没的踪迹，他的敏捷的行动，简直是得心应手，要怎么样便怎么样，看见了也会叫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底修斯上。

俄底修斯　啊！勇气，勇气，王子们！伟大的阿喀琉斯披起铠甲来了；他在哭泣，咒骂，发誓复仇，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创伤已经激起了他的昏睡的雄心；他手下的那些负伤的壮士，有的割去了鼻子，有的砍掉了手，断臂的，刖足的，

都在叫喊着赫克托的名字。埃阿斯也失去了一个朋友，恼得他咬牙切齿，已经披甲出战，要去找特洛伊罗斯拚命；那特洛伊罗斯今天就像发了疯似的横冲直撞，勇不可当，命运也像故意讥讽智谋的无用一样，对他特别照顾，使他战无不胜。

埃阿斯上。

埃阿斯　特洛伊罗斯！你这懦夫躲到哪里去了？（下。）

狄俄墨得斯　在那儿，在那儿。

涅斯托　好，好，我们也上去杀一阵。

阿喀琉斯上。

阿喀琉斯　这赫克托在什么地方？来，来，你这吓吓小孩子的家伙，还不给我出来吗？我要让你知道遇见一个发怒的阿喀琉斯是怎么样的。赫克托！赫克托呢？我只要找赫克托。（各下。）

第六场　战地的另一部分

埃阿斯上。

埃阿斯　特洛伊罗斯，你这懦夫，出来！

狄俄墨得斯上。

狄俄墨得斯　特洛伊罗斯！特洛伊罗斯在什么地方？

埃阿斯　你要找他干么？

狄俄墨得斯　我要教训教训他。

埃阿斯　等我做了元帅，你到了我的地位，你再来教训他吧。

特洛伊罗斯！喂，特洛伊罗斯！

特洛伊罗斯上。

特洛伊罗斯　啊，奸贼，狄俄墨得斯！转过你的奸诈的脸来，你这奸贼！拿你的命来赔偿我的马儿！

狄俄墨得斯　嘿！你来了吗？

埃阿斯　我要独自跟他交战；站开，狄俄墨得斯。

狄俄墨得斯　他是我的目的物；我不愿意袖手旁观。

特洛伊罗斯　来，你们这两个希腊贼子；你们一起来吧！（随战随下。）

赫克托上。

赫克托　呀，特洛伊罗斯吗？啊，打得好，我的小兄弟！

阿喀琉斯上。

阿喀琉斯　现在我看见你了。嘿！等着吧，赫克托！

赫克托　住手，你还是休息一会儿。

阿喀琉斯　我不要你卖什么人情，骄傲的特洛亚人。我的手臂久已不举兵器了，这是你的幸运；我的休息和怠惰，给你很大的便宜；可是我不久就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现在你还是去追寻你的命运吧。（下。）

赫克托　再会，要是我早知道会遇见你，我的勇气一定会增加百倍。啊，我的兄弟！

特洛伊罗斯重上。

特洛伊罗斯　埃阿斯把埃涅阿斯捉了去了；真有这样的事吗？不，凭着那边天空中灿烂的阳光发誓，他不能让他捉去；我一定要去救他出来，否则宁愿让他们把我也一起捉了

去。听着，命运！今天我已经把死生置之度外了。（下。）

一骑士披富丽铠甲上。

赫克托　站住，站住，希腊人；你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啊，你不愿站住吗？我很喜欢你这身甲胄；即使把它劃破砍碎，也要剥它下来。畜生，你不愿站住吗？好，你逃，我就追，非得剥下你的皮来不可。（同下。）

第七场　战地的另一部分

阿喀琉斯及众骑士上。

阿喀琉斯　过来，我的骑士们，听清我的话。你们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跟到什么地方。不要动你们的刀剑，蓄养好你们的气力；当我找到了凶猛的赫克托以后，你们就用武器把他密密围住，一阵乱剑剁死他。跟我来，孩子们，留心我的行动；伟大的赫克托决定要在今天丧命。（同下。）

墨涅拉俄斯及帕里斯互战上；忒耳西忒斯随上。

忒耳西忒斯　那忘八跟那奸夫也打起来了。出力，公牛！出力，狗子！呦，帕里斯，呦！啊，我的两个雌儿的麻雀！呦，帕里斯，呦！那公牛打胜了；喂，留心他的角！（帕里斯、墨涅拉俄斯下。）

玛伽瑞隆上。

玛伽瑞隆　奴才，转过来跟我打。

忒耳西忒斯　你是什么人？

玛伽瑞隆　普里阿摩斯的庶子。

忒耳西忒斯　你是个私生子，我也是个私生子，我喜欢私生子，一个私生子生我出来，教养我成为一个私生头脑、私生血气的变种：一头熊不会咬它的同类，那么私生子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要注意，我们彼此不和是最不吉祥之兆：一个私生子为一个婊子打起架来就会惹祸上身的：再会，私生子。（下。）

玛伽瑞隆　魔鬼抓了你去，懦夫！（下。）

第八场　战地的另一部分

赫克托上。

赫克托　富丽的外表包裹着一个腐烂不堪的核心，你这一身好盔甲送了你的性命。现在我已经作完一天的工作，待我好好休息一下。我的剑啊，你已经饱餐了鲜血和死亡，你也休息休息吧。（脱下战盔，将盾牌悬挂背后。）

阿喀琉斯及众骑士上。

阿喀琉斯　瞧。赫克托，太阳已经开始没落，丑恶的黑夜在他的背后追踪而来；赫克托的生命，也要跟太阳一起西沉，结束了这一个白昼。

赫克托　我现在已经解除武装；不要乘人不备，希腊人。

阿喀琉斯　动手，孩子们，动手！这就是我所要找的人。（赫克托倒地）现在，特洛亚，你也跟着倒下来吧！这儿躺着你的心脏，你的筋肉，你的骨胳。上去，骑士们！大家齐声高呼，“阿喀琉斯已经把勇武的赫克托杀死了！”（吹归营号）

听！我军在吹归营号了。

骑士　主将，特洛亚的喇叭跟我们的喇叭声音是一样的。

阿喀琉斯　黑夜的巨龙之翼已经覆盖了大地，分开了交战的两军。我的尚未餍足的宝剑，因为已经尝到了美味，也要归寝了。（插剑入鞘）来，把他的尸体缚在我的马尾巴上，我要把这特洛亚人拖过战场。（同下。）

第九场　战地的另一部分

阿伽门农、埃阿斯、墨涅拉俄斯、涅斯托、狄俄墨得斯及余人等列队行进，内喧呼声。

阿伽门农　听！听！那是什么呼声？

涅斯托　静下来，鼓声！

内呼声："阿喀琉斯！阿喀琉斯！赫克托被杀了！阿喀琉斯！"

狄俄墨得斯　听他们的呼声，好像是赫克托给阿喀琉斯杀了。

埃阿斯　果然有这样的事，我们也不要自夸；伟大的赫克托并没有不如他的地方。

阿伽门农　大家静静前进。派一个人到阿喀琉斯那里去，请他到我的大营里来。要是他的死是天神有心照顾我们，那么伟大的特洛亚已经是我们的，惨酷的战争也要从此结束了。（众列队行进下。）

第十场 战地的另一部分

埃涅阿斯及特洛亚兵士上。

埃涅阿斯 站住！我们现在还控制着这战场。不要回去，让我们忍着饥饿挨过这一夜。

特洛伊罗斯上。

特洛伊罗斯 赫克托被杀了。

众人 赫克托！哪有这样的事！

特洛伊罗斯 他死了，他的尸体缚在那凶手的马尾上，惨无人道地拖过了充满着耻辱的战场。天啊，颦蹙你的怒眉，赶快降下你的惩罚来吧！神明啊，坐在你们的宝座上，眷顾着特洛亚吧！让你们的迅速的灾祸变成慈悲，不要拖延我们不可避免的毁灭吧！

埃涅阿斯 殿下，您不要瓦解我们全军的士气。

特洛伊罗斯 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没有说到逃走、恐惧和死亡；我是向着一切天神和世人所加于我们的迫切的危险挑战。赫克托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谁去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呢？有谁现在到特洛亚去，宣布赫克托的死讯的，让他永远被称为不祥的啼枭吧。这样一句话是会使普里阿摩斯变成一座石像，使妇女们变成泪泉和化石，使少年们变成冰冷的雕像，使整个的特洛亚惊怖失色的。可是去吧，赫克托死了，还有什么话说呢？且慢！你们这些可恶的营帐，这

样骄傲地布下在我们弗里吉亚的平原上，无论太阳起得多早，我要把你们踏为平地！还有你，你这肥胖的懦夫。无论怎样广阔的距离，都不能分解我们两人的仇恨；我要永远像一颗疑神疑鬼的负疚的良心一样缠绕着你！回到特洛亚去！我们不要懊恼，让复仇的希望掩盖我们内心的悲痛。（埃涅阿斯及特洛亚军队下。）

特洛伊罗斯将去时，潘达洛斯自另一方上。

潘达洛斯　听我说，听我说！

特洛伊罗斯　滚开，下贱的龟奴！丑恶和耻辱追随着你，永远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下。）

潘达洛斯　好一服医治我的骨痛的妙药！啊，世界，世界，世界！一个替别人奔走的人，是这样被人轻视！做卖国贼的，做淫媒的，人家用得着你们的时候，是多么重用你们，可是他们会给你们些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人家这样喜欢我们所干的事，却这样痛恨我们的行业？有什么诗句可以证明？——让我想一想！——

那采蜜的蜂儿无虑无愁，
终日在花丛里歌唱优游；
等到它一朝失去了利刺，
甘蜜和柔歌也一齐消逝。

奉告吃风月饭的朋友们，把这几句诗做你们的座右铭吧。（下。）

科利奥兰纳斯

朱生豪 译

方　　重 校

剧 中 人 物

卡厄斯·马歇斯　后称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

泰特斯·拉歇斯 } 征伐伏尔斯人的将领
考　密　涅　斯 }

米尼涅斯·阿格立巴　科利奥兰纳斯之友

西西涅斯·维鲁特斯 } 护民官
裘涅斯·勃鲁托斯 }

小马歇斯　科利奥兰纳斯之子

罗马传令官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　伏尔斯人的大将

奥菲狄乌斯的副将

奥菲狄乌斯的党羽们

尼凯诺　罗马人

安息市民

阿德里安　伏尔斯人

二伏尔斯守卒

伏伦妮娅　科利奥兰纳斯之母

维吉利娅　科利奥兰纳斯之妻

科利奥兰纳斯

凡勒利娅　维吉利娅之友

维吉利娅的侍女

罗马及伏尔斯元老、贵族、警吏、侍卫、兵士、市民、使者、奥菲狄乌斯的仆人及其他侍从等

地　点

罗马及其附近；科利奥里及其附近；安息

第一幕

第一场 罗马。街道

一群暴动的市民各持棍棒及其他武器上。

市民甲 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先听我说句话。

众人 说，说。

市民甲 你们都下了决心，宁愿死，不愿挨饿吗？

众人 我们都下了决心了，我们都下了决心了。

市民甲 第一，你们知道卡厄斯·马歇斯是人民的最大公敌。

众人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市民甲 让我们杀死他，然后我们要多少谷就有多少谷。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吗？

众人 不用多说；就这么干。走，走！

市民乙 各位好市民，听我说一句话。

市民甲 我们都是苦百姓，贵族才是好市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吃饱了，装不下的东西就可以救济我们。他们只要把吃剩下来的东西趁着新鲜的时候赏给我们，我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之心来救济我们；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们

都是不值得救济的。我们的痛苦饥寒，我们的枯瘦憔悴，就像是列载着他们的富裕的一张清单；他们享福就是靠了我们受苦。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武器来复仇，趁我们还没有瘦得只剩几根骨头。天神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只是迫于没有面包吃的饥饿，不是因为渴于复仇。

市民乙　你特别提出卡厄斯·马歇斯来作为攻击的对象吗？

市民甲　我们第一要攻击他；他是出卖群众的狗。

市民乙　你不想到他替祖国立下了什么功劳吗？

市民甲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愿抹煞他的功劳；可是他因为过于骄傲，已经把他的功劳抵销了。

市民乙　你不要恶意诽谤。

市民甲　我对你说，他所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虽然心肠仁厚的人愿意承认那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他只是要取悦于他的母亲，同时使他自己可以对人骄傲；骄傲便是他的美德的顶点。

市民乙　他自己也无能为力的天生的癖性，你却认为是他的罪恶。你不能说他是个贪心的人。

市民甲　要是我不能这样说他，我也不会缺少攻击他的理由；他有数不清的过失，说来也会叫人口酸。（内呼声）这是什么呼声？城那面的人们也起来了。我们还在这儿多说什么？到议会去！

众人　来，来。

市民甲　且慢！谁来啦？

米尼涅斯·阿格立巴上。

市民乙　尊贵的米尼涅斯·阿格立巴；他是常常爱护着平民的。

市民甲　他是个好人；要是别人都像他一样就好了！

米尼涅斯　同胞们，你们现在要干些什么事？你们拿着这些棍棒到什么地方去？为了什么事？请你们告诉我。

市民甲　我们的事情元老院并不是不知道；他们这半个月来早已得到消息，知道我们将要有什么行动，现在我们就要做给他们看。人家说，穷人诉苦的时候，嘴里会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一双可怕的胳臂哩。

米尼涅斯　哎哟，列位，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不要活命了吗？

市民甲　先生，我们早就没有命活了。

米尼涅斯　我告诉你们，朋友们，贵族们对于你们是非常关切的。你们要是把你们的穷困和饥荒归罪政府，还不如举起你们的棍棒来打天；因为这次饥荒是天神的意旨，不是贵族们造成的。政府总是尽心竭力，替你们解除种种重大的困难；你们应该屈膝哀求，不该举手反抗，这才会对你们有好处。唉！灾祸使你们迷失了本性，引导你们到更大的灾祸的路上；你们诽谤着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像慈父一样爱护你们，你们却像仇敌一样咒诅他们。

市民甲　爱护我们！真的！他们从来没有爱护过我们：让我们忍受饥寒，他们的仓库里却堆满了谷粒；颁布保护高利贷的法令；每天都在忙着取消那些不利于富人的正当的法律，重新制定束缚穷人的苛酷的条文。我们要是不死在

战争里，也会死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爱护！

米尼涅斯　你们必须承认你们自己太会恶意猜疑，否则你们就是一群不懂好坏的傻子。我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也许你们已经听见过；可是因为它适合我的目的，我要把它的意思再引伸一下。

市民甲　好，我倒要听听，先生；可是你不要以为用一个故事就可以把我们的耻辱蒙混过去。请你讲吧。

米尼涅斯　从前有一个时候，身体上的各部器官联合向肚子反抗；它们申斥它像一个无底洞似的占据在身体的中央，无所事事，其余的器官有的管看，有的管听，有的管思想，有的管教训，有的管步行，有的管感觉，分工合作，共同应付着全身的需要，只有它只知容纳食物，不知分担劳苦。肚子回答说——

市民甲　好，先生，那肚子怎么回答？

米尼涅斯　别急，让我讲给你听。——那肚子，而决非肺部，微微地露出一丝冷笑——因为你瞧，我既然可以叫肚子说话，那么当然也可以叫它微笑——带着讥讽的口气回答那些愤愤不平的、嫉妒它的收入的作乱的器官，正像你们因为元老们跟你们地位不同，所以把他们信口诽谤一样。

市民甲　你那肚子怎么回答？哼！那戴着王冠的头，那视察一切的眼睛，那运筹决策的心，那胳臂——我们的兵士，那腿——我们的坐骑，那舌头——我们的吹号人，以及其他在我们这一个组织里各尽寸劳的属僚佐贰，要是他

们——

米尼涅斯　要是他们怎样？这家伙抢在我的前面说话！要是他们怎样？要是他们怎样？

市民甲　要是他们受制于饕餮的肚子，那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米尼涅斯　好，那便怎样？

市民甲　要是他们提出抗议，那肚子有什么话好回答呢？

米尼涅斯　我会告诉你的；只要你略微忍耐片刻，不要这么性急，你就可以听到肚子的回答。

市民甲　你讲话太不痛快。

米尼涅斯　听着，好朋友；这位庄严的肚子是很从容不迫的，不像攻击他的人们那样卤莽轻率，他这样回答："不错，我的全体的朋友们，"他说，"你们全体赖以生活的食物，是由我最先收纳下来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是整个身体的仓库和工场；可是你们应该记得，那些食物就是我把它们从你们血液的河流里一路运输过去，一直传达到心的宫廷和脑的宝座；经过人身的五官百窍，最强韧的神经和最微细的血管都从我得到保持他们活力的资粮。你们，我的好朋友们，虽然在一时之间——"听着，这是那肚子说的话——

市民甲　好，好，他怎么说？

米尼涅斯　"虽然在一时之间，不能看见我怎样把食物分送到各部分去，可是我可以清算我的收支，大家都从我领回食物的精华，剩下给我自己的只是一些糟粕。"你们觉得他

的话说得怎样？

市民甲　那也回答得有理。你说这一段话是什么用意呢？

米尼涅斯　罗马的元老们就是这一个好肚子，你们就是那一群作乱的器官；因为你们要是把他们所讨论、所关切的问题仔细检讨一下，把有关大众幸福的事情彻底想一想，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所享受的一切公共的利益，都是从他们手里得到，完全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以为怎样，你这一群人中间的大拇脚趾头？

市民甲　我是大拇脚趾头？为什么我是大拇脚趾头？

米尼涅斯　因为你在这一场最聪明的叛乱里，是一个最低微、最卑鄙的人，却跑在众人的最前面；你这最下贱的恶棍，为了妄图非分的利益，竟敢自居于领导的地位。可是你们准备好举起你们粗硬的棍棒来吧；罗马和她的群鼠已经到了决战的关头；总有一方不免遭殃。

卡厄斯·马歇斯上。

米尼涅斯　祝福，尊荣的马歇斯！

马歇斯　谢谢。——什么事，你们这些违法乱纪的流氓，凭着你们那些龌龊有毒的意见，使你们自己变成了社会上的疥癣？

市民甲　我们一向多承您温语相加。

马歇斯　谁要是对你们温语相加，他也会恭维他心里所痛恨的人了。你们究竟要什么，你们这些恶狗？你们既不喜欢和平，又不喜欢战争；战争会使你们害怕，和平又使你们妄自尊大。谁要是信任你们，他将会发现他所寻找的

狮子不过是一群野兔，他所寻找的狐狸不过是一群鹅；你们比冰上的炭火、阳光中的雹点更不可靠。你们的美德是尊敬那犯罪的囚徒，咒诅那执法的刑官。谁立下了功德，就应该受你们的憎恨；你们的欢心就像病人的口味，只爱吃那些足以加重他的病症的食物。谁要是信赖着你们的欢心，就等于用铅造的鳍游泳，用灯心草去斩伐橡树。该死的东西！相信你们？你们每一分钟都要变换一个心，你们会称颂你们刚才所痛恨的人，唾骂你们刚才所赞美的人。你们在城里到处鼓噪，攻击尊贵的元老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倘使没有他们帮助神明把你们约束住了，使你们有一点畏惧，你们早就彼此相食了。他们究竟是什么目的？

米尼涅斯　他们要求照他们所索取的数量给他们谷物；他们说这城里藏着很多的谷物。

马歇斯　该死的东西！他们说！他们只会坐在火炉旁边，假充知道议会里所干的事；谁将要升起，谁正在得势，谁将要没落；宣布他们猜想中的婚姻；党同伐异，凡是他们所赞成的一方面，就夸赞它的强大；凡是他们所反对的一方面，就放在他们的破鞋子底下蹦踏。他们说有很多的谷！要是那些贵族们愿意放下他们的慈悲，让我运用我的剑，我要尽我的枪尖所能挑到，把几千个这样的奴才杀死了堆成一座高高的尸山。

米尼涅斯　不，这些人差不多已经完全悔悟了；因为他们虽然行事十分卤莽，然而他们都是非常懦怯的。可是请问，还

有那一群怎么说？

马歇斯　他们已经解散了，该死的东西！他们说他们肚子饿；叹息出一些陈腐的老话：什么饥饿可以摧毁石墙；什么狗也要吃东西；什么肉是供口腹享受的；什么天神降下五谷，不是单为富人。用这种陈词滥调，倾吐他们的不平；他们的申诉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也得到了准许——一个奇怪的请愿，最慷慨的人听见了也会伤心，最大胆的人瞧见了也会失色——于是他们抛掷他们的帽子，高声欢呼，好像赌赛谁可以把他的帽子挂到月亮的钩上去似的。

米尼涅斯　准许了他们什么请愿？

马歇斯　由他们自己选出五个护民官，保护他们下贱的智慧：一个是裘涅斯·勃鲁托斯，一个是西西涅斯·维鲁特斯，还有那几个我不知道——哼！如果是我的话，就让这些乌合之众把城头上的天拆毁了，也决不答应他们；这样会使他们渐渐扩展势力，引起更大的叛乱。

米尼涅斯　真是怪事。

马歇斯　去，滚回家去，你们这些废物！

一使者匆匆上。

使者　卡厄斯·马歇斯呢？

马歇斯　这儿；什么事？

使者　将军，伏尔斯人起兵了。

马歇斯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有机会发泄发泄我们剩余下来的朽腐的精力了。瞧，我们的元老们来了。

考密涅斯、泰特斯·拉歇斯及其他元老；裘涅斯·勃鲁托斯、西西涅

斯·维鲁特斯等同上。

元老甲　马歇斯，您最近对我们说的话不错；伏尔斯人果然起兵了。

马歇斯　他们有一个领袖，塔勒斯·奥菲狄乌斯，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厉害。我很嫉妒他的高贵的品格，倘然我不是我，我就希望我是他。

考密涅斯　您曾经跟他交战过。

马歇斯　要是整个世界分成两半，互相厮杀，而他竟站在我这一方面，那么我为了要跟他交战的缘故，也会向自己的一方叛变；能够猎逐像他这样一头狮子，是我所认为一件可以自傲的事。

元老甲　那么，尊贵的马歇斯，跟随考密涅斯出征去吧。

考密涅斯　这是您已经答应过的。

马歇斯　是的，我决不食言。泰特斯·拉歇斯，你将要再见我向塔勒斯挥剑。怎么！你动也不动？你想置身事外吗？

拉歇斯　不，卡厄斯·马歇斯；即使我必须一手扶杖而行，我也要用另一手挥杖从征，决不后人。

米尼涅斯　啊！这才是英雄本色！

元老甲　请你们各位驾临议会；我们那些最高贵的朋友们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拉歇斯　（向考密涅斯）您先走；（向马歇斯）您跟在考密涅斯后面；我们必须跟在您的后面。

考密涅斯　尊贵的马歇斯！

元老甲　（向众市民）去！各人回家去！　去！

马歇斯　不，让他们跟着来吧。伏尔斯人有许多谷；带这些耗子去吃空他们的谷仓吧。敬天畏上的叛徒们，你们已经表现了非常的勇敢；请你们跟着来吧。（众元老、考密涅斯、马歇斯、泰特斯、米尼涅斯同下；众市民偷偷散开。）

西西涅斯　你见过像这个马歇斯一样骄傲的人吗？

勃鲁托斯　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西西涅斯　当我们被选为护民官的时候——

勃鲁托斯　你没有留心到他的嘴唇和眼睛吗？

西西涅斯　他那种冷嘲热讽才叫人难堪呢。

勃鲁托斯　碰到他动怒的时候，天神也免不了挨他一顿骂。

西西涅斯　温柔的月亮也要遭他的讥笑。

勃鲁托斯　这些战争把他葬送了；他已经变得这样骄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勇敢了。

西西涅斯　这样一种性格，在受到胜利的煽动以后，会瞧不起正午时候他所践踏的自己的影子。可是我不知道凭着他这种傲慢的脾气，怎么能够俯首接受考密涅斯的号令。

勃鲁托斯　他的目的只是争取名誉，他现在也已经有很好的名誉；一个人要保持固有的名誉，获得更大的名誉，最好的办法就是处在亚于领袖的地位；因为要是有过错的话，就可以归咎于主将，虽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盲目的舆论就会替马歇斯发出惋惜的呼声，“啊！要是他担负了这个责任就好了！”

西西涅斯　而且，要是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舆论因为一向认定马歇斯是他们的英雄，考密涅斯的功劳也会被他

埋没。

勃鲁托斯　对了，即使马歇斯没有出一点力，考密涅斯的一半的光荣也是属于他的；考密涅斯的一切错处，对于马歇斯也会变成光荣，虽然他不曾立下一点功劳。

西西涅斯　让我们去听听他们怎样调兵遣将；还要看看他除了这一副孤僻的神气以外，是用怎样的态度出发作战的。

勃鲁托斯　我们去吧。（同下。）

第二场　科利奥里。元老院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及众元老上。

元老甲　所以照您看来，奥菲狄乌斯，罗马人已经预闻我们的计谋，知道我们行动的情形了。

奥菲狄乌斯　那不也是您的意见吗？凡是我们这儿所想到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实行以前，罗马就已经准备好对策了？自从我得到那边来的消息以后，到现在还不满四天；那消息是这样的：我想这封信还在我身边；是的，在这儿。“他们已经调遣一支军队，不知道是开向东方去的还是开向西方去的。饥荒很是严重；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据闻那支军队由考密涅斯、马歇斯——你的旧日的敌人，罗马人恨他比你还要厉害——和泰特斯·拉歇斯——一个非常勇敢的罗马人——这三个人率领；大概是要开到你们边境上来的，请考虑考虑吧。”

元老甲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我们相信罗马一定准备着迎战了。

奥菲狄乌斯　你们以为把你们伟大的计划遮掩一下，让它到最后的关头方才暴露出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可是当它正在进行的时候，就已经被罗马人知晓了。我们本来预备趁罗马还没有知道我们计划以前，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领许多城市，现在消息已经泄漏，我们的计划也要受到影响了。

元老乙　尊贵的奥菲狄乌斯，请您接受我们的委任，赶快到军前去；让我们守卫科利奥里。要是他们兵临我们城下，您就带领军队回来把他们赶走；可是我想他们一定还没有防备我们的进攻。

奥菲狄乌斯　啊！那可不能这么说；我可以确定说他们已经有充分的准备。不但如此，他们一部分军队已经出发，把我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目标。我去了。要是我有机会碰见卡厄斯·马歇斯，那么我们曾经立誓在先，一定要战到精疲力尽方才罢手。

众元老　愿神明帮助您！

奥菲狄乌斯　愿你们各位平安！

元老甲　再会！

元老乙　再会！

众元老　再会！（各下。）

第三场　罗马。马歇斯家中一室

伏伦妮娅及维吉利娅上，各坐矮凳上做针线。

伏伦妮娅　媳妇，你唱一支歌吧，或者让你自己高兴一点儿。倘然我的儿子是我的丈夫，我宁愿他出外去争取光荣，不愿他贪恋着闺房中的儿女私情。当年，他还只是一个身体娇嫩的孩子，我膝下还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的青春和美貌正吸引着众人的注目，就在这种连帝王们的整天请求也都不能使一个母亲答应让她的儿子离开她眼前一小时的时候，我因为想到名誉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多么重要，要是让他默默无闻地株守家园，岂不等于一幅悬挂在墙上的画像？所以就放他出去追寻危险，从危险中间博取他的声名。我让他参加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橡叶的荣冠。我告诉你，媳妇，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个男孩子的时候，还不及第一次看见他已经变成一个堂堂男子的时候那样喜欢得跳跃起来。

维吉利娅　婆婆，要是他战死了呢？

伏伦妮娅　那么他的不朽的声名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裔。听我说句真心话：要是我有十二个儿子，我都同样爱着他们，就像爱着我们亲爱的马歇斯一样，我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不愿一个儿子闲弃他的大好的身子。

侍女上。

侍女　太太，凡勒利娅夫人来瞧您来啦。

维吉利娅　请您准许我进去。

伏伦妮娅　不，你不要进去。我仿佛已经听见你丈夫的鼓声，看见他拉着奥菲狄乌斯的头发把他摔下马来，那些伏尔斯人见了他就像小孩子见了一头熊似的纷纷逃避；我仿佛看见他这样顿足高呼，“上前，你们这些懦夫！虽然你们是罗马人，你们却是在恐惧中生下来的。”他用套着甲的手揩去他额角上的血，奋勇前进，好像一个割稻的农夫，倘使不把所有的稻一起割下，主人就要把他解雇一样。

维吉利娅　他额角上的血！朱庇特啊！不要让他流血！

伏伦妮娅　去，你这傻子！那样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武的雄姿，远胜于那些辉煌的战利品，当赫卡柏乳哺着赫克托的时候，她的丰美的乳房还不及赫克托流血的额角好看，当他轻蔑地迎着希腊人的剑锋的时候。——请凡勒利娅夫人进来。（侍女下。）

维吉利娅　上天保佑我的丈夫不要遭奥菲狄乌斯的毒手！

伏伦妮娅　他会把奥菲狄乌斯的头打到他膝盖底下去，在他的脖子上践踏。

侍女率凡勒利娅及阍者重上。

凡勒利娅　两位夫人早安。

伏伦妮娅　好夫人。

维吉利娅　今天幸会夫人，不胜欣慰。

凡勒利娅　你们两位都好？真是一对贤主妇！你们在这儿缝些什么？好一处清净的所在。小哥儿好吗？

维吉利娅　谢谢夫人，他很好。

伏伦妮娅　他宁愿看刀剑听鼓声，不愿见教书先生的面。

凡勒利娅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可以发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不瞒你们说，星期三那天我曾經瞧了他足足半个钟头；他有这么一副坚决的面孔。我见他追赶着一只金翅的蝴蝶，捉到了手又把它放走，放走了又去追它；这么奔来奔去，捉了放、放了捉，也不知道是因为跌了一交呢，还是因为别的缘故，他发起脾气来，咬紧了牙关，把那蝴蝶撕碎了；啊！瞧他撕的时候那股劲儿！

伏伦妮娅　他父亲也是这样的脾气。

凡勒利娅　真是一个不同凡俗的孩子。

维吉利娅　一个顽皮的孩子，夫人。

凡勒利娅　来，放下你们的针线；今天下午我要你们陪我玩去。

维吉利娅　不，好夫人，今天我不出去。

凡勒利娅　不出去！

伏伦妮娅　偏要她出去。

维吉利娅　不，真的，请您原谅；在我的丈夫打仗没有回来以前，我决不迈出门槛一步。

伏伦妮娅　胡说！你不应该这样毫无理由地把你自己关在家里。来，你必须去访问访问那位害病的好夫人。

维吉利娅　我愿意祝她早日恢复健康，替她诚心祈祷；可是我不能去。

伏伦妮娅　为什么呢，请问？

维吉利娅　不是因为偷懒，也不是因为我冷酷无情。

凡勒利娅　你要做珀涅罗珀①第二吗？可是人家说，她在俄底修斯出去以后所纺的纱线，不过使伊塔刻充满了飞蛾一般的食客而已。来；我希望你手里的布也像你的手指一样有知觉，那么你因为心怀不忍，也许不会再用针去刺它了。来，你必须跟我们一块儿去。

维吉利娅　不，好夫人，原谅我；真的，我不想出去。

凡勒利娅　真的，你跟我去吧；我会告诉你关于尊夫的好消息。

维吉利娅　啊，好夫人，现在还不会就有好消息哩。

凡勒利娅　真的，我不是对你说笑话；昨天晚上他有信来。

维吉利娅　真的吗，夫人？

凡勒利娅　真的，不骗你；我听见一个元老说起。据说，伏尔斯人有一支军队开了过来，我们的主将考密涅斯已经带了一部分罗马军队前去迎敌了；尊夫和泰特斯·拉歇斯两人已经在他们的科利奥里城前扎下营寨，他们深信一定会在短时期内获得胜利。凭着我的名誉发誓，这是真的；所以请你陪我们去吧。

维吉利娅　请您多多原谅，好夫人；我以后什么都听从您就是了。

伏伦妮娅　随她去，夫人；照她现在这种样子，叫她同去也会扫我们的兴。

---

① 珀涅罗珀是俄底修斯之妻，以贞节著称，在家乡等候了俄底修斯二十年。

凡勒利娅　真的，我也这样想。那么再见吧。来，好夫人。维吉利娅，请你还是把你的忧愁撵出门外，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维吉利娅　不，夫人，我真的不去。我愿您快乐。

凡勒利娅　那么好，再见。（同下。）

第四场　科利奥里城前

旗鼓前导；马歇斯、泰特斯·拉歇斯、军官、兵士等上；一使者自对面上。

马歇斯　有人带消息来了；我可以打赌他们已经相遇了。

拉歇斯　我用我的马赌你的马，他们还没有相遇。

马歇斯　好，一言为定。

拉歇斯　算数。

马歇斯　喂，我们的元帅有没有跟敌人相遇？

使者　他们已经彼此相望，可是还没有交锋。

拉歇斯　这匹好马是我的啦。

马歇斯　我向你买回来。

拉歇斯　不，我不愿把它出卖或是送人；可是我愿意借给你骑五十年。让我们招降这城市吧。

马歇斯　那两支军队离这儿有多远？

使者　有一哩半光景。

马歇斯　那么我们可以互相听见鼓角的声音了。战神啊，请你默佑我们马到功成，好让我们立刻转过头来，挥舞我们

热腾腾的利剑，去帮助我们战地上的友人！来，吹起喇叭来。

吹议和信号；二元老及余人等在城墙上出现。

马歇斯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在你们城里吗？

元老甲　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把你放在心上了。听，我们的鼓声（远处鼓声）正在召唤我们的青年们杀出去；我们宁愿推倒我们自己的城墙，也不愿被困在城内；我们的城门瞧上去虽然还是关得紧紧的，可是它们不过是用灯心草拴住的，等会儿就会自己打开。你听，远方的声音！（远处号角声）那是奥菲狄乌斯；听，他正在向你们那七零八落的军队大施挞伐。

马歇斯　啊！他们在交战了！

拉歇斯　让他们喧呼的声音鼓起我们的勇气。来，梯子！

一队伏尔斯兵士上，自台前经过。

马歇斯　他们不怕我们，却从城里蜂拥而出。现在把你们的盾牌挡在胸前，鼓起你们比盾牌更坚强的斗志，努力杀敌吧！上去，勇敢的泰特斯；想不到他们竟会这样藐视我们，把我气得出了一身汗。来啊，弟兄们；谁要是退缩不前，我就把他当作一个伏尔斯人，叫他死在我的剑下。

号角声；罗马人败退；马歇斯重上。

马歇斯　南方的一切瘟疫都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这些罗马的耻辱！愿你们浑身长满毒疮恶病，在逆风的一哩路之外就会互相传染，人家只要一闻到你们的气息就会远远退避。你们这些套着人类躯壳的蠢鹅的灵魂！猴子们都会

把他们打退的一群奴才，也会把你们吓得乱奔乱窜！该死！你们都是背后受伤；背上流着鲜红的血，脸却因为奔逃和恐惧而变成了灰白！提起勇气来，向他们反攻！否则凭着天上的神火起誓，我要丢下敌人，向你们作战了；留心着吧。上去；要是你们奋勇坚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回他们妻子的怀抱里去。

号角声；伏尔斯人及罗马人重上交战；伏尔斯人败退城内，马歇斯追至城门口。

马歇斯　现在城门开了；大家出力！命运打开它们，是为了追赶的人，不是为了逃走的人；瞧着我的样子，跟我来吧！（进城门。）

兵士甲　简直是蛮干！我可不来。

兵士乙　我也不高兴。（马歇斯被关在城内。）

兵士丙　瞧，他们把他关在里面了。

众人　他这回准要送命了。（号角声继续吹响。）

泰特斯·拉歇斯重上。

拉歇斯　马歇斯怎样啦？

众人　他一定被杀了，将军。

兵士甲　他紧紧追赶着那些逃走的敌人，一直追进了城里，突然之间他们把城门关上了，剩下他一个人在里面应付全城的敌人。

拉歇斯　啊，英勇的壮士！当他的无情的刀剑锋摧刃折的时候，他那有知的血肉之躯依旧昂然不屈。你被我们遗弃了，马歇斯；一颗像你的身体那么大的完整的红玉，也比

不上你珍贵。你是一个恰如凯图①理想的军人，不但在挥舞刀剑的时候勇猛惊人，你的威严的怒容，你的雷鸣一样的声音，也会使敌人丧胆，就像整个世界在害着热病而颤栗一样。

马歇斯被敌众围攻流血重上。

兵士甲　将军，瞧！

拉歇斯　啊！那是马歇斯！让我们救他出来，否则大家都要像他一样了。（众人上前激战，同进城内。）

第五场　科利奥里。街道

若干罗马兵士携战利品上。

兵士甲　我要把这带回罗马去。

兵士乙　我要把这带回去。

兵士丙　倒霉！我还以为这是银子哩。（远处号角声仍继续不断。）

马歇斯及泰特斯·拉歇斯上，一喇叭手随上。

马歇斯　瞧这些家伙倒是一分钟也不肯放松！垫子、铅汤匙，小小的铁器、刽子手也懒得剥下来的死刑犯身上的囚衣，这些下贱的奴才不等打完仗，就忙着收拾起来了。都是该死的东西！听，元帅在那边厮杀得那么热闹！我们也去助战去！我灵魂里痛恨的仇人，奥菲狄乌斯，正在那儿杀戮着我们的罗马人。勇敢的泰特斯，你分一部分军队在

① 凯图（Cato，公元前234—149），古罗马的爱国军人。

城里扫荡扫荡，我再带着那些有勇气的，立刻就去接应考密涅斯。

拉歇斯　将军，你在流血呢；你已经战得太辛苦啦，该休息休息才是。

马歇斯　不要恭维我；我还没有杀上劲来呢。再见。这一点点血，可以鼓起我的勇气，有什么要紧；我要照这样子去和奥菲狄乌斯交战。

拉歇斯　但愿命运女神深深地恋爱着你；凭着她的无边的法力，使你的敌人的剑每击不中！勇敢的将军，愿胜利伴随着你！

马歇斯　愿命运同样照顾着你！再见。

拉歇斯　英勇绝伦的马歇斯！（马歇斯下）去，在市场上吹起你的喇叭来；召集全城的官吏，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旨。去！（各下。）

第六场　考密涅斯营帐附近

考密涅斯率军队自前线退却。

考密涅斯　弟兄们，休息一会儿；你们打得不错。我们没有失去罗马人的精神，既不愚蠢地作无益的牺牲，在退却的时候，也没有露出懦怯的丑态。相信我，诸位，敌人一定还要向我们进攻。我们正在激战的时候，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从风里传来的我们友军和敌人激战的声音。罗马的神明啊！愿你们护佑他们获得胜利，正像我们希望自己

获得胜利一样；当我们含笑相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向你们呈献感谢的祭礼。

一使者上。

考密涅斯　你带什么消息来了？

使者　科利奥里的市民从城里蜂拥而出，和拉歇斯、马歇斯两人的军队交战；我看见我们的军队被他们击退，就离开那儿了。

考密涅斯　你的话虽然是真，却不是好消息。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使者　一个多钟头了，元帅。

考密涅斯　一共不到一哩路，我们曾经听到过一阵短促的鼓声；你怎么一哩路要走一个钟头，到现在才把这消息送来？

使者　伏尔斯人的探子跟住了我，我不得不绕圈子走了三四哩路；要不然的话，元帅，我在半点钟以前早就把消息送来了。

考密涅斯　那边来的是谁？瞧他的样子，好像碰见过强盗一般。嗳哟！他的神气有点儿像马歇斯；我从前也见过他这副模样的。

马歇斯　（在内）我来得太迟了吗？

考密涅斯　正像牧羊人听见雷声就知道它不是鼓声一样，我一听见马歇斯讲话的声音，就知道那不会是一个卑微的人在讲话。

马歇斯上。

马歇斯　我来得太迟了吗？

考密涅斯　是的，要是你身上染着的不是别人的血，而是你自己的血，那么你是来得太迟了。

马歇斯　啊！让我用就像我求婚时候一样坚强的胳臂拥抱你，让我用花烛送我们进入洞房的时候那样喜悦的心拥抱你！

考密涅斯　战士中的英华！泰特斯·拉歇斯怎样啦？

马歇斯　他正在忙得像一个法官一样，把有的人处死、有的人放逐、有的人罚款，有的人得到了赦免，有的人受到了警告；科利奥里已经隶属于罗马的名义之下，像一头用皮带束住的摇尾乞怜的猎狗，不怕它逃到哪儿去了。

考密涅斯　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把你们击退的那个奴才呢？他到哪儿去了？叫他来。

马歇斯　不要责骂他；他并没有虚报事实。可是我们的那些士兵——死东西！他们还要护民官！——他们见了比他们自己更不中用的家伙，也会逃得像耗子见了猫儿似的。

考密涅斯　可是你们怎么会得胜呢？

马歇斯　现在还有时间讲话吗？敌人呢？你们是不是已经占到优势？倘然不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停了下来？

考密涅斯　马歇斯，我们因为实力不及敌人，所以暂避锋芒，以退为进。

马歇斯　他们的阵地布置得怎样？你知道他们的主力是在哪一方面？

考密涅斯　照我的推测，马歇斯，他们的先锋部队是他们最信

任的安息地方部队，统辖他们的将领就是他们全军希望所寄的奥菲狄乌斯。

马歇斯　为了我们过去并肩作战的历次战役，为了我们共同流过的血，为了我们永矢友好的盟誓，我请求你立刻派我去向奥菲狄乌斯和他的安息地方部队挑战；让我们不要坐失时机，赶快挺起我们的刀剑枪矛来，就在这一小时内和他们决一胜负。

考密涅斯　我虽然希望用香汤替你沐浴，用油膏敷擦你的伤痕，可是我决不敢拒绝你的请求；请你自己选择一队最得力的人马带领前去吧。

马歇斯　只要是有胆量跟我去的，就是我所要选择的人。我相信在这儿一定有喜欢像我身上所涂染的这种油彩的人；我也相信在这儿一定有畏惧恶名甚于生命危险的人；我更相信在这儿一定有认为蒙耻偷生不如慷慨就义、祖国的荣誉胜过个人幸福的人：要是在你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或是有许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思想，就请挥起剑来，跟随马歇斯去。（众人高呼挥剑，将马歇斯举起，脱帽抛掷）啊！只有我一个人吗？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剑吗？要是这不单单是形式上的表示，那么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不可以抵得过四个伏尔斯人？哪一个人不可以举起坚强的盾牌来，抵御伟大的奥菲狄乌斯？谢谢你们全体，可是我只要选择一部分人就够了；其余的必须静候号令，在别的战争里担起你们的任务来。现在请大家开步前进；我要立刻挑选那些最胜任的人。

考密涅斯 前进，弟兄们；把你们所表示的雄心壮志付诸实践，你们将和我们分享一切。（同下。）

第七场 科利奥里城门

泰特斯·拉歇斯在科利奥里布防完毕后，率兵士及鼓角等出城往考密涅斯及马歇斯处会合，一副将及一探子随上。

拉歇斯 就是这样；各个城门都要用心防守，按照我的命令行事，不可怠忽职务。要是我差人来，你就传令这些队伍开拔赴援，留少数人暂时驻守；要是我们在战场上失败了，这一个城也是守不住的。

副将 我们一定尽我们的责任，将军。

拉歇斯 去，把城门关上。带路的人，来，领我们到罗马军队的阵地上去。（各下。）

第八场 罗马及伏尔斯营地之间的战场

号角声；马歇斯及奥菲狄乌斯自相对方向上。

马歇斯 我只要跟你厮杀，因为我恨你比恨一个背约的人还厉害。

奥菲狄乌斯 我也同样恨你；没有一条非洲的毒蛇比你的名誉和狠毒更使我憎恨。站定你的脚跟。

马歇斯 要是谁先动脚跑，让他做对方的奴隶而死去，死后永远不得超生！

奥菲狄乌斯　马歇斯，要是我逃走，你就把我当做一头兔子一样呼唤。

马歇斯　塔勒斯，过去三小时以内，我独自在你们科利奥里城里奋战，所向无敌；你看见我脸上所涂着的，不是我自己的血；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快来跟我拚命吧。

奥菲狄乌斯　即使你就是你们所夸耀的老祖宗赫克托自己，我今天也不放你活命。（二人交战，若干伏尔斯人趋前援助奥菲狄乌斯）你们这些多事的、没有勇气的东西，谁要你们来帮我，丢我的脸。（马歇斯驱众人入内且战且下。）

第九场　罗马营地

号角声；吹归营号；喇叭奏花腔。考密涅斯及罗马兵士一队自一方上，马歇斯以巾裹臂伤，率另一队罗马兵士自另一方上。

考密涅斯　要是我向你追叙你这一天来的工作，你一定不会相信你自己所干的事。可是我要回去向他们报告，让那些元老们的喜笑里掺杂着眼泪；让那些贵族们耸肩倾听，终于赞叹；让那些贵妇们惊怖失色，欢喜战栗，要求再闻其详；让那些麻木不仁、和顽固的平民一鼻孔出气、痛恨着你的尊荣的护民官们，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本心，说，"感谢神明，我们罗马有这样一位军人！"

泰特斯·拉歇斯率所部兵士追踪而至。

拉歇斯　啊，元帅，这儿才是一匹骏马，我们都不过是些鞍鞯辔勒；要是你看见——

马歇斯　请你别说了。当我的母亲赞美我的时候，我就会心中不安，虽然她是有夸扬她自己骨肉的特权的。我所做的事情不过跟你们所做的一样，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我们的动机也只有一个，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谁只要克尽他良心上的天职，他的功劳就应该在我之上。

考密涅斯　你的功劳是不能埋没的；罗马必须知道她自己的健儿的价值。隐蔽你的勋绩，比偷窃诽谤的罪恶更大。所以我请求你，为了表扬你的本身，不是酬答你的辛劳，听我在全军将士面前说几句话。

马歇斯　我身上的剑瘢尚新，它们听见人家提起它们的时候，就会作痛的。

考密涅斯　它们不应该因此作痛；它们只会因忘恩负义而溃烂，因死亡而治愈。在我们所卤获的无数强壮的战马之中，在我们从战地上和城中所搜得的一切珍宝财物之中，我们把十分之一分送给你；你可以在当众分配的时候，凭你自己的意思挑选。

马歇斯　谢谢你，元帅；可是我不能同意让我的剑受人贿赂。恕我拒绝你的盛情；我愿意和参与这次战役的人受同等的待遇。（喇叭奏长花腔；众高呼"马歇斯！马歇斯！"抛掷帽、枪；考密涅斯、拉歇斯脱帽立）愿这些被你们亵渎的乐器不再发出声音！当战地上的鼓角变成媚人的工具的时候，让宫廷和城市里都充斥着口是心非的阿谀趋奉吧！快别这样了！我只是没有洗净我流血的鼻子，我只是打败了几个孱弱的家伙，这是这儿的许多弟兄都跟我同样干过的事，虽然没有人

注意到他们；你们就这样把我过分吹捧，好像我喜欢让我这一点儿微功薄能，用掺和着谎语的赞美大加渲染似的。

考密涅斯　你太谦虚了；你不但蔑视我们对你的至诚的称颂，尤其对于你自己的美好的声名，也未免过于苛刻。请不要见怪，要是你会对你自己动怒，那么我们要把你当作一个危险人物一样，替你加上镣铐，然后放胆跟你辩论。让全世界知道，卡厄斯·马歇斯戴着这一次战争的荣冠；为了纪念他的功勋，我送给他我这一匹全军知名的骏马，以及它所附带的一切装具；从今以后，为了他在科利奥里所建树的奇功，在我们全军欢呼声中，他将被称为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让他永远光荣地戴上这一个名字！

众人　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喇叭奏花腔；鼓角齐鸣。）

科利奥兰纳斯　我要去洗个脸；等我把脸洗净以后，你们就可以看见我有没有惭愧的颜色。可是我谢谢你们。我准备跨上你的骏马，尽我所有的能力，永远保持着你们加于我的美名。

考密涅斯　好，我们回营去；在我们解甲安息以前，还要先给罗马去信，报告我们的胜利。泰特斯·拉歇斯，你必须回到科利奥里，叫他们派代表到罗马去，为了彼此双方的利益，和我们商订议和的条款。

拉歇斯　是，元帅。

科利奥兰纳斯　天神要开始讥笑我了。我刚才拒绝了最尊荣的礼物，现在却不得不向元帅请求一个小惠。

考密涅斯　无论什么要求，我都可以允许你。你说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从前曾经在这儿科利奥里城里向一个穷汉借宿过一宵，他招待我非常殷勤。我看见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俘虏，他见了我就向我高呼求助；可是因为那时奥菲狄乌斯在我的眼前，愤怒吞蚀了我的怜悯，我没有理会他；请您让我的可怜的居停主人恢复自由吧。

考密涅斯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请求！即使他是杀死我儿子的凶手，我也要让他像风一样自由。泰特斯，把他放了。

拉歇斯　马歇斯，他的名字呢？

科利奥兰纳斯　天哪！我忘了。我很疲倦；嗯，我懒得记忆。我们这儿没有酒吗？

考密涅斯　我们回营去。你脸上的血也干了；我们应当赶快替你调护调护。来。（同下。）

第十场　伏尔斯人营地

喇叭奏花腔；吹号筒。塔勒斯·奥菲狄乌斯流血上，二、三兵士随上。

奥菲狄乌斯　我们的城市被占领了！

兵士甲　只要条件讲得好，它会还给我们的。

奥菲狄乌斯　条件！把自己的运命听任他人支配的一方，还会有什么好条件！马歇斯，我已经跟你交战过五次了，五次我都被你打败；要是我们相会的次数就像吃饭的次数一样多，我相信你也会每次把我打败的。天地为证，要是我再有机会当面看见他，不是我杀死他，就是他杀死我。

我对他的敌视已经使我不能再顾全我的荣誉；因为我既不能堂堂正正地以剑对剑，用同等的力量取胜他，凭着愤怒和阴谋，也要设法叫他落在我的手里。

兵士甲 他简直是个魔鬼。

奥菲狄乌斯 他比魔鬼还大胆，虽然没有魔鬼狡猾。他使我的勇气受到了毁损；我的怨毒一见了他，就会自己飞出来。不论在他睡觉、害病或是解除武装的时候，不论在圣殿或神庙里，不论在教士的祈祷或在献祭的时辰，所有这一切阻止复仇的障碍，都不能运用它们陈腐的特权和惯例，禁止我向马歇斯发泄我的仇恨。要是我在无论什么地方找到了他，即使他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在我的兄弟的保护之下，我也要违反好客的礼仪，在他的胸膛里洗我的凶暴的手。你们到城里去探听探听敌人占领的情形，以及将要到罗马去做人质的是哪一些人。

兵士甲 您不去吗？

奥菲狄乌斯 我在柏树林里等着，它就在磨坊的南面；请你探到了外边的消息以后，就到那儿告诉我，让我可以决定应当怎样走我的路。

兵士甲 是，将军。（各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罗马。广场

米尼涅斯、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米尼涅斯　占卜的人告诉我，我们今晚将有消息到来。

勃鲁托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米尼涅斯　这消息不是人民所希望听到的，因为他们对马歇斯没有好感。

西西涅斯　畜生也知道谁是他们的友人。

米尼涅斯　请问，狼喜欢什么？

西西涅斯　羔羊。

米尼涅斯　对了，因为它可以吃它，正像那些饥饿的平民恨不得把尊贵的马歇斯吃下去一般。

勃鲁托斯　他真是一头羔羊！吼起来却像一头熊。

米尼涅斯　他真是一头熊！却过着羔羊一般的生活。你们两位都是老人家了；让我问你们一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好，你说。

米尼涅斯　马歇斯究竟有些什么重大的缺点，这种缺点是不是也可以从你们两位身上同样找出许多来呢？

勃鲁托斯　任何缺点他都不缺少，所有的缺点他都齐备。

西西涅斯　尤其是骄傲。

勃鲁托斯　他的自负更可以凌越一切。

米尼涅斯　这可奇了。你们两位知道我们这城里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军中有地位的人怎样批评你们吗？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他们怎样批评我们？

米尼涅斯　因为你们现在说起骄傲——你们不会生气吗？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好，好，你说吧。

米尼涅斯　好，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来就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也会使你们大发脾气的。把你们的火性耐一耐；要是你们一定要动怒，那也随你们的便。你们怪马歇斯太骄傲吗？

勃鲁托斯　这不单是我们两人的意见。

米尼涅斯　我知道单单凭着你们两个人，是再也干不出什么大事情来的；你们的助手太多了，否则你们的行动就会变成非常简单；你们的能力太幼稚了，只好因人成事。你们说起骄傲；啊！要是你们能够转过眼睛来看看你们自己的背后，把你们自己反省一下！啊，要是你们能够！

勃鲁托斯　那便怎样呢？

米尼涅斯　那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一双全罗马最骄傲狂妄、

无功受禄的官儿，换句话说，全罗马一对最大的傻瓜。

西西涅斯　米尼涅斯，谁都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

米尼涅斯　谁都知道我是个喜欢说说笑话的贵族，也喜欢喝杯不掺水的热酒；人家说我有点先入为主，太容易大惊小怪；我喜欢作长夜之宴，不高兴日出而作；想到什么就要说出来，不让一些芥蒂留在心里。碰到像你们这样的两位贵人——恕我不能称你们为圣人——要是你们给我喝的酒不合我的口味，我就会向它扮鬼脸；要是你们所发表的高论，大部分都是些驴子叫，我也不敢恭维你们讲得不错；虽然人家要是说你们是两位尊严可敬的长者，我也只好不去跟他们争论，可是谁说你们长着很好的相貌，就是说了一个大谎。你们要是从我的为人里看出这一点，就算你们了解我了吗？即使算你们了解了我，那么以你们昏聩的眼光，又能从我的这种品性里看出什么缺点来呢？

勃鲁托斯　算了，算了，我们了解你是个怎样的人。

米尼涅斯　你们既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你们自己，你们什么都不了解。只要那些苦人们向你们脱帽屈膝，你们就觉得踌躇满志。你们费去整整的一个大好下午，审判一个卖橘子的女人跟一个卖塞子的男人涉讼的案件，结果还是把这场三便士的官司宣布延期判决。当你们正在听两造辩论的时候，要是突然发起疝气痛来，你们就会现出一脸的怪相，暴跳如雷，一面连声喊拿便壶来，一面斥退两造，好好一件案子，给你们越审越糊涂；纠纷没有解决，两下里只是挨你们骂了几声混蛋。你们真是一对奇怪的宝

贝。

勃鲁托斯　算了，算了；大家都知道你在筵席上是一个嬉笑怒骂的好手，在议会里却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物。

米尼涅斯　我们的教士们见了你们这种荒唐的家伙，也会忍不住把你们嘲笑。你们讲得最中肯的时候，那些话也不值得你们挥动你们的胡须；讲到你们的胡须，那么还不配塞在一个拙劣的椅垫或是驴子的驮鞍里。可是你们一定要说马歇斯是骄傲的；按照最低的估计，他也抵得过你们所有的老前辈合起来的价值，虽然他们中间有几个最有名的人物也许是世代相传的刽子手。晚安，两位尊驾；你们是那群畜类一般的平民的牧人，我再跟你们谈下去，我的脑子也要沾上污秽了；恕我失礼少陪啦。（勃鲁托斯、西西涅斯退至一旁。）

伏伦妮娅，维吉利娅及凡勒利娅上。

米尼涅斯　啊，我的又美丽又高贵的太太们，月亮要是降下尘世，也不会比你们更高贵；请问你们这样热烈地在望着什么？

伏伦妮娅　正直的米尼涅斯，我的孩子马歇斯来了；为了天后朱诺的爱，让我们去吧。

米尼涅斯　哈！马歇斯回来了吗？

伏伦妮娅　是的，尊贵的米尼涅斯，他载着胜利的荣誉回来了。

米尼涅斯　让我向您脱帽致敬，朱庇特，我谢谢您。啊！马歇斯回来了！

伏伦妮娅
维吉利娅　是的，他真的回来了。

伏伦妮娅　瞧，这儿是他写来的一封信。他还有一封信给政府，还有一封给他的妻子；我想您家里也有一封他写给您的信。

米尼涅斯　我今晚要高兴得把我的屋子都掀翻了。有一封信给我！

维吉利娅　是的，真的有一封信给您；我看见的。

米尼涅斯　有一封信给我！读了他的信可以使我七年不害病，在这七年里头，我要向医生撇嘴唇；比起这一味延年却病的灵丹来，药经里最神效的药方也只算江湖医生的草头方，只好胡乱给马儿治治病。他没有受伤吗？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总是负着伤的。

维吉利娅　啊，不，不，不。

伏伦妮娅　啊！他是受伤的，感谢天神！

米尼涅斯　只要受伤不厉害，我也要感谢天神。他把胜利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吗？受了伤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雄。

伏伦妮娅　他把胜利高悬在额角上，米尼涅斯；他已经第三次戴着橡叶冠回来了。

米尼涅斯　他已经把奥菲狄乌斯痛痛快快地教训过了吗？

伏伦妮娅　泰特斯·拉歇斯信上说他们曾经交战过，可是奥菲狄乌斯逃走了。

米尼涅斯　的确，他也只好逃走；否则，即使有全科利奥里城里的宝柜和金银，我也根本不会再提起这个奥菲狄乌斯

的名字的。元老院有没有知道这一个消息？

伏伦妮娅 两位好夫人，我们去吧。是的，是的，是的，元老院已经得到元帅的来信，他把这次战争的全部功劳归在我的儿子身上。他这一次的战功的确比他以前各次的战功更要超过一倍。

凡勒利娅 真的，他们都说起关于他的许多惊人的作为。

米尼涅斯 惊人的作为！嘿，我告诉你吧，这些都是他凭着真本领干下来的呢。

维吉利娅 愿天神默佑那些话都是真的！

伏伦妮娅 真的！还会是假的不成？

米尼涅斯 真的！我可以发誓那些话都是真的。他什么地方受了伤？（向西西涅斯、勃鲁托斯）上帝保佑两位尊驾！马歇斯回来了；他有更多可以骄傲的理由啦。（向伏伦妮娅）他什么地方受了伤？

伏伦妮娅 肩膀上，左臂上；当他在民众之前站起来的时候，他可以把很大的伤疤公开展示哩。在击退塔昆这一役中间，他身上有七处受伤。

米尼涅斯 颈上一处，大腿上两处，我知道一共有九处。

伏伦妮娅 在这一次出征以前，他全身一共有二十五处伤痕。

米尼涅斯 现在是二十七处了；每一个伤口都是一个敌人的坟墓。（内欢呼声，喇叭奏花腔）听！喇叭的声音！

伏伦妮娅 这是马歇斯将要到来的预报。凡是他所到之处，总是震响着雷声；他经过以后，只留下一片汪洋的泪海；在他壮健的臂腕里躲藏着幽冥的死神；只要他一挥手，人

们就丧失了生命。

喇叭奏花腔。考密涅斯及泰特斯·拉歇斯拥科利奥兰纳斯戴橡叶冠上，将校、兵士及一传令官随上。

传令官　罗马全体人民听着：马歇斯单身独力，在科利奥里城内奋战；他已经在那里赢得了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卡厄斯·马歇斯之后，加上科利奥兰纳斯的荣称。欢迎您到罗马来，著名的科利奥兰纳斯！（喇叭奏花腔。）

众人　欢迎您到罗马来，著名的科利奥兰纳斯！

科利奥兰纳斯　快别这样；我不喜欢这一套。请你们免了吧。

考密涅斯　瞧，将军，您的母亲！

科利奥兰纳斯　啊！我知道您为了我的胜利，一定已经祈祷过所有的神明。（跪下。）

伏伦妮娅　不，我的好军人，起来；我的善良的马歇斯，尊贵的卡厄斯，还有你那个凭着功劳博得的新的荣名——那是怎么叫的？——我必须称呼你科利奥兰纳斯吗？——可是啊！你的妻子！——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静默的好人儿，愿你有福！你这样泪流满面地迎接我的凯旋，要是一具棺材装着我的尸骨回来，你倒会含笑吗？啊！我的亲爱的，科利奥里的寡妇和失去儿子的母亲，她们的眼睛也哭得像你一样。

米尼涅斯　愿天神替你加上荣冠！

科利奥兰纳斯　你还活着吗？（向凡勒利娅）啊，我的好夫人，恕我失礼。

伏伦妮娅　我不知道应当转身向什么地方。啊！欢迎你们回

来！欢迎，元帅！欢迎，各位将士！

米尼涅斯　十万个欢迎！我也想哭，也想笑；我的心又轻松又沉重。欢迎！谁要是不高兴看见你，愿咒诅咬啮着他的心！你们是应当被罗马所眷爱的三个人；可是凭着人类的忠心起誓，在我们的城市里却有几棵老山楂树，它们的口味是和你们不同的。可是欢迎，战士们！是荨麻我们就叫它荨麻，傻瓜们的错处一言以蔽之，其名为愚蠢。

考密涅斯　你说得有理。

科利奥兰纳斯　米尼涅斯，这是永远的真理。

传令官　站开，站开！

科利奥兰纳斯　（向伏伦妮娅、凡勒利娅）让我吻您的手，再让我吻您的。在我还没有回到自己家里去以前，我必须先去访问那些贵族们；他们不但给我欢迎，而且还给我新的光荣。

伏伦妮娅　我已经活到今天，看见我的愿望一一实现，我的幻想构成的美梦成为事实；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罗马一定会把它加在你的身上的。

科利奥兰纳斯　好妈妈，您要知道，我宁愿照我自己的意思做他们的仆人，不愿擅权弄势，和他们在一起做主人。

考密涅斯　前进，到议会去！（喇叭奏花腔；吹号筒。众列队按序下；西西涅斯、勃鲁托斯留场。）

勃鲁托斯　所有的舌头都在讲他，眼光昏花的老头子也都戴了眼镜出来瞧他；饶舌的乳媪因为讲他讲得出了神，让她的孩子在一旁啼哭；灶下的丫头也把她最好的麻巾裹在

她那油腻的颈上，爬上墙头去望他；马棚里、阳台上、窗眼里，全都挤满了，水沟里、田塍上，也都站满着各色各样的人，大家争先恐后地想看一看他的脸；难得露脸的祭司也在人丛里挤来挤去，跟人家占夺一个地位；蒙着面罩的太太奶奶们也让她们用心装扮过的面庞去接受阳光的热吻，吻得一块红、一块白的；真是热闹极了，简直像把他当作了一尊天神的化身似的。

西西涅斯　我说，他这次一定有做执政的希望。

勃鲁托斯　那么当他握权的时候，我们只好无所事事了。

西西涅斯　他初握政权，地位还不能巩固，可是他将要失去他已得的光荣。

勃鲁托斯　那就好了。

西西涅斯　你放心吧，我们所代表的平民，本来对他抱着恶感，只要为了些微细故，就会忘记他新得的光荣，凭着他这副骄傲的脾气，我相信他一定会干出一些不慊人意的事来。

勃鲁托斯　我听见他发誓说，要是他被推为执政，他决不到市场上去，也不愿穿上表示谦卑的粗衣；他也不愿按照习惯，把他的伤痕袒露给人民看，从他们恶臭的嘴里求得同意。

西西涅斯　正是这样。

勃鲁托斯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宁愿放弃执政的地位，也不愿俯从绅士贵族们的请求去干这样的事。

西西涅斯　我但愿他坚持着这样的意思，把它见之实施。

勃鲁托斯　他大概会这么干的。

西西涅斯　要是真的这样，那么正像我们所希望的，他的崩溃一定无可避免了。

勃鲁托斯　他要是不倒，我们的权力也要动摇。为了促成他的没落，我们必须让人民知道他一向对于他们怀着怎样的敌意；要是他掌握了大权，他一定要把他们当做骡马一样看待，压制他们的申诉，剥夺他们的自由；认为他们的行动和能力是不适宜于处理世间的事务的，正像战争的时候用不着骆驼一样；豢养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们担负重荷，要是他们在重负之下压得爬不起来，一顿痛打便是给他们的赏赐。

西西涅斯　只要给他一点刺激，他的傲慢不逊的脾气，一定会向人民发泄出来，正像嗾使一群狗去咬绵羊一样容易；那时候你这一番话就等于点在干柴上的一把烈火，那火焰可以使他的声名从此化为灰烬。

一使者上。

勃鲁托斯　有什么事？

使者　请两位大人到议会里去。人家都以为马歇斯将要做执政。我看见聋子围拢来瞧他，瞎子围拢去听他讲话；当他一路经过的时候，中年的妇女向他挥手套，年轻的姑娘向他挥围巾手帕；贵族们见了他，像对着乔武的神像似的鞠躬致敬，平民们见了他，都纷纷掷帽；欢声雷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勃鲁托斯　我们到议会去吧。让我们一面用耳朵和眼睛留心

着眼前的情势，一面用我们的心思想着未来的意图。

西西涅斯 那么请了。（同下。）

第二场 同前。议会

二吏役上，铺坐垫。

吏甲 来，来，他们快要来了。有多少人竞争执政的位置？

吏乙 他们说有三个人；可是谁都以为科利奥兰纳斯一定会当选。

吏甲 他是个好汉子；可是他太骄傲了，对于平民也没有好感。

吏乙 老实说一句，有许多大人物尽管口头上拚命讨好平民，心里却一点不喜欢他们；也有许多人喜欢了一个人，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喜欢他，他们既然会莫名其妙地爱他，也就会莫名其妙地恨他。所以科利奥兰纳斯对于他们的爱憎漠不关心，正可以表示他真正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也由他们去看得一清二楚，满不在意。

吏甲 要是他对于他们的爱憎漠不关心，那么他既不会有心讨好他们，也不会故意冒犯他们；可是他对他们寻衅的心理，却比他们对他仇恨的心理更强，凡是可以表明他是他们的敌人的事实，他总是不加讳饰地表现出来。像这样有意装出敌视人民的态度，比起他所唾弃的那种取媚人民以求得他们欢心的手段来，同样是不足为法的。

吏乙 他替国家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他的跻登高位，绝不像

那些毫无寸尺之功、单凭着向人民曲意逢迎的手段滥邀爵禄的人们那样容易；他的荣誉彪炳在他们的眼前，他的功业铭刻在他们的心底，他们要是不作一声，否认这一切，那就是忘恩负义；要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那就是恶意中伤。

吏甲　别讲他了；他是一个可尊敬的人。让开，他们来了。

喇叭奏花腔。侍卫官前导，考密涅斯（执政）、米尼涅斯、科利奥兰纳斯、众元老、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同上；元老及护民官依次就座。

米尼涅斯　我们已经决定处置伏尔斯人的办法，并且决定召唤泰特斯·拉歇斯回来，剩下来要在这一次会议里决定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酬报我们这一位为国宣劳的英雄。所以，各位尊严的元老们，请你们要求现任执政，也就是领导我们得到这一次胜利的主帅，略为向我们报告一些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所造成的英勇的伟绩，让我们可以按照他实际的功劳向他表示我们的感谢，并且用适当的尊荣褒奖他。

元老甲　说吧，好考密涅斯；不要因为怕叙述太长而忽略了什么，宁可让我们觉得国家酬庸有功太菲薄，不要使我们觉得政府的爵禄失之过滥。（向西西涅斯、勃鲁托斯）两位人民的代表，请你们耐心静听，当我们决定了一个结果以后，还要有劳你们向民众传达我们的意见，征求他们善意的同情。

西西涅斯　我们这次为了通过一个满意的条约而集会，在欣慰之余，我们是很愿意给我们这位英雄不次的荣迁的。

勃鲁托斯　要是他能够把他一向对人民的看法稍微改善一点，那么我们一定可以赞同。

米尼涅斯　不要说到题外去；我希望你还是不要开口的好。你们愿意听考密涅斯说话吗？

勃鲁托斯　当然愿意；可是我的劝告却要比您的责备恰当一些哩。

米尼涅斯　他喜爱你们的人民；可是不要硬叫他和他们睡在一个床上。尊贵的考密涅斯，说吧。（科利奥兰纳斯起立欲去）不，您坐下。

元老甲　坐下，科利奥兰纳斯；不要因为听到你自己所做的光荣的事情而惭愧。

科利奥兰纳斯　请诸位原谅，我宁愿让我的伤痕消失了形迹，不愿听人家讲起我得到它们时的情形。

勃鲁托斯　将军，我希望您不是因为听了我的话，所以不安于席的。

科利奥兰纳斯　不，可是往往打击使我停留，空言却使我逃避。你的话都是不关痛痒的。至于你的人民，我只能按照他们的价值来喜爱他们。

米尼涅斯　请坐下来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宁愿在赴战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让人家在太阳底下搔我的头颅，不愿呆坐着听人家把我的一些不足道的小事信口夸张。（下。）

米尼涅斯　两位人民代表，你们现在已经看见他宁愿用他全身的力量去追求荣誉，不愿分出一小部分的精神来听人

家的赞美，他怎么能够向你们那些一千个中间难得有一个好人的芸芸众生浪费他的谀辞呢？说吧，考密涅斯。

考密涅斯 我的声音太微弱了，不够叙述科利奥兰纳斯的功绩。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要是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我现在所要说起的这一个人，在全世界简直找不出一个可以和他抗衡的人物。当塔昆举兵向罗马侵犯的时候，他还只有十六岁，就已经在战场上崭露头角，表现他过人的神勇；我们当时的执政亲眼看见那些鬑鬑多须的大汉被白皙韶秀的他追赶得没命奔逃。他跨过了一个被压倒在地上的罗马人的身体，当着执政的面前，手刃了三个敌人；塔昆也和他亲自对垒，被他打了下来。在那一天的战绩里，他本来可以做一个怯懦不前的妇女，但他证明了自己是战场上顶勇敢的男子，为了旌扬他的功勋，他的额上被加上了橡叶的荣冠。这样他从一个新列戎行的孺子，变成一个能征惯战的健儿，他的与日俱增的勇敢，像大海一样充沛，在前后十七次战役之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讲到最近这一次在科利奥里城前和城中的鏖战，那么我可以说，我的言辞是无法给他适当的赞美的；他阻止了奔逃的败众，用他惊人的榜样，扫去了懦夫心中的恐惧；正像水草当着一艘疾驶的帆船一样，他的剑光挥处，人们不是降服就是死亡，谁要是碰着他的锋刃，再也没有活命的希望；从脸上到脚上，他浑身都染着血，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伴随着绝命的哀号；他一个人闯进了密布着死亡的城里用他操纵

着死生的铁手染红了城门，然后他又单身脱围而出，带着一队生力军，像一颗彗星似的向科利奥里突击。他已经大获全胜；但战争的喧声又开始刺激他敏锐的感觉，于是他兼人的精力又使他忘却了身体的疲劳，他立刻再上战场，在那里奔走驰突，杀人如麻，好像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掠夺一样；直到我们把城郊全部占领以后，他不曾有一刻站定喘息的时间。

米尼涅斯　了不得的英雄！

元老甲　我们所准备给他的光荣，他是受之无愧的。

考密涅斯　他拒绝我们分给他的战利品，把一切珍贵的宝物视同粪土；他的欲望比吝啬者的度量更小；行为的本身便是他给自己的酬报。

米尼涅斯　他是个高贵的人物；快去请他来。

元老甲　请科利奥兰纳斯来。

警吏　他来了。

科利奥兰纳斯重上。

米尼涅斯　科利奥兰纳斯，元老们很愿意举你做执政。

科利奥兰纳斯　我愿意永远为他们尽忠效命。

米尼涅斯　现在还有一步手续必须履行，您应该向人民说几句话。

科利奥兰纳斯　请你们宽免我这一项例行的手续，因为我不能披上粗布的长衣，裸露着身体，请求他们为了我的伤痕的缘故，接受我做他们的执政。请你们不要让我干这种事吧。

西西涅斯　将军，人民必须表示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决不愿变更规定的仪式。

米尼涅斯　不要激怒他们；您还是遵照着习惯，像前任的那些人一样，用合法的形式取得您的地位吧。

科利奥兰纳斯　要我扮演这一幕把戏，我一定要脸红，我看还是免了吧。

勃鲁托斯　（向西西涅斯旁白）你听见吗？

科利奥兰纳斯　向他们夸口，说我做过这样的事，那样的事；把应当藏匿起来的没有痛楚的伤疤给他们看，好像我受了这些伤，只是为了换得他们的一声赞叹！

米尼涅斯　不要固执着这一点。两位护民官，请你们向民众传达我们的意志。愿我们尊严的执政享有一切快乐和光荣！

众元老　愿一切快乐和光荣降于科利奥兰纳斯！（喇叭奏花腔；除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外均退场。）

勃鲁托斯　你知道他将怎样对待人民。

西西涅斯　但愿他们知道他的用心！他将要用一种鄙夷不屑的态度去请求他们，好像他从他们手里得到恩惠是一件耻辱。

勃鲁托斯　来，我们去把这儿的一切经过情形通知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在市场上等候着我们的消息。（同下。）

第三场 同前。大市场

若干市民上。

市民甲 要是他请求我们的同意，我们可不能拒绝他。

市民乙 要是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可以拒绝他。

市民丙 我们有权力拒绝他，可是我们没有权力运用这一种权力；因为要是他把他的伤痕给我们看，把他的功绩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就应当替他的伤痕说话，告诉他他的伟大的功绩已经得到我们慷慨的嘉纳。忘恩负义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忘恩负义的群众是一个可怕的妖魔；我们都是群众中间的一分子，都要变成这妖魔身上的器官肢体了。

市民甲 我可以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证明我们在人家眼里正是这样一个东西：有一次我们为了要求谷物而鼓噪起来的时候，他自己曾经破口骂我们是多头的群众。

市民丙 许多人都这样称呼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头发有的是褐色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赭色的，有的是光秃秃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这么纷岐不一。我真的在想，要是我们各人所有的思想都从一个脑壳里发表出来，它们一定会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有的往北，有的往南，四下里飞散开去。

市民乙 你这样想吗？你看我的思想会向哪一个方向飞？

市民丙 嘿，你的思想可不像别人的思想那样容易出来，因为它是牢牢地封在一个木头的脑壳里的；可是要是它得到

了自由，它一定会飞到南方去。

市民乙　为什么飞到南方去？

市民丙　到南方去迷失在一阵大雾里，它的四分之三溶解在恶臭的露水里，剩下的四分之一因为良心上过意不去，仍旧转回来，帮助你娶一个妻子。

市民乙　你老这样开人家的玩笑；开吧，开吧。

市民丙　你们都决定对他表示同意吗？可是那也没有关系，最后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大多数的意见的。我说，要是他愿意同情民众，那么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比他更胜任的人了。

科利奥兰纳斯披粗衣与米尼涅斯同上。

市民丙　他来了，还披着一件粗布的长衣。留心他的举止。我们不要大家在一起，或者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分别跑到他站立的地方。他必须征求个别的同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权利，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嘴向他表示我们各自的同意。所以大家跟我来吧，让我指导你们怎样走过他的身旁。

众人　很好，很好。（市民等同下。）

米尼涅斯　啊，将军，您错了；您不知道最尊贵的人都做过这样的事吗？

科利奥兰纳斯　我应该怎么说？"求求你，先生，"——哼！我不能让我的舌头发出这种乞怜的调子。"瞧，先生，我的伤痕！当你们那些同胞们听见了自己军中的鼓声而惊呼逃走的时候，我因为为国尽劳，受了这么多伤。"

米尼涅斯　嗳哟，天哪！您不能那样说；您必须请求他们想起您的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想起我的功劳！哼！我宁愿他们把我忘记，正如他们把神父们的忠告也忘记了一样。

米尼涅斯　您会把事情弄坏的。我走了。请您好好地对他们说话。

科利奥兰纳斯　叫他们把脸洗一洗，把他们的牙齿刷干净。（米尼涅斯下）好，有一对来了。

二市民重上。

科利奥兰纳斯　先生，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吗？

市民甲　我们知道，将军；告诉我们您到这儿来的缘故。

科利奥兰纳斯　因为我自己的功劳。

市民乙　您自己的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嗯，却不是我自己的意志。

市民甲　怎么不是您自己的意志？

科利奥兰纳斯　不，先生，我从来不愿意向穷人求乞。

市民甲　您必须明白，要是我们给了您什么东西，我们是希望从您身上得到一点好处的。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么我要请问，向你们讨一个执政做要多少价钱？

市民甲　那价钱就是您必须恭恭敬敬地请求。

科利奥兰纳斯　恭恭敬敬！先生，我请求你们，让我做执政吧；你们要是想看我的伤痕，我愿意在隐僻一点的地方给你们看。请你们给我同意吧，先生；你们怎么说？

市民乙　您可以得到我们的同意，尊贵的将军。

科利奥兰纳斯　一言为定，先生。我已经讨到两个尊贵的同意了。谢谢你们的布施；再见。

市民甲　可是这有点儿古怪。

市民乙　要是已经出口的话可以收回——可是那也算了。（二市民下。）

其他二市民重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请求你们，现在我已经按照习惯，披上这一件衣服了，你们能够允许我做执政吗？

市民丙　您虽然有功国家，可是不孚众望。

科利奥兰纳斯　请教？

市民丙　您鞭笞罗马的敌人，也鞭笞罗马的友人；您对平民一向没有好感。

科利奥兰纳斯　您应该格外敬重我，因为我没有滥卖人情。先生，为了博取人民的欢心，我愿意向我这些誓同生死的同胞们谄媚，这是他们所认为温良恭顺的行为。既然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我的脱帽致敬，不是我的竭忠尽瘁，那么我可以学习一套卑躬屈节的本领，尽量向他们装腔作势；那就是说，先生，我要学学那些善于笼络人心的贵人，谁喜欢这一套，我可以大量奉送。所以我请求你们，让我做执政吧。

市民丁　我们希望您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愿意给您诚心的赞助。

市民丙　您曾经为国家受了许多伤。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那我也用不着袒露我的身体向你们证明。我一定非常珍重你们的盛意，不再来麻烦你们了。

市民丙
市民丁　愿天神给您快乐，将军！（同下。）

科利奥兰纳斯　最珍贵的同意！宁可死，宁可挨饿，也不要向别人求讨我们分所应得的酬报。为什么我要穿起这身毡布的外衣站在这儿，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乞讨不必要的同意？习惯逼着我这样做；习惯怎样命令我们，我们就该怎样做，陈年累世的灰尘让它堆在那儿不加扫拭，高积如山的错误把公道正义完全障蔽。与其扮演这样的把戏，还不如索性把国家尊贵的名位赏给愿意干这种事的人。我已经演了半本，待我憋着这口气，演完那下半本吧。又有几个同意来了。

其他三市民重上。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的同意！为了你们的同意，我和敌人作战；为了你们的同意，我经历十八次战争，受到二十多处创伤；为了你们的同意，我干下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要做执政；请你们给我同意吧。

市民戊　他曾经立过大功，必须让他得到每一个正直人的同意。

市民己　那么让他做执政吧。愿天神给他快乐，使他成为人民的好友！

众人　阿门，阿门。上帝保佑你，尊贵的执政！（市民等下。）

科利奥兰纳斯　尊贵的同意！

米尼涅斯偕勃鲁托斯、西西涅斯重上。

米尼涅斯　您已经忍受种种麻烦，这两位护民官将会向您宣布您已经得到人民的同意，现在您必须立刻到元老院去，接受正式的任命。

科利奥兰纳斯　事情完了吗？

西西涅斯　您已经按照惯例履行了请求同意的手续；人民已经接受了您，他们就要再召集一次会议，通过您的任命。

科利奥兰纳斯　什么地方？就在元老院吗？

西西涅斯　就在那儿，科利奥兰纳斯。

科利奥兰纳斯　我可以把这些衣服换下来了吗？

西西涅斯　您可以，将军。

科利奥兰纳斯　我就去换衣服；让我认识了我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后，再到元老院来。

米尼涅斯　我陪您去。你们两位也跟我们一起走吗？

勃鲁托斯　我们还要在这儿等候民众。

西西涅斯　再见。（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下）他现在已经拿稳了；从他的脸色看来，他心里好像在火一样烧着呢。

勃鲁托斯　他用一颗骄傲的心穿着他的卑贱的衣服。请你打发这些民众吧。

众市民重上。

西西涅斯　啊，各位朋友！你们已经选中这个人了吗？

市民甲　他已经得到我们的同意。

勃鲁托斯　我们祈祷神明，但愿他不要辜负你们的好意。

市民乙　阿门。照我的愚见观察，他在请求我们同意的时候，仿佛在讥笑我们。

市民丙　不错，他简直在辱骂我们。

市民甲　不，他说起话来总是这样的；他没有讥笑我们。

市民乙　除了你一个人之外，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说他用侮蔑的态度对待我们。他应该把他的功劳的印记，他为国家留下的伤痕给我们看。

西西涅斯　啊，那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们看的。

众人　不，不，谁也没有瞧见。

市民丙　他说他有许多伤痕，可以在隐僻一点的地方给我们看。他这样带着轻蔑的神气挥舞着他的帽子，"我要做执政，"他说，"除非得到你们的同意，传统的习惯不会容许我；所以我要请求你们同意。"当我们答应了他以后，他就说，"谢谢你们的同意，谢谢你们最珍贵的同意；现在你们已经给我同意，我也用不着你们了。"这不是讥笑是什么？

西西涅斯　啊，到底是你们没有看见呢，还是你们已经看见了，却一味表示孩子气的好感，随便给了他同意？

勃鲁托斯　你们难道不会凭着你们所受的教训，对他说当他还没有掌握权力、不过是政府里一个地位卑微的仆人的时候，他就是你们的敌人，老是反对着你们的自由和你们在这共和国里所享有的特权吗？你们难道不会对他说，现在他登上了秉持国家大权的地位，要是他仍旧怀着恶意，继续做平民的死敌，那么你们现在所表示的同意，不将要成为你们自己的咒诅吗？你们应当对他说，他的伟

大的功业，既然可以使他享有他所要求的地位而无愧色，但愿他的仁厚的天性，也能够想到你们现在所给他的同情的赞助，而把他对你们的敌意变成友谊，永远做你们慈爱的执政。

西西涅斯　你们照这样对他说了以后，就可以触动他的心性，试探他的真正的意向；也许他会给你们善意的允诺，那么将来倘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责令他履行旧约；也许那会激怒他的暴戾的天性，因为他是不能容忍任何拘束的，这样引动了他的恼怒，你们就可以借着他的恶劣的脾气做理由，拒绝他当执政。

勃鲁托斯　你们看他在需要你们好感的时候，会用这样公然侮蔑的态度向你们请求，难道你们没有想到当他有权力压迫你们的时候，他这种侮蔑的态度不会变成公然的伤害吗？怎么，你们胸膛里难道都是没有心的吗？或者你们的舌头会反抗理智的判断吗？

西西涅斯　你们以前不是曾经拒绝过向你们请求的人吗？现在他并没有请求你们，不过把你们讥笑了一顿，你们却会毫不迟疑地给他同意吗？

市民丙　他还没有经过正式的确认，我们还可以拒绝他。

市民乙　我们一定要拒绝他；我可以号召五百个人反对他就任。

市民甲　好，就是一千个人也不难，还可以叫他们各人拉些朋友来充数。

勃鲁托斯　你们立刻就去，告诉你们那些朋友，说他们已经选

了一个执政，他将会剥夺他们的自由，限制他们发言的权利，把他们当作狗一样看待，虽然为了要它们吠叫而豢养，可是往往因为它们吠叫而把它们痛打。

西西涅斯　让他们集合起来，重新作一次郑重的考虑，一致撤回你们愚昧的选举。竭力向他们提出他的骄傲和他从前对你们的憎恨；也不要忘记他是用怎样轻蔑的态度穿着那件谦卑的衣服，当他向你们请求的时候，他是怎样讥笑着你们；可是你们因为存心忠厚，只想到他的功劳，所以像这样从牢不可拔的憎恨里表现出来的放肆无礼的举止，也就被你们忽略过去了。

勃鲁托斯　可以把过失推在我们两人——你们的护民官身上，说都是我们一定要你们选举他。

西西涅斯　你们可以说，你们是在我们的命令之下选举他的，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真意；你们的心里因为存着不得不然的见解，而不是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做，所以才会违背着本心，而赞同他做执政。把一切过失推在我们身上好了。

勃鲁托斯　对了，不要宽恕我们。说我们向你们反复讲说，他在多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国家出力；他已经服务了多么长久；他的家世是多么高贵；纽玛的外孙，继伟大的霍斯提力斯君临罗马的安格斯·马歇斯，就是从他们家里出来的；替我们开渠通水的坡勃律斯和昆塔斯也是那一族里的人；做过两任监察官的森索利纳斯是他的先祖。

西西涅斯　因为他出身这样高贵，他自己又立下这许多功劳，

应该可以使他得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我们才把他向你们举荐；可是你们在把他过去的行为和现在的态度互相观照之下，认为他始终是你们的敌人，所以决定撤回你们一时疏忽的同意。

勃鲁托斯　你们坚持着说，你们的同意只是因为受到我们的怂恿；把民众召集起来以后，你们立刻就到议会里来。

众人　我们一定这样做；我们大家都懊悔选他。（众市民下。）

勃鲁托斯　让他们去闹；与其隐忍着更大的危机，不如冒险鼓动起这一场叛变。要是他照着以往的脾气，果然因为他们的拒绝而发起怒来，那么我们正可以好好利用这一个机会。

西西涅斯　到议会去。来，我们必须趁着大批的民众还没有赶到以前先到那儿，免得被人家看出他们是受我们的煽动。（同下。）

第三幕

第一场　罗马。街道

吹号筒；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考密涅斯、泰特斯·拉歇斯、众元老、贵族等同上。

科利奥兰纳斯　那么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又发兵来了吗？

拉歇斯　是的，阁下；所以我们应当格外迅速地部署起来。

科利奥兰纳斯　这么说，伏尔斯人还是没有屈服，随时准备着向我们乘机进攻。

考密涅斯　执政阁下，他们已经精疲力尽，我们这一辈子大概不会再看见他们的旗帜飘扬了。

科利奥兰纳斯　你看见奥菲狄乌斯吗？

拉歇斯　在我们的保卫之下他曾经来看过我；他咒骂伏尔斯人，因为他们这样卑怯地举城纳降。现在他退到安息地方去了。

科利奥兰纳斯　他说起我吗？

拉歇斯　说起的，阁下。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说？说些什么？

拉歇斯 他说他跟您剑对剑地会过多少次；在这世上，您是他最切齿痛恨的一个人，他说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机会把您打败，他不惜荡尽他的财产。

科利奥兰纳斯 他住在安息地方吗？

拉歇斯 是的。

科利奥兰纳斯 我希望有机会到那边去找他，让我们把彼此的仇恨发泄一个痛快。欢迎你回来！

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科利奥兰纳斯 瞧！这两个是护民官，平民大众的喉舌；我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擅作威福，简直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西西涅斯 不要走过去。

科利奥兰纳斯 嘿！那是什么意思？

勃鲁托斯 前面有危险，不要过去。

科利奥兰纳斯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米尼涅斯 怎么一回事？

考密涅斯 他不是已经由贵族平民双方通过了吗？

勃鲁托斯 考密涅斯，他没有。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不是已经得到孩子们的同意了吗？

元老甲 两位护民官，让开；他必须到市场上去。

勃鲁托斯 人民对他非常愤怒。

西西涅斯 站住，否则大家都要卷进一场骚动里了。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不是他们的牧人吗？他们会把刚才出口的话当场否认，这样的人也可以让他们有发言的权利吗？

你们管些什么事情？你们既然是他们的嘴巴，为什么不把他们的牙齿管住？你们没有指使他们吗？

米尼涅斯　安静点儿，安静点儿。

科利奥兰纳斯　这是一场有意的行动，全然是阴谋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要拘束贵族的意志。要是我们容忍这一种行为，我们就只好和那些既没有能力统治、又不愿被人统治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了。

勃鲁托斯　不要说这是一个阴谋。人民高呼着说您讥笑了他们，说您在不久以前施放谷物的时候，曾经口出怨言，辱骂那些为人民请命的人，说他们是时势的趋附者，谄媚之徒，卑鄙的小人。

科利奥兰纳斯　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

勃鲁托斯　他们有的人还不知道。

科利奥兰纳斯　那么是你后来告诉他们的吗？

勃鲁托斯　怎么！我告诉他们！

科利奥兰纳斯　你很可以干这种事的。

勃鲁托斯　像您干的这种事，我想我可以比您干得好一点。

科利奥兰纳斯　那么我为什么要做执政呢？凭着那边天上的云起誓，让我也像你们一样没有寸尺之功，跟你们一起做个护民官吧！

西西涅斯　您把悻悻之情表现得太露骨了，人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激动起来的。您现在已经迷失了道路，要是您想达到您的目的地，您必须用温和一点的态度向人家问路，否则您不但永远做不到一个尊荣的执政，就是要跟他

并肩做一个护民官，也是一样办不到的。

米尼涅斯　让我们安静一点。

考密涅斯　人民一定被人利用、受人指使了。这一种纷争不应该在罗马发生；科利奥兰纳斯因功受禄，也不该在他坦荡的大路上遭遇这种用卑鄙手段安放上去的当途的障碍。

科利奥兰纳斯　向我提起谷物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把它重说一遍——

米尼涅斯　现在不用说了。

元老甲　在这样意气相争的时候，还是不用说了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一定要说。我的高贵的朋友们，请你们原谅。这种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群众，我不愿恭维他们，让他们认清楚自己的面目吧。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因为屈尊纡贵，与他们降身相伍，已经亲手播下了叛乱、放肆和骚扰的祸根，要是再对他们姑息纵容，那么这种莠草更将滋蔓横行，危害我们元老院的权力；我们不是没有道德，更不是没有力量，可是我们的力量已经送给一群乞丐了。

米尼涅斯　好，别说下去了。

元老甲　请您不要再说下去了。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不再说下去！我曾经不怕外力的凭陵，为国家流过血，现在我更要大声疾呼，直到嘶破我的肺部为止，警告你们留意那些你们所厌恶、畏惧、惟恐沾染然而却又正在竭力招引上身的麻疹。

勃鲁托斯　您讲起人民的时候，好像您是一位膺惩罪恶的天神，忘记了您也是跟他们具有同样弱点的凡人。

西西涅斯　我们应当让人民知道他这种话。

米尼涅斯　怎么，怎么？他的一时气愤的话吗？

科利奥兰纳斯　一时气愤！即使我像午夜的睡眠一样善于忍耐，凭着乔武起誓，我也不会改变我这一种意思！

西西涅斯　您这一种意思必须让它留着毒害自己，不能让它毒害别人。

科利奥兰纳斯　必须让它留着！你们听见这个侏儒群中的高个子的话吗？你们注意到他那斩钉截铁的“必须”两个字吗？

考密涅斯　好像他的话就是神圣的律法似的。

科利奥兰纳斯　“必须”！啊，善良而不智的贵族！你们这些庄重而卤莽的元老们，为什么你们会允许这多头的水蛇选举一个官吏，让他代替怪物发言，凭着他的专横的“必须”两字，他会大胆宣布要把你们的水流向沟渠决注，把你们的河道侵为己有？放下你们的愚昧，从你们危险的宽容中间觉醒过来吧！你们是博学的人，不要像一般愚人一样，甘心替他们掇椅铺垫。要是他们做了元老，你们便要变成平民；当他们的声音和你们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你们将要完全为他们所掩盖，被他们所支配。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官长，就像这家伙一样，凭着他的“必须”、他的迎合民心的“必须”两字，就可以和最尊严的元老们对抗。凭着乔武本身起誓，执

政们将会因此失去他们的身分；当两种权力彼此对峙的时候，混乱就会乘机而起，我一想到这种危机，心里就感到极大的痛苦。

考密涅斯　好，到市场上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谁授权执政，使他散放仓库中的存谷，像从前希腊的情形——

米尼涅斯　得啦，得啦，别提起那句话啦。

科利奥兰纳斯　虽然希腊人民有更大的权力，可是我说，他们这一种举动，无异养成反叛的风气，酿成了国家的瓦解。

勃鲁托斯　嘿，人民可以同意说这种话的人当执政吗？

科利奥兰纳斯　我可以说出比他们的同意更好的理由来。他们知道这些谷不是我们名分中的酬报，自以为谁也不会把它从他们的嘴边夺下来，所以也从来不曾为它出过一丝劳力。当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要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懒得连城门也不肯走出；一到了战场，他们只有在叛变内讧这一类行动上表现了最大的勇气；像这样的功绩，是不该把谷物白白分给他们的。他们常常用莫须有的罪名指斥元老院，难道我们因为受到了他们那样的指斥，才会作这样慷慨的施舍吗？好，给了他们又怎样呢？这些盲目的群众会感激元老院的好意吗？他们的行动就可以代替他们的言语："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是大多数，他们畏惧我们，所以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样我们贬抑了我们自己的地位，让那些乌合之众把我们的谨慎称为恐惧；他们的胆子愈来愈大，总有一天会打开元老院的锁，让一群乌鸦

飞进来向鹰隼乱啄。

米尼涅斯　够了，够了。

勃鲁托斯　够了，已经说得太多了。

科利奥兰纳斯　不，再听我说下去。无论天上人间，一切可以凭着发誓的东西，愿它们为我的结论作证！元老贵族与平民两方面的权柄，一部分因为确有原因而轻视着另一部分，那一部分却毫无理由地侮辱着这一部分；身分、名位和智慧不能决定可否，却必须取决于无知的大众的一句是非，这样的结果必致于忽略了实际的需要，让轻率的狂妄操纵着一切；正当的目的受到阻碍，一切事情都是无目的地胡作非为。所以，我请求你们，要是你们的谨慎过于你们的恐惧，你们爱护国家的基础甚于怀疑它的变化，你们喜欢光荣甚于长生，愿意用危险的药饵向一个别无生望的病体作冒险的一试，那么赶快拔去群众的舌头吧；让他们不要去舐那将要毒害他们的蜜糖。你们要是受到耻辱，是非的公论也要从此不明，政府将要失去它所应有的健全，因为它被恶势力所统治，一切善政都要无法推行。

勃鲁托斯　他已经说得很够了。

西西涅斯　他说的全然是叛徒的话；他必须受叛徒的处分。

科利奥兰纳斯　你这卑鄙的家伙！让你受众人的唾弃！人民要这种秃头的护民官干么呢？因为信任了他们，所以人民才会不再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在叛乱的时候，一切不合理的事实都可以武断地成为法律，那时候他们才是应该受人拥戴的人物；可是在正常的时期，那么让一切

按照着正理而行，把他们的权力推下尘土里去吧。

勃鲁托斯　公然的叛逆！

西西涅斯　这还是个执政吗？不。

勃鲁托斯　喂！警官呢？把他逮捕起来。

一警吏上。

西西涅斯　去，叫民众来；（警吏下）我用人民的名义亲自逮捕你，宣布你是一个企图政变的叛徒，公众幸福的敌人；我命令你不得反抗，跟我去听候处分。

科利奥兰纳斯　滚开，老山羊！

众元老　我们可以替他担保。

考密涅斯　老人家，放开手。

科利奥兰纳斯　滚开，坏东西！否则我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摇下来。

西西涅斯　诸位市民，救命啊！

若干警吏率侍从及一群市民同上。

米尼涅斯　两方面彼此客气一点。

西西涅斯　这个人要夺去你们一切的权力。

勃鲁托斯　抓住他，警官们！

众市民　打倒他！打倒他！——

众元老　（围绕科利奥兰纳斯忙作一团，狂呼）武器！——武器！——武器！——护民官！——贵族们！——市民们！——喂！——西西涅斯！——勃鲁托斯！——科利奥兰纳斯！——市民们！——静！——静！——静！——且慢！——住手！——静！

米尼涅斯　事情将要闹得怎样呢？——我气都喘不过来啦。这一场乱子可不小。我话都说不出来啦。你们这两位护民官！科利奥兰纳斯，忍耐些！好西西涅斯，说句话吧。

西西涅斯　听我说，诸位民众；静下来！

众市民　让我们听我们的护民官说话；静下来！说，说，说。

西西涅斯　你们快要失去你们的自由了，马歇斯将要夺去你们的一切；马歇斯，就是刚才你们选举他做执政的。

米尼涅斯　哎哟，哎哟，哎哟！这不是去灭火，明明是火上加油。

元老甲　他要把我们这城市拆为平地。

西西涅斯　没有人民，还有什么城市？

众市民　对了，有人民才有城市。

勃鲁托斯　我们得到全体的同意，就任人民的长官。

众市民　你们继续是我们的长官。

米尼涅斯　他们也未必会放弃这一个地位。

考密涅斯　他们要把城市拆毁，把屋宇摧为平地，把整整齐齐的市面埋葬在一堆瓦砾的中间。

西西涅斯　这一种罪名应该判处死刑。

勃鲁托斯　让我们执行我们的权力，否则让我们失去我们的权力。我们现在奉人民的意旨，宣布马歇斯应该立刻受死刑的处分。

西西涅斯　抓住他，把他押送到大帕岩①上，推下山谷里去。

① 大帕岩是加比托林山的悬崖，古罗马人将叛国犯人由此推下摔死。

勃鲁托斯　警官们，抓住他！

众市民　马歇斯，赶快束手就缚！

米尼涅斯　听我说一句话；两位护民官，请你们听我说一句话。

警吏　静，静！

米尼涅斯　请你们做祖国的真正的友人，像你们表面上所装的一样；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温和一点的手段解决，何必这样操切从事？

勃鲁托斯　要是病症凶险，只有投下猛药才可见效，谨慎反会误了大事。抓住他，把他押到山岩上去。

科利奥兰纳斯　不，我宁愿死在这里。（拔剑）你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瞧见我怎样跟敌人争战；来，你们自己现在也来试一试看。

米尼涅斯　放下那柄剑！两位护民官，你们暂时退下去吧。

勃鲁托斯　抓住他！

米尼涅斯　帮助马歇斯，帮助他，你们这些有义气的人；帮助他，年轻的和年老的！

众市民　打倒他！——打倒他！（在纷乱中护民官、警吏及民众均被打退。）

米尼涅斯　去，回到你家里去；快去！否则大家都要活不成啦。

元老乙　您快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站住；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敌人一样多。

米尼涅斯　难道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打起来吗？

元老甲　天神保佑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事！尊贵的朋友，请你

回家去，让我们设法挽回局势吧。

米尼涅斯　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痛疮，你不能替你自己医治；请你快去吧。

考密涅斯　来，跟我们一块儿去。

科利奥兰纳斯　我希望他们是一群野蛮人，不是罗马人；虽然这些畜类生在罗马，长大在朱庇特神庙的宇下，可是他们却跟野蛮人没有分别——

米尼涅斯　去吧；不要把你的满脸义愤放在你的唇舌上。

科利奥兰纳斯　要是堂堂正正地交锋起来，我一个人可以打败他们四十个人。

米尼涅斯　我自己也可以抵挡他们中间的一对头儿脑儿，那两个护民官。

考密涅斯　可是现在众寡悬殊；当一幢房屋坍下的时候而不知道趋避，这一种勇气是被称为愚笨的。您还是趁着那群乱民没有回来以前赶快走开吧；他们的愤怒就像受到阻力的流水一样，一朝横决，就会把他们所负载的一切完全冲掉。

米尼涅斯　请您快去吧。我要试一试我这老年人的智慧对于那些没有头脑的东西是不是有点需要；无论如何，这事情总要想法子弥缝过去。

考密涅斯　去吧，去吧。（科利奥兰纳斯、考密涅斯及余人等同下。）

贵族甲　这个人把他自己的前途葬送了。

米尼涅斯　他的天性太高贵了，不适宜于这一个世界。他不肯恭维涅普图努斯的三叉戟的雄威，或是乔武的雷霆的

神力。他的心就在他的口头，想到什么一定要说出来。他一动了怒，就会忘记世上有一个死字。（内喧声）听他们闹得多厉害！

贵族乙　我希望他们都去睡觉！

米尼涅斯　我希望他们都给我跳下台伯河里！好厉害！他就不能对他们说句好话吗？

勃鲁托斯及西西涅斯率乱民上。

西西涅斯　要把全城的人吃掉、让他一个人称霸的那条毒蛇呢？

米尼涅斯　两位尊贵的护民官——

西西涅斯　我们必须用无情的铁手，把他推下大帕岩去；他已经公然反抗法律，所以法律也无须再向他执行什么审判的手续，他既然藐视群众，就叫他认识认识群众的力量。

市民甲　我们要让他明白，尊贵的护民官是人民的喉舌，我们是他们的胳臂。

众市民　我们一定要让他明白。

米尼涅斯　诸位，诸位——

西西涅斯　静些！

米尼涅斯　有话可以商量，何必吵成这个样子？

西西涅斯　先生，你怎么也会帮助他逃走了？

米尼涅斯　听我说；我知道这位执政的长处，我也可以举出他的短处。

西西涅斯　执政！什么执政？

米尼涅斯　科利奥兰纳斯执政。

勃鲁托斯　他！执政！

众市民　不，不，不，不，不。

米尼涅斯　要是两位护民官和你们这些善良的民众允许我，我要请求说一两句话，你们听了以后，就会平心静气，自悔多事了。

西西涅斯　那么简简单单地说吧；因为我们已经决定除去这个恶毒的叛徒。把他驱逐出境会引起未来的祸患；留在国内，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决定就在今晚把他处死。

米尼涅斯　我们的罗马是以赏罚严明著名于全世界的，她对于有功的儿女的爱护，是记录在天神的册籍里的，要是现在她像一头灭绝天性的母兽一样，吞食了她自己的子女，善良的神明一定不能容许！

西西涅斯　他是一颗必须割去的疮疖。

米尼涅斯　啊！他是一段生着疮疖的肢体，割去了会致人死命，治愈它却很容易。他对罗马做了些什么事，你们要把他处死呢？他杀死我们的敌人，为他的祖国流过血，我敢说一句，他所失去的血，比他身上所有的血更多；他剩下的血，要是现在再被他的国人取去，那么无论下这样毒手的人，或是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人，都要永远在后世留下一个可耻的烙印了。

西西涅斯　这些全然是胡说八道。

勃鲁托斯　一派歪论；当他爱他的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也尊重他。

米尼涅斯　他的战功如果腐朽了，人家也就对他失去敬意了。

勃鲁托斯　我们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追到他家里去，把他拖出来；他是一种能够传染的恶病，不要让他的流毒沾到别人身上。

米尼涅斯　再听我说一句话，只有一句话。你们现在的行动，都是出于一时的气愤，就像纵虎出柙一样，当你们自悔孟浪的时候，再要把笨重的铅块系在虎脚上就来不及了。与其卤莽偾事，不如循序渐进；否则他也不是没有人拥护的，要是因此而引起内争，那么伟大的罗马要在罗马人自己手里毁掉了。

勃鲁托斯　要是这样的话——

西西涅斯　你还说什么？我们不是已经领略到他是怎样地服从命令的吗？我们的警察官不是已经遭他痛打了吗？我们自己不是也遭他反抗过了吗？来！

米尼涅斯　请你们想到这一点：他自从两手能够拔剑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战阵中长大，不曾在温文尔雅的语言方面受过训练；他说起话来，总是把美谷和糠麸不加分别地同时倾吐。你们要是允许我，我可以到他家里去，向他陈说利害，叫他接受用和平的手段，合法的方式进行的裁判。

元老甲　两位尊贵的护民官，这是最人道的办法；你们原来的方式太残酷了，而且也不知道将会引起怎样的结果。

西西涅斯　尊贵的米尼涅斯，那么请您接受人民的委托，去把他传来。各位朋友，放下你们的武器。

勃鲁托斯　不要回去。

西西涅斯　在市场上集合。我们在那边等着你们。要是您不能把马歇斯带来，我们就实行原来的办法。

米尼涅斯　我一定会叫他来的。（向众元老）请你们陪我去一趟。他一定要来，否则事情会愈弄愈糟的。

元老甲　我们去找他吧。（同下。）

第二场　同前。科利奥兰纳斯家中一室

科利奥兰纳斯及贵族等上。

科利奥兰纳斯　让他们大家来扯我的耳朵；让他们把我用车轮辗死、马蹄踏死，或是堆十座山在大帕岩上，把我推下看不见底的深谷；我还是用这样一副态度对待他们。

贵族甲　这正是您的过人之处。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母亲常常说他们只是一批萎靡软弱的货色，几毛钱就可以把他们买来卖去，在集会的时候秃露着头顶，听到像我这样地位的人谈到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就会打呵欠，莫名其妙地不作一声；我想她现在也不大赞成我。

伏伦妮娅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正在说起您。您为什么要我温和一点？难道您要我违反我的本性吗？您应该说，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可以表现我的真正的骨气。

伏伦妮娅　啊！儿啊，儿啊，儿啊，我希望你不要在基础未固以前，就丢失了你手中的权力。

科利奥兰纳斯　别管我。

伏伦妮娅　你要不是这样有意显露你的锋芒，已经不失为一个豪杰之士；在他们还有力量阻挠你的时候，你要是少向他们矜夸一些意气，也可以少碰到一些逆意的事情。

科利奥兰纳斯　让他们上吊去吧！

伏伦妮娅　是的，我还希望他们在火里烧死。

米尼涅斯及元老等上。

米尼涅斯　来，来；您太粗暴了，有点太粗暴了；您非得回去把局势弥缝弥缝不可。

元老甲　此外没有办法了；您要是不愿意这样做，我们的城市就要分裂而灭亡了。

伏伦妮娅　请你接受劝告吧。我有一颗跟你同样刚强的心，可是我还有一个头脑，教我把我的愤怒用在更适当的地方。

米尼涅斯　说得好，尊贵的夫人！倘不是因为遭到这样非常的变化，为了挽回大局起见，不得不出此下策，那么我也要擐甲持枪，决不忍受这样的耻辱，让他去向群众屈身的。

科利奥兰纳斯　我必须怎么办？

米尼涅斯　回去见那两个护民官。

科利奥兰纳斯　好，还有呢？还有呢？

米尼涅斯　为了您的失言道歉。

科利奥兰纳斯　向他们道歉！我不能向神明道歉；难道我必须向他们道歉吗？

伏伦妮娅 你太固执了；在危急的时候，一个人是应当通权达变的。我听你说过，在战争中间，荣誉和权谋就像亲密的朋友一样不可分离；假定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请你告诉我，在和平的时候，它们偏然不能交相为用，是不是能够独立存在？

科利奥兰纳斯 嘿！嘿！

米尼涅斯 问得好。

伏伦妮娅 要是你们在战争中间，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起见，不妨采用权谋，示人以诈，而这样的行为对于荣誉并无损害，那么在和平的时候，万一也像战时一样需要权谋，为什么它就不能和荣誉并行不悖呢？

科利奥兰纳斯 为什么您要强迫我接受这种理由？

伏伦妮娅 因为你现在必须去向人民说话；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说话，却要去向他们说一些完全违背你的本心的话。为了避免把自己的命运作孤注，为了避免流许多的血，你可以用温和的词句招抚一个城市，那么向人民说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荣誉又有什么损害呢？要是我的财产和我的亲友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我用欺诈的手段保全他们，我就会毅然去干那样的事，并不以为有什么可耻；我是代表你的妻子、你的儿子、这些元老和贵族们向你进这番忠告的；可是你却宁愿向这些无知的群众们怒目横眉，不愿向他们稍假辞色，去博取他们的欢心和爱戴，这是维持你的荣誉和地位所必需的保障。

米尼涅斯 尊贵的夫人！走吧，跟我们走吧；说两句好话；也

许你不但可以缓和当前的危险，并且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伏伦妮娅　我的孩子，请你现在就去见他们，把这帽子拿在手里，你的膝盖吻着地上的砖石，摇摆着你的头，克制你的坚强的心，让它变得像摇摇欲坠的烂熟的桑子一样谦卑；在这种事情上，行为往往胜于雄辩，愚人的眼睛是比他们的耳朵聪明得多的。你可以对他们说，你是他们的战士，因为生长在干戈扰攘之中，不懂得博取他们好感所应有的礼节；可是从此以后，当你握权在位的日子，你一定会为他们鞠躬尽瘁。

米尼涅斯　您只要照她这两句话说过以后，他们的心就是您的了；因为他们的原谅是有求必应的，正像他们爱说废话一样不费事。

伏伦妮娅　请你听从我们的劝告，去吧；虽然我知道你宁愿在火焰的深谷里追逐你的敌人，不愿在卧室之中向他献媚。考密涅斯来了。

考密涅斯上。

考密涅斯　我已经到市场上去过。您现在必须结合强力的援助，否则就得用温和的态度保全您自己，或者暂时出走，躲避他们的锋芒。所有的民众都激怒了。

米尼涅斯　只有谦恭的言语才可以挽回形势。

考密涅斯　要是他能够勉力抑制他的性子，我想这也是个办法。

伏伦妮娅　他必须这样做，非这样做不可。请你说你愿意这

样做，立刻就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必须去向他们露我的秃脑袋吗？我必须用我的无耻的舌头，把一句谎话加在我的高贵的心上吗？好，我愿意。可是这一个计策倘然失败，他们就要把这个马歇斯的体肤磨成齑粉，迎风抛散了。到市场上去！你们现在逼着我去做一件事情，它的耻辱是我终身不能洗刷的。

考密涅斯　来，来，我们愿意帮您的忙。

伏伦妮娅　好儿子，你曾经说过，当初你因为受到我的奖励，所以才会成为一个军人；现在请你再接受我的奖励，做一件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吧。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么我就去。滚开，我的高傲的脾气，让一个娼妓的灵魂占据住我的身体！让我那和战鼓竞响的巨嗓变成像阉人一样地尖细、像催婴儿入睡的处女的歌声一样轻柔的声音！让我的颊上挂起奸徒的巧笑，让学童的眼泪蒙蔽我的目光！让乞儿的舌头在我的嘴唇之间转动，我那跨惯征鞍的罩甲的膝盖，像接受布施一样向人弯曲！不，我不愿意；我怕我会失去对我自己的尊敬，我的身体干了这样的事，也许会使我的精神沾上一重无法摆脱的卑鄙。

伏伦妮娅　那么随你的便。我向你请求，比之你向他们请求，对于我是一个更大的耻辱。一切都归于毁灭吧；宁可让你的母亲感觉到你的骄傲，不要让她因为你的危险的顽强而担忧，因为我用像你一样豪壮的心讪笑着死亡。你

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的勇敢是从我身上得来的，你的骄傲却是你自己的。

科利奥兰纳斯　请您宽心吧，母亲，我就到市场上去；不要责备我了。我要骗取他们的欢心，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将被罗马的一切手艺人所喜爱。瞧，我去了。替我向我的妻子致意。我一定要做一个执政回来，否则你们再不要相信我的舌头也会向人谄媚。

伏伦妮娅　照你的意思做吧。（下。）

考密涅斯　去！护民官在等着您。准备好一些温和的回答；因为我听说他们将要向您提出一些比现在他们加在您身上的更严重的罪状。

米尼涅斯　记好"温和"两个字。

科利奥兰纳斯　让我们去吧；尽他们捏造我什么罪状，我都可以用我的荣誉答复他们。

米尼涅斯　是的，可是要温和点儿。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么就温和点儿。温和！（同下。）

第三场　同前。大市场

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勃鲁托斯　我们说他企图独裁专政，用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大的罪名；要是他在这一点上能够饰辞自辩，我们就说他敌视人民，并且说他把从安息人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都中饱了自己的私囊。

一警吏上。

勃鲁托斯　啊，他来不来？

警吏　他就来了。

勃鲁托斯　什么人陪着他？

警吏　年老的米尼涅斯和那些一向袒护他的元老们。

西西涅斯　你有没有把我们得到的票数记录下来？

警吏　我已经记下在这儿了。

西西涅斯　你有没有按着部族征询他们的意见？

警吏　我已经分别征询过了。

西西涅斯　快把民众立刻召集到这儿来；当他们听见我说，“凭着民众的权利和力量，必须如此如此”的时候，不论是死刑、罚款或是放逐，我要是说“罚款”，就让他们跟着我喊“罚款”；我要是说“死刑”，就让他们跟着我喊“死刑”。

警吏　我一定这样吩咐他们。

西西涅斯　当他们开始呼喊的时候，叫他们不停地喊下去，大家乱哄哄地高声鼓噪，要求把我们的判决立刻实行。

警吏　很好。

西西涅斯　叫他们留心我们的说话行事，不要退缩让步。

勃鲁托斯　去干你的事吧。(警吏下)一下子就激动他的怒气。他一向惯于征服别人，爱闹别扭；一受了拂逆，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性子，那时候他心里想到什么便要说出口来，我们就可以看准他这个弱点致他死命。

西西涅斯　好，他来了。

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考密涅斯及元老贵族等上。

米尼涅斯　请您温和点儿。

科利奥兰纳斯　好，就像一个马夫似的，为了一点点的赏钱，愿意替无论哪个恶徒奔走。但愿尊荣的天神们护佑罗马的安全，让贤德的君子做我们的执法者！播散爱的种子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宏大的神庙里充满和平的气象，不要使我们的街道为战争所扰乱！

元老甲　阿门，阿门。

米尼涅斯　好一个高尚的愿望！

警吏率市民等重上。

西西涅斯　过来，民众。

警吏　听你们的护民官说话；肃静！

科利奥兰纳斯　先听我说几句话。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好，说吧。喂，静下来！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就在此刻宣布我的罪状吗？一切必须在这儿决定吗？

西西涅斯　我要请你答复，你是不是愿意服从人民的公意，承认他们的官吏的权力，当你的罪案成立以后，甘心接受合法的制裁？

科利奥兰纳斯　我愿意。

米尼涅斯　听着！各位市民，他说他愿意。想一想，他立过多少战功；想一想他身上的伤痕，就像墓地上的坟茔一样多。

科利奥兰纳斯　那些不过是荆棘抓破的伤痕，这点点的创痏，

也不过供人一笑罢了。

米尼涅斯　再想一想，他说的话虽然不合一个市民的身分，可是却不失为军人的谈吐；不要把他粗暴的口气认为恶意的言辞，那正是他的军人本色，不是对你们的敌视。

考密涅斯　好，好，别说了。

科利奥兰纳斯　为了什么原因，我已经得到全体同意当选执政以后，你们又立刻撤销原议，给我这样的羞辱？

西西涅斯　回答我们。

科利奥兰纳斯　好，说吧；我是应该回答你们的。

西西涅斯　你企图推翻一切罗马相传已久的政制，造成个人专权独裁的地位，所以我们宣布你是人民的叛徒。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叛徒！

米尼涅斯　不，温和点儿，你答应过的。

科利奥兰纳斯　地狱底层的烈火把这些人民吞了去！说我是他们的叛徒！你这害人的护民官！在你的眼睛里藏着二万个死亡，在你的两手中握着二千万种杀人的毒计，在你说谎的舌头上含着无数杀人的阴谋，我要用向神明祈祷一样坦白的声音，向你说，"你说谎！"

西西涅斯　民众，你们听见他的话吗？

众市民　把他送到山岩上去！把他送到山岩上去！

西西涅斯　静！我们不必再把新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你们亲眼看见他所作的事，亲耳听见他所说的话：殴打你们的官吏，辱骂你们自己，用暴力抗拒法律，现在他又公然藐视那些凭着他们的权力审判他的人，像这样罪大恶极的

行为，已经应处最严重的死刑了。

勃鲁托斯　可是他既然为罗马立过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还要讲什么功劳？

勃鲁托斯　我提起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你的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你！

米尼涅斯　你怎样答应你的母亲的？

考密涅斯　你要知道——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不要知道什么。让他们宣判把我投身在高峻的大帕岩下，放逐，鞭打，每天给我吃一粒谷监禁起来，我也不愿用一句好话的代价购买他们的慈悲，更不愿为了乞讨他们的布施而抑制我的雄心，向他们道一声早安。

西西涅斯　因为他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不断敌对人民，企图剥夺他们的权力，到现在他居然擅敢在尊严的法律和执法的官吏之前，行使暴力反抗的手段，所以我们用人民的名义，秉着我们护民官的职权，宣布从即时起，把他放逐出我们的城市，要是以后他再进入罗马境内，就要把他投身在大帕岩下。用人民的名义，我说，这判决必须实行。

众市民　这判决必须实行——这判决必须实行——把他赶出去！——把他放逐出境！

考密涅斯　听我说，各位人民大众——

西西涅斯　他已经受到判决；没有什么说的了。

考密涅斯　让我说句话。我自己也曾当过执政；我可以向罗马公开展示她的敌人加在我身上的伤痕；我重视祖国的

利益，甚于自己的生命和我所珍爱的儿女；要是我说——

西西涅斯　我们知道你的意思；说什么？

勃鲁托斯　不必多说，他已经被当作人民和祖国的敌人而放逐了；这判决必须实行。

众市民　这判决必须实行——这判决必须实行。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这些狂吠的贱狗！我痛恨你们的气息，就像痛恨恶臭的沼泽的臭味一样；我轻视你们的好感，就像厌恶腐烂的露骨的尸骸一样。我驱逐了你们；让你们和你们那游移无定的性格永远留在这里吧！让每一句轻微的谣言震动你们的心，你们敌人帽上羽毛的播闪，就会把你们搧进绝望的深渊！永远保留着把你们的保卫者放逐出境的权力吧，直到最后让你们自己的愚昧觉得人家已经不费一刀一枪，使你们成为最微贱的俘虏！对于你们，对于这一个城市，我只有蔑视；我这样离开你们，这世界上什么地方没有我的安身之处。（科利奥兰纳斯、考密涅斯、米尼涅斯、元老、贵族等同下。）

警吏　人民的仇敌已经去了，已经去了！

众市民　我们的敌人已经被放逐了！——他去了！——呵！呵！（众欢呼，掷帽。）

西西涅斯　去，把他赶出城门，像他从前驱逐你们一样驱逐他，尽量发泄你们的愤怒，让他也难堪难堪。让一队卫士卫护我们通过全城。

众市民　来，来——让我们把他赶出城门！来！神明保佑我们尊贵的护民官！来！（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罗马。城门前

科利奥兰纳斯、伏伦妮娅、维吉利娅、米尼涅斯、考密涅斯及若干青年贵族上。

科利奥兰纳斯　算了，别哭了，就这样分手吧；那多头的畜生把我撞走了。哎，母亲，您从前的勇气呢？您常常说，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才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风平浪静的海面，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驱竞胜；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勇大智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您常常用那些格言教训我，锻炼我的坚强不屈的志气。

维吉利娅　天啊！天啊！

科利奥兰纳斯　不，妇人，请你——

伏伦妮娅　愿赤色的瘟疫降临在罗马各色人民的身上，使百工商贾同归于尽！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怎么，怎么！当我离开他们以后，他们

将会追念我的好处。不，母亲，您从前不是常常说，要是您做了赫剌克勒斯的妻子，您一定会替他完成六件艰巨的工作，减轻他一半的劳力吗？请您仍旧保持这一种精神吧。考密涅斯，不要懊丧；再会！再会，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我一定还要干一番事业。你年老而忠心的米尼涅斯，你的眼泪比年轻人的眼泪更辛酸，它会伤害你的眼睛的。我的旧日的主帅，我曾经瞻仰过您那刚强坚毅的气概，您也看见过不少可以使人心肠变硬的景象，请您告诉这两个伤心的妇人，为了不可避免的打击而悲痛，是一件多么痴愚的事情。我的母亲，您知道您一向把我的冒险作为您的安慰，请您相信我，虽然我像一条孤独的龙一样离此而去，可是我将要使人们在谈起我的沼泽的时候，就会瞿然变色；您的儿子除非误中奸谋，一定会有吐气扬眉的一天。

伏伦妮娅　我的长子，你要到哪儿去呢？让考密涅斯陪你走一程吧；跟他商量一个妥当的方策，不要盲冲瞎撞，去试探前途的危险。

科利奥兰纳斯　天神啊！

考密涅斯　我愿意陪着你走一个月，跟你决定一个安身的地方，好让我们彼此互通声息；要是有机会可以设法召你回来的话，我们也可以不致于在茫茫的世界上到处找寻一个莫明踪迹的人，万一事过境迁，大好的机会又要蹉跎过去了。

科利奥兰纳斯　再会吧；你已经有一把的年纪，饱受战争的辛

苦，不要再跟一个筋骨壮健的人去跋涉风霜了。我只要请你送我出城门。来，我亲爱的妻子，我最亲爱的母亲，我的情深义厚的朋友们，当我出去的时候，请你们用微笑向我道别。请你们来吧。只要我尚在人世，你们一定会听到我的消息；而且你们所听到的，一定还是跟我原来的为人一样。

米尼涅斯　那正是每一个人所乐意听见的。来，我们不用哭泣。要是我能够从我衰老的臂腿上减去七岁年纪，凭着善良的神明发誓，我一定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科利奥兰纳斯　把你的手给我。来。（同下。）

第二场　同前。城门附近的街道

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及一警吏上。

西西涅斯　叫他们大家回家去；他已经去了，我们也不必追他。贵族们很不高兴，他们都是袒护他的。

勃鲁托斯　现在我们已经表现出我们的力量，事情既已了结，我们不妨在言辞之间装得谦恭一点。

西西涅斯　叫他们回家去；说他们重要的敌人已经去了，他们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力量。

勃鲁托斯　打发他们各人回家。（警吏下。）

伏伦妮娅、维吉利娅及米尼涅斯上。

勃鲁托斯　他的母亲来了。

西西涅斯　让我们避开她。

勃鲁托斯 为什么？

西西涅斯 他们说她发了疯了。

勃鲁托斯 她们已经看见我们；您尽管走吧。

伏伦妮娅 啊！你们来得正好。愿神明把所有的灾祸降在你们身上，报答你们的好意！

米尼涅斯 静些，静些！不要这样高声嚷叫。

伏伦妮娅 我倘不是哭不成声，一定要让你们听听——不，我要嚷给你们听听。（向勃鲁托斯）你想逃走吗？

维吉利娅 （向西西涅斯）你也别走。我希望我能够向我的丈夫说这样的话。

西西涅斯 你们是男人吗？

伏伦妮娅 是的，傻瓜；那是丢脸的事吗？听这傻瓜说的话。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男人吗？你果然有这样狐狸般的狡猾，会把一个替罗马立过多少汗马功劳的人放逐出去吗？

西西涅斯 哎哟，苍天在上！

伏伦妮娅 为了罗马的利益，他挥舞他的英勇的剑锋，那次数比你说过的聪明话还要多。让我告诉你；可是你去吧；不，你给我站住：我但愿我的儿子在阿拉伯，你和你那一族里的人都跪在他的面前，他手里举起宝剑——

西西涅斯 那又怎么样呢？

维吉利娅 那又怎么样！他要斩草除根，不留下一个孽种在世上。

伏伦妮娅 全都是些杂种私生子！好人，他为了罗马受过多少伤！

米尼涅斯　來，來，别闹了。

西西涅斯　要是他能够贯彻为国献身的初衷，不把自己辛苦换来的光荣亲手撕毁，那就好了！

勃鲁托斯　我也希望他这样。

伏伦妮娅　“我也希望他这样”！都是你们煽动这些乱民，猫狗般的畜生，他们不能认识他的价值，正像我不能了解上天不让世间知道的神秘一样。

勃鲁托斯　请你让我们走吧。

伏伦妮娅　现在，先生，请你给我滚吧。你们已经干了一件了不得的好事。在你们未走之前，再听我说一句话：正像朱庇特的神庙不能和罗马最卑陋的一间屋子相比一样，被你们放逐出去的我的儿子——这位夫人的丈夫，就是他，你们明白了没有？——比起你们这些东西来，真是天壤之别。

勃鲁托斯　好，好，我们少陪啦。

西西涅斯　为什么我们要呆在这儿，给一个疯婆子缠个不休？

伏伦妮娅　把我的祈祷带了去吧。（二护民官下）我但愿天神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替我实现我的咒诅！要是我能够每天遇见他们一次，那么我心头的悲哀也许可以倾吐一空。

米尼涅斯　您已经骂得他们很痛快；凭良心说，您没有冤屈他们。你们愿意赏光到舍间吃晚饭吗？

伏伦妮娅　愤怒是我的食物；我一肚子都是气恼，吃不下东西了。来，我们走吧。不要这样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瞧着我的样子，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应当保持天后般的尊严。

来，来，来。

米尼涅斯　唉，唉，唉！（同下。）

第三场　罗马安息间的大路

一罗马人及一伏尔斯人上，相遇。

罗马人　先生，我认识您，您也认识我；您的大名我想是阿德里安。

伏尔斯人　正是，先生。不瞒您说，我可忘记您了。

罗马人　我是个罗马人；可是我所干的事，却跟您一样，是跟罗马人作对的。您现在认识我了吗？

伏尔斯人　尼凯诺吗？不是。

罗马人　正是，先生。

伏尔斯人　我上次看见您的时候，您的胡子比现在多一点；可是您的声音可以证明您的确是他。罗马有什么消息？我得到了伏尔斯政府的命令，叫我到罗马去找您；您现在省了我一天的路程了。

罗马人　罗马曾经发生惊人的叛变；人民跟元老贵族们作对。

伏尔斯人　曾经发生！那么现在已经解决了吗？我们的政府却不这样想；他们正在积极准备用兵，想要趁他们争执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向他们突袭。

罗马人　火焰大体已经熄灭，可是一件微细的琐事就可以使它重新燃烧起来。因为那些贵族们对于放逐科利奥兰纳斯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一有机会，就准备剥夺人民的一

切权力，把那些护民官永远罢免。我可以告诉你，未灭的余烬正在那儿吐出熊熊的火焰，猛烈爆发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伏尔斯人　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了！

罗马人　被放逐了，先生。

伏尔斯人　尼凯诺，您带了这一个消息去，他们一定十分欢迎。

罗马人　他们现在的机会很好。人家说，诱奸有夫之妇，最好趁她和丈夫反目的时候下手。你们那位英勇的塔勒斯·奥菲狄乌斯这一下可以大逞威风了，因为他的最大的敌手科利奥兰纳斯已经被他的祖国摈斥了。

伏尔斯人　这是不用说的。我很幸运今天凑巧碰见了您；现在我的任务已了，让我陪着您高高兴兴地回去吧。

罗马人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把许多罗马的怪事讲给您听，一直讲到晚餐的时候为止；这些事情，都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有利的。您说你们已经有一支军队准备出发了吗？

伏尔斯人　一支很雄壮的军队；所有人马都已经征齐入伍，分派营舍，命令发出以后，一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罗马人　我很高兴听见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想我去见了他们以后，就可以催促他们立刻举事。好，先生，今天能够碰见您，真是一件幸事，我很愿意做您的同行的伴侣。

伏尔斯人　您省了我一趟跋涉，先生；能够跟您一路同行，真是我的莫大的荣幸。

罗马人　好，我们一块儿走吧。（同下。）

第四场　安息。奥菲狄乌斯家门前

科利奥兰纳斯微服化装蒙面上。

科利奥兰纳斯　这安息倒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城啊，是我使你的妇女们成为寡妇；这些富丽大厦的后嗣，有许多人我曾经听见他们在我的战阵中间呻吟倒地。所以不要认识我，免得你的妇人们用唾涎唾我，你的小儿们投石子打我，使我在琐小的战争中间死去。

一市民上。

科利奥兰纳斯　请了，先生。

市民　请了。

科利奥兰纳斯　请您指点我伟大的奥菲狄乌斯住在什么地方。他是在安息吗？

市民　是的，今天晚上他在家里宴请政府中的贵人。

科利奥兰纳斯　请问他的家在哪儿？

市民　就是在您面前的这一所屋子。

科利奥兰纳斯　谢谢您，先生。再见。（市民下）啊，变化无常的世事！刚才还是誓同生死的朋友。两个人的胸膛里好像只有一颗心，睡眠、饮食、工作、游戏，都是彼此相共，亲爱得分不开来，一转瞬之间，为了些微的争执，就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同样，切齿痛恨的仇敌，他们在梦寐之中也念念不忘地勾心斗角，互谋倾陷，为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些不足道的琐事，也会变成亲密的友人，彼此携手

合作。我现在也正是这样：我痛恨我自己生长的地方，我的爱心已经移向了这个仇敌的城市。我要进去；要是他把我杀死，那也并不是有悖公道的行为；要是他对我曲意优容，那么我愿意为他的国家尽力。（下。）

第五场　同前。奥菲狄乌斯家中厅堂

内乐声；仆甲上。

仆甲　酒，酒，酒！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事！我想我们那些伙计们都睡着了。（下。）

仆乙上。

仆乙　戈得斯呢？主人在叫他。戈得斯！（下。）

科利奥兰纳斯上。

科利奥兰纳斯　好一间屋子；好香的酒肉味道！可是我却不像一个客人。

仆甲重上。

仆甲　朋友，你要什么？你是哪儿来的？这儿没有你的地方；出去。（下。）

科利奥兰纳斯　因为我是科利奥兰纳斯，他们这样款待我是理所当然的。

仆乙重上。

仆乙　朋友，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管门的难道不生眼睛，会放这种家伙进来吗？出去出去！

科利奥兰纳斯　走开！

仆乙　走开！你自己走开！

科利奥兰纳斯　你真讨厌。

仆乙　你这样放肆吗？我就去叫人来跟你说话。

仆丙上；仆甲重上。

仆丙　这家伙是什么人？

仆甲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古怪的家伙，我没有法子叫他出去。请你去叫主人出来。

仆丙　朋友，你到这儿来干么？谢谢你，快出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只要让我站在这儿；我不会弄坏你们的炉灶的。

仆丙　你是什么人？

科利奥兰纳斯　一个绅士。

仆丙　一个穷得出奇的绅士。

科利奥兰纳斯　正是，你说得不错。

仆丙　谢谢你，穷绅士，到别处去吧；这儿没有你的地方。喂，滚出去。

科利奥兰纳斯　你管你自己的事；去，吃你的残羹冷菜去。（将仆丙推开。）

仆丙　怎么，你不肯去吗？请你去告诉主人，他有一个奇怪的客人在这儿。

仆乙　好，我就去告诉他。（下。）

仆丙　你住在什么地方？

科利奥兰纳斯　在苍天之下。

仆丙　在苍天之下！

科利奥兰纳斯　是的。

仆丙　那是在什么地方？

科利奥兰纳斯　在鹞子和乌鸦的城里。

仆丙　在鹞子和乌鸦的城里！这个蠢驴！那么你是和乌鸦住在一起的吗？

科利奥兰纳斯　不；我并不侍候你的主人。

仆丙　怎么，你是来和我们老爷打交道的吗？

科利奥兰纳斯　嗯，反正不是跟你们太太打交道就是好事。别尽说废话了，到酒席上侍候去吧。（将仆丙打走。）

奥菲狄乌斯及仆乙上。

奥菲狄乌斯　这家伙在什么地方？

仆乙　这儿，老爷。倘不是恐怕惊吵了里面的各位老爷，我早就把他当狗一样打得半死了。

奥菲狄乌斯　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说话？说吧，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科利奥兰纳斯　（取下面巾）塔勒斯，要是你还不认识我，看见了我的面，也想不到我是什么人，那么我必须自报姓名了。

奥菲狄乌斯　你叫什么名字？（众仆退后。）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名字在伏尔斯人的耳中是不好听的，你听见了会觉得刺耳。

奥菲狄乌斯　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一副凌然不可侵犯的容貌，你的脸上有一种威严；虽然你的装束这样破旧，却不像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科利奥兰纳斯　准备皱起你的眉头来吧。你还不认识我吗？

奥菲狄乌斯　我不认识你。你的名字呢？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名字是卡厄斯·马歇斯，我曾经把极大的伤害和灾祸加在你和一切伏尔斯人的身上；我的姓氏科利奥兰纳斯就是最好的证明。辛苦的战役、重大的危险、替我这负恩的国家所流过的血，结果只是换到了这一个空洞的姓氏，为你对我所怀的怨恨留下一个创巨痛深的记忆。只有这名字剩留着；残酷猜嫉的人民，得到了我们那些懦怯的贵族的默许，已经一致遗弃了我，抹煞了我一切的功绩，让那些奴才们把我轰出了罗马。这一种不幸的遭遇，使我今天来到你的家里；不要误会我，以为我想来向你求恩乞命，因为要是我怕死的话，我就应该远远地躲开你；我只是因为出于气愤，渴想报复那些放逐我的人，所以才到这儿来站在你的面前。要是你也有一颗复仇的心，想要替你自己和你的国家洗雪耻辱，现在就是你的机会到了，你正可以利用我的不幸，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因为我将要用地狱中一切饿鬼的怨毒，来向我的腐败的祖国作战。可是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胆量，也不想追求远大的前程，那么一句话，我也已经厌倦人世，愿意伸直我的颈项，听任你的宰割，让你一泄这许多年来郁积在心头的怨恨；你要是不杀我，你就是个傻瓜，因为我一向是你的死敌，曾经从你祖国的胸前溅下了无数吨的血；要是让我活在世上，对于你永远是一个耻辱，除非你能够跟我合作。

奥菲狄乌斯　啊，马歇斯，马歇斯！你所说的每一个字，已经

从我心里薙除了旧日的怨恨，不再存留一些芥蒂。要是朱庇特从那边的云中宣示神圣的诏语，说，“这是真的，”我也不会相信他甚于相信你，高贵无比的马歇斯。让我用我的胳臂围住你的身体；我这样拥抱着我的剑砧，热烈而真诚地用我的友谊和你比赛，正像我过去雄心勃勃地和你比赛着勇力一样。我告诉你，我曾经热恋着我的妻子，为她发过无数挚情的叹息；可是我现在看见了你，你高贵的英雄！我的狂喜的心，比我第一次看见我的恋人成为我的新妇，跨进我的门槛的时候还要跳跃得厉害。嗨，战神，我对你说，我们已经有一支军队准备行动；我已经再度下了决心，一定要从你的胸前割下一块肉来，即使牺牲自己的一只胳臂，也是甘心的。你曾经打败我十二次，每天晚上我都做着和你交战的梦；在我的睡梦之中，我们常常一起倒在地上，争着解开彼此盔上的扣子，拳击着彼此的咽喉，等到梦醒以后，已经无缘无故地累得半死了。尊贵的马歇斯，即使我们和罗马毫无仇恨，只是因为你被他们放逐了出来，我们也会动员一切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把战争的汹涌的洪流倾倒在罗马忘恩的心脏里。来啊！进去和我们那些善意的元老们握握手，他们现在正要向我告别；他们虽然还没有想到要把罗马吞并，可是已经准备向你们的领土进攻了。

科利奥兰纳斯　感谢神明！

奥菲狄乌斯　所以，沉鸷雄毅的将军，要是你愿意为报复自己的仇恨而做我们的前导，我可以分我的一半军力归你节

制；你既然对于自己国中的虚实了如指掌，就可以凭着你自己的经验决定进军的方策，或者直接向罗马本城进攻，或者在僻远的所在猛力骚扰，让他们在灭亡以前，先受到一些惊恐。可是进来吧，让我先介绍你见见几个人，取得他们的准许。一千个欢迎！我们已经尽释前嫌，变成了一心一德的友人。把你的手给我；欢迎！（科利奥兰纳斯、奥菲狄乌斯同下。）

仆甲　（上前）真是意想不到的变化！

仆乙　我可以举手为誓，我还想用棍子打他呢；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他这个人是不能凭他的衣服判断他是个什么人的。

仆甲　他的臂膀多么结实！他用两个指头把我掇来掇去，就像人们拈弄一个陀螺似的

仆乙　嗳，我瞧着他的脸，就知道他有一点不同凡俗的地方；我觉得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仆甲　他的确是这样；瞧上去好像——我早就知道他有一点不是我所窥测得到的东西。

仆乙　我可以发誓，我也这样想；他简直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人物。

仆甲　我想是的；可是他是比你所知道的一个人更伟大的军人。

仆乙　谁？我的主人吗？

仆甲　嗳，那就不用说了。

仆乙　我的主人一个人可以抵得过像他这样的六个人。

仆甲　不，那也不见得；我看还是他了不得。

仆乙　哼，那可不能这么说；讲到保卫城市，我们大帅的本领是超人一等的。

仆甲　是的，就是进攻起来也不弱呢。

仆丙重上。

仆丙　奴才们哪！我可以告诉你们好多消息。

仆甲
仆乙　什么，什么，什么？讲给我们听听。

仆丙　在所有的国家之中，我顶不愿意做一个罗马人；我宁可做一个判了死罪的囚犯。

仆甲
仆乙　为什么？为什么？

仆丙　嘿，刚才来的那个人，就是常常打败我们的大帅的那个卡厄斯·马歇斯呢。

仆甲　你为什么说"打败我们的大帅"？

仆丙　我并不说"打败我们的大帅"；可是他一向是他的劲敌。

仆乙　算了吧，我们都是自己人好朋友；我们的大帅总是败在他手里，我常常听见他自己这样说。

仆甲　说句老实话，我们的大帅实在打他不过；在科利奥里城前，他曾经把他像切肉一样宰着呢。

仆乙　要是他喜欢吃人肉，也许还会把他煮熟了吃下去哩。

仆甲　可是再讲你的新闻吧。

仆丙　嘿，他在里边受到这样的敬礼，好像他就是战神的儿子

一样；坐在食桌的上首；那些元老们有什么问题问他的时候，总是脱下帽子站在他的面前。我们的大帅自己也把他当作一个情人似的敬奉，握着他的手，翻起了眼白听他讲话。可是最要紧的消息是，我们的大帅已经腰斩得只剩半截了，还有那半截因为全体在座诸人的要求和同意，已经给了那个人了。他说他要去把看守罗马城门的人扯着耳朵拖出来；他要斩除挡住他的路的一切障碍，使他的所过之处都成为一片平地。

仆乙　他一定做得到这样的事。

仆丙　做得到！他当然做得到：因为你瞧，他虽然有许多敌人，也有许多朋友；那些朋友在他沮丧失势的时候，却不敢自称为他的朋友，不敢露面出来。

仆甲　沮丧失势！怎么讲？

仆丙　可是他们要是看见他恢复元气，再振声威，就会像雨后的兔子一样从他们的洞里钻了出来，环绕在他的身边了。

仆甲　可是什么时候出兵呢？

仆丙　明天；今天；立刻。今天下午你们就可以听见鼓声；这是他们宴会中的一个余兴，在他们抹干嘴唇以前就要办好。

仆乙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热闹起来啦。这种和平不过锈了铁，增加了许多裁缝，让那些没事做的人编些歌曲唱唱。

仆甲　还是战争好，我说；它胜过和平就像白昼胜过黑夜一

样。战争是活泼的、清醒的，热闹的、兴奋的；和平是麻木不仁的、平淡无味的、寂无声息的、昏睡的、没有感觉的。和平所产生的私生子，比战争所杀死的人更多。

仆乙　对呀；战争可以说是一个强奸妇女的狂徒，因而和平就无疑是专事培植乌龟的能手了。

仆甲　是呀，它使人们彼此仇恨。

仆丙　理由是有了和平，人们就不那么需要彼此照顾了。我愿意用我的钱打赌还是战争好。我希望看见罗马人像伏尔斯人一样贱。他们都从席上起来了，他们都从席上起来了。

众仆　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同下。）

第六场　罗马。广场

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西西涅斯　我们没有听见他的消息，也不必怕他有什么图谋。人民现在已经由狂乱的状态回复到安宁平静，他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我们已经使他的朋友们感到惭愧，他们是宁愿瞧见纷争的群众在街道上闹事——虽然那样对于他们自身也是同样有害——而不愿瞧见我们的百工商贾们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

米尼涅斯上。

勃鲁托斯　我们总算没有错过了时机。这是米尼涅斯吗？

西西涅斯　正是他，正是他。啊！他近来变得和气多啦。您

好，老人家！

米尼涅斯　你们两位都好！

西西涅斯　您那科利奥兰纳斯除了他的几个朋友以外，没有什么人因为他的不在而惋惜。我们的共和政府依然存在，即使他对它再不高兴一些，也会继续存在下去的。

米尼涅斯　一切都很好；要是他的态度能够谦和一些，事情一定会更好的。

西西涅斯　他在什么地方？你听见人家说起吗？

米尼涅斯　不，我没有听到什么；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市民三、四人上。

众市民　天神保佑你们两位！

西西涅斯　各位朋友，你们都好。

勃鲁托斯　你们大家都好，你们大家都好。

市民甲　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儿女，都应该跪下来为你们两位祈祷。

西西涅斯　愿你们都能享受幸福繁荣的生活！

勃鲁托斯　再见，好朋友们；我们希望科利奥兰纳斯也像我们一样爱你们。

众市民　神明保佑你们！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再见，再见。（市民等下。）

西西涅斯　这才是太平盛世的光景，比从前这些人在街上到处奔走，叫嚣扰乱的时候好得多啦。

勃鲁托斯　卡厄斯·马歇斯在战阵上是一员能将，可是太傲慢、太目空一世、太野心勃勃、太自负了——

西西涅斯　他只想由他一个人称王道霸，用不着别人帮助。

米尼涅斯　我倒不这样想。

西西涅斯　要是他果然当了执政，我们现在就要发现他是这样一个人而后悔不及了。

勃鲁托斯　幸亏神明默护，不让他当选，罗马丢掉了这个人，可以从此安宁了。

一警吏上。

警吏　两位尊贵的护民官，据一个给我们关在牢里的奴隶说，伏尔斯人派了两支军队，已经开进了罗马领土，毁灭他们所碰到的一切，存心要来向我们挑起一场恶战。

米尼涅斯　那一定是奥菲狄乌斯；当罗马有马歇斯挺身保卫的时候，他就像一只缩头的蜗牛，不敢钻出壳来张望一眼，现在他听见马歇斯已经被放逐出去，又要把他的角伸出来了。

西西涅斯　得啦，您何必提起马歇斯呢？

勃鲁托斯　去把这个造谣惑众的家伙抽一顿鞭子。伏尔斯人决不敢来侵犯我们。

米尼涅斯　决不敢！我们有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他们会干这样的事；在我的一生之中，已经看到过三次同样的例子了。可是你们在处罚这家伙以前，应该把他问清楚，他从什么地方听到这句话，免得屈打了一个把确实消息报告

你们、叫你们预防祸事的好人。

西西涅斯　不劳指教，我知道决不会有这种事。

勃鲁托斯　不可能的。

一使者上。

使者　贵族们都急急忙忙地到元老院去了；他们不知道听到了什么消息，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西西涅斯　都是这个奴才。——去把他鞭打示众；完全是他造谣生事。

使者　是的，大人，这奴隶的话已经有人证实；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消息。

西西涅斯　什么更可怕的消息？

使者　许多人都在那里公开传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听来的，说是马歇斯已经和奥菲狄乌斯联合，带领一支军队来攻打罗马了；他发誓为自己复仇，把罗马人无论老幼，一起杀尽。

西西涅斯　会有这样的事！

勃鲁托斯　完全是谣言；他们想用这样的话煽惑那些懦弱的人，让他们盼望善良的马歇斯回来。

西西涅斯　正是这个诡计。

米尼涅斯　这话恐怕未必；他跟奥菲狄乌斯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决没有调和的可能。

另一使者上。

使者乙　请各位大人到元老院去。卡厄斯·马歇斯由奥菲狄乌斯辅佐，已经率领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向我们的领

土进犯了；他们一路过来势如破竹，到处纵火焚烧，掳夺一空。

考密涅斯上。

考密涅斯　啊！你们干得好事！

米尼涅斯　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考密涅斯　你们已经帮助你们的敌人来强奸你们自己的女儿，把全城的铅块熔灌在你们的头顶，亲眼看你们的妻子被人污辱——

米尼涅斯　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考密涅斯　你们的神庙化为灰烬，你们所倚赖的特权压缩得只剩锥孔一样大小。

米尼涅斯　请你把消息告诉我吧。——哼，你们干得好事！——请问什么消息？假如马歇斯和伏尔斯人联合起来——

考密涅斯　假如！他就是他们的神。他领导着他们的那副气概，好像凭着造化的本领，也造不出他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一样；他们跟随着他来攻击我们这些小儿，也像孩子们追捕夏天的蝴蝶、屠夫们杀戮苍蝇一样有把握。

米尼涅斯　你们干得好事，你们和你们那些穿围裙的家伙！你们那样看重那些手工匠的话，那些吃大蒜的人们吐出来的气息！

考密涅斯　他将要荡平你们的罗马。

米尼涅斯　就像赫剌克勒斯从树上摇落一颗烂熟的果子一样

容易。你们干得好事!

勃鲁托斯 可是这是真的吗?

考密涅斯 还会不真吗?等着瞧吧,你们的脸色都要吓白了。各处属地都望风响应,欣然脱离我们的羁縻;企图抵抗的,都被讥笑为勇敢的愚夫,因为不自量力而覆亡。谁能责怪他的不是呢?你们的敌人和他的敌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人。

米尼涅斯 我们全都完了,除非这位英雄大发慈悲。

考密涅斯 谁去求他开恩呢?护民官是不好意思去向他求情的;人民不值得他怜悯,正像豺狼不值得牧人怜悯一样;至于他的要好的朋友们,要是他们向他说,"照顾照顾罗马吧,"那么他们也就和他所憎恨的人一鼻孔出气,也就是他的仇敌了。

米尼涅斯 不错,要是他在我的家里放起火来,我也没有脸向他说,"请您住手。"——你们干得好事,你们和你们那些手段!

考密涅斯 你们使罗马发生空前的战栗,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濒于绝望的境地。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不要说这是我们的错处。

米尼涅斯 怎么!那么是我们的错处吗?我们都是敬爱他的,可是像一群畜生和懦怯的贵族似的,让你们那群贱民为所欲为,把他轰出了城。

考密涅斯 可是我怕他们又要用高声的叫喊迎接他进来了。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人类中间第二个令人畏惧的名字，像他的部属一样服从他的号令。罗马倘要抵抗他们，除了准备与城俱亡以外，已经力竭计穷、无法防御了。

一群市民上。

米尼涅斯　这群东西来了。奥菲狄乌斯也和他在一起吗？你们抛掷你们恶臭油腻的帽子，鼓噪着把科利奥兰纳斯放逐出去，就这样使罗马的空气变得污浊了。现在他来了；每一个兵士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会变成惩罚你们的鞭子；他要把你们的头颅一个一个砍下来，报答你们的好意。算了，要是他把我们一起烧成了一个炭块，也是活该。

众市民　真的，我们听见了可怕的消息。

市民甲　拿我自己来说，当我说把他放逐的时候，我也说这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市民乙　我也这样说。

市民丙　我也这样说；说句老实话，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这样说。我们所干的事，都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虽然我们同意放逐他，可是那也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考密涅斯　你们都是些好东西，你们的同意！

米尼涅斯　你们干得好事，你们和你们的鼓噪！我们要不要到议会里去？

考密涅斯　啊，是，是；不去又有什么事情好做？（考密涅斯、米尼涅斯同下。）

西西涅斯　各位！你们回家去吧；不要发急。这两个人是一党，他们虽然面子上装得很害怕，心里却但愿真有这样的

事。回去吧，不要露出惊慌的样子来。

市民甲　但愿神明照顾我们！来，朋友们，我们回去吧。我们把他放逐的时候，我早就说我们做了一件错事。

市民乙　我们大家都这样说。可是走吧，我们回去吧。（众市民下。）

勃鲁托斯　我不喜欢这种消息。

西西涅斯　我也不喜欢。

勃鲁托斯　我们到议会去吧。要是有人能够证明这消息是个谣言，我愿意把我一半的家产赏给他！

西西涅斯　我们走吧。（同下。）

第七场　离罗马不远的营地

奥菲狄乌斯及其副将上。

奥菲狄乌斯　他们仍旧向那罗马人纷纷投附吗？

副将　我不知道他有一种什么魔力，可是他们简直把他当作食前的祈祷、席上的谈话，和餐后的谢恩一样一刻不离口。您的声名，主帅，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相形见绌，甚至于您自己的部下对您的信仰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奥菲狄乌斯　我现在也没有法子，虽然可以用计策排挤他，可是那会影响到军事的进行。当我第一次拥抱他的时候，我想不到他在我的面前也会倨傲到这个样子；可是这也是他天性如此，改变不过来的脾气，我也只好原谅他了。

副将　可是主帅，为您着想，我倒希望这次您没有和他负起

共同的责任，或者您自己统率全军，或者让他独自主持一切。

奥菲狄乌斯　我很懂得你的意思；你等着瞧吧。等到我跟他最后清算的日子，怕他不跌翻在我的手里。虽然看上去好像他的行事非常堂皇正大，对伏尔斯政府也十分尽忠，作战的时候像龙一样勇猛，一拔出剑来就可以克敌制胜，他自己也因此沾沾自喜，一般凡俗的眼光也莫不以为如此；可是他还有一件事情留下没有做，在我们最后清算的日子，它将要使我们两人中间有一个人牺牲。

副将　请教主帅，您看来他会不会把罗马征服？

奥菲狄乌斯　他还没有坐下，他的威力就已经压倒一切。罗马的元老和贵族们都是他的朋友；护民官不是军人；他们的人民会卤莽地把他放逐，也会卤莽地收回成命。我想他对于罗马，就像白鹭对于鱼类一样，天性中自有一种使人俯首就范的力量。本来他是他们的一个忠勇的仆人，可是他不能使他的荣誉维持不坠。也许因为他的一帆风顺的命运，使他沾上骄傲的习气，损坏了他的完善的人格；也许因为他见事不明，不善于利用他自己的机会；也许因为他本性难移，只适宜于顶盔披甲，不适宜于雍容揖让，刚毅严肃本来是治军的正道，他却用来对待和平时期的民众；这几重原因他虽然并不完全犯着，可是每一种都犯几分，只要犯了其中之一，就可以使他为人民所畏惧，因而被他们憎恨以至于放逐。正像一个怀璧亡身的人一样，他的功劳一经出口，就会被它自己所噎死。所以我们的美德

是随着时间而变更价值的；权力的本身虽可称道，可是当它高踞宝座的时候，已经伏下它的葬身的基础了。一个火焰驱走另一个火焰，一枚钉打掉另一枚钉；权利因权利而转移，强力被强力所征服。来，我们去吧。卡厄斯，当你握有整个罗马的时候，你是一个最贫穷的人；那时候你就在我的手掌之中了。（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罗马。广场

米尼涅斯、考密涅斯、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及余人等上。

米尼涅斯　不，我不去。你们已经听见他从前的主将怎么说了，他对于他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他虽然把我叫做父亲，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把他放逐出去，还是你们去向他央求，在他营帐之前一哩路的地方俯伏下来，膝行而进，请他大发慈悲吧。不，他既然不愿听考密涅斯的话，那么我还是安住家里的好。

考密涅斯　他假装不认识我。

米尼涅斯　你们听见了吗？

考密涅斯　可是从前他却用我的名字称呼我。我向他提起我们过去的交情，我们在一起流过的血；可是无论我叫他科利奥兰纳斯或者其他的名字，他都不应一声；他仿佛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东西，等着用罗马城中的烈火替他自己熔铸出一个名字来。

米尼涅斯　哼，好，你们干得好事！一对护民官替罗马降低了

炭价，不朽的功绩！

考密涅斯　我对他说，宽恕人家所不能宽恕的，是一种多么高贵的行为；他却回答我，一个国家向它所处罚的罪人求恕，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

米尼涅斯　很好，他当然要说这样的话啦。

考密涅斯　我叫他想想他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回答我说，他等不及把他们从一大堆恶臭发霉的糠屑中间选择出来；他说他不能为了不忍烧去一两粒谷子的缘故，永远忍受着难闻的气味。

米尼涅斯　为了一两粒谷子的缘故！我就是这样一粒谷子；他的母亲、妻子，他的孩子，还有这位好汉子，我们都是这样的谷粒；你们是发霉的糠屑，你们的臭味已经熏到月亮上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也只好同归于尽！

西西涅斯　不，请您不要恼怒；要是您不肯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帮助我们，那么您也不要在我们的患难之中责备我们。可是我们相信，要是您愿意替您的祖国请命，那么凭着您的巧妙的口才，一定可以使我们那位同国之人放下干戈，比我们所能召集的军队更有力量。

米尼涅斯　不，我不愿多管闲事。

西西涅斯　请您去这一趟吧。

米尼涅斯　我干得了什么事呢？

勃鲁托斯　只要您去向马歇斯试一试您对他的交情能不能为罗马做一点事。

米尼涅斯　好；要是马歇斯理也不理我，就像他对待考密涅斯

一样对待我，那便怎样呢？要是我在他的无情的冷淡之下抱着满怀的懊恼失望而归，那可怎么办呢？

西西涅斯　无论此去成功失败，您的好意总是会得到罗马的感谢的。

米尼涅斯　好，我就去试一试；也许他会听我的话。可是他对考密涅斯咬紧嘴唇，哼呀哈的，却叫我担着老大的心事。也许考密涅斯没有看准适当的时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吃过饭；一个人在腹中空虚、血液没有温暖的时候，往往会噘着嘴生气，不大肯布施人，更不容易宽恕别人的过失；可是当我们把酒食填下了脏腑，使全身的血管增加热力以后，我们的灵魂就要比未进饮食以前温柔得多了。所以我要留心看着他，等他餐罢以后，方才向他提出我的请求，竭力说得他回心转意。

勃鲁托斯　您已经知道用怎样的途径激发他的天良，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有错。

米尼涅斯　好，不论结果如何，我去试一试再说。成功失败，不久就可以见个分晓。（下。）

考密涅斯　他决不会听他的话。

西西涅斯　不听他？

考密涅斯　我告诉你，他坐在黄金的椅上，他的眼睛红得像要把罗马烧起来一般，他的冤愤就是监守他的恻隐之心的狱吏。我跪在他的面前，他淡淡地说了一声"起来"，用他的无言的手把我挥走。他准备做的事，他将用书面告诉我；他不愿做的事，他已经立誓在先，决无改移。所以一

切希望都已归于乌有了，除非他的母亲和妻子去向他当面哀求；听说她们已经准备前去求他保全他的祖国了，所以让我们就去恳促她们赶快动身吧。（同下。）

第二场　罗马城前的伏尔斯人营地

二守卒立岗位前防守；米尼涅斯上。

守卒甲　站住！你是什么地方来的？

守卒乙　站住！回去！

米尼涅斯　你们这样尽职，很好；可是对不起你们，我是一个政府官吏，要来见科利奥兰纳斯说话。

守卒甲　从什么地方来的？

米尼涅斯　从罗马来的。

守卒甲　你不能通过；你必须回去。我们主将有令，凡是从罗马来的人，一概不见。

守卒乙　等你看见你们的罗马被烈焰拥抱的时候，你再来跟科利奥兰纳斯说话吧。

米尼涅斯　我的好朋友们，要是你们曾经听见你们的主将说起罗马和他在罗马的朋友们，那么我的名字一定接触过你们的耳朵：我是米尼涅斯。

守卒甲　很好，回去吧；你的名字不能使你在这儿通行无阻。

米尼涅斯　我告诉你吧，朋友，你的主将是我的好朋友；我曾经是记载他的善行的一卷书，人家可以从我的嘴里读到他的无比的名声，因为我对于我的朋友们的好处总是极

口称扬的，尤其是他，我有时候因为说溜了嘴，就像一个球碰到了光滑的地面一样，会不知不觉地夸张过分，越过了限定的界线。所以，朋友，你必须让我通过。

守卒甲　先生，即使您替他说过的谎话，就跟您自己说过的话一样多，即使说谎是一件善事，您也不能在这儿通过。所以您还是回去吧。

米尼涅斯　朋友，请你记好我的名字是米尼涅斯，一向都是站在你主将一边的。

守卒乙　不管你替他扯过多少谎，我奉着他的命令，却必须老实告诉你，你不能通过。所以你回去吧。

米尼涅斯　你知道他已经吃过饭了没有？我一定要等他饭后方才跟他说话。

守卒甲　你是一个罗马人，是不是？

米尼涅斯　我是罗马人，你的主将也是罗马人。

守卒甲　那么你应当像他一样痛恨罗马。你们把保卫罗马的人逐出门外，在一阵群众的狂暴的愚昧中，把你们的干盾给了你们的敌人，现在你们却想用老妇人的不费力的呻吟、你们女儿们的童贞的手掌或是像你这样一个老朽的瘫痪的说项，来抵御他的复仇的怒焰吗？你们想要用像这样微弱的呼吸，来吹灭将要焚毁你们城市的烈火吗？不，你完全想错了，所以赶快回到罗马去，准备引颈就戮吧。你们的劫运已经无可避免，我们的主将发誓不再宽恕你们。

米尼涅斯　哼，要是你的长官知道我在这儿，他一定会对我以

礼相待的。

守卒乙　算了吧，我的长官不认识你。

米尼涅斯　我是说你的主将。

守卒甲　我的主将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回去，走，否则我要叫你流出你身上所有的两三滴血了；回去回去。

米尼涅斯　不，不，朋友，朋友——

科利奥兰纳斯及奥菲狄乌斯上。

科利奥兰纳斯　什么事？

米尼涅斯　现在，伙计，我也不要麻烦你替我传报了。你现在就可以知道我是一个被人敬礼的人；一个卑微的哨兵，是不能挡住我不让我看见我的孩儿科利奥兰纳斯的。你只要看他怎样款待我，就可以猜想得到你是不是将要上绞架，或者受到其他欣赏起来更长久、受苦得更惨酷的死刑了；现在你给我留心看着，想一想你的未来的遭遇而晕过去吧。（向科利奥兰纳斯）愿荣耀的天神们每时每刻护佑着你，像你的米尼涅斯老爹一样眷爱你！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在准备用火烧我们；瞧，我要用我眼睛里的泪水把它浇熄。他们好容易劝我到这儿来；可是我因为相信除了我自己以外，再也没有别人可以说动你，所以就让叹息把我吹出了城门，来求你宽恕罗马，和你的迫切待命的同胞们。愿善良的神明们缓和你的愤怒，要是你还有几分气恼未消，请你发泄在这个奴才的身上吧，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挡住了我不让见你。

科利奥兰纳斯　去！

米尼涅斯 怎么！去！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不知道什么妻子、母亲、儿女。我现在替别人做着事情，虽然是为自己报仇，可是我的行动要受伏尔斯人的支配。讲到我们过去的交情，那么还是让它在无情的遗忘里冷淡下去，不要用同情的怜悯唤起它的记忆吧。所以你去吧；你们的城门经不起我大军的一击，我的耳朵却不会被你们的呼吁所打动。可是为了我们的友谊，把这拿去吧；（以信交米尼涅斯）这是我写给你的，我本想叫人送给你。还有一句话，米尼涅斯，我不想听你说话。奥菲狄乌斯，这个人是我在罗马的好朋友，可是你瞧我怎样对待他！

奥菲狄乌斯 您有一个很坚决的意志。（科利奥兰纳斯、奥菲狄乌斯同下。）

守卒甲 先生，您的大名是米尼涅斯吗？

守卒乙 这一个名字是一道很有法力的符咒。现在您知道从哪条路回家去了。

守卒甲 您有没有听见我们因为不让大驾通过，挨了怎样一顿痛骂？

守卒乙 为了什么理由您说我要晕过去呢？

米尼涅斯 整个世界和你们的主将都不在我的心上；至于像你们这种东西，那么我简直不知道世上有你们存在，你们是太渺小了。自己愿意死的人，不怕别人把他杀死。让你们的主将去大施威风吧。讲到你们，那么愿你们一辈子做个没出息的小兵；愿你们的困苦与年俱增！你们叫

我去，我也要对你们说，滚开！(下。)

守卒甲　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守卒乙　我们的主将是个好汉，他是岩石，是风吹不折的橡树。(同下。)

第三场　科利奥兰纳斯营帐

科利奥兰纳斯、奥菲狄乌斯及余人等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们明天将要在罗马城前驻扎下我们的大军。我的从征的助手，你必须向伏尔斯政府报告我怎样坦白地执行我的任务的情形。

奥菲狄乌斯　您只知道履行他们的意旨，充耳不闻罗马人民的呼吁，不让一句低声的私语进入您的耳中；即使那些自信和您交情深厚、决不会遭您拒绝的朋友，也不能不失望而归。

科利奥兰纳斯　最后来的那位老人家，就是我使他怀着一颗碎裂的心回去的那位，爱我胜如一个父亲；他简直把我像天神一样崇拜。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叫他来向我说情；我虽然用冷酷的态度对待他，可是为了顾念往日的交情起见，仍旧向他提出最初的条件，那是他们所已经拒绝、现在也无法接受的。我不曾向他们作过什么让步；以后要是他们再派什么人来向我请求，无论是政府方面的使者，或是私人方面的朋友，我都一概不去理会他们。(内呼声)嘿！这是什么呼声？难道我刚发了誓，就有

人来引诱我背誓吗？我一定不。

维吉利娅、伏伦妮娅各穿丧服，率小马歇斯、凡勒利娅及侍从等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妻子走在最前面；跟着她来的就是塑成我这躯体的高贵的模型，她的手里还挽着她的嫡亲的孙儿。可是去吧，感情！一切天性中的伦常，都给我毁灭了吧！让倔强成为一种美德。那屈膝的敬礼，还有那可以使天神背誓的鸽子一样温柔的眼光，又都值得了什么呢？我要是被温情所溶解，那么我就要变得和别人同样软弱了。我的母亲向我鞠躬了，好像俄林波斯山也会向一个土丘低头恳求一样；我的年幼的孩儿也露着求情的脸色，伟大的天性不禁喊出，"不要拒绝他！"让伏尔斯人耕耘着罗马的废壤，把整个意大利夷为田亩吧；我决不做一头服从本能的呆鹅，我要漠然无动于衷，就像我是我自己的创造者、不知道还有什么亲族一样。

维吉利娅　我的主，我的丈夫！

科利奥兰纳斯　我现在不是用我在罗马时候的那双眼睛瞧着你了。

维吉利娅　悲哀改变了我们的容貌，所以您才会这样想。

科利奥兰纳斯　像一个愚笨的伶人似的，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我所扮演的角色，将要受众人的耻笑了。我的最亲爱的，原谅我的残酷吧；可是不要因此而向我说，"原谅我们的罗马人。"啊！给我一个像我的放逐一样长久、像我的复仇一样甜蜜的吻吧！善妒的天后可以为我证明，爱人，我这一个吻就是上次你给我的，我的忠心的嘴唇一直为它

保持着贞操。天啊！我是多么饶舌，忘记了向全世界最高贵的母亲致敬。母亲，您的儿子向您下跪了；（跪）我应该向您表示不同于一般儿子的最深的敬意。

伏伦妮娅　啊！站起来受我的祝福；让坚硬的石块做我的膝垫，我现在跪在你的面前，颠倒向我的儿子致敬了。（跪。）

科利奥兰纳斯　这是什么意思？您向我下跪！向您有罪的儿子下跪！那么让硗瘠的海滨的石子向天星飞射，让作乱的狂风弯折凌霄的松柏，去打击赤热的太阳吧；一切不可能的事都要变成可能，一切不会实现的奇迹都要变成轻易的工作了。

伏伦妮娅　你是我的战士；你这雄伟的躯体上一部分是我的心血。你认识这位夫人吗？

科利奥兰纳斯　玻勃力科拉的尊贵的姊妹，罗马的明月；她的贞洁有如从最皎白的雪凝冻而成，悬挂在狄安娜神庙檐下的冰柱；亲爱的凡勒利娅！

伏伦妮娅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指小儿）等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会完全像你一样。

科利奥兰纳斯　愿至高无上的乔武允许战神把义勇的精神启发你的思想，让你不会屈服于耻辱之下，在战争中间做一座伟大的海标，受得住一切风浪的袭击，使那些望着你的人都能得救！

伏伦妮娅　跪下来，孩子。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好孩子！

伏伦妮娅　他，你的妻子，这位夫人，以及我自己，现在都来向

你请求了。

科利奥兰纳斯　请您不要说下去；或者在您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以前，先记住这一点：我所立誓决不允许的事情，不能因为你们的请求而答应你们。不要叫我撤回我的军队，或者再向罗马的手工匠屈服；不要对我说我在什么地方太不近人情；也不要想用你们冷静的理智浇熄我的复仇的怒火。

伏伦妮娅　啊！别说了，别说了；你已经拒绝我们一切的要求，因为我们除了你所已经拒绝的以外，更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向你请求，那么要是你拒绝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归怨于你的忍心。所以，听我们说吧。

科利奥兰纳斯　奥菲狄乌斯，还有你们这些伏尔斯人，请你们听着；因为凡是从罗马来的言语，我都要公之于众人。您的要求是什么？

伏伦妮娅　即使我们静默不言，你也可以从我们的衣服和容态上，看出我们自从你放逐以后，过着怎样的生活。请你想一想，我们到这儿来，是怎样比世间所有的妇女不幸万分，因为我们看见了你，本来应该眼睛里荡漾着喜悦，心坎里跳跃着欣慰，可是现在反而悲泣流泪，忧惧颤栗；母亲、妻子、儿子，都要看着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和他的父亲亲手挖出他祖国的心脏来。你的敌意对于可怜的我们是无上的酷刑，你使我们不能向神明祈祷，那本来是每一个人所能享受的安慰。因为，唉！我们虽然和祖国的命运是不可分的，可是我们的命运又是和你的胜利不可分的，

我们怎么能为我们的祖国祈祷呢？唉！我们倘不是失去我们的国家，我们亲爱的保姆，就是失去你，我们在国内唯一的安慰。无论哪一方得胜，虽然都符合我们的愿望，可是总免不了一个悲惨的结果：我们不是看见你像一个通敌的叛徒一般，戴上镣铐牵过市街，就是看见你意气扬扬地践踏在祖国的废墟上，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因为你已经勇敢地溅了你妻子儿女的血。至于我自己，那么，孩子，我不愿等候命运宣判战争的最后胜负；要是我不能把你劝服，使你放弃了陷一个国家于灭亡的行动，而采取一种兼利双方的途径，那么相信我，我决不让你侵犯你的国家，除非先从你生身母亲的身上践踏过去。

维吉利娅　嗽，我替您生下这个孩子，继续您的家声，您现在也必须从我的身上践踏过去。

小马歇斯　我可不让他踏；我要逃走，等我年纪长大了，我也要打仗。

科利奥兰纳斯　看见孩子和女人的脸，容易使人心肠变软。我已经坐得太久了。（起立。）

伏伦妮娅　不，不要就这样离开我们。要是我们的请求，是要你为了拯救罗马人的缘故而毁灭你所臣事的伏尔斯人，那么你可以责备我们不该损害你的信誉；不，我们的请求只是要你替双方和解，伏尔斯人可以说，"我们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慈悲，"罗马人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恩典，"同时两方面都向你欢呼称颂，"祝福你替我们缔结和平！"你知道，我的伟大的儿子，战争的结果是不能确

定的，可是这一点却可以确定：要是你征服了罗马，你所收得的利益，不过是一个永远伴着唾骂的恶名；历史上将要记载："这个人本来是很英勇的，可是他在最后一次的行动里亲手涂去了他的令名，毁灭了他的国家，他的名字永受后世的憎恨。"儿子，对你的母亲不能默默无言哪；你已保全了体面，就该同天神一样做得光彩，虽然用雷电撕裂云层，却不妨霹雳一声，震倒一棵橡树，何必让生灵涂炭呢。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以为一个高贵的人，是应该不忘旧怨的吗？媳妇，你说话呀；他不理会你的哭泣呢。你也说话呀，孩子；也许你的天真会比我们的理由更能使他感动。没有一个人和他母亲的关系更密切了；可是他现在却让我像一个用脚镣锁着的囚人一样叨叨絮语，置若罔闻。你从来不曾对你亲爱的母亲表示过一点孝敬；她却像一头痴心爱着它头胎雏儿的母鸡似的，把你教养成人，送你献身疆场，又迎接你满载着光荣归来。要是我的请求是不正当的，你尽可以挥斥我回去；否则你就是不忠不孝，天神将要降祸于你，因为你不曾向你的母亲尽一个人子的义务。他转身去了；跪下来，让我们用屈膝羞辱他。附属于他那科利奥兰纳斯的姓氏上的，只有骄傲，没有一点怜悯。跪下来；完了，这是我们最后的哀求；我们现在要回到罗马去，和我们的邻人们死在一起。不，瞧着我们吧。这个小孩不会说他要些什么，只是陪着我们下跪举手，他代替我们呼吁的理由，比你拒绝的理由有力得多。来，我们去吧。这人有一个伏尔斯的母亲，他的妻子在科利奥

里，他的孩子也许像他一样。可是请你给我们一个答复；我要等我们的城市在大火中焚烧以后，方才停止我的声音，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科利奥兰纳斯　（握伏伦妮娅手，沉默）啊，母亲，母亲！您做了一件什么事啦？瞧！天都裂了开来，神明在俯视这一场悖逆的情景而讥笑我们了。啊，我的母亲！母亲！啊！您替罗马赢得了一场幸运的胜利；可是相信我，啊！相信我，被您战败的您的儿子，却已经遭遇着严重的危险了。可是让它来吧。奥菲狄乌斯，虽然我不能帮助你们战胜，可是我愿意为双方斡旋和平。好奥菲狄乌斯，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听你的母亲这样说而不答应她吗？

奥菲狄乌斯　我心里非常感动。

科利奥兰纳斯　我敢发誓你一定受到感动。将军，要我的眼睛里流下同情的眼泪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可是，好将军，你们想要缔结怎样的和平，请你告诉我；我自己并不到罗马，仍旧跟着你们一起回去；请你帮助我促成这一个目的吧。啊，母亲！妻子！

奥菲狄乌斯　（旁白）我很高兴你已经使慈悲和荣誉两种观念在你的心里互相抵触了；我可以利用这一个机会，恢复我以前的地位。（诸妇人向科利奥兰纳斯作手势示意。）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慢慢再说。我们先在一起喝杯酒；你们可以带一个比言语更确实的证据回去，那是我们在同样情形之下也会照样签署的。来，跟我们进去。夫人们，罗马应该为你们建造一座庙宇；意大利所有的刀剑和她的

联合的军力，都不能缔结这样的和平。(同下。)

第四场　罗马。广场

米尼涅斯及西西涅斯上。

米尼涅斯　你看见那边庙堂上的基石吗？

西西涅斯　看见了又怎样？

米尼涅斯　要是你能够用你的小指头把它移动，那么，罗马的妇女们，尤其是他的母亲，也许有几分希望可以把他说服。可是我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只是在伸着头颈等候人家来切断我们的咽喉。

西西涅斯　难道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一个人会改变得这样厉害吗？

米尼涅斯　毛虫和蝴蝶是大不相同的，可是蝴蝶就是从毛虫变化而成的。这马歇斯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一条龙了；他已经生了翅膀，不再是一个爬行的东西了。

西西涅斯　他本来是很孝敬他的母亲的。

米尼涅斯　他本来也很爱我；可是他现在就像一匹八岁的马，完全忘记他的母亲了。他脸上那股凶相，可以使熟葡萄变酸；他走起路来，就像一辆战车开过，把土地都震陷了；他的目光可以穿透甲胄；他的说话有如丧钟，哼一声也像大炮的轰鸣。他坐在尊严的宝座上，好像只有亚历山大才可以和他对抗。他的命令一发出，事情就已经办好。他全然是一个天神，只缺少永生和一个可以雄踞的天庭。

西西涅斯　要是你说得他不错，那么他还缺少天神应有的慈悲。

米尼涅斯　我不过照他的本相描写他。你瞧着吧，他的母亲将会从他那儿带些什么慈悲来。他要是会发慈悲，那么雄虎身上也会有乳汁了；我们这不幸的城市就可以发现这一个真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西西涅斯　但愿神明护佑我们！

米尼涅斯　不，神明在这种事情上是不会护佑我们的。当我们把他放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冒犯了神明；现在他回来杀我们的头，神明也不会可怜我们。

一使者上。

使者　先生，您要是爱惜性命，赶快逃回家里躲起来吧。民众已经把你们那一位护民官捉住，把他拖来拖去，大家发誓说要是那几位罗马妇女不把好消息带回来，就要把他寸寸磔死。

另一使者上。

西西涅斯　有什么消息？

使者乙　好消息！好消息！那几位夫人已经得到胜利，伏尔斯军队撤退了，马歇斯也去了。罗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欢乐的日子；就是击退塔昆的时候，也不及今天这样高兴。

西西涅斯　朋友，你能够确定这句话是真的吗？全然是正确的吗？

使者乙　正像我知道太阳是一团火一样正确。您究竟躲在什

么地方，才会不相信这句话呢？好消息传进城里，是比潮水冲过桥孔还快的。你听！（喇叭箫鼓声同时并奏，内欢呼声）喇叭、号筒、弦琴、横笛、手鼓、铙钹，还有欢呼的罗马人，使太阳都跳起舞来了。您听！（内欢呼声。）

米尼涅斯　这果然是好消息。我要去迎接那几位夫人。这位伏伦妮娅抵得过全城的执政、元老和贵族；比起像你们这样的护民官来，那么盈海盈陆的护民官，也抵不上她一个人。你们今天祷告得很有灵验；今天早上我还不愿出一个铜子来买你们一万条喉咙哩。听，他们多么快乐！（乐声，欢呼声继续。）

西西涅斯　第一，你带了这样好消息来，愿神明祝福你；第二，请你接受我的感谢。

使者乙　先生，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上天。

西西涅斯　她们已经离城很近了吗？

使者乙　快要进城来了。

西西涅斯　我们也去迎接她们，凑凑热闹。（欲去。）

伏伦妮娅、维吉利娅、凡勒利娅等由元老、贵族、民众等簇拥而上，自台前穿过。

元老甲　瞧我们的女恩人，罗马的生命！召集你们的部族，赞美神明，燃起庆祝的火炬来；在她们的面前散布鲜花；用欢迎他母亲的呼声，代替你们从前要求放逐马歇斯的鼓噪，大家喊，“欢迎，夫人们，欢迎！”

众人　欢迎，夫人们，欢迎！（鼓角各奏花腔；众人下。）

第五场　科利奥里。广场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及侍从等上。

奥菲狄乌斯　你们去通知城里的官员们，说我已经到了，把这封信交给他们，叫他们读了以后，就到市场上去，我要在那边当着他们和民众，证明这信里所写的话。我所控告的那个人，现在大概也进了城，他也想在民众面前用言语替他自己辩解；你们快去吧。（侍从等下。）

奥菲狄乌斯党羽三四人上。

奥菲狄乌斯　非常欢迎！

党徒甲　我们的主帅安好？

奥菲狄乌斯　别提啦，我正像一个被自己的布施所毒害、被自己的善心所杀死的人。

党徒乙　主帅，要是您仍旧希望我们帮助您实行原来的计划，我们一定愿意替您解除您的重大的危险。

奥菲狄乌斯　现在我还不能说；我们必须在明白人民的心理以后，再决定怎么办。

党徒丙　当你们两人继续对立的时候，人民的喜怒也不会有一定的方向；可是你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倒下以后，还有那一个人就可以为众望所归。

奥菲狄乌斯　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一个振振有辞的借口，方才可以对他作无情的抨击。他是我提拔起来的人，我用自己的名誉担保他的忠心；可是他这样跻登贵显以后，就用

谄媚的露水灌溉他的新栽的树木，引诱我的朋友们归附他，为了这一个目的，他方才有意抑制他的粗暴倔强、不受拘束的性格，装出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

党徒丙　主帅，他在候选执政的时候，因为过于傲慢而落选——

奥菲狄乌斯　那正是我要说起的事：他因为得罪了罗马的民众，被他们放逐出境，他就到我的家里来，向我伸颈就戮；我收容了他，使他成为我的同僚，一切满足他的要求；甚至于为了帮助他完成他的目的起见，让他在我的部队中间亲自挑选最勇壮的兵士；我自己也尽力协助他，和他分任劳苦，却让他一个人收到名誉。我这样挫抑着自己，非但毫无怨尤，而且还自以为成人之美，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直到后来，我仿佛变成了他的下属，而不是他的同僚了；他对我老是露出不屑的神气，好像我是一个贪利之徒一样。

党徒甲　他正是这样，主帅；全军都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我们向罗马长驱直进，满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奥菲狄乌斯　正是；为了这一次的事情，我也一定要把他亲手扑杀。单单几滴像谎话一样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就会使他出卖了我们在这次伟大的行动中所抛掷的血汗和劳力。他非死不可，他的没落才是我出头的机会。可是听！

（鼓角声，夹杂人民高呼声。）

党徒甲　您走进您自己的故乡，就像到一处驿站一样，不曾有一个人欢迎您回来；可是他回来的时候，那喧哗的声音却

把天都震破了。

党徒乙　那些健忘的傻瓜们，没有想到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子女，却拚命张开他们卑贱的喉咙来向他称颂。

党徒丙　所以您应该趁他没有为自己辩白、凭着他的利嘴鼓动人心以前，就让他死在您的剑下，我们一定会帮助您。等他死了以后，您就可以用您自己的话宣布他的罪状，即使他有天大的理由，也只好和他的尸体一同埋葬了。

奥菲狄乌斯　不要说下去；官员们来了。

城中众官员上。

众官　您回来了，欢迎得很！

奥菲狄乌斯　我不值得受各位这样的欢迎。可是，各位大人，你们有没有用心读过我写给你们的信？

众官　我们已经读过了。

官甲　并且很觉得痛心。他以前所犯的种种错误，我想未始不可以从宽处分；可是他这样越过一切的界限，轻轻地放弃了我们厉兵秣马去谋取的利益，擅作主张，和一个濒于屈膝的城市缔结休战的条约，这是绝对不可容恕的。

奥菲狄乌斯　他来了；你们可以听听他怎么说。

科利奥兰纳斯上，旗鼓前导，一群市民随上。

科利奥兰纳斯　祝福，各位大人！我回来了，仍旧是你们的兵士，仍旧像我去国的时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一点眷恋，一心一意接受你们伟大的命令。让我报告你们知道，我已经顺利地执行了我的使命，用鲜血打开了一条大道，直达罗马的城前。我们这次带回来的战利品，足足抵偿

出征费用的三分之一而有余。我们已经缔结和约，使安息人得到极大的光荣，但是对罗马人也并不过于难堪。这儿就是已经由罗马的执政和贵族签字，并由元老院盖印核准的我们所议定的条件，现在我把它呈献给各位了。

奥菲狄乌斯　不要读它，各位大人；对这个叛徒说，他已经越权滥用你们的权力，罪在不赦了。

科利奥兰纳斯　叛徒！怎么？

奥菲狄乌斯　是的，叛徒，马歇斯。

科利奥兰纳斯　马歇斯！

奥菲狄乌斯　是的，马歇斯，卡厄斯·马歇斯。你以为我会在科利奥里用你那个盗窃得来的名字科利奥兰纳斯称呼你吗？各位执政的大臣，他已经不忠不信地辜负了你们的付托，为了几滴眼泪的缘故，把你们的罗马城放弃在他的母亲妻子的手里——听着，我说罗马是“你们的城市”。他破坏他的盟誓和决心，就像拉断一绞烂丝一样，也没有咨询其他将领的意见，就这样痛哭号呼地牺牲了你们的胜利；他这种卑怯的行动，使孩儿们也代他羞愧，勇士们都面面相觑，愕然失色。

科利奥兰纳斯　你听见吗，战神马斯？

奥菲狄乌斯　不要提起天神的名字，你这善哭的孩子！

科利奥兰纳斯　嘿！

奥菲狄乌斯　我的话就是这样。

科利奥兰纳斯　你这漫天说谎的家伙，我的心都气得快要胀破了。孩子！啊，你这奴才！恕我，各位大人，这是我

第一次迫不得已的骂人。请各位秉公判断，痛斥这狗子的妄言。他身上还留着我鞭笞的痕迹，我总要把他打下坟墓里去。

官甲　两个人都不要闹，听我说话。

科利奥兰纳斯　把我斩成片段吧，伏尔斯人；成人和儿童们，让你们的剑上都沾着我的血吧。孩子！说谎的狗！要是你们的历史上记载的是实事，那么你们可以翻开来看一看，我曾经怎样像一头鸽棚里的鹰似的，在科利奥里城里单拳独掌，把你们这些伏尔斯人打得落花流水。孩子！

奥菲狄乌斯　嘿，各位大人；你们愿意让这个亵渎神圣、大言不惭的狂徒当着你们的耳目，夸耀他的盲目的侥幸，使你们回想到你们的耻辱吗？

众党徒　杀死他，杀死他！

众市民　撕碎他的身体！——立刻杀死他！——他杀死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杀死了我的族兄玛克斯！——他杀死了我的父亲！

官乙　静下来，喂！不许行暴；静下来！这人是一个英雄，他的名誉广播世间。他对于我们所犯的罪行，必须用合法的手续审判。站住，奥菲狄乌斯，不要扰乱治安。

科利奥兰纳斯　啊！要是我的剑在手头，即使有六个奥菲狄乌斯，或者他的所有的党徒都在我的面前，我也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

奥菲狄乌斯　放肆的恶徒！

众党徒　杀，杀，杀，杀，杀死他！（奥菲狄乌斯及众党徒拔剑杀科利奥

兰纳斯，科利奥兰纳斯倒地；奥菲狄乌斯立于科利奥兰纳斯尸体上。）

众官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奥菲狄乌斯　各位朋友，听我说话。

官甲　啊，塔勒斯！

官乙　你已经做了一件将要使勇士们悲泣的事了。

官丙　不要踏在他的身上。各位朋友，静下来。收好你们的剑。

奥菲狄乌斯　各位大人，这次暴行完全是他自己向我们挑衅的结果，你们已经亲眼瞧见他的行为，一定知道这一个人的存在对于你们是一种多大的危险，现在我们已经除去这一个祸患，你们应该引为莫大的幸事。请你们把我传到你们的元老院里去质询吧，我愿意呈献我自己做你们的忠仆，或者受你们最严厉的处分。

官甲　把他的尸体搬去；你们大家为他悲泣，用最隆重的敬礼表示哀思吧。

官乙　他自己的躁急，免去了奥菲狄乌斯大部分的责任。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我们还是商量善后的处置吧。

奥菲狄乌斯　我的愤怒已经消失，我感到深深的悔恨。把他抬起来；让三个重要的军人帮着抬他的尸体，我自己也做其中的一个。鼓手，在你的鼓上敲出沉痛的节奏来；把你们的钢矛倒拖在地上行走。虽然他在这城里杀死了许多人的丈夫儿女，使他们至今吞声饮泣，可是他必须有一个光荣的葬礼。大家帮着我。（众抬科利奥兰纳斯尸体同下；奏丧礼进行曲。）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朱 生 豪 译

方 重 校

剧中人物

萨特尼纳斯　罗马前皇之子，后即位称帝

巴西安纳斯　萨特尼纳斯之弟，与拉维妮娅相恋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征讨哥特人之罗马大将

玛克斯·安德洛尼克斯　护民官，泰特斯之弟

路歇斯
昆塔斯
马歇斯
缪歇斯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之子

小路歇斯　路歇斯之幼子

坡勃律斯　玛克斯·安德洛尼克斯之子

辛普洛涅斯
卡　厄　斯
凡　伦　丁　泰特斯之亲族

伊米力斯　罗马贵族

阿拉勃斯
狄米特律斯
契　　伦　塔摩拉之子

艾伦　摩尔人，塔摩拉之嬖奴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哥特将士，罗马将士等

塔摩拉　哥特女王

拉维妮娅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之女

乳媪，黑婴

元老、护民官、将官、兵士、侍从、使者、乡人及罗马人民等

地　点

罗马及其附近郊野

第一幕

第一场 罗马

安德洛尼克斯家族坟墓遥见。护民官及元老等列坐上方；萨特尼纳斯及其党徒自一门上，巴西安纳斯及其党徒自另一门上，各以旗鼓前导。

萨特尼纳斯　尊贵的卿士们，我的权利的保护人，用武器捍卫我的合法的要求吧；同胞们，我的亲爱的臣僚，用你们的宝剑争取我的继承的名分吧：我是罗马前皇的长子，让我父亲的尊荣在我的身上继续，不要让这时代遭受非礼的侮蔑。

巴西安纳斯　诸位罗马人，朋友们，同志们，我的权利的拥护者，要是巴西安纳斯，凯撒的儿子，曾经在尊贵的罗马眼中邀荷眷注，请你们守卫这一条通往圣殿的大路，不要让耻辱玷污皇座的尊严；这一个天命所集的位置，是应该为秉持正义、淡泊高尚的人所占有的。让功业德行在大公无私的选举中放射它的光辉；罗马人，你们的自由能否保全，在此一举，认清你们的目标而奋斗吧。

玛克斯·安德洛尼克斯捧皇冠自上方上。

玛克斯　两位皇子，你们各拥党羽，雄心勃勃地争取国柄和皇座，我们现在代表民众告诉你们：罗马人民已经众口一辞，公举素有忠诚之名的安德洛尼克斯作为统治罗马的君王，因为他曾经为罗马立下许多丰功伟绩，在今日的邦城之内，没有一个比他更高贵的男子，更英勇的战士。他这次奉着元老院的召唤，从征讨野蛮的哥特人的辛苦的战役中回国；凭着他们父子使敌人破胆的声威，已经镇伏了一个强悍善战的民族。自从他为了罗马的光荣开始出征、用武力膺惩我们敌人的骄傲以来，已经费了十年的时间；他曾经五次流着血护送他的战死疆场的英勇的儿子们的灵榇回到罗马来；现在这位善良的安德洛尼克斯，雄名远播的泰特斯，终于满载着光荣的战利品，旌旗招展，奏凯班师了。凭着你们所希望克绳遗武的先皇陛下的名义，凭着你们在表面上尊崇的议会的权力，让我们请求你们各自退下，解散你们的随从，用和平而谦卑的态度，根据你们本身的才德，提出你们合法的要求。

萨特尼纳斯　这位护民官说得很好，他使我的心安静下来了！

巴西安纳斯　玛克斯·安德洛尼克斯，我信任你的公平正直；我敬爱你，也敬爱你的高贵的兄长泰特斯和他的英勇的儿子们，我尤其敬爱我所全心倾慕的温柔的拉维妮娅，罗马的贵重的珍饰；我愿意在这儿遣散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把我的正当的要求委之于命运和人民的意旨。（巴西安纳斯党羽下。）

萨特尼纳斯　朋友们，谢谢你们为了我的权利而如此出力，现

在你们都退下去吧；我把自身的利害、正义的存亡，都信托于祖国的公意了。（萨特尼纳斯党羽下）罗马，正像我对你深信不疑一样，愿你用公平仁爱的精神对待我。开门，让我进来。

巴西安纳斯　各位护民官，也让我这卑微的竞争者进来。（喇叭奏花腔；萨特尼纳斯、巴西安纳斯二人升阶入议会。）

一将官上。

将官　罗马人，让开！善良的安德洛尼克斯，正义的保护者，罗马最好的战士，已经用他的宝剑征服罗马的敌人，带着光荣和幸运，战胜回来了。

鼓角齐鸣；马歇斯及缪歇斯前行，二人抬棺，棺上覆黑布，路歇斯及昆塔斯随后。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领队，率塔摩拉、阿拉勃斯、契伦、狄米特律斯、艾伦及其他哥特俘虏续上，兵士人民等后随。抬棺者将棺放下，泰特斯发言。

泰特斯　祝福，罗马，在你的丧服之中得到了胜利的光荣！瞧！像一艘满载着珍宝的巨船回到它最初启碇的口岸一样，安德洛尼克斯戴着桂冠，用他的眼泪，因生还罗马而流下的真诚的喜悦之泪，向他的祖国致敬了。这一座圣殿的伟大的保卫者啊，仁慈地鉴临着我们将要举行的仪式吧！罗马人，我曾经有二十五个勇敢的儿子，普里阿摩斯王诸子的半数，瞧，现在活的死的，一共还剩多少！这几个活着的，让罗马用恩宠报答他们；这几个新近战死的，我要把他们葬在祖先的坟地上；哥特人已经允许我把我的宝剑插进鞘里了。泰特斯，你这不慈不爱的父亲，为什

么你还不把你的儿子们安葬，害他们在可怕的冥河之滨徘徊？让他们长眠在他们兄弟的身旁吧。（开墓）沉默地会晤你们的亲人，平静地安睡吧，你们是为祖国而捐躯的！啊，埋藏着我所喜爱者的神库，正义和勇敢的美好的巢穴，你已经容纳了我多少个儿子，你是再也不会把他们还给我的了！

路歇斯　把哥特人中间最骄贵的俘虏交给我们，让我们砍下他的四肢，在我们兄弟埋骨的坟墓之前把他烧死，作为献祭亡灵的礼品；让阴魂可以瞑目地下，不致于为祟人间。

泰特斯　我把生存的敌人中间最尊贵的一个交付给你，这位痛苦的女王的长子。

塔摩拉　且慢，罗马的兄弟们！仁慈的征服者，胜利的泰特斯，怜悯我所挥的眼泪，一个母亲为了哀痛她的儿子所挥的眼泪吧！要是你曾经爱过你的儿子，啊！请你想一想我的儿子对于我也是同样亲爱的。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囚人，屈服于罗马的威力之下，被俘到罗马来，夸耀你的光荣的凯旋了；难道这还不够，还必须把我的儿子们屠戮在市街上，因为他们曾经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出力吗？啊！要是在你们国中，为君主和国家而战是一件应尽的责任，那么在我们国中也是一样的。安德洛尼克斯，不要用鲜血玷污你的坟墓。你要效法天神吗？你就该效法他们的慈悲；慈悲是高尚人格的真实标记。尊贵的泰特斯，赦免我的长子吧！

泰特斯　您忍耐点儿吧，娘娘，原谅我。这些已死的都是他们

的兄弟，你们哥特人曾经看见他们怎样以身殉国；现在他们为了已死的兄弟诚心要求一件祭礼，您的儿子已经被选中了，他必须用一死安慰那些愤懑的幽魂。

路歇斯　把他带下去！立刻生起火来；在一堆木柴之上，让我们用宝剑支解他的身体，直到烈火把他烧成一堆焦炭。

（路歇斯、昆塔斯、马歇斯、缪歇斯拳阿拉勒斯下。）

塔摩拉　啊，残酷的、伤天害理的行为！

契伦　西徐亚的土人有他们一半野蛮吗？

狄米特律斯　不要把西徐亚和野心的罗马相比。阿拉勒斯去安息了，我们这些未死的囚徒，只有在泰特斯的狰狞的目光下颤栗。所以，母亲，我们还是坚决地希望着，那曾经帮助特洛亚王后向色雷斯的暴君复仇①的天神们，也会照顾哥特人的女王塔摩拉，向她的敌人报复血海深仇。

路歇斯、昆塔斯、马歇斯、缪歇斯各持血剑重上。

路歇斯　瞧，父亲，我们已经举行了我们罗马的祭礼。阿拉勒斯的四肢都被我们割了下来，他的脏腑投在献祭的火焰之中，那烟气像燃烧的香料一样熏彻天空。现在我们只要送我们的兄弟入土，高鸣号角欢迎他们回到罗马来。

泰特斯　很好，让安德洛尼克斯向他们的灵魂作这一次最后的告别。（喇叭吹响，棺材下墓）在平和与光荣之中安息吧，我的孩子们；罗马的最勇敢的战士，这儿你们受不到人世的侵害和意外的损伤，安息吧！这儿没有潜伏的阴谋，没有

① 此处系指特洛亚王后赫卡柏之子波吕多洛斯为色雷斯王林涅斯托所谋杀之事；特洛亚城陷后，赫卡柏乃往复仇，抉其双目。

暗中生长的嫉妒，没有害人的毒药，没有风波，没有喧哗，只有沉默和永久的睡眠；在平和与光荣之中安息吧，我的孩子们！

拉维妮娅上。

拉维妮娅　愿泰特斯将军在平安与光荣之中安享长年；我的尊贵的父亲，愿你活着受到世人的景仰！瞧！在这坟墓之前，我用一掬哀伤的眼泪向我的兄弟们致献我追悼的敬礼；我还要跪在你的足下，用喜悦的眼泪浇洒泥土，因为你已经无恙归来。啊！用你胜利的手为我祝福吧！

泰特斯　仁慈的罗马，感谢你温情的庇护，为我保全了这一个暮年的安慰！拉维妮娅，生存吧；愿你的寿命超过你的父亲，你的贤淑的声名永垂不朽！

玛克斯·安德洛尼克斯及众护民官、萨特尼纳斯、巴西安纳斯及余人等重上。

玛克斯　泰特斯将军，我的亲爱的兄长，罗马眼中仁慈的胜利者，愿你长生！

泰特斯　谢谢，善良的护民官，玛克斯贤弟。

玛克斯　欢迎，侄儿们，你们这些奏凯回来的生存的英雄和流芳万世的长眠的壮士！你们为国献身，国家一定会给你们同样隆重的褒赏；可是这庄严的葬礼，却是更肯定的凯旋，他们已经超登极乐，战胜命运的无常，永享不朽的美名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你一向就是罗马人民的公正的朋友，他们现在推举我——他们所信托的护民官——把这一件洁白无疵的长袍送给你，并且提出你的

名字，和这两位前皇的世子并列，作为罗马皇位的候选人。所以，请你答应参加竞选，披上这件白袍，帮助无主的罗马得到一个元首吧。

泰特斯　罗马的光荣的身体上不该安放一颗老迈衰弱的头颅。为什么我要穿上这件长袍，连累你们呢？也许我今天受到推戴，明天就会撒手长逝，那不是又要害你们多费一番忙碌吗？罗马，我已经做了四十年你的军人，带领你的军队东征西讨，不曾遭过败衄；我已经埋葬了二十一个在战场上建立功名、为了他们高贵的祖国而慷慨捐躯的英勇的儿子。给我一支荣誉的手杖，让我颐养我的晚年；不要给我统治世界的权标，那最后握着它的，各位大人，应该是一位聪明正直的君主。

玛克斯　泰特斯，你可以要求皇位，你的要求将被接受。

萨特尼纳斯　骄傲而野心勃勃的护民官，你有这个把握吗？

泰特斯　不要恼，萨特尼纳斯皇子。

萨特尼纳斯　罗马人，给我合法的权利。贵族们，拔出你们的剑来，直到萨特尼纳斯登上罗马的皇座，再把它们插入鞘中。安德洛尼克斯，我但愿把你送下地狱，要是你想夺取民众对我的信心！

路歇斯　骄傲的萨特尼纳斯，你还不知道光明磊落的泰特斯预备怎样照顾你，就这样口出狂言。

泰特斯　安心吧，皇子；我会使人民放弃他们原来的意见，使你重新得到他们的爱戴。

巴西安纳斯　安德洛尼克斯，我并不谄媚你，我只是尊敬你，

我将要尊敬你直到我死去。要是你愿意率领你的友人加强我的阵营，我一定非常感激你；对于心地高尚的人，感谢是无上的酬报。

泰特斯　罗马的人民和各位在座的护民官，我要求你们的同意和赞助：你们愿意接受安德洛尼克斯的建议吗？

众护民官　为了使善良的安德洛尼克斯得到满足，为了庆贺他安返罗马，人民愿意接受他所赞助的人。

泰特斯　诸位护民官，我谢谢你们；我要向你们提出这个要求，请你们推戴你们前皇的长子萨特尼纳斯殿下践履皇位；我希望他的贤德将会普照罗马，就像日光照射大地一样，在这国土之上结成正义的果实。要是你们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就请把皇冠加在他的头上，高呼"吾皇万岁！"

玛克斯　在全国人民不分贵贱一致的推戴拥护之下，我们宣布萨特尼纳斯殿下为罗马伟大的皇帝；萨特尼纳斯吾皇万岁！（喇叭奏长花腔。）

萨特尼纳斯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为了你今天推戴的功劳，我不但给你口头的感谢，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你的好意。我要光大你的荣誉和你的家族的盛名，泰特斯，第一步我要使拉维妮娅做我的皇后，罗马的尊严的女主人，我的意中的爱宠；我要在神圣的万神殿中和她举行婚礼。告诉我，安德洛尼克斯，这个建议使你满意吗？

泰特斯　是，陛下；蒙陛下不弃下婚，真是莫大的恩荣。当着罗马人民的面前，我把我的宝剑、我的战车和我的俘虏，这些适合于呈奉罗马皇座的礼物，献给萨特尼纳斯，我们

全体国民的君王和主帅，统治这一个广大的世界的皇帝。请陛下鉴纳愚诚，接受我这卑微的贡献。

萨特尼纳斯　谢谢你，尊贵的泰特斯，我的生命的父亲！罗马的历史上将要记载我是怎样地欣幸于得到你和你的礼物；要是有一天我会忘记这些无言可喻的伟大的勋绩中的最微细的部分，那时候，罗马人，忘记你们对我应尽的忠诚吧。

泰特斯　（向塔摩拉）现在，娘娘，您是一个皇帝的俘虏了；他将要按照您的尊贵的地位，给您和您的从者们适当的礼遇。

萨特尼纳斯　好一个绝色的佳人；要是让我重新选择，这才是我所要选择的配偶。美貌的王后，扫清你脸上的愁云吧；虽然一时的胜败改变了你的处境，你不会在罗马遭受侮辱，你在各方面都要得到优渥的待遇。相信我的话，不要让懊恼消沉你一切的希望；夫人，那能够使你享受比哥特人的女王更大的荣华的人在安慰你了。拉维妮娅，你听我这样说了，不会生气吗？

拉维妮娅　不，陛下；因为您真正高贵的品格向我保证这些话不过表示高尚的谦恭罢了。

萨特尼纳斯　谢谢，亲爱的拉维妮娅。罗马人，让我们走吧；这些俘虏都一起释放，不要他们的赎金。各位贤卿，吹起喇叭擂起鼓来，宣布我们今天的盛典。（喇叭奏花腔。萨特尼纳斯向塔摩拉作手势求爱。）

巴西安纳斯　泰特斯将军，恕我，这位女郎是属于我的。

（夺拉维妮娅。）

泰特斯　怎么，殿下！您不是在开玩笑吗？

巴西安纳斯　不，尊贵的泰特斯；我已经下了决心，坚持我应有的权利。

玛克斯　物各有主，这位皇子夺回他自己的情人并不是非法逾分的行为。

路歇斯　只要路歇斯活在世上，谁也不能阻止他。

泰特斯　好一伙反贼，都给我滚开！皇上的卫队呢？反了，陛下！拉维妮娅被人抢走了。

萨特尼纳斯　抢走了！什么人敢把她抢走？

巴西安纳斯　把她抢走的，是一个有权力把他的未婚妻带到远离人世的地方去的人。（玛克斯及巴西安纳斯挟拉维妮娅下。）

缪歇斯　兄弟们，帮助他们护送她离开这地方，这一扇门归我仗剑把守。（路歇斯、昆塔斯、马歇斯同下。）

泰特斯　跟我走，陛下，我立刻就去把她夺回来。

缪歇斯　父亲，您不能打这儿通过。

泰特斯　什么！逆子，不让我在罗马通行吗？（刺缪歇斯。）

缪歇斯　救命，路歇斯，救命！（死。）

路歇斯重上。

路歇斯　父亲，您太狠心了；您不该在无理的争吵中杀了您的儿子。

泰特斯　你、他，都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决不会给我这样的羞辱。反贼，快把拉维妮娅还给皇上。

路歇斯　您可以叫她死，却不能叫她放弃原来的婚约另嫁旁

人。（下。）

萨特尼纳斯　不，泰特斯，不；皇帝不需要她；她、你、你家里的人，我一个也用不着。我宁可信任一个曾经嘲笑我的人，可再也不愿相信你，或是你的叛逆傲慢的儿子们，你们都是故意这样串通了来羞辱我的。难道罗马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萨特尼纳斯是可以给人玩弄的吗？安德洛尼克斯，像这样的行为也会当着我的面前干出来，怪不得你要向人夸口，说我的皇位是从你的手里讨来的了。

泰特斯　嗳哟！这一番责备的话是从哪里说起！

萨特尼纳斯　去吧；去把那朝三暮四的东西给那为了她挥刀舞剑的家伙吧。恭喜你招到一位勇敢的女婿，你的不法的儿子们可以有一个打架的对手，扰乱罗马国境之内的安宁了。

泰特斯　这些话就像剃刀一样，刺痛了我的受伤的心。

萨特尼纳斯　所以，可爱的塔摩拉，哥特人的女王，你像庄严的菲苾卓立在她周遭的女神之间一样，使罗马最美的妇人黯然失色，要是你不嫌唐突，瞧吧，我选择你，塔摩拉，做我的新娘；我将要把你立为罗马的皇后。说，哥特人的女王，你赞同我的选择吗？这儿我指着一切罗马的神明起誓，因为祭司和圣水无需远求，蜡烛点燃得这样光明，一切都已准备着迎迓许门的降临；我要在这儿和我的新娘举行婚礼以后，再和她携手同出，巡行罗马的街道，跨进我的宫门。

塔摩拉　苍天在上，听我向罗马起誓，要是萨特尼纳斯宠纳哥

特人的女王，她愿意做一个侍候他的意旨的奴婢，一个温柔体贴的保姆，一个爱护他的青春的慈母。

萨特尼纳斯　美貌的女王，登上万神殿去吧。各位贤卿，陪伴你们的皇帝和他的可爱的新娘一同进来；她是上天赐给萨特尼纳斯皇子的，他的智慧已经征服了她的命运。我们在圣殿之内，将要完成我们的婚礼。（除泰特斯外均下。）

泰特斯　他不曾叫我去侍候这位新娘。泰特斯，你生平什么时候曾经众叛亲离，受到这样的羞辱？

玛克斯、路歇斯、昆塔斯及马歇斯重上。

玛克斯　啊！泰特斯，瞧！啊！瞧你干了什么事；你已经在一场无理的争吵中杀死了一个贤德的儿子。

泰特斯　不，愚蠢的护民官，不；他不是我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兄弟，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你们结党同谋，干出这样贻羞家门的事来；不肖的兄弟，不肖的儿子！

路歇斯　可是让我们按照他的身分把他埋了；把缪歇斯跟我们的兄弟们葬在一起吧。

泰特斯　反贼们，滚开！他不能安息在这座坟墓里。这巍峨的丘陇，已经经历了五百年的岁月，我曾经几度把它隆重修建，在这儿光荣地长眠着的，都是军人和罗马的忠仆，没有一个是在口角斗殴之中卑劣地丧命的。随便你们找一个什么地方把他埋葬了吧；这儿没有他的地位。

玛克斯　兄长，你这未免太没有骨肉之情了。我的侄儿缪歇斯的行为可以替他自己辩护；他必须和他的兄弟们葬在一起。

昆塔斯
马歇斯　他必须和他们合葬，否则我们愿意和他同死。

泰特斯　他必须！哪一个混蛋敢说这句话？

昆塔斯　倘不是因为在您的面前，说这句话的人一定要用行动保证这句话的实现。

泰特斯　什么！你们胆敢反抗我的意旨把他埋葬吗？

玛克斯　不，尊贵的泰特斯；我们请求你宽恕缪歇斯，让我们把他葬了。

泰特斯　玛克斯，你竟也向我这样公然顶撞，跟这些孩子们联合起来伤害我的荣誉；我把你们每一个人都看作我的仇敌；不要再跟我纠缠了，一起给我滚吧！

马歇斯　他已经疯了；我们走吧。

昆塔斯　在缪歇斯的尸骨没有安葬以前，我是不走的。（玛克斯及泰特斯诸子下跪。）

玛克斯　哥哥，让兄弟骨肉之情打动你的心——

昆塔斯　爸爸，愿您俯念父子之情——

泰特斯　算了，不要说下去了。

玛克斯　著名的泰特斯，我的心灵的主体所在——

路歇斯　亲爱的爸爸，我们大家的身心的主宰——

玛克斯　让你的兄弟玛克斯把他的英勇的侄儿安葬在这些忠臣义士的中间，因为他是为了拉维妮娅的缘故光荣地死去的。你是一个罗马人，不要像野蛮人一般；当初埃阿斯自杀了，聪明的俄底修斯曾经请求把他隆重入殓，希腊人经过考虑，还是把他依礼入葬了。缪歇斯曾经是你所心

爱的孩子，让他进入这一座墓门吧。

泰特斯　起来，玛克斯，起来。今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在罗马被我的儿子们所羞辱！好，把他葬了，回头再来葬了我吧。（缪歇斯尸身置入墓中。）

路歇斯　这儿长眠着你的骸骨，亲爱的缪歇斯，和你的亲人们在一起；等候着我们用战利品来装饰你的坟墓吧。

众人　（跪）没有人为英勇的缪歇斯流泪；他为正义而死，生存在荣誉之中。

玛克斯　把这些伤心的事情先搁在一旁，兄长，那哥特人的狡猾的王后怎么一下子就在罗马得到这样的恩宠？

泰特斯　我不知道，玛克斯；我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天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什么诡计。她不是应该感激那使她这样得到极大幸运的人吗？

玛克斯　是的，她一定会重重酬答他的。

喇叭奏花腔。萨特尼纳斯率侍从及塔摩拉、狄米特律斯、契伦、艾伦等自一方上；巴西安纳斯、拉维妮娅及余人等自另一方重上。

萨特尼纳斯　好，巴西安纳斯，你已经夺到你的锦标；恭喜你得了一位美貌的新娘！

巴西安纳斯　我也要同样恭喜你，陛下！我没有别的话说，愿你快乐；再会。

萨特尼纳斯　反贼，要是罗马还有法律，我还有权力的话，你和你的同党免不了有一天会懊悔这种奸占的行为。

巴西安纳斯　陛下，我夺回明明和我订有婚约的爱人，现在她已成为我的妻子了，你却说这是奸占吗？可是让罗马的

法律决定一切吧；我所占有的是属于我自己的。

萨特尼纳斯　很好，你敢在我面前这样放肆，总有一天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巴西安纳斯　陛下，我所干的事，必须由我自己担当，决不诿卸我的责任。只有这一点是我希望你明白的：这位高贵的骑士，泰特斯将军，是被你误解了，他在名誉上已经横蒙不白之冤；他为了尽忠于你，看见他对你的慷慨的许诺遭到意外的阻挠，在争夺拉维妮娅的过程之中，由于一时的气愤，已经亲手杀死了他的幼子；他已经用他一切的行为，证明他对于你和罗马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朋友，萨特尼纳斯，不要错怪他吧。

泰特斯　巴西安纳斯皇子，不要为我的行为辩护；都是你和那一伙人使我遭到这样的羞辱。罗马和公正的天庭可以为我作证，我是多么敬爱萨特尼纳斯！

塔摩拉　陛下，要是塔摩拉曾经在您尊贵的眼中辱蒙见爱，请听我说一句没有偏心的话；亲爱的，听从我的请求，把已成过去的事情忘怀了吧。

萨特尼纳斯　什么，御妻！被人公然侮辱，却卑怯地不知报复，就这样隐忍了事吗？

塔摩拉　不是这样说，陛下；要是我使你做了不名誉的事，罗马的神明也会不容我的！可是我敢凭着我的荣誉担保善良的泰特斯将军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无罪的，他的真诚的愤怒说明了他的内心的悲痛。所以，听从我的请求，用温和的眼光看待他吧；不要因为无稽的猜测而失去这样一

个高贵的朋友，更不要用恼怒的脸色刺痛他的善良的心。(向萨特尼纳斯旁白)陛下，听我的话，不要固执，把你的一切愤恨暂时遮掩一下；你现在即位未久，不要把人民和贵族赶到泰特斯一方面去，使他们觉得你是忘恩负义而把你废黜，因为忘恩负义在罗马人看来是一桩极大的罪恶。听从我的请求，一切都在我的身上；我会有一天杀得他们一个不留，把他们的党羽和宗族剪除干净；那残忍的父亲和他的叛逆的儿子们，我要叫他们抵偿我的爱子的性命，使他们知道让一个王后当街长跪，哀求他们俯赐矜怜而无动于衷，会有些什么报应。(高声)来，来，好皇帝；来，安德洛尼克斯；扶起这位好老人家来，安慰安慰他那在您满脸的怒色中濒于死去的心吧。

萨特尼纳斯　起来，泰特斯，起来；我的皇后已经把我说服了。

泰特斯　谢谢陛下和娘娘的恩典。这些仁慈的言语、温和的颜色，把新的生命注入我的身体之内了。

塔摩拉　泰特斯，我已经和罗马结为一体，现在我也是一个罗马人了，我必须为了皇上的好处，给他忠诚的劝告。从今天起，安德洛尼克斯，一切争执都消灭了。我的好陛下，我已经使你和你的朋友们言归于好，这就算是我的莫大的荣幸吧。至于你，巴西安纳斯皇子，我已经向皇上保证，今后你一定做一个驯良安分的人。不用担心，各位贤卿，还有你，拉维妮娅，大家听我的话，跪下来向皇上陛下求恕吧。

路歇斯　是，我们向上天和陛下起誓，我们刚才所干的事，都

是为了我们的姊妹和我们自己的荣誉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我们已经尽力约束了自己，没有过分越出了轨道。

玛克斯　我可以凭着我的名誉起誓。

萨特尼纳斯　去，不要说话了；少向我们烦渎吧。

塔摩拉　不，不，好皇帝，我们大家都要变成好朋友。这位护民官和他的侄儿们都在向您跪求恩恕；您必须听我的话；好人儿，转过脸来吧。

萨特尼纳斯　玛克斯，既然我的可爱的塔摩拉向我这样请求，为了你的缘故，也为了你的兄长的缘故，我赦免了这些少年人的重罪；站起来。拉维妮娅，虽然你把我当作一个村夫似的丢弃了，我已经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我可以确实发誓当我离开祭司的时候，我不会仍然是一个单身的汉子。来，要是皇帝的宫廷里可以欢宴两个新娘，你，拉维妮娅，和你的亲友们都是我的宾客。今天将要成为一个释嫌修好的日子，塔摩拉。

泰特斯　明天陛下要是高兴的话，我愿意追随您出猎，打些豹子公鹿玩玩；我们将要用号角和猎犬的吠声向您道早安。

萨特尼纳斯　很好，泰特斯，谢谢你。（喇叭声；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罗马。皇宫前

艾伦上。

艾伦 现在塔摩拉已经登上了俄林波斯的峰巅，命运的箭镞再也不会伤害她；她高踞宝座，不受震雷闪电的袭击，脸色惨白的嫉妒不能用威胁加到她的身上。正像金色的太阳向清晨敬礼，用它的光芒镀染海洋，驾着耀目的云车从黄道上疾驰飞过，高耸云霄的山峰都在它的俯瞰之下；塔摩拉也正是这样，人世的尊荣听候着她的智慧的使唤，正义在她的颦蹙之下屈躬颤栗。那么，艾伦，鼓起你的勇气，现在正是你攀龙附凤的机会。你的主后已经长久成为你的俘虏，用色欲的锁链镣铐她自己，被艾伦的魅人的目光紧紧捆束，比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密修斯更难脱身；你只要抱着向上的决心，就可以升到和她同样高的位置。脱下奴隶的服装，摈弃卑贱的思想！我要大放光辉，满身戴起耀目的金珠来，侍候这位新膺恩命的皇后。我说侍候吗？不，我要和这位女王，这位女神，这位仙娥，这

位妖妇调情；她将要迷惑罗马的萨特尼纳斯，害得他国破身亡。嗳哟！这是一场什么风暴？

狄米特律斯及契伦争吵上。

狄米特律斯 契伦，你年纪太轻，智慧不足，礼貌全无，不要来妨碍我的好事。

契伦 狄米特律斯，你总是这样蛮不讲理，想用恐吓的手段压倒我。难道我比你小了一两岁，人家就会把我瞧不上眼，你就会比我更幸运吗？我也和你一样会向我的爱人献殷勤，为什么我就不配得到她的欢心？瞧吧，我的剑将要向你证明我对于拉维妮娅的热情。

艾伦 打！打！这些情人们一定要大闹一场哩。

狄米特律斯 嘿，孩子，虽然我们的母亲一时糊涂，给你佩带了一柄跳舞用的小剑，你却会不顾死活，用它来威吓你的兄长吗？算了吧，把你的玩意儿藏在鞘里，等你懂得怎样使剑的时候再拔出来吧。

契伦 你不要瞧我没有本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勇气。

狄米特律斯 哦，孩子，你居然变得这样勇敢了吗？（二人拔剑。）

艾伦 嗳哟，怎么，两位王子！你们怎么敢在皇宫附近挥刀弄剑，公然争吵起来？你们反目的原因我完全知道；即使有人给我百万黄金，我也不愿让那些对于这件事情最有关系的人知道你们为什么发生争执；你们的母后也决不愿在罗马的宫廷里被人耻笑。真好意思，还不把剑收起来！

狄米特律斯 不，我非得把我的剑插进他的胸膛，把他在这儿

侮辱我的不逊之言灌进他自己的咽喉里去，决不罢手。

契伦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你这满口狂言的懦夫，你只会用一条舌头吓人，却不敢使用你的武器。

艾伦　快走，别闹了！凭着好战的哥特人所崇拜的神明起誓，这一场无聊的争吵要把我们一起都毁了。唉，哥儿们，你们没有想到侵害一位亲王的权利，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吗？嘿！难道拉维妮娅是一个放荡的淫妇，巴西安纳斯是一个下贱的庸夫，会容忍你们这样争风吃醋而恬不为意，不向你们报复问罪吗？少爷们，留心点吧！皇后要是知道了你们争吵的原因，看她不把你们骂得狗血喷头。

契伦　我不管，让她和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什么也不顾的；我爱拉维妮娅胜于整个的世界。

狄米特律斯　小子，你还是去选一个次一点儿的吧；拉维妮娅是你兄长看中的人。

艾伦　嗳哟，你们都疯了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在罗马，人们是不能容忍情敌存在的吗？我告诉你们，两位王子，你们这样简直是自己找死。

契伦　艾伦，为了得到我所心爱的人，叫我死一千次都愿意。

艾伦　得到你所心爱的人！怎么得到？

狄米特律斯　这有什么奇怪！她是个女人，所以可以向她调情；她是个女人，所以可以把她勾搭上手；她是拉维妮娅，所以非爱不可。嘿，朋友！磨夫数不清磨机旁边滚过的流水；从一个切开了的面包里偷去一片是毫不费事的。虽然巴西安纳斯是皇帝的兄弟，比他地位更高的人也曾戴

过绿头巾。

艾伦　（旁白）嗯，这句话正好说在萨特尼纳斯身上。

狄米特律斯　那么一个人只要懂得怎样用美妙的言语、风流的仪表、大量的馈赠，就能猎取女人的心，他为什么还要失望呢？嘿！你不是常常射中了一头母鹿，当着看守人的面前把她捉了去吗？

艾伦　啊，这样看来，你们还是应该乘人不备，把她抢夺过来的好。

契伦　嗯，要是这样可以使我们达到目的的话。

狄米特律斯　艾伦，你说得不错。

艾伦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吵个不休呢？听着，听着！你们难道都是傻子，为了这些事情而互相闹起来吗？照我的意思，与其两败俱伤，还是大家沾些实惠的好。

契伦　说老实话，那在我倒也无所谓。

狄米特律斯　我也不反对，只要我自己也有一份儿。

艾伦　真好意思，赶快和和气气的，同心合作，把你们所争夺的人儿拿到手再说吧；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这是唯一的策略；你们必须抱定主意；既然事情不能完全适如你们的愿望，就该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实现你们的企图。让我贡献你们这一个意见：这一位拉维妮娅，巴西安纳斯的爱妻，是比鲁克丽丝更为贞洁的；与其在无望的相思中熬受着长期的痛苦，不如采取一种干脆爽快的行动。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了。两位王子，明天有一场盛大的狩猎，可爱的罗马女郎们都要一显身手；森林中的道路是广阔而宽大

的，有许多人迹不到的所在，适宜于暴力和奸谋的活动。你们选定了这么一处地方，就把这头娇美的小鹿诱到那里去，要是不能用言语打动她的心，不妨用暴力满足你们的愿望；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有充分的把握。来，来，我们的皇后正在用她天赋的智慧，一心一意地计划着复仇的阴谋，让我们把我们想到的一切告诉她，她是决不容许你们同室操戈的，一定会供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意见，使你们两人都能如愿以偿。皇帝的宫廷像流言蜚语之神的殿堂一样，充满着无数的唇舌耳目，树林却是冷酷无情，不闻不见的；勇敢的孩子们，你们在那里说话，动武，试探你们各人的机会吧，在蔽天的浓荫之下，发泄你们的情欲，从拉维妮娅的肉体上享受销魂的喜悦。

契伦　小子，你的主见很好，不失为一个痛快的办法。

狄米特律斯　不管良心上是不是过得去，我一定要找到这一个清凉我的欲焰的甘泉，这一道镇定我的情热的灵符。哪怕要深入地府，渡过冥河，我也情愿。（同下。）

第二场　森林

内号角及猎犬吠声。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率从猎者及玛克斯、路歇斯、昆塔斯、马歇斯等同上。

泰特斯　猎人已经准备出发，清晨的天空泛出鱼肚色的曙光，田野间播散着芳香，树林是绿沉沉的一片。在这儿放开猎犬，让它们吠叫起来，催醒皇上和他的可爱的新娘，用

号角的和鸣把亲王唤起，让整个宫廷都震响着回声。孩子们，你们要小心侍候皇上；昨天晚上我睡梦不安，可是黎明又鼓起我新的欢悦。（猎犬群吠，号角齐鸣。）

萨特尼纳斯、塔摩拉、巴西安纳斯、拉维妮娅、狄米特律斯、契伦及侍从等上。

泰特斯　陛下早安！娘娘早安！我答应陛下用猎人的合奏乐把你们唤醒的。

萨特尼纳斯　你奏得很卖力，将军；可是对于新婚的少妇们，未免早得太煞风景了。

巴西安纳斯　拉维妮娅，你怎么说？

拉维妮娅　我说不；我已经完全清醒两个多时辰了。

萨特尼纳斯　那么来，备起马匹和车子来，我们立刻出发打猎去。（向塔摩拉）御妻，现在你可以看看我们罗马人的打猎了。

玛克斯　陛下，我有几头猛犬，善于搜逐最勇壮的豹子，攀登最峻峭的山崖。

泰特斯　我有几匹好马，能够绝尘飞步，像燕子一样掠过原野，追踪逃走的野兽。

狄米特律斯　（旁白）契伦，我们不用犬马打猎，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捉住一头娇美的小鹿。（同下。）

第三场　森林中之僻静部分

艾伦持黄金一袋上。

艾伦　聪明的人看见我把这许多金子埋在一株树下，自己将来永远没有享用它的机会，一定以为我是个没有头脑的傻瓜。让这样瞧不起我的人知道，这一堆金子是要铸出一个计策来的，要是这计策运用得巧妙，可以造成一件非常出色的恶事。躺着，好金子，让那得到这一笔从皇后的宝箱中取得施舍的人不得安宁吧。（埋金。）

塔摩拉上。

塔摩拉　我的可爱的艾伦，万物都在夸耀着它们的欢乐，你为什么郁郁不快呢？小鸟在每一株树上吟唱歌曲；花蛇卷起了身体安眠在温和的阳光之下；青青的树叶因凉风吹过而颤动，在地上织成了纵横交错的影子。在这样清静的树荫底下，艾伦，让我们坐下来；当饶舌的回声仿效着猎犬的长嗥，向和鸣的号角发出尖锐的答响，仿佛有两场狩猎正在同时进行的时候，让我们坐着倾听他们嘶叫的声音。正像狄多和她的流浪的王子受到暴风雨的袭击，躲避在一座秘密的山洞里一样，我们也可以彼此拥抱在各人的怀里，在我们的游戏完毕以后，一同进入甜蜜的梦乡；猎犬、号角和婉转清吟的小鸟，合成了一阕催眠的歌曲，抚着我们安然睡去。

艾伦　娘娘，虽然金星主宰着你的欲望，我的心却为土星所占领①。我的凝止的眼睛、我的静默、我的阴沉的忧郁、我的根根竖起的蓬松的头发，就像展开了身体预备咬人

① 金星照命主多情，土星照命主多愁，这是西方古代星相学的迷信说法。

的毒蛇一样，这些都表示着什么呢？不，娘娘，这些不是情欲的征兆；杀人的恶念藏在我的心头，死亡握在我的手里，流血和复仇在我的脑中震荡。听着，塔摩拉，我的灵魂的皇后，你的怀抱便是我的灵魂的归宿，它不希望更有其他的天堂；今天是巴西安纳斯的末日，他的菲罗墨拉①必须失去她的舌头，你的儿子们将要破坏她的贞操，在巴西安纳斯的血泊中洗手。你看见这封信吗？这里面藏着恶毒的阴谋，请你把它收起来交给那皇帝。不要多问，有人看见我们了；这儿来了一双我们安排捕捉的猎物，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生命的毁灭就在眼前。

塔摩拉　啊！我的亲爱的摩尔人，你是我的比生命更可爱的人儿。

艾伦　不要说下去啦，大皇后；巴西安纳斯来了。你先找一些借口，跟他拌起嘴来；我就去找你的儿子来帮你吵架。（下。）

巴西安纳斯及拉维妮娅上。

巴西安纳斯　什么人在这儿？罗马的尊严的皇后，没有一个侍从卫护她吗？或者是狄安娜女神摹仿着她的装束，离开天上的树林，到这里的林中来参观我们的狩猎吗？

塔摩拉　好大胆的狂徒，竟敢窥探我的私人的行动！要是我

---

① 菲罗墨拉（Philomela），是雅典公主，其姊夫忒柔斯涎其美色，奸之而割其舌，菲罗墨拉以其遭遇织为文字，制衣赠其姊普洛克涅，普洛克涅杀子而与菲罗墨拉偕遁；天神闻其吁告，使菲罗墨拉化为夜莺，普洛克涅化为燕子。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第六章。

有像人家所说狄安娜所有的那种力量，我就要立刻叫你的头上长起角来，变成一只鹿，让猎犬把你追逐，你这无礼的莽撞鬼！

拉维妮娅　恕我说句话，好娘娘，人家都在疑心您跟您那摩尔人正在作什么实验，要替什么人安上角去呢。乔武保佑尊夫，让他今天不要被他的猎犬追逐！要是它们把他当作了一头公鹿，那可糟啦。

巴西安纳斯　相信我，娘娘，您那黑奴已经使您的名誉变了颜色，像他身体一样污秽可憎了。为什么您要摈斥您的侍从，降下您的雪白的骏马，让一个野蛮的摩尔人陪伴着您跑到这一个幽僻的所在，倘不是因为受着您的卑劣的欲念的引导？

拉维妮娅　因为你们的好事被我们打散了，无怪您要嗔骂我的丈夫无礼啦。来，我们走吧，让她去和她的乌鸦一般的爱人尽情作乐；这幽谷是一个再适当不过的地方。

巴西安纳斯　我的皇兄必须知道这件事情。

拉维妮娅　啊，这些败行他早该知道的了。好皇帝，竟遭到这样重大的耻辱！

塔摩拉　为什么我要忍受你们这样的侮蔑呢？

狄米特律斯及契伦上。

狄米特律斯　怎么，亲爱的母后！您的脸上为什么这样惨淡失色？

塔摩拉　你们想想我应不应该脸色惨淡？这两个人把我骗到了这个所在，一个荒凉可憎的幽谷！你们看，虽然是夏

天，这些树木却是萧条而枯瘦的，青苔和寄生树侵蚀了它们的生机；这儿从来没有太阳照耀；这儿没有生物繁殖，除了夜枭和不祥的乌鸦。当他们把这个可怕的幽谷指点给我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儿在沉寂的深宵，有一千个妖魔、一千条嘶嘶作声的蛇、一万只臃肿的蛤蟆、一万只刺蝟，同时发出惊人的、杂乱的叫声，无论什么人听见了，不是立刻发疯就要当场吓死。他们告诉了我这样可怕的故事以后，就对我说，他们要把我缚在一株阴森的杉树上，让我在这种恐怖之中死去；于是他们称我为万恶的淫妇，放荡的哥特女人，和一切诸如此类凡是人们耳中所曾经听见过的最恶毒的名字；倘不是神奇的命运使你们到这里来，他们早就向我下这样的毒手了。你们要是爱你们母亲的生命，快替我复仇吧，否则从此以后，你们再也不能算是我的孩子了。

狄米特律斯　这可以证明我是你的儿子。（刺巴西安纳斯。）

契伦　这一剑直中要害，可以证明我的本领。（刺巴西安纳斯，巴西安纳斯死。）

拉维妮娅　啊，来，妖妇！不，野蛮的塔摩拉，因为只有你自己的名字最能够表现你恶毒的天性。

塔摩拉　把你的短剑给我；你们将要知道，我的孩子们，你们的母亲将要亲手报复仇恨。

狄米特律斯　且慢，母亲，我们还不能就让她这样死了；先把谷粒打出，然后再把稻草烧去。这丫头自负贞洁，胆敢冲撞母后，难道我们就让她带着她的贞洁到她的坟墓里

去吗？

契伦　要是让她这样清清白白地死去，我宁愿自己是一个太监。把她的丈夫拖到一个僻静的洞里，让他的尸体作为我们纵欲的枕垫吧。

塔摩拉　可是当你们采到了你们所需要的蜜汁以后，不要放这黄蜂活命；她的刺会伤害我们的。

契伦　您放心吧，母亲，我们决不留着她来危害我们。来，娘子，现在我们要用强力欣赏欣赏您那用心保存着的贞洁了。

拉维妮娅　啊，塔摩拉！你生着一张女人的面孔——

塔摩拉　我不要听她说话；把她带下去！

拉维妮娅　两位好王子，求求她听我说一句话。

狄米特律斯　听着，美人儿。母亲，她的流泪便是您的光荣；但愿她的泪点滴在您的心上，就像雨点打在无情的顽石上一样。

拉维妮娅　乳虎也会教训起它的母亲来了吗？啊！不要学她的残暴；是她把你教成这个样子；你从她胸前吮吸的乳汁都变成了石块；当你哺乳的时候，你的凶恶的天性已经锻成了。可是每一个母亲不一定生同样的儿子；（向契伦）你求求她显出一点女人的慈悲来吧！

契伦　什么！你要我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异种吗？

拉维妮娅　不错！乌鸦是孵不出云雀来的。可是我听见人家说，狮子受到慈悲心的感动，会容忍它的尊严的脚爪被人剪去；唉！要是果然有这样的事，那就好了。有人说，乌

鸦常常抚育被遗弃的孤雏，却让自己的小鸟在巢中挨饿；啊！虽然你的冷酷的心不许你对我这样仁慈，可是请你稍微发一点怜悯吧！

塔摩拉　我不知道怜悯是什么意思；把她带下去！

拉维妮娅　啊，让我劝导你！看在我父亲的面上，他曾经在可以把你杀死的时候宽宥了你的生命，不要固执，张开你的聋了的耳朵吧！

塔摩拉　即使你自己从不曾得罪过我，为了他的缘故，我也不能对你容情。记着，孩子们，我徒然抛掷了滔滔的热泪，想要把你们的哥哥从罗马人的血祭中间拯救出来，却不能使凶恶的安德洛尼克斯改变他的初衷。所以，把她带下去，尽你们的意思蹂躏她；你们越是把她作践得痛快，我越是喜爱你们。

拉维妮娅　塔摩拉啊！愿你被称为一位仁慈的皇后，用你自己的手就在这地方杀了我吧！因为我向你苦苦哀求的并不是生命，当巴西安纳斯死了以后，可怜的我活着也就和死去一般了。

塔摩拉　那么你求些什么呢？傻女人，放了我。

拉维妮娅　我要求立刻就死；我还要求一件女人的羞耻使我不能出口的事。啊！不要让我在他们手里遭受比死还难堪的沾辱；请把我丢在一个污秽的地窟里，永不要让人们的眼睛看见我的身体；做一个慈悲的杀人犯，答应我这一个要求吧！

塔摩拉　那么我就要剥夺我的好儿子们的权利了。不，让他

们在你的身上满足他们的欲望吧。

狄米特律斯　快走！你已经使我们在这儿等得太久了。

拉维妮娅　没有慈悲！没有妇道！啊，禽兽不如的东西，全体女性的污点和仇敌！愿地狱——

契伦　哼，那么我可要塞住你的嘴了。哥哥，你把她丈夫的尸体搬过来；这就是艾伦叫我们把他掩埋的地窟。（狄米特律斯将巴西安纳斯尸体掷入穴内；狄米特律斯、契伦二人拖拉维妮娅同下。）

塔摩拉　再会，我的孩子们；留心不要放她逃走。让我的心头永远不知道有愉快存在，除非安德洛尼克斯全家死得不留一人。现在我要去找我的可爱的摩尔人，让我的暴怒的儿子们去攀折这一枝败柳残花。（下。）

艾伦率昆塔斯及马歇斯同上。

艾伦　来，两位公子，看谁走得快，我立刻就可以带领你们到我看见有一头豹子在那儿熟睡的洞口。

昆塔斯　我的眼光十分模糊，不知道是什么预兆。

马歇斯　我也这样。说来惭愧，我真想停止打猎，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失足跌入穴内。）

昆塔斯　什么！你跌下去了吗？这是一个什么幽深莫测的地穴，洞口遮满了蔓生的荆棘，那叶子上还染着一滴滴的鲜血，像花瓣上的朝露一样新鲜？看上去这似乎是一处很危险的所在。说呀，兄弟，你跌伤了没有？

马歇斯　啊，哥哥！我碰在一件东西上碰伤了，这东西瞧上去真叫人触目惊心。

艾伦　（旁白）现在我要去把那皇帝带来，让他看见他们在这

里，他一定会猜想是他们两人杀死了他的兄弟。（下。）

马歇斯　你为什么不搭救搭救我，帮助我从这邪恶的血污的地穴里出来？

昆塔斯　一阵无端的恐惧侵袭着我，冷汗湿透了我的颤栗的全身；我的眼前虽然一无所见，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惊疑。

马歇斯　为了证明你有一颗善于预测的心，请你和艾伦两人向这地穴里望一望，就可以看见一幅血与死的可怖的景象。

昆塔斯　艾伦已经走了；我的恻隐之心使我不忍观望那在推测之中已经使我颤栗的情状。啊！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来不曾像现在一样孩子气，害怕着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马歇斯　巴西安纳斯殿下僵卧在这可憎的黑暗的饮血的地穴里，知觉全无，像一头被宰的羔羊。

昆塔斯　地穴既然是黑暗的，你怎么知道是他？

马歇斯　在他的流血的手指上带着一枚宝石的指环，它的光彩照亮了地窟的全部；正像一支墓穴里的蜡烛一般，它照出了已死者的泥土色的脸，也照见了地窟里凌乱的一切；当皮拉摩斯躺在处女的血泊中的晚上，那月亮的颜色也是这么惨淡的。啊，哥哥！恐惧已经使我失去力气，要是你也是这样，赶快用你无力的手把我拉出了这个吃人的洞府，它像一张喷着妖雾的魔口一样可怕。

昆塔斯　把你的手伸上来给我抓住了，好让我拉你出来，否则因为我自己也提不起劲儿，怕会翻下了这个幽深的黑洞，

可怜的巴西安纳斯的坟墓里去。我没有力气把你拉上洞口。

马歇斯　没有你的帮助，我也没有力气爬上来。

昆塔斯　再把你的手给我；这回我倘不把你拉出洞外，拚着自己也跌下去，再不松手了。（跌入穴内。）

艾伦率萨特尼纳斯重上。

萨特尼纳斯　跟我来；我要看看这儿是个什么洞，跳下去的是个什么人。喂，你是什么人，跳到这个地窟里去？

马歇斯　我是老安德洛尼克斯的倒霉的儿子，在一个不幸的时辰被人带到这里来时，发现你的兄弟巴西安纳斯已经死了。

萨特尼纳斯　我的兄弟死了！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他跟他的夫人都在这猎场北首的茅屋里，我在那里离开他们还不到一小时呢。

马歇斯　我们不知道您在什么地方看见他们好好地活着；可是唉！我们却在这里看见他死了。

塔摩拉率侍从及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路歇斯同上。

塔摩拉　我的皇上在什么地方？

萨特尼纳斯　这儿，塔摩拉；重大的悲哀使我痛不欲生。

塔摩拉　你的兄弟巴西安纳斯呢？

萨特尼纳斯　你触到了我的心底的创痛；可怜的巴西安纳斯躺在这儿被人谋杀了。

塔摩拉　那么我把这一封致命的书信送来得太迟了，（以一信交萨特尼纳斯）这里面藏着造成这一幕出人意外的悲剧的

阴谋；真奇怪，一个人可以用满脸的微笑，遮掩着这种杀人的恶意。

萨特尼纳斯　“万一事情决裂，好猎人，请你替他掘下坟墓；我们说的是巴西安纳斯，你懂得我们的意思。在那覆罩着巴西安纳斯葬身的地穴的一株大树底下，你只要拨开那些荨麻，便可以找到你的酬劳。照我们的话办了，你就是我们永久的朋友。”啊，塔摩拉！你听见过这样的话吗？这就是那个地穴，这就是那株大树。来，你们大家快去给我搜寻那杀死巴西安纳斯的猎人。

艾伦　启禀陛下，这儿有一袋金子。

萨特尼纳斯　（向泰特斯）都是你生下这一对狼心狗肺的孽畜，把我的兄弟害了。来，把他们从这地穴里拖出来，关在监牢里，等我们想出一些闻所未闻的酷刑来处置他们。

塔摩拉　什么！他们就在这地穴里吗？啊，怪事！杀了人这么容易就发觉了！

泰特斯　陛下，让我这软弱的双膝向您下跪，用我不轻易抛掷的眼泪请求这一个恩典：要是我这两个罪该万死的逆子果然犯下了这样重大的罪过，要是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罪状——

萨特尼纳斯　要是有确实的证据！事实还不够明白吗？这封信是谁找到的？塔摩拉，是你吗？

塔摩拉　安德洛尼克斯自己从地上拾起来的。

泰特斯　是我拾起来的，陛下。可是让我做他们的保人吧；凭着我的祖先的坟墓起誓，他们一定随时听候着陛下的传

唤，准备用他们的生命洗刷他们的嫌疑。

萨特尼纳斯　你不能保释他们。跟我来；把被害者的尸体抬走，那两个凶手也带了去。不要让他们说一句话；他们的罪状已经很明显了。凭着我的灵魂起誓，要是人间有比死更痛苦的结局，我一定要叫他们尝尝那样的滋味。

塔摩拉　安德洛尼克斯，我会向皇上说情的；不要为你的儿子们担忧，他们一定可以平安无事。

泰特斯　来，路歇斯，来；快走，别跟他们说话了。（各下。）

第四场　森林的另一部分

狄米特律斯、契伦及拉维妮娅上；拉维妮娅已遭奸污，两手及舌均被割去。

狄米特律斯　现在你的舌头要是还会讲话，你去告诉人家谁奸污你的身体，割去你的舌头吧。

契伦　要是你的断臂还会握笔，把你心里的话写了出来吧。

狄米特律斯　瞧，她还会做手势呢。

契伦　回家去，叫他们替你拿些香水洗手。

狄米特律斯　她没有舌头可以叫，也没有手可以洗，所以我们还是让她静悄悄地走她的路吧。

契伦　要是我处于她的地位，我一定去上吊了。

狄米特律斯　那还要看你有没有手可以帮助你在绳上打结。

（狄米特律斯、契伦同下。）

玛克斯上。

玛克斯 这是谁，跑得这么快？是我的侄女吗？侄女，跟你说一句话；你的丈夫呢？要是我在做梦，但愿我所有的财富能够把我惊醒！要是我现在醒着，但愿一颗行星毁灭我，让我从此长眠不醒！说，温柔的侄女，哪一只凶狠无情的毒手砍去了你身体上的那双秀枝，那一对可爱的装饰品，它们的柔荫的环抱，是君王们所追求的温柔仙境？为什么不对我说话？嗳哟！一道殷红的血流，像被风激起泡沫的泉水一样，在你的两片蔷薇色的嘴唇之间浮沉起伏，随着你的甘美的呼吸而涨落。一定是哪一个忒柔斯蹂躏了你，因为怕你宣布他的罪恶，才把你的舌头割下。啊！现在你因为羞愧而把你的脸转过去了；虽然你的血从三处同时奔涌，你的面庞仍然像迎着浮云的太阳的酡颜一样绯红。要不要我替你说话？要不要我说，事情果然是这样的？唉！但愿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愿我知道那害你的禽兽，那么我也好痛骂他一顿，出出我心头的气愤。郁结不发的悲哀正像闷塞了的火炉一样，会把一颗心烧成灰烬。美丽的菲罗墨拉不过失去了她的舌头，她却会不怕厌烦，一针一线地织出她的悲惨的遭遇；可是，可爱的侄女，你已经拈不起针线来了，你所遇见的是一个更奸恶的忒柔斯，他已经把你那比菲罗墨拉更善于针织的娇美的手指截去了。啊！要是那恶魔曾经看见这双百合花一样的纤手像颤栗的白杨叶般弹弄着琵琶，使那一根根丝弦乐于和它们亲吻，他一定不忍伤害它们；要是他曾经听见从那美妙的舌端吐露出来的天乐，他一定会丢下他的

刀子，昏昏沉沉地睡去。来，让我们去，使你的父亲成为盲目吧，因为这样的惨状是会使一个父亲的眼睛昏眩的；一小时的暴风雨就会淹没了芬芳的牧场，你父亲的眼睛怎么经得起经年累月的泪涛泛滥呢？不要退后，因为我们将要陪着你悲伤；唉！要是我们的悲伤能够减轻你的痛苦就好了！（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罗马。街道

元老，护民官及法警等押马歇斯及昆塔斯绑缚上，向刑场前进；泰特斯前行哀求。

泰特斯　听我说，尊严的父老们！尊贵的护民官们，等一等！可怜我这一把年纪吧！当你们高枕安卧的时候，我曾经在危险的沙场上抛掷我的青春；为了我在罗马伟大的战役中所流的血，为了我枕戈待旦的一切霜露的深宵，为了现在你们所看见的、这些填满在我脸上衰老的皱纹里的苦泪，求求你们向我这两个定了罪的儿子大发慈悲吧，他们的灵魂并不像你们所想像的那样堕落。我已经失去了二十二个儿子，我不曾为他们流一点泪，因为他们是死在光荣的、高贵的眠床上。为了这两个、这两个，各位护民官，（投身地上）我在泥土上写下我的深心的苦痛和我的灵魂的悲哀之泪。让我的眼泪浇息了大地的干渴，我的孩子们的亲爱的血液将会使它羞愧而脸红。（元老、护民官等及二囚犯同下）大地啊！从我这两口古罂之中，我要倾泻出比四

月的春天更多的雨水灌溉你；在苦旱的夏天，我要继续向你淋洒；在冬天我要用热泪融化冰雪，让永久的春光留驻在你的脸上，只要你拒绝喝下我的亲爱的孩子们的血液。

路歇斯拔剑上。

泰特斯　可尊敬的护民官啊！善良的父老们啊！松了我的孩子们的绑缚，撤销死罪的判决吧！让我这从未流泪的人说，我的眼泪现在变成打动人心的辩士了。

路歇斯　父亲啊，您这样哀哭是无济于事的；护民官们听不见您的话，一个人也不在近旁；您在向一块石头诉述您的悲哀。

泰特斯　啊！路歇斯，让我为你的兄弟们哀求。尊严的护民官们，我再向你们作一次求告——

路歇斯　父亲，没有一个护民官在听您说话哩。

泰特斯　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听见，他们也不会注意我的话；即使他们注意我的话，他们也不会怜悯我；可是我必须向他们哀求，虽然我的哀求是毫无结果的。所以我向石块们诉述我的悲哀，它们不能解除我的痛苦，可是比起那些护民官来还是略胜一筹，因为它们不会打断我的话头；当我哭泣的时候，它们谦卑地在我的脚边承受我的眼泪，仿佛在陪着我哭泣一般；要是它们也披上了庄严的法服，罗马没有一个护民官可以比得上它们：石块是像蜡一样柔软的，护民官的心肠却比石块更坚硬；石块是沉默而不会侵害他人的，护民官却会掉弄他们的舌头，把无辜的人们宣判死刑。（起立）可是你为什么把你的剑

拔出来拿在手里？

路歇斯　我想去把我的两个兄弟劫救出来；那些法官们因为我有这样的企图，已经宣布把我永远放逐了。

泰特斯　幸运的人啊！他们在照顾你哩。嘿，愚笨的路歇斯，你没看见罗马只是一大片猛虎出没的荒野吗？猛虎是一定要饱腹的；罗马除了我和我们一家的人以外，再没有别的猎物可以充塞它们的馋吻了。你现在被放逐他乡，远离这些吃人的野兽，该是多大的幸运啊！可是谁跟着我的兄弟玛克斯来啦？

玛克斯及拉维妮娅上。

玛克斯　泰特斯，让你的老眼准备流泪，要不然的话，让你高贵的心准备碎裂吧；我带了毁灭你的暮年的悲哀来了。

泰特斯　它会毁灭我吗？那么让我看看。

玛克斯　这是你的过去的女儿。

泰特斯　嗳哟，玛克斯，她现在还是我的女儿呀。

路歇斯　好惨！我可受不了啦。

泰特斯　没有勇气的孩子，起来，瞧着她。说，拉维妮娅，哪一只可咒诅的毒手使你在你父亲的眼前变成一个没有手的人？哪一个傻子挑了水倒在海里，或是向火光烛天的特洛亚城中丢进一束柴去？在你没有来以前，我的悲哀已经达到了顶点，现在它像尼罗河一般，泛滥出一切的界限了。给我一柄剑，我要把我的手也砍下来；因为它们曾经为罗马出过死力，结果却是一无所得；在无益的祈求中，我曾经把它们高高举起，可是它们对我一点没有用处；现

在我所要叫它们做的唯一的事，是让这一只手把那一只手砍了。拉维妮娅，你没有手也好，因为曾经为国家出力的手，在罗马是不被重视的。

路歇斯　说，温柔的妹妹，谁害得你这个样子？

玛克斯　啊！那善于用巧妙敏捷的辩才宣达她的思想的可爱的器官，那曾经用柔曼的歌声迷醉世人耳朵的娇鸣的小鸟，已经从那美好的笼子里被抓去了。

路歇斯　啊！你替她说，谁干了这样的事？

玛克斯　啊！我看见她在林子里仓皇奔走，正像现在这样子，想要把自己躲藏起来，就像一头鹿受到了不治的重伤一样。

泰特斯　那是我的爱宠；谁伤害了她，所给我的痛苦甚于杀死我自己。现在我像一个站在一块岩石上的人一样，周围是一片汪洋大海，那海潮愈涨愈高，每一秒钟都会有一阵无情的浪涛把他卷下白茫茫的波心。我的不幸的儿子们已经从这一条路上向死亡走去了；这儿站着我的另一个儿子，一个被放逐的流亡者；这儿站着我的兄弟，为了我的恶运而悲泣；可是那使我的心灵受到最大的打击的，却是亲爱的拉维妮娅，比我的灵魂更亲爱的。我要是看见人家在图画里把你画成这个样子，也会气得发疯；现在我看见你这一副活生生的惨状，我应该怎样才好呢？你没有手可以揩去你的眼泪，也没有舌头可以告诉我谁害了你。你的丈夫，他已经死了，为了他的死，你的兄弟们也被判死罪，这时候也早已没有命了。瞧！玛克斯；啊！路

歇斯我儿，瞧着她：当我提起她的兄弟们的时候，新的眼泪又滚下她的颊上，正像甘露滴在一朵被人攀折的憔悴的百合花上一样。

玛克斯　也许她流泪是因为他们杀死了她的丈夫；也许因为她知道他们是无罪的。

泰特斯　要是他们果然杀死了你的丈夫，那么高兴起来吧，因为法律已经给他们惩罚了。不，不，他们不会干这样卑劣的事；瞧他们的姊姊在流露着多大的伤心。温柔的拉维妮娅，让我吻你的嘴唇，或者指示我怎样可以给你一些安慰。要不要让你的好叔父、你的哥哥路歇斯，还有你、我，大家在一个水池旁边团团坐下，瞧瞧我们映在水中的脸，瞧它们怎样为泪痕所污，正像洪水新退以后，牧场上还残留着许多潮湿的粘土一样？我们要不要向着池水伤心落泪，让那澄澈的流泉失去它的清冽的味道，变成了一泓咸水？或者我们要不要也像你一样砍下我们的手？或是咬下我们的舌头，在无言的沉默中消度我们可憎的残生？我们应该怎样做？让我们这些有舌的人商议出一些更多的苦难来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留供后世人们的嗟叹吧。

路歇斯　好爸爸，别哭了吧；瞧我那可怜的妹妹又被您惹得呜咽痛哭起来了。

玛克斯　宽心点儿，亲爱的侄女。好泰特斯，揩干你的眼睛。

泰特斯　啊！玛克斯，玛克斯，弟弟；我知道你的手帕再也收不进我的一滴眼泪，因为你，可怜的人，已经用你自己的

眼泪把它浸透了。

路歇斯　啊！我的拉维妮娅，让我揩干你的脸吧。

泰特斯　瞧，玛克斯，瞧！我懂得她的意思。要是她会讲话，她现在要对她的哥哥这样说：他的手帕已经满揾着他的伤心的眼泪，拭不干她颊上的悲哀了。唉！纵然我们彼此相怜，谁都爱莫能助，正像地狱边缘的幽魂盼不到天堂的幸福一样。

艾伦上。

艾伦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我奉皇上之命，向你传达他的旨意：要是你爱你那两个儿子，只要让玛克斯、路歇斯，或是你自己，年老的泰特斯，你们任何一人砍下一只手来，送到皇上面前，他就可以赦免你的儿子们的死罪，把他们送还给你。

泰特斯　啊，仁慈的皇帝！啊，善良的艾伦！乌鸦也会唱出云雀的歌声，报知日出的喜讯吗？很好，我愿意把我的手献给皇上。好艾伦，你肯帮助我把它砍下来吗？

路歇斯　且慢，父亲！您那高贵的手曾经推倒无数的敌人，不能把它砍下，还是让我的手代替了吧。我比您年轻力壮，流一些血还不大要紧，所以应该让我的手去救赎我的兄弟们的生命。

玛克斯　你们两人的手谁不曾保卫罗马，高挥着流血的战斧，在敌人的堡垒上写下了毁灭的命运？啊！你们两人的手都曾建立赫赫的功业，我的手却无所事事，让它去赎免我的侄儿们的死罪吧；那么我总算也叫它干了一件有意义

的事了。

艾伦　来，来，快些决定把哪一个人的手送去，否则也许赦令未下，他们早已死了。

玛克斯　把我的手送去。

路歇斯　凭着上天起誓，这不能。

泰特斯　你们别闹啦；像这样的枯枝败梗，才是适宜于樵夫的刀斧的，还是把我的手送去吧。

路歇斯　好爸爸，要是您承认我是您的儿子，让我把我的兄弟们从死亡之中救赎出来吧。

玛克斯　为了我们去世的父母的缘故，让我现在向你表示一个兄弟的友爱。

泰特斯　那么由你们两人去决定吧！我就保留下我的手。

路歇斯　那么我去找一柄斧头来。

玛克斯　可是那斧头是要让我用的。（路歇斯、玛克斯下。）

泰特斯　过来，艾伦；我要把他们两人都骗了过去。帮我一下，我就把我的手给你。

艾伦　（旁白）要是那也算是欺骗的话，我宁愿一生一世做个老实人，再也不这样欺骗人家；可是我要用另一种手段欺骗你，不上半小时就可以让你见个分晓。（砍下泰特斯手。）

路歇斯及玛克斯重上。

泰特斯　现在你们也不用争执了，应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好艾伦，把我的手献给皇上陛下，对他说那是一只曾经替他抵御过一千种危险的手，叫他把它埋了；它应该享受

更大的荣宠，这样的要求是不该拒绝的。至于我的儿子们，你说我认为他们是用低微的代价买来的珍宝，可是因为我用自己的血肉换到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的价值仍然是贵重的。

艾伦　我去了，安德洛尼克斯；你牺牲了一只手，等着它换来你的两个儿子吧。（旁白）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头。啊！我一想到这一场恶计，就觉得浑身通泰。让傻瓜们去行善，让美男子们去向神明献媚吧，艾伦宁愿让他的灵魂黑得像他的脸一样。（下。）

泰特斯　啊！我向天举起这一只手，把这衰老的残躯向大地俯伏：要是哪一尊神明怜悯我这不幸的人所挥的眼泪，我要向他祈求！（向拉维妮娅）什么！你也要陪着我下跪吗？很好，亲爱的，因为上天将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否则我们要用叹息嘘成浓雾，把天空遮得一片昏沉，使太阳失去它的光辉，正像有时浮云把它拥抱起来一样。

玛克斯　唉！哥哥，不要疯疯癫癫地讲这些无关实际的话了；真叫人摸不着底。

泰特斯　我的悲痛还有什么底可言哪？倒不如让我哀痛到底吧。

玛克斯　也该让理智控制你的悲痛才是。

泰特斯　要是理智可以向我解释这一切灾祸，我就可以约束我的悲痛。当上天哭泣的时候，地上不是要泛滥着大水吗？当狂风怒号的时候，大海不是要发起疯来，鼓起了它的面颊向天空恫吓吗？你要知道我这样叫闹的理由吗？

我就是海；听她的叹息在刮着多大的风；她是哭泣的天空，我就是大地；我这海水不能不被她的叹息所激动，我这大地不能不因为她的不断的流泪而泛滥沉没，因为我的肠胃容纳不下她的辛酸，我必须像一个醉汉似的把它们呕吐出来。所以由着我吧，因为失败的人必须得到许可，让他们用愤怒的言辞发泄他们的怨气。

一使者持二头一手上。

使者　尊贵的安德洛尼克斯，你把一只好端端的手砍下来献给皇上，白白作了一次无益的牺牲。这儿是你那两个好儿子的头颅，这儿是你自己的手，为了讥笑你的缘故，他们叫我把它们送还给你。你的悲哀是他们的玩笑，你的决心被他们所揶揄；我一想到你的种种不幸就觉得伤心，简直比回忆我的父亲的死还要难过。（下。）

玛克斯　现在让埃特那火山在西西里冷却，让我的心变成一座永远焚烧的地狱吧！这些灾祸不是人力所能忍受的。陪着哭泣的人流泪，多少会使他感到几分安慰，可是满心的怨苦被人嘲笑，却是双重的死刑。

路歇斯　唉！这样的惨状能够使人心魂撕裂，可憎恶的生命却还是守住这皮囊不肯脱离；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却还要在这世上吞吐着这一口气，做一个活受罪的死鬼。

（拉维妮娅吻泰特斯。）

玛克斯　唉，可怜的人儿！这一个吻正像把一块冰送进饿蛇的嘴里，一点不能安慰他。

泰特斯　这可怕的噩梦几时才可以做完呢？

玛克斯　现在再用不着自己欺骗自己了。死吧，安德洛尼克斯；你不是在做梦。瞧，你的两个儿子的头，你的握惯刀剑的手，这儿还有你的被人残害了的女儿；你那一个被放逐的儿子，看着这种残酷的情景，已经面无人色了；你的兄弟，我，也像一座石像一般无言而僵冷。啊！现在我再不劝你抑制你的悲哀了。撕下你的银色的头发，用你的牙齿咬着你那残余的一只手吧；让这凄凉的景象闭住了我们生不逢辰的眼睛！现在是掀起风暴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呢？

泰特斯　哈哈哈！

玛克斯　你为什么笑？这在现在是不相宜的。

泰特斯　嘿，我的泪已经流完了；而且这悲哀是一个敌人，它会窃据我的潮润的眼睛，用滔滔的泪雨蒙蔽我的视觉，使我找不到复仇的路径。因为这两颗头颅似乎在向我说话，恐吓我要是我不让那些害苦我们的人亲身遍历我们现在所受的一切惨痛，我将要永远享不到天堂的幸福。来，让我想一想我应该怎样进行我的工作。你们这些忧郁的人，都来聚集在我的周围，我要对着你们每一个人用我的灵魂宣誓，我将要为你们复仇。我的誓已经发下了。来，兄弟，你拿着一颗头；我用这一只手托住那一颗头。拉维妮娅，你也要帮我们做些事情，把我的手衔在你的嘴里，好孩子。至于你，孩子，赶快离开我的眼前吧；你是一个被放逐的人，你不能停留在这里。到哥特人那里去，调集起一支军队来。要是你爱我，让我们一吻而别，因为我们还

有许多事情要做哩。（泰特斯、玛克斯、拉维妮娅同下。）

路歇斯 别了，安德洛尼克斯，我的高贵的父亲，罗马最不幸的人！别了，骄傲的罗马！路歇斯舍弃了他的比生命更宝贵的亲人，有一天他将要重新回来。别了，拉维妮娅，我的贤淑的妹妹；啊！但愿你仍旧像从前一样！可是现在路歇斯和拉维妮娅都必须被世人所遗忘，在痛苦的忧愁里度日了。要是路歇斯不死，他一定会为你复仇，叫那骄傲的萨特尼纳斯和他的皇后在罗马城前匍匐乞怜。现在我要到哥特人那里去调集军队，向罗马和萨特尼纳斯报复这天大的冤仇。（下。）

第二场 同前。泰特斯家中一室，桌上餐肴罗列

泰特斯、玛克斯、拉维妮娅及小路歇斯上。

泰特斯 好，好，现在坐下来；你们不要吃得太多，只要能够维持我们充分的精力，报复我们的大仇深恨就得啦。玛克斯，放开你那被悲哀纠结着的双手；你的侄女跟我两个人，可怜的东西，都是缺手的人，不能用交叉的手臂表示我们十重的悲伤。我只剩下这一只可怜的右手，在我的胸前逞弄它的威风；当我的心因为载不起如许的苦痛而在我的肉体的囚室里疯狂跳跃的时候，我这手就会把它使劲捶打下去。（向拉维妮娅）你这苦恼的化身，你在用表情向我们说话吗？你的意思是说，当你那可怜的心发狂般

跳跃的时候，你不能捶打它叫它静止下来。用叹息刺伤它，孩子，用呻吟杀死它吧；或者你可以用你的牙齿咬起一柄小刀来，对准你的心口划一个洞，让你那可怜的眼睛里流下来的眼泪一起从这洞里滚进去，让这痛哭的愚人在苦涩的泪海里淹死。

玛克斯　嗳，哥哥，嗳！不要教她下这样无情的毒手，摧残她娇嫩的生命。

泰特斯　怎么！悲哀已经使你变得糊涂起来了吗？嘿，玛克斯，除了我一个人之外，别人是谁也不应该发疯的。她能够下什么毒手去摧残她自己的生命？啊！为什么你一定要提起这个"手"字？你要叫埃涅阿斯把特洛亚焚烧的故事从头讲起吗？啊！不要谈到这个题目，不要讲什么手呀手的，使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是没有手的人。呸！呸！我在说些什么疯话，好像要是玛克斯不提起"手"字，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没有手似的。来，大家吃吧；好女儿，吃了这个。这儿酒也没有。听，玛克斯，她在说些什么话；我能够解释她这残废的身体上所作出的种种表示：她说她的唯一的饮料只是那和着悲哀酿就、淋漓在她颊上的眼泪。无言的诉苦者，我要熟习你的思想，像乞食的隐士娴于祷告一般充分了解你的沉默的动作；无论你吐一声叹息，或是把你的断臂向天高举，或是霎一霎眼，点一点头，屈膝下跪，或者作出任何的符号，我都要竭力探究出它的意义，用耐心的学习寻求一个确当的解释。

小路歇斯　好爷爷，不要老是伤心痛哭了；讲一个有趣的故

事让我的姑姑快乐快乐吧。

玛克斯　唉！这小小的孩子也受到感动，瞧着他爷爷那种伤心的样子而掉下泪来了。

泰特斯　不要响，小东西；你是用眼泪塑成的，眼泪会把你的生命很快地融化了。（玛克斯以刀击餐盆）玛克斯，你在用刀子砍什么？

玛克斯　一只苍蝇，哥哥；我已经把它打死了。

泰特斯　该死的凶手！你刺中我的心了。我的眼睛已经看饱了凶恶的暴行；杀戮无辜的人是不配做泰特斯的兄弟的。出去，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玛克斯　唉！哥哥，我不过打死了一只苍蝇。

泰特斯　可是假如那苍蝇也有父亲母亲呢？可怜的善良的苍蝇！它飞到这儿来，用它可爱的嗡嗡的吟诵娱乐我们，你却把它打死了！

玛克斯　恕我，哥哥；那是一只黑色的、丑恶的苍蝇，有点像那皇后身边的摩尔人，所以我才打死它。

泰特斯　哦，哦，哦！那么请你原谅我，我错怪你了，因为你做的是一件好事。把你的刀给我，我要侮辱侮辱它；用虚伪的想像欺骗我自己，就像它是那摩尔人，存心要来毒死我一样。这一刀是给你自己的，这一刀是给塔摩拉的，啊，好小子！可是难道我们已经变得这样卑怯，用两个人的力量去杀死一只苍蝇，只是因为它的形状像一个黑炭似的摩尔人吗？

玛克斯　唉，可怜的人！悲哀已经把他磨折成这个样子，使他

把幻影认为真实了。

泰特斯　来，把这些东西撤下去。拉维妮娅，跟我到你的闺房里去；我要陪着你读一些古代悲哀的故事。来，孩子，跟我去；你的眼睛是明亮的，当我的目光昏花的时候，你就接着我读下去。（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罗马。泰特斯家花园

泰特斯及玛克斯上。小路歇斯后上，拉维妮娅奔随其后。

小路歇斯　救命，爷爷，救命！我的姑姑拉维妮娅到处追着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好玛克斯爷爷，瞧她跑得多么快。唉！好姑姑，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哩。

玛克斯　站在我的身边，路歇斯；不要怕你的姑姑。

泰特斯　她是非常爱你的，孩子，决不会伤害你。

小路歇斯　嗯，当我的爸爸在罗马的时候，她是很爱我的。

玛克斯　我的侄女拉维妮娅这样作，是什么意思呢？

泰特斯　不要怕她，路歇斯。她总有一番意思。瞧，路歇斯，瞧她多么疼你；她是要你跟她到什么地方去哩。唉！孩子，她曾经比一个母亲教导她的儿子还要用心地读给你听那些美妙的诗歌和名人的演说哩。

玛克斯　你猜不出她为什么这样追着你吗？

小路歇斯　爷爷，我不知道，我也猜不出，除非她发疯了；因为

我常常听见爷爷说，过分的悲哀会叫人发疯；我也曾在书上读到，特洛亚的赫卡柏王后因为伤心而变得疯狂；所以我有点害怕，虽然我知道我的好姑姑是像我自己的妈妈一般爱我的，倘不是发了疯，决不会把我吓得丢下了书本逃走。可是好姑姑，您不要见怪；要是玛克斯爷爷肯陪着我，我是愿意跟您去的。

玛克斯　路歇斯，我陪着你就是了。（拉维妮娅以足踢路歇斯落下之书。）

泰特斯　怎么，拉维妮娅！玛克斯，这是什么意思？她要看这儿的一本什么书。女儿，你要看哪一本？孩子，你替她翻开来吧。可是这些是小孩子念的书，你是要读高深一点儿的书的；来，到我的书斋里去拣选吧。读书可以帮助你忘记你的悲哀，耐心地等候着上天把恶人的阴谋暴露出来的一日。为什么她接连几次举起她的手臂来？

玛克斯　我想她的意思是说参与这件暴行的不止一个人；嗯，一定不止一人；否则她就是求告上天为她复仇。

泰特斯　路歇斯，她在不断踢动着的是本什么书？

小路歇斯　爷爷，那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是我的妈妈给我的。

玛克斯　也许她眷念去世者，特意选择了它。

泰特斯　且慢！瞧她在多么忙碌地翻动着书页！（助拉维妮娅翻书）她要找些什么？拉维妮娅，要不要我读这一段？这是菲罗墨拉的悲惨的故事，讲到忒柔斯怎样用奸计把她奸污；我怕你的遭遇也和她一样呢。

玛克斯　瞧，哥哥，瞧！她在指点着书上的文句。

泰特斯　拉维妮娅，好孩子，你也像菲罗墨拉一样，在冷酷、广大而幽暗的树林里，遭到了强徒的暴力，被他污毁了你的身体吗？瞧，瞧！嗯，在我们打猎的地方，正有这样一个所在——啊！要是我们从来不曾在那地方打猎多好！——就像诗人所描写的一样，这儿天生就是一个让恶徒们杀人行凶的所在。

玛克斯　唉！大自然为什么要设下这样一个罪恶的陷阱？难道天神们也是喜欢悲剧的吗？

泰特斯　好孩子，这儿都是自己人，你用符号告诉我们是哪一个罗马贵人敢做下这样的事；是不是萨特尼纳斯效法往昔的塔昆，偷偷地跑出了自己的营帐，在鲁克丽丝的床上干那罪恶的行为？

玛克斯　坐下来，好侄女；哥哥，你也坐下。阿波罗、帕拉斯、乔武、麦鸠利，求你们启发我的心，让我探出这奸谋的究竟！哥哥，瞧这儿；瞧这儿，拉维妮娅：这是一块平坦的沙地，看我怎样在它上面写字。（以口衔杖，以足拨动，使于沙上写字）我已经不用手的帮助，把我的名字写下来了。该死的恶人，使我们不得不用这种方法传达我们的心思！好侄女，你也照着我的样子把那害你的家伙的名字写出来，我们一定替你复仇。愿上天指导着你的笔，让它表白出你的冤情，使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凶徒！（拉维妮娅衔杖口中，以断臂拨杖成字。）

泰特斯　啊！兄弟，你看见她写些什么吗？“契伦，狄米特

律斯"。

玛克斯　什么，什么！塔摩拉的荒淫的儿子们是干下这件惨无人道的行为的罪人吗？

泰特斯　统治万民的伟大的天神，你听见这样的惨事，看见这样的暴行吗？

玛克斯　啊！安静一些，哥哥；虽然我知道写在这地上的这几个字，可以在最驯良的心中激起一场叛乱，使柔弱的婴孩发出不平的呼声。哥哥，让我们一同跪下；拉维妮娅，你也跪下来；好孩子，罗马未来的勇士，你也跪下来；大家跟着我向天发誓，我们要像当初勃鲁托斯为了鲁克丽丝的受害而立誓报复一样，一定要运用我们的智谋心力，向这些奸恶的哥特人报复我们切身的仇恨，否则到死也不瞑目。

泰特斯　要是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当你追捕这两头小熊的时候，留心吧，那母熊要是她嗅到了你的气息，是会醒来的。她现在正和狮子勾结得非常亲密，向他施展出种种迷人的手段，当他睡熟以后，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是一个经验不足的猎人，玛克斯，还是少管闲事吧。来，我要去拿一片铜箔，用钢铁的尖镞把这两个名字刻在上面藏起来；一阵怒号的北风吹起，这些沙土就要漫天飞扬，那时候你到哪儿去找寻它们呢？孩子，你怎样说？

小路歇斯　我说，爷爷，倘然我年纪不是这样小，这些恶奴即使躲在他们母亲的房间里，我也决不放过他们。

玛克斯　嗯，那才是我的好孩子！你的父亲也是常常为了他的忘恩的祖国而出生入死、不顾一切危险的。

小路歇斯　爷爷，要是我长大了，我也一定这样作。

泰特斯　来，跟我到我的武库里去；路歇斯，我要替你拣一副兵器，而且我还要叫我的孩子替我送一些礼物去给那皇后的两个儿子哩。来，来，你愿意替我干这一件差使吗？

小路歇斯　嗯，爷爷，我愿意把我的刃子插进他们的心口里去。

泰特斯　不，孩子，不是这样说；我要教你另外一种办法。拉维妮娅，来。玛克斯，你在我家里看守着；路歇斯跟我要到宫廷里去拚他一拚。嗯，是的，我们要去拚他一拚。

（泰特斯、拉维妮娅及小路歇斯下。）

玛克斯　天啊！你能够听见一个好人的呻吟，却对他一点不动怜悯之心吗？悲哀在他心上刻下的创痕，比战士盾牌上的剑痕更多；看他疯疯癫癫的，不知要干出些什么事来，玛克斯，你得留心看着他才是。天啊，为年老的安德洛尼克斯复仇吧！（下。）

第二场　同前。宫中一室

艾伦、狄米特律斯及契伦自一方上；小路歇斯及一侍从持武器一捆及诗笺一卷自另一方上。

契伦　狄米特律斯，这是路歇斯的儿子，他要来送一个信给我们。

艾伦　嗯，一定是他的疯爷爷叫他送什么疯信来了。

小路歇斯　两位王子，安德洛尼克斯叫我来向你们致敬。(旁白)愿罗马的神明毁掉你们！

狄米特律斯　谢谢你，可爱的路歇斯；你给我们带些什么消息来了？

小路歇斯　(旁白)你们两个人已经确定是两个强奸命妇的凶徒，这就是消息。(高声)家祖父叫我多多拜上两位王子，他说你们都是英俊的青年，罗马的干城，叫我把他武库里几件最好的武器送给你们，以备不时之需，请两位千万收下了。现在我就向你们告别；(旁白)你们这一对该死的恶棍！(小路歇斯及侍从下。)

狄米特律斯　这是什么？一个纸卷，上面还写着诗句？让我们看看：——(读)

弓伸天讨剑诛贼，

抉尽神奸巨憝心。

契伦　哦！这是两句贺拉斯的诗，我早就在文法书上念过了。

艾伦　嗯，不错，是两句贺拉斯的诗；你说得对。(旁白)嘿，一个人做了蠢驴又有什么办法！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那老头儿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罪恶，把这些兵器送给他们，还题上这样的句子，明明是揭破他们的秘密，他们却还一点没有知觉。要是我们聪明的皇后也在这儿的话，她一定会佩服安德洛尼克斯的才情；可是现在她正不大好过，还是不要惊动她吧。(向狄米特律斯、契伦)两位小王子，那引导我们到罗马来的，不是一颗幸运的星吗？我们本来只是些异

邦的俘虏，现在却享受着这样的尊荣，就是我也敢在宫门之前把那护民官辱骂，不怕被他的哥哥听见，好不痛快。

狄米特律斯　可是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这样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现在也会卑躬屈节，向我们送礼献媚了。

艾伦　难道他没有理由吗，狄米特律斯王子？你们不是很看得起他的女儿吗？

狄米特律斯　我希望有一千个罗马女人给我们照样玩弄，轮流做我们泄欲的工具。

契伦　好一个普渡众生的多情宏愿！

艾伦　可惜你们的母亲不在跟前，少了一个说"阿门"的人。

契伦　她当然会说的，再有两万个女人她也不会反对。

狄米特律斯　来，让我们去为我们正在生产的苦痛中的亲爱的母亲向诸神祈祷吧。

艾伦　（旁白）还是去向魔鬼祈祷的好；天神们早已舍弃我们了。（喇叭声。）

狄米特律斯　为什么皇帝的喇叭吹得这样响？

契伦　恐怕是庆祝皇帝新添了一位太子。

狄米特律斯　且慢！谁来了？

乳媪抱黑婴上。

乳媪　早安，各位大爷。啊！告诉我，你们看见那摩尔人艾伦吗？

艾伦　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艾伦就是我。你找艾伦有什么事？

乳媪　啊，好艾伦！咱们全完了！快想个办法，否则你的性命也要保不住啦！

艾伦　嗳哟，你在吵些什么！你抱在手里的是个什么东西？

乳媪　啊！我但愿把它藏在不见天日的地方；这是我们皇后的羞愧，庄严的罗马的耻辱！她生了，各位爷们，她生了。

艾伦　她生了谁的气吗？

乳媪　我是说她生产了。

艾伦　好，上帝给她安息！她生下个什么来啦？

乳媪　一个魔鬼。

艾伦　啊，那么她是魔鬼的老娘了；恭喜恭喜！

乳媪　一个叫人看见了就丧气的、又黑又丑的孩子。你瞧吧，把他放在我们国家里那些白白胖胖的孩子们的中间，他简直像一只蛤蟆。娘娘叫我把他送给你，因为他身上盖着你的戳印；她吩咐你用你的刀尖替他施洗。

艾伦　胡说，你这娼妇！难道长得黑一点儿就这样要不得吗？好宝贝，你是一朵美丽的鲜花哩。

狄米特律斯　混蛋，你干了什么事啦？

艾伦　事情已经干了，又有什么办法？

狄米特律斯　该死的恶狗！你把我们的母亲毁了。也是她有眼无珠，偏会看中你这个丑货，生下了这可咒诅的妖种！

契伦　这孽种不能让他留在世上。

艾伦　他不能死。

乳媪　艾伦，他必须死；这是他母亲的意思。

艾伦　什么！他必须死吗，奶妈？那么除了我自己以外，谁也

不能动手杀害我的亲生骨肉。

狄米特律斯　我要把这小蝌蚪穿在我的剑头上。奶妈，把他给我；我的剑一下子就可以结果了他。

艾伦　你要是敢碰他一碰，这一柄剑就要把你的肚肠一起挑出来。(自乳媪怀中夺儿，拔剑)住手，杀人的凶手们！你们要杀死你们的兄弟吗？你们的母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孕怀胎，生下了这个孩子，现在我就凭着照耀天空的火轮起誓，谁敢碰我这初生的儿子，我一定要叫他死在我的剑锋之下。我告诉你们，哥儿们，无论哪一个三头六臂的天神天将，都不能把我这孩子从他父亲的手里夺下。嘿，嘿，你们这些粉面红唇的不懂事的孩子们！你们这些涂着白垩的泥墙！你们这些酒店里的白漆招牌！黑炭才是最好的颜色，它是不屑于用其他的色彩涂染的；大洋里所有的水不能使天鹅的黑腿变成白色，虽然它每时每刻都在波涛里冲洗。你去替我回复皇后，说我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自己的儿女应该由我自己抚养，请她随便想个什么方法把这回事情掩饰过去吧。

狄米特律斯　你想这样出卖你的主妇吗？

艾伦　我的主妇只是我的主妇，这孩子可就是我自己，他是我青春的活力和影子，我重视他甚于整个世界；我要不顾一切险阻保护他的安全，否则你们中间免不了有人要在罗马流血。

狄米特律斯　那么我们的母亲要从此丢脸了。

艾伦　罗马将要为了她这种丑行而蔑视她。

乳媪　皇上一发怒，说不定就会把她判处死刑。

契伦　我一想到这种丑事就要脸红。

艾伦　嘿，这就是你们的美貌的好处。哼，不可信任的颜色！它会泄漏你们心底的秘密。这儿是一个跟你们不同颜色的孩子；瞧这小黑奴向他的父亲笑得多么迷人；他好像在说，“老家伙，我是你的亲儿子呀。”他是你们的兄弟；你们母亲的血肉养育了你们，也养育了他，大家都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虽然他的脸上盖着我的戳印，他总是你们的兄弟呀。

乳媪　艾伦，我应该怎样回复娘娘呢？

狄米特律斯　艾伦，你想一个万全的方法，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意见；只要大家无事，你尽管保全你的孩子好了。

艾伦　那么我们坐下来商议商议；我的儿子跟我两人坐在这儿，你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了我们的眼睛；你们坐在那儿别动；现在由你们去讨论你们的万全之计吧。（众就坐。）

狄米特律斯　哪几个女人看见过他这个孩子？

艾伦　很好，两位勇敢的王子！当我们大家站在一条线上的时候，我是一头羔羊；可是你们倘要撩惹我这摩尔人，那么发怒的野猪、深山的母狮或是汹涌的海洋，都比不上艾伦凶暴。可是说吧，多少人曾经看见了这孩子？

乳媪　除了娘娘自己以外，只有稳婆科尼利娅跟我两个人看见。

艾伦　皇后、稳婆和你三个人；两个人是可以保守秘密的，只要把第三个人除去。你去告诉皇后，说我这样说：（挺剑刺

乳媪）"喊克喊克！"一头刺上炙叉的母猪是这样叫的。

狄米特律斯　你这是什么意思，艾伦？为什么要杀死她？

艾伦　嗳哟，我的爷，这是策略上的必要呀；难道我们应该让她留在世上，掉弄她搬弄是非的长舌，泄漏我们的罪恶吗？不，王子们，不。现在我把我的主意完全告诉了你们吧。在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名叫牟利的人，他也是个摩尔人；他的妻子昨天晚上生产，生下个白皮肤的孩子，白得就跟你们一样。我们现在可以去跟他掉换一下，给那妇人一些钱，把一切情形告诉他们，对他们说他们的孩子一进宫去，大家只知道他是皇上的小太子，保证享受荣华，后福无穷。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把我的孩子换了出来，让那皇帝抱着一个野种当作自己的骨肉，一场风波不就可以毫无痕迹地消弭了吗？听我说，两位王子；你们瞧我已經给她服下了安眠灵药，（指乳媪）现在就烦你们替她料理葬事；附近有的是空地，你们又是两位胆大气壮的好汉。这事情办好以后，不要耽搁时间，立刻就去叫那稳婆来见我。我们把那稳婆和奶妈收拾出去，随那些娘儿们谈长论短去吧。

契伦　艾伦，我看你要是有了秘密，真是不会让一丝风把它走漏出去的。

狄米特律斯　塔摩拉一定非常感激你的爱护。（狄米特律斯、契伦抬乳媪尸下。）

艾伦　现在我要像燕子一般飞到哥特人的地方去，替我这怀抱里的宝贝找一个安身之处；我还要秘密会晤皇后的朋

友们。来，你这厚嘴唇的奴才，我要抱着你离开这里，都是你害得我变成了一个亡命之徒。我要给你吃野果和菜根，喝些乳脂乳浆，让山羊供给你乳汁，和你栖息在山洞里，把你抚养长大，做一个指挥大军的战士。（抱婴孩下。）

第三场　同前。广场

泰特斯持箭数枝，箭端各系书札，率玛克斯、小路歇斯、坡勃律斯、辛普洛涅斯、卡厄斯及其他军官等各持弓上。

泰特斯　来，玛克斯；来，各位贤侄，到这儿来。哥儿，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箭法如何；小心瞄准了，一直向那儿射去。记着，玛克斯，公道女神已经离开了人间，她已经逃走了。来，大家拿起弓来。你们各位替我到海洋里捞捞，把网儿撒下去，也许你们可以在海底找到她，可是海里和陆地上一样，一点公道都没有的。不，坡勃律斯和辛普洛涅斯，我必须麻烦你们一下；你们必须用锄头铁锹一直掘下地心，当你们掘到普路同① 境内的时候，请把这封请愿书送给他，要求他主持公道，援助无辜，对他说，这是在忘恩的罗马含冤负屈的年老的安德洛尼克斯写给他的。啊，罗马！都是我害你受苦，我不该怂恿民众拥戴一个暴君，让他把我这样凌辱。去，你们去吧，大家小心一点，每一艘战舰都要仔细搜过，也许这恶皇帝把她运送出去了；那时

① 普路同（Pluto），希腊神话中冥土之神。

候，各位贤侄，我们再到什么地方去呼冤呢？

玛克斯 啊，玻勃律斯！你看你的伯父疯得这个样子，好不凄惨！

玻勃律斯 所以，父亲，我们不能不早晚留心，一刻也不离开他的身边，什么事情都顺他的意思，等时间慢慢医治他的伤痕。

玛克斯 各位贤侄，他的伤心是无法医治的了。我們还是联合哥特人，用武力征伐忘恩的罗马，向萨特尼纳斯这奸贼复仇吧。

泰特斯 玻勃律斯，怎么！怎么，诸位朋友！你们碰见她了吗？

玻勃律斯 不，我的好伯父；可是普路同有信给您，他说您要是需要差遣复仇女神的话，他可以叫她暂离地狱，听候您的使唤；可是公道女神事情很忙，也许她在天上跟乔武有些公事要接洽，也许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您要是一定要借重她的话，只好等些时候再说了。

泰特斯 他不该老是这样拖延时日，耽误了我的事情。我要跳到地狱深处的火湖里去，抓住她的脚把她拉出来。玛克斯，我们不过是些小小的灌木，并不是参天的松柏；我们不是庞大的巨人，玛克斯，可是我们有的是铜筋铁骨，然而我们肩上所负的冤屈，却已经把我们压得快要支持不住了。既然人世和地狱都没有公道存在，我们只好祈求天上的神明，快快把公道降下人间，为我们伸冤雪恨。来，大家拿起弓来。你是一个射箭的好手，玛克斯。（以箭

分授众人）你把这一支箭射到乔武那儿去；这一支是给阿波罗的；我自己把这一支射给马斯；这是给帕拉斯的，孩子；这是给麦鸠利的；这是给萨登的，卡厄斯，不要弄错了射到萨特尼纳斯的地方去，那就变成了向风射箭，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动手吧，孩子！玛克斯，我吩咐你的时候，你就把箭射出去。这回我写得一点不含糊，每一个天神我都向他请求到了。

玛克斯　各位贤侄，把你们的箭一齐射到皇宫里去，激发激发那皇帝的天良。

泰特斯　现在大家拉弓吧。（众射）啊！很好，路歇斯！好孩子，这一箭要射进帕拉斯女神的怀里。

玛克斯　哥哥，我的箭已经越过月亮一哩之遥；这时候乔武一定可以收到你的信了。

泰特斯　哈！坡勃律斯，坡勃律斯，你干了什么事啦？瞧，瞧！金牛星的一个角儿也给你射掉啦。

玛克斯　怪有趣的，哥哥，当坡勃律斯射箭的时候，那金牛星发起脾气来，向白羊星使劲一撞，把两只羊角都撞下来了，刚巧落在皇宫里，给那皇后所宠爱的摩尔人拾到了；她笑着对他说，他应该把这两只角儿送给皇上做一件礼物。

泰特斯　看，长在他头上了；老天爷给了皇上好大的福气！

一乡人携篮上，篮中有二鸽。

泰特斯　啊！从天上来的消息！玛克斯，天上的报信人来了。喂，你带了什么消息来？有什么信没有？他们答应替我

主持公道吗？乔武怎么说？

乡人　啊！您说的是那个装绞架的家伙吗？他说他已经把绞架拆下来了，因为那个人要在下星期才处决哩。

泰特斯　可是我问你，乔武怎么说？

乡人　唉！老爷，我不认识什么乔武；我从来不曾跟他在一起喝过酒。

泰特斯　嗨，糊涂虫，那么你不是送信的吗？

乡人　哎，老爷，我是送鸽子的，不送什么信。

泰特斯　你不是从天上来的吗？

乡人　从天上来的！唉，老爷，我从来不曾到天上去过。上帝保佑我，我现在年纪轻轻的，还不想上天堂哩。我现在带了鸽子，要到平民法庭去；我的舅舅跟一个皇帝手下的卫士吵了架，我要帮他打官司去。

玛克斯　哥哥，你的呈文叫他送去，倒是再适当没有了；这两只鸽子就算是你的贡物，让他拿去献给那皇帝吧。

泰特斯　告诉我，你能不能好好地求神似的向皇帝递一个呈文哪？

乡人　不会，老爷，我一生连顿顿饭前也没有好好地向神谢恩过。

泰特斯　喂，过来。你也不用多麻烦，到什么法庭去了；这两只鸽子你就拿去送给皇帝，凭着我的面子，他一定会帮助你打赢这场官司的。等一等，等一等，我还要赏你几个钱哩。把笔墨给我拿来。喂，你会不会按着礼节送一封呈文？

乡人　是，老爷。

泰特斯　那么这儿有一封呈文，你给我送一送吧。你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就向他跪下，跟着就吻他的脚，跟着就把你的鸽子送上去，然后你就可以等他给你赏钱。我要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你，你可要好好地作。

乡人　您放心吧，老爷；瞧着我就是了。

泰特斯　喂，你有没有一把刀子？来，让我看看。玛克斯，你把它夹在呈文里面。这封呈文送给皇帝以后，你就来敲我的门，告诉我他说什么话。

乡人　上帝和您同在，老爷；我就给您送去。

泰特斯　来，玛克斯，我们去吧。坡勃律斯，跟我来。（同下。）

第四场　同前。皇宫前

萨特尼纳斯、塔摩拉、狄米特律斯、契伦、群臣及余人等上；萨特尼纳斯手握泰特斯所射之箭。

萨特尼纳斯　嘿，诸位，你们瞧，全是些诉冤叫屈的话儿！哪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凭空遭到这样的烦扰和侮蔑？诸位想都明白，虽然这些破坏我们安宁的家伙到处向人民散播谣言，我们对于老安德洛尼克斯那两个顽劣的儿子所下的判决，完全是一秉至公，以法律为根据的。即使他的悲伤把他的头脑搅糊涂了，难道我必须受他疯狂的侮辱和咒骂吗？现在他写信到天上呼冤去了：瞧，这是给乔武的，这是给麦鸠利的，这是给阿波罗的，这是给战神马斯

的；让这些纸片在罗马满街飞扬，那才够人瞧的！这不是对元老院的公然诽谤，向全国宣传我们的不公道吗？这不是大开玩笑吗？诸位，让人家说，在罗马是没有公道的？可是我还没有死，我决不容忍他这样装疯装癫地掩饰他的狂妄的行为；我要叫他和他一伙人知道，萨特尼纳斯一天活在世上，公道一天不会死亡，他的正义的怒火一旦燃烧起来，最骄傲的阴谋者也逃不了他的斧钺的严威。

塔摩拉　我的仁慈的皇上，我的亲爱的萨特尼纳斯，我的生命的主人，我的思想的指挥者，不要生气；泰特斯年纪老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担待担待他吧；这都是因为他死了两个好儿子，伤透了心，所以才气成这个样子；你应该安慰安慰他的不幸的处境，这种目无君上的行为，也就不必计较了。（旁白）面面讨好是塔摩拉的聪明的计策；可是，泰特斯，我已经刺中你的要害，你的生命的血液已经流尽了。但愿艾伦不要一时懵懂，坏了我的事，那才要谢天谢地呢。

乡人上。

塔摩拉　啊，好朋友，你要见我们说话吗？

乡人　正是，请问您这位先生是不是皇帝？

塔摩拉　我是皇后，那里坐着的才是皇帝。

乡人　正是他。上帝和圣斯蒂芬祝福您！我给您送来了一封信和一对鸽子。（萨特尼纳斯读信。）

萨特尼纳斯　来，把他抓下去，立刻吊死他。

乡人　我可以得到几个赏钱？

塔摩拉　来，小子，我们要吊死你哩。

乡人　吊死我！嗳哟，想不到我长了一个脖子，却要得到这样的下场！（卫士押乡人下。）

萨特尼纳斯　可恶的不能容忍的侮辱！我应该宽纵这样重大的奸谋吗？我知道这是谁玩的花样；这也是可以忍受的吗？他那两个奸恶的儿子暗杀了我的兄弟，明明按照法律应该抵命，照他的口气，却好像是我冤杀了他们似的！去，把那老贼揪住了头发抓了来；他的年龄和地位都不能让他沾到一些便宜。为了这样无礼的讥嘲，我要做你的刽子手，狡猾的疯老头儿；你是因为想把我和罗马一手挟制，才把我捧上皇位的。

伊米力斯上。

萨特尼纳斯　你有些什么消息，伊米力斯？

伊米力斯　武装起来，武装起来，陛下！罗马已经到了最紧急的关头，哥特人已经集合大队人马，一个个抱着坚强的决心，来向我们进攻了；领队的就是路歇斯，老安德洛尼克斯的儿子，他声势汹汹地立誓复仇，要像科利奥兰纳斯一般把罗马踏成平地。

萨特尼纳斯　好战的路歇斯做了哥特人的统帅了吗？这些消息把我吓冷了大半截，使我像一朵霜打的残花、一茎风吹的小草一般垂头丧气。嗯，现在不幸已经向我们开始袭来了。他是平民所喜爱的人；我自己微服私行的时候，常常听见他们说，路歇斯的放逐是不公的，他们希望路歇斯做他们的皇帝。

塔摩拉　为什么你要害怕呢？罗马城不是守卫得很巩固吗？

萨特尼纳斯　嗯，可是民心都向着路歇斯，人们一定会叛变我，帮助他把我推翻。

塔摩拉　你是个皇帝，愿你的思想也像你的名号一样高贵。太阳会因为蚊蚋的飞翔而黯淡了它的光辉吗？鹰隼放任小鸟的歌吟，不去理会它们唱些什么，它知道它的巨翼的黑影，可以随时遏止它们的乐曲；那些反复无常的罗马人，你也可以这样对付他们。所以鼓起你的精神来吧，你这皇帝；你知道我要用一些花言巧语去迷惑那老安德洛尼克斯，那些言语是比引诱鱼儿上钩的香饵或是毒害羊群的肥美的苜蓿更甜蜜更危险的。

萨特尼纳斯　但是他决不会为我们向他的儿子求情。

塔摩拉　要是塔摩拉请求他，他一定不会拒绝；因为我可以用慷慨的许诺灌进他的老迈的耳中；即使他的心坚不可摧，他的耳朵完全聋了，我也会使他的耳朵和他的心受我的舌头的指挥。（向伊米力斯）你先去传达我们的旨意，就说皇上要向勇敢的路歇斯提出和议，请他就在他父亲老安德洛尼克斯家里跟我们相会。

萨特尼纳斯　伊米力斯，希望你此去不辱使命；要是他坚持为了他个人安全起见，我们必须给他一些什么保证，你就对他说无论他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照办。

伊米力斯　我一定尽力执行陛下的命令。（下。）

塔摩拉　现在我要去见老安德洛尼克斯，用我的全副手段劝诱他叫那骄傲的路歇斯脱离哥特人的队伍。亲爱的皇帝，

快活起来，把你的一切忧虑埋葬在我的妙计之中吧。

萨特尼纳斯　那么你就去求求他看。（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罗马附近平原

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路歇斯及一队哥特战士上。

路歇斯　各位忠勇的战友，我已经从伟大的罗马得到信息，告诉我罗马人民是怎样痛恨他们的皇帝，怎样热切希望我们去拯救他们。所以，诸位将军，愿你们一鼓作气，振起你们复仇的决心；凡是罗马所曾给与你们的伤痕，你们都要从他身上获得三倍的报偿。

哥特人甲　伟大的安德洛尼克斯的勇敢的后人，你的父亲的名字曾经使我们胆裂，现在却成为我们的安慰了，他的丰功伟绩，却被忘恩的罗马用卑劣的轻蔑作为报答；愿你信任我们，我们愿意服从你的领导，像一群盛夏的有刺的蜜蜂跟随它们的君后飞往百花怒放的原野一般，向可咒诅的塔摩拉声讨她的罪恶。

众哥特人　他所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要说的。

路歇斯　我深深感激你们各位的好意。可是那里有一个哥特

壮士领了个什么人来了？

一哥特人率艾伦抱婴孩上。

哥特人乙　威名远播的路歇斯，我刚才因为看见路傍有一座毁废了的寺院，一时看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队伍；当我正在凭吊那颓垣碎瓦的时候，忽然听见在一堵墙下有一个小孩的哭声；我向那哭声走去，就听见有人在对那啼哭的婴儿说话，他说："别哭，小黑奴，一半是我，一半是你的娘！倘不是你的皮肤的颜色泄漏了你的出身的秘密，要是造化让你生得和你母亲一个模样，小东西，谁说你不会有一天做了皇帝？可是公牛母牛倘然都是白的，决不会生下一头黑炭似的小牛来。别哭！小东西，别哭！"——他这样叱骂着那孩子，——"我必须把你交到一个靠得住的哥特人手里；他要是知道了你是皇后的孩子，看在你妈的面上，一定会好好照顾你。"我听他这样说，就把剑拔在手里，出其不意地把他抓住，带到这儿来请你发落。

路歇斯　啊，勇敢的哥特人，这就是那个恶魔的化身，是他害安德洛尼克斯失去了他的手；他是你们女王眼中的明珠，这小孩便是他淫欲的恶果。说，你这眼睛骨溜溜的奴才，你要把你自己这一副鬼脸的模型带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不说话？什么，聋了吗？不说一句话？兵士们，拿一根绳子来！把他吊死在这株树上，把他那私生的贱种也吊在他的旁边。

艾伦　不要碰这孩子；他是有王族的血液的。

路歇斯　这孩子太像他的父亲了，长大了也不是个好东西。先把孩子吊起来，让他看看他挣扎的情形，叫他心里难受难受。拿一张梯子来。（兵士等携梯至，驱艾伦登梯。）

艾伦　路歇斯，保全这孩子的生命；替我把他带去送给皇后。你要是答应做到这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许多惊人的事情，你听了一定可以得益不少。要是你不答应我，那么我就听天由命，什么话都没有，但愿你们全都不得好死！

路歇斯　说吧，要是你讲的话使我听了满意，我就让你的孩子活命，并且一定把他抚养长大。

艾伦　使你听了满意！哼，老实告诉你吧，路歇斯，我所要说的话是会使你听了痛苦万分的；因为我必须讲到暗杀、强奸、流血、黑夜的秘密、卑污的行动、奸逆的阴谋和种种骇人听闻的恶事；这一切都要因为我的一死而湮灭，除非你向我发誓保全我的孩子的生命。

路歇斯　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我答应让你的孩子活命。

艾伦　你必须向我发过了誓，我才开始我的叙述。

路歇斯　我应该凭着什么发誓呢？你是不信神明的，那么你怎么会相信别人的誓呢？

艾伦　我固然是不信神明的，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你是个敬天畏神的人，你的胸膛里有一件叫做良心的东西，还有一二十种可笑的教规和仪式，我看你是把它们十分看重的，所以我才一定要你发誓；因为我知道一个痴人是会把一件玩意儿当作神明的，他会终身遵守凭着那神明所发的誓，所以你必须凭着你所敬信的无论什么神

明发誓保全我的孩子的生命，并且把他抚养长大，否则我就什么也不告诉你。

路歇斯　我就凭着我的神明向你起誓，我一定保全他的生命，并且把他抚养长大。

艾伦　第一我要告诉你，他是我跟皇后所生的。

路歇斯　啊，好一个荒淫放荡的妇人！

艾伦　嘿！路歇斯，这比起我将要告诉你的那些事情来，还算是一件好事哩。暗杀巴西安纳斯的就是她的两个儿子；也是他们割去你妹妹的舌头、奸污了她的身体，还把她的两手砍下，把她修剪成像你所看见的那样子。

路歇斯　啊，可恨的恶汉！你还说什么修剪哪？

艾伦　是呀，洗了，砍了，修剪了！干这事的人大大修整了一番，好不畅心。

路歇斯　啊，野蛮的禽兽一般的恶人，正像你这家伙一样！

艾伦　不错，我正是教导他们的师傅哩。他们那一副好色的天性是他们的母亲传给他们的，那杀人作恶的心肠，却是从我这儿学去的；他们是风月场中猎艳的能手，也是两条不怕血腥气味的猘犬。好，让我的行为证明我的本领吧。我把你那两个兄弟诱到了躺着巴西安纳斯尸首的洞里；我写下那封被你父亲拾到的信，把那信上提到的金子埋在树下，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同谋；凡是你所引为痛心的事情，哪一件没有我在里边捣鬼？我设计诓骗你的父亲，叫他砍去了自己的手，当他的手拿来给我的时候，我躲在一旁，几乎把肚子都笑破了。当他牺牲了一只

手，换到了他两个儿子的头颅的时候，我从墙缝里偷看他哭得好不伤心，把我笑个不住，我的眼睛里也像他一样充满眼泪了。后来我把这笑话告诉皇后，她听见这样有趣的故事，简直乐得晕过去了，为了我这好消息，她还赏给我二十个吻哩。

哥特人甲　什么！你好意思讲这些话，一点不觉得羞愧吗？

艾伦　嗯，就像人家说的，黑狗不会脸红。

路歇斯　你干了这些十恶不赦的事情，不知道后悔吗？

艾伦　嗯，我只悔恨自己不再多犯下一千件的罪恶，现在我还在咒诅着命运不给我更多的机会哩。可是我想在受到我的咒诅的那些人们中间，没有几个能够逃得过我的恶作剧的播弄：譬如杀死一个人，或是设计谋害他的生命；强奸一个处女，或是阴谋破坏她的贞操；诬陷清白的好人，毁弃亲口发下的誓言；在两个朋友之间挑拨离间，使他们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穷人的家畜我会叫它们无端折断了颈项；谷仓和草堆我会叫它们夜间失火，还去吩咐它们的主人用眼泪浇熄它们；我常常从坟墓中间掘起死人的骸骨来，把它们直挺挺地竖立在它们亲友的门前，当他们的哀伤早已冷淡下去的时候；在尸皮上我用刀子刻下一行字句，就像那是一片树皮一样，“虽然我死了，愿你们的悲哀永不消灭。”嘿！我曾经干下一千种可怕的事情，就像一个人打死一只苍蝇一般不当作一回事儿，最使我恼恨的，就是我不能再做一万件这样的恶事了。

路歇斯　把这恶魔带下来；把他干干脆脆地吊死，未免太便宜

他了。

艾伦　假如世上果然有恶魔，我就愿意做一个恶魔，在永生的烈火中受着不死的煎灼；只要地狱里有你陪着我，我要用我的毒舌折磨你的灵魂！

路歇斯　弟兄们，塞住他的嘴，不要让他说下去。

一哥特人上。

哥特人　将军，罗马差了一个人来，要求见你一面。

路歇斯　叫他过来。

伊米力斯上。

路歇斯　欢迎，伊米力斯！罗马有什么消息？

伊米力斯　路歇斯将军，和各位哥特王子们，罗马皇帝叫我来问候你们；他因为闻知你们兴师远来，要求在令尊家里跟你谈判和平；要是你需要保证的话，我们可以立刻提交你们。

哥特人甲　我们的主帅怎样说？

路歇斯　伊米力斯，你去回复你家皇帝，叫他把保证交给我的父亲和我的叔父玛克斯，我们就可以和他会面。整队前进！（众下。）

第二场　罗马。泰特斯家门前

塔摩拉、狄米特律斯及契伦各化装上。

塔摩拉　我穿着这一身奇异而惨淡的服装，去和安德洛尼克斯相见，对他说我是复仇女神，奉着冥王的差遣来到世

上，帮助他伸雪奇冤。听说他一天到晚在他的书斋之内，思索着种种骇人的复仇妙计；现在你们就去敲他的门，告诉他，复仇女神来帮助他铲除他的敌人了。（敲门。）

泰特斯自上方上。

泰特斯　谁在那儿扰乱我的沉思？你们想骗我开了门，让我的郑重的计划书一起飞掉，害我白费一场心思吗？你们打算错了；你们瞧，我已经把我所预备做的事情血淋淋地写了下来；凡是在这儿写下的，我都要把它们全部实行。

塔摩拉　泰特斯，我要来跟你谈谈。

泰特斯　不，一句话也不用谈；我是个缺手的人，怎么能够用手势帮助我谈话的语气呢？我说不过你，所以不用谈了吧。

塔摩拉　要是你知道我是谁，你一定愿意跟我谈话。

泰特斯　我没有发疯；我知道你是谁。这凄惨的断臂，这一道道殷红的血痕，这些被忧虑刻下的凹纹，疲倦的白昼和烦恼的黑夜，一切的悲哀怨恨，都可以为我作证，我认识你是我们骄傲的皇后，不可一世的塔摩拉。你不是来讨我那另一只手的吗？

塔摩拉　告诉你吧，你这不幸的人，我不是塔摩拉；她是你的仇敌，我是你的朋友。我是复仇女神，从下界的冥国中奉派前来，帮助你歼灭仇人，解除那咬啮着你的心的痛苦。下来，欢迎我来到这人世之上；跟我商议商议杀人的方法吧。无论哪一处空洞的岩穴、隐身的幽窟、广大的僻野

或是烟雾渺漫的山谷，凡是杀人的凶手和强奸的恶徒因恐惧而躲藏的所在，我都可以把他们找寻出来，在他们的耳边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就是可怕的复仇，使那些作恶的罪人心惊胆裂。

泰特斯　你果然是复仇女神吗？你是奉命来帮助我惩罚我的仇敌的吗？

塔摩拉　我正是；所以出来欢迎我吧。

泰特斯　那么在我没有出来以前，先请你替我做一件事。瞧，在你的身旁一边站着强奸，一边站着暗杀；现在你必须向我证明你确是复仇女神，把他们刺杀了吧，或是把他们缚在你的车轮上碾死他们，那么我就下来做你的车夫，跟着你在大地的周围环绕巡行：我会替你备下两匹漆黑的壮健的小马，拖着你的愤怒的云车快步飞奔，在罪恶的巢穴中找出杀人犯的踪迹；当你的车上载满他们的头颅以后，我愿意下车步行，像一个忠顺的脚夫，从太阳升上东方的时候起，一直走到它没下海中；每天每天我愿意做这样劳苦的工作，只要你现在把强奸和暗杀这两个恶魔杀死。

塔摩拉　这两个是我的助手，跟着我一起来的。

泰特斯　他们是你的助手吗？叫什么名字？

塔摩拉　一个就叫强奸，一个就叫暗杀；因为他们的职务就是惩罚这两种恶人。

泰特斯　上帝啊，他们多么像那皇后的两个儿子，你多么像那皇后！可是我们这些凡俗之人，虽然生了一双眼睛，往往

会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亲爱的复仇女神啊！现在我出来迎接你了；要是你不嫌我只有一只手臂，我要用这一只手臂拥抱你。（自上方下。）

塔摩拉　这一套鬼话刚巧打进他的疯狂的心坎。现在他已经深信我是复仇女神了，你们在言语之间，留心不要露出破绽；我要利用他这种疯狂的轻信，叫他召唤他的儿子路歇斯来，在宴会席上把他稳住了，我就临时使出一些巧妙的手段，遣散那些心性轻浮的哥特人，或者至少使他们变成他的仇敌。瞧，他来了，我必须继续对他装神扮鬼。

泰特斯上。

泰特斯　这许多时候我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渴望着你的到来；欢迎，可怕的复仇女神，欢迎你光临我这凄凉的屋宇！强奸和暗杀，你们两位也是欢迎的！你们多么像那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要是再加上一个摩尔人，那就一无欠缺了；难道整个地狱里找不到这样一个魔鬼吗？因为我知道那皇后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有一个摩尔人跟随在她的左右；你们要是想装扮我们的皇后，这样一个魔鬼是少不了的。可是你们来了，总是欢迎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塔摩拉　你要我们干些什么事，安德洛尼克斯？

狄米特律斯　指点一个杀人的凶手给我看，让我处置他。

契伦　指点一个强奸的暴徒给我看，我会惩罚他。

塔摩拉　指点一千个曾经害你受苦的人给我看，我会替你向他们复仇。

泰特斯　你到罗马的罪恶的街道上去访寻，要是找到一个和你一般模样的人，好暗杀啊，你把他刺杀了吧，他是一个杀人的凶手。你也跟着他去，要是你也找得到另一个和你一般模样的人，好强奸啊，你把他刺杀了吧，他是一个强奸妇女的暴徒。你也跟着他们去；在皇帝的宫里，有一个随身带着一个摩尔黑奴的皇后，她是很容易认识的，因为从头到脚，她都活像你自己；请你用残酷的手段处死他们，因为他们曾经用残酷的手段对待我和我的儿女们。

塔摩拉　领教领教，我们一定替你办到就是了。可是，好安德洛尼克斯，听说你那位勇武非常的儿子路歇斯已经带了一大队善战的哥特人打到罗马来了，可不可以请你叫他到你家里来，为他设席洗尘；当他到来的时候，就在隆重的宴会之中，我去把那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还有那皇帝自己以及你所有的仇人一起带来，让他们在你的脚下长跪乞怜，你可以向他们痛痛快快地发泄你的愤恨。不知道安德洛尼克斯对于这一个计策有什么意见？

泰特斯　玛克斯，我的兄弟！悲哀的泰特斯在呼喊你。

玛克斯上。

泰特斯　好玛克斯，到你侄儿路歇斯的地方去；你可以在那些哥特人的中间探听他的所在。你对他说我要见见他，叫他把军队就地驻扎，带几位最高贵的哥特王子到我家里来参加宴会；告诉他皇帝和皇后也要出席的。请你看在我们兄弟的情分上，替我走这一遭；要是他关心他的老父

的生命，让他赶快来吧。

玛克斯　我就去见他，一会儿就回来的。(下。)

塔摩拉　现在我要带着我的两个助手，替你干事情去了。

泰特斯　不，不，叫强奸和暗杀留在这儿陪伴我；否则我要叫我的兄弟回来，一心一意让路歇斯替我复仇，不敢再有劳你了。

塔摩拉　(向二子旁白)你们怎么说，孩子们？你们愿意暂时留在这儿，让我一个人去告诉皇上，我们怎样开这场玩笑吗？敷衍敷衍他，一切奉承他的意思，用好话把他哄住了，等我回来再说。

泰特斯　(旁白)我全都认识他们，虽然他们以为我疯了；他们想用诡计愚弄我，我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摆布一下，这一对该死的恶狗和他们的老母狗！

狄米特律斯　(向塔摩拉旁白)母亲，你去吧；让我们留在这儿。

塔摩拉　再会，安德洛尼克斯；复仇女神现在去安排妙计，把你的仇敌诱下罗网。(下。)

泰特斯　我知道你会替我出力的；亲爱的复仇女神，再会吧！

契伦　告诉我们，老人家，你要我们干些什么事？

泰特斯　嘿！我要叫你们做的事多着呢。坡勃律斯，出来！卡厄斯！凡伦丁！

坡勃律斯及余人等上。

坡勃律斯　您有什么吩咐？

泰特斯　你们认识这两个人吗？

坡勃律斯　我认识这两个就是皇后的儿子，契伦和狄米特律

斯。

泰特斯　不，坡勃律斯，不！你完全弄错了。这一个是暗杀，那一个名叫强奸；所以把他们绑起来吧，好坡勃律斯；卡厄斯和凡伦丁，抓住他们。你们常常听见我说，希望有这一天，现在这一天居然来到了。把他们缚得牢牢的，要是他们嚷叫起来，把他们的嘴也给塞住。（泰特斯下；坡勃律斯等捉契伦、狄米特律斯二人。）

契伦　混蛋，住手！我们是皇后的儿子。

坡勃律斯　所以我们奉命把你们绑缚起来。塞住他们的嘴，别让他们说一句话。把他绑好了吗？千万把他绑紧了。

泰特斯率拉维妮娅重上；拉维妮娅捧盆，泰特斯持刀。

泰特斯　来，来，拉维妮娅；瞧你的仇人已经绑住了。侄儿们，塞住他们的嘴，别让他们对我说话，我要叫他们听听我有些什么惊心动魄的话要对他们说。契伦，狄米特律斯，你们这两个恶人啊！这儿站着被你们用污泥搅混了的清泉；她本来是一个美好的夏天，却被你们用严冬的霜雪摧残了她的生机。你们杀死了她的丈夫，为了这一个重大的罪恶，她的两个兄弟含冤负屈地被处了死刑，还要害我砍掉了手，给你们取笑。她的娇好的两手、她的舌头，还有比两手和舌头更宝贵的，她的无瑕的贞操，没有人心的奸贼们，都在你们暴力的侵凌之下失去了。假如我让你们说话，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恶贼！你们还好意思哀求饶命吗？听着，狗东西！听我说我要怎样处死你们，我这一只剩下的手还可以割断你们的咽喉，拉维妮娅用她

的断臂捧着的那个盆子，就是预备盛放你们罪恶的血液的。你们知道你们的母亲准备到我家里来赴宴，她自称为复仇女神，她以为我是疯了。听着，恶贼们！我要把你们的骨头磨成灰粉，用你们的血把它调成面糊，再把你们这两颗无耻的头颅捣成了肉泥，裹在拌着骨灰的面皮里面做饼馅；叫那淫妇，你们的猪狗般下贱的母亲，吃下她亲生的骨肉。这就是我请她来享用的美宴，这就是她将要饱餐的盛馔；因为你们对待我的女儿太惨酷了，所以我要用惨酷的手段向你们报复。现在伸出你们的头颈来吧。拉维妮娅，来。（割二人咽喉）让他们的血淋在这盆子里；等他们死了以后，我就去把他们的骨头磨成灰粉，用这可憎的血水把它调和了，再把他们这两颗奸恶的头颅放在那面饼里烘焙。来，来，大家助我一臂之力，安排这一场不平常的盛宴。现在把他们抬了进去，我要亲自下厨，料理好这一道点心，等他们的母亲到来。（众抬二尸下。）

第三场　同前。泰特斯家大厅，桌上罗列酒肴

路歇斯、玛克斯及哥特人等上；艾伦镣铐随上。

路歇斯　玛克斯叔父，既然是我父亲的意思，要我到罗马来，我只好遵从他的命令。

哥特人甲　我们也决心追随你，一切听任命运的安排。

路歇斯　好叔父，请您把这野蛮的摩尔人，这狠恶的饿虎，这

可恨的魔鬼，带了进去；不要给他吃什么东西，用镣铐锁住了，等那皇后到来，就提他当面对质，叫他证明她的种种奸恶的图谋。再请您看看我们埋伏的人手够不够，我怕那皇帝对我们不怀好意。

艾伦　有一个魔鬼在我的耳边低声咒诅，教唆我的舌头向你们倾吐出我的愤怒的心中的怨毒！

路歇斯　滚开，没有人心的狗！污秽的奴才！朋友们，帮我的叔父把他拖进去。（众哥特人推艾伦下；喇叭声）喇叭的声音报知皇帝就要来了。

萨特尼纳斯及塔摩拉率伊米力斯、元老、护民官及余人等上。

萨特尼纳斯　什么！天上可以有两个太阳吗？

路歇斯　你自称为太阳，有什么用处？

玛克斯　罗马的皇帝，侄儿，请你们暂停辩论；我们必须平心静气，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殷勤的泰特斯已经安排好一席盛宴，希望在杯酒之间，两方面重敦盟好，恢复和平，使罗马永享安宁的幸福。所以请你们大家过来，各人就座吧。

萨特尼纳斯　玛克斯，那么我就坐下了。（高音笛吹响。）

泰特斯作厨夫装束，拉维妮娅戴面幕，小路歇斯及余人等上。泰特斯捧面饼一盘置桌上。

泰特斯　欢迎，仁慈的皇上；欢迎，尊严的皇后；欢迎，各位英勇的哥特人；欢迎，路歇斯；欢迎，在座的全体嘉宾。虽然我们的酒食非常粗劣，也可以使你们饱醉而归；请随便吃吧，不要客气。

萨特尼纳斯　你为什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安德洛尼克斯？

泰特斯　因为我怕厨夫粗心，烹煮得不合陛下和娘娘的口味，所以才亲自下厨调度一切。

塔摩拉　那真是多谢你了，好安德洛尼克斯。

泰特斯　但愿娘娘知道我这一片赤心。皇上陛下，我要请您替我解决一个问题：那粗卤的维琪涅斯因为他的女儿被人强行奸污，把她亲手杀死①，这一件事做得对不对？

萨特尼纳斯　对的，安德洛尼克斯。

泰特斯　请问陛下的理由？

萨特尼纳斯　因为那女儿不该忍辱偷生，使她的父亲在每一回看见她的时候勾起他的怨恨。

泰特斯　一个正当、充分而有力的理由；对于我这最不幸的人，它是一个可以仿效的成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死吧，死吧，拉维妮娅，让你的耻辱和你同时死去；让你父亲的怨恨也和你的耻辱同归于尽吧！（杀拉维妮娅。）

萨特尼纳斯　你干了什么事啦，你这不慈不爱的父亲？

泰特斯　我把她杀了。为了她，我已经把我的眼睛都哭瞎了；我是像维琪涅斯一样伤心的，我有比他多过一千倍的理由，使我下这样的毒手；现在这事情已经干了。

萨特尼纳斯　什么！她也被人奸污了吗？告诉我谁干的事。

泰特斯　请陛下和娘娘吃了这一道粗点。

塔摩拉　为什么你用这样的手段杀死你独生的女儿？

---

① 维琪涅斯(Virginius)，公元前五世纪时罗马平民，其女维琪妮娅为执政克劳狄厄斯计陷奸污；维琪涅斯不忍视其忍辱偷生之痛苦，亲手将其杀死。

泰特斯　杀死她的不是我，是契伦和狄米特律斯；他们奸污了她，割去了她的舌头；是他们，是他们害她落得这样一个结果。

萨特尼纳斯　快去把他们立刻抓来见我。

泰特斯　嘿，他们就在这盘子里头，那烘烤在这面饼里的就是他们的骨肉；他们的母亲刚才吃得津津有味的，也就是她自己亲生的儿子。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的锋利的刀尖可以为我作见证。（杀塔摩拉。）

萨特尼纳斯　疯子，你这样的行为死有余辜！（杀泰特斯。）

路歇斯　做儿子的忍心看着他的父亲流血吗？冤冤相报，有命抵命！（杀萨特尼纳斯；大骚乱，众慌乱走散；玛克斯、路歇斯及其党羽登上露台。）

玛克斯　你们这些满面愁容的人们，罗马的人民和子孙，巨大的变乱使你们分裂离散，像一群惊惶的禽鸟，在暴风中四散飞逃；啊！让我教你们怎样把这一束散乱的禾秆重新集合起来，把这些零落的肢体团结为完整的全身；否则罗马将要自招灭亡的灾祸，那曾经为强大的列国所敬礼的名城，将要像一个日暮途穷的破落汉一样，卑怯地结束她自己的生命了。可是我的僵硬的手势和衰老的口才，这些饱经沧桑的真实的见证，倘不能引诱你们倾听我的言语，（向路歇斯）那么说吧，罗马的亲爱的友人，正像当年我们的先祖①用他那严肃的口气，向害着相思的狄多叙述

① “我们的先祖”即埃涅阿斯；埃涅阿斯为特洛亚之后人，相传为罗马之建立者。

那些狡猾的希腊人偷进特洛亚城那一个悲惨的大火之夜的故事一样；告诉我们是什么奸人迷惑了我们的耳朵，是谁把那致命的祸根引入罗马，使我们的国本受到这样的伤害。我的心不是铁石打成的。我也不能向你们尽情吐露我们全部悲哀的历史，也许就在我最需要你们同情的倾听的时候，滔滔的热泪将会打断我的叙述。这儿是一位大将，让他告诉你们吧；你们听他说了以后，你们的心将要怔忡跳动，你们的眼眶里将要泪如雨下。

路歇斯　那么，高贵的听众，让我告诉你们知道，那万恶的契伦和狄米特律斯便是杀害我们这位皇帝的兄弟的凶手，也就是奸污我的妹妹的暴徒。为了他们重大的罪恶，我的两个兄弟冤遭不白，身首异处；他们不但把我父亲的涕泣陈请置之不顾，而且还用卑鄙的手段，骗诱他砍掉了他那曾经为罗马奋勇作战、把她的敌人送下坟墓去的忠诚的手。最后，我自己也遭到他们无情的放逐，他们把我摈出国门，让我含着满眶的眼泪，向罗马的敌人呼吁求援；我的敌人们被我的真诚的哀泣所感动，捐弃了旧日的嫌恨，伸开他们的两臂拥抱我，把我认作他们的友人。你们要知道，我这为祖国所不容的人，却曾用热血保卫了她的安全，拚着自己不顾一切的身体，挡开了那对准她的胸前的敌人的兵刃。唉！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自夸的人；我的疤痕虽然不会说话，它们却可以为我证明我的话是真实不虚的。可是且慢！我想我这样称扬自己的不足道的功绩，未免离题太远了；啊！请你们恕我；当没有朋友

在他们身旁的时候，人们只好为自己宣传。

玛克斯　现在应该轮到我说话了。瞧这孩子吧，这是塔摩拉跟一个不信宗教的摩尔人私通所生的，那摩尔人也就是策动这些惨剧的罪魁祸首。这恶贼虽然罪该万死，为了留着他做一个见证起见，还留在泰特斯的屋子里，没有把他杀掉。现在请你们评判评判，泰特斯遭到这样无可言喻、超过一切忍耐的限度、任何人所受不了的创巨痛深的损害，是不是应该有今天的报复？你们现在已经听到全部事实的真相了，诸位罗马人，你们怎么说？要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做错了，请你们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这两个安德洛尼克斯家仅存的硕果，愿意从你们现在看见我们所站的地方，手搀着手纵身跳下，在粗硬的顽石上把我们的脑浆砸碎，终结我们这一家的命运。说吧，罗马人，说吧！要是你们说我们必须如此，瞧哪！路歇斯跟我就可以当着你们的面前倒下。

伊米力斯　下来，下来，可尊敬的罗马人，轻轻地搀着我们的皇上下来；路歇斯是我们的皇帝，因为我知道这是罗马人民一致的呼声。

众罗马人　路歇斯万岁！罗马的尊严的皇帝！

玛克斯　（向从者）到老泰特斯的悲惨的屋子里去，把那不信神明的摩尔人抓来，让我们判决他一个最可怕的死刑，惩罚他那作恶多端的一生。（侍从等下。）

路歇斯、玛克斯及余人等自露台走下。

众罗马人　路歇斯万岁！罗马的仁慈的统治者！

路歇斯　谢谢你们，善良的罗马人；但愿我即位以后，能够治愈罗马的创伤，拭去她的悲痛的回忆！可是，善良的人民，请你们容我片刻的时间，因为天性之情驱使我履行一件悲哀的任务。大家站远些；可是叔父，您过来吧，让我们向这尸体挥洒我们诀别的眼泪。啊！让这热烈的一吻留在你这惨白冰冷的唇上，（吻泰特斯）让这些悲哀的泪点留在你这血污的脸上吧，这是你的儿子对你的最后敬礼了！

玛克斯　含着满眶的热泪，你的兄弟玛克斯也来吻一吻你的嘴唇；啊！要是我必须给你流不完的泪、无穷尽的吻，我也决不吝惜。

路歇斯　过来，孩子；来，来，学学我们的样子，在泪雨之中融化了吧。你的爷爷是十分爱你的：好多次他抱着你在他的膝上跳跃，唱歌催你入睡，他的慈爱的胸脯作你的枕头；他曾经给你讲许多小孩子所应该知道的事情；所以你要像一个孝顺的孩子似的，从你幼稚的灵泉里洒下几滴小小的泪珠来，因为这是天性的至情所必需的；心心相系的人，在悲哀之中必然会发出同情的共鸣。向他告别，送他下了坟墓；尽了这一次最后的情谊，从此你就和他人天永别了。

小路歇斯　啊，爷爷，爷爷！要是您能够死而复活，我真愿意让自己死去。主啊！我哭得不能向他说话；一张开嘴，我的眼泪就会把我噎住。

侍从等押艾伦重上。

罗马人甲　安德洛尼克斯家不幸的后人，停止了你们的悲哀吧；这可恶的奸贼一手造成了这些惨事，快把他宣判定罪。

路歇斯　把他齐胸埋在泥土里，让他活活饿死；尽他站在那儿叫骂哭喊，不准给他一点食物；谁要是怜悯他救济他，也要受死刑的处分。这是我们的判决，剩几个人在这儿替他掘下泥坑，放他进去。

艾伦　啊！为什么把怒气藏在胸头，隐忍不发呢？我不是小孩子，你们以为我会用卑怯的祷告，忏悔我所作的恶事吗？要是我能够随心所欲，我要做一万件比我曾经做过的更恶的恶事；要是在我一生之中，我曾经作过一件善事，我要从心底里深深懊悔。

路歇斯　这位已故的皇帝，请几位他生前的好友把他抬出去，替他埋葬在他父皇的坟墓里。我的父亲和拉维妮娅将要在我们的家墓之中立刻下葬。至于那头狠毒的雌虎塔摩拉，任何葬礼都不准举行，谁也不准为她服丧志哀，也不准为她鸣响丧钟；把她的尸体丢在旷野里，听凭野兽猛禽的咬啄。她的一生像野兽一样不知怜悯，所以她也不应该得到我们的怜悯。那万恶的摩尔人艾伦，必须受到他应得的惩罚，因为他是造成我们这一切惨事的祸根。

从今起惩前毖后，把政事重新整顿，

不要让女色谗言，动摇了邦基国本。（同下。）

罗密欧与朱丽叶

朱 生 豪 译

方 　 重 校

剧 中 人 物

爱斯卡勒斯　维洛那亲王

帕里斯　少年贵族，亲王的亲戚

蒙 太 古 }
凯普莱特 } 互相敌视的两家家长

罗密欧　蒙太古之子

茂丘西奥　亲王的亲戚 }
班伏里奥　蒙太古之侄 } 罗密欧的朋友

提伯尔特　凯普莱特夫人之内侄

劳伦斯神父　法兰西斯派教士

约翰神父　与劳伦斯同门的教士

鲍尔萨泽　罗密欧的仆人

山 普 孙 }
葛莱古里 } 凯普莱特的仆人

彼得　朱丽叶乳媪的从仆

亚伯拉罕　蒙太古的仆人

卖药人

乐工三人

茂丘西奥的侍童

帕里斯的侍童

蒙太古夫人

凯普莱特夫人

朱丽叶　凯普莱特之女

朱丽叶的乳媪

维洛那市民；两家男女亲属；跳舞者、卫士、巡丁及侍从等

致辞者

地　点

维洛那；第五幕第一场在曼多亚

开 场 诗

致辞者上。

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

　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

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

　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

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

　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

他们的悲惨凄凉的殒灭，

　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

这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

　还有那两家父母的嫌隙，

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

　演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

交代过这几句挈领提纲，

请诸位耐着心细听端详。（下。）

第　一　幕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山普孙及葛莱古里各持盾剑上。

山普孙　葛莱古里，咱们可真的不能让人家当做苦力一样欺侮。

葛莱古里　对了，咱们不是可以随便给人欺侮的。

山普孙　我说，咱们要是发起脾气来，就会拔剑动武。

葛莱古里　对了，你可不要把脖子缩到领口里去。

山普孙　我一动性子，我的剑是不认人的。

葛莱古里　可是你不大容易动性子。

山普孙　我见了蒙太古家的狗子就生气。

葛莱古里　有胆量的，生了气就应当站住不动；逃跑的不是好汉。

山普孙　我见了他们家里的狗子，就会站住不动；蒙太古家里任何男女碰到了我，就像是碰到墙壁一样。

葛莱古里　这正说明你是个软弱无能的奴才；只有最没出息的家伙，才去墙底下躲难。

山普孙 的确不错；所以生来软弱的女人，就老是被人逼得不能动：我见了蒙太古家里人来，是男人我就把他们从墙边推出去，是女人我就把她们望着墙壁摔过去。

葛莱古里 吵架是咱们两家主仆男人们的事，与她们女人有什么相干？

山普孙 那我不管，我要做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面跟男人们打架，一面对娘儿们也不留情面，我要她们的命。

葛莱古里 要娘儿们的性命吗？

山普孙 对了，娘儿们的性命，或是她们视同性命的童贞，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葛莱古里 那就要看对方怎样感觉了。

山普孙 只要我下手，她们就会尝到我的辣手：我是有名的一身横肉呢。

葛莱古里 幸而你还不是一身鱼肉；否则你便是一条可怜虫了。拔出你的家伙来；有两个蒙太古家的人来啦。

亚伯拉罕及鲍尔萨泽上。

山普孙 我的剑已经出鞘；你去跟他们吵起来，我就在你背后帮你的忙。

葛莱古里 怎么？你想转过背逃走吗？

山普孙 你放心吧，我不是那样的人。

葛莱古里 哼，我倒有点不放心！

山普孙 还是让他们先动手，打起官司来也是咱们的理直。

葛莱古里 我走过去向他们横个白眼，瞧他们怎么样。

山普孙 好，瞧他们有没有胆量。我要向他们咬我的大拇指，

瞧他们能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亚伯拉罕　你向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山普孙　我是咬我的大拇指。

亚伯拉罕　你是向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山普孙　（向葛莱古里旁白）要是我说是，那么打起官司来是谁的理直？

葛莱古里　（向山普孙旁白）是他们的理直。

山普孙　不，我不是向你们咬我的大拇指；可是我是咬我的大拇指。

葛莱古里　你是要向我们挑衅吗？

亚伯拉罕　挑衅！不，哪儿的话。

山普孙　你要是想跟我们吵架，那么我可以奉陪；你也是你家主子的奴才，我也是我家主子的奴才，难道我家的主子就比不上你家的主子？

亚伯拉罕　比不上。

山普孙　好。

葛莱古里　（向山普孙旁白）说"比得上"；我家老爷的一位亲戚来了。

山普孙　比得上。

亚伯拉罕　你胡说。

山普孙　是汉子就拔出剑来。葛莱古里，别忘了你的杀手剑。

（双方互斗。）

班伏里奥上。

班伏里奥　分开，蠢才！收起你们的剑；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

些什么事。（击下众仆的剑。）

提伯尔特上。

提伯尔特 怎么！你跟这些不中用的奴才吵架吗？过来，班伏里奥，让我结果你的性命。

班伏里奥 我不过维持和平；收起你的剑，或者帮我分开这些人。

提伯尔特 什么！你拔出了剑，还说什么和平？我痛恨这两个字，就跟我痛恨地狱、痛恨所有蒙太古家的人和你一样。照剑，懦夫！（二人相斗。）

两家各有若干人上，加入争斗；一群市民持枪棍继上。

众市民 打！打！打！把他们打下来！打倒凯普莱特！打倒蒙太古！

凯普莱特穿长袍及凯普莱特夫人同上。

凯普莱特 什么事吵得这个样子？喂！把我的长剑拿来。

凯普莱特夫人 拐杖呢？拐杖呢？你要剑干什么？

凯普莱特 快拿剑来！蒙太古那老东西来啦；他还晃着他的剑，明明在跟我寻事。

蒙太古及蒙太古夫人上。

蒙太古 凯普莱特，你这奸贼！——别拉住我；让我走。

蒙太古夫人 你要去跟人家吵架，我连一步也不让你走。

亲王率侍从上。

亲王 目无法纪的臣民，扰乱治安的罪人，你们的刀剑都被你们邻人的血玷污了；——他们不听我的话吗？喂，听着！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畜生，你们为了扑灭你们怨毒的怒

焰，不惜让殷红的流泉从你们的血管里喷涌出来；你们要是畏惧刑法，赶快从你们血腥的手里丢下你们的凶器，静听你们震怒的君王的判决。凯普莱特，蒙太古，你们已经三次为了一句口头上的空言，引起了市民的械斗，扰乱了我们街道上的安宁，害得维洛那的年老公民，也不能不脱下他们尊严的装束，在他们习于安乐的苍老衰弱的手里夺过古旧的长枪，分解你们溃烂的纷争。要是你们以后再在市街上闹事，就要把你们的生命作为扰乱治安的代价。现在别人都给我退下去；凯普莱特，你跟我来；蒙太古，你今天下午到自由村的审判厅里来，听候我对于今天这一案的宣判。大家散开去，倘有逗留不去的，格杀勿论！（除蒙太古夫妇及班伏里奥外皆下。）

蒙太古　这一场宿怨是谁又重新煽风点火？侄儿，对我说，他们动手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班伏里奥　我还没有到这儿来，您的仇家的仆人跟你们家里的仆人已经打成一团了。我拔出剑来分开他们；就在这时候，那个性如烈火的提伯尔特提着剑来了，他对我出言不逊，把剑在他自己头上舞得嗖嗖直响，就像风在那儿讥笑他的装腔作势一样。当我们正在剑来剑去的时候，人越来越多，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乱哄哄地互相争斗，直等亲王来了，方才把两边的人喝开。

蒙太古夫人　啊，罗密欧呢？你今天见过他吗？我很高兴他没有参加这场争斗。

班伏里奥　伯母，在尊严的太阳开始从东方的黄金窗里探出

头来的一小时以前，我因为心中烦闷，到郊外去散步，在城西一丛枫树的下面，我看见罗密欧兄弟一早在那儿走来走去。我正要向他走过去，他已经看见了我，就躲到树林深处去了。我因为自己也是心灰意懒，觉得连自己这一身也是多余的，只想找一处没有人迹的地方，所以凭着自己的心境推测别人的心境，也就不去找他多事，彼此互相避开了。

蒙太古　好多天的早上曾经有人在那边看见过他，用眼泪洒为清晨的露水，用长叹嘘成天空的云雾；可是一等到鼓舞众生的太阳在东方的天边开始揭起黎明女神床上灰黑色的帐幕的时候，我那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的儿子，就逃避了光明，溜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了门躲在房间里，闭紧了窗子，把大好的阳光锁在外面，为他自己造成了一个人工的黑夜。他这一种怪脾气恐怕不是好兆，除非良言劝告可以替他解除心头的烦恼。

班伏里奥　伯父，您知道他的烦恼的根源吗？

蒙太古　我不知道，也没有法子从他自己嘴里探听出来。

班伏里奥　您有没有设法探问过他？

蒙太古　我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朋友都曾经探问过他，可是他把心事一古脑儿闷在自己肚里，总是守口如瓶，不让人家试探出来，正像一朵初生的蓓蕾，还没有迎风舒展它的嫩瓣，向太阳献吐它的娇艳，就给妒嫉的蛀虫咬啮了一样。只要能够知道他的悲哀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替他找寻治疗的方案。

班伏里奥　瞧，他来了；请您站在一旁，等我去问问他究竟有些什么心事，看他理不理我。

蒙太古　但愿你留在这儿，能够听到他的真情的吐露。来，夫人，我们去吧。（蒙太古夫妇同下。）

罗密欧上。

班伏里奥　早安，兄弟。

罗密欧　天还是这样早吗？

班伏里奥　刚敲过九点钟。

罗密欧　唉！在悲哀里度过的时间似乎是格外长的。急忙忙地走过去的那个人，不就是我的父亲吗？

班伏里奥　正是。什么悲哀使罗密欧的时间过得这样长？

罗密欧　因为我缺少了可以使时间变为短促的东西。

班伏里奥　你跌进恋爱的网里了吗？

罗密欧　我还在门外徘徊——

班伏里奥　在恋爱的门外？

罗密欧　我不能得到我的意中人的欢心。

班伏里奥　唉！想不到爱神的外表这样温柔，实际上却是如此残暴！

罗密欧　唉！想不到爱神蒙着眼睛，却会一直闯进人们的心灵！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嗳哟！又是谁在这儿打过架了？可是不必告诉我，我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怨恨造成的后果，可是爱情的力量比它要大过许多。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

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我感觉到的爱情正是这么一种东西，可是我并不喜爱这一种爱情。你不会笑我吗？

班伏里奥　不，兄弟，我倒是有点儿想哭。

罗密欧　好人，为什么呢？

班伏里奥　因为瞧着你善良的心受到这样的痛苦。

罗密欧　唉！这就是爱情的错误，我自己已经有太多的忧愁重压在我的心头，你对我表示的同情，徒然使我在太多的忧愁之上再加上一重忧愁。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恋人的眼中有它净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它激起的波涛。它又是最智慧的疯狂，哽喉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再见，兄弟。（欲去。）

班伏里奥　且慢，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要是你就这样丢下了我，未免太不给我面子啦。

罗密欧　嘿！我已经遗失了我自己；我不在这儿；这不是罗密欧，他是在别的地方。

班伏里奥　老实告诉我，你所爱的是谁？

罗密欧　什么！你要我在痛苦呻吟中说出她的名字来吗？

班伏里奥　痛苦呻吟！不，你只要告诉我她是谁就得了。

罗密欧　叫一个病人郑重其事地立起遗嘱来！啊，对于一个病重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刺痛他的心？老实对你说，兄弟，我是爱上了一个女人。

班伏里奥　我说你一定在恋爱，果然猜得不错。

罗密欧　好一个每发必中的射手！我所爱的是一位美貌的

姑娘。

班伏里奥　好兄弟，目标越好，射得越准。

罗密欧　你这一箭就射岔了。丘匹德的金箭不能射中她的心；她有狄安娜女神的圣洁，不让爱情软弱的弓矢损害她的坚不可破的贞操。她不愿听任深怜密爱的词句把她包围，也不愿让灼灼逼人的眼光向她进攻，更不愿接受可以使圣人动心的黄金的诱惑；啊！美貌便是她巨大的财富，只可惜她一死以后，她的美貌也要化为黄土！

班伏里奥　那么她已经立誓终身守贞不嫁了吗？

罗密欧　她已经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为了珍惜她自已，造成了莫大的浪费；因为她让美貌在无情的岁月中日渐枯萎，不知道替后世传留下她的绝世容华。她是个太美丽、太聪明的人儿，不应该剥夺她自身的幸福，使我抱恨终天。她已经立誓割舍爱情，我现在活着也就等于死去一般。

班伏里奥　听我的劝告，别再想起她了。

罗密欧　啊！那么你教我怎样忘记吧。

班伏里奥　你可以放纵你的眼睛，让它们多看几个世间的美人。

罗密欧　那不过格外使我觉得她的美艳无双罢了。那些吻着美人娇额的幸运的面罩，因为它们是黑色的缘故，常常使我们想起被它们遮掩的面庞不知多么娇丽。突然盲目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存留在他消失了的视觉中的宝贵的影像。给我看一个姿容绝代的美人，她的美貌除了使我记起世上有一个人比她更美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再

见，你不能教我怎样忘记。

班伏里奥 我一定要证明我的意见不错，否则死不瞑目。（同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凯普莱特、帕里斯及仆人上。

凯普莱特 可是蒙太古也负着跟我同样的责任；我想像我们这样有了年纪的人，维持和平还不是难事。

帕里斯 您们两家都是很有名望的大族，结下了这样不解的冤仇，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可是，老伯，您对于我的求婚有什么见教？

凯普莱特 我的意思早就对您表示过了。我的女儿今年还没有满十四岁，完全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再过两个夏天，才可以谈到亲事。

帕里斯 比她年纪更小的人，都已经做了幸福的母亲了。

凯普莱特 早结果的树木一定早雕。我在这世上已经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只有她是我的唯一的安慰。可是向她求爱吧，善良的帕里斯，得到她的欢心；只要她愿意，我的同意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晚上，我要按照旧例，举行一次宴会，邀请许多亲友参加；您也是我所要邀请的一个，请您接受我的最诚意的欢迎。在我的寒舍里，今晚您可以见到灿烂的群星翩然下降，照亮黑暗的天空；在蓓蕾一样娇艳的女郎丛里，您可以充分享受青春的愉快，正像盛装的

四月追随着残冬的足迹降临人世，在年轻人的心里充满着活跃的欢欣一样。您可以听一个够，看一个饱，从许多美貌的女郎中间，连我的女儿也在内，拣一个最好的做您的意中人。来，跟我去。（以一纸交仆）你到维洛那全城去走一转，挨着这单子上一个一个的名字去找人，请他们到我的家里来。（凯普莱特、帕里斯同下。）

仆人　挨着这单子上的名字去找人！人家说，鞋匠的针线，裁缝的钉锤，渔夫的笔，画师的网，各人有各人的职司，可是我们的老爷却叫我挨着这单子上的名字去找人，我怎么知道写字的人在这上面写着些什么？我一定要找个识字的人。来得正好。

班伏里奥及罗密欧上。

班伏里奥　不，兄弟，新的火焰可以把旧的火焰扑灭，大的苦痛可以使小的苦痛减轻；头晕目眩的时候，只要转身向后；一桩绝望的忧伤，也可以用另一桩烦恼把它驱除。给你的眼睛找一个新的迷惑，你的原来的痼疾就可以霍然脱体。

罗密欧　你的药草只好医治——

班伏里奥　医治什么？

罗密欧　医治你的跌伤的胫骨。

班伏里奥　怎么，罗密欧，你疯了吗？

罗密欧　我没有疯，可是比疯人更不自由；关在牢狱里，不进饮食，挨受着鞭挞和酷刑——晚安，好朋友！

仆人　晚安！请问先生，您念过书吗？

罗密欧　是的，这是我的不幸中的资产。

仆人　也许您只会背诵；可是请问您会不会看着字一个一个地念？

罗密欧　我认得的字，我就会念。

仆人　您说得很老实；愿您一生快乐！（欲去。）

罗密欧　等一等，朋友；我会念。"玛丁诺先生暨夫人及诸位令嫒；安赛尔美伯爵及诸位令妹；寡居之维特鲁维奥夫人；帕拉森西奥先生及诸位令侄女；茂丘西奥及其令弟凡伦丁；凯普莱特叔父暨婶母及诸位贤妹；罗瑟琳贤侄女；里维娅；伐伦西奥先生及其令表弟提伯尔特；路西奥及活泼之海丽娜。"好一群名士贤媛！请他们到什么地方去？

仆人　到——

罗密欧　哪里？

仆人　到我们家里吃饭去。

罗密欧　谁的家里？

仆人　我的主人的家里。

罗密欧　对了，我该先问你的主人是谁才是。

仆人　您也不用问了，我就告诉您吧。我的主人就是那个有财有势的凯普莱特；要是您不是蒙太古家里的人，请您也来跟我们喝一杯酒，愿您一生快乐！（下。）

班伏里奥　在这一个凯普莱特家里按照旧例举行的宴会中间，你所热恋的美人罗瑟琳也要跟着维洛那城里所有的绝色名媛一同去赴宴。你也到那儿去吧，用着不带成见

的眼光，把她的容貌跟别人比较比较，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天鹅不过是一只乌鸦罢了。

罗密欧　要是我的虔敬的眼睛会相信这种谬误的幻象，那么让眼泪变成火焰，把这一双罪状昭著的异教邪徒烧成灰烬吧！比我的爱人还美！烛照万物的太阳，自有天地以来也不曾看见过一个可以和她媲美的人。

班伏里奥　嘿！你看见她的时候，因为没有别人在旁边，你的两只眼睛里只有她一个人，所以你以为她是美丽的；可是在你那水晶的天秤里，要是把你的恋人跟另外一个我可以在这宴会里指点给你看的美貌的姑娘同时较量起来，那么她现在虽然仪态万方，那时候就要自惭形秽了。

罗密欧　我倒要去这一次；不是去看你所说的美人，只要看看我自己的爱人怎样大放光彩，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下。）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凯普莱特夫人及乳媪上。

凯普莱特夫人　奶妈，我的女儿呢？叫她出来见我。

乳媪　凭着我十二岁时候的童贞发誓，我早就叫过她了。喂，小绵羊！喂，小鸟儿！上帝保佑！这孩子到什么地方去啦？喂，朱丽叶！

朱丽叶上。

朱丽叶　什么事？谁叫我？

乳媪　你的母亲。

朱丽叶　母亲，我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凯普莱特夫人　是这么一件事。奶妈，你出去一会儿。我们要谈些秘密的话。——奶妈，你回来吧；我想起来了，你也应当听听我们的谈话。你知道我的女儿年纪也不算怎么小啦。

乳媪　对啊，我把她的生辰记得清清楚楚的。

凯普莱特夫人　她现在还不满十四岁。

乳媪　我可以用我的十四颗牙齿打赌——唉，说来伤心，我的牙齿掉得只剩四颗啦！——她还没有满十四岁呢。现在离开收获节还有多久？

凯普莱特夫人　两个星期多一点。

乳媪　不多不少，不先不后，到收获节的晚上她才满十四岁。苏珊跟她同年——上帝安息一切基督徒的灵魂！唉！苏珊是跟上帝在一起啦，我命里不该有这样一个孩子。可是我说过的，到收获节的晚上，她就要满十四岁啦；正是，一点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自从地震那一年到现在，已经十一年啦；那时候她已经断了奶，我永远不会忘记，不先不后，刚巧在那一天；因为我在那时候用艾叶涂在奶头上，坐在鸽棚下面晒着太阳；老爷跟您那时候都在曼多亚。瞧，我的记性可不算坏。可是我说的，她一尝到我奶头上的艾叶的味道，觉得变苦啦，嗳哟，这可爱的小傻瓜！她就发起脾气来，把奶头摔开啦。那时候地震，鸽棚都在摇动呢；这个说来话长，算来也有十一年啦；后来她就慢慢地会一个人站得直挺挺的，还会摇呀摆的到处乱跑，就

是在她跌破额角的那一天，我那去世的丈夫——上帝安息他的灵魂！他是个喜欢说说笑笑的人，把这孩子抱了起来，“啊！”他说，“你往前扑了吗？等你年纪一大，你就要往后仰了；是不是呀，朱丽？”谁知道这个可爱的坏东西忽然停住了哭声，说“嗯。”嗳哟，真把人都笑死了！要是我活到一千岁，我也再不会忘记这句话。“是不是呀，朱丽？”他说；这可爱的小傻瓜就停住了哭声，说“嗯。”

凯普莱特夫人　得了得了，请你别说下去了吧。

乳媪　是，太太。可是我一想到她会停住了哭说“嗯”，就禁不住笑起来。不说假话，她额角上肿起了像小雄鸡的睾丸那么大的一个包哩；她痛得放声大哭；“啊！”我的丈夫说，“你往前扑了吗？等你年纪一大，你就要往后仰了；是不是呀，朱丽？”她就停住了哭声，说“嗯。”

朱丽叶　我说，奶妈，你也可以停住嘴了。

乳媪　好，我不说啦，我不说啦。上帝保佑你！你是在我手里抚养长大的一个最可爱的小宝贝；要是我能够活到有一天瞧着你嫁了出去，也算了结我的一桩心愿啦。

凯普莱特夫人　是呀，我现在就是要谈起她的亲事。朱丽叶，我的孩子，告诉我，要是现在把你嫁了出去，你觉得怎么样？

朱丽叶　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一件荣誉。

乳媪　一件荣誉！倘不是你只有我这一个奶妈，我一定要说你的聪明是从奶头上得来的。

凯普莱特夫人　好，现在你把婚姻问题考虑考虑吧。在这儿

维洛那城里，比你再年轻点儿的千金小姐们，都已经做了母亲啦。就拿我来说吧，我在你现在这样的年纪，也已经生下了你。废话用不着多说，少年英俊的帕里斯已经来向你求过婚啦。

乳媪　真是一位好官人，小姐！像这样的一个男人，小姐，真是天下少有。嗳哟！他真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好郎君。

凯普莱特夫人　维洛那的夏天找不到这样一朵好花。

乳媪　是啊，他是一朵花，真是一朵好花。

凯普莱特夫人　你怎么说？你能不能喜欢这个绅士？今晚上在我们家里的宴会中间，你就可以看见他。从年轻的帕里斯的脸上，你可以读到用秀美的笔写成的迷人诗句；一根根齐整的线条，交织成整个一幅谐和的图画；要是你想探索这一卷美好的书中的奥秘，在他的眼角上可以找到微妙的诠释。这本珍贵的恋爱的经典，只缺少一帧可以使它相得益彰的封面；正像游鱼需要活水，美妙的内容也少不了美妙的外表陪衬。记载着金科玉律的宝籍，锁合在漆金的封面里，它的辉煌富丽为众目所共见；要是你做了他的封面，那么他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所有了。

乳媪　何止如此！我们女人有了男人就富足了。

凯普莱特夫人　简简单单地回答我，你能够接受帕里斯的爱吗？

朱丽叶　要是我看见了他以后，能够发生好感，那么我是准备喜欢他的。可是我的眼光的飞箭，倘然没有得到您的允许，是不敢大胆发射出去的呢。

一仆人上。

仆人　太太，客人都来了，餐席已经摆好了，请您跟小姐快些出去。大家在厨房里埋怨着奶妈，什么都乱成一团。我要侍候客人去；请您马上就来。

凯普莱特夫人　我们就来了。朱丽叶，那伯爵在等着呢。

乳媪　去，孩子，快去找天天欢乐，夜夜良宵。（同下。）

第四场　同前。街道

罗密欧、茂丘西奥、班伏里奥及五六人或戴假面或持火炬上。

罗密欧　怎么！我们就用这一番话作为我们的进身之阶呢，还是就这么昂然直入，不说一句道歉的话？

班伏里奥　这种虚文俗套，现在早就不流行了。我们用不着蒙着眼睛的丘匹德，背着一张花漆的木弓，像个稻草人似的去吓那些娘儿们；也用不着跟着提示的人一句一句念那从书上默诵出来的登场白；随他们把我们认做什么人，我们只要跳完一回舞，走了就完啦。

罗密欧　给我一个火炬，我不高兴跳舞。我的阴沉的心需要着光明。

茂丘西奥　不，好罗密欧，我们一定要你陪着我们跳舞。

罗密欧　我实在不能跳。你们都有轻快的舞鞋；我只有一个铅一样重的灵魂，把我的身体紧紧地钉在地上，使我的脚步不能移动。

茂丘西奥　你是一个恋人，你就借着丘匹德的翅膀，高高地飞

起来吧。

罗密欧　他的羽镞已经穿透我的胸膛，我不能借着他的羽翼高翔；他束缚住了我整个的灵魂，爱的重担压得我向下坠沉，跳不出烦恼去。

茂丘西奥　爱是一件温柔的东西，要是你拖着它一起沉下去，那未免太难为它了。

罗密欧　爱是温柔的吗？它是太粗暴、太专横、太野蛮了；它像荆棘一样刺人。

茂丘西奥　要是爱情虐待了你，你也可以虐待爱情；它刺痛了你，你也可以刺痛它；这样你就可以战胜了爱情。给我一个面具，让我把我的尊容藏起来；（戴假面）嗳哟，好难看的鬼脸！再给我拿一个面具来把它罩住吧。也罢，就让人家笑我丑，也有这一张鬼脸替我遮羞。

班伏里奥　来，敲门进去；大家一进门，就跳起舞来。

罗密欧　拿一个火炬给我。让那些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儿们去卖弄他们的舞步吧；莫怪我说句老气横秋的话，我对于这种玩意儿实在敬谢不敏，还是作个壁上旁观的人吧。

茂丘西奥　胡说！要是你已经没头没脑深陷在恋爱的泥沼里——恕我说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拉你出来。来来来，我们别白昼点灯浪费光阴啦！

罗密欧　我们并没有白昼点灯。

茂丘西奥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耽误时光，好比白昼点灯一样。我们没有恶意，我们还有五个官能，可以有五倍的观察能力呢。

罗密欧　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舞会也无恶意，只怕不是一件聪明的事。

茂丘西奥　为什么？请问。

罗密欧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茂丘西奥　我也做了一个梦。

罗密欧　好，你做了什么梦？

茂丘西奥　我梦见做梦的人老是说谎。

罗密欧　一个人在睡梦里往往可以见到真实的事情。

茂丘西奥　啊！那么一定春梦婆来望过你了。

班伏里奥　春梦婆！她是谁？

茂丘西奥　她是精灵们的稳婆；她的身体只有郡吏手指上一颗玛瑙那么大；几匹蚂蚁大小的细马替她拖着车子，越过酣睡的人们的鼻梁，她的车辐是用蜘蛛的长脚作成的；车篷是蚱蜢的翅膀；挽索是小蜘蛛丝，颈带如水的月光；马鞭是蟋蟀的骨头；缰绳是天际的游丝。替她驾车的是一只小小的灰色的蚊虫，它的大小还不及从一个贪懒丫头的指尖上挑出来的懒虫的一半。她的车子是野蚕用一个榛子的空壳替她造成，它们从古以来，就是精灵们的车匠。她每夜驱着这样的车子，穿过情人们的脑中，他们就会在梦里谈情说爱；经过官员们的膝上，他们就会在梦里打躬作揖；经过律师们的手指，他们就会在梦里伸手讨讼费；经过娘儿们的嘴唇，她们就会在梦里跟人家接吻，可是因为春梦婆讨厌她们嘴里吐出来的糖果的气息，往往罚她们满嘴长着水泡。有时奔驰过廷臣的鼻子，他就会

在梦里寻找好差事；有时她从捐献给教会的猪身上拔下它的尾巴来，撩拨着一个牧师的鼻孔，他就会梦见自己又领到一份俸禄；有时她绕过一个兵士的颈项，他就会梦见杀敌人的头，进攻、埋伏、锐利的剑锋、淋漓的痛饮——忽然被耳边的鼓声惊醒，咒骂了几句，又翻了个身睡去了。就是这一个春梦婆在夜里把马鬣打成了辫子，把懒女人的龌龊的乱发烘成一处处胶粘的硬块，倘然把它们梳通了，就要遭逢祸事；就是这个婆子在人家女孩子们仰面睡觉的时候，压在她们的身上，教会她们怎样养儿子；就是她——

罗密欧　得啦，得啦，茂丘西奥，别说啦！你全然在那儿痴人说梦。

茂丘西奥　对了，梦本来是痴人脑中的胡思乱想；它的本质像空气一样稀薄；它的变化莫测，就像一阵风，刚才还在向着冰雪的北方求爱，忽然发起恼来，一转身又到雨露的南方来了。

班伏里奥　你讲起的这一阵风，不知把我们自己吹到哪儿去了。人家晚饭都用过了，我们进去怕要太晚啦。

罗密欧　我怕也许是太早了；我仿佛觉得有一种不可知的命运，将要从我们今天晚上的狂欢开始它的恐怖的统治，我这可憎恨的生命，将要遭遇惨酷的夭折而告一结束。可是让支配我的前途的上帝指导我的行动吧！前进，快活的朋友们！

班伏里奥　来，把鼓擂起来。（同下。）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乐工各持乐器等候；众仆上。

仆甲　卜得潘呢？他怎么不来帮忙把这些盘子拿下去？他不愿意搬碟子！他不愿意揩砧板！

仆乙　一切事情都交给一两个人管，叫他们连洗手的工夫都没有，这真糟糕！

仆甲　把折凳拿进去，把食器架搬开，留心打碎盘子。好兄弟，留一块杏仁酥给我；谢谢你去叫那管门的让苏珊跟耐儿进来。安东尼！卜得潘！

仆乙　嗳，兄弟，我在这儿。

仆甲　里头在找着你，叫着你，问着你，到处寻着你。

仆丙　我们可不能一身分两处呀。

仆乙　来，孩子们，大家出力！（众仆退后。）

凯普莱特、朱丽叶及其家族等自一方上；众宾客及假面跳舞者等自另一方上，相遇。

凯普莱特　诸位朋友，欢迎欢迎！足趾上不生茧子的小姐太太们要跟你们跳一回舞呢。啊哈！我的小姐们，你们中间现在有什么人不愿意跳舞？我可以发誓，谁要是推三阻四的，一定脚上长着老大的茧子；果然给我猜中了吗？诸位朋友，欢迎欢迎！我从前也曾经戴过假面，在一个标致姑娘的耳朵旁边讲些使得她心花怒放的话儿；这种时代现在是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诸位朋友，欢迎欢迎！

来，乐工们，奏起音乐来吧。站开些！站开些！让出地方来。姑娘们，跳起来吧。（奏乐；众开始跳舞）混蛋，把灯点亮一点，把桌子一起搬掉，把火炉熄了，这屋子里太热啦。啊，好小子！这才玩得有兴。啊！请坐，请坐，好兄弟，我们两人现在是跳不起来的了；您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戴着假面跳舞是在什么时候？

凯普莱特族人　这话说来也有三十年啦。

凯普莱特　什么，兄弟！没有这么久，没有这么久；那是在路森修结婚的那年，大概离现在有二十五年模样，我们曾经跳过一次。

凯普莱特族人　不止了，不止了；大哥，他的儿子也有三十岁啦。

凯普莱特　我难道不知道吗？他的儿子两年以前还没有成年哩。

罗密欧　搀着那位骑士的手的那位小姐是谁？

仆人　我不知道，先生。

罗密欧　啊！火炬远不及她的明亮；

　　她皎然悬在暮天的颊上，

　　像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

　　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

　　瞧她随着女伴进退周旋，

　　像鸦群中一头白鸽蹁跹。

　　我要等舞阑后追随左右，

　　握一握她那纤纤的素手。

我从前的恋爱是假非真，

今晚才遇见绝世的佳人！

提伯尔特　听这个人的声音，好像是一个蒙太古家里的人。孩子，拿我的剑来。哼！这不知死活的奴才，竟敢套着一个鬼脸，到这儿来嘲笑我们的盛会吗？为了保持凯普莱特家族的光荣，我把他杀死了也不算罪过。

凯普莱特　嗳哟，怎么，侄儿！你怎么动起怒来啦？

提伯尔特　姑父，这是我们的仇家蒙太古家里的人；这贼子今天晚上到这儿来，一定不怀好意，存心来捣乱我们的盛会。

凯普莱特　他是罗密欧那小子吗？

提伯尔特　正是他，正是罗密欧这小杂种。

凯普莱特　别生气，好侄儿，让他去吧。瞧他的举动倒也规规矩矩；说句老实话，在维洛那城里，他也算得一个品行很好的青年。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在我自己的家里跟他闹事。你还是耐着性子，别理他吧。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是听我的话，赶快收下了怒容，和和气气的，不要打断大家的兴致。

提伯尔特　这样一个贼子也来做我们的宾客，我怎么不生气？我不能容他在这儿放肆。

凯普莱特　不容也得容；哼，目无尊长的孩子！我偏要容他。嘿！谁是这里的主人？是你还是我？嘿！你容不得他！什么话！你要当着这些客人的面前吵闹吗？你不服气！你要充好汉！

提伯尔特　姑父，咱们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

凯普莱特　得啦，得啦，你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是真的吗？您也许不喜欢这个调调儿。——我知道你一定要跟我闹别扭！——说得很好，我的好人儿！——你是个放肆的孩子；去，别闹！不然的话——把灯再点亮些！把灯再点亮些！——不害臊的！我要叫你闭嘴。——啊！痛痛快快地玩一下，我的好人儿们！

提伯尔特　我这满腔怒火偏给他浇下一盆冷水，好教我气得浑身哆嗦。我且退下去，可是今天由他闯进了咱们的屋子，看他不会有一天得意反成后悔。（下。）

罗密欧　（向朱丽叶）

要是我这俗手上的尘污
　亵渎了你的神圣的庙宇，
这两片嘴唇，含羞的信徒，
　愿意用一吻乞求你宥恕。

朱丽叶　信徒，莫把你的手儿侮辱，
　这样才是最虔诚的礼敬；
神明的手本许信徒接触，
　掌心的密合远胜如亲吻。

罗密欧　生下了嘴唇有什么用处？

朱丽叶　　信徒的嘴唇要祷告神明。

罗密欧　那么我要祷求你的允许，
　让手的工作交给了嘴唇。

朱丽叶　你的祷告已蒙神明允准。

罗密欧　神明，请容我把殊恩受领。（吻朱丽叶）

这一吻涤清了我的罪孽。

朱丽叶　你的罪却沾上我的唇间。

罗密欧　啊，我的唇间有罪？感谢你精心的指摘！让我收回吧。

朱丽叶　你可以亲一下《圣经》。

乳媪　小姐，你妈要跟你说话。

罗密欧　谁是她的母亲？

乳媪　小官人，她的母亲就是这儿府上的太太，她是个好太太，又聪明，又贤德；我替她抚养她的女儿，就是刚才跟您说话的那个；告诉您吧，谁要是娶了她去，才发财咧。

罗密欧　她是凯普莱特家里的人吗？嗳哟！我的生死现在操在我的仇人的手里了！

班伏里奥　去吧，跳舞快要完啦。

罗密欧　是的，我只怕盛筵易散，良会难逢。

凯普莱特　不，列位，请慢点儿去；我们还要请你们稍微用一点茶点。真要走吗？那么谢谢你们；各位朋友，谢谢，谢谢，再会！再会！再拿几个火把来！来，我们去睡吧。啊，好小子！天真是不早了；我要去休息一会儿。（除朱丽叶及乳媪外俱下。）

朱丽叶　过来，奶妈。那边的那位绅士是谁？

乳媪　提伯里奥那老头儿的儿子。

朱丽叶　现在跑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乳媪　呃，我想他就是那个年轻的彼特鲁乔。

朱丽叶　那个跟在人家后面不跳舞的人是谁？

乳媪　我不认识。

朱丽叶　去问他叫什么名字。——要是他已经结过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

乳媪　他的名字叫罗密欧，是蒙太古家里的人，咱们仇家的独子。

朱丽叶　恨灰中燃起了爱火融融，
要是不该相识，何必相逢！
昨天的仇敌，今日的情人，
这场恋爱怕要种下祸根。

乳媪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朱丽叶　那是刚才一个陪我跳舞的人教给我的几句诗。（内呼，“朱丽叶！”）

乳媪　就来，就来！来，咱们去吧，客人们都已经散了。（同下。）

开 场 诗

致辞者上。

旧日的温情已尽付东流，

　新生的爱恋正如日初上；

为了朱丽叶的绝世温柔，

　忘却了曾为谁魂思梦想。

罗密欧爱着她媚人容貌，

　把一片痴心呈献给仇雠；

朱丽叶恋着他风流才调，

　甘愿被香饵钓上了金钩。

只恨解不开的世仇宿怨，

　这段山海深情向谁申诉？

幽闺中锁住了桃花人面，

　要相见除非是梦魂来去。

可是热情总会战胜辛艰，

苦味中间才有无限甘甜。(下。)

第二幕

第一场　维洛那。凯普莱特花园墙外的小巷

罗密欧上。

罗密欧　我的心还逗留在这里，我能够就这样掉头前去吗？转回去，你这无精打彩的身子，去找寻你的灵魂吧。（攀登墙上，跳入墙内。）

班伏里奥及茂丘西奥上。

班伏里奥　罗密欧！罗密欧兄弟！

茂丘西奥　他是个乖巧的家伙；我说他一定溜回家去睡了。

班伏里奥　他往这条路上跑，一定跳进这花园的墙里去了。好茂丘西奥，你叫叫他吧。

茂丘西奥　不，我还要念咒喊他出来呢。罗密欧！痴人！疯子！恋人！情郎！快快化做一声叹息出来吧！我不要你多说什么，只要你念一行诗，叹一口气，把咱们那位维纳斯奶奶恭维两句，替她的瞎眼儿子丘匹德少爷取个绰号，这位小爱神真是个神弓手，竟让国王爱上了叫化子的女儿！他没有听见，他没有作声，他没有动静；这猴崽子

难道死了吗？待我咒他的鬼魂出来。凭着罗瑟琳的光明的眼睛，凭着她的高额角，她的红嘴唇，她的玲珑的脚，挺直的小腿，弹性的大腿和大腿附近的那一部分，凭着这一切的名义，赶快给我现出真形来吧！

班伏里奥　他要是听见了，一定会生气的。

茂丘西奥　这不致于叫他生气；他要是生气，除非是气得他在他情人的圈儿里唤起一个异样的妖精，由它在那儿昂然直立，直等她降伏了它，并使它低下头来；那样做的话，才是怀着恶意呢；我的咒语却很正当，我无非凭着他情人的名字唤他出来罢了。

班伏里奥　来，他已经躲到树丛里，跟那多露水的黑夜作伴去了；爱情本来是盲目的，让他在黑暗里摸索去吧。

茂丘西奥　爱情如果是盲目的，就射不中靶。此刻他该坐在枇杷树下了，希望他的情人就是他口中的枇杷。——啊，罗密欧，但愿，但愿她真的成了你到口的枇杷！罗密欧，晚安！我要上床睡觉去；这儿草地上太冷啦，我可受不了。来，咱们走吧。

班伏里奥　好，走吧；他要避着我们，找他也是白费辛勤。（同下。）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的花园

罗密欧上。

罗密欧　没有受过伤的才会讥笑别人身上的创痕。（朱丽叶自

上方窗户中出现）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她因为她的女弟子比她美得多，已经气得面色惨白了。既然她这样妒忌着你，你不要忠于她吧；脱下她给你的这一身惨绿色的贞女的道服，它是只配给愚人穿的。那是我的意中人；啊！那是我的爱；唉，但愿她知道我在爱着她！她欲言又止，可是她的眼睛已经道出了她的心事。待我去回答她吧；不，我不要太卤莽，她不是对我说话。天上两颗最灿烂的星，因为有事他去，请求她的眼睛替代它们在空中闪耀。要是她的眼睛变成了天上的星，天上的星变成了她的眼睛，那便怎样呢？她脸上的光辉会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的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瞧！她用纤手托住了脸，那姿态是多么美妙！啊，但愿我是那一只手上的手套，好让我亲一亲她脸上的香泽！

朱丽叶　唉！

罗密欧　她说话了。啊！再说下去吧，光明的天使！因为我在这夜色之中仰视着你，就像一个尘世的凡人，张大了出神的眼睛，瞻望着一个生着翅膀的天使，驾着白云缓缓地驰过了天空一样。

朱丽叶　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

罗密欧　（旁白）我还是继续听下去呢，还是现在就对她说话？

朱丽叶　只有你的名字才是我的仇敌；你即使不姓蒙太古，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你。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不是手，又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不是脸，又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啊！换一个姓名吧！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罗密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的可爱的完美也决不会有丝毫改变。罗密欧，抛弃了你的名字吧；我愿意把我整个的心灵，赔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

罗密欧　那么我就听你的话，你只要叫我做爱，我就重新受洗，重新命名；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

朱丽叶　你是什么人，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地偷听人家的话？

罗密欧　我没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敬爱的神明，我痛恨我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你的仇敌；要是把它写在纸上，我一定把这几个字撕成粉碎。

朱丽叶　我的耳朵里还没有灌进从你嘴里吐出来的一百个字，可是我认识你的声音；你不是罗密欧，蒙太古家里的人吗？

罗密欧　不是，美人，要是你不喜欢这两个名字。

朱丽叶　告诉我，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为什么到这儿来？花园的墙这么高，是不容易爬上来的；要是我家里的人瞧见你在这儿，他们一定不让你活命。

罗密欧　我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园墙，因为砖石的墙垣是不能

把爱情阻隔的；爱情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事，它都会冒险尝试，所以我不怕你家里人的干涉。

朱丽叶　要是他们瞧见了你，一定会把你杀死的。

罗密欧　唉！你的眼睛比他们二十柄刀剑还厉害；只要你用温柔的眼光看着我，他们就不能伤害我的身体。

朱丽叶　我怎么也不愿让他们瞧见你在这儿。

罗密欧　朦胧的夜色可以替我遮过他们的眼睛。只要你爱我，就让他们瞧见我吧；与其因为得不到你的爱情而在这世上挨命，还不如在仇人的刀剑下丧生。

朱丽叶　谁叫你找到这儿来的？

罗密欧　爱情怂恿我探听出这一个地方；他替我出主意，我借给他眼睛。我不会操舟驾舵，可是倘使你在辽远辽远的海滨，我也会冒着风波寻访你这颗珍宝。

朱丽叶　幸亏黑夜替我罩上了一重面幕，否则为了我刚才被你听去的话，你一定可以看见我脸上羞愧的红晕。我真想遵守礼法，否认已经说过的言语，可是这些虚文俗礼，现在只好一切置之不顾了！你爱我吗？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是的"，我也一定会相信你的话；可是也许你起的誓只是一个谎，人家说，对于恋人们的寒盟背信，天神是一笑置之的。温柔的罗密欧啊！你要是真的爱我，就请你诚意告诉我；你要是嫌我太容易降心相从，我也会堆起怒容，装出倔强的神气，拒绝你的好意，好让你向我婉转求情，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拒绝你的。俊秀的蒙太古啊，我真的太痴心了，所以也许你会觉得我的举动有点轻浮；

可是相信我，朋友，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忠心远胜过那些善于矜持作态的人。我必须承认，倘不是你乘我不备的时候偷听去了我的真情的表白，我一定会更加矜持一点的；所以原谅我吧，是黑夜泄漏了我心底的秘密，不要把我的允诺看作无耻的轻狂。

罗密欧　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涂染着这些果树的梢端，我发誓——

朱丽叶　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

罗密欧　那么我指着什么起誓呢？

朱丽叶　不用起誓吧；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优美的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我一定会相信你的。

罗密欧　要是我的出自深心的爱情——

朱丽叶　好，别起誓啦。我虽然喜欢你，却不喜欢今天晚上的密约；它太仓卒、太轻率、太出人意外了，正像一闪电光，等不及人家开一声口，已经消隐了下去。好人，再会吧！这一朵爱的蓓蕾，靠着夏天的暖风的吹拂，也许会在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开出鲜艳的花来。晚安，晚安！但愿恬静的安息同样降临到你我两人的心头！

罗密欧　啊！你就这样离我而去，不给我一点满足吗？

朱丽叶　你今夜还要什么满足呢？

罗密欧　你还没有把你的爱情的忠实的盟誓跟我交换。

朱丽叶　在你没有要求以前，我已经把我的爱给了你了；可是

我倒愿意重新给你。

罗密欧　你要把它收回去吗？为什么呢，爱人？

朱丽叶　为了表示我的慷慨，我要把它重新给你。可是我只愿意要我已有的东西：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渺，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乳媪在内呼唤）我听见里面有人在叫；亲爱的，再会吧！——就来了，好奶妈！——亲爱的蒙太古，愿你不要负心。再等一会儿，我就会来的。（自上方下。）

罗密欧　幸福的，幸福的夜啊！我怕我只是在晚上做了一个梦，这样美满的事不会是真实的。

朱丽叶自上方重上。

朱丽叶　亲爱的罗密欧，再说三句话，我们真的要再会了。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你的目的是在于婚姻，那么明天我会叫一个人到你的地方来，请你叫他带一个信给我，告诉我你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就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我的主人，跟随你到天涯海角。

乳媪　（在内）小姐！

朱丽叶　就来。——可是你要是没有诚意，那么我请求你——

乳媪　（在内）小姐！

朱丽叶　等一等，我来了。——停止你的求爱，让我一个人独自伤心吧。明天我就叫人来看你。

罗密欧　凭着我的灵魂——

朱丽叶　一千次的晚安！（自上方下。）

罗密欧　晚上没有你的光，我只有一千次的心伤！恋爱的人去赴他情人的约会，像一个放学归来的儿童；可是当他和情人分别的时候，却像上学去一般满脸懊丧。（退后。）

朱丽叶自上方重上。

朱丽叶　嘘！罗密欧！嘘！唉！我希望我会发出呼鹰的声音，招这只鹰儿回来。我不能高声说话，否则我要让我的喊声传进厄科①的洞穴，让她的无形的喉咙因为反复叫喊着我的罗密欧的名字而变成嘶哑。

罗密欧　那是我的灵魂在叫喊着我的名字。恋人的声音在晚间多么清婉，听上去就像最柔和的音乐！

朱丽叶　罗密欧！

罗密欧　我的爱！

朱丽叶　明天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叫人来看你？

罗密欧　就在九点钟吧。

朱丽叶　我一定不失信；挨到那个时候，该有二十年那么长久！我记不起为什么要叫你回来了。

罗密欧　让我站在这儿，等你记起了告诉我。

朱丽叶　你这样站在我的面前，我一心想着多么爱跟你在一块儿，一定永远记不起来了。

罗密欧　那么我就永远等在这儿，让你永远记不起来，忘记除了这里以外还有什么家。

① 厄科(Echo)，是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因恋爱美少年那耳喀索斯不遂而形消体灭，化为山谷中的回声。

朱丽叶　天快要亮了；我希望你快去；可是我就好比一个淘气的女孩子，像放松一个囚犯似的让她心爱的鸟儿暂时跳出她的掌心，又用一根丝线把它拉了回来，爱的私心使她不愿意给它自由。

罗密欧　我但愿我是你的鸟儿。

朱丽叶　好人，我也但愿这样；可是我怕你会死在我的过分的爱抚里。晚安！晚安！离别是这样甜蜜的凄清，我真要向你道晚安直到天明！（下。）

罗密欧　但愿睡眠合上你的眼睛！
　　但愿平静安息我的心灵！
　　我如今要去向神父求教，
　　把今宵的艳遇诉他知晓。（下。）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携篮上。

劳伦斯　黎明笑向着含愠的残宵，
　　金鳞浮上了东方的天梢；
　　看赤轮驱走了片片乌云，
　　像一群醉汉向四处狼奔。
　　趁太阳还没有睁开火眼，
　　晒干深夜里的涔涔露点，
　　我待要采摘下满筐盈筐，
　　毒草灵葩充实我的青囊。

大地是生化万类的慈母，
她又是掩藏群生的坟墓，
试看她无所不载的胸怀，
哺乳着多少的姹女婴孩！
天生下的万物没有弃掷，
什么都有它各自的特色，
石块的冥顽，草木的无知，
都含着玄妙的造化生机。
莫看那蠢蠢的恶木莠蔓，
对世间都有它特殊贡献；
即使最纯良的美谷嘉禾，
用得失当也会害性戕躯。
美德的误用会变成罪过，
罪恶有时反会造成善果。
这一朵有毒的弱蕊纤苞，
也会把淹煎的痼疾医疗；
它的香味可以祛除百病，
吃下腹中却会昏迷不醒。
草木和人心并没有不同，
各自有善意和恶念争雄；
恶的势力倘然占了上风，
死便会蛀蚀进它的心中。

罗密欧上。

罗密欧　早安，神父。

劳伦斯　上帝祝福你！是谁的温柔的声音这么早就在叫我？孩子，你一早起身，一定有什么心事。老年人因为多忧多虑，往往容易失眠，可是身心壮健的青年，一上了床就应该酣然入睡；所以你的早起，倘不是因为有什么烦恼，一定是昨夜没有睡过觉。

罗密欧　你的第二个猜测是对的；我昨夜享受到比睡眠更甜蜜的安息。

劳伦斯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恶！你是跟罗瑟琳在一起吗？

罗密欧　跟罗瑟琳在一起，我的神父？不，我已经忘记了那一个名字，和那个名字所带来的烦恼。

劳伦斯　那才是我的好孩子；可是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罗密欧　我愿意在你没有问我第二遍以前告诉你。昨天晚上我跟我的仇敌在一起宴会，突然有一个人伤害了我，同时她也被我伤害了；只有你的帮助和你的圣药，才会医治我们两人的重伤。神父，我并不怨恨我的敌人，因为瞧，我来向你请求的事，不单为了我自己，也同样为了她。

劳伦斯　好孩子，说明白一点，把你的意思老老实实告诉我，别打着哑谜了。

罗密欧　那么老实告诉你吧，我心底的一往深情，已经完全倾注在凯普莱特的美丽的女儿身上了。她也同样爱着我；一切都完全定当了，只要你肯替我们主持神圣的婚礼。我们在什么时候遇见，在什么地方求爱，怎样彼此交换着盟誓，这一切我都可以慢慢告诉你；可是无论如何，请你一定答应就在今天替我们成婚。

劳伦斯　圣芳济啊！多么快的变化！难道你所深爱着的罗瑟琳，就这样一下子被你抛弃了吗？这样看来，年轻人的爱情，都是见异思迁，不是发于真心的。耶稣，马利亚！你为了罗瑟琳的缘故，曾经用多少的眼泪洗过你消瘦的面庞！为了替无味的爱情添加一点辛酸的味道，曾经浪费掉多少的咸水！太阳还没有扫清你吐向苍穹的怨气，我这龙钟的耳朵里还留着你往日的呻吟；瞧！就在你自己的颊上，还剩着一丝不曾揩去的旧时的泪痕。要是你不曾变了一个人，这些悲哀都是你真实的情感，那么你是罗瑟琳的，这些悲哀也是为罗瑟琳而发的；难道你现在已经变心了吗？男人既然这样没有恒心，那就莫怪女人家朝三暮四了。

罗密欧　你常常因为我爱罗瑟琳而责备我。

劳伦斯　我的学生，我不是说你不该恋爱，我只叫你不要因为恋爱而发痴。

罗密欧　你又叫我把爱情埋葬在坟墓里。

劳伦斯　我没有叫你把旧的爱情埋葬了，再去另找新欢。

罗密欧　请你不要责备我；我现在所爱的她，跟我心心相印，不像前回那个一样。

劳伦斯　啊，罗瑟琳知道你对她的爱情完全抄着人云亦云的老调，你还没有读过恋爱入门的一课哩。可是来吧，朝三暮四的青年，跟我来；为了一个理由，我愿意帮助你一臂之力：因为你们的结合也许会使你们两家释嫌修好，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了。

罗密欧　啊，我们就去吧，我巴不得越快越好。

劳伦斯　凡事三思而行；跑得太快是会滑倒的。（同下。）

第四场　同前。街道

班伏里奥及茂丘西奥上。

茂丘西奥　见鬼的，这罗密欧究竟到哪儿去了？他昨天晚上没有回家吗？

班伏里奥　没有，我问过他的仆人了。

茂丘西奥　嗳哟！那个白面孔狠心肠的女人，那个罗瑟琳，一定把他虐待得要发疯了。

班伏里奥　提伯尔特，凯普莱特那老头子的亲戚，有一封信送到他父亲那里。

茂丘西奥　一定是一封挑战书。

班伏里奥　罗密欧一定会给他一个答复。

茂丘西奥　只要会写几个字，谁都会写一封复信。

班伏里奥　不，我说他一定会接受他的挑战。

茂丘西奥　唉！可怜的罗密欧！他已经死了，一个白女人的黑眼睛戳破了他的心；一支恋歌穿过了他的耳朵；瞎眼的丘匹德的箭已把他当胸射中；他现在还能够抵得住提伯尔特吗？

班伏里奥　提伯尔特是个什么人？

茂丘西奥　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个平常的阿猫阿狗。啊！他是个胆大心细、剑法高明的人。他跟人打起架来，就像

照着乐谱唱歌一样，一板一眼都不放松，一秒钟的停顿，然后一、二、三，刺进人家的胸膛；他全然是个穿礼服的屠夫，一个决斗的专家；一个名门贵胄，一个击剑能手。啊！那了不得的侧击！那反击！那直中要害的一剑！

班伏里奥　那什么？

茂丘西奥　那些怪模怪样、扭扭捏捏的装腔作势，说起话来怪声怪气的荒唐鬼的对头。他们只会说，"耶稣哪，好一柄锋利的刀子！"——好一个高大的汉子，好一个风流的婊子！嘿，我的老爷子，咱们中间有这么一群不知从哪儿飞来的苍蝇，这一群满嘴法国话的时髦人，他们因为趋新好异，坐在一张旧凳子上也会不舒服，这不是一件可以痛哭流涕的事吗？

罗密欧上。

班伏里奥　罗密欧来了，罗密欧来了。

茂丘西奥　瞧他孤零零的神气，倒像一条风干的咸鱼。啊，你这块肉呀，你是怎样变成了鱼的！现在他又要念起彼特拉克①的诗句来了：罗拉比起他的情人来不过是个灶下的丫头，虽然她有一个会做诗的爱人；狄多是个蓬头垢面的村妇；克莉奥佩屈拉是个吉卜赛姑娘；海伦、希罗都是下流的娼妓；提斯柏也许有一双美丽的灰色眼睛，可是也不配相提并论。罗密欧先生，给你个法国式的敬礼！昨天晚上你给我们开了多大的一个玩笑哪。

---

①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他的作品有很多是歌颂他终身的爱人罗拉的。

罗密欧　两位大哥早安！昨晚我开了什么玩笑？

茂丘西奥　你昨天晚上逃走得好；装什么假？

罗密欧　对不起，茂丘西奥，我当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那情况下我只好失礼了。

茂丘西奥　这就是说，在那情况下，你不得不屈一屈膝了。

罗密欧　你的意思是说，赔个礼。

茂丘西奥　你回答得正对。

罗密欧　正是十分有礼的说法。

茂丘西奥　何止如此，我是讲礼讲到头了。

罗密欧　像是花儿鞋子的尖头。

茂丘西奥　说得对。

罗密欧　那么我的鞋子已经全是花花的洞儿了。

茂丘西奥　讲得妙；跟着我把这个笑话追到底吧，直追得你的鞋子都破了，只剩下了鞋底，而那笑话也就变得又秃又呆了。

罗密欧　啊，好一个又呆又秃的笑话，真配傻子来说。

茂丘西奥　快来帮忙，好班伏里奥；我的脑袋不行了。

罗密欧　要来就快马加鞭；不然我就宣告胜利了。

茂丘西奥　不，如果比聪明像赛马，我承认我输了；我的马儿哪有你的野？说到野，我的五官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的任何一官。可是你野的时候，我几时跟你在一起过？

罗密欧　哪一次撒野没有你这呆头鹅？

茂丘西奥　你这话真有意思，我巴不得咬你一口才好。

罗密欧　啊，好鹅儿，莫咬我。

茂丘西奥　你的笑话又甜又辣，简直是辣酱油。

罗密欧　美鹅加辣酱，岂不绝妙？

茂丘西奥　啊，妙语横生，越拉越横！

罗密欧　横得好；你这呆头鹅变成一只横胖鹅了。

茂丘西奥　呀，我们这样打着趣岂不比呻吟求爱好得多吗？此刻你多么和气，此刻你才真是罗密欧了；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此刻是你的真面目了；为了爱，急得涕零满脸，就像一个天生的傻子，奔上奔下，找洞儿藏他的棍儿。

班伏里奥　打住吧，打住吧。

茂丘西奥　你不让我的话讲完，留着尾巴好不顺眼。

班伏里奥　不打住你，你的尾巴还要长大呢。

茂丘西奥　啊，你错了；我的尾巴本来就要缩小了；我的话已经讲到了底，不想老占着位置啦。

罗密欧　看哪，好把戏来啦！

乳媪及彼得上。

茂丘西奥　一条帆船，一条帆船！

班伏里奥　两条，两条！一公一母。

乳媪　彼得！

彼得　有！

乳媪　彼得，我的扇子。

茂丘西奥　好彼得，替她把脸遮了；因为她的扇子比她的脸好看一点。

乳媪　早安，列位先生。

茂丘西奥　晚安，好太太。

乳媪　是道晚安时候了吗？

茂丘西奥　我告诉你，不会错；那日规上的指针正顶着中午呢。

乳媪　你说什么！你是什么人！

罗密欧　好太太，上帝造了他，他可不知好歹。

乳媪　说得好：你说他不知好歹哪？列位先生，你们有谁能够告诉我年轻的罗密欧在什么地方？

罗密欧　我可以告诉你；可是等你找到他的时候，年轻的罗密欧已经比你寻访他的时候老了点儿了。我因为取不到一个好一点的名字，所以就叫做罗密欧；在取这一个名字的人们中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乳媪　您说得真好。

茂丘西奥　呀，这样一个最坏的家伙你也说好？想得周到；有道理，有道理。

乳媪　先生，要是您就是他，我要跟您单独讲句话儿。

班伏里奥　她要拉他吃晚饭去。

茂丘西奥　一个老虔婆，一个老虔婆！有了！有了！

罗密欧　有了什么？

茂丘西奥　不是什么野兔子；要说是兔子的话，也不过是斋节里做的兔肉饼，没有吃完就发了霉。（唱）

　　老兔肉，发白霉，
　　老兔肉，发白霉，
　原是斋节好点心：
　　可是霉了的兔肉饼，

二十个人也吃不尽，

吃不完的霉肉饼。

罗密欧，你到不到你父亲那儿去？我们要在那边吃饭。

罗密欧　我就来。

茂丘西奥　再见，老太太；（唱）

再见，我的好姑娘！（茂丘西奥、班伏里奥下。）

乳媪　好，再见！先生，这个满嘴胡说八道的放肆家伙是谁？

罗密欧　奶妈，这位先生最喜欢听他自己讲话；他在一分钟里所说的话，比他在一个月里听人家讲的话还多。

乳媪　要是他对我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尽管他力气再大一点，我也要给他一顿教训；这种家伙二十个我都对付得了，要是对付不了，我会叫那些对付得了他们的人来。混帐东西！他把老娘看做什么人啦？我不是那些烂污婊子，由他随便取笑。（向彼得）你也是个好东西，看着人家把我欺侮，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

彼得　我没有看见什么人欺侮你；要是我看见了，一定会立刻拔出刀子来的。碰到吵架的事，只要理直气壮，打起官司来不怕人家，我是从来不肯落在人家后头的。

乳媪　嗳哟！真把我气得浑身发抖。混帐的东西！对不起，先生，让我跟您说句话儿。我刚才说过的，我家小姐叫我来找您；她叫我说些什么话我可不能告诉您；可是我要先明白对您说一句，要是正像人家说的，您想骗她做一场春梦，那可真是人家说的一件顶坏的行为；因为这位姑娘年纪还小，所以您要是欺骗了她，实在是一桩对无论哪一位

好人家的姑娘都是对不起的事情，而且也是一桩顶不应该的举动。

罗密欧　奶妈，请你替我向你家小姐致意。我可以对你发誓——

乳媪　很好，我就这样告诉她。主啊！主啊！她听见了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罗密欧　奶妈，你去告诉她什么话呢？你没有听我说呀。

乳媪　我就对她说您发过誓了，证明您是一位正人君子。

罗密欧　你请她今天下午想个法子出来到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忏悔，就在那个地方举行婚礼。这几个钱是给你的酬劳。

乳媪　不，真的，先生，我一个钱也不要。

罗密欧　别客气了，你还是拿着吧。

乳媪　今天下午吗，先生？好，她一定会去的。

罗密欧　好奶妈，请你在这寺墙后面等一等，就在这一点钟之内，我要叫我的仆人去拿一捆扎得像船上的软梯一样的绳子来给你带去；在秘密的夜里，我要凭着它攀登我的幸福的尖端。再会！愿你对我们忠心，我一定不会有负你的辛劳。再会！替我向你的小姐致意。

乳媪　天上的上帝保佑您！先生，我对您说。

罗密欧　你有什么话说，我的好奶妈？

乳媪　您那仆人可靠得住吗？您没听见古话说，两个人知道是秘密，三个人知道就不是秘密吗？

罗密欧　你放心吧，我的仆人是最可靠不过的。

乳媪　好先生，我那小姐是个最可爱的姑娘——主啊！主啊！——那时候她还是个咿咿呀呀怪会说话的小东西——啊！本地有一位叫做帕里斯的贵人，他巴不得把我家小姐抢到手里；可是她，好人儿，瞧他比瞧一只蛤蟆还讨厌。我有时候对她说帕里斯人品不错，你才不知道哩，她一听见这样的话，就会气得面如土色。请问罗丝玛丽花①和罗密欧是不是同样一个字开头的呀？

罗密欧　是呀，奶妈；怎么样？都是罗字起头的哪。

乳媪　啊，你开玩笑哩！那是狗的名字啊；阿罗就是那个——不对；我知道一定是另一个字开头的——她还把你同罗丝玛丽花连在一起，我也不懂，反正你听了一定喜欢的。

罗密欧　替我向你小姐致意。

乳媪　一定一定。（罗密欧下）彼得！

彼得　有！

乳媪　给我带路，拿着我的扇子，快些走。（同下。）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的花园

朱丽叶上。

朱丽叶　我在九点钟差奶妈去；她答应在半小时以内回来。也许她碰不见他；那是不会的。啊！她的脚走起路来不大方便。恋爱的使者应当是思想，因为它比驱散山坡上

---

① 即“迷迭香”(Rosemary)，是婚礼常用的花。

的阴影的太阳光还要快十倍；所以维纳斯的云车是用白鸽驾驶的，所以凌风而飞的丘匹德生着翅膀。现在太阳已经升上中天，从九点钟到十二点钟是三个很长的钟点，可是她还没有回来。要是她是个有感情、有温暖的青春的血液的人，她的行动一定会像球儿一样敏捷，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她抛到我的心爱的情人那里，他也可以用一句话把她抛回到我这里；可是年纪老的人，大多像死人一般，手脚滞钝，呼唤不灵，慢腾腾地没有一点精神。

乳媪及彼得上。

朱丽叶　啊，上帝！她来了。啊，好心肝奶妈！什么消息？你碰到他了吗？叫那个人出去。

乳媪　彼得，到门口去等着。（彼得下。）

朱丽叶　亲爱的好奶妈——嗳呀！你怎么满脸的懊恼？即使是坏消息，你也应该装着笑容说；如果是好消息，你就不该用这副难看的面孔奏出美妙的音乐来。

乳媪　我累死了，让我歇一会儿吧。嗳呀，我的骨头好痛！我赶了多少的路！

朱丽叶　我但愿把我的骨头给你，你的消息给我。求求你，快说呀，好奶妈，说呀。

乳媪　耶稣哪！你忙什么？你不能等一下子吗？你没见我气都喘不过来吗？

朱丽叶　你既然气都喘不过来，那么你怎么会告诉我说你气都喘不过来？你费了这么久的时间推三阻四的，要是干脆告诉了我，还不是几句话就完了。我只要你回答我，你

的消息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先回答我一个字，详细的话慢慢再说好了。快让我知道了吧，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乳媪　好，你是个傻孩子，选中了这么一个人；你不知道怎样选一个男人。罗密欧！不，他不行，虽然他的脸长得比人家漂亮一点；可是他的腿才长得有样子；讲到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身体，虽然这种话不大好出口，可是的确谁也比不上他。他不顶懂得礼貌，可是温柔得就像一头羔羊。好，看你的运气吧，姑娘；好好敬奉上帝。怎么，你在家里吃过饭了吗？

朱丽叶　没有，没有。你这些话我都早就知道了。他对于结婚的事情怎么说？

乳媪　主啊！我的头痛死了！我害了多厉害的头痛！痛得好像要裂成二十块似的。还有我那一边的背痛；嗳哟，我的背！我的背！你的心肠真好，叫我到外边东奔西走去寻死。

朱丽叶　害你这样不舒服，我真是说不出的抱歉。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奶妈，告诉我，我的爱人说些什么话？

乳媪　你的爱人说——他说得很像个老老实实的绅士，很有礼貌，很和气，很漂亮，而且也很规矩——你的妈呢？

朱丽叶　我的妈！她就在里面；她还会在什么地方？你回答得多么古怪："你的爱人说，他说得很像个老老实实的绅士，你的妈呢？"

乳媪　嗳哟，圣母娘娘！你这样性急吗？哼！反了反了，这就

是你瞧着我筋骨酸痛而替我涂上的药膏吗？以后还是你自己去送信吧。

朱丽叶　别缠下去啦！快些，罗密欧怎么说？

乳媪　你已经得到准许今天去忏悔吗？

朱丽叶　我已经得到了。

乳媪　那么你快到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去，有一个丈夫在那边等着你去做他的妻子哩。现在你的脸红起来啦。你到教堂里去吧，我还要到别处去搬一张梯子来，等到天黑的时候，你的爱人就可以凭着它爬进鸟巢里。为了使你快乐我就吃苦奔跑；可是你到了晚上也要负起那个重担来啦。去吧，我还没有吃过饭呢。

朱丽叶　我要找寻我的幸运去！好奶妈，再会。（各下。）

第六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及罗密欧上。

劳伦斯　愿上天祝福这神圣的结合，不要让日后的懊恨把我们谴责！

罗密欧　阿门，阿门！可是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悲哀的后果，都抵不过我在看见她这短短一分钟内的欢乐。不管侵蚀爱情的死亡怎样伸展它的魔手，只要你用神圣的言语，把我们的灵魂结为一体，让我能够称她一声我的人，我也就不再有什么遗恨了。

劳伦斯　这种狂暴的快乐将会产生狂暴的结局，正像火和火

药的亲吻，就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最甜的蜜糖可以使味觉麻木；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太快和太慢，结果都不会圆满。

朱丽叶上。

劳伦斯　这位小姐来了。啊！这样轻盈的脚步，是永远不会踩破神龛前的砖石的；一个恋爱中的人，可以踏在随风飘荡的蛛网上而不会跌下，幻妄的幸福使他灵魂飘然轻举。

朱丽叶　晚安，神父。

劳伦斯　孩子，罗密欧会替我们两人感谢你的。

朱丽叶　我也向他同样问了好，他何必再来多余的客套。

罗密欧　啊，朱丽叶！要是你感觉到像我一样多的快乐，要是你的灵唇慧舌，能够宣述你衷心的快乐，那么让空气中满布着从你嘴里吐出来的芳香，用无比的妙乐把这一次会晤中我们两人给与彼此的无限欢欣倾吐出来吧。

朱丽叶　充实的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富丽；只有乞儿才能够计数他的家私。真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劳伦斯　来，跟我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早点办好；因为在神圣的教会没有把你们两人结合以前，你们两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茂丘西奥、班伏里奥、侍童及若干仆人上。

班伏里奥 好茂丘西奥，咱们还是回去吧。天这么热，凯普莱特家里的人满街都是，要是碰到了他们，又免不了吵架；因为在这种热天气里，一个人的脾气最容易暴躁起来。

茂丘西奥 你就像这么一种家伙，跑进了酒店的门，把剑在桌子上一放，说，“上帝保佑我不要用到你！”等到两杯喝罢，却无缘无故拿起剑来跟酒保吵架。

班伏里奥 我难道是这样一种人吗？

茂丘西奥 得啦得啦，你的坏脾气比得上意大利无论哪一个人；动不动就要生气，一生气就要乱动。

班伏里奥 再以后怎样呢？

茂丘西奥 哼！要是有两个像你这样的人碰在一起，结果总会一个也没有，因为大家都要把对方杀死了方肯罢休。你！嘿，你会因为人家比你多一根或是少一根胡须，就跟人家吵架。瞧见人家剥栗子，你也会跟他闹翻，你的理由

只是因为你有一双栗色的眼睛。除了生着这样一双眼睛的人以外，谁还会像这样吹毛求疵地去跟人家寻事？你的脑袋里装满了惹事招非的念头，正像鸡蛋里装满了蛋黄蛋白，虽然为了惹事招非的缘故，你的脑袋曾经给人打得像个坏蛋一样。你曾经为了有人在街上咳了一声嗽而跟他吵架，因为他咳醒了你那条在太阳底下睡觉的狗。不是有一次你因为看见一个裁缝在复活节以前穿起他的新背心来，所以跟他大闹吗？不是还有一次因为他用旧带子系他的新鞋子，所以又跟他大闹吗？现在你却要教我不要跟人家吵架！

班伏里奥　要是我像你一样爱吵架，不消一时半刻，我的性命早就卖给人家了。

茂丘西奥　性命卖给人家！哼，算了吧！

班伏里奥　嗳哟！凯普莱特家里的人来了。

茂丘西奥　啊唷！我不在乎。

提伯尔特及余人等上。

提伯尔特　你们跟着我不要走开，等我去向他们说话。两位晚安！我要跟你们中间无论哪一位说句话儿。

茂丘西奥　您只要跟我们两人中间的一个人讲一句话吗？再来点儿别的吧。要是您愿意在一句话以外，再跟我们较量一两手，那我们倒愿意奉陪。

提伯尔特　只要您给我一个理由，您就会知道我也不是个怕事的人。

茂丘西奥　您不会自己想出一个什么理由来吗？

提伯尔特　茂丘西奥，你陪着罗密欧到处乱闯——

茂丘西奥　到处拉唱！怎么！你把我们当作一群沿街卖唱的人吗？你要是把我们当作沿街卖唱的人，那么我们倒要请你听一点儿不大好听的声音；这就是我的提琴上的拉弓，拉一拉就要叫你跳起舞来。他妈的！到处拉唱！

班伏里奥　这儿来往的人太多，讲话不大方便，最好还是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去谈谈；要不然大家别闹意气，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平心静气理论理论；否则各走各的路，也就完了，别让这么许多人的眼睛瞧着我们。

茂丘西奥　人们生着眼睛总要瞧，让他们瞧去好了；我可不能为着别人高兴离开这块地方。

罗密欧上。

提伯尔特　好，我的人来了；我不跟你吵。

茂丘西奥　他又不吃你的饭，不穿你的衣，怎么是你的人？可是他虽然不是你的跟班，要是你拔脚逃起来，他倒一定会紧紧跟住你的。

提伯尔特　罗密欧，我对你的仇恨使我只能用一个名字称呼你——你是一个恶贼！

罗密欧　提伯尔特，我跟你无冤无恨，你这样无端挑衅，我本来是不能容忍的，可是因为我有必须爱你的理由，所以也不愿跟你计较了。我不是恶贼；再见，我看你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提伯尔特　小子，你冒犯了我，现在可不能用这种花言巧语掩饰过去；赶快回过身子，拔出剑来吧。

罗密欧　我可以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冒犯过你，而且你想不到我是怎样爱你，除非你知道了我所以爱你的理由。所以，好凯普莱特——我尊重这一个姓氏，就像尊重我自己的姓氏一样——咱们还是讲和了吧。

茂丘西奥　哼，好丢脸的屈服！只有武力才可以洗去这种耻辱。（拔剑）提伯尔特，你这捉耗子的猫儿，你愿意跟我决斗吗？

提伯尔特　你要我跟你干么？

茂丘西奥　好猫精，听说你有九条性命，我只要取你一条命，留下那另外八条，等以后再跟你算账。快快拔出你的剑来，否则莫怪无情，我的剑就要临到你的耳朵边了。

提伯尔特　（拔剑）好，我愿意奉陪。

罗密欧　好茂丘西奥，收起你的剑。

茂丘西奥　来，来，来，我倒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法。（二人互斗。）

罗密欧　班伏里奥，拔出剑来，把他们的武器打下来。两位老兄，这算什么？快别闹啦！提伯尔特，茂丘西奥，亲王已经明令禁止在维洛那的街道上斗殴。住手，提伯尔特！好茂丘西奥！（提伯尔特及其党徒下。）

茂丘西奥　我受伤了。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我已经完啦。他不带一点伤就去了吗？

班伏里奥　啊！你受伤了吗？

茂丘西奥　嗯，嗯，擦破了一点儿；可是也够受的了。我的侍童呢？你这家伙，快去找个外科医生来。（侍童下。）

罗密欧　放心吧，老兄；这伤口不算十分厉害。

茂丘西奥　是的，它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一扇门那么阔，可是这一点伤也就够要命了；要是你明天找我，就到坟墓里来看我吧。我这一生是完了。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他妈的！狗、耗子、猫儿，都会咬得死人！这个说大话的家伙，这个混帐东西，打起架来也要按照着数学的公式！谁叫你把身子插了进来？都是你把我拉住了，我才受了伤。

罗密欧　我完全是出于好意。

茂丘西奥　班伏里奥，快把我扶进什么屋子里去，不然我就要晕过去了。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我已经死在你们手里了。——你们这两家人家！（茂丘西奥、班伏里奥同下。）

罗密欧　他是亲王的近亲，也是我的好友；如今他为了我的缘故受到了致命的重伤。提伯尔特杀死了我的朋友，又毁谤了我的名誉，虽然他在一小时以前还是我的亲人。亲爱的朱丽叶啊！你的美丽使我变成懦弱，磨钝了我的勇气的锋刃！

班伏里奥重上。

班伏里奥　啊，罗密欧，罗密欧！勇敢的茂丘西奥死了；他已经撒手离开尘世，他的英魂已经升上天庭了！

罗密欧　今天这一场意外的变故，怕要引起日后的灾祸。

提伯尔特重上。

班伏里奥　暴怒的提伯尔特又来了。

罗密欧　茂丘西奥死了，他却耀武扬威活在人世！现在我只好抛弃一切顾忌，不怕伤了亲戚的情分，让眼睛里喷出火

焰的愤怒支配着我的行动了！提伯尔特，你刚才骂我恶贼，我要你把这两个字收回去；茂丘西奥的阴魂就在我们头上，他在等着你去跟他作伴；我们两个人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陪陪他，要不然就是两人一起死。

提伯尔特　你这该死的小子，你生前跟他做朋友，死后也去陪他吧！

罗密欧　这柄剑可以替我们决定谁死谁生。（二人互斗；提伯尔特倒下。）

班伏里奥　罗密欧，快走！市民们都已经被这场争吵惊动了，提伯尔特又死在这儿。别站着发怔；要是你给他们捉住了，亲王就要判你死刑。快去吧！快去吧！

罗密欧　唉！我是受命运玩弄的人。

班伏里奥　你为什么还不走？（罗密欧下。）

市民等上。

市民甲　杀死茂丘西奥的那个人逃到哪儿去了？那凶手提伯尔特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伏里奥　躺在那边的就是提伯尔特。

市民甲　先生，起来吧，请你跟我去。我用亲王的名义命令你服从。

亲王率侍从；蒙太古夫妇、凯普莱特夫妇及余人等上。

亲王　这一场争吵的肇祸的罪魁在什么地方？

班伏里奥　啊，尊贵的亲王！我可以把这场流血的争吵的不幸的经过向您从头告禀。躺在那边的那个人，就是把您的亲戚，勇敢的茂丘西奥杀死的人，他现在已经被年轻的

罗密欧杀死了。

凯普莱特夫人　提伯尔特，我的侄儿！啊，我的哥哥的孩子！亲王啊！侄儿啊！丈夫啊！嗳哟！我的亲爱的侄儿给人杀死了！殿下，您是正直无私的，我们家里流的血，应当用蒙太古家里流的血来报偿。嗳哟，侄儿啊！侄儿啊！

亲王　班伏里奥，是谁开始这场血斗的？

班伏里奥　死在这儿的提伯尔特，他是被罗密欧杀死的。罗密欧很诚恳地劝告他，叫他想一想这种争吵多么没意思，并且也提起您的森严的禁令。他用温和的语调、谦恭的态度，陪着笑脸向他反复劝解，可是提伯尔特充耳不闻，一味逞着他的骄横，拔出剑来就向勇敢的茂丘西奥胸前刺了过去；茂丘西奥也动了怒气，就和他两下交锋起来，自恃着本领高强，满不在乎地一手挡开了敌人致命的剑锋，一手向提伯尔特还刺过去，提伯尔特眼明手快，也把它挡开了。那个时候罗密欧就高声喊叫，"住手，朋友；两下分开！"说时迟，来时快，他的敏捷的腕臂已经打下了他们的利剑，他就插身在他们两人中间；谁料提伯尔特怀着毒心，冷不防打罗密欧的手臂下面刺了一剑过去，竟中了茂丘西奥的要害，于是他就逃走了。等了一会儿他又回来找罗密欧，罗密欧这时候正是满腔怒火，就像闪电似的跟他打起来，我还来不及拔剑阻止他们，勇猛的提伯尔特已经中剑而死，罗密欧见他倒在地上，也就转身逃走了。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倘有虚言，愿受死刑。

凯普莱特夫人　他是蒙太古家的亲戚，他说的话都是徇着私

情，完全是假的。他们一共有二十来个人参加这场恶斗，二十个人合力谋害一个人的生命。殿下，我要请您主持公道；罗密欧杀死了提伯尔特，罗密欧必须抵命。

亲王 罗密欧杀了他，他杀了茂丘西奥；茂丘西奥的生命应当由谁抵偿？

蒙太古 殿下，罗密欧不应该偿他的命；他是茂丘西奥的朋友，他的过失不过是执行了提伯尔特依法应处的死刑。

亲王 为了这一个过失，我现在宣布把他立刻放逐出境。你们双方的憎恨已经牵涉到我的身上，在你们残暴的斗殴中，已经流下了我的亲人的血；可是我要给你们一个重重的惩罚，儆戒儆戒你们的将来。我不要听任何的请求辩护，哭泣和祈祷都不能使我枉法徇情，所以不用想什么挽回的办法，赶快把罗密欧遣送出境吧；不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发现他，就在什么时候把他处死。把这尸体抬去，不许违抗我的命令；对杀人的凶手不能讲慈悲，否则就是鼓励杀人了。（同下。）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的花园

朱丽叶上。

朱丽叶 快快跑过去吧，踏着火云的骏马，把太阳拖回到它的安息的所在；但愿驾车的法厄同① 鞭策你们飞驰到西方，

① 法厄同（Phæthon），是日神的儿子，曾为其父驾御日车，不能控制其马而闯离常道。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第二章。

让阴沉的暮夜赶快降临。展开你密密的帷幕吧，成全恋爱的黑夜！遮住夜行人的眼睛，让罗密欧悄悄地投入我的怀里，不被人家看见也不被人家谈论！恋人们可以在他们自身美貌的光辉里互相缱绻；即使恋爱是盲目的，那也正好和黑夜相称。来吧，温文的夜，你朴素的黑衣妇人，教会我怎样在一场全胜的赌博中失败，把各人纯洁的童贞互为赌注。用你黑色的罩巾遮住我脸上羞怯的红潮，等我深藏内心的爱情慢慢地胆大起来，不再因为在行动上流露真情而惭愧。来吧，黑夜！来吧，罗密欧！来吧，你黑夜中的白昼！因为你将要睡在黑夜的翼上，比乌鸦背上的新雪还要皎白。来吧，柔和的黑夜！来吧，可爱的黑颜的夜，把我的罗密欧给我！等他死了以后，你再把他带去，分散成无数的星星，把天空装饰得如此美丽，使全世界都恋爱着黑夜，不再崇拜眩目的太阳。啊！我已经买下了一所恋爱的华厦，可是它还不曾属我所有；虽然我已经把自己出卖，可是还没有被买主领去。这日子长得真叫人厌烦，正像一个做好了新衣服的小孩，在节日的前夜焦躁地等着天明一样。啊！我的奶妈来了。

乳媪携绳上。

朱丽叶　她带着消息来了。谁的舌头上只要说出了罗密欧的名字，他就在吐露着天上的仙音。奶妈，什么消息？你带着些什么来了？那就是罗密欧叫你去拿的绳子吗？

乳媪　是的，是的，这绳子。（将绳掷下。）

朱丽叶　嗳哟！什么事？你为什么扭着你的手？

乳媪 唉！唉！唉！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我们完了，小姐，我们完了！唉！他去了，他给人杀了，他死了！

朱丽叶 天道竟会这样狠毒吗？

乳媪 不是天道狠毒，罗密欧才下得了这样狠毒的手。啊！罗密欧，罗密欧！谁想得到会有这样的事情？罗密欧！

朱丽叶 你是个什么鬼，这样煎熬着我？这简直就是地狱里的酷刑。罗密欧把他自己杀死了吗？你只要回答我一个“是”字，这一个“是”字就比毒龙眼里射放的死光更会致人死命。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我就不会再在人世，或者说，那叫你说声“是”的人，从此就要把眼睛紧闭。要是他死了，你就说“是”；要是他没有死，你就说“不”；这两个简单的字就可以决定我的终身祸福。

乳媪 我看见他的伤口，我亲眼看见他的伤口，慈悲的上帝！就在他的宽阔的胸上。一个可怜的尸体，一个可怜的流血的尸体，像灰一样苍白，满身都是血，满身都是一块块的血；我一瞧见就晕过去了。

朱丽叶 啊，我的心要碎了！——可怜的破产者，你已经丧失了一切，还是赶快碎裂了吧！失去了光明的眼睛，你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了！你这俗恶的泥土之躯，赶快停止呼吸，复归于泥土，去和罗密欧同眠在一个圹穴里吧！

乳媪 啊！提伯尔特，提伯尔特！我的顶好的朋友！啊，温文的提伯尔特，正直的绅士！想不到我活到今天，却会看见你死去！

朱丽叶 这是一阵什么风暴，一会儿又倒转方向！罗密欧给

人杀了，提伯尔特又死了吗？一个是我的最亲爱的表哥，一个是我的更亲爱的夫君？那么，可怕的号角，宣布世界末日的来临吧！要是这样两个人都可以死去，谁还应该活在这世上？

乳媪　提伯尔特死了，罗密欧放逐了；罗密欧杀了提伯尔特，他现在被放逐了。

朱丽叶　上帝啊！提伯尔特是死在罗密欧手里的吗？

乳媪　是的，是的；唉！是的。

朱丽叶　啊，花一样的面庞里藏着蛇一样的心！那一条恶龙曾经栖息在这样清雅的洞府里？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圣洁的外表包覆着丑恶的实质！你的内心刚巧和你的形状相反，一个万恶的圣人，一个庄严的奸徒！造物主啊！你为什么要从地狱里提出这一个恶魔的灵魂，把它安放在这样可爱的一座肉体的天堂里？哪一本邪恶的书籍曾经装订得这样美观？啊！谁想得到这样一座富丽的宫殿里，会容纳着欺人的虚伪！

乳媪　男人都靠不住，没有良心，没有真心的；谁都是三心二意，反复无常，奸恶多端，尽是些骗子。啊！我的人呢？快给我倒点儿酒来；这些悲伤烦恼，已经使我老起来了。愿耻辱降临到罗密欧的头上！

朱丽叶　你说出这样的愿望，你的舌头上就应该长起水疱来！耻辱从来不曾和他在一起，它不敢侵上他的眉宇，因为那是君临天下的荣誉的宝座。啊！我刚才把他这样辱骂，

我真是个畜生！

乳媪　杀死了你的族兄的人，你还说他好话吗？

朱丽叶　他是我的丈夫，我应当说他坏话吗？啊！我的可怜的丈夫！你的三小时的妻子都这样凌辱你的名字，谁还会对它说一句温情的慰藉呢？可是你这恶人，你为什么杀死我的哥哥？他要是不杀死我的哥哥，我的凶恶的哥哥就会杀死我的丈夫。回去吧，愚蠢的眼泪，流回到你的源头；你那滴滴的细流，本来是悲哀的倾注，可是你却错把它呈献给喜悦。我的丈夫活着，他没有被提伯尔特杀死；提伯尔特死了，他想要杀死我的丈夫！这明明是喜讯，我为什么要哭泣呢？还有两个字比提伯尔特的死更使我痛心，像一柄利刃刺进了我的胸中；我但愿忘了它们，可是唉！它们紧紧地牢附在我的记忆里，就像萦回在罪人脑中的不可宥恕的罪恶。"提伯尔特死了，罗密欧放逐了！"放逐了！这"放逐"两个字，就等于杀死了一万个提伯尔特。单单提伯尔特的死，已经可以令人伤心了；即使祸不单行，必须在"提伯尔特死了"这一句话以后，再接上一句不幸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或是父母两人都死了，那也可以引起一点人情之常的哀悼？可是在提伯尔特的噩耗以后，再接连一记更大的打击，"罗密欧放逐了！"这句话简直等于说，父亲、母亲、提伯尔特、罗密欧、朱丽叶，一起被杀，一起死了。"罗密欧放逐了！"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无穷无际、无极无限的死亡，没有字句能够形容出这里面蕴蓄着的悲伤。——

奶奶，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呢？

乳媪　他们正在抚着提伯尔特的尸体痛哭。你要去看他们吗？让我带着你去。

朱丽叶　让他们用眼泪洗涤他的伤口，我的眼泪是要留着为罗密欧的放逐而哀哭的。拾起那些绳子来。可怜的绳子，你是失望了，我们俩都失望了，因为罗密欧已经被放逐；他要借着你做接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来，绳儿；来，奶妈。我要去睡上我的新床，把我的童贞奉献给死亡！

乳媪　那么你快到房里去吧；我去找罗密欧来安慰你，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听着，你的罗密欧今天晚上一定会来看你；他现在躲在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我就去找他。

朱丽叶　啊！你快去找他；把这指环拿去给我的忠心的骑士，叫他来作一次最后的诀别。（各下。）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上。

劳伦斯　罗密欧，跑出来；出来吧，你受惊的人，你已经和坎坷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罗密欧上。

罗密欧　神父，什么消息？亲王的判决怎样？还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不幸的事情将要来找我？

劳伦斯　我的好孩子，你已经遭逢到太多的不幸了。我来报

告你亲王的判决。

罗密欧　除了死罪以外，还会有什么判决？

劳伦斯　他的判决是很温和的；他并不判你死罪，只宣布把你放逐。

罗密欧　嘿！放逐！慈悲一点，还是说"死"吧！不要说"放逐"，因为放逐比死还要可怕。

劳伦斯　你必须立刻离开维洛那境内。不要懊恼，这是一个广大的世界。

罗密欧　在维洛那城以外没有别的世界，只有地狱的苦难；所以从维洛那放逐，就是从这世界上放逐，也就是死。明明是死，你却说是放逐，这就等于用一柄利斧砍下我的头，反因为自己犯了杀人罪而扬扬得意。

劳伦斯　嗳哟，罪过罪过！你怎么可以这样不知恩德！你所犯的过失，按照法律本来应该处死，幸亏亲王仁慈，特别对你开恩，才把可怕的死罪改成了放逐；这明明是莫大的恩典，你却不知道。

罗密欧　这是酷刑，不是恩典。朱丽叶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这儿的每一只猫、每一只狗、每一只小小的老鼠，都生活在天堂里，都可以瞻仰到她的容颜，可是罗密欧却看不见她。污秽的苍蝇都可以接触亲爱的朱丽叶的皎洁的玉手，从她的嘴唇上偷取天堂中的幸福，那两片嘴唇是这样的纯洁贞淑，永远含着娇羞，好像觉得它们自身的相吻也是一种罪恶；苍蝇可以这样做，我却必须远走高飞，它们是自由人，我却是一个放逐的流徒。你还说放逐不是死

吗？难道你没有配好的毒药、锋锐的刀子或者无论什么致命的利器，而必须用“放逐”两个字把我杀害吗？放逐！啊，神父！只有沉沦在地狱里的鬼魂才会用到这两个字，伴着凄厉的呼号；你是一个教士，一个替人忏罪的神父，又是我的朋友，怎么忍心用“放逐”这两个字来寸磔我呢？

劳伦斯　你这痴心的疯子，听我说一句话。

罗密欧　啊！你又要对我说起放逐了。

劳伦斯　我要教给你怎样抵御这两个字的方法，用哲学的甘乳安慰你的逆运，让你忘却被放逐的痛苦。

罗密欧　又是“放逐”！我不要听什么哲学！除非哲学能够制造一个朱丽叶，迁徙一个城市，撤销一个亲王的判决，否则它就没有什么用处。别再多说了吧。

劳伦斯　啊！那么我看疯人是不生耳朵的。

罗密欧　聪明人不生眼睛，疯人何必生耳朵呢？

劳伦斯　让我跟你讨论讨论你现在的处境吧。

罗密欧　你不能谈论你所没有感觉到的事情；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年轻，朱丽叶是你的爱人，才结婚一小时，就把提伯尔特杀了；要是你也像我一样热恋，像我一样被放逐，那时你才可以讲话，那时你才会像我现在一样扯着你的头发，倒在地上，替自己量一个葬身的墓穴。（内叩门声。）

劳伦斯　快起来，有人在敲门；好罗密欧，躲起来吧。

罗密欧　我不要躲，除非我心底里发出来的痛苦呻吟的气息，会像一重云雾一样把我掩过了追寻者的眼睛。（叩门声。）

劳伦斯　听！门打得多么响！——是谁在外面？——罗密欧，

快起来，你要给他们捉住了。——等一等！——站起来；(叩门声)跑到我的书斋里去。——就来了！——上帝啊！瞧你多么不听话！——来了，来了！(叩门声)谁把门敲得这么响？你是什么地方来的？你有什么事？

乳媪 (在内)让我进来，你就可以知道我的来意；我是从朱丽叶小姐那里来的。

劳伦斯 那好极了，欢迎欢迎！

乳媪上。

乳媪 啊，神父！啊，告诉我，神父，我的小姐的姑爷呢？罗密欧呢？

劳伦斯 在那边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就是他。

乳媪 啊！他正像我的小姐一样，正像她一样！

劳伦斯 唉！真是同病相怜，一般的伤心！她也是这样躺在地上，一边唠叨一边哭，一边哭一边唠叨。起来，起来；是个男个汉就该起来；为了朱丽叶的缘故，为了她的缘故，站起来吧。为什么您要伤心到这个样子呢？

罗密欧 奶妈！

乳媪 唉，姑爷！唉，姑爷！一个人到头来总是要死的。

罗密欧 你刚才不是说起朱丽叶吗？她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已经用她近亲的血玷污了我们的新欢，她不会把我当作一个杀人的凶犯吗？她在什么地方？她怎么样？我这位秘密的新妇对于我们这一段中断的情缘说些什么话？

乳媪 啊，她没有说什么话，姑爷，只是哭呀哭的哭个不停；一会儿倒在床上，一会儿又跳了起来；一会儿叫一声提伯尔

特，一会儿哭一声罗密欧；然后又倒了下去。

罗密欧 好像我那一个名字是从枪口里瞄准了射出来似的，一弹出去就把她杀死，正像我这一双该死的手杀死了她的亲人一样。啊！告诉我，神父，告诉我，我的名字是在我身上哪一处万恶的地方？告诉我，好让我捣毁这可恨的巢穴。（拔剑。）

劳伦斯 放下你的卤莽的手！你是一个男子吗？你的形状是一个男子，你却流着妇人的眼泪；你的狂暴的举动，简直是一头野兽的无可理喻的咆哮。你这须眉的贱妇，你这人头的畜类！我真想不到你的性情竟会这样毫无涵养。你已经杀死了提伯尔特，你还要杀死你自己吗？你没想到你对自己采取了这种万劫不赦的暴行就是杀死与你相依为命的你的妻子吗？为什么你要怨恨天地，怨恨你自己的生不逢辰？天地好容易生下你这一个人来，你却要亲手把你自己摧毁！呸！呸！你有的是一副堂堂的七尺之躯，有的是热情和智慧，你却不知道把它们好好利用，这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七尺之躯，辜负了你的热情和智慧？你的堂堂的仪表不过是一尊蜡像，没有一点男子汉的血气；你的山盟海誓都是些空虚的谎语，杀害你所发誓珍爱的情人；你的智慧不知道指示你的行动，驾御你的感情，它已经变成了愚妄的谬见，正像装在一个笨拙的兵士的枪膛里的火药，本来是自卫的武器，因为不懂得点燃的方法，反而毁损了自己的肢体。怎么！起来吧，孩子！你刚才几乎要为了你的朱丽叶而自杀，可是她现在好好活着，

这是你的第一件幸事。提伯尔特要把你杀死，可是你却杀死了提伯尔特，这是你的第二件幸事。法律上本来规定杀人抵命，可是它对你特别留情，减成了放逐的处分，这是你的第三件幸事。这许多幸事照顾着你，幸福穿着盛装向你献媚，你却像一个倔强乖僻的女孩，向你的命运和爱情噘起了嘴唇。留心，留心，像这样不知足的人是不得好死的。去，快去会见你的情人，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她的寝室里去，安慰安慰她；可是在逻骑没有出发以前，你必须及早离开，否则你就到不了曼多亚。你可以暂时在曼多亚住下，等我们觑着机会，把你们的婚姻宣布出来，和解了你们两家的亲族，向亲王请求特赦，那时我们就可以用超过你现在离别的悲痛二百万倍的欢乐招呼你回来。奶妈，你先去，替我向你家小姐致意；叫她设法催促她家里的人早早安睡，他们在遭到这样重大的悲伤以后，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你对她说，罗密欧就要来了。

乳媪　主啊！像这样好的教训，我就是在这儿听上一整夜都愿意；啊！真是有学问人说的话！姑爷，我就去对小姐说您就要来了。

罗密欧　很好，请你再叫我的爱人预备好一顿责骂。

乳媪　姑爷，这一个戒指小姐叫我拿来送给您，请您赶快就去，天色已经很晚了。（下。）

罗密欧　现在我又重新得到了多大的安慰！

劳伦斯　去吧，晚安！你的运命在此一举：你必须在巡逻者没有开始查缉以前脱身，否则就得在黎明时候化装逃走。

你就在曼多亚安下身来；我可以找到你的仆人，倘使这儿有什么关于你的好消息，我会叫他随时通知你。把你的手给我。时候不早了，再会吧。

罗密欧　倘不是一个超乎一切喜悦的喜悦在招呼着我，像这样匆匆的离别，一定会使我黯然神伤。再会！（各下。）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凯普莱特、凯普莱特夫人及帕里斯上。

凯普莱特　伯爵，舍间因为遭逢变故，我们还没有时间去开导小女；您知道她跟她那个表兄提伯尔特是友爱很笃的，我也非常喜欢他；唉！人生不免一死，也不必再去说他了。现在时间已经很晚，她今夜不会再下来了；不瞒您说，倘不是您大驾光临，我也早在一小时以前上了床啦。

帕里斯　我在你们正在伤心的时候来此求婚，实在是太冒昧了。晚安，伯母；请您替我向令嫒致意。

凯普莱特夫人　好，我明天一早就去探听她的意思；今夜她已经怀着满腔的悲哀关上门睡了。

凯普莱特　帕里斯伯爵，我可以大胆替我的孩子作主，我想她一定会绝对服从我的意志；是的，我对于这一点可以断定。夫人，你在临睡以前先去看看她，把这位帕里斯伯爵向她求爱的意思告诉她知道；你再对她说，听好我的话，叫她在星期三——且慢！今天星期几？

帕里斯　星期一，老伯。

凯普莱特　星期一！哈哈！好，星期三是太快了点儿，那么就是星期四吧。对她说，在这个星期四，她就要嫁给这位尊贵的伯爵。您来得及准备吗？您不嫌太匆促吗？咱们也不必十分铺张，略为请几位亲友就够了；因为提伯尔特才死不久，他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要是我们大开欢宴，人家也许会说我们对去世的人太没有情分。所以我们只要请五、六个亲友，把仪式举行一下就算了。您说星期四怎样？

帕里斯　老伯，我但愿星期四便是明天。

凯普莱特　好，你去吧；那么就是星期四。夫人，你在临睡前先去看看朱丽叶，叫她预备预备，好作起新娘来啊。再见，伯爵。喂！掌灯！时候已经很晚了，等一会儿我们就要说时间很早了。晚安！（各下。）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罗密欧及朱丽叶上。

朱丽叶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天亮还有一会儿呢。那刺进你惊恐的耳膜中的，不是云雀，是夜莺的声音；它每天晚上在那边石榴树上歌唱。相信我，爱人，那是夜莺的歌声。

罗密欧　那是报晓的云雀，不是夜莺。瞧，爱人，不作美的晨曦已经在东天的云朵上镶起了金线，夜晚的星光已经烧烬，愉快的白昼蹑足踏上了迷雾的山巅。我必须到别处去找寻生路，或者留在这儿束手等死。

朱丽叶　那光明不是晨曦，我知道；那是从太阳中吐射出来的流星，要在今夜替你拿着火炬，照亮你到曼多亚去。所以你不必急着要去，再耽搁一会儿吧。

罗密欧　让我被他们捉住，让我被他们处死；只要是你的意思，我就毫无怨恨。我愿意说那边灰白色的云彩不是黎明睁开它的睡眼，那不过是从月亮的眉宇间反映出来的微光；那响彻云霄的歌声，也不是出于云雀的喉中。我巴不得留在这里，永远不要离开。来吧，死，我欢迎你！因为这是朱丽叶的意思。怎么，我的灵魂？让我们谈谈；天还没有亮哩。

朱丽叶　天已经亮了，天已经亮了；快走吧，快走吧！那唱得这样刺耳、嘶着粗涩的噪声和讨厌的锐音的，正是天际的云雀。有人说云雀会发出千变万化的甜蜜的歌声，这句话一点不对，因为它只使我们彼此分离；有人说云雀曾经和丑恶的蟾蜍交换眼睛，啊！我但愿它们也交换了声音，因为那声音使你离开了我的怀抱，用催醒的晨歌催促你登程。啊！现在你快走吧；天越来越亮了。

罗密欧　天越来越亮，我们悲哀的心却越来越黑暗。

乳媪上。

乳媪　小姐！

朱丽叶　奶妈？

乳媪　你的母亲就要到你房里来了。天已经亮啦，小心点儿。（下。）

朱丽叶　那么窗啊，让白昼进来，让生命出去。

罗密欧　再会，再会！给我一个吻，我就下去。（由窗口下降。）

朱丽叶　你就这样走了吗？我的夫君，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必须在每一小时内的每一天听到你的消息，因为一分钟就等于许多天。啊！照这样计算起来，等我再看见我的罗密欧的时候，我不知道已经老到怎样了。

罗密欧　再会！我决不放弃任何的机会，爱人，向你传达我的衷忱。

朱丽叶　啊！你想我们会不会再有见面的日子？

罗密欧　一定会有的；我们现在这一切悲哀痛苦，到将来便是握手谈心的资料。

朱丽叶　上帝啊！我有一颗预感不祥的灵魂；你现在站在下面，我仿佛望见你像一具坟墓底下的尸骸。也许是我的眼光昏花，否则就是你的面容太惨白了。

罗密欧　相信我，爱人，在我的眼中你也是这样；忧伤吸干了我们的血液。再会！再会！（下。）

朱丽叶　命运啊命运！谁都说你反复无常；要是你真的反复无常，那么你怎样对待一个忠贞不贰的人呢？愿你不要改变你的轻浮的天性，因为这样也许你会早早打发他回来。

凯普莱特夫人　（在内）喂，女儿！你起来了吗？

朱丽叶　谁在叫我？是我的母亲吗？——难道她这么晚还没有睡觉，还是这么早就起来了？什么特殊的原因使她到这儿来？

凯普莱特夫人上。

凯普莱特夫人　啊！怎么，朱丽叶！

朱丽叶 母亲，我不大舒服。

凯普莱特夫人 老是为了你表兄的死而掉泪吗？什么！你想用眼泪把他从坟墓里冲出来吗？就是冲得出来，你也没法子叫他复活；所以还是算了吧。适当的悲哀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朱丽叶 可是让我为了这样一个痛心的损失而流泪吧。

凯普莱特夫人 损失固然痛心，可是一个失去的亲人，不是眼泪哭得回来的。

朱丽叶 因为这损失实在太痛心了，我不能不为了失去的亲人而痛哭。

凯普莱特夫人 好，孩子，人已经死了，你也不用多哭他了；顶可恨的是那杀死他的恶人仍旧活在世上。

朱丽叶 什么恶人，母亲？

凯普莱特夫人 就是罗密欧那个恶人。

朱丽叶 （旁白）恶人跟他相去真有十万八千里呢。——上帝饶恕他！我愿意全心饶恕他；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使我心里充满了悲伤。

凯普莱特夫人 那是因为这个万恶的凶手还活在世上。

朱丽叶 是的，母亲，我恨不得把他抓住在我的手里。但愿我能够独自报复这一段杀兄之仇！

凯普莱特夫人 我们一定要报仇的，你放心吧；别再哭了。这个亡命的流徒现在到曼多亚去了，我要差一个人到那边去，用一种希有的毒药把他毒死，让他早点儿跟提伯尔特见面；那时候我想你一定可以满足了。

朱丽叶　真的，我心里永远不会感到满足，除非我看见罗密欧在我的面前——死去；我这颗可怜的心是这样为了一个亲人而痛楚！母亲，要是您能够找到一个愿意带毒药去的人，让我亲手把它调好，好叫那罗密欧服下以后，就会安然睡去。唉！我心里多么难过，只听到他的名字，却不能赶到他的面前，为了我对哥哥的感情，我巴不得能在那杀死他的人的身上报这个仇！

凯普莱特夫人　你去想办法，我一定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可是，孩子，现在我要告诉你好消息。

朱丽叶　在这样不愉快的时候，好消息来得真是再适当没有了。请问母亲，是什么好消息呢？

凯普莱特夫人　哈哈，孩子，你有一个体贴你的好爸爸哩；他为了替你排解愁闷已经为你选定了一个大喜的日子，不但你想不到，就是我也没有想到。

朱丽叶　母亲，快告诉我，是什么日子？

凯普莱特夫人　哈哈，我的孩子，星期四的早晨，那位风流年少的贵人，帕里斯伯爵，就要在圣彼得教堂里娶你做他的幸福的新娘了。

朱丽叶　凭着圣彼得教堂和圣彼得的名字起誓，我决不让他娶我做他的幸福的新娘。世间哪有这样匆促的事情，人家还没有来向我求过婚，我倒先做了他的妻子了！母亲，请您对我的父亲说，我现在还不愿意出嫁；就是要出嫁，我可以发誓，我也宁愿嫁给我所痛恨的罗密欧，不愿嫁给帕里斯。真是些好消息！

凯普莱特夫人　你爸爸来啦；你自己对他说去，看他会不会听你的话。

凯普莱特及乳媪上。

凯普莱特　太阳西下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蒙蒙的细露；可是我的侄儿死了，却有倾盆的大雨送着他下葬。怎么！装起喷水管来了吗，孩子？咦！还在哭吗？雨到现在还没有停吗？你这小小的身体里面，也有船，也有海，也有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海，永远有泪潮在那儿涨退；你的身体是一艘船，在这泪海上面航行；你的叹息是海上的狂风；你的身体经不起风浪的吹打，会在这汹涌的怒海中覆没的。怎么，妻子！你没有把我们的主意告诉她吗？

凯普莱特夫人　我告诉她了；可是她说谢谢你，她不要嫁人。我希望这傻丫头还是死了干净！

凯普莱特　且慢！讲明白点儿，讲明白点儿，妻子。怎么！她不要嫁人吗？她不谢谢我们吗？她不称心吗？像她这样一个贱丫头，我们替她找到了这么一位高贵的绅士做她的新郎，她还不想想这是多大的福气吗？

朱丽叶　我没有喜欢，只有感激；你们不能勉强我喜欢一个我对他没有好感的人，可是我感激你们爱我的一片好心。

凯普莱特　怎么！怎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话？什么"喜欢""不喜欢"，"感激""不感激"！好丫头，我也不要你感谢，我也不要你喜欢，只要你预备好星期四到圣彼得教堂里去跟帕里斯结婚；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把你装在木笼里拖了去。不要脸的死丫头，贱东西！

凯普莱特夫人　嗳哟！嗳哟！你疯了吗？

朱丽叶　好爸爸，我跪下来求求您，请您耐心听我说一句话。

凯普莱特　该死的小贱妇！不孝的畜生！我告诉你，星期四给我到教堂里去，不然以后再也不要见我的面。不许说话，不要回答我；我的手指痒着呢。——夫人，我们常常怨叹自己福薄，只生下这一个孩子；可是现在我才知道就是这一个已经太多了，总是家门不幸，出了这一个冤孽！不要脸的贱货！

乳媪　上帝祝福她！老爷，您不该这样骂她。

凯普莱特　为什么不该！我的聪明的老太太？谁要你多嘴，我的好大娘？你去跟你那些婆婆妈妈们谈天去吧，去！

乳媪　我又没有说过一句冒犯您的话。

凯普莱特　啊，去你的吧。

乳媪　人家就不能开口吗？

凯普莱特　闭嘴，你这叽哩咕噜的蠢婆娘！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

凯普莱特夫人　你的脾气太躁了。

凯普莱特　哼！我气都气疯啦。每天每夜，时时刻刻，不论忙着空着，独自一个人或是跟别人在一起，我心里总是在盘算着怎样把她许配给一份好好的人家；现在好容易找到一位出身高贵的绅士，又有家私，又年轻，又受过高尚的教养，正是人家说的十二分的人才，好到没得说的了；偏偏这个不懂事的傻丫头，放着送上门来的好福气不要，说

什么"我不要结婚"、"我不懂恋爱"、"我年纪太小"、"请你原谅我"；好，你要是不愿意嫁人，我可以放你自由，尽你的意思到什么地方去，我这屋子里可容不得你了。你给我想想明白，我是一向说到哪里做到哪里的。星期四就在眼前；自己仔细考虑考虑。你倘然是我的女儿，就得听我的话嫁给我的朋友；你倘然不是我的女儿，那么你去上吊也好，做叫化子也好，挨饿也好，死在街道上也好，我都不管，因为凭着我的灵魂起誓，我是再也不会认你这个女儿的，你也别想我会分一点什么给你。我不会骗你，你想一想吧；我已经发过誓了，我一定要把它做到。（下。）

朱丽叶　天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难道它竟会不给我一点慈悲吗？啊，我的亲爱的母亲！不要丢弃我！把这门亲事延期一个月或是一个星期也好；或者要是您不答应我，那么请您把我的新床安放在提伯尔特长眠的幽暗的坟茔里吧！

凯普莱特夫人　不要对我讲话，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随你的便吧，我是不管你啦。（下。）

朱丽叶　上帝啊！啊，奶妈！这件事情怎么避过去呢？我的丈夫还在世间，我的誓言已经上达天听；倘使我的誓言可以收回，那么除非我的丈夫已经脱离人世，从天上把它送还给我。安慰安慰我，替我想想办法吧。唉！唉！想不到天也会作弄像我这样一个柔弱的人！你怎么说？难道你没有一句可以使我快乐的话吗？奶妈，给我一点安慰吧！

乳媪　好，那么你听我说。罗密欧是已经放逐了；我可以拿随便什么东西跟你打赌，他再也不敢回来责问你，除非他偷偷地溜了回来。事情既然这样，那么我想你最好还是跟那伯爵结婚吧。啊！他真是个可爱的绅士！罗密欧比起他来只好算是一块抹布；小姐，一只鹰也没有像帕里斯那样一双又是碧绿好看、又是锐利的眼睛。说句该死的话，我想你这第二个丈夫，比第一个丈夫好得多啦；纵然不是好得多，可是你的第一个丈夫虽然还在世上，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也就跟死了差不多啦。

朱丽叶　你这些话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吗？

乳媪　那不但是我心里的话，也是我灵魂里的话；倘有虚假，让我的灵魂下地狱。

朱丽叶　阿门！

乳媪　什么！

朱丽叶　好，你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你进去吧；告诉我的母亲说我出去了，因为得罪了我的父亲，要到劳伦斯的寺院里去忏悔我的罪过。

乳媪　很好，我就这样告诉她；这才是聪明的办法哩。（下。）

朱丽叶　老而不死的魔鬼！顶丑恶的妖精！她希望我背弃我的盟誓；她几千次向我夸奖我的丈夫，说他比谁都好，现在却又用同一条舌头说他的坏话！去，我的顾问；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把你当作心腹看待了。我要到神父那儿去向他求救；要是一切办法都已用尽，我还有死这条路。（下。）

第四幕

第一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及帕里斯上。

劳伦斯　在星期四吗，伯爵？时间未免太局促了。

帕里斯　这是我的岳父凯普莱特的意思；他既然这样性急，我也不愿把时间延迟下去。

劳伦斯　您说您还没有知道那小姐的心思；我不赞成这种片面决定的事情。

帕里斯　提伯尔特死后她伤心过度，所以我没有跟她多谈恋爱，因为在一间哭哭啼啼的屋子里，维纳斯是露不出笑容来的。神父，她的父亲因为瞧她这样一味忧伤，恐怕会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才决定提早替我们完婚，免得她一天到晚哭得像个泪人儿一般；一个人在房间里最容易触景伤情，要是有了伴侣，也许可以替她排除悲哀。现在您可以知道我这次匆促结婚的理由了。

劳伦斯　（旁白）我希望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必须延迟的理由。——瞧，伯爵，这位小姐到我寺里来了。

朱丽叶上。

帕里斯　您来得正好，我的爱妻。

朱丽叶　伯爵，等我做了妻子以后，也许您可以这样叫我。

帕里斯　爱人，也许到星期四这就要成为事实了。

朱丽叶　事实是无可避免的。

劳伦斯　那是当然的道理。

帕里斯　您是来向这位神父忏悔的吗？

朱丽叶　回答您这一个问题，我必须向您忏悔了。

帕里斯　不要在他的面前否认您爱我。

朱丽叶　我愿意在您的面前承认我爱他。

帕里斯　我相信您也一定愿意在我的面前承认您爱我。

朱丽叶　要是我必须承认，那么在您的背后承认，比在您的面前承认好得多啦。

帕里斯　可怜的人儿！眼泪已经毁损了你的美貌。

朱丽叶　眼泪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胜利；因为我这副容貌在没有被眼泪毁损以前，已经够丑了。

帕里斯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诽谤你的美貌。

朱丽叶　这不是诽谤，伯爵，这是实在的话，我当着我自己的脸说的。

帕里斯　你的脸是我的，你不该侮辱它。

朱丽叶　也许是的，因为它不是我自己的。神父，您现在有空吗？还是让我在晚祷的时候再来？

劳伦斯　我还是现在有空，多愁的女儿。伯爵，我们现在必须请您离开我们。

帕里斯　我不敢打扰你们的祈祷。朱丽叶，星期四一早我就来叫醒你；现在我们再会吧，请你保留下这一个神圣的吻。（下。）

朱丽叶　啊！把门关了！关了门，再来陪着我哭吧。没有希望、没有补救、没有挽回了！

劳伦斯　啊，朱丽叶！我早已知道你的悲哀，实在想不出一个万全的计策。我听说你在星期四必须跟这伯爵结婚，而且毫无拖延的可能了。

朱丽叶　神父，不要对我说你已经听见这件事情，除非你能够告诉我怎样避免它；要是你的智慧不能帮助我，那么只要你赞同我的决心，我就可以立刻用这把刀解决一切。上帝把我的心和罗密欧的心结合在一起，我们两人的手是你替我们结合的；要是我这一只已经由你证明和罗密欧缔盟的手，再去和别人缔结新盟，或是我的忠贞的心起了叛变，投进别人的怀里，那么这把刀可以割下这背盟的手，诛戮这叛变的心。所以，神父，凭着你的丰富的见识阅历，请你赶快给我一些指教；否则瞧吧，这把血腥气的刀，就可以在我跟我的困难之间做一个公正人，替我解决你的经验和才能所不能替我觅得一个光荣解决的难题。不要老是不说话；要是你不能指教我一个补救的办法，那么我除了一死以外，没有别的希冀。

劳伦斯　住手，女儿；我已经望见了一线希望，可是那必须用一种非常的手段，方才能够抵御这一种非常的变故。要是你因为不愿跟帕里斯伯爵结婚，能够毅然立下视死如

归的决心，那么你也一定愿意采取一种和死差不多的办法，来避免这种耻辱；倘然你敢冒险一试，我就可以把办法告诉你。

朱丽叶　啊！只要不嫁给帕里斯，你可以叫我从那边塔顶的雉堞上跳下来；你可以叫我在盗贼出没、毒蛇潜迹的路上匍匐行走；把我和咆哮的怒熊锁禁在一起；或者在夜间把我关在堆积尸骨的地窟里，用许多陈死的白骨、霉臭的腿胴和失去下颚的焦黄的骷髅掩盖着我的身体；或者叫我跑进一座新坟里去，把我隐匿在死人的殓衾里；无论什么使我听了战栗的事，只要可以让我活着对我的爱人做一个纯洁无瑕的妻子，我都愿意毫不恐惧、毫不迟疑地做去。

劳伦斯　好，那么放下你的刀；快快乐乐地回家去，答应嫁给帕里斯。明天就是星期三了；明天晚上你必须一人独睡，别让你的奶妈睡在你的房间里；这一个药瓶你拿去，等你上床以后，就把这里面炼就的液汁一口喝下，那时就会有一阵昏昏沉沉的寒气通过你全身的血管，接着脉搏就会停止跳动；没有一丝热气和呼吸可以证明你还活着；你的嘴唇和颊上的红色都会变成灰白；你的眼睑闭下，就像死神的手关闭了生命的白昼；你身上的每一部分失去了灵活的控制，都像死一样僵硬寒冷；在这种与死无异的状态中，你必须经过四十二小时，然后你就仿佛从一场酣睡中醒了过来。当那新郎在早晨来催你起身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你已经死了；然后，照着我们国里的规矩，他们就要

替你穿起盛装，用柩车载着你到凯普莱特族中祖先的坟茔里。同时因为要预备你醒来，我可以写信给罗密欧，告诉他我们的计划，叫他立刻到这儿来；我跟他两个人就守在你的身边，等你一醒过来，当夜就叫罗密欧带着你到曼多亚去。只要你不临时变卦，不中途气馁，这一个办法一定可以使你避免这一场眼前的耻辱。

朱丽叶　给我！给我！啊，不要对我说起害怕两个字！

劳伦斯　拿着；你去吧，愿你立志坚强，前途顺利！我就叫一个弟兄飞快到曼多亚，带我的信去送给你的丈夫。

朱丽叶　爱情啊，给我力量吧！只有力量可以搭救我。再会，亲爱的神父！（各下。）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凯普莱特、凯普莱特夫人、乳媪及众仆上。

凯普莱特　这单子上有名字的，都是要去邀请的客人。（仆甲下）来人，给我去雇二十个有本领的厨子来。

仆乙　老爷，您请放心，我一定要挑选能舔手指头的厨子来做菜。

凯普莱特　你怎么知道他们能做菜呢？

仆乙　呀，老爷，不能舔手指头的就不能做菜：这样的厨子我就不要。

凯普莱特　好，去吧。咱们这一次实在有点儿措手不及。什么！我的女儿到劳伦斯神父那里去了吗？

乳媪　正是。

凯普莱特　好，也许他可以劝告劝告她；真是个乖僻不听话的浪蹄子！

乳媪　瞧她已经忏悔完毕，高高兴兴地回来啦。

朱丽叶上。

凯普莱特　啊，我的倔强的丫头！你荡到什么地方去啦？

朱丽叶　我因为自知忤逆不孝，违抗了您的命令，所以特地前去忏悔我的罪过。现在我听从劳伦斯神父的指教，跪在这儿请您宽恕。爸爸，请您宽恕我吧！从此以后，我永远听您的话了。

凯普莱特　去请伯爵来，对他说：我要把婚礼改在明天早上举行。

朱丽叶　我在劳伦斯寺里遇见这位少年伯爵；我已经在不超过礼法的范围以内，向他表示过我的爱情了。

凯普莱特　啊，那很好，我很高兴。站起来吧；这样才对。让我见见这伯爵；喂，快去请他过来。多谢上帝，把这位可尊敬的神父赐给我们！我们全城的人都感戴他的好处。

朱丽叶　奶妈，请你陪我到我的房间里去，帮我检点检点衣饰，看有哪几件可以在明天穿戴。

凯普莱特夫人　不，还是到星期四再说吧，急什么呢？

凯普莱特　去，奶妈，陪她去。我们一定明天上教堂。（朱丽叶及乳媪下。）

凯普莱特夫人　我们现在预备起来怕来不及；天已经快黑了。

凯普莱特　胡说！我现在就动手起来，你瞧着吧，太太，到明

天一定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你快去帮朱丽叶打扮打扮；我今天晚上不睡了，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做一次管家妇。喂！喂！这些人一个都不在。好，让我自己跑到帕里斯那里去，叫他准备明天做新郎。这个倔强的孩子现在回心转意，真叫我高兴得了不得。（各下。）

第三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朱丽叶及乳媪上。

朱丽叶　嗯，那些衣服都很好。可是，好奶妈，今天晚上请你不用陪我，因为我还要念许多祷告，求上天宥恕我过去的罪恶，默佑我将来的幸福。

凯普莱特夫人上。

凯普莱特夫人　啊！你正在忙着吗？要不要我帮你？

朱丽叶　不，母亲；我们已经选择好了明天需用的一切，所以现在请您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吧；让奶妈今天晚上陪着您不睡，因为我相信这次事情办得太匆促了，您一定忙得不可开交。

凯普莱特夫人　晚安！早点睡觉，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凯普莱特夫人及乳媪下。）

朱丽叶　再会！上帝知道我们将在什么时候相见。我觉得仿佛有一阵寒颤刺激着我的血液，简直要把生命的热流冻结起来似的；待我叫她们回来安慰安慰我。奶妈！——要她到这儿来干么？这凄惨的场面必须让我一个人扮演。

来，药瓶。要是这药水不发生效力呢？那么我明天早上就必须结婚吗？不，不，这把刀会阻止我；你躺在那儿吧。(将匕首置枕边)也许这瓶里是毒药，那神父因为已经替我和罗密欧证婚，现在我再跟别人结婚，恐怕损害他的名誉，所以有意骗我服下去毒死我；我怕也许会有这样的事；可是他一向是众所公认的道高德重的人，我想大概不致于；我不能抱着这样卑劣的思想。要是我在坟墓里醒了过来，罗密欧还没有到来把我救出去呢？这倒是很可怕的一点！那时我不是要在终年透不进一丝新鲜空气的地窟里活活闷死，等不到我的罗密欧到来吗？即使不闷死，那死亡和长夜的恐怖，那古墓中阴森的气象，几百年来，我祖先的尸骨都堆积在那里，入土未久的提伯尔特蒙着他的殓衾，正在那里腐烂；人家说，一到晚上，鬼魂便会归返他们的墓穴；唉！唉！要是我太早醒来，这些恶臭的气味，这些使人听了会发疯的凄厉的叫声；啊！要是我醒来，周围都是这种吓人的东西，我不会心神迷乱，疯狂地抚弄着我的祖宗的骨胳，把肢体溃烂的提伯尔特拖出了他的殓衾吗？在这样疯狂的状态中，我不会拾起一根老祖宗的骨头来，当作一根棍子，打破我的发昏的头颅吗？啊，瞧！那不是提伯尔特的鬼魂，正在那里追赶罗密欧，报复他的一剑之仇吗？等一等，提伯尔特，等一等！罗密欧，我来了！我为你干了这一杯！(倒在幕内的床上。)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凯普莱特夫人及乳媪上。

凯普莱特夫人　奶妈，把这串钥匙拿去，再拿一点香料来。

乳媪　点心房里在喊着要枣子和榅桲呢。

凯普莱特上。

凯普莱特　来，赶紧点儿，赶紧点儿！鸡已经叫了第二次，晚钟已经打过，到三点钟了。好安吉丽加[①]，当心看看肉饼有没有烤焦。多花几个钱没有关系。

乳媪　走开，走开，女人家的事用不着您多管；快去睡吧，今天忙了一个晚上，明天又要害病了。

凯普莱特　不，哪儿的话！嘿，我为了没要紧的事，也曾经整夜不睡，几曾害过病来？

凯普莱特夫人　对啦，你从前也是惯偷女人的夜猫儿，可是现在我却不放你出去胡闹啦。（凯普莱特夫人及乳媪下。）

凯普莱特　真是个醋娘子！真是个醋娘子！

三四仆人持炙叉、木柴及篮上。

凯普莱特　喂，这是什么东西？

仆甲　老爷，都是拿去给厨子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凯普莱特　赶紧点儿，赶紧点儿。（仆甲下）喂，木头要拣干燥点儿的，你去问彼得，他可以告诉你什么地方有。

仆乙　老爷，我自己也长着眼睛会拣木头，用不着麻烦彼

① 安吉丽加，是凯普莱特夫人的名字。

得。(下。)

凯普莱特　嘿，倒说得有理，这个淘气的小杂种！嗳哟！天已经亮了；伯爵就要带着乐工来了，他说过的。(内乐声)我听见他已经走近了。奶妈！妻子！喂，喂！喂，奶妈呢？

乳媪重上。

凯普莱特　快去叫朱丽叶起来，把她打扮打扮；我要去跟帕里斯谈天去了。快去，快去，赶紧点儿；新郎已经来了；赶紧点儿！(各下。)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乳媪上。

乳媪　小姐！喂，小姐！朱丽叶！她准是睡熟了。喂，小羊！喂，小姐！哼，你这懒丫头！喂，亲亲！小姐！心肝！喂，新娘！怎么！一声也不响？现在尽你睡去，尽你睡一个星期；到今天晚上，帕里斯伯爵可不让你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了。上帝饶恕我，阿门，她睡得多熟！我必须叫她醒来。小姐！小姐！小姐！好，让那伯爵自己到你床上来吧，那时你可要吓得跳起来了，是不是？怎么！衣服都穿好了，又重新睡下去吗？我必须把你叫醒。小姐！小姐！小姐！嗳哟！嗳哟！救命！救命！我的小姐死了！嗳哟！我还活着做什么！喂，拿一点酒来！老爷！太太！

凯普莱特夫人上。

凯普莱特夫人　吵什么？

乳媪　嗳哟，好伤心啊！

凯普莱特夫人　什么事？

乳媪　瞧，瞧！嗳哟，好伤心啊！

凯普莱特夫人　嗳哟，嗳哟！我的孩子，我的唯一的生命！醒来！睁开你的眼睛来！你死了，叫我怎么活得下去？救命！救命！大家来啊！

凯普莱特上。

凯普莱特　还不送朱丽叶出来，她的新郎已经来啦。

乳媪　她死了，死了，她死了！嗳哟，伤心啊！

凯普莱特夫人　唉！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凯普莱特　嘿！让我瞧瞧。嗳哟！她身上冰冷的；她的血液已经停止不流，她的手脚都硬了；她的嘴唇里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死像一阵未秋先降的寒霜，摧残了这一朵最鲜嫩的娇花。

乳媪　嗳哟，好伤心啊！

凯普莱特夫人　嗳哟，好苦啊！

凯普莱特　死神夺去了我的孩子，他使我悲伤得说不出话来。

劳伦斯神父、帕里斯及乐工等上。

劳伦斯　来，新娘有没有预备好上教堂去？

凯普莱特　她已经预备动身，可是这一去再不回来了。啊贤婿！死神已经在你新婚的前夜降临到你妻子的身上。她躺在那里，像一朵被他摧残了的鲜花。死神是我的新婿，是我的后嗣，他已经娶走了我的女儿。我也快要死了，把我的一切都传给他；我的生命财产，一切都是死神的！

帕里斯　难道我眼巴巴望到天明，却让我看见这一个凄惨的情景吗？

凯普莱特夫人　倒霉的、不幸的、可恨的日子！永无休止的时间的运行中的一个顶悲惨的时辰！我就生了这一个孩子，这一个可怜的疼爱的孩子，她是我唯一的宝贝和安慰，现在却被残酷的死神从我眼前夺了去啦！

乳媪　好苦啊！好苦的、好苦的、好苦的日子啊！我这一生一世里顶伤心的日子，顶凄凉的日子！嗳哟，这个日子！这个可恨的日子！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倒霉的日子！好苦的、好苦的日子啊！

帕里斯　最可恨的死，你欺骗了我，杀害了她，拆散了我们的良缘，一切都被残酷的、残酷的你破坏了！啊！爱人！啊，我的生命！没有生命，只有被死亡吞噬了的爱情！

凯普莱特　悲痛的命运，为什么你要来打破、打破我们的盛礼？儿啊！儿啊！我的灵魂，你死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孩子了！死了！唉！我的孩子死了，我的快乐也随着我的孩子埋葬了！

劳伦斯　静下来！不害羞吗？你们这样乱哭乱叫是无济于事的。上天和你们共有着这一个好女儿；现在她已经完全属于上天所有，这是她的幸福，因为你们不能使她的肉体避免死亡，上天却能使她的灵魂得到永生。你们竭力替她找寻一个美满的前途，因为你们的幸福是寄托在她的身上；现在她高高地升上云中去了，你们却为她哭泣吗？啊！你们瞧着她享受最大的幸福，却这样发疯一样号啕

叫喊，这可以算是真爱你们的女儿吗？活着，嫁了人，一直到老，这样的婚姻有什么乐趣呢？在年轻时候结了婚而死去，才是最幸福不过的。揩干你们的眼泪，把你们的香花散布在这美丽的尸体上，按照着习惯，把她穿着盛装抬到教堂里去。愚痴的天性虽然使我们伤心痛哭，可是在理智眼中，这些天性的眼泪却是可笑的。

凯普莱特　我们本来为了喜庆预备好的一切，现在都要变成悲哀的殡礼；我们的乐器要变成忧郁的丧钟，我们的婚筵要变成凄凉的丧席，我们的赞美诗要变成沉痛的挽歌，新娘手里的鲜花要放在坟墓中殉葬，一切都要相反而行。

劳伦斯　凯普莱特先生，您进去吧；夫人，您陪他进去；帕里斯伯爵，您也去吧；大家准备送这具美丽的尸体下葬。上天的愤怒已经降临在你们身上，不要再违拂他的意旨，招致更大的灾祸。（凯普莱特夫妇、帕里斯、劳伦斯同下。）

乐工甲　真的，咱们也可以收起笛子走啦。

乳媪　啊！好兄弟们，收起来吧，收起来吧；这真是一场伤心的横祸！（下。）

乐工甲　唉，我巴不得这事有什么办法补救才好。

彼得上。

彼得　乐工！啊！乐工，《心里的安乐》，《心里的安乐》！啊！替我奏一曲《心里的安乐》，否则我要活不下去了。

乐工甲　为什么要奏《心里的安乐》呢？

彼得　啊！乐工，因为我的心在那里唱着《我心里充满了忧

伤》。啊！替我奏一支快活的歌儿，安慰安慰我吧。

乐工甲　不奏不奏，现在不是奏乐的时候。

彼得　那么你们不奏吗？

乐工甲　不奏。

彼得　那么我就给你们——

乐工甲　你给我们什么？

彼得　我可不给你们钱，哼！我要给你们一顿骂；我骂你们是一群卖唱的叫化子。

乐工甲　那么我就骂你是个下贱的奴才。

彼得　那么我就把奴才的刀搁在你们的头颅上。我决不含糊：不是高音，就是低调，你们听见吗？

乐工甲　什么高音低调，你倒还得懂这一套。

乐工乙　且慢，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彼得　好，那么让我用舌剑唇枪杀得你们抱头鼠窜。有本领的，回答我这一个问题：

悲哀伤痛着心灵，
忧郁萦绕在胸怀，
惟有音乐的银声——

为什么说"银声"？为什么说"音乐的银声"？西门·凯特林，你怎么说？

乐工甲　因为银子的声音很好听。

彼得　说得好！休·利培克，你怎么说？

乐工乙　因为乐工奏乐的目的，是想人家赏他一些银子。

彼得　说得好！詹姆士·桑德普斯特，你怎么说？

乐工丙　不瞒你说，我可不知道应当怎么说。

彼得　啊！对不起，你是只会唱唱歌的；我替你说了吧：因为乐工尽管奏乐奏到老死，也换不到一些金子。

惟有音乐的银声，

可以把烦闷推开。（下。）

乐工甲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乐工乙　该死的奴才！来，咱们且慢回去，等吊客来的时候吹奏两声，吃他们一顿饭再走。（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曼多亚。街道

罗密欧上。

罗密欧　要是梦寐中的幻景果然可以代表真实，那么我的梦预兆着将有好消息到来；我觉得心君宁恬，整日里有一种向所没有的精神，用快乐的思想把我从地面上飘扬起来。我梦见我的爱人来看见我死了——奇怪的梦，一个死人也会思想！——她吻着我，把生命吐进了我的嘴唇里，于是我复活了，并且成为一个君王。唉！仅仅是爱的影子，已经给人这样丰富的欢乐，要是能占有爱的本身，那该有多么甜蜜！

鲍尔萨泽上。

罗密欧　从维洛那来的消息！啊，鲍尔萨泽！不是神父叫你带信来给我吗？我的爱人怎样？我父亲好吗？我再问你一遍，我的朱丽叶安好吗？因为只要她安好，一定什么都是好好的。

鲍尔萨泽　那么她是安好的，什么都是好好的；她的身体长眠

在凯普莱特家的坟茔里，她的不死的灵魂和天使们在一起。我看见她下葬在她亲族的墓穴里，所以立刻飞马前来告诉您。啊，少爷！恕我带了这恶消息来，因为这是您吩咐我做的事。

罗密欧　有这样的事！命运，我咒诅你！——你知道我的住处；给我买些纸笔，雇下两匹快马，我今天晚上就要动身。

鲍尔萨泽　少爷，请您宽心一下；您的脸色惨白而仓皇，恐怕是不吉之兆。

罗密欧　胡说，你看错了。快去，把我叫你做的事赶快办好。神父没有叫你带信给我吗？

鲍尔萨泽　没有，我的好少爷。

罗密欧　算了，你去吧，把马匹雇好了；我就来找你。（鲍尔萨泽下）好，朱丽叶，今晚我要睡在你的身旁。让我想个办法。啊，罪恶的念头！你会多么快钻进一个绝望者的心里！我想起了一个卖药的人，他的铺子就开设在附近，我曾经看见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皱着眉头在那儿拣药草；他的形状十分消瘦，贫苦把他熬煎得只剩一把骨头；他的寒伧的铺子里挂着一只乌龟，一头剥制的鳄鱼，还有几张形状丑陋的鱼皮；他的架子上稀疏地散放着几只空匣子、绿色的瓦罐、一些胞囊和发霉的种子、几段包扎的麻绳，还有几块陈年的干玫瑰花，作为聊胜于无的点缀。看到这一种寒酸的样子，我就对自己说，在曼多亚城里，谁出卖了毒药是会立刻处死的，可是倘有谁现在需要毒药，这儿有一个可怜的奴才会卖给他。啊！不料我这一个思想，竟

会预兆着我自己的需要，这个穷汉的毒药却要卖给我。我记得这里就是他的铺子；今天是假日，所以这叫化子没有开门。喂！卖药的！

卖药人上。

卖药人　谁在高声叫喊？

罗密欧　过来，朋友。我瞧你很穷，这儿是四十块钱，请你给我一点能够迅速致命的毒药，厌倦于生命的人一服下去便会散入全身的血管，立刻停止呼吸而死去，就像火药从炮膛里放射出去一样快。

卖药人　这种致命的毒药我是有的；可是曼多亚的法律严禁发卖，出卖的人是要处死刑的。

罗密欧　难道你这样穷苦，还怕死吗？饥寒的痕迹刻在你的面颊上，贫乏和迫害在你的眼睛里射出了饿火，轻蔑和卑贱重压在你的背上；这世间不是你的朋友，这世间的法律也保护不到你，没有人为你定下一条法律使你富有；那么你何必苦耐着贫穷呢？违犯了法律，把这些钱收下吧。

卖药人　我的贫穷答应了你，可是那是违反我的良心的。

罗密欧　我的钱是给你的贫穷，不是给你的良心的。

卖药人　把这一服药放在无论什么饮料里喝下去，即使你有二十个人的气力，也会立刻送命。

罗密欧　这儿是你的钱，那才是害人灵魂的更坏的毒药，在这万恶的世界上，它比你那些不准贩卖的微贱的药品更会杀人；你没有把毒药卖给我，是我把毒药卖给你。再见；买些吃的东西，把你自己喂得胖一点。——来，你不是毒

药，你是替我解除痛苦的仙丹，我要带着你到朱丽叶的坟上去，少不得要借重你一下哩。（各下。）

第二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约翰神父上。

约翰　喂！师兄在哪里？

劳伦斯神父上。

劳伦斯　这是约翰师弟的声音。欢迎你从曼多亚回来！罗密欧怎么说？要是他的意思在信里写明，那么把他的信给我吧。

约翰　我临走的时候，因为要找一个同门的师弟作我的同伴，他正在这城里访问病人，不料给本地巡逻的人看见了，疑心我们走进了一家染着瘟疫的人家，把门封锁住了，不让我们出来，所以耽误了我的曼多亚之行。

劳伦斯　那么谁把我的信送去给罗密欧了？

约翰　我没有法子把它送出去，现在我又把它带回来了；因为他们害怕瘟疫传染，也没有人愿意把它送还给你。

劳伦斯　糟了！这封信不是等闲，性质十分重要，把它耽误下来，也许会引起极大的灾祸。约翰师弟，你快去给我找一柄铁锄，立刻带到这儿来。

约翰　好师兄，我去给你拿来。（下。）

劳伦斯　现在我必须独自到墓地里去；在这三小时之内，朱丽叶就会醒来，她因为罗密欧不曾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责

怪我。我现在要再写一封信到曼多亚去，让她留在我的寺院里，直等罗密欧到来。可怜的没有死的尸体，幽闭在一座死人的坟墓里！（下。）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坟茔所在的墓地

帕里斯及侍童携鲜花火炬上。

帕里斯　孩子，把你的火把给我；走开，站在远远的地方；还是灭了吧，我不愿给人看见。你到那边的紫杉树底下直躺下来，把你的耳朵贴着中空的地面，地下挖了许多墓穴，土是松的，要是有踉跄的脚步走到坟地上来，你准听得见；要是听见有什么声息，便吹一个唿哨通知我。把那些花给我。照我的话做去，走吧。

侍童　（旁白）我简直不敢独自一个人站在这墓地上，可是我要硬着头皮试一下。（退后。）

帕里斯　这些鲜花替你铺盖新床；

　　惨啊，一朵娇红永委沙尘！

我要用沉痛的热泪淋浪，

　　和着香水浇溉你的芳坟；

夜夜到你墓前散花哀泣，

这一段相思啊永无消歇！（侍童吹口哨）

这孩子在警告我有人来了。哪一个该死的家伙在这晚上到这儿来打扰我在爱人墓前的凭吊？什么！还拿着火把来吗？——让我躲在一旁看看他的动静。（退后。）

罗密欧及鲍尔萨泽持火炬锹锄等上。

罗密欧　把那锄头跟铁钳给我。且慢，拿着这封信；等天一亮，你就把它送给我的父亲。把火把给我。听好我的吩咐，无论你听见什么瞧见什么，都只好远远地站着不许动，免得妨碍我的事情；要是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我所以要跑下这个坟墓里去，一部分的原因是要探望探望我的爱人，可是主要的理由却是要从她的手指上取下一个宝贵的指环，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所以你赶快给我走开吧；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胆敢回来窥伺我的行动，那么，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要把你的骨胳一节一节扯下来，让这饥饿的墓地上散满了你的肢体。我现在的心境非常狂野，比饿虎或是咆哮的怒海都要凶猛无情，你可不要惹我性起。

鲍尔萨泽　少爷，我走就是了，决不来打扰您。

罗密欧　这才像个朋友。这些钱你拿去，愿你一生幸福。再会，好朋友。

鲍尔萨泽　（旁白）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要躲在附近的地方看着他；他的脸色使我害怕，我不知道他究竟打算做出什么事来。（退后。）

罗密欧　你无情的泥土，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我要擘开你的馋吻，（将墓门掘开）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帕里斯　这就是那个已经放逐出去的骄横的蒙太古，他杀死了我爱人的表兄，据说她就是因为伤心他的惨死而夭亡的。现在这家伙又要来盗尸发墓了，待我去抓住他。（上前）

万恶的蒙太古！停止你的罪恶的工作，难道你杀了他们还不够，还要在死人身上发泄你的仇恨吗？该死的凶徒，赶快束手就捕，跟我见官去！

罗密欧　我果然该死，所以才到这儿来。年轻人，不要激怒一个不顾死活的人，快快离开我走吧；想想这些死了的人，你也该胆寒了。年轻人，请你不要激动我的怒气，使我再犯一次罪；啊，走吧！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爱你远过于爱我自己，因为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要跟自己作对。别留在这儿，走吧；好好留着你的活命，以后也可以对人家说，是一个疯子发了慈悲，叫你逃走的。

帕里斯　我不听你这种鬼话；你是一个罪犯，我要逮捕你。

罗密欧　你一定要激怒我吗？那么好，来，朋友！（二人格斗。）

侍童　哎哟，主啊！他们打起来了，我去叫巡逻的人来！（下。）

帕里斯　（倒下）啊，我死了！——你倘有几分仁慈，打开墓门来，把我放在朱丽叶的身旁吧！（死。）

罗密欧　好，我愿意成全你的志愿。让我瞧瞧他的脸；啊，茂丘西奥的亲戚，尊贵的帕里斯伯爵！当我们一路上骑马而来的时候，我的仆人曾经对我说过几句话，那时我因为心绪烦乱，没有听得进去；他说些什么？好像他告诉我说帕里斯本来预备娶朱丽叶为妻；他不是这样说吗？还是我做过这样的梦？或者还是我神经错乱，听见他说起朱丽叶的名字，所以发生了这一种幻想？啊！把你的手给我，你我都是登录在恶运的黑册上的人，我要把你葬在一个胜利的坟墓里；一个坟墓吗？啊，不！被杀害的少年，

这是一个灯塔，因为朱丽叶睡在这里，她的美貌使这一个墓窟变成一座充满着光明的欢宴的华堂。死了的人，躺在那儿吧，一个死了的人把你安葬了。（将帕里斯放下墓中）人们临死的时候，往往反会觉得心中愉快，旁观的人便说这是死前的一阵回光返照；啊！这也就是我的回光返照吗？啊，我的爱人！我的妻子！死虽然已经吸去了你呼吸中的芳蜜，却还没有力量摧残你的美貌；你还没有被他征服，你的嘴唇上、面庞上，依然显着红润的美艳，不曾让灰白的死亡进占。提伯尔特，你也裹着你的血淋淋的殓衾躺在那儿吗？啊！你的青春葬送在你仇人的手里，现在我来替你报仇来了，我要亲手杀死那杀害你的人。原谅我吧，兄弟！啊！亲爱的朱丽叶，你为什么仍然这样美丽？难道那虚无的死亡，那枯瘦可憎的妖魔，也是个多情种子，所以把你藏匿在这幽暗的洞府里做他的情妇吗？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我要永远陪伴着你，再不离开这漫漫长夜的幽宫；我要留在这儿，跟你的侍婢，那些蛆虫们在一起；啊！我要在这儿永久安息下来，从我这厌倦人世的凡躯上挣脱恶运的束缚。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手臂，作你最后一次的拥抱吧！嘴唇，啊！你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网罗一切的死亡订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来，苦味的向导，绝望的领港人，现在赶快把你的厌倦于风涛的船舶向那巉岩上冲撞过去吧！为了我的爱人，我干了这一杯！（饮药）啊！卖药的人果然没有骗我，药性很快地发作了。我就这样在这一吻中死去。（死。）

劳伦斯神父持灯笼、锄、锹自墓地另一端上。

劳伦斯　圣芳济保佑我！我这双老脚今天晚上怎么老是在坟堆里绊来跌去的！那边是谁？

鲍尔萨泽　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跟您熟识的人。

劳伦斯　祝福你！告诉我，我的好朋友，那边是什么火把，向蛆虫和没有眼睛的骷髅浪费着它的光明？照我辨认起来，那火把亮着的地方，似乎是凯普莱特家里的坟茔。

鲍尔萨泽　正是，神父；我的主人，您的好朋友，就在那儿。

劳伦斯　他是谁？

鲍尔萨泽　罗密欧。

劳伦斯　他来多久了？

鲍尔萨泽　足足半点钟。

劳伦斯　陪我到墓穴里去。

鲍尔萨泽　我不敢，神父。我的主人不知道我还没有走；他曾经对我严辞恐吓，说要是我留在这儿窥伺他的动静，就要把我杀死。

劳伦斯　那么你留在这儿，让我一个人去吧。恐惧临到我的身上；啊！我怕会有什么不幸的祸事发生。

鲍尔萨泽　当我在这株紫杉树底下睡了过去的时候，我梦见我的主人跟另外一个人打架，那个人被我的主人杀了。

劳伦斯　（趋前）罗密欧！嗳哟！嗳哟！这坟墓的石门上染着些什么血迹？在这安静的地方，怎么横放着这两柄无主的血污的刀剑？（进墓）罗密欧！啊，他的脸色这么惨白！还有谁？什么！帕里斯也躺在这儿，浑身浸在血泊里？啊！

多么残酷的时辰，造成了这场凄惨的意外！那小姐醒了。

（朱丽叶醒。）

朱丽叶　啊，善心的神父！我的夫君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应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正在这地方。我的罗密欧呢？

（内喧声。）

劳伦斯　我听见有什么声音。小姐，赶快离开这个密布着毒氛腐臭的死亡的巢穴吧；一种我们所不能反抗的力量已经阻挠了我们的计划。来，出去吧。你的丈夫已经在你的怀中死去；帕里斯也死了。来，我可以替你找一处地方出家做尼姑。不要耽误时间盘问我，巡夜的人就要来了。来，好朱丽叶，去吧。（内喧声又起）我不敢再等下去了。

朱丽叶　去，你去吧！我不愿意走。（劳伦斯下）这是什么？一只杯子，紧紧地握住在我的忠心的爱人的手里？我知道了，一定是毒药结果了他的生命。唉，冤家！你一起喝干了，不留下一滴给我吗？我要吻着你的嘴唇，也许这上面还留着一些毒液，可以让我当作兴奋剂服下而死去。（吻罗密欧）你的嘴唇还是温暖的！

巡丁甲　（在内）孩子，带路；在哪一个方向？

朱丽叶　啊，人声吗？那么我必须快一点了结。啊，好刀子！（握住罗密欧的匕首）这就是你的鞘子；（以匕首自刺）你插了进去，让我死了吧。（扑在罗密欧身上死去。）

巡丁及帕里斯侍童上。

侍童　就是这儿，那火把亮着的地方。

巡丁甲　地上都是血；你们几个人去把墓地四周搜查一下，

看见什么人就抓起来。（若干巡丁下）好惨！伯爵被人杀了躺在这儿，朱丽叶胸口流着血，身上还是热热的好像死得不久，虽然她已经葬在这里两天了。去，报告亲王，通知凯普莱特家里，再去把蒙太古家里的人也叫醒了，剩下的人到各处搜搜。（若干巡丁续下）我们看见这些惨事发生在这个地方，可是在没有得到人证以前，却无法明了这些惨事的真相。

若干巡丁率鲍尔萨泽上。

巡丁乙　这是罗密欧的仆人；我们看见他躲在墓地里。

巡丁甲　把他好生看押起来，等亲王来审问。

若干巡丁率劳伦斯神父上。

巡丁丙　我们看见这个教士从墓地旁边跑出来，神色慌张，一边叹气一边流泪，他手里还拿着锄头铁锹，都给我们拿下来了。

巡丁甲　他有很重大的嫌疑；把这教士也看押起来。

亲王及侍从上。

亲王　什么祸事在这样早的时候发生，打断了我的清晨的安睡？

凯普莱特、凯普莱特夫人及余人等上。

凯普莱特　外边这样乱叫乱喊，是怎么一回事？

凯普莱特夫人　街上的人们有的喊着罗密欧，有的喊着朱丽叶，有的喊着帕里斯；大家沸沸扬扬地向我们家里的坟上奔去。

亲王　这么许多人为什么发出这样惊人的叫喊？

巡丁甲　王爷，帕里斯伯爵被人杀死了躺在这儿；罗密欧也死了；已经死了两天的朱丽叶，身上还热着，又被人重新杀死了。

亲王　用心搜寻，把这场万恶的杀人命案的真相调查出来。

巡丁甲　这儿有一个教士，还有一个被杀的罗密欧的仆人，他们都拿着掘墓的器具。

凯普莱特　天啊！——啊，妻子！瞧我们的女儿流着这么多的血！这把刀弄错了地位了！瞧，它的空鞘子还在蒙太古家小子的背上，它却插进了我的女儿的胸前！

凯普莱特夫人　嗳哟！这些死的惨象就像惊心动魄的钟声，警告我这风烛残年，快要不久于人世了。

蒙太古及余人等上。

亲王　来，蒙太古，你起来虽然很早，可是你的儿子倒下得更早。

蒙太古　唉！殿下，我的妻子因为悲伤小儿的远逐，已经在昨天晚上去世了；还有什么祸事要来跟我这老头子作对呢？

亲王　瞧吧，你就可以看见。

蒙太古　啊，你这不孝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抢在你父亲的前面，自己先钻到坟墓里去呢？

亲王　暂时停止你们的悲恸，让我把这些可疑的事实审问明白，知道了详细的原委以后，再来领导你们放声一哭吧；也许我的悲哀还要远远胜过你们呢！——把嫌疑犯带上来。

劳伦斯　时间和地点都可以作不利于我的证人；在这场悲惨

的血案中，我虽然是一个能力最薄弱的人，但却是嫌疑最重的人。我现在站在殿下的面前，一方面要供认我自己的罪过，一方面也要为我自己辩解。

亲王　那么快把你所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劳伦斯　我要把经过的情形尽量简单地叙述出来，因为我的短促的残生还不及一段冗烦的故事那么长。死了的罗密欧是死了的朱丽叶的丈夫，她是罗密欧的忠心的妻子，他们的婚礼是由我主持的。就在他们秘密结婚的那天，提伯尔特死于非命，这位才做新郎的人也从这城里被放逐出去；朱丽叶是为了他，不是为了提伯尔特，才那样伤心憔悴。你们因为要替她解除烦恼，把她许婚给帕里斯伯爵，还要强迫她嫁给他，她就跑来见我，神色慌张地要我替她想个办法避免这第二次的结婚，否则她要在我的寺院里自杀。所以我就根据我的医药方面的学识，给她一服安眠的药水；它果然发生了我所预期的效力，她一服下去就像死了一样昏沉过去。同时我写信给罗密欧，叫他就在这一个悲惨的晚上到这儿来，帮助把她搬出她寄寓的坟墓，因为药性一到时候便会过去。可是替我带信的约翰神父却因遭到意外，不能脱身，昨天晚上才把我的信依然带了回来。那时我只好按照着预先算定她醒来的时间，一个人前去把她从她家族的墓茔里带出来，预备把她藏匿在我的寺院里，等有方便再去叫罗密欧来；不料我在她醒来以前几分钟到这儿来的时候，尊贵的帕里斯和忠诚的罗密欧已经双双惨死了。她一醒过来，我就请她出去，

劝她安心忍受这一种出自天意的变故；可是那时我听见了纷纷的人声，吓得逃出了墓穴，她在万分绝望之中不肯跟我去，看样子她是自杀了。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至于他们两人的结婚，那么她的乳母也是与闻的。要是这一场不幸的惨祸，是由我的疏忽所造成，那么我这条老命愿受最严厉的法律的制裁，请您让它提早几点钟牺牲了吧。

亲王　我一向知道你是一个道行高尚的人。罗密欧的仆人呢？他有什么话说？

鲍尔萨泽　我把朱丽叶的死讯通知了我的主人，因此他从曼多亚急急地赶到这里，到了这座坟堂的前面。这封信他叫我一早送去给我家老爷；当他走进墓穴里的时候，他还恐吓我，说要是我不离开他赶快走开，他就要杀死我。

亲王　把那封信给我，我要看看。叫巡丁来的那个伯爵的侍童呢？喂，你的主人到这地方来做什么？

侍童　他带了花来散在他夫人的坟上，他叫我站得远远的，我就听他的话；不一会儿工夫，来了一个拿着火把的人把坟墓打开了。后来我的主人就拔剑跟他打了起来，我就奔去叫巡丁。

亲王　这封信证实了这个神父的话，讲起他们恋爱的经过和她的去世的消息；他还说他从一个穷苦的卖药人手里买到一种毒药，要把它带到墓穴里来准备和朱丽叶长眠在一起。这两家仇人在哪里？——凯普莱特！蒙太古！瞧你们的仇恨已经受到了多大的惩罚，上天借手于爱情，夺去了你们心爱的人；我为了忽视你们的争执，也已经丧失

了一双亲戚，大家都受到惩罚了。

凯普莱特　啊，蒙太古大哥！把你的手给我；这就是你给我女儿的一份聘礼，我不能再作更大的要求了。

蒙太古　但是我可以给你更多的；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只要维洛那一天不改变它的名称，任何塑像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卓越。

凯普莱特　罗密欧也要有一座同样富丽的金像卧在他情人的身旁，这两个在我们的仇恨下惨遭牺牲的可怜的人儿！

亲王　清晨带来了凄凉的和解，

　　太阳也惨得在云中躲闪。

　大家先回去发几声感慨，

　　该恕的、该罚的再听宣判。

　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

　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同下。）